悲哀世代

〔巴基斯坦〕阿卜杜拉·侯赛因 著

袁维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20.125 插页3 字数444,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1,000册

统一书号：10188·456 定价：(六)2.35元



阿卜杜拉·侯赛因

序　　言

我生于旁遮普省的一个小城镇。父亲是政府机关的中级官员。我们并不富裕，但尚舒适。我们有自己的房屋和少量的农田。当我还是婴儿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间，父亲独自带着四个孩子过活。我最小。在我仅仅四岁的时候，父亲就从政府机关退休了。

我还很年轻时，就目睹了一件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事情。有一天，我同父亲上街。在街上，我们看到一个人朝我们走来。他穿得很漂亮，颇有派头。一看到这个人，父亲突然停住。当这个人走近我们时，父亲以极其尊敬的姿态向后退了两三步，并把手举到眉毛，在此人面前低下头去，以至他的头几乎与他的膝盖齐平。我很惊异。父亲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未见过他在谁面前采取这样谦卑的态度。这个人没有停下来，仅仅向父亲点了一下头就从我们旁边扬长而去。我询问此人是谁，父亲回答说，他是地方行政官。这样，我第一次认识了殖民主义的真正的面目。当时，我是九岁或十岁光景，我对那种制度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在那幼小的时候，我就下决心，绝不在别人面前低头。

我们靠父亲的退休金和一些农产品生活。随后，为支付我姐姐们的结婚费用，土地一块一块被卖掉。我上了学院。父亲

病了，卧床不起达四年之久。我们贫困下来。我二十五岁时，父亲与世长辞了。

我着手写作比较晚。二十岁出头才拿起笔，开始创作《悲哀世代》。我的姐姐们同自己的丈夫生活在一起，我在世界上孤苦伶仃。我开始认识到人的特定的社会地位，而我不喜欢它。我开始相信，它是可以改变的；我想写它。我也想写我们的人民所进行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但我尤其想写人们所说的与所实践的形形色色的爱。爱是人生存的主要因素。通过各种各样的爱可以改变人的状况，因为它从内里发生变化。外在因素中的任何变化，倘若不是伴随着态度、观点和认识上的变化，都必将失败。这就是我为什么确信创作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活动。

中国的历史使我加深了自己的信念。当我想到中国人民——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将用自己的语言阅读我的著作的时候，我倍加感激。

阿卜杜拉·侯赛因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于伦敦

关于《悲哀世代》

倘若你问乌尔都语文学的某位读者或者老师，乌尔都语有哪些好的长篇小说，那末他会毫不迟疑地说，《悲哀世代》、《火河》和《真主之乡》。虽然乌尔都语的长篇小说中尚可提及蒙达兹·莫夫蒂的《阿里普尔的艾里》，阿齐兹·艾哈迈德的《这么高这么低》，哈迪贾·马斯杜尔的《庭院》以及最近出版的因迪扎尔·侯赛因的《村庄》和巴诺·古德西亚的《雄鹰》，但是其他任何小说都没有得到《悲哀世代》、《火河》和《真主之乡》所赢得的荣誉。因此，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悲哀世代》是乌尔都语的三部伟大长篇小说之一，是现代的名著。这部小说的作者阿卜杜拉·侯赛因以前曾写过短篇小说，但却从《悲哀世代》问世后，才真正闻名于世。我的这个话证实了《悲哀世代》在内容和艺术上是极其有影响的小说这一观点。一位已经出名的作者所写的小说，人们争相阅读，但这并不能说明这是部佳作。如果某位作者以前并无名气，而在小说问世后才出名，那末这意味着那确实是一部好小说。所以当我知道袁维学先生在用中文翻译这部小说时，我曾对他说过，"你所翻译的这部小说是乌尔都语现代名著的最好的典范。"

《悲哀世代》所写的时期较长。小说开头所写的那个时期，

巴基斯坦尚未诞生,英国人统治着印度。阿卜杜拉·侯赛因以叙述一个家庭的先辈作为小说的开端。这位先辈拯救了一个英国人的性命,因而得到了报答,成了许多土地的主人,座落在这块土地上的村庄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罗山普尔。在那个时代,英国人为了维护自己在印度的统治给予当地人以封地、荣誉和称号。英国的文化蚕食着印度自己的文化特征。其间有些人追随和附和英国人,但也有些人仇恨英国人和英国文化。《悲哀世代》的主人公纳伊姆就属于后者。他在小说的开头完全是个青年。他出身于莫卧儿家庭。虽然他的祖父也曾得到一部分英国人所给予的土地,但他的父亲却在某个反政府的罪名下被判了十二年刑。

纳伊姆是争取独立的呼声的代言人。纳伊姆的不安是社会的不安。在这个社会中,纳伊姆睁开了觉悟的眼睛。他不喜欢英国人统治印度。他就在这个不安和斗争中度过了自己的大部分岁月。纳伊姆所属的这一代人之所以悲哀,是因为英国人依仗自己的武力和政治统治他们。这一代人是经济和思想的烦恼的牺牲品。这个烦恼和压迫从一九一三年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七年。这个悲哀的时期在独立斗争中逝去。这就是阿卜杜拉·侯赛因的这部小说的主题,即独立斗争,维护自己的特征,反对英国人的统治——这当中被英国人收买的人很高兴,然而青年一代却很悲哀,因为它没有向英国人妥协。

这部小说是在历史事实的光照下写成的。阅读这部小说,感觉到,阿卜杜拉·侯赛因不但深刻地研究了次大陆的历史,而且认真地观察了以真名或者假名在小说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无可置疑,《悲哀世代》的题材极其宏大而重要。从这部小说可以看出,阿卜杜拉·侯赛因的艺术已到了顶峰,因此,我认

为，《悲哀世代》是一部伟大题材的伟大小说，是一部深湛的著作。阿卜杜拉·侯赛因极其精巧地构思了情节。他以精湛的艺术把握了这么长、这么困难、这么分散，而且与历史有很深关系的题材。我认为，中国读者和作家会很容易理解这部小说，将颇有兴趣地阅读它。阿卜杜拉·侯赛因的写作方法别具一格，效果卓著。书中展现的人物，有血有肉，与生活密切相关。

在阿卜杜拉·侯赛因创作这部小说的日子里，乌尔都语散文正受到俄国作家的风格的影响。大多数作家接受了托尔斯泰[1]、陀思妥耶夫斯基[2]和契诃夫[3]的影响。从《悲哀世代》的描写细节的方法和写作的风格亦可窥见这些俄国作家的影响。阿卜杜拉·侯赛因十分自如地展开自己的题材，然后又非常精巧地收拢它。阅读这部小说，感觉到，作者十分坦然地把非常困难和复杂的题材极其容易地、巧妙地描述出来。这部小说的另一个独到之处是，通过书中的人物展现出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的侧面。特别是描绘出一幅旁遮普文化的壮丽的画图，由此可以窥见阿卜杜拉·侯赛因的周密的观察。因此，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描写现实的最好的典范。

我希望中国读者能感兴趣地阅读并喜爱这部小说。

穆兹赫尔·伊斯拉姆

一九八二年十月五日于伊斯兰堡

---

① 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
③ 契诃夫(1860—1904)：俄国作家。

献给已故的爸爸！

目　次

第　一　卷

英　属　印　度

人们将观察尘世；注视烦恼、黑暗和痛苦的阴影；他们将被驱入黑暗。

以赛亚

一

罗山普尔是个不到一万户人家的村子。离公路较远，石子路和柏油路都与这里不通。此地的交通全靠马车或徒步行走。坎坷不平、弯弯曲曲的小路，大多相互交错。因此，记性不好的异乡人和马车夫往往走错路，误入邻近陌生的村庄，颇令人苦恼。然而，此事常常发生。村里人热情接待这样的异乡人已习以为常。异乡人有时能够得到小床歇息一两个时辰，有时还能得到乳清解渴。

阳光照耀下的小路显得格外安谧、清洁。然而，当车辆通过的时候，小路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小路掀起尘土。尘土在空中长时间地四处飞扬，殃及远近的人、动物、树木，颇使人不快。使异乡农民迷路和掀起尘埃给周围生物带来烦恼，这是小路对自己的恶劣境况提出无声抗议的两个有效办法。你要到罗山普尔去，就得在拉尼科特镇的小车站下车，顺着这样的小路往西走相当远的路程。路上，你会遇到狗。这些普通的、无家可归的狗各村都有。它们没有村里人的授意就担负起保卫和看守村庄的责任。这些狗总以为从附近经过的异乡人是外来的侵略者，他们将极大地威胁村庄的安全。它们用“汪，汪”的高声吠叫表示自己的恐惧。为了反抗，一直把你追赶到前面村庄。再把你转

交给也象它们一样普通而多疑的狗，然后才心安理得地回去。胆小的异乡人生气地停下来，咒骂狗，捡起石头打狗，往前迅跑，并且用各种动作来表示愤慨。然而，头脑健全的人们，认为跟狗一般见识有失尊严，不予理睬。这样，经过十四柯斯① 的长途旅行，你将满面风尘，怀着厌恶的心情，十分疲惫地到达罗山普尔。该村位于河边。河水灌溉着这里的土地。

就区域来说，罗山普尔村的位置起码在舆论上没有得到公认。以村里最年长的农民艾哈迈德·丁为首的一派坚持该村属德里省，而以锡克教的农民赫尔纳姆·辛格为首的另一派则认为该村位于旁遮普省。人们经常在村民集会处辩论这桩事。不管怎样，村子位于两省的边界，这一点是公认的。这个村子的文化就是这种两重性的典范。居住在这里的锡克教徒的生活习惯和旁遮普的锡克教的农民一样，而且操旁遮普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阶层接受联合省的农民的风俗习惯。尽管如此，村里的二百多人还是和和气气地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过日子。

罗山普尔的历史简单而浪漫。该村诞生才半个多世纪。就这个角度来说，它是这一地区最年轻的村庄。最早在这里安家的那一代人当中现在还有几位在这个村子里。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人在耕种本村土地的那一段时间内的事。不管怎样，历史最可靠的见证人是老农艾哈迈德·丁。他年轻时来到这里定居。他家是在无人居住的土地上建立起罗山普尔村的几户人家中的一家。他这样讲述这个历史故事：

一八五七年的起义② 爆发的时候，纳瓦卜③ 罗山·阿里·

---

① 印里，一柯斯约等于两英里(一英里合 1.6093 公里)。

② 一八五七年，印度士兵和人民反对英国人所举行的起义。

③ 印度土邦王公。

汗是罗塔克县的税务兼地方行政长官办公室里的一个普通公务员。（显然当时他并不是纳瓦卜。）他受过中等教育。由于他很高尚，因此在亲戚朋友中和胡同里颇受尊敬。当时，他同母亲和新婚妻子一起住在城市的一个老区。在城里燃起起义的火焰、印度士兵拿起武器反对英国军官那天，市民们虽然惊慌害怕，但却激起了他们对英国人的愤慨。有些地方，人们聚集在胡同里议论从兵营传来的消息。不过，倘若认为他们所有人都是英国人的死敌，那也是不对的。夜幕降临，所有市民都呆在家里，闭门不出。

那天，罗山·阿里·汗去看望一位生病的朋友。傍晚，他告别了朋友往回走。在他走进从他家数过来第二条胡同的时候，看到前面离他不远有个人在跑。眼看那个人影播晃了几下就倒在地上不动弹了，他很着急，赶忙走上前去，低下头看了看那个人，但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他呼喊那个人，用手摸了摸，并把手放在那个人的鼻子上，发现他还喘着气。他认为那个人只是遇难晕倒的。于是便不假思索地把那个人搭在肩上往前走。他身体很结实，轻而易举地走过了一条胡同。但是，失去知觉的人是很沉的，在停下来换肩的时候，他觉得有件硬东西。用手摸了摸，是那个人腰里别的手枪。同时，他的手上沾了血。显然那个人受伤了。他皱了皱眉头，但是仍把那个人搭上肩往前走。

到家后，他在灯光下一瞧，突然凉了半截。原来此人是个金黄色头发、穿着印度店老板服装的英国人。这个人脸色蜡黄，呼吸微弱。他急忙跑去把门闩上，并想办法使英国人清醒过来。首先，他让家里的妇女避开，给英国人换衣服，替英国人包扎腿上的伤口，这是锐利的武器刺伤的。然后，他把妈妈叫来。起初，这位善良的老太太因为病人是欧洲人拒绝接近他。但是，后来

在罗山·阿里·汗及其妻子的恳求下，老太太才同意照看那个英国人。他的妻子看到俊俏的英国青年凄惨的样子很难过。这位善良的老太太的亡夫即罗山·阿里·汗的父亲，在世时是个名声不高的医生。尽管他去世后家里无人再做医生，但是比亡者寿命长的老伴却因此多少懂得了一点儿医道。不管怎样，对这个白人病人，他们做了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

突然，胡同里响起了嘈杂声，不一会儿，喧哗声越来越大。后来，罗山·阿里·汗家的门被敲得“咚，咚”响。主人从窗户里往外张望，看到印度士兵的出鞘的宝剑和长矛的矛头在火把照耀下闪闪发光。胡同里人声鼎沸，人头挨着人头。起义者等了半天没有得到里面回答，决定砸门。

起初，街坊都躲在家里，他们不知死亡将降临到谁的头上。后来，他们才清楚，愤怒的矛头只是冲着罗山·阿里·汗家的。几个头头悄悄地走出家门，来到罗山·阿里·汗的家门口，那里正在议论着要砸门。人们告诉他们：“兵营的指挥官约翰逊上校乔装打扮，逃出包围，想溜到德里去。路上他碰上了几个士兵，但是他打死了其中三个，自己却被刀砍伤后逃出来了。现在，他的血迹滴到了这家门口。要把他交出来，不然我们要砸开门，杀死这家房主。”街道的头头们自己很害怕，答应给予各种帮助，劝说起义者消气。他们从某条路进入罗山·阿里·汗家。头头们请求罗山·阿里·汗保全自己的荣誉，恳求他，威胁他，恐吓他，但是有胆量的罗山·阿里·汗铁了心，即便掉脑袋也决不把受伤的客人交给敌人。

对于后来的事情，讲故事的人说得很混乱。有时，他说，当门被砸开的时候，勇敢的青年人一个肩头搭着受伤的客人，另一个肩头搭着妻子边打边走，平安地逃出去了。有时，他又说，由于头

头们的劝告，起义者放弃砸门，但是他们包围了整个地区，断绝给养的一切来源。一直持续数星期，市民们甚至不得不忍饥挨饿。后来出于天意，欧洲人胜利了，围攻者撤退了。还有一种说法是，罗山·阿里·汗看到走投无路，就在家里挖通往兵营的地道。他从地道里把约翰逊上校和自己的妻子送出去。后来，有一天根据街道的头头们的意见，砸开了罗山·阿里·汗家的门，但人们仅找到了一具老妇人的尸体。她是这家主人的母亲。在前一天她就因悲痛离开了人世。总之，头头们和起义者后悔莫及。谁都觉得没有必要关心这个故事的准确性，因为后来讲故事人的思想又统一起来了，他这样圆满地讲道："起义结束后，起义者受到了惩罚。英王的近亲约翰逊上校把罗山·阿里·汗召到德里宫廷，亲手授予他作为荣誉象征的服装，并对他说，"去吧，去把你想要的土地圈起来，那些土地将赐给你。"此后，那位慷慨的、乌尔都语讲得很流利的英国官员在一次罕见的仪式上（它的详细情况下面将要讲到）赐予纳瓦卜罗山·阿里·汗"阿加"① 称号。

圈地有两个传说。根据第一个传说，纳瓦卜先生骑马兜圈子，马尾巴上系着一个装满蜂蜜、底部有小孔的洋铁罐。蜂蜜不停地往下滴，小虫集聚在蜜上。这样，就形成了天然的地界。根据第二个传说，纳瓦卜先生开始跑步，并在路上插上竹片。太阳落山了，他回来时，气喘嘘嘘，摔倒在地，疲惫不堪。至于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居住以及怎样选择这个地方，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有一些传说，然而叙述这些事已超出了本书的范畴。

有理智的人不会承认这整个故事字字准确。然而还是可以

① 统治者的意思。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其接近事实。不管怎样，这是有目共睹的，约翰逊上校在印度期间常到罗山普尔来打猎，罗山阿加到欧洲去时，就住在约翰逊上校那里，并受到款待。

这样，罗山阿加就成了罗山普尔的五百穆尔巴① 封地的唯一的主人。

罗山阿加尽管自己根基浅，但他完全有能力担负起由恩赐给他的珍贵的服装和封地所带来的伟大的职责。晚年，他旅游欧洲，把儿子送到英国去学习。然而儿子回来后做了一桩使他十分痛心的事。由于爱情所致，他的儿子同一户祖传职业在文明人中完全受到鄙视的人家的姑娘结了婚。此后，他的儿子一直住在德里的罗山宫。罗山宫是一座华丽的房屋，它是罗山阿加为了居住在首都而建造的。

罗山普尔村中间有一幢很大的砖房，罗山阿加在这幢房子里居住了多年。房屋四周有五十码② 空地，可能在过去某个时期它是个美丽的大花园，而现在仅有干枯的小树和树干，房子长期无人居住。罗山阿加在生前的最后几年原谅了自己的儿子，住进了罗山宫。这使他的儿子纳瓦卜古拉姆·穆希·丁·汗得到了宽慰和快乐。村里除了这幢房子以外还有一幢唯一的砖房，在村子尽头。这是莫卧儿人的家。莫卧儿人家庭的故事是这样的：

罗山·阿里·汗没有出名时，米尔扎·穆罕默德·贝格同他很要好。据说在当职员期间，他们俩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处。当真主无意中赐予罗山·阿里·汗好名声和荣华富贵的时

① 一穆尔巴等于二十五英亩(一英亩合 6.072 市亩)。
② 一码等于三英尺，合 0.9144 米。

候，他没有忘却自己的朋友，他让朋友放弃职业陪他在一起。穆罕默德·贝格出身于纯血统的莫卧儿人家庭，大自然赐予这个家族的人以纯血统的人所具有的美丽，但这种美丽不幸日益减退。有些人说，罗山·阿里·汗过分赞扬穆罕默德·贝格的妻子的美貌，并因此把自己财产中的五十穆尔巴土地作为礼物送给了亲爱的朋友，而且用自己的钱在村子里给朋友盖了砖房。谣传穆罕默德·贝格的长子尼亚兹·贝格也与罗山·阿里·汗有嫌。但是谣传有什么关系？传谣者甚至说纳瓦卜罗山·阿里·汗自己的独生子就是那位慷慨的、出身高贵的英国上校的。英国上校受伤后曾在他家作了几天客，并因此给罗山·阿里·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倘若看一看那个外国人的高贵的家族及其高尚品德，那末有理智的人是不会轻易承认这件事的。只要我们想到那个时代的长辈是非常真诚的、文雅的和仁慈的，我们就不会完全相信这些谣传。

米尔扎·穆罕默德·贝格在世的时候一直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两个家庭的友情日益发展。穆罕默德·贝格非常勤劳，对工商业特别感兴趣。因此，他在种地的同时还在家里开了一个铁匠铺。当时，人们对从事这样的职业并不认为是耻辱。米尔扎·穆罕默德·贝格并不在乎这个职业，而是喜爱这门手艺。他们就这样和和气气地过日子。突然，穆罕默德·贝格正年轻的时候，还不满三十五岁，死亡就抓住了他，在度过一段非常舒适而幸福的生活以后，他就把生命交给了真主。对于他的神秘的疾病和死亡都有一些谣传。然而这些谣传与我们的故事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就不必关心这件事了。

米尔扎·穆罕默德·贝格去世后，他的妻子和孩子由纳瓦卜先生照看和抚养。大儿子尼亚兹·贝格身量很魁梧，是个非

常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他继承了父亲爱好种田和手艺的传统。他终生住在村里，做这个活计。他妈妈让他同象自己家一样的纯血统的莫卧儿人家庭的一个标致的、性情温和的姑娘结婚。结婚十五年后，真主赐予他一个儿子。人们说，尼亚兹·贝格的妈妈在焦急不安地、十分高兴地期待着孙子出生。这个突然的喜悦使她摆脱了长期以来的痛苦。妈妈死后，尼亚兹·贝格又娶了一个女人，这第二个女人出身于下等种姓①。

小儿子阿亚兹·贝格在学校读了五年书，他对学习颇有兴趣。但后来突然他心不在学习上了，从家里跑出来在铁路机关当职员。几年后，他回到了村子。

后来发生了一桩事，使这家的幸福日子化为乌有。尼亚兹·贝格在反对政府的罪名下被逮捕了。经过几天审讯，他被判处十二年刑。这个受尊敬的莫卧儿人的家庭倒霉的那些日子，村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人们现在谈到这件事，还叹惜地、悲痛地摇着头。政府对此并不满足，又没收了兄弟俩的大部分土地，仅留下尼亚兹·贝格的两个老婆能够维持生活的一点儿微薄的财产。现在单独居住的两个女人非常艰苦地等待着年老。这样，真主使村里的这个独一无二的自由的家庭倒了霉，受了耻辱。

弟弟阿亚兹·贝格对这一事件感到惊恐，离开了村子。但他走的时候把尼亚兹·贝格的儿子纳伊姆带去了。纳伊姆在他爸爸被捕入狱的时候才三岁。阿亚兹·贝格非常疼爱他的侄子。他虽然受教育不多，但他有天赋，有才能。许多普通人就是依靠

---

① 种姓是印度相沿的一种世袭的社会等级。种姓分四等，即婆罗门（僧侣和学者）、刹帝利（武士和贵族）、吠舍（手工业者和商人）和首陀罗（农民、仆役）。不同种姓的人不能通婚，法律上的地位也不平等。

自己的天资和才能而名扬天下。他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掌握了建筑艺术。他一步一步地登上了加尔各答的一家著名建筑公司的工程师的职位。他终生没有结婚，喜欢独身和洁净。他挣了很多钱，但从来没有回过村。他让纳伊姆进英国人办的最好的学校学习。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纳伊姆身上。

罗山普尔同我们的故事关系很密切。但是，最初不得不请你在首都德里逗留几天，因为在我们的故事开头所讲的那个时代里，所有重要人物都集聚在德里。

在那个时代，罗山普尔的纳瓦卜罗山·阿里·汗活到八十高龄去世了，那时印度的独立战争还处于初期。

二

罗山宫座落在皇后路的尽头。它是一幢宽阔的老式两层楼的洋房。前面是柯曾路[1]。

阿亚兹·贝格和纳伊姆从远处就看到今天的热闹场面。大门口挂着纸旗和彩灯。他们下了牛车，看到通往对面走廊的长长的车道上铺上了新的红砂，两边划着平行的石灰线。走廊上摆着两张桌子。一张桌子上放着叠好了的桌布，另一张桌子的周围有许多男女少年站着叠餐巾。走廊对面广阔的草坪上人们正在摆桌椅。天还没有黑，但走廊和花园里的电灯已经亮了。只有走廊里有喧噪声。穿着漂亮衣服、身体结实的男女少年正在

---

① 路名。

围着桌子干活。草坪上穿着白制服的佣人在默默地互相示意。

当阿亚兹·贝格和纳伊姆走上走廊的时候，面前出现了一个棕色眼睛、举止大方的少女。

“叔叔……”她突然停下来大声地说，“您好。爸爸在里面，您进去吧，我们在叠餐巾。现在……”她看了看表，到那群少年中去了。

纳伊姆瞧了瞧他们。他们的年龄跟纳伊姆的年龄相仿。

“阿兹拉，你看，巴尔维兹叠反了，还说这是正的。”一个穿着红绸子衣服的姑娘对刚才见到的那个姑娘说。

棕色眼睛的姑娘还是那样大方地去把个子最高、年龄较大的少年叠的餐巾打开。“不对，完全不对。”她说。她的棕色长发随风飘动，露出白白的脖子。“哎，大家都瞧瞧，”她叫嚷道，“巴尔维兹是这样叠的——”她把餐巾胡乱地卷成圆形，大家都笑了。

“这倒象大毛拉①带领人祈祷时缠在头上的那个头巾。”一个胖乎乎的、脸色白净的男孩子说。他的话引得哄堂大笑。棕色眼睛的姑娘背过脸去笑，她脖子后面健康的肉皮肤皱了起来，紧身上衣把颈子裹得紧紧的。她两颊绯红，喉咙颤抖，眼睛流着泪水。

巴尔维兹愣磕磕地看着大家，后来，他感到很不好意思：“我又不是女孩子。这是女孩子的事，或者服务员的……”大家笑得不亦乐乎。

纳伊姆觉得这里的气氛对他很陌生，心怦怦直跳，然而他看到他们那么开心，无拘无束，天真烂漫，他也想到他们当中去。这

---

① 伊斯兰教学者。

时，他已随着阿亚兹·贝格走进里面。

进入客厅，最先映入纳伊姆的眼帘的是这家的主人：纳瓦卜古拉姆·穆希·丁坐在一个角落里的一张大桌子旁边写什么。

"来，来，"他坐着把手伸过来说，"想不到你们来得这么快。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早晨。"阿亚兹·贝格躬身同他握手。纳伊姆从未见过叔叔这样谦恭地同谁相见。纳瓦卜先生脸上最突出的就是他那高高的尖鼻子。这鼻子使他的男子相貌更加明显。

"很遗憾，罗山阿加去世时工作放不开，没能来。"阿亚兹·贝格说。

"你是个很尽职的官员。很好。人们都喜欢辛勤工作的人。我们的生活就并非如此。"他天真而爽朗地笑着说。这种笑是旧家族的人所特有的。

"说得对，说得对。"阿亚兹·贝格叉着手高兴地说。两位朋友的眼睛放出炯炯的光芒。后来，纳瓦卜先生转向纳伊姆："这位公子是……"

纳伊姆学着阿亚兹·贝格弯下腰去同纳瓦卜先生握手，这使他的帽穗触到了纳瓦卜先生的手背。

"是我侄子。"

"噢，我明白了。"他仔细地端详着纳伊姆说。他的面容慢慢地严肃起来。三个人之间笼罩着奇怪的沉默。阿亚兹·贝格的脸上无比忧伤。纳瓦卜先生的前额被鼓起的青筋分成了两部分。他穿着薄绸子长袍，脸色阴沉，非常严肃地板着面孔坐着。后来，他霍地侧过身慢吞吞地说道：

"我看他长得很象尼亚兹·贝格。尼亚兹·贝格很漂亮，回来了吗？"

“嗯。”

“去了多少年？”

“十二年。”

“噢！”他站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在上学吗？”

“在加尔各答上学。今年高等剑桥[1]毕业。”阿亚兹·贝格回答说。

“啾。你见到尼亚兹·贝格了吗？”

“没有。”

“见不见他？”

“不见。”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阿亚兹·贝格转了话题说：“今天会很热闹的。”

“但愿如此。”纳瓦卜先生已不那么严肃了。“首席专员要来。戈卡勒[2]也在城里，也许会来。你的安妮·贝桑特[3]也要来，稍等一会儿吧。你也是个积极的通神论[4]者。”他把手放在阿亚兹·贝格的肩上仔细地瞧了瞧，“你老了。”

“光阴似箭催人老。”阿亚兹·贝格笑着说。

纳伊姆不安地坐着。他很少听到谈起他爸爸，而今天的所见所闻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转换话题使他得到了很大安慰，他仔细地端详着主人。

纳瓦卜先生四十来岁，很强健。一副眼镜深深地陷入鼻梁，面颊高于眼镜，眼睛凹进去，颧骨、下颚和头骨突出而宽大，双手

---

① 相当于我国的高中。
② 戈卡勒(1866—1915)：国大党温和派领袖。
③ 安妮·贝桑特(1847—1933)：著名的通神论者和演说家。
④ 认为可以借精神上的忘我及冥想以达到直接认识神的哲学体系。

纤细而柔软，尽管相貌平常，但他脸上的细皮嫩肉一看便知他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说话时，他用一只手做着动人的动作。

房间布置得井井有条。纳伊姆背后摆着一只装满谷糠的假老虎，栩栩如生，十分神似。四个角落里落地灯照得通亮。窗户上挂着美观的窗帘，地板上铺着踩上去不出声的柔软地毯。同走廊里的喧哗声相比，室内非常安静。仔细观察可以看出，门缝和窗户缝都用法兰绒塞得很严实。

主人站起来说了声“隔一会儿在草坪上再见”朝里屋去了。

纳伊姆来到外面看到餐巾已摆在桌子上，穿着白制服的服务员正在作最后的安排。除了服务员没有别人。在大门旁边的一块草坪上，佣人们正在摆坐位。阿亚兹·贝格把一张椅子拉到角落里，取出照相机准备在晚上照相。

纳伊姆开始到处溜达。这时，那些男女少年说说笑笑从里面出来，三三两两四处散开。

高个子少年很恭敬地向阿亚兹·贝格行了个鞠躬礼，然后朝纳伊姆走来。

“你是从加尔各答来的吧？”

“嗯。”

“我叫巴尔维兹。”他伸过手来，“这——是我的家。”

纳伊姆同他握手，默默地看着他。由于接触外人不多，纳伊姆养成了沉默寡言的习惯。

“来，到那儿去。”巴尔维兹说。

大家看到他们往这边走来都站了起来。现在他们已脱去了玩耍的服装换上了礼服，显得有点儿大人样。

“他……他……是从加尔各答来的。”巴尔维兹不知所措地说，“这是我的妹妹阿兹拉。这些都是我们的兄弟姊妹。”

纳伊姆惊慌失措地用手抚摩着自己长长的红帽子和帽穗。

“见到你很高兴，请坐。”大家都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

“你怎么一言不发？”阿兹拉转动着棕色的眼睛还是那样大方地问道。

“不……不是。”大家都爽朗地笑了。

“你的名字还没有告诉我们呢。”

“纳伊姆。”

“噢，多美的名字呀。”一个清瘦的男孩子用英语说。

他们停止了嬉戏、吵闹，但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滑稽的目光。

只有阿兹拉还是那样大方地说着话。现在，她穿着白绸子纱丽①，看上去显得象个很懂事的大姑娘。

“你会叠餐巾吗？”

“不会。”

“说真的，今天我才知道我们当中有一半人不会。”

“阿兹拉，这话可不对。”清瘦的男孩子用英语说，“你倒不如说我们不会穿纱丽呢！”大家都哑然失笑。

他们就这样说了一会儿话。客人陆续地来了。阿亚兹·贝格叫纳伊姆去帮他装胶卷。半个小时以后照相机弄好了。

现在客人已来了不少。纳瓦卜先生和一位漂亮的中年妇女站在门口迎接客人。阿兹拉也站在旁边。巴尔维兹同其他几个少年在客人中走来走去。现在所来的人当中大部分是外国人。有几个戴着黑礼帽，穿着燕尾服。其余的大多是年轻人，穿着晚上穿的时髦的黑服装，光着头。几乎所有人都默默地坐着抽香

---

① 印巴女服。妇女把它一半裹在身上，一半披着。

烟或抽粗粗的雪茄烟。妇女穿着时髦的紧身上衣。现在印度客人来了。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穆斯林戴着有穗子的红帽子，披着长长的斗篷。有些人还穿着舍尔瓦尼[①]，因此，很难知道他们的民族及宗教信仰，因为当时在印度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都开始穿舍尔瓦尼。不过印度教徒由于自己的宽阔的托蒂[②]和挺大的白头巾可以认得出来。

他们是坐两匹马或四匹马拉的双轮车来的。只有英国客人和少数印度人是坐汽车来的。他们在大门口恭敬地躬身同纳瓦卜先生及同他在一起的那个妇女握手或者从远处双手合十向他们俩致意，并且默默地坐下。英国人坐在一边，印度人坐在另一边。外国人一来就把帽子和披巾交给佣人。印度人戴着帽子，手里握着手杖坐着。

一位印度人穿着华丽的舍尔瓦尼，戴着漂亮的头巾从汽车上下来。有一位穿着西服的年轻人陪着他。纳瓦卜先生躬身相迎。有人说，他是库马尔·巴尔塔普·加尔大王，陪同他的人大概是他的秘书。他是来了以后坐在英国人当中的唯一的印度人。他也把自己的手杖交给了佣人。

然后戈卡勒来了，所有印度人和几个英国人都站起来，躬身相见。当阿亚兹·贝格说出戈卡勒的名字时，纳伊姆吃惊地站起来，走到他跟前站着。纳伊姆久闻戈卡勒的大名，然而直到今天才有幸第一次见到他。他上身穿着紧口大领外套，头上戴着帽子（纳伊姆在加尔各答曾看到提拉克[③]戴过这种帽子），脖子

---

① 印巴男子的一种长制服。

② 印度男子腰上裹着的白布。

③ 提拉克（1856—1920）：印度国大党激进派领袖，曾被英国人关在狱中六年。

上围着围巾，戴着金边眼镜。这个中等身材的人长得很漂亮，然而却很瘦弱。纳伊姆在同他握手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随后，安妮·贝桑特博士来了。纳伊姆经常听到阿亚兹·贝格提到她。她坐到一群印度人当中。佣人开始给客人端上果子汁。

纳伊姆站在一棵石榴树下。藏在树叶里的灯光照到了他的脸上。

“喂，你喝果子汁了吗？”阿兹拉从他后面出来问道。

“没有。”

“给你。”她把玻璃杯送到纳伊姆的手里。他立即喝起来。

“客人都来了吗？”他想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差不多。”阿兹拉滑稽地、天真地、奇怪地看着他。纳伊姆感到在暗处她的眼睛变成了深黑色。他喝了两大口果子汁。

“你从来不摘帽子？”

他紧张地用手抚弄着帽子和帽穗。

“摘掉吧。”

他迅速地摘下了帽子。

“这……钮子解开。”阿兹拉用手指指着他的脖子。当他解开了上边的三四个钮子的时候，她突然感到很害臊。“我的意思只是……你穿着舍尔瓦尼不觉得热吗？”

“不……”

“那……你看我们这豌豆花已经枯萎了，四月底以前是它们的春天……”她面颊绯红。纳伊姆第一次感到她并非有什么异常，而是一个普通的姑娘，正象他自己一样普通。他很快就从她引起的迷惘中摆脱出来。阿兹拉伸手摘下了一朵玫瑰色的蜀葵花。

"最近是它们的春天。我要到里面去，你坐下吧。"她说。她往暗处走去。她象一个年龄很大的庄重的妇女一样往前走着。纳伊姆看到她消失在走廊里，伸手摘了几朵干枯的豌豆花。他卡嗒卡嗒地把它们折断，撒掉了。

一群群客人在热烈交谈。有三个英国人在非常认真地倾听一个坐在他们对面的人谈话。这第四个人是个中年人，脑袋很大。他的黑帽子放在草地上。他很有魔力地戏剧性地挥舞着手讲述某个故事。纳伊姆往前走去。库马尔·巴尔塔普·加尔大王同首席专员一起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分发扑克牌。

"先生，现在不宜玩扑克……，然而我急于想教教你。这是个奇怪的玩法，可能这儿谁也不会。上个月我在巴黎跟一个女人学的。"他对自己分牌不满意，而把牌交给秘书，自己开始对首席专员讲解这种玩法的基本原则。坐在旁边的一位英国女士也对此感兴趣。秘书象艺术家一样洗着牌。

在库马尔大王所坐的沙发的后面有一排栽着夏季花苗的花盆。当纳伊姆顺着花盆从他的沙发后面经过时，他突然停止了理牌，说道：

"先生，我在巴黎看到——我所住的旅馆，有个奇怪的风俗。那是巴黎一家最大的旅馆，每套房间都有两个洗澡间。我清晨出去洗澡的时候，看到从对面一套房间里走来一位赤身裸体、用毛巾擦着腰的先生。我惊慌地说：'哟，对不起。'我就回来了。而那位先生一声没吭，扬长而去。"

英国女士臊红了脸。"英国人在那里很难理解。"她连忙说。

"是的。"库马尔大王很有礼貌地说："很难。奇怪的是，法国的海岸离你们只有三十英里远。"

"对——完全对。"女士插话说，"是怪事。"

“噢，先生……”库马尔大王仍继续往下说，“第二天又是如此。不过，是另一位先生。我也硬着头皮看着前面从他旁边走过去。但我向前走时又不自觉地往后看了一眼。只见一个女人若无其事地从我后面走来。此后，我在巴黎就习惯了。”

首席专员坦然地笑了。坐在秘书旁边的一位年轻的英国人往前倾着身子说：“老兄，巴黎的女人可不象印度的女人。”

“是的。”库马尔大王想了一下说，“是非常勤劳的妇女。”

这引起了一片哗笑。首席专员笑着用手摸着自己宽阔的前额。库马尔大王又开始分牌，他是唯一同英国人在一起无拘无束地谈话的印度人。

前面坐着两位戴着大头巾、束着托蒂的印度教的商人，他们在谈生意经。纳伊姆从人群上面往另一个方向扫了一眼。给三个英国人讲故事的那个英国人现在站起来在那些椅子前面象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兜来兜去，嘴里说个不停。一些孩子和下层的人们聚集在街道上观看停在大门内的轿车。陪同首席专员来的士兵们用笞杖驱赶他们，但是他们却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五月的晴朗的天空已完全黑了，繁星满天。夜晚挺热，树上彩灯闪烁。纳伊姆看到阿亚兹·贝格同安妮·贝桑特博士坐在前面的沙发上谈话。一个脸色白皙、头发漆黑的人也参与谈话。纳伊姆坐到叔叔旁边的空位上。

“但是，贝格先生，在这方面我不同意巴尔尤特斯基夫人。”安妮·贝桑特说，“她说，在星际中存在的只是精神而不是物质，她还想形而上学地证实这一点。我说，它们是实实在在的物体，是物质，而且可以拿出物质的证据来。而引证物质并无损于‘通神论’的学说。”

“但是，四月份我在信中已经就这件事答复过您，现在还不

到用科学支配通神论的时候。”阿亚兹·贝格说。

“科学的规律并不产生‘支配’的问题。”安妮·贝桑特用动人的语调说道，“支配是另一回事，而……”

纳伊姆感到不耐烦。他一个字也不懂，索性不听了，然而他却目不转睛地看着贝桑特夫人。她的头发全白了，就象戴着一顶白帽子似的。她的声音，纳伊姆想，也许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她虽已年迈，但还是一位非常迷人的女人。

纳伊姆心中不快地坐着。阿兹拉走后没有人再理他。他因为曾经同这个落落大方的姑娘有过短暂的会面而感到十分懊恼。他心里慢慢地产生了少年时代的忧伤，他怀着嫉妒的心情看着周围彼此交谈和静听的人们。右边纳瓦卜先生、伴随他的漂亮的中年妇女、两位英国人和一位印度人坐成一个小圈子。这个印度人侃侃而谈，他的同伴们听得津津有味。这个印度人来的时候，一瘸一拐，大家都非常热情地同他相见。除了首席专员和库马尔大王的轿车以外，他的轿车显得比其他轿车更高大、更敞亮，车轮的钢圈在灯光下闪闪发光。这时，他的那条坏腿直挺挺地从椅子上伸到青草上。但他的话吸引了大家，没有人注意他的腿。他脸上流露出聪慧。纳瓦卜先生的私人仆人递给他一支步枪和一支带木柄的大手枪，他用赞赏的目光看着并说了些什么。

当纳伊姆再次看着安妮·贝桑特的时候，她说：“我也想会一会戈卡勒。他看上去很瘦弱。”然后，她、阿亚兹·贝格和漆黑头发的人站起来走过草坪。纳伊姆也跟在他们的后面。纳伊姆从瘸腿的健谈者旁边经过时，只听他说道：

“哎，这些德国人，缺德，造这样的机械！你们瞧，整个手枪看不到一个铆钉。全是焊接的。这实际上是男人的玩艺儿。去

年我同首席专员到孟加拉去打老虎……”

纳伊姆过去了。谈话的嘈杂声此起彼伏。当他走到另一边的时候，他的同伴们已躬身同戈卡勒相见，向他问候。纳伊姆走到沙发的后面，站到黑暗处。戈卡勒为了给来人让出坐位微微地挪身到沙发的边上，这样，他的脸就突然出现在灯光下。

“我们刚才也在谈这件事。我跟他们说，戈卡勒先生的‘印度仆人协会’是在真正的通神论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安妮·贝桑特说。

“但是他们只是不赞成‘印度’这个词，也就是说为什么不用‘人类仆人’？”阿亚兹·贝格说。“或者‘通神论仆人’！”漆黑头发的人笑着说。安妮·贝桑特对他的话装作没有听见，继续说道：“对此，你会承认运动是有限的。”

戈卡勒硬撑着坐在那里，用年老的手抚摩手杖。“通神论……”他用温和的语调说。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贝桑特夫人，通神论既不是科学又不是政治，而仅仅是哲学。政治是某些物质利益的代名词，诸如好的食物、好的衣服、好的住房以及得到这些东西的方法。而相信通神论或者任何非物质的哲学或者玄虚的哲学，我们是不会获得这些东西的。物质有一个范畴，它包括某个特定的地方。该物质不能包括比这更大的面积，因此是有限的。我们不能使物质或政治无限。‘印度仆人’的原则和方法虽然不纯粹是物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们是精神的，因为凡是参加协会的人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安乐，然而他们都为其他人的福利而工作，而这其他人都是印度斯坦人。就是‘印度斯坦’这个词使协会成了一个物质的形式。”安妮·贝桑特踌躇不安，但当她讲话的时候，她的声音还是那样动人：“但我不理解，你为什么害怕广泛的目的和术语。不管工作是什么，一

个伟大的名称会使工作和目的更广泛。”

“这个伟大和广泛的概念，你理解，或者纳瓦卜先生理解，或者奥尔科特上校也理解。但我国的这些小人物既非智者，又非精神上的先哲。如果对他们说，为世界谋福利吧，那末他们将继续种他们的小麦。但如果对他们说，为印度、为自己的某个兄弟、某个姐妹谋福利吧——那末，贝桑特夫人，你看吧，”戈卡勒一只手摘下眼镜，另一只手的手指摇动着说，“这些在田间、街头和胡同里劳动的人们，尽管没有智慧，没有心机，但一定很聪明。他们一定会在自己的村庄、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儿女的名义下行动起来。因此，任何政治运动都不能没有范围。”

这时，纳瓦卜先生从旁边经过，吃惊地停下来。“好极了。各处都在谈论政治运动。戈卡勒先生，你看上去很瘦弱。你的糖尿病怎么样了？”

“越来越重。悲伤的倒不是健康或者死亡，而是爱——”

“爱？”漆黑头发的人笑着问道。安妮·贝桑特略吃一惊。

“自从生下来就爱吃糖，而现在糖已十来年没上嘴了。”他笑了。

“但圣诞节你到班基普尔来时是健康的。”

“国大党的班基普尔会议你在场？”安妮·贝桑特插话说。

“在场。有我、有戈卡勒、有库马尔大王、有辛哈先生。”纳瓦卜先生指着瘸腿的健谈者回答说。

“噢，我当时不在印度。会开得怎么样？”

“很好。来了很多人。”

“作了一项关于孟加拉分治的决议。”

“唉……”纳瓦卜先生敲了一下脑袋往前面看了看，纳伊姆正站在那里。他蹑手蹑脚地到暗处去了。“唉……为什么，戈卡

勒先生？”

戈卡勒笑道：“不管孟加拉是分治还是统一，你照样猎取皇家孟加拉虎。”

“近日来我的记性有点儿不好。”他羞愧地说，并告别走开了。

“关于班基普尔会议你有何高见？”安妮·贝桑特问戈卡勒。

“高见？”他讥笑道，“只不过是一次聚会，就象今天一样——冠冕堂皇的人们，漂亮的言词，好听的空话。”

“戈卡勒先生，这未免太过分了。我作为新闻界代表也在那里，那是一次很好的会议。”漆黑头发的人用地道的英语说。

站在后面的纳伊姆用手扭歪帽子。戈卡勒突然严肃起来：“南非也有过你们报社的记者吧？”

“噢……肯定有。”记者停下来用手摸着头发，“你是从南非来的，我知道。但是你不能拿印度跟那里相比。这里……政治，在读书人手里。”

“你说的读书人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受过教育的人。熟悉历史，而且……”

突然，纳伊姆往前走了走。这使他那发红的脸蛋出现在灯光下。他身子略向前倾，以年轻人的激动的语调说：“而且在一切活动中都使用英语。”

大家一齐转过脸来看着他。纳伊姆的前额出汗了。他使劲拉着帽穗，以至把它拉落到手中。阿亚兹·贝格的脸色变得苍白。

“这并非是坏事。除此之外再学习某种大语言不是过错，而是良好的教育。”记者抑制自己说。

“因为读书少的人被抓去坐牢。你还想怎么着？提拉克难

道不是在狱中吗？"

英国记者的脸一下子气得通红。他的前额表露出恼恨，他一次又一次地把拳头握紧又松开。"你说他是政治家？他……"然后他遵循一个高尚的英国人的修养，极力控制自己，用干巴巴的语调说："关于他的政治，首席专员可以很好地告诉你。我作为一个记者，我认为，他并不是一位好记者……"

阿亚兹·贝格神经质地两腿打颤。藏在石榴树叶里的灯泡随着一阵风使劲地摇摆，阴影落到他的腿上。这时，大家开始站起来去吃饭。戈卡勒对安妮·贝桑特说：

"但是，我确实被一些青年人所感动。莫蒂拉尔·尼赫鲁[①]的儿子也来了。他刚从剑桥回来。"

英国记者站了一会儿，为了消除面部的窘态，不停地用手帕擦额头。瘸子谈笑风生，兴致勃勃地从英国记者旁边经过。纳伊姆在衣袋里找了好一会儿手帕，没有找到，用帽子擦掉额头的汗，到人群中去了。

客人们分别坐在两排长长的饭桌上。草坪上彩灯星罗棋布。油炸的整鸡和油炸的整鹧鸪用木棍支起来立在碟中。抓饭尚未上来，但已闻到了香味。桌上已上了十多样菜。饭菜中间洁白无瑕的小瓷碟里立着没有点燃的黑蜡烛。这些蜡烛同中指一般粗，样子很难看。

一张桌子的一头放着两张大椅子，纳瓦卜先生和另一位长者坐在上面。纳瓦卜先生已脱去了吃晚饭的衣服，穿上了闪光

---

① 国大党元老，印度名律师。他的儿子指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89—1964)曾多次任国大党主席。一九四七年八月印度独立后任内阁总理。

的红绸服装。这服装有点儿象过去莫卧儿皇帝及其大臣们穿的，而现在是马戏团的丑角穿的服装。衣料为女人所专用。是一件长长的瘦瘦的罩衫，一直到脖子都钉着闪光的白钮扣。袖子紧小。罩衫腰以下部分很宽大，下面穿着同样衣料的小裤脚的沙尔瓦尔①，鞋子也是这种料子做的，袜子露在外面。腰里挂着有金色刀鞘的宝剑，罩衫的边也是金色的。他的私人仆人拿来一顶挺大的金色的红帽子，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旁边一个盘子里放着一支最大的黑蜡烛。同他坐在一起的长者穿着印度普通穆斯林的服装舍尔瓦尼和巴贾马②。他们的两边坐着巴尔维兹和阿兹拉。下面是那位中年妇女，她在明亮的灯光下显得十分苍老。再下面是首席专员、库马尔大王、安妮·贝桑特、戈卡勒以及几乎所有的英国客人。桌尾坐着几位印度人，纳伊姆也在其中。

另一张桌子上全是印度人，阿亚兹·贝格也坐在这张桌子上。服务员穿着整洁的衣服热情地来来往往。所有外国人看到纳瓦卜先生的奇特的服装脸上都呈现出严肃的表情。

大家坐定之后，坐在桌头的长者站了起来。大家寂然无声。树上的风也止息了。

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掏出手帕擦去额头的汗，说道："今天……今天即一九一三年五月十三日罗山阿加去世整整三个月。我根据家族的传统以及授予我的资格宣布罗山普尔的纳瓦卜古拉姆·穆希·丁·汗为罗山阿加称号的当然继承者。"

讲完话，他迅速拿起红帽子戴到纳瓦卜先生的头上，帽子把脑门子都盖起来了。巴尔维兹和阿兹拉站起来朝爸爸走去。但

---

① 裤腿肥大、裤脚紧小的男裤。

② 一种比沙尔瓦尔稍瘦而比普通裤子稍肥的裤子。

是在这以前，那位长者已把燃烧着的木棒递给纳瓦卜先生，他用它把自己面前的黑蜡烛点着。他的两个孩子叫了声“罗山阿加”就紧紧地抱住了他。

掌声和祝贺声响成一片。外国人一直耐心地坐着，现在对罗山阿加的装束开心地笑了。罗山阿加手拉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哈腰接受祝贺。有一次哈腰时，他的奇特的帽子滑到了下巴颏。阿兹拉立即把它拉到眼睛上边，并劝告他弯腰时要小心。到处是笑声、掌声和“罗山阿加——罗山阿加”的欢呼声。有礼貌的服务员双手反剪在背后害羞地笑着。电灯开始一个一个被熄灭，最后仅剩下罗山阿加的蜡烛还在亮着。四周漆黑。首先巴尔维兹和阿兹拉把自己面前的蜡烛拿去点着，并把它拿回来。然后，显得苍老的漂亮的妇女和那位长者也这样做了，接着首席专员和库马尔大王拿着自己的蜡烛用大蜡烛点亮后又拿回来，随即安妮·贝桑特和戈卡勒也站起来，其后记者以及所有人都站起来，在大蜡烛周围的人们发生了争辩。一些人点亮了蜡烛，站在那里闲聊。一位年老的英国人抱怨说，倘若事先把注意事项印发给客人，那就会避免这场混乱。记者对他解释说，这整个仪式是家族的一个秘密，绝对不让印刷。长者严肃地、忧伤地凝视着蜡烛。到处传来笑声。

后来，人们开始在烛光下吃饭，默不做声。月亮在五月中旬的夜空中幽幽发光，树上风已止息，在朦胧的月光下德里的大部分居民都已入睡，而罗山宫的花园里人们正在神圣油脂的亮光下默默地吃饭。高耸的白杨树安静地立着。离桌子不远的地方一个喷水池在黑暗中悄悄地喷着水。纳伊姆从饭桌上抬起头来瞧了瞧。整个气氛是神秘的。一个幻境——其中只有美味的饭菜和咀嚼食物的人们是真实的。整个世界，所有人们的工作只

有一个——吃饭。瘸腿的健谈者的颇有教养的、非常悦耳的声音又传来了。

“饥饿——因为是人类最可怕的感觉，所以吃饭是人类最高尚的动作。”他说。坐在纳伊姆右边的人一边从盘中取香米饭一边侧着身子对纳伊姆说：“我听到了你关于提拉克的讲话。”

纳伊姆看到，他就是刚才在自己同伴面前象野兽一样兜来兜去的那个讲故事的英国人。他又说：“你知道提拉克干了哪些反穆斯林的事吗？他坚持反对宰牛协会，坚持在清真寺前奏乐等等。”

他没有得到任何回答。隔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在瞧这蜡烛嘛。听说这种油脂这家已储藏一百多年了。我心里想，如果用完了怎么办？”

纳伊姆激动地看着他。“你怎么知道我是穆斯林？”他慢吞吞地说。

“噢——”野兽很狼狈地说，“你今天晚上戴的是红帽子。”此后，他一言不发。

饭吃到很晚。后来，人们陆续离席。在另一块草坪上，他们坦然地伸开腿坐着。服务员用漂亮的咖啡杯子献上了咖啡。当饭桌上只剩下罗山阿加一个人的时候，他站了起来。他站在那里凝视了一会儿蜡烛。他穿着古怪的服装，看上去又威严又象个丑角。后来，他用力吹灭了蜡烛。

“罗山阿加。”他的私人仆人慢吞吞地说，并龇着牙笑。他仔细地看了一会儿仆人，然后把小手指上闪闪发光的戒指取下来扔向仆人，仆人为了不让戒指落到地上发疯似地挥动双手去接。

当他经过石子路往另一个方向去的时候，他看到纳伊姆和阿兹拉站在一个角落的树下，他愉快的脸上掠过了忧虑的阴影。

纳伊姆拿着咖啡杯走到一棵怪树跟前。这是一棵低矮而向四周伸展的树，粗粗的树枝跟纳伊姆的胸脯一般高。纳伊姆想跳着爬上去。他把咖啡杯放到树枝上，并往那里望了望。树枝里闪耀着红色的灯泡。

“你怎么自己溜达？”阿兹拉来到他跟前问道。他没有回答，而拿起咖啡杯慌乱地喝了一大口。

“这棵树是我们家的一个可爱的地方。假日我们整天都在这里爬树玩。”她用手抚摩着树枝。暗淡的红光下，她的眼睛和头发呈棕色和褐色。她搭在树枝上的胳膊圆而结实，被窄袖口束得紧紧的。纳伊姆情不自禁地想接触一下露在袖口外面丰满的肌肤。他用手摸着树枝。

“你的咖啡是热的吗？”

“挺热的。”纳伊姆说。

“噢——”她还是象傍晚在走廊里一样背过脸去笑。她的脖子变粗了，喉咙在激烈地跳动。她笑得那么天真。“烫着你的嘴巴了吧？”纳伊姆苦笑了一下。

“这很好。”她还是那样大方地、高兴地说，双手抓住树枝曲起腿荡来荡去。

“哎哟——”她突然害羞起来。“我不该这样做，罗山阿加会生气的。他一直不许我上树。你不介意吧，我同你开玩笑呢。”她喝着咖啡说。

“不。但是你喝的是我的咖啡。”

“哟——噢。”她爽朗地笑了，“拿来，我再给你去拿一杯。”

“我就喝这一杯。”

“这一杯？”她睁大眼睛问。

“嗯，这一杯。”

她吃惊地把眼睛睁得更大了。她慢吞吞地说："杯子完全一样。"

他默默地站着喝咖啡。前面渐渐地传来说话的声音。刮起了凉风。阿兹拉的头发被风吹到了后面。纳伊姆默默地站着看她的胳膊和脖子。她喝着咖啡，用舌头舔着自己的红嘴唇。

"我不理解今天所举行的整个仪式的意思。"纳伊姆说。

"没有人告诉你？哦……这实际上是这样的，罗山普尔的主人称为罗山阿加。这个仪式就是有关这一方面的。从今天起爸爸就被称为罗山阿加。在这以前是爷爷。"

"很有意思的仪式。"

"这纯属家族仪式。爸爸的服装也是家族的。只有今天的日子才穿。"她崇敬地说。

"讲话的那个人是谁？"

"是我们家族中最年老的长辈。"

"那位女士？"

"是我姨妈。就住在这儿。"

"你母亲呢？"

"妈妈躲起来了。"她喝完咖啡把杯子放在树枝上突然问纳伊姆："你穿西服吗？"

"穿呀。"

"星期天我们为巴尔维兹取得文学士学位举行庆祝会。你来吗？"

"一定来。"

"千万记住，晚上五点钟。"

"好吧。"

"一定要来。"她又说。纳伊姆笑了。

“晚安。”她从草坪上朝罗山阿加走去。罗山阿加戴着高高的三角形帽子坐在另一个角落里摇着头，一次又一次地握着宝剑。纳伊姆望着阿兹拉在草坪上走着。现在看上去，她同晚上穿着西服跑在走廊里的那个大胆的姑娘已大不相同了。纳伊姆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她能回到他身旁，他能挨近看看她的嘴唇、胳膊和脖子。

隔了一会儿，他坐到了阿亚兹·贝格的旁边。阿亚兹·贝格正在对瘸腿的健谈者讲述某座楼房建筑上的缺陷。纳伊姆看到健谈者默默地听阿亚兹·贝格讲话，感到不是滋味。

将近午夜，客人开始离去。他们告别罗山阿加，打着哈欠，控制打嗝，坐上了车子。一些下层的人们仍站在外边观看开动着的汽车。

当纳伊姆随同阿亚兹·贝格向主人说了声“晚安”来到牛车旁边的时候，他困了。由于吃多了，肚子撑得慌。上车以前，他怀着一种强烈的愿望回头看了一眼整个罗山宫。花园里只有佣人在默默地走动，走廊很寂静。树上的红灯泡在使劲地摇曳。他漫不经心地跳上车坐在阿亚兹·贝格的旁边。

“阿兹拉请我星期天晚上来喝茶。”他说。

没有得到回答，而蚊子在他脸上碰来碰去。他朝叔叔看了看。叔叔的面庞同普通劳动者的面庞一样宽大、扁平、平常。脸上的每个表情都清晰可见。他感到吃惊。

“不是要你到那里去发表演说的。”阿亚兹·贝格怒冲冲地说，“你知道，只要你一提到提拉克的名字，你就会成了恐怖分子。换个地方你就会被捕。是罗山宫的仪式，所以……”纳伊姆坐着沉思起来，然后他慢吞吞地说：“我很遗憾，叔叔。他是我们大家的英雄。否则……”

随着牛车的颠簸，他们俩默默地坐着。隔了一会儿，阿亚兹·贝格温和地说："我们家就是由于这些话被毁了。我供给你上学受教育。所有希望……你是我的命根子。有一天你会知道我忍受了多大的痛苦。"

纳伊姆以为他在落泪，偷偷地看了他一眼。他看到叔叔干燥的、闪光的眼睛高兴了。牛车在寂静的路上走着。

三

纳伊姆进入罗山宫时，茶会已经开始。大门旁停着一辆高大的黑汽车。巴尔维兹站在车旁同车主交谈，并向纳伊姆介绍了车主。他叫萨赫卜扎达·瓦赫德·丁，在学院里比巴尔维兹高两届，现在是教育机关的高级官员。随后，巴尔维兹又叫住一个匆匆忙忙用围裙擦手的英国姑娘，并向纳伊姆作了介绍。

"对不起，我手脏。我们决定自己煮茶。"她很有礼貌地说。然后，她走过石子路到草坪上去了。那里一棵老榕树下很热闹。今天，那里既没有椅子也没有桌子，只有两三条凳子。两个姑娘和一个男少年坐在凳子上聊天。旁边两个小孩子躺在草地上翻看小人书。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阿兹拉在烧着一个大炉子，十来个男女少年围着她指指点点。对面走来两个姑娘。一个手里提着装满茶具的藤篮子，另一个提着水壶。

英国姑娘来到炉子旁边，双膝跪在草地上，慢腾腾地说："你那位漂亮的朋友来了。"

阿兹拉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看着纳伊姆。

“但是，今天他显得很文雅。”

“去你的……”阿兹拉说着站了起来。她有点儿窘迫，但马上变得神态自若，满脸笑容。“你好。”她说，并把纳伊姆的手抓在自己沾有油污的手里，纳伊姆的手上也沾了油污。在笑声中，纳伊姆面红耳赤。

“今天拉德亚建议我们自己烹茶。大家都很感兴趣。你瞧。”她指了指炉子，六个男女少年正在专心致志地烧炉子，他们忙忙碌碌，汗流满面。

阿兹拉今天显得特别健旺，格外伶俐。脸蛋红红的，眼睛炯炯有神。虽然她笑的时候嘴巴显得挺大，但是饱满的嘴唇却具有奇特的魅力。她兴高采烈。纳伊姆喜气洋洋。

他们把水壶搁在炉子上，闲聊起来。

“瓦赫德，你有了工作，既没有宴请我们，也没有……”一个穿着巴贾马、衬衫，围着长头巾的姑娘说。

“对，对……”英国姑娘打断了她的话说，“现在你已有职业了。走，马上宴请我们，小气鬼……”

“你参加了那么多宴会，现在我倒成了小气鬼……”

“但你有了职业可没举行宴会……”

话未说完，他们哈哈大笑起来。

“瓦赫德，你说说，”阿兹拉说，“在学校里你将怎么教男孩子。”大家又大笑起来。

“好了，大家静一静，”巴尔维兹说，“瓦赫德，那位梅伦夫人是怎么回事？你常到市民俱乐部去，你肯定了解。”

“怎么啦？”

“听说她迫使梅伦先生回去，所以梅伦先生辞职走了。”

“嗽，对。她——不知怎么回事，哎——但确实是她让梅伦

先生辞职的。”

姑娘们不爱听这些话，她们回到了炉旁。几个男少年在练习爬榕树。当那里只剩下瓦赫德、巴尔维兹和纳伊姆的时候，瓦赫德压低声音说：

“朋友，是这么回事，不知她自己怎么想的。她是副专员的老婆，颇有姿色，此外，那群被她迷住的人百般献媚，挨个登门拜访。她打桥牌时，一帮人跪在她周围帮着她。就这么多……”

“就这么多？”

“还有什么。现在谁也不是傻瓜。她得不到我，得不到纳瓦卜扎达·阿夫达卜，得不到副警察长，就灰心丧气地让丈夫辞职了……”萨赫卜扎达·瓦赫德·丁用胜利的目光环顾了一下四周。巴尔维兹颇有感触，严肃地摇了摇脑袋。

阿兹拉一次又一次地掀开水壶盖看看水开了没有。三四个姑娘从盒子里取出各式各样的糕点和糖果放在盘中。坐在凳子上观看两个姑娘的手的那个男少年，站起来走到爬树的那群人中去了。那里早就有五六个男少年坐在树枝上休息，并折下细树枝抽打后来的人。他们嬉笑打闹，吵吵嚷嚷。

这时，水壶旁边传来了阿兹拉的声音：“来吧，孩子们，茶烹好了。”

巴尔维兹一伙人顺从地来到水壶旁边。

“把茶送到我们这里来。”树上一个男孩子嚷道。

“我们没有飞机，无法送给你，要喝就下来。”

“我们不下来。这上面空气好。”从树上传来了两三个声音。

“你的节目开始吧。”站在糖果旁边穿着巴贾马的姑娘急忙说。

阿兹拉迅速地整理了一下发卡，文质彬彬地披上长头巾，拉

了拉衬衫襟站了起来。“尊敬的先生们……”她的声音被嘈杂声淹没了。

“瓦赫德，让大家安静下来。”

瓦赫德急躁地叫嚷道：“尊敬的女士们，可爱的孩子们，哎——无可奈何。尊敬的女士们，可爱的孩子们……”

现在大家都注视着他。

“阿兹拉女士要讲话。”他郑重其事地宣布。纳伊姆不禁笑起来。

“若要保持记忆，就得常思往事……”阿兹拉朗诵波斯语的诗句作为开场白。

“讲话别用波斯语，要用乌尔都语。”从树上传来了声音。

“不，要用英语，要用英语。别争了。”巴尔维兹让大家静下来说。

“今天……今天……”

“星期天。”一个女孩子悄悄地说。

“嗨，嗨……”瓦赫德鼓起掌来，掌声、笑声响成一片。巴尔维兹和纳伊姆也爽朗地笑起来。树上有人唱起了歌。

“静一静……”阿兹拉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

“静一静，静一静。”

“今天，即一九一三年五月十六日，庆祝纳瓦卜扎达·巴尔维兹·穆希·丁文学士结业的茶会，现在开始……”

“鼓掌。”瓦赫德说。大家鼓掌。

然后，阿兹拉把一个茶杯放在巴尔维兹面前，把茶壶放到他手里，巴尔维兹倒上了茶。瓦赫德把奶壶递给他，巴尔维兹又倒上了奶，然后放上一匙糖，接着阿兹拉、瓦赫德、纳伊姆、英国姑娘、穿着衬衫戴着长头巾的姑娘分别在他的茶杯里放上一匙糖，然后

树上的所有男少年都下来放糖，直到茶溢出来，茶杯盛满了糖。

他们坐在草地上喜笑颜开地喝完了一杯一杯的茶。然后，萨赫卜扎达·瓦赫德·丁想出了一个新花样，他宣布：

“谁能端着盛满茶的茶杯爬到树上去，而茶不撒出来，我就请他坐汽车兜风。”

坐上他的新汽车，高呼口号，飞速奔驰，颇令人神往。因此，比赛开始了。

一个名叫阿扎拉的姑娘首先走上前去。她在学校里是体操运动员和篮球队的队长。她眼睛盯着盛满茶的茶杯，小心翼翼地抬起脚往树上爬。她顺利地爬了几英尺，下面喊着千奇百怪的口号鼓励她。在口号声中，她的茶蓦地撒了出来，随后她的脚滑了一下，差一点儿摔下来。茶杯掉到了地上，她双脚蹬着树干蹲在那里。下面响起了失望和懊丧的“哎”、“哎呀”声。第二个人又走上前去，很快他也是这个下场，……茶杯一个一个地掉到地上摔碎了。

巴尔维兹厌烦地在花盆旁边踱来踱去，然后朝另一个方向走去，那里姨妈正站着同花匠谈话。纳伊姆和阿兹拉挨近坐着，往自己的茶杯里倒茶。英国姑娘对穿着衬衫、戴着长头巾的姑娘说：

“这些印度的纳瓦卜！如果派他们到英国去一段时间那该多好啊。贾米拉，你不理解。我父母在苏格兰也有领地，打碎一套茶具，对我们来说就象对阿兹拉来说一样，算不了什么损失。但是要罚我们一天不喝茶。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村的湖上已经结冰了，当时我很小……哎，你不理解。”

西面上来了乌云，天空越来越阴沉。纳伊姆手里拿着茶杯遥望几天前曾同他建立了友谊的那棵怪树。

“你说过，那是你们家的一个可爱的地方。”

“嗯。”阿兹拉回答。他们俩站起来往那棵树走去。

阿兹拉把茶杯放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双手抓住树枝荡来荡去。“今天这个仪式的意思你明白吧？”

“那有什么意思。”他笑了笑。阿兹拉跳起来坐到了树上。

“今天茶杯又都是一样的。”纳伊姆说。

“对，奇怪的巧合。”

“不是巧合。”

“怎么？”

“我先拿的是另一个茶杯。”

“哦？”

“后来我从贾米拉那儿拿了这个茶杯。”

“为什么？”

“也许今天还会交换。”

阿兹拉扭过头去笑：“奇怪的逻辑。”

“但是没有交换。”

“嗯。”

“贾米拉问，这里面有什么文章。”

“你说什么？”

“我说：‘没有。’”

“你撒谎了。”

“对。”他不做声了。

“贾米拉是我的好友。她是我们的至亲。”

“你觉得这好吗？”纳伊姆突然问道。

“什么？”

“你说要穿西服来。”

“噢……”她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

天空乌云密布，风越来越大。毛毛雨落到他们的脸上。“下雨了。”阿兹拉说。她脱掉鞋子往树上爬。纳伊姆也跟着她上树。她的四肢慢慢地在树枝上移动。圆圆的红红的脚后跟冲着纳伊姆。她的脚后跟碰了纳伊姆的嘴一下。他停下来，抬头看了看。她的踝子骨凸起，圆圆的呈玫瑰色。身体挡住了风，紫色绸子衣服随风摆动，清楚地显出她那肥胖的、健壮的双腿，臀部和腰的轮廓。她爬了十来码以后蹲下来，急促地喘着气，嘻嘻地笑起来，四周越来越黑。

“如果雨下大了怎么办？”

“那我们就跑。”

“刚才我问你的，你还没有回答呢。”

“什么？”

“这衣服……”

阿兹拉在黑暗中仔细地瞅了他一会儿，吃吃地笑起来：“你来参加罗山阿加的宴会时显得很古怪。”

“怎么？”

“你的帽穗……”

“别提了。”纳伊姆在黑暗中觉得脸上发烧。

她笑了。笑得还是那么天真、那么稚气、那么亲切、那么迷人。打闪了，他们从树叶里互相看了看，纳伊姆这些天来所思索的事突然明白了。罗山阿加的面部之所以有亲切的表情是因为他很疼爱阿兹拉。父女俩的面貌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的嘴唇和眼睛有点儿野蛮的神情，纳伊姆被父女俩的这种神情所吸引。他折下了一根细树枝，在空中挥动着。傍晚的深蓝色的雨点落到树叶上，水珠从树叶上滴到他们的头上。他们一起站起来爬

到树枝的尽头，这里树叶较密。

"你笑什么？"阿兹拉问道。

"我们象猴子似的。"纳伊姆说。他们悬着脚挨近坐在树枝上。

榕树下一大群人叫嚷着"下雨了，下雨了"，往走廊里跑去。走廊里灯火辉煌。巴尔维兹的房间里拉德亚在弹钢琴。雨声、稀疏的琴声和说话声传得很远。

"你为什么扭过头去笑？"

"怎么？"

"这……"他顿了一下，"我觉得挺好。"

他们俩默默地坐着。后来，纳伊姆说："你的嘴唇象橡皮一样富有弹性，我真想摸一摸。"他摒住呼吸坐等着，然后他不自然地笑了笑。

"你也住在罗山普尔？"

"你怎么知道？"

"姨妈说的。"

"姨妈还说什么？"

"别的没说什么……你到罗山普尔去吗？"

"可能去。"

"什么时候？"

"不知道。"

纳伊姆伸手在黑暗中接触她的嘴唇，用手指在嘴唇上抚摩着。接着接触她的鼻子和眼睛，随后按了按她的脸蛋，然后他的手从她的面颊、下巴颏上滑到她的圆圆的结实的肩头。潮湿的身体和绿叶的气味钻入他们的鼻孔。

走廊里传来姨妈呼叫阿兹拉的声音。阿兹拉默默地坐着。

雨突然下大了。她吃惊地站起来，把手放在纳伊姆的肩头慢慢地把他往下面推。

“坐在这里吧。”纳伊姆用低沉的声音说。

“走吧……”她气恼地、咬牙切齿地叫嚷道。他们俩象又黑又大的四条腿的动物一样爬下来了。

姨妈看到纳伊姆不禁皱了皱眉头，但她却温和地说：“下雨了，姑娘，你怎么淋着呢？”

巴尔维兹的房间里叽叽嘎嘎、吵吵闹闹。大家都集聚在那里，各随其便。只有萨赫卜扎达·瓦赫德·丁站在走廊里以吸引人的、胜利者的姿态同英国姑娘谈话。水顺着走廊上弯下来的攀藤植物往下滴答。

四

天快亮了，星星在迅速地闪烁。纳伊姆撩起了蚊帐，来到了外面，俯在墙上啐了口唾沫，厌烦地向黑处看一看。他的嘴里有一股早晨的特殊的味道。夜里他很晚才从罗山宫回来。

他用手掌揉了揉眼睛，看到旁边的蚊帐里叔叔在翻身。他心里想，夜里真热，热得头昏脑涨。但现在他的头脑很清醒，他又可以缓慢而清晰地思考问题了。他浮想联翩：加尔各答、圣查威尔兹学校、德里、罗山宫、阿兹拉、罗山阿加、安妮·贝桑特、戈卡勒、阿兹拉、巴尔维兹、阿兹拉、贾米拉、阿兹拉、阿兹拉、阿兹拉、嘴唇、热、蚊子、嘴唇、雨、嘴唇。他手放在墙头上一直站到黎明。后来，阿亚兹·贝格轻轻地拍他的肩膀，示意跟他下楼。

早饭后，阿亚兹·贝格点了支雪茄烟。纳伊姆在倒第二杯茶。

“你一周来不断到罗山宫去。”

纳伊姆看了看阿亚兹·贝格宽大、扁平而毫无表情的脸。“嗯。”他说。

“我没有去。”

“喔！”

“你知道为什么吗？”

纳伊姆默不做声。

“因为在罗山普尔我们家已经衰败了。”

隔了好一会儿，纳伊姆才说：“我并没有见到罗山阿加。”

“我知道。见到阿兹拉了吧，嗯？你知道吗，她妈是个坏女人。”他说这话时脸色变得苍白。他竭力控制自己的声音说：“她妈的妹妹也是个坏女人。谁也不知道她们俩的爸爸是谁。但她们的妈妈是个非常机灵的女人。她让她们受良好的教育，同上层人家结婚。”他立起来站到窗口。阳光照到他那苍白的、神情不安的脸上。“我们原是受尊敬的人。可现在不行了。你爸爸是我的哥哥。”

他在窗台上熄灭了雪茄烟，坐到纳伊姆的对面。“现在你已经不是孩子了，我们家的事你应该知道。我们家是村里唯一一家不是罗山普尔的领主的佃户。我听说，我爸爸到领主家去是坐在椅子上的①。他是个勇敢而勤劳的人。但是你爸爸，哎……”他的两只黄而结实的手在桌子上摸来摸去。烟熏黄了的粗大的手指在颤抖。“他也是个勇敢的人，但很固执。他造武器入了

---

① 表明他爸爸身价高，受尊敬。

迷——他头脑很怪。确实，对这门手艺外行的人造不出他造的那样的枪管。我清楚地记得，他象照顾孩子一样照看那些枪管。在警察来的那一天，全村的人都躲在家里，闭门不出。胡同死一般的寂静，牲口在胡同和田地里乱窜。警察找到了我们家，搜到了武器。当他们把武器放到一起时，我记得尼亚兹·贝格苦苦哀求他们。但是一个士兵抓住他的胡子打了他几个耳光，而且他们把他拉走了。”现在阿亚兹·贝格的双手象两只死鸟一样放在桌子上，他慢慢地眨巴着明亮而忧伤的眼睛。“几天后，你爸爸回来了。他的颧骨变黑了，胡子脱落了一半。但他的爱好却依然如故。他们夺不去他对自己手艺的自豪。谁也夺不去。罗山阿加把他叫到德里对他说：‘尼亚兹·贝格，你将给全村带来灾难。’但是，尼亚兹·贝格在堆麦草的房子里关上门埋头做自己的工作。他手艺很高。他制造了能装十发子弹的手枪，这种手枪村里人谁也没有看到过。

“这次整个护卫队都来了。他们占据了所有东西。放火烧了堆麦草的房屋，把所有门板统统砸下来堆在场上。他们把你爸爸的、他两个妻子的和我的所有漂亮的新衣服都扔到门板上放火烧。英国巡官掏出手枪向火中开枪，并恶狠狠地叫嚷道：‘下一次，我要把你妈的头割下来扔到火里烧……’然后，他挥舞手枪到我们商店去了。胡同里一片喧哗声。我们的商店是村里最大的商店；而且尼亚兹·贝格是行家里手。除了农民所需要的东西外，他还用铁丝和铁棍做了轮船模型。巡官用枪打开锁，并命令把门板砸下来扔到街上。他们把商店里所有的工具、牛掌、犁、井上用的辘轳、轮船模型等堆在门板上放火烧。铁器在火里象黄油一样熔化了。巡官向火中连开了三枪，并象野兽一样吼道：‘这一枪为你。这一枪为全村。这一枪为你的妻子和女儿，

如果你再不改，她们将要成为寡妇……’尼亚兹·贝格的手铐的铁链被拴在巡官的马鞍上。尼亚兹·贝格说：‘我的枪从未打过一粒子弹。这都是我展览的东西……’但是，巡官象野兽一样用脚后跟敲打马的肋骨。我坐在甘蔗地里看到，尼亚兹·贝格跟在马后边跑着，哎……”

这枯涩而沉重的声音象石头一样落到了纳伊姆的心里。阿亚兹·贝格低头向地面上啐了一口。由于抽雪茄烟的缘故痰变成了黑色。他继续说道：“我已十二年没见到他了。我靠自己的劳动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如果现在有谁向官方报告说我同他有接触，那末我就会没有出路。他把家给毁了。

“现在你的父母想见见你。你爸爸已回到村里来了。但是你得快点回来。我从没看过书，也不会看。但是我们有技术细胞。我让你受教育。你在世界上可以有所作为。”

他站起来，到角落里去吐痰，象老牲口一样以缓慢而均匀的速度走出去了。

纳伊姆一直睡到傍晚。醒来三次，但由于太困，又睡着了。阿亚兹·贝格几次进门来看他，都默默地回去了。当房间里越来越黑的时候，他走进来，点亮了灯，把手放在纳伊姆的额头试了试。

“你出去吗？”

纳伊姆闭着眼睛坐在小床上。枕头被汗水沾湿了，衬衫贴在背上。“不去——”他用低沉的声音说。

阿亚兹·贝格把灯心挑高后出去了。纳伊姆在房间里脱下了湿衬衫，用它擦了擦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水，把它扔到角落里。他又坐在小床上打起盹来。他迷迷糊糊地做了不少类似的短

梦。当他的头碰到墙上的时候，他气恼地站了起来。垂手站在房子中间看了一会儿自己映在墙上的影子，然后穿上裤子和新衬衫，跑到了外面。

“可能是热的。”他来到空气流通的地方，心里想。但是懊恼象缓慢的行云一样在他心头回旋。

他老远就看到了阿兹拉。她坐在喷水池旁边的椅子上看书。当时，他猛然想起自己是穿着拖鞋来的。他从草地上缓缓地走到阿兹拉的旁边。

“今天傍晚我没能来。”他止住哈欠坐到了桌子角上。

“为什么？”

“睡觉了。”

“为什么？”

“热的。”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吃吃地笑起来。

明亮的灯光、绿茸茸的青草和可爱的阿兹拉使他心情舒畅了。“你一直在等我？”

“我们大家都在等。”

“谁呀？”

“巴尔维兹、贾米拉……”

“你也等了吗？”

阿兹拉没有回答，而把手伸出来接小水珠。

“你没有等？”他又问。

“为什么？”

“为什么？”他生气地嚷道。他们俩笑起来，害臊地看了看四周。流露在他们嘴唇上的含情的微笑使他们感觉到相互的存在。

“你今天没洗脸。在喷水池上洗洗吧。”阿兹拉说。

纳伊姆用水珠湿湿手，抹了抹脸。迅速地眨巴着湿了的睫毛，满脸露出孩子气的笑容。他偷眼看了一下阿兹拉。

他脱下拖鞋坐到了草地上。“草挺凉的。”他说。

夜晚的热风朝他吹来。喷水池的细小的水珠弄湿了他的身体。他闭上眼睛躺下来。他的头脑象湖水一样清澈。他清楚地看到水珠落下来，水渗入土里；明显地感觉到风迅速地吹着，草从手底下立起来。

“到这儿来。”他睁开眼睛用低沉的声音说。

阿兹拉手掌托着下巴，用惆怅的目光瞅着他。细水珠落到她的麦色的脸颊上。纳伊姆感觉自己的嗓子似乎肿了。他不安地用手摸着喉咙。

“来呀——”他的声音低沉、干涩、令人不愉快。

阿兹拉用钢笔在指甲上瞎画。纳伊姆先跪起来，然后站起身。

“我今天梦见你了。”

“谁都做梦。”她把指甲一个一个全都染黑了。

纳伊姆望着她脸蛋上、下巴上、鼻子上、额头上和嘴唇上的闪闪发光的小水珠，宛如成千上万个小灯泡在她脸上闪烁。他想，自己好象站在港口似的，船上无数的灯光在水中闪耀。他想说什么，但他的喉咙又象肿了似的。他用两个指头在阿兹拉的脸蛋上抚摩着。几个小水珠汇成了一个大水珠挂在她的下巴颏上。他扭过脸笑起来。

“你看到过港口吗？”

“没有……”

“船上的灯光在海里就象这样的随波荡漾。”

阿兹拉转过脸去看着暗处。

“我想参加海军。”

“是吗？”

“嗯。轮船如此壮观，象一座城市，里面有住家、有商店、有食堂、有运动场、有夜间在水中闪烁的灯光。”

“是吗？”她睁大眼睛说，“这些我都听说过。我想到海上去旅行。”

“我参加海军时，你也一起去。”

“哦，哦，好……”她趴到了桌子上。

“去吗？”

她默默地擦着指甲。

“去吗，阿兹拉？”

“你能参加吗？”她慢吞吞地问道。

“我努力。”

这时，罗山阿加出现在走廊里，但他没有往花园看，而朝另一个方向去了。

“今天，罗山阿加生气了。”阿兹拉说。

“为什么？”

“由于巴尔维兹的婚事。”

“怎么？”

“大家都认为巴尔维兹应该同贾米拉结婚，但是他不干。”

“为什么不干？”

“他不回答这个问题。”

夜幕降临了，合欢树的叶子已合起来了。马路上一辆牛车在吱哟吱哟地走着，两个贾特人① 一边赶牛一边慢慢地谈话。草

① 印度教徒的一个种姓，以务农为业。

地上吹着柔和的热风。纳伊姆在桌子上张开了五指。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事有可能吗，阿兹拉……我问，那有可能吗？”他断断续续地用日常的无感情的声音说。

“你什么时候到罗山普尔去？”

“你过去曾问过。老问这个干吗？”

“你要去见你的父母。”

纳伊姆脸上煞白。他觉得两腿发软。他慢腾腾地把手放在草上坐了下来。

“但是，姨妈告诉我——你不能在官方机构供职。”阿兹拉说。她看着纳伊姆放在草上显得苍白的手指。他象盘腿而坐的精美的白色石像一样的美丽。

她站起来，什么也没说朝走廊走去。

纳伊姆从大门出来时，门卫上前跟他说了什么，他什么也没回答。他的胃里犹如落进了一个象拳头一样大小的沉重的、不是味儿的东西。他在马路上走了几步以后，忽然怒气象缭绕的炊烟一样涌上了他的心头。他跳过小沟，从树篱里探出脸来叫喊道：“但你妈——她是个坏女人，你姨妈——也是个坏女人。”

门卫来到旁边又说了什么。

“去！”他瞪着眼睛吼道，在马路上跑起来。

五

几天后，纳伊姆启程前往罗山普尔。除了在拉尼科特的前

一站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以外，火车的旅行还是比较顺利的。

火车从阿里普尔启动时，纳伊姆嫌闷热站到了车厢门口。月台上，一个老人在拼命追赶火车。他肩头的小棍上挂着的小包裹摆来摆去，他的脸象普通农民的脸一样，由于长期在热风下干活象烧焦似的。纳伊姆想抓住他的手拉他一把，但火车开快了。后来，在"压死了——压着"的喊叫声中，他跳起来抓住旁边头等车厢车门的把手，象普通农民一样两腿一登上了火车。

当他在车门内擦鞋棕垫上站稳后，他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四周。几张生气的面孔伸着脖子瞪着他。

"如果压死了咋办？"纳伊姆怒冲冲地嚷道。

老人忽然张开没牙的嘴巴纯朴而羞涩地笑起来，"我的老伴在车里。"

"傻瓜！"

他没吭声，用小棍敲了敲车厢的门，又紧了紧小包裹的结子。门开了，露出了一个白人的面孔和赤裸裸的身体。英国人眼睛睡得红红的。车厢里很阴暗。

"干什么，来干吗？"英国人瞪着眼睛吼道。

农民还是那样纯朴地笑着回答说："我在下边坐一坐。下一站我就下车。我的老伴在车里。"他坦然地坐到门里面扎起包裹来。

"下去，啊？听见了没有？"他用脚把老人往车下推。

"车开着呢，先生；我到哪儿去？"

"啊？不走？啊？"他一脚把农民的包裹踢到车外，包裹里的小米和粗糖撒了满地。"滚！"

"呀——我的小米。"老人张大了嘴巴。他突然怒冲冲地站

起来，用小棍打英国人的双腿。“打死我吧，把我扔出去吧，我的小米——粗糖，你算老几，连你老子我也敢惹。英国人，猪猡。现在我给我闺女带什么去？啊？”由于喊叫，口水流到了他的胡子上。英国人把棍子夺下来扔到车下，用穿着大长筒靴的脚在老人的脸上和胸口乱踢。

“给自己的闺女带头猪去吧。”他用英语说。他破口大骂，两脚猛踢。他的一只长筒靴的后跟都踢掉了。农民垂下了头，闭上了眼睛。但是他的胳膊仍紧紧地抱着把手。烧焦了似的脸上流着血，他的胡子沾满了鲜血、汗水和口水。

在拉尼科特车站上，当两个英国巡官把老人同把手分开时，他象装麦子的麻包一样倒到了地上，死去了。

巡官敲了敲车门。英国人从窗户里探出脸来，他回答了警察的一些问话，两个巡官敏捷地向他行了军礼，然后说：“但是，你被拘留了。”

“呸！”英国人摸着脸颊说，并关上了窗户。巡官抓住车门两边的把手站到了擦鞋棕垫上。

“他被逮捕了——但是老头子死了。”人群中有人说道。

“怎么回事？”一个戴金边眼镜、额头宽大的人问道。

“他要出庭受审。”纳伊姆愤慨地说。

“会的，会的。”那个人说，“这些人都是大法律家。但是，陪审委员团里有谁？你有叔叔在陪审委员团里吗？”他转过身想走，但又转过来站到纳伊姆跟前，“后生，我告诉你，这头猪今夜就会回去同老婆睡觉。我一生中见过五十多起类似的事件。对于这样的案件，陪审委员团是白人。全是白人。”

他讲话很快。纳伊姆听起来感到不舒服。纳伊姆在往月台外面走时，转脸看了看。一位丑陋的老农妇在抱着尸首痛哭。

纳伊姆骑着一匹瘦弱的黑马踏上了十四柯斯的征途。村里一个来接他的下等人与他同行。小路两边长着许多李子树和自发的灌木。他的向导不停地说话:

"今年,乔德里[1]尼亚兹·贝格自己种庄稼。收成很好。他给了我三满[2],还买了这匹母马。这是良种牲口。"他用手在马背上拍了一下,马文风不动。"但是这匹马原是贾特纳格尔村的织布工的。他们伤了它的元气。缺德的下等人。兄弟,虐待牲口就是虐待自己的生命。乔德里尼亚兹·贝格走后土地荒芜了。这狗真讨厌,滚蛋。放心吧,我们不在你们村庄停留。滚远点儿。眼下缺水,种不了水稻,但是……"

天快黑了。他们模模糊糊地看到了罗山普尔的树木。"别怕狗。狂叫是它们的老习惯。它们认出我们来就不做声了。尼亚兹·贝格来了……"

尼亚兹·贝格躺在一棵大橡胶树下。一看到他们就站了起来,挥着胳膊跑来了。手里的细手杖扔到了一边,紧紧抱住了纳伊姆。他先亲亲儿子的胸脯,又捏捏儿子的脸蛋,嘴里嘟嘟囔囔。一边喃喃自语,一边亲纳伊姆的前额、脸颊和耳朵。这期间,他从喉咙里发出异常高兴的声音。纳伊姆感到他的胡子很不整齐,身上有汗和青饲料的气味。

然后,他离开纳伊姆冲着他的同伴:"怎么这么晚?走路磨蹭了吧?要不就是谈天说地了。健谈的梅拉西[3]。我很了解你们下等人。"他挥动着手指说,并牵着马缰绳往前走。梅拉西在

---

① 对土地具有者的称呼。

② 一满约等于四十公斤。

③ 一个低级种姓,以唱歌、奏乐为业。

他前面比比划划表白自己无辜。但是，他什么也听不进去。他在纳伊姆的腰上捅了一下："看到了吧，他说些什么话？我很了解下等种姓，我很了解。你表里不一，口是心非。以后收庄稼时你再来，我给你蚂蚁屎，整整三满。"他挥了挥拳头，假装生气的样子一跳一蹦地走着。

家的外面，两个女人在放声大哭。尼亚兹·贝格气愤地对她们说："看见了吧。我不是说过别派这个健谈的梅拉西去嘛。躲开！"

他跳上马，绕着两个女人转了一圈，然后跳下来，用手杖在马身上乱打。"织布工，下等人什么也没喂你，是吗？走起路来象蜘蛛一样。下等人的……"马张开四条腿默默地站着。

老妇人一边哭一边搂着纳伊姆，亲他的全身。她的头上散发出酥油味。她不住口地说："我的乖乖——我的宝贝。"另一个稍年轻的女人站在旁边用手抚摩着纳伊姆的脑袋。老妇人边抚摩边上下打量，边哭边唠叨。纳伊姆不明白她嘟囔些什么。两条狗来到他们跟前打起架来。尼亚兹·贝格松开马，边跑边骂，把狗赶出老远。四邻的男人和妇女端着油灯或者打着灯笼走了出来。尼亚兹·贝格拉着纳伊姆往里面走。

"别管她们。她们是蠢女人。死了老子啦，哭？"

胡同尽头，一个锡克教的小伙子高声问道："叔叔，你儿子回来了？"

"对，对，回来了。"他急忙把纳伊姆从没有门板的大门拉进去，"他们是没受过教育的顽童。你不必同他们交朋友。"

牲口栏里两头母牛躺着反刍。两头公牛在吃饲料。

"这是我今年三月买的。"尼亚兹·贝格用干枯而结实的手轻轻地拍打着一头公牛的脊背，"四满粮食买的。上个集市得到

了契据。是良种牲口，是吗，乔德里[1]？”

“是的，乔德里。”梅拉西回答说，“二十柯斯以内没有比得上它的。贾特纳格尔村的乔德里的牛拼死一天也只不过能耕一块地。这个宝贝却太阳还不到头顶就耕了一块半地。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乔德里。”

“对，一点儿也不错。”尼亚兹·贝格自豪地说。然后，他对两个女人说：“嗨嗨，蠢娘儿们，住嘴吧，你们米饭还没端上来呢。来，乔德里坐下，吃米饭……”

他亲热地拍着梅拉西的肩膀。

他们坐下来吃饭时，纳伊姆的妈妈跑去搬来了凳子，一定要纳伊姆坐在上面。

“坐吧，坐吧……这凳子是我自己做的。”他爸爸说。

老妇人在一大盘白米饭上撒上了粗糖，倒上了热奶油，奶油渗到糖和米饭里去了。她小心翼翼地端起盘子放到房间当中。家里的三个男人坐在米饭周围，吃起来。纳伊姆坐在凳子上弯腰吃了两三口，觉得别扭，一生气把它扔到后面去了。

“用不着这个。”

他感到特别饿。狼吞虎咽地吃了半盘子米饭。盘子里，他吃光的地方慢慢同他爸爸和小男孩吃光的地方汇合了。纳伊姆罢手了。他妈妈非常小心地用衣襟给他擦手。然后，她用扇柄刺小男孩的脖子。

“少吃点儿，要不又得老跑茅房。”小男孩默默地站起来到外面去了。

---

① 梅拉西是下等人，本来不能称为乔德里，此处只是为使其高兴才这样称呼。

“这是谁？”

“他是老妇人的侄子。他的父母得了霍乱死了。”

“这是你舅舅的儿子。”老妇人说，“他缺德的小老婆捉弄这个孩子。”

“别瞎说，蠢货。她过去是二十个村中最漂亮的女人。”尼亚兹·贝格停住手沉思一下，想着想着笑了，又低头吃起来。他老婆把所有米饭都聚积到他面前，然后控了控奶油罐，用手指抹了抹，统统倒到米饭上，把盘子递到他手里。他贪婪地又吃起来。

挂在墙上的灯笼的亮光在燃烧的干牛粪饼的烟雾里显得更加昏暗。尼亚兹·贝格的眼圈几乎占去了半个脸。颧骨黑黑的，脸颊有点儿陷进去，腮骨结实而突起。他象一头饥饿的老牛，脸上所有的骨头和肌肉都在动着。他的眼里犹有余悸，相貌可能过去挺俊俏 。纳伊姆想到自己很象爸爸禁不住打了个寒颤。

“那个女巫是哭给你看的。”老妇人用扇子戳尼亚兹·贝格的肩膀。

“是吗？”

“她——今夜就会玩弄巫术。”

“别胡说八道。”他一个劲儿低头吃米饭。

“刚才哭的那个妇女是谁？”纳伊姆问道。

“是他小老婆。”他妈妈说，“你不必到她家去，她是妖巫。”

当米饭只剩下一点儿的时候，尼亚兹·贝格把盘子移到老婆面前，用手指捋捋胡子，抹抹头发。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纳伊姆问道。

尼亚兹·贝格直瞪瞪地望着他，“去年六月。”

尽管夜里很热，院子里蚊子很多，但纳伊姆仍睡得很香。

他起来时，天已大亮。家里闹架了。院子里两个女人站在各自的门口吵嘴，伸着胳膊指指划划，声嘶力竭地叫嚷着。

纳伊姆从小床上下来时，母牛撒起尿来，他跳着躲开，想不到踩到了牛尿上，牛尿没到了踝子骨，从那儿跳过来又踩到了一坑牛尿里，一直湿到膝盖。他心里骂着站到手力唧筒的下面，小男孩跑来压手力唧筒。

两个女人吵吵嚷嚷：

“前天‘我’做饭给他吃了，今天你倒缠住他了，疯狗。”老妇人说。

“上个月我做饭给他吃，后来我到娘家去了，你没沾我的光！”

“你的情人死了，你一定要去。难道他吃饱喝足了到你妈那儿睡觉去？”

“住口，女鬼。我的东西不是白来的。你年轻的儿子昨天回来了。今夜……今夜你……嗯？”

“不要脸，缺德。他回来还不到九个月，你就抱了个孩子到外面扔掉了。但愿真主宽恕。”

“混蛋。要不看在你白头发的分上，我才不怕你的儿子呢。”小婆子故意甩掉头巾向老头子摇晃着黑头发。

刚才，尼亚兹·贝格哭丧着脸从小老婆的房间里出来，站在两个女人的中间。他看了看周围，怒冲冲地嚷道：

“住口，蠢货。我把你们俩赶出去，揍你们俩，打你们俩，把你们俩……”他的胡子左右摇摆着，两只胳膊在空中挥舞着，他迅速地旋转着，远远看上去，好象他在跳农村的舞蹈。

“别狂吠了，母狗。我给你们俩买两条公狗，给你们俩买两头骚驴，给你们俩买两头骚猪。行了吗？”他象跳舞似地用胳膊

在两个女人中间劈了一下，但是特别小心，以防她们中有人靠近他。他在空中挥舞双手，伸长脖子威胁道："我把你们活埋了，懂吗？给你们俩买两头骚猪！"

但是当两个女人拿着火钳气势汹汹往前走，并打起来的时候，他羞愧地笑着朝纳伊姆走来："你出去吧。她们都是粗鲁无知的女人。我要把她们生吃了。"他把纳伊姆往门口推。

门外两条狗在玩耍。一头牛犊在自由自在地反刍。一只乌鸦停在牛犊的头上啄着，两只叽叽喳喳的小鸟在牛犊的屎上扒着。夜间的那个锡克教的小伙子穿着印花背心懒洋洋地站在狗的旁边打哈欠。前面肥料堆上一只母狗正在给几条小狗喂奶。锡克教的小伙子漫不经心地看着纳伊姆，不断地打着哈欠。

"你是乔德里尼亚兹·贝格的儿子？"他看着远处粗野地问道。

"嗯。"

锡克教徒揪起一条小狗的耳朵，提溜起来，转了几圈把它扔到水塘里去了。小狗噢噢地叫着爬到在水塘里洗澡的水牛背上。揪着牛尾巴游泳的孩子们模仿着狗的噢噢的叫声，往狗身上泼水。

"今天两个老太婆又打架了。"锡克教的小伙子爽朗地笑了。"天天打架。"

"为什么？"纳伊姆压住怒火问道。

"乔德里每周一家过三天。前三天一个女人做奶油点心和鸡给他吃，后三天到另一个女人那里。第七天乔德里到田里去睡。但是，当吃了这一个的而到另一个那里去时，就打架了。"

纳伊姆脖子上的汗毛直竖。锡克教的小伙子又开心地笑了。

"乔德里每天都说：'打她们——埋她们，'但是，至今他连手

也没举过。”

纳伊姆尽管十分愤怒，但想起爸爸的那个样子禁不住笑了。

“但是乔德里在狱中的那十二年她们相处得很好，象姊妹一样，在一个盘子里吃饭，而且没看过别的男人的大腿。”

纳伊姆在心里骂他。

“她们象贞洁的妇女一样等待着老头子。”锡克教徒又说，“而不是象婊子一样。”

他眯着眼睛往东看了片刻，走了。

“到哪儿去？”

“装麦子去。”

“我也去。”纳伊姆说。锡克教的小伙子毫不在意地走着。他们走到水塘的尽头往右拐弯。前面是辽阔的田野。左边是村庄的小土房。太阳已升起老高，热烘烘的耀眼的阳光照射着田野。庄稼已收割了，可以看到一些绿茸茸的草地。麦地里到处是麦茬和干硬的麦根。新收割的地里，成群的鸽子和其他鸟类在啄食。只有村子周围和水塘边有树木，大多是榭星树① 和芒果树，树荫里拴着牲口，小床上几个农民在睡觉。西面远处有一行茂密的树木，某些地里成熟的庄稼尚未收割。他们俩默默地走出了村庄。

“这哪儿是收获季节？”

“我们种得晚。前面有我们一些没有收的庄稼。”

“你叫什么名字？”

“塔库尔·莫汉德尔·辛格。”

他们走着走着来到了麦田旁边。这里的土地是湿润的，草

---

① 一种木质坚硬的树木，可做家具。

是嫩绿的。

"你打哪儿来?"莫汉德尔·辛格问道。

"从德里来。"

"住在那里?"

"不,我住在加尔各答。"

"加尔各答……"莫汉德尔·辛格止住步沉思了一下,他的脸上又露出了那种孩子气的笑容。"加尔各答在孟加拉,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哥哥在那儿呆过。"

"在那儿做什么?"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

纳伊姆思忖,他们是大文盲,他哥哥可能是小偷。

他们穿过一条干涸的排涝渠,渠底的沙子闪闪发光。

"你不问我的名字?"

"你是乔德里尼亚兹·贝格的儿子,我知道。"锡克教徒看着前方满有把握地说。他们过了排涝渠,来到了麦田边。金黄色的麦子在阳光下闪耀。风吹着麦穗沙沙作响。庄稼的那一边,传来几个农民干涩的谈话声。他们从庄稼上面看到一个大木杈时起时落。农民们在打麦子。纳伊姆摘下了一个挺好看的麦穗,在手心揉下了麦粒,放一粒在嘴里,其他都扔掉了。

"你不爱惜庄稼,你糟蹋了一穗麦子。你毕竟是从城市来的。"莫汉德尔·辛格气愤地说。

对面走来一个身体结实的、高个子的姑娘。头上顶着盛饼的小筐和盛乳清的罐子,漫不经心地走着。她想悄悄地走过去,但莫汉德尔·辛格挡住了去路。她皱了皱眉头笑了。

“从哪儿来？”

“给哥哥送饭去了……”

“我也饿了。”

“你妈死了？”姑娘佯嗔地说。

“你是你哥的妈？”他笑了。

“别胡扯。让我走。”

莫汉德尔·辛格把盛乳清的罐子从她头上夺下来。罐子空空的。

“你哥哥是个大肚子，把乳清喝得精光，”他用罐子打着姑娘的腹部说。她低着头，从他手里夺下了罐子。

“小筐不让你看。”她向后退着说。

“别说你，就是你妈也会让我看的。”他骂道，并把肩膀往姑娘的怀里撞。她用胸脯和手的力量把他推出老远。莫汉德尔·辛格咬着牙用劲把她推回来。他们俩脸上都冒了汗。风吹起了姑娘胸前的一片衣襟，露出了她那丰满的、麦色的大腿。

“到那儿去吧……”莫汉德尔·辛格用下巴颏指着未收割的庄稼地。

“不——猪猡。”姑娘用指甲掐他的肩膀，“让我走。”

但是，他把她推进庄稼地里，恬不知耻地笑着说：“进去，进去。”

“你哥哥坐在那儿，我喊他？”姑娘停下来说。

“他能怎么着？”

“打断你的骨头。”

“他找不着我们。”

这时，庄稼后面传来了一个农民的低沉而干燥的呼唤人的声音。莫汉德尔·辛格扫兴地看了看周围，骂着出来了。“明天

我要把你所有的乳清统统喝光……”

“明天我同哥哥到贾特纳格尔去。种庄稼时才回来。”姑娘耸了耸眉毛，羞答答地笑着下到排涝渠去了。莫汉德尔·辛格骂了一句十分难听的话，看着纳伊姆笑了笑。

“她是谁？”

“是个婊子。”

“不象是婊子……”

“象你妈？”莫汉德尔·辛格笑了。

“别胡扯淡……”

“那象什么？”

纳伊姆怒不可遏。“猪猡，是你妈。”

锡克教徒站住了。他眨了眨眼睛看着纳伊姆慢腾腾地使劲拔出插在腰间的细笛子。“别逞强，认识我吗？”

“认识。你只不过有一根笛子。”

“这你拿去。”他把笛子扔给纳伊姆，“现在我仍然能砸烂你的脑袋。”

“来吧……”

他们相视而立，沉默不语。气氛越来越紧张。隔了一会儿，莫汉德尔·辛格漫不经心地拔下几个麦穗，用手指搓着。一绺脏头发露在头巾外面耷拉在脖子上，胡茬上粘满了麦糠。

他把麦穗扔到了地上，宽大的脸上露出了一种特殊的笑容。“你昨天刚来，再喝几天乔德里老伴的奶吧，然后我们再较量。”

“胆小鬼……”纳伊姆扔掉了笛子。

“我不同你打。”莫汉德尔·辛格笑了笑，捡起笛子吹起来。

纳伊姆在他后面走着，看到他露在背心外面的肩膀已晒黑了，麦色的背上留下了背心的痕迹。

“你不穿衬衫？”纳伊姆问道。莫汉德尔·辛格转过头来看了看，继续吹着笛子。

他们走着走着往右拐弯。对面几个农民在酷热的阳光下弯腰打麦子。他们的身体黑得发亮。

几个月过去了。纳伊姆开始帮爸爸干点儿活。其余时间他睡觉。他吃得多睡得足。他的头脑很乱，无端的怒气每时每刻笼罩着他。他迈着沉重的步子惊骇地看到，自己发胖了，肚子变大了，下巴颏下面的肉多出来了。尽管爸爸常对他说，热天一般觉睡得多，这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他一想到自己快要完全变成懒汉和大肚汉就感到惶恐不安。

有时，在田间劳动时，他对爸爸说：“爸爸，你的商店干吗不开张？这活太累，我也要在商店工作。”

听了这话，尼亚兹·贝格脸色变得阴沉。这时，他唯一的表情就是眼睛里流露出害怕的神情。但很快他就恢复常态，埋头干活。“嗯，嗯……哪一天我们开张。但是种地也不赖。我们就是靠地吃饭。”

有时，纳伊姆也劝说老人：“经常打架可不好，有失尊严。对待女人要和气，别骂人。”

尼亚兹·贝格听了这话怒冲冲地嚷道：“你是来教训我的？你是我的种，懂吗？你的聪明自己留着吧，我的脑袋我够用了。”

晚上，他们坐下来吃饭。每星期，老人同他们在一起吃三天，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吃三天。第七天纳伊姆或者小男孩把尼亚兹·贝格的饭送到地里。只有家主作为客人的那三天，饭菜才做得特别好，显然其他几天都是粗茶淡饭。

阿亚兹·贝格来了几封信，但纳伊姆都没回信。有一天，当他同莫汉德尔·辛格赛马回来的时候，在水塘边碰到了阿亚

兹·贝格的私人秘书。他住在德里，是个干瘪脸、黑牙齿的文静的老头。他看到了纳伊姆脸上泛起了光辉，他在马旁边跑着。

"兄弟，我是来找你的。我刚才到你家去了。"

纳伊姆勒住马，"哦？"

"乔德里骂我，吓唬我，要把我打死。"

纳伊姆没做声。

"兄弟，你叔叔叫你去。他很烦恼。这期间，他六次到德里来。"

纳伊姆漫不经心地抚摩着马鬃。"叔叔身体怎么样？"

"身体倒好，但你不去，身体会变坏的。"

纳伊姆痴痴地捏着马鬃。太阳躲进了云里。他感到胸中有件又重又臭的东西往下游动。他问："大家都好吗？"

"大家都好，兄弟。塔库尔·德尔山·辛格去世了。罗山宫的巴尔维兹先生出国了……"他说。纳伊姆坐在马背上无动于衷地看着他那张不吸引人的摇晃着的面孔。他的头脑里立即出现了一个明确的想法："有何好处！……"

他忽然恼怒起来。"你走吧……"他用手指着后面嚷道，"我不去。"他用脚后跟敲了敲马肋骨。

他没走多远，听到后面传来尼亚兹·贝格的声音便停住了。尼亚兹·贝格骂不绝口，以他特有的姿态用一条腿做着舞蹈动作。"滚，杂种仆人。我的儿子不去。回去跟他说，他不是我爸的种。他是织布工①，你是织布工的仆人，因此你也是织布工，滚蛋……"

谦恭而文雅的私人秘书，起初呆呆地看着，后来想到自己的

---

① 织布工被认为是下等人，此处含轻蔑意。

耻辱一下子火起来，断断续续地说："你……你吃的不是他的土地？你的土地在哪儿？哪儿是你的土地？算账吧……"

纳伊姆冲着秘书策马急驰。秘书摔倒了。他爬起来猛跑。

"织布工——仆人。"尼亚兹·贝格叫嚷着追出很远。黄昏，村庄升起一缕缕炊烟。

六

播种季节十分繁忙。前几天，尼亚兹·贝格和纳伊姆付出了很大的劳动。他们仅有一对耕牛。虽然莫汉德尔·辛格多次提出借给他们一对牛，但父子俩知道，这对牛可能是偷来的。因此，他们满足于自己的两头牛。他们一共有十三英亩土地。八英亩土地现在播种，剩下的五英亩土地留着种秋庄稼。

夜还很深，尼亚兹·贝格起来往水烟袋里灌水，从炉灶里掏出夜间放进去的尚在燃烧的干牛粪饼，点着烟抽起来。老妇人和小男孩睡在地上。犄角是纳伊姆的小床。

"今天，这里是最后一夜……"他打着盹想，用手抚摩着妻子的松软的、干瘪的身体。女人在睡梦里翻了翻身。房间里有一股卧室里的特殊的气味，响着沉睡者的鼾声。院子里明朗清凉的月光从门里透进来，房间里未散去的牛粪饼的烟雾呈乳白色。尼亚兹·贝格坐在那里想着睡在隔壁的小老婆和明天晚上的情景，心里感到乐滋滋的。

他站起来走到犄角，用烟袋管捅了一下纳伊姆的脖子。"还睡呢？冬天快到了，还有那么多没种下去哪。"

纳伊姆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翻了个身又睡了。尼亚兹·贝格坐在小床上抽烟。水烟袋咕噜咕噜地响着，纳伊姆的觉被打搅了。

“我带着犁到橡胶树那块地去，你把种子带去。”他嘴里衔着烟袋管说。他走到老妇人旁边停了下来。抬起一只脚放在酣睡的老婆的肚子上轻轻地压，然后又把脚放在她的胸脯上、脖子上、腿上，他的脚心感到了老妇人的身上的热量。他在黑暗里笑着出来了。

“起来，农民的儿子不能象女孩子们一样睡懒觉……”他从门旁扛起犁说。他解开牛绳往地里走去。

卡迪克月[1]的月亮犹如站在对面，银白的月光洒在地上，晚秋的略有凉意的夜笼罩着四周。水塘边几条狗懒洋洋地朝他吠叫。睡在树下的农民抬头瞧了瞧，翻了翻身又睡了。

“这么早到哪儿去呀，乔德里？”一个农民用带有睡意的声音问道。

“播种去……”

“真主保佑……”

“真主保佑……”尼亚兹·贝格厌烦地重复道。

“你要让孩子劳动，住在城里变娇气了。”

尼亚兹·贝格对纳伊姆迟迟不来气得头发昏。但是，他一直牵着牛绳，抽着水烟袋走着。在寂静的月夜里牛的铃铛清脆地响着。

来到橡胶树下，他开始套牛。他进到地里，抓起一点儿土摸了一下。

---

① 印度历七月，相当于公历十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十五日。

“正合适。”他自言自语地说，并且高兴地绕着地转了一圈。地已经耙过，很平整。土壤柔软而湿润。土壤里的水份刚好，土不沾手，而手指能感到一点儿潮湿。

“水份够了，完全够了。”他一次又一次地把土放在手心攥着说。他去拍了拍手，问候问候它们，这已成了一些农民的习惯。月夜里，一个人影来到他跟前停下来。

“你在同谁说话呢？”他是个魁梧的锡克教的农民。

“土壤里水份足够了。”尼亚兹·贝格跑去抓了一把土高兴地拿回来给他看。锡克教的农民用手指捏了捏土扔掉了。

“水份足够了。”锡克教徒重复说。

“你到哪儿去？”

“灌水……”

“灌水？现在？”

“轮到我了。”

“哟……，那你什么时候种啊？”

“刚得到水。”锡克教徒又遗憾地说。

“噢噢噢……你现在灌水，马格月[1]再种，啊？”

“嗯……”

“你应当早点儿。你老是晚。去年你六月才把庄稼弄回家，记得吗？”

“是天意……”

“你不应该懒。”

“你以为我整天在同老婆睡觉？我只有一个老婆。”锡克教徒以农民的憨直的声音笑了笑。

---

① 印度历十月，相当于公历一月十五日至二月十五日。

他走后，尼亚兹·贝格恼火地四处看看，然后朝家跑去。纳伊姆还在睡觉。尼亚兹·贝格大声叫他：

"我一成人，我爸爸就不让我喝乳清了①，怕我们睡懒了……"纳伊姆从睡梦中拖着沉重的身体坐到小床边。"叫嚷什么，天亮还早着呢。"他有点儿不耐烦。晚饭吃多了，现在他的胃还不舒服。他闭着眼睛穿上裤子。

两人一起把盛麦种的麻袋放到马背上，出来了。纳伊姆在马旁边扶着麻袋在田间走着。尼亚兹·贝格在后面跟着，有时哼着不成调儿的歌曲。月色格外明朗，甚至连蚂蚁也能看见。后半夜的沉重的、潮湿的风吹到他的脸上，他走着走着打盹了。

橡胶树下一只豺狗仰脸站着凝视着牛。尼亚兹·贝格从远处看到了它。他立刻止住纳伊姆，轻手轻脚地转到后面，走近后，双膝往前挪动，又趴下来慢慢爬行。豺狗听到脚步声吓了一跳，跑掉了。尼亚兹·贝格骂了一声。

"拉卢的马着凉了，它很需要。"

"是豺狗吗？"纳伊姆问。

"嗯。它的肉是热性的。"

尼亚兹·贝格卸下麻袋立刻进到地里。"来，同我一起走……"在种第二趟时他喊道，"看着，这跟耕地不一样。你不要使劲压犁把。让耩子进到土里就行了。可以吗？试试看。把种子放在耩子里。这叫耧播。"

他把耩子交给纳伊姆，把装种子的背包系在纳伊姆的背上，一起走着。第三趟他走出了地，站在橡胶树下观看。

"欻欻欻……行子歪了。"他在那里嚷道。纳伊姆手忙脚乱，

---

① 乳清喝多了使人发困。

扶着耩子东倒西歪，低声咒骂跟在牛后面走着。

"哎呀呀……"他爸爸又嚷道，"瞎了？种子掉到外面去了。"

"你眼真尖。"纳伊姆嚷道，"月光下能看见种子。"

他十分小心谨慎地播着种，但他仍不时地受到责备。注意行子，种子就落到外面；留神种子，耩子就跑出来，顾此失彼。尽管很凉爽，但他却汗流浃背。

"拉一拉右边青牛的尾巴。下等人的牛往后缩。就是能吃，能吃三穆尔拉① ……"他爸爸嚷道。他置若罔闻，埋头干活。尼亚兹·贝格又嚷道："抽打青牛，抽打青牛……"他不耐烦地让牛停下来，从背上解下空背包，拿来扔到尼亚兹·贝格跟前。

"我第一天播种时，被用橡胶树枝打了一百四十下，爸爸打牛也没有打我那么多。"尼亚兹·贝格把背包装满系到纳伊姆的腰里说。

"你现在想报复？"

"干活去，别叫唤，天快亮了。"

"爷爷死的时候，你还小，我知道。"

"别盘问了，天快亮了。"

启明星迅速地闪烁。其他星星一个一个地消失了。天亮了，月亮发白了。太阳出来前，纳伊姆的身体并不那么疲乏，但由于尼亚兹·贝格絮絮叨叨，他的心情很不痛快。然而他终于学会了播种。他十分利落地播种了最后一块地。日上三竿，他解下牛，把牛拴在橡胶树上，端起盛乳清的罐子喝起来。今天轮到他的小妈送饭，她拿着乳清和薄饼来到田头。布单上放着两块小米薄饼。一块上涂着奶油，他爸爸拿起这块薄饼吃起来。没有

---

① 一穆尔拉等于三十平方码(一平方码等于0.836平方米)，此处形容牛吃得多。

奶油的那块薄饼是他的。他小妈坐着在给几个月的婴儿喂奶。她是个普通相貌的朴实的女人，她干枯的脸上长着白斑点，这是农民妇女的常见的皮肤病。

"种了三分之一了。"尼亚兹·贝格一边吃一边说。

"剩下的明天再种。"

"明天？明天？"他讥笑说，"加尔各答种到派根月[1]？今天傍晚以前要把它种完。听见了吗？明天——哈！哈哈——明天！"

"明天咋不行？"纳伊姆生气地说。

"今晚我们吃掉两赛尔[2]种子，明天打哪儿来？"

他们默默地吃着。他爸爸咀嚼的声音传得挺远。几个农民扶着犁从旁边经过。太阳已升高了，阳光越来越强烈。新种的种子上飞来一大群鸽子，尼亚兹·贝格叫骂着把它们轰跑了。

"给纳伊姆点儿奶油。"老婆对丈夫说。

"对，对，吃吧。今天你劳动了。"

纳伊姆吃完了自己的饼又吃起爸爸的饼来。

"我看待你象看待阿里一样。"小妈对他说。纳伊姆默默地吃完了饭，喝了一铜碗乳清。他用手抚摩着熟睡婴儿的脸蛋。尼亚兹·贝格把剩下的乳清一饮而尽，然后抽起烟来。

"抽烟吧。你还要干活呢。"

"我不抽。"纳伊姆躺到地上说，"我不播种了。"

尼亚兹·贝格斜着眼睛看了看他。他生气地在空中挥舞着胳膊咒骂起鸽子来。烟点着后，他站了起来。"因此，我们在播种的日子里吃不上奶油。"他自言自语地说，把背包系在腰上到

---

① 印度历十一月，相当于公历二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

② 一赛尔约等于两市斤。

地里去了。

阳光更强烈了。橡胶树下的地有点儿热，有点儿凉，还有点儿潮湿。纳伊姆喝了乳清，吃了小米饼后有点儿迷迷糊糊。

"你妈认为我是你的敌人。"小妈说道，"现在生了阿里，我还有什么缺陷？她说我玩弄巫术。"

纳伊姆用手在婴儿身上抚摩着。这是个健康的、麦色的婴儿，睡着的小嘴上发出奶味。"你们不应该打架。我对妈妈也说过。"他说。他抚摩着婴儿的象成熟的麦子一样金黄色的皮肤，觉得婴儿很可爱。他躺着把嘴巴伸向前去亲了亲婴儿。他第一次亲这个婴儿，也许第一次同这个陌生的、敌对的女人说话。

"今天我种了三块地。你要好好喂养阿里。等他长大，我们俩比赛耕地，爸爸坐在这里咒骂。"

婴儿动弹了一下，闭着眼睛啼哭。妈妈解开钮扣把奶水充足的、挺大的、麦色的乳房塞到他嘴里。"阿里是我的儿子，你也是我的儿子，你们俩是一个血缘。"

纳伊姆把婴儿的脚放在牙齿中间轻轻地咬了咬。女人第一次认真地看了看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哭起来了。

"我们象姊妹一样的在一起相处了十二年。我第一个丈夫死后，我爸爸把我送到这里来。我才来二十天，你爸爸就走了。我们住在同一个房子里，没见过任何别的男人的大腿。现在她成了我的敌人。"她絮叨了半天。纳伊姆躺着躺着睡着了。

尼亚兹·贝格播种到下午。太阳晒黑了他的皮肤，汗水浸湿了他的胡子和胸口的毛。他回来时，装种子的麻袋已经空了，然而还有两块地没种。他用疲倦的声音说：

"得借种子了，把牛牵回家去。"

领主的管家住在领主的宅院里。他是个胖乎乎的、脸色红润的中年人，戴着眼镜。一看便知他在村里的地位。父子俩洗完澡来到他跟前。他看到他们，老远就喊道：

“来吧，乔德里。过得怎么样，没借债？”

“嗯，没借债，没借债……”尼亚兹·贝格坐在他旁边的坐位上说，“可是现在不行了……”

“乔德里，我命可以借给你，但你可别借种子，一粒也不行，兄弟，我发誓……”

“别发誓，何苦呢。我可以为没种的一块地豁出老命。你知道，下等人……”他笑了。管家在他的背上用劲打了一下，并骂了一句。然后他们开始咬耳朵。

“得了，得了，一比十。别多要了。一比十行了。”尼亚兹·贝格说。

“我把你的胡子统统揪下来，记住，”管家笑道，“一比十二。”

“得了得了，一比十，一比十。”尼亚兹·贝格站了起来。

“一比十二，一比十二。”管家重复说，用手指着坐在下面的一个农民。

“真主保佑。”

“真主保佑。”

两人从管家的仓库里拿出了半袋麦子，放在马背上往回走。

“我们以后得还十袋？”纳伊姆扶着麻袋边走边问。

“五袋。这是半袋。”

“太多了。收庄稼时你干吗不留？”

“这次留挺多的。”他顿了一下说，“又多了一张嘴。”

“谁？”纳伊姆漫不经心地问道。他忽然气冲冲地说：“那我走吧？”

尼亚兹·贝格默默地低头走着。天越来越黑，他那稍微弯曲的、宽阔的身体和耷拉的肩膀使他看上去犹如一个年老的神。胡同里响着他那沉重的、稳健的脚步声。从没有门板的门前经过时，他们看到妇女和男人坐在炉灶周围吃饭。胡同里充斥了牛粪饼的浓烟，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擦眼睛。

尼亚兹·贝格抬起头来，他又开腔了，他的声音低沉、干涩、柔和、颤抖。

“不，你也这么大块头了，但你应该干活。”

冬天的一个晚上，莫汉德尔·辛格家里集聚了不少人。他们大多是村里的青年人，是他兄弟们的朋友。他们一伙一伙的坐着。每一伙的头头都是莫汉德尔·辛格的一个兄弟，他坐在朋友们中间吹牛，很恭敬地递上牛奶杯子。每个青年人来此以前都洗了澡，冲去田间的泥土，眼上涂上眼药粉①，头上抹上头油。他们都穿着自己最华丽的服装和上色的生皮的皮鞋。

锡克教徒的家在村外水塘边上。人们集聚在大厅里。那里放着几张小床，墙上挂着两盏灯笼。一些人坐在小床上，其他人都坐在铺在地上的席子上。房间里充满了烟雾、煤油味、笑声和说话声。莫汉德尔·辛格的大哥是今夜的主角。他穿着白色人造绸的衣服，敞着头。天气非常寒冷，但为了显示自己的服装，所有青年人都把围在身上的绒毯和毛毯取下来堆在角落里。他们喝生牛奶有点醉了，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麦地里都看不到膝盖了，莫汉德尔……”法吉尔·丁眨巴着没有眼睫毛的眼睛说，他是管家的心腹。

---

① 装饰眼睛用的药粉。

"嗬，你的庄稼还用说，管家和他的老婆在每棵麦苗上撒了尿。明天连你的大腿丫都看不见。"莫汉德尔·辛格说。他单独地走来走去。

乔根德尔·辛格为了照顾客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出去，但他喝了橡胶树的酒[1]略有醉意，不感到冷，他在大风里出出进进，单薄的衬衫摆来摆去。隔壁房间里堆着麦草，空地上铺了张席子，席子上放着酒壶，喝酒的农民坐在周围聊天。

"我的青牛即使病了也能连续拉六个小时的犁。"二哥克尔姆·辛格说。

"而且不费劲就能耕两穆尔拉地。"一个躺在麦草堆上的老头说。

"噢，驼背老头。你妈……"克尔姆·辛格把盛满酒的陶碗放到地上，"我自己拉犁也可以耕三穆尔拉地，织布工……"

坐在一起的三个人闲聊了好一会儿，他们不知为了何事把酒碗搁在地上，用干涩的声音笑起来。拍着粗糙的、骨节挺大的双手，笑得前俯后仰。酒和笑使他们黝黑的脸上暴起了青筋。克尔姆·辛格看到他们那副样子笑了，在老头的大腿上打了一巴掌说："看，驼背的织布工，他们的妈妈准跟人……"

老头怪声怪气地笑起来。酒撒了一点儿在他胸口的白毛上。乔根德尔·辛格来到门口。

"这个酒壶我半年多没拿出来了，为了今天我才拿出来。驼背，这酒是用比你爷爷的年纪还大的橡胶树酿成的。两口就够你饿了，少喝点儿……"他笑着走开了。

隔了一会儿，乔根德尔·辛格的妻子——一个丰满的少

---

[1] 用橡胶树的皮酿成的酒。

妇——从门前经过，她轻轻地惊叫了一声。老头的烟斗里几个火星被风吹到了麦草上，好几处起了火。少妇惊慌地呼叫她的丈夫，乔根德尔·辛格骂着跑来往麦草上泼了几桶水。

"所有兴致都给丈人[①]搅了。干吗把这个上帝的敌人带到这儿来。"他从老头手里夺下水烟袋说。

"哎呀，乔根德尔。烧就烧呗，有什么了不起。"克尔姆·辛格对哥哥说，"塔库尔·巴勒迪夫·辛格是我的客人，把水烟袋搁在这儿。"

乔根德尔看了看弟弟的醉脸，把水烟袋放下了。"那把门关上……"他瞪着眼说。

"先把湿麦草送给牲口吃，要不就会统统烂掉。"他的妻子克勒迪普·科尔说。

"狗崽子。他妈的，把所有兴致都搅了……"他插上门闩嚷道。

克勒迪普·科尔婚后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聚会，她没喝酒就醉了。她麻利地做好了饭，摇摆着肥大的屁股，挺着胸脯走来走去。尽管她身体结实，但她还一脸稚气，她具有锡克教妇女的漂亮的容貌。

纳伊姆从水塘边走进了他们家。

"在办喜事吗？"

"没有，裹头巾[②]哪。"莫汉德尔·辛格说。在全村，纳伊姆是他唯一的朋友。他们俩往大厅走去。坐在大厅里的人都是领主的佃农。纳伊姆尽管穷，但他却是自耕农的儿子，因此，大家

---

①、骂人话。

② 在头上裹上长长的头巾，表示一种荣誉。

都招呼他坐在自己身边。

“昨天你在赛马中赢了莫汉德尔，小伙子，你为乔德里争光了……”一个成年人说。

“乔德里也是个很勇敢的人。但是他的儿子更勇敢。织布工的那匹母马同哪匹公马交配的，乔德里？”另一个人问道。

“同管家的公马。”法吉尔·丁代替纳伊姆回答道。他把水烟袋递给纳伊姆：“抽烟吧……”

“我不抽烟……”纳伊姆把水烟袋推开说。

“那是匹无用的马——懒马。”后面一个细声细气的农民说。

“哪一匹？黑马？”法吉尔·丁睁圆没有睫毛的眼睛转过脸去问道。

“哼，黑马——黑马，我知道，它是管家的儿子裹头巾时弄来的。”细声细气的人解释说。

“喝酒吗？”莫汉德尔·辛格问。

“不喝……”

堆麦草房间里的人喝醉了橡胶树酿的酒来到外面，在院子里跳起了滑稽可笑的舞蹈。看到跳舞，坐在大厅里的几个舞蹈跳得好的小伙子在人们再三鼓动下站起来，来到院子里。他们商议了一下，站成了一排，跳起了一个农村的舞蹈。驼背老头手放在耳朵上唱起歌来。他用高昂的、生硬的、象石头一般沉重的声音唱着无意义的歌词，跳舞的人由排变换成圈，忽而急速旋转，忽而弯腰击掌，忽而跃起挥臂。这是个粗犷不雅、豪放不羁、十分欢快的舞蹈。

“什么叫裹头巾？”纳伊姆问莫汉德尔·辛格。

“哥哥挖墙窟① 了。”

---

① 小偷在墙上挖个洞钻到别人家里偷东西。

“嗯？”

“不懂？你不会明白。这是老虎的世界。”

“别胡说。你喝醉了。”

“我没醉，乔德里先生。我们当中只要谁没有挖别人的房子，那他就不能裹头巾。”

“头巾乔根德尔以前也裹过。”

“那是上帝的头巾。这是荣誉的头巾。你不明白头巾？这是勇敢和男子气概的头巾。”

纳伊姆笑道：“墙窟怎么挖？”

“夜里到阿里普尔去了。但是那些人醒了，猫崽子——”

“后来呢？”

“后来么，小小不言的打了一架，牵来了一头牛，揍了一个人。”莫汉德尔·辛格骂起来。

“这是做贼。”

“胆小鬼有自己的说法。”他忽地转动醉眼。“记住，你再多说一个字，我就揍你，我向上帝保证。”

纳伊姆默默地站着看跳舞。无声的舞蹈动作加上唱歌人的悲凉低沉的声音使凄清的月光更加神秘。

跳完舞，他们开始吃饭。吃的是油炸的、里面包着粗糖与酥油的甜食和烧饼。农民小伙子们坐在地上用手指捏着甜食吃起来，酥油在他们的胡子上流着。从几个人的嘴里同时发出咬油炸甜食的“咯吱咯吱”的响声。

“他们到收割一直吃麦子。他们是勤劳的小伙子。”有人说。

克勒迪普·科尔多次来到门口把盛满牛奶的铜碗递给乔根德尔·辛格。她红润的脸蛋上流着汗珠。

饭后，人们在乔根德尔·辛格的头上裹上了一条挺大的红

绸子头巾。大家挨个起来伸出双手同他握手，并说："祝贺头领乔根德尔·辛格。"

农民们没有那么多话好说。他们愚昧无知、憨直寡欲、兴趣狭窄。他们的生活大多体现在动作与行动上。他们意识不到即使心满意足也还需要交谈。因此，跳舞、吃饭、祝贺之后，他们开始抽烟，而且出现长时间的沉默。这时，他们站起来告辞，不一会儿，大厅里仅剩下家里人。克勒迪普·科尔和她的婆婆坐在外面的炉灶旁边打盹。

第三天，村里来了警察。他们抓起了乔根德尔·辛格、克尔姆·辛格和胡舒纳特·辛格，把评理会的人叫来，调查证据。他们扒去兄弟仨的衣服，用棍棒在背上猛打，谩骂评理会的人，但没得到任何证据。

尼亚兹·贝格家里，两个女人正在阳光下干活。一个在纺纱，一个在缝棉被。小男孩在给水牛洗澡。当他洗完后怯生生的来到她们旁边坐着的时候，大婆子说：

"把小水牛也洗洗。它也是你姑妈的。"

小婆子从纺车上抬起目光，温柔而喜爱地看了看他。小男孩又去给小水牛洗澡。这头水牛并不小，只因为它是小婆子的，所以称它为小水牛。早晨太阳软弱而且寒冷。由于寒冷，人、飞禽和走兽都出来晒太阳，处处生机勃勃。

尼亚兹·贝格进到家里，什么话也没说就到堆麦草的房间去了。他的脸上流露出害怕的神情，而且他比往常回来得早。两个女人放下活跟在他后面。

"去吧——谁问都别告诉。"他把脸埋在麦草里。"去吧。把门关上。"他的颧骨显得十分突出，眼睛吓得发直。

小男孩跑了进来。"警察来了。"

两个女人急忙关上门，在门前摆张小床，在小床上铺上被子。两人默默地坐在院子里等着。他们家的所有活都停下来了。院子里鸡在快乐地啄食。

纳伊姆从田间回来时看到莫汉德尔·辛格在庄稼的掩护下跳来跳去。纳伊姆走出庄稼地时，看到莫汉德尔·辛格在同一头水牛搏斗。他笑了。

“今天没有碰到小妞？”

莫汉德尔·辛格继续搏斗。他手里拿块砖头同这个身高体大的可怕的动物较量。

“砖头打不死它。”纳伊姆说。

“别说话，猪猡。”他咬牙切齿同牛纠缠在一起。他多次搂住牛脖子想扒开牛的嘴巴，但是身体笨重、力气很大的动物猛一摇动就把他甩出老远。他站起来又抓住它。他那黝黑的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鼓了起来，脸上布满野兽的野蛮。水沟被他跳来跳去堵死了，水没有流向田间而在那里泛滥。

莫汉德尔·辛格的努力终于成功了。他扳开水牛的嘴巴，用砖头猛一击砸掉了半个牛牙。他一跃跳到了远处。

“你疯了？”

“你爸爸朝这儿来了。”莫汉德尔·辛格指着村子说。

“谁？”

他不停地骂些粗话。“我从一窑砖里才找到这块砖。比铁还坚硬。”他把砖头扔到了庄稼地里。

这时，从庄稼后面出来了警察。他们手里拿着棍棒。他们一来就解开牛，用棍棒打、驱赶着莫汉德尔·辛格和纳伊姆。

锡克教徒的所有牲口都被赶在水塘边。兄弟三人在趴着挨鞋底打。看到他们来，一个农民从警官旁边站起来跑了过去。

“这是我的水牛，我的水牛。就是这一头。就是他们打了我的佣人。这是我的水牛。凶手，贼，锡克教徒……”

莫汉德尔·辛格跑到水牛旁边站着。“小心点儿，我揪掉你妈的舌头。你看——这是你缺齿的妈，我包斯月①从集市上买的。你的水牛缺齿吗？”他扒开水牛的嘴巴让大家看水牛断了的牙齿。

“这显然是胡闹。”农民嚷道，“如果现在把它放了，它会一直往我住宅去。现在……”

“这是我的秃尾巴牛。”莫汉德尔·辛格把断了尾巴的牛的一点儿尾巴往空中举起让大家看。然后，他跑去介绍所有牲口的特点：“这是我的独眼牛，这是我的喂奶的黑马，这是我的母牛大肚子，这是我的母牛犊……”

当他从警官旁边经过时，警官抡起警棍猛打莫汉德尔·辛格两肩中间的地方。

“把他按倒——”

警察扒下他的衣服迫使他趴下，用棍棒打他。其他兄弟或者沉默或者慢慢地呻吟，而他却大声呼叫。警察每打几分钟就停下来追问。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咒骂。

“用烟熏他……”警官吼道。

他们把他两脚捆起来倒吊在树枝上，用火烧红辣椒放在他的鼻子旁边。

“我说，放开我。”他害怕地嚷道。他们把烟移开时，他打起喷嚏。打完喷嚏，不吭声了。警官再三追问，还是吊在那里默不做声。突然他把嘴附在警官的耳边嚷道：

---

① 印度历九月，相当于公历十二月十五日至一月十五日。

“我不知道你妈给谁带走了……”

几个站着看热闹的农民小伙子笑起来。警察又用烟熏他。他不断地打喷嚏，并象孩子一样大声地哭起来。

“放下我，我说。”他重复道。当把他放下来时，他从鼻孔里出了出气，清了清喉咙哭着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看热闹的小伙子们又笑起来。“喝点儿酒吧。烟熏算不了啥。”一个人说。莫汉德尔·辛格转过身去骂他。

警察又用烟熏他，他嚷着嚷着昏过去了。傍晚，警察没有得到任何证据回去了。

夜里，一些人到锡克教徒的住宅来问候他们。克尔姆·辛格的朋友们用蘸了油的绷带给他包扎背上的伤口。其余的人坐在周围抽烟和聊天。克勒迪普·科尔在大厅的角落里燃烧的干牛粪饼上加热油和丁香。

“哎，象个女人。”乔根德尔·辛格走进来，坐到妻子旁边冲着克尔姆·辛格说，“我们没有挨打？你就象产妇一样伸着腿躺着。”

一个农民把在烧开的油里蘸过的棉绷带放在克尔姆·辛格的背上，他感到烫得慌，把绷带扯下来摔到墙上。“妈的，我不让扎了。”他坐起来呻吟。

“哎，象个女人。”乔根德尔重复说。

“猪猡……”克尔姆·辛格咬着牙。几个农民笑了。

一个身材细挑的农民走进来，靠墙站着。他脸挺黑，脸型偏长，身上只有短裤和背心，膝盖下面沾满了泥巴。乔根德尔·辛格惊异地看着他。“上帝的胜利。拉姆·辛格你怎么来了？”

拉姆·辛格没有回答，顺墙坐下来。乔根德尔·辛格来到他跟前，他们俩低声私语。乔根德尔·辛格陡然怒容满面，握紧拳头说："什么时候？"

"昨天，半夜。"拉姆·辛格说。莫汉德尔·辛格从纳伊姆身边，克尔姆·辛格从小床上下来走到他们跟前，慢慢地谈起来。大家脸色变得苍白，眼睛变红了。来问候的农民都拿起水烟袋走开了。

"今夜——就在今天——"乔根德尔·辛格站着骂道，用颤抖的手指整理了一下头巾出去了。

"什么事？"纳伊姆坐在那里问莫汉德尔·辛格。

"被杀死了。"

"谁？"

"我们的兄弟——堂房的。"

"为什么？"

"他正在浇水……"

"怎么了？"

"别再说了。我们今天要干掉他们。"

"怎么干法？"

"正象他们所做的。你不明白？"

"这很困难。是吗？"

"困难？"莫汉德尔·辛格用喝醉了酒的声音嚷道。他手摸着胸脯说："你去吗？我们常同朋友们去找他们报仇。胆小鬼。"

"别胡说。我同你们一起去。"纳伊姆说。他出来了。

今天轮到纳伊姆睡在庄稼地里看庄稼。榭星树上搭了个隐蔽的架子，他蜷曲双腿沉睡在被窝里，这时，一个猛烈的晃动使他坐了起来。一个人影站在下面用长矛尖刺他的肋骨。

“干吗？”他问。

“我们走了……”

他下来了。

“你有家伙吗？”

“没有……”

“来吧，我们什么都有。”莫汉德尔·辛格用沉重的声音说。很浓的橡胶树的酒味钻入纳伊姆的鼻孔。天黑糊糊的，他们迈着大步同其他人汇合。他们是莫汉德尔·辛格的三个兄弟、克勒迪普·科尔和她的婆婆。男人们的身上穿着裤衩，他们擦了油的黝黑的身体在黑暗中发亮。女人们头上顶着篮子。

“带着女人去打架？”纳伊姆问道。但谁也没有理他。

他们默默地在绿油油的田野里往西走去。正值灌溉季节。后半夜的寒风送来一阵阵油、酒和湿土的混合的气味。新秀出来的麦穗里柔嫩的粒子已开始灌浆。他们来到了河堤上。四周黑魆魆的，只听到淙淙的流水声。

莫汉德尔·辛格在一个地方停了下来。“这里……”他用长矛尖捅了捅坏了的田埂，水没有流到田间而聚积在一个小坑里。“这里——！他正在灌水。”

“他们干吗截水？”纳伊姆问道。

“他们得不到水。”

“这毫无道理。”

“猪猡。他被一个小铁锹打死了。”

“别说了……”乔根德尔·辛格咬着牙低声嚷道。

他们站在河岸上。离河边不远的草地上有三个人裹着被子睡觉。锡克教徒兄弟仨同时揭开他们的被子扔到远处，长矛尖刺进了酣睡者的胸膛。莫汉德尔·辛格把长矛递给纳伊姆，跳

过去从妈妈的篮子里取出大刀，一刀一个把他们的脑袋砍了下来。他们没来得及喊叫就呜呼哀哉了。纳伊姆拿着长矛立在河边。他两眼发直，喉咙喘粗气。由于寒冷，他冻得全身颤抖。

男人们用剁饲料的斧子把死者剁成碎块，女人们把碎块装进篮子扔到河里让它流走。然后，他们点亮灯笼，把地上的血用铁锹铲掉。克勒迪普·科尔和她的婆婆非常麻利地用篮子把土扔到河里。他们把地填平后默默地往回走。纳伊姆感到嘴里有一股血腥味。他咳嗽一声吐了口唾沫。他觉得胃里沉甸甸的，犹如吃进了许多石头。

月末的淡淡的月亮从云彩里露出来。在朦胧的月光下，可以看见莫汉德尔·辛格的眼睛，由于酒的刺激和充血，他的眼睛变红了。他走着走着，伸出手去抚摸克勒迪普·科尔。她愠怒地咬着嘴唇。在昏暗的夜里，他们象影子一样走在嫩绿的庄稼中间。

到了一块饲料地，莫汉德尔·辛格停了下来。

“缺齿牛没有饲料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你打算干吗，嗯？”乔根德尔·辛格压着怒火说。

“我要割饲料……”

“傻瓜，想死？你头脑到哪儿去了？”

“让你妈象缺齿牛一样饿死？”莫汉德尔·辛格把长矛尖插在湿地里说。

“小声点儿，畜生。四周人们都在浇地呢。走吧……”

“你走吧。”莫汉德尔·辛格叫嚷道，“我带着饲料回去。”

为了使他不做声，大家赶快离开了。

“你到哪儿去？”莫汉德尔·辛格用长矛的木头柄抵着克勒迪普·科尔的肚子说。“现在不是同丈夫睡觉的时候——走，割

饲料去。”

乔根德尔·辛格走到田角停下来，在黑暗中看了妻子和弟弟几分钟，低声骂着走开了。

莫汉德尔·辛格取出头巾里裹着的镰刀从田中间割起青饲料来，象机器一样很快割了一大块地方。克勒迪普·科尔把饲料捆起来放到篮子里。潮湿的青饲料的气味在他们周围回旋。夜黑糊糊，冷森森。风几乎停止了。整个宇宙看上去就象一个大黑球似的。河里潺潺的流水声从远处传到他们耳朵里。田角出现了一个人影，莫汉德尔·辛格躺下了。

“躺下。”他低声说。克勒迪普·科尔躺下了。在昏暗中，莫汉德尔·辛格看得见她那隆起的胸脯。那是去浇水的农民的人影，他手里拿着铁锹默默地走过去了。

“从青饲料上面可以看到你的胸脯，你趴着吧。”莫汉德尔·辛格说，“万一被他妈的看到，那……”

“那就再干掉一个。”克勒迪普·科尔说，“你的长矛不是现成的嘛。”

“别胡说八道。到这儿来。”

她来到他身边坐下。“走吧，天快亮了。”莫汉德尔·辛格用手去摸她。

“畜生——”她在黑暗里嚷道。

“我累了。”他摊开胳膊在冰凉的饲料上打滚。

“我感到冷。”

“到这儿来……”

她同他并排躺着。

“现在还感到冷吗？”莫汉德尔·辛格紧紧地搂着她说：“说呀，现在还感到冷吗？”

“你没洗澡。”

“没有……”

“你头上有味。”

“杂种……”

“别使劲。”她从牙缝里嚷道，“我喘不过气来。”

他笑了。“我还可以使更大的劲。”

“猪猡。你不比我劲大……”

“我是最有劲的。”他笑了，搂着她在饲料上打滚。两人滚得很远。柔软的青饲料被他们压倒，又抬起头来。

“畜生。牛崽子。放开我。”她断断续续地说。

“我是最有劲的。”

“乔根德尔比你更有劲。”

“妈的，他比我更有劲？”

“他今天把他们都攮死了。”

“杂种……”他的手放松了。

“不对吗？”

“猪猡，他们是你爸爸，你伤心？”他的喉咙里憋着一口唾沫，他站了起来。

“这夜给你搅得不得安宁。”

他举起长矛戳一堆青饲料。矛头捅到了地里。克勒迪普·科尔理了理头发，打了发髻，拔出长矛递给他，拿起篮子跟在他后面走着。默默地走了一会以后，莫汉德尔·辛格高声唱起来。

“别人听到。”克勒迪普·科尔说。他继续唱。

他们进家时，启明星在墙头边闪烁。克勒迪普·科尔的婆婆拿着木桶去挤牛奶。

“这么晚才回来？”

“少给你儿子们吃点儿。他们象狗一样老缠着人。”她说。她径直地往小床走去。

七

收割开始了。罗山普尔每个人、每头牲口都很繁忙，只有小鸟还是那样悠闲自在地飞翔。炎热的阳光和火辣辣的热风使农民的皮肤变黑了。妇女们的小壶里酥油已经光了，而每个收庄稼的人都需要在薄饼上抹上四分之一赛尔的奶油。牲畜消瘦了，一根根肋骨都突了出来。由于干燥，妇女们的脸上和手上生了白斑，她们的头发非常蓬乱。孩子们的腿变细了，肚子变大了。这一切都是由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所导致的。

农民们尽管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眼睛和脸颊内陷，然而在华氏一百二十度[1]下干活仍然很快活，因为他们面前立着自己的饱满而成熟的庄稼。他们舞动镰刀、说东道西、打趣逗乐，割下一堆又一堆金灿灿的麦子。

收割的第三天，大多数田地已抢收一空，到处是麦垛子。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到田里来干活。遍地是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妇女和身体黝黑的男人。农民的眼里和手上显露出内心的喜悦，这些大老粗不善于哈哈大笑，他们的喜悦大多用动作和行动表露出来。

尼亚兹·贝格来到莫汉德尔·辛格的田边，身子仰到后面

---

① 等于摄氏四十九度。

的绳子上使牛停下，坐在车上说：

"我昨天也来了。"

莫汉德尔·辛格从田里走出来，手肘放在车把上站着，"喔，乔德里，什么事？"

"真主保佑。你的眼睛怎么红了？"

"汗流进去了。妈的，汗象水一样往下流。"他看了看天空。空中布满土色的阳光和污浊的尘土。天上鹞鹰伸出舌头飞翔，地上又热又闷。

"要下暴雨了……"他骂道，用镰刀柄刮去额头上的汗。"我来是有目的的。"尼亚兹·贝格说。他捋着胡子。然后松开胡子在牛背上敲着手指，抬头看着鹞鹰。

"哎，乔德里，什么事？"

"你有地方吗？"

"什么地方？"

"我们的粮食可能放不下。"

莫汉德尔·辛格用镰刀割下露在头巾外面的一绺头发，用手指搓了一会儿扔到了地上。

"不知道。这次我们自己的庄稼也很多。不知道。"

"我到管家那儿去了。他说给他一半粮食才让放。你是我儿子的朋友。你们的大厅很大……"

"放吧，放吧。冬天我睡到麦草上去……"莫汉德尔·辛格说。

"喔，喔。我儿子是你的朋友。"

"对。"

尼亚兹·贝格放松了绳子，又拉紧。"我去服刑时，给了你爸爸一头牛。你爸爸死了。牛也不知去向了。"他顿了顿，不好

意思地笑了笑，“我不是要把牛要回来。那不是我行善，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后来……”他用绳子抽打牛背。

“乔德里，它们不走了。”莫汉德尔·辛格笑了，“让它们喝点儿酒吧……”

尼亚兹·贝格气冲冲地乱打牛。

前一块田里响着鼓声，农民们按照收庄稼的乐曲舞动着镰刀。两个梅拉西打着赤膊，汗流浃背，站在田中间敲着大鼓。这是收庄稼的专门乐曲。它使人们热血沸腾，力量倍增，忘记世间一切，全神贯注地挥动镰刀。梅拉西闭着眼睛连敲两个小时，农民们按着鼓点子如痴如醉一股劲地挥动双手。这个乐曲三个短鼓点子，一个长鼓点子，专为挥动镰刀的。镰刀小小地挥动三次，第四次大挥动，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割下一把干枯脆弱的麦子，鼓点子又开始重复了。冬冬冬冬——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农民们蹲着向前移动，放下一把一把小麦。汗从他们的脑门、脖子和夹肢窝滴下来，渗入地里。饥渴而无力的土地吞食了他们的汗水，而把庄稼献给了他们。六个月以前这块土地曾是乌油油的，十分肥沃，哺育着嫩绿的麦苗。五个月以后，它又会变成乌油油的，十分肥沃。而现在农民的身体是黑的，土地是白而无力的，它把孩子哺育长大后交给了主人。

“滚开滚开滚开，猪猡——懒惰——喔，懒种，喔，拉拉拉……”他们说着牲口的语言互相鼓舞，冬冬冬冬——咔嚓咔嚓咔嚓咔嚓——镰刀在文明而勤劳的手里按照同一节奏在荡漾的小麦的根上舞动着。

太阳到了头顶时，从村里涌来穿着花花绿绿服装的人流。老年和青年妇女们头上顶着乳清罐子和酥油煎的小米饼陆陆续续地走出家门。她们有的单个儿，有的三三两两，分散到各块田

里。她们的薄衬衫被汗水粘在腰上、肚子上和乳房上，她们把头发盘成发髻，妩媚地走来，用贪婪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男人。他们来到自己的田里放下饭，把一小堆一小堆麦子集中起来。梅拉西用鼓槌擦着额头的汗，往凉快的树荫下走来。收庄稼的人带着酸痛的膝盖和瘪瘪的肚子站起来，狼吞虎咽地吃薄饼。

"你头上不抹油就活不下去。"莫汉德尔·辛格两腮塞满薄饼一边吃着一边对克勒迪普·科尔说。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照样吃那么多酥油。"

"你头上抹的是你妈的酥油？"他嚷道。

"住口，豺狼。"乔根德尔·辛格说，"大家都吃自己妈妈的酥油。互相别打架。"三个人笑了起来。他们各自喝了一满铜碗乳清，又去干活了。太阳西斜的时候，西边上来了乌云，迅速地布满了天空。农民们用忧虑的目光望着天空。他们的眼睛里现出恐慌的神色，全天的喜悦和平静消失了。他们赶着牛车从村里拉来所有的麻袋和油布，盖在割下来的麦子上，没盖完的麦子装在车上运回家。

"把这牛送到屠宰场去。今天它们不走了。"莫汉德尔·辛格赶着牛叫嚷道。

"不走？他妈的……"法吉尔·丁使劲拉了拉牛绳，他的牛鼓起了眼睛。他放松了绳子，牛向前闪了一下。又拉，又放松。牛的鼻孔呼扇着，须子在风里飘动着，肌肉一收缩，猛孤丁地跑了起来。

"阿拉拉拉拉哈……"法吉尔·丁来到莫汉德尔·辛格旁边时打起了号子。莫汉德尔·辛格也打起了同样的号子，放松了牛。他们的两辆车在土路上跑起来。没有宣布的赛跑开始了。

农村中这样的比赛家常便饭，人们很少认为这些比赛需要正式宣战。路两边反复响起“阿拉拉拉哈……”的号子声。双方在兴奋而气恼的情况下发出来的这个声音高昂而枯涩，象狼嚎似的。他们用小棍、绳子和麦秆抽打牛的肋骨。路上走着的农民停下来看他们，给他们让路。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们发出同样的声音鼓励他们。车子在坑坑洼洼的、石头子挺多的土路上颠簸着，发出吱哟吱哟的响声。车子过处尘土弥漫。车上双方的支持者扶着车把呐喊助威。

“下雨了，小子们还淘气。”一位老农一边迅速地闪开道，一边怒目而视。车子卡嗒卡嗒响着从他旁边过去，他从头到脚浑身是尘土。

到了水塘边，莫汉德尔·辛格停住车，转过身取下围在腰上的布。

“阿拉拉拉哈……上帝……”他怀着胜利和自豪的心情站到法吉尔·丁的路上跳起舞来。法吉尔·丁眯起没有睫毛的眼睛看了看他，生气地朝他啐了一口过去了。克勒迪普·科尔从里面出来，见到他羞答答地脸一红回去了。

他们一夜没合眼，在庄稼的周围转来转去。后半夜天晴了，而且很平静。暴雨悄悄地过去了。农民们为了迎接第二天的战斗，天亮前，都回家去休息片刻。清晨又一个灾难在等待着他们。

太阳刚露头，中午的热气就逼来了。伴随着早晨新鲜的微风，阳光洒在阁楼和褐色的广阔的田野上。在村子上空回旋了三天的尘土随着云和风的消失而消失。

空气就象山泉一样的清澈。五月末的蔚蓝的天空，饱餐的小鸟在自由自在地飞翔。阳光缓慢地进入胡同，牛的铃铛发出

响声。农民们牵着牛说说笑笑往田里走去。清脆的铃声和农民的说笑声象清晨的阳光一样充满生气。洁净新鲜的空气里飘着阿格[1]的“白絮”。一些孩子吵吵嚷嚷跟在它们后面跑。

人们到了水塘边，所有声音不约而同地停止了。只有孩子们的喧嚷声从远处传来。尼亚兹·贝格来到外边，又惊慌地钻到家里。他把脸埋到麦草堆里对女人说：

“关上门，锁上，锁在屋檐上。谁也别告诉，这里没有人，没有人。听到了吗？去吧……”汗水顺着他的黑脖子流下来渗进脏领子里。

纳伊姆来到外边。高大的榭星树下停着十几辆军用轻重卡车。三个英国巡官和两个英国军官在农民和牛群的一端走动。他们旁边，停着莫汉德尔·辛格的空牛车，车把朝天竖着。警察从四面八方把农民围到这儿来。

一个英国巡官用流利的乌尔都语，沉重而生硬的军人腔调对群众讲话：“保卫国家，保卫政府，人人有责，战争[2]行将毁灭你们的国家和政府。”

人群里异常安静。偶尔某头牛摇摇牛角，它的铃声短暂地打破寂静。巡官用手慢慢地摸着自己的黄脸，忽然又笔直地站着。

“为了打赢战争，我们需要青年。哪个政府青年多，哪个政府就会赢得战争。我们国家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他顿了顿挥着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每个青年每月将得到七块皇家银元。政府供给衣食。战争结束后，青年将回

---

① 一种植物，果实成熟后飘出白絮。

②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来……”“回来——”老人拉赫玛特讥笑道，“现在战争中不会再流血了，我们看热闹去，嗯？”

巡官气得嘴唇发抖。“我们不带老头去。青年报名——”

人群中响起蜂子似的嗡嗡声。有两个小伙子说起话来。

“哪儿打仗？”

“不知道。”

“是呀，哪儿打仗？”

站在前排的莫汉德尔·辛格对巡官说：“是呀，哪儿打仗？”嗡嗡声更大了。

“静静——”巡官挥了挥手，“战争在威胁着英国，威胁着英国。我的意思是为拯救你们的政府——英国政府需要你们。青年报名——”

“我们要去收庄稼——”人群中有人嚷道。

“收完庄稼再去。”

“庄稼现在还在外边呢。”莫汉德尔·辛格从前排说道。

巡官转脸看了一眼英国军人，坚决地说：“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全县都要去。报名吧。”

人群中发生了骚动。农民们挨蹭着自己的牛。各处响起了低声的议论：“我们吃什么？”“庄稼让豺狗拖走，嗯？”“我们不去。”“我们一年白辛苦？”

“看看，看看我们的手吧——”站在后面的一个农民伸出黝黑的、干燥的、破裂的手。站在周围的人们看着他那满是老趼的、干瘪的手，但是巡官却转过脸去看士兵。

个子高高的、脸盘瘦削的军官从衣袋里取出一叠纸，反过来正过去地看了看，递给了他的同事。然后，他快步走到停着的一辆车子上，为了保持平衡，他挥动一只胳膊结结巴巴地说：

“现在你们要用它来割庄稼，要在战场上割。”说完，他把刺刀在空中挥了挥。太阳照在钢刀上，光芒闪耀，牛惊恐地摇着角。他象艺术家一样把刺刀掷到车板上，刺刀扎进了木头里。

“命令士兵把青年抽出来。”他对巡官说。

士兵用上着刺刀的步枪驱赶着青年，用枪托和刺刀捅着农民的肋骨，把他们同牛分开，但是他们象孩子似的紧抱住牛脖子和牛角，低声骂着。纳伊姆默默地走到巡官跟前站着。

“写上我的名字。”他用英语说。

巡官惊异地看着他。“你受过教育？”

“我在加尔各答读完了高等剑桥。”

“现在去收庄稼？”

“嗯。”

“去吧。”巡官往纸上瞅了瞅。

“我上战场。”

巡官打手势叫他走，“上战场你不适合。去吧。”瘦脸的军官来到旁边站着。纳伊姆用不相信的目光看着他，强烈要求说：“我会骑马，会打枪，比他们都会打仗。”

“算了，征兵结束吧。”军官慢慢地说。

纳伊姆站在那里从人们的头上望了望西方。西方有在阳光下闪烁的田地，饱满的麦穗象醉汉似的在微风中摇曳。到处是一堆堆割下来的麦子，它们象巨大的死乌龟一样躺在寂静的田里，一匹黑马驹在麦堆中走动。天空中鹞鹰伸出舌头叫着，中午的热风在田野里、在场院上、在庄稼中、在等待着农民汗水的干枯的土地上吹着。纳伊姆自己的田地在他的背后。他扭过脸去看了看，又转过头来眯着眼睛瞧了瞧晃动拥挤、骂骂咧咧、汗流浃背、满身尘土的人群。两个小时的努力，仅仅招了两个死去爹妈

的年轻小伙子入伍。瘦脸的军官显然发怒了，他朝着纳伊姆说：

“我们不需要受过教育的人，需要农民。你最好留在这里或者——到教育机关去工作。”

“我不想到任何机关去工作。我是个农民。”纳伊姆说。

军官不耐烦地把他交给了巡官，自己走到了远处。一个印度的上等兵记下了他的名字、父亲的名字、宗教、职业、年龄、身高、特征，把表格塞到他手里，让他站到其他两个小伙子一起。

当夜，他们仨住在军车里。他们一直坐着聊到深夜。青年人的困倦压倒了他们，他们先后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夜间坐车出去的英国军官回来了。罗山阿加陪着他。罗山阿加从军车的前排坐位上下来走到宅院，站在那里吩咐人召集青年。他一招呼霎时间村里的所有青年、老人、孩子都集聚到宅院来了。他们用喜悦的、默默的、忠实的眼睛对许久没有见面的罗山阿加表示欢迎，进来后恭恭敬敬地站着。罗山阿加用厌烦而赞赏的目光扫了他们一眼，站到椅子上。他在简短的讲话中谈到了印度农民的勇敢、他们对英国政府的忠诚以及战争的恐怖等。这期间，军官们手叉在胸前悠然自得地站着。最后，罗山阿加表示自己担负起照顾去打仗者的家庭的责任。他用随便的，然而决定性的口吻命令报名参军。现在谁也不敢吭声。军人们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农民群众中出现了一个无声的骚动，然而他们却一个一个地从赤膊医生的前面经过。医生仅仅检查了几个人，而对其余人微微点头示意就把他们交给了负责注册的巡官。三个小时之内，他们招募了村里的大多数青年——共四十人参军。

一个士兵走到拉勒·丁跟前让他放下水烟袋。

“去——”拉勒·丁把水烟袋藏在胳膊里嚷道，“去，我不给。打我，杀我都行，但你别沾它。我用它砸烂你的脑袋。”

巡官用手势阻止了士兵，这样，一个水烟袋就随着青年人一起走了。大家被装在轻重卡车里。罗山阿加停了片刻仍坐着那辆军车回去了。村里的女人们看到自己的儿子、丈夫、未婚夫去打仗放声痛哭。老人们手搭凉棚凝视着肥沃而寂静的田地。

尼亚兹·贝格第二天早晨从堆麦草的房间里走出来。由于睡眠不足，双眼更加呆滞无神。

“纳伊姆走了？”他问道。坐在未生火的炉灶前面的大女人默默地看了看他，低下头拨弄着炉灰。她的眼睛发黄而且干枯。尼亚兹·贝格低着头走到墙跟前，踮起脚向邻家窥看。

“侯赛因走了？”

“嗯。”墙那边艾哈迈德·丁回答道。

“还有谁去了？”那边没有任何回答。

“你到庄稼地去吗？”他又踮起脚。那边静悄悄的。

他在院子中间两腿哆哆嗦嗦站了一会儿。两夜之间，他老多了。他在烟斗里放上烟丝和粗糖来到炉灶跟前。

“有火吗？”

“没有——”女人在等待着他发怒。

他默默地把烟斗放到地上，走到角落里拿起了镰刀和绳子。他弯着身体，有气无力地朝院子那边走去。他的妻子看到这个情景，很难过，感到可怕。“老头子还能活几天……”她想。

尼亚兹·贝格把绳子搭在肩上，用头巾裹着镰刀。他用颤抖的手指摆弄了好一会儿头巾、绳子和镰刀，双眉紧蹙。他弯腰拿起了纳伊姆的镰刀和绳子，把绳子放在坐在门里面的小男孩的肩上。“来——”他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小男孩抓住绳子跳了起来，高兴地说：“姑父，我会割麦子，

昨天我割了两穆尔拉麦子。”

在门旁，他看到母水牛鼓鼓的乳房停下来了。

“没挤奶？”他抚摩着母牛乳房的下端问道。母牛痛苦地嚎叫起来，几滴白色的稠奶滴到他的手掌上。小男孩胆怯地看着它。（在尼亚兹·贝格的家里这是很大的罪过。他对这个粗心大意火冒三丈。他常说：“折磨牲口，你们永远也不会舒坦。你们怀里的孩子将会死掉，你们的奶子将不断地滴着奶，母狗……”）小婆子停下手里的活，睁大眼睛看着他。

他把牛奶在挺脏的手掌心搓了搓擦到了头发上。

“母牛在淌奶。”他惆怅地说，然后出去了。小男孩对去收庄稼很高兴，跟在他后面跑着，不停地说着话。忽然，两天来一直默默坐着的大婆子痛哭起来。

阳光洒在田野和土房的阁楼上，胡同里传来稀疏的牛铃声。

八

拉合尔师费罗兹普尔旅第一二九俾路支克纳特斯·欧文公爵团在司令部停留了两个月。这期间，新兵经过了严格的训练。他们在醒着的十八个小时中十二个小时进行演习，学习列队行进、跑步和使用武器，六个小时吃饭、补衣服、擦皮鞋、擦钮扣①和聊天。

对于象树木、鸽子和田野的风一样自由的、按照自己的意志

① 军装上的钮扣一般是金黄色的，为了保持其亮度，军人们每天都要擦一擦。

行事的农民们来说，这有组织的、机械的行动很吃力。他们在田间和园圃里干的活比这重得多，可现在不是同牛马，而是同步枪、食品袋和弹药袋打交道。村里的巷子、角落由他们任意拐弯，而现在得按照口令向右转或向左转，令行禁止。这个限制性的劳动使他们的身体累垮了，敏捷的头脑变得迟钝了。

八月的第一天，纳伊姆操练回来。萨温月[①] 的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阿里普尔的阿卜杜拉坐在营房犄角缝什么东西。在整个排里他是纳伊姆的唯一的朋友。四名西旁遮普士兵在背靠背脱军装。这个营房里只有这六名士兵。

"打完靶你到哪儿去了？"纳伊姆问阿卜杜拉。

"我没闲逛，直接回家来了。"

"家——！"纳伊姆开心地重复了一句。他把卷起来的被褥用脚蹬到墙根，坐到上面闭上了眼睛。他十分疲倦。他摘下帽子擦去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拿在手中转了几圈把它扔到地上。然后，他睁开了眼睛。乌云越来越低。

"今天，也许你会开枪打人。"他一边解着鞋带一边说。

外面开始下雨了。另一个犄角里一个旁遮普士兵唱起了一首萨温月的歌曲。

"如果再这样做，你会被枪毙的。"纳伊姆又说。

阿卜杜拉默默地纫着针。

"有些人头上长着牛脑袋。"

"你疯了。"阿卜杜拉瞪着眼睛嚷道。

纳伊姆抿着嘴笑。他脱下军装，铺盖卷放在腋下趴下了。阿卜杜拉缝完了最后一针，揪断了线，认真地瞅着他说：

---

① 印度历四月，相当于公历七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

"去年的这时候，我钓到了一条鱼。好看极了……"

"后来怎么样？"

"我记得，我坐在阳光下晒了一整天，但是除了一只王八以外一无所获——傍晚，上来了乌云，下起了暴雨，一条鱼上钩了。很小，你看这手指——但是那么漂亮的鱼我至今还没有看到过。它身上有上千种颜色的斑点，这些斑点象宝石一样光彩夺目。我把它放在铜碗里端回家，放到水桶里。"

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四个旁遮普士兵光着身子站在外面洗澡。其他营房前面也都出现了赤裸的、麦色的、黝黑的身体在淋浴，在跳跃，在喧嚷。没有洗澡的人站在走廊里抽烟和聊天。乌云在费罗兹普尔兵营上空压得很低，房间里越来越暗。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纳伊姆问道。

"今天，我看到块石头，上面也有上千种颜色的斑点，跟那条鱼一模一样。我已好长时间没逮鱼了。我想抓住它。请你相信，我不是有意……"他停了一下，"但是，我以为它是条鱼，会跑掉。我就向它开了枪。我不是有意的。向真主保证，我没有任何想法。哎，不知怎么了，当时我象鬼迷心窍一样。"

外面雨下小了，营房里亮堂了一些。

"笑话！"纳伊姆耸了耸肩，"那条鱼怎么了？"

"谁把牛牵来拴在那里。也许被牛吃掉了。"

纳伊姆双手抱成拳在阿卜杜拉的肩头捶了一下，打得他全身一晃。

"所以我说有些人的头上长着牛脑袋。"

"别胡说八道。你从来没有抓过鱼。你不会理解。有些人还长着牛心呢。"他打开衣箱取出擦鞋用具，擦起鞋来。走廊外面雨停了，但是士兵们还在光着身子快乐地跑跑跳跳。他们的

身体劳动累瘦了，青筋鼓了出来。纳伊姆慢慢地哼起了他在罗山宫听到的小曲。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阿卜杜拉停住手说，“牛心完全跟人心一样。”

“怎么样？”

“它们什么都听得懂，还会哭呢。”纳伊姆一边哼着曲子一边笑着。

“你不信？你见到过牛吗？我从小就同牛打交道……”

他看到纳伊姆漫不经心地哼着曲子使劲地刷着刷子。

“我了解马。马什么都懂。”纳伊姆忽然说。

“对。马也懂，牛也懂。我告诉你，我的前妻去世时，拉塔①两天不吃草。它出生在我们家，我妻子一直喂它。当时，我到外面去，它跟着我出去。我在芒果树下头垂在两膝中间坐下，它舔我的脖子。随后，它坐在我旁边，把头放在我肩上喘粗气。隔了一会儿，我看了看它，它眼里流着泪。我摘下一个芒果给它，它不吃，摇了摇头。我吃了一半，它也尝了尝……”

第一次吃饭铃已经打过了，洗澡的人进来穿衣服。

“我了解马。”纳伊姆说。

“嗯。马、牛都通人性。”

纳伊姆站起来从衣箱里取出搪瓷缸和盘子，用帽子擦了擦。“走吧，到饭堂去吧，伙伴们。”一个旁遮普士兵敲着盘子和搪瓷缸对他们俩说。

“走——”

来到外面，阿卜杜拉望着上升的云彩和洗过的天空。

---

① 牛的名字。

“今天是吃芒果的日子。不知为什么他们不给我们芒果。”他说。

士兵们拿着餐具从四面八方涌向食堂。

吃完饭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又准备操练。

“兄弟，把我背包环扣上。”阿卜杜拉用双手把背包放在背上说。

“我告诉中士去。”

“什么？”

“你连自己的‘装具’都不会绑。”

阿卜杜拉骂道：“我要他的脑袋，猪猡。”

他绑好了“装具”，用疲倦的声音问：“战争什么时候开始，纳伊姆？”

“你想死得早点儿？”

“我受不了操练。操他姐姐的，那个地方也许有芒果，也许有芒果树，也许还有鱼。”

“那里还有死亡。”

“对，人总是要死的。操他姐姐的，这里只有枪、只有子弹、只有……象犯人一样被囚着。总有一天，我用枪崩了谁。”

“说什么？”纳伊姆突然问道。阿卜杜拉神色紧张地看着他笑起来。

来到外面，他触了触纳伊姆的胳膊肘。“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但我手里握着枪，情绪就来了，就想给谁放点儿血。所以，今天清晨，我开枪了。但是石头哪儿来血。”

“别发愁，很快就会有机会的。”纳伊姆说。

阿卜杜拉不自然地苦笑笑。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宣战了。五天后，费罗兹普尔旅得到了出发的命令。整个部队一片欢腾。他们擦皮鞋，擦枪，用苏打水擦军衣扣，头发上抹上油，眼睛里放上装饰眼睛用的眼药粉。上过学的人给家里写封长信，并且帮他人写信。这些天，他们一直在执行枯燥而繁重的任务，当真正的战争这个词传开的时候，他们惆怅的、厌烦的头脑，疲倦的肢体兴奋起来了。

他们在第六营房里作准备。

“你不给家里写封信？”纳伊姆问。

“不——”阿卜杜拉的手象机器一样扳动着枪栓。他在给枪上油，使其润滑。旁遮普士兵们在收拾行装。营房里只有扳动枪栓和拖衣箱的声音。朦胧的灯笼光下，大大小小的人影在墙上跳着舞蹈。外面天越来越黑。爆炸性的沉默笼罩着房间。他们六个人，每个人都感到，也许他们将放声大笑，也许突然互相攻击，也许……天知道，但是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因此，他们在默默地、急速地准备着。他们的心情很轻松。每个人都在想，他应该说点儿什么。但是由于结束了这么多天的苦闷和象尘土一样的单调的生活以及战争的恐惧，他们的舌头暂时僵硬了，头脑有点儿麻木。

“我不写信。”阿卜杜拉手停在枪上兴奋地说。

“为什么？”

“倘若我被打死了，信有什么用？我妻子跟前即使有我三百封信，也挡不了她改嫁。信无济于事。”

“在旁遮普如果有谁这样做，那我们的兄弟就会把她宰了。”一个旁遮普士兵说。

“旁遮普住着野人。”

说话的旁遮普士兵俯在被子上笑起来。

“我说什么来着，纳伊姆？”

“多难听的名字，拿义姆——”另一个旁遮普人喃喃地说。

“你在讲写信的事。”

“嗯。你要知道，信看过一遍就成废纸了，就成往事了。它无济于事。就象人死了一样。知道吗，信与死人没有多大区别。两者都是过时的东西。看旧信和哭死人等于是浪费时光。”

纳伊姆吹起了口哨儿。农村的生活摧残了他的精神和身体，农村生活结束，他心里感到如释重负。兵营的有约束的生活，使乡下来的农民产生莫大的厌倦情绪，但却给纳伊姆带来了快乐，他对此毫不在乎。虽然他的头脑现在仍处于僵化状态，而且他没感到需要思考，但是现在他象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一样过着时日。

午夜，他们从费罗兹普尔兵营上了火车。货车的空车厢里铺上了麦草、干草和谷草，当做客车。士兵们把背包靠车帮放着坐到上面。他们已无睡意，眼睛象他们的香烟一样在昏暗中迅速地闪烁。只有一个肚疼的士兵头枕着背包躺在草上，发出“哎哟，哎哟”的呻吟声。角落里一个中年旁遮普士兵在讲一个古时候的故事，他周围十来个青年如饥似渴地、聚精会神地听着。挂在车顶上的暗淡的灯笼摇摇摆摆。车帮上的人影忽而变大，忽而缩小。

火车在车站上停下来，车厢里很闷，人们聚集到两边的门口。

“什么车站？”

“达兰巴扎。”

“嗯？哪一个？大声点儿。”

“到哪儿去？”车站上有人问道。

“打仗去——”

“真主保佑。”

“真主保佑。”

“到哪儿去，朋友？”前面又传来一个声音。

“打仗去——”前面车厢的人回答道。

“哪儿？”

“打仗去——”

“在哪儿，在什么地方？”

“你妈那儿——”车厢里哄然大笑，“要带信吗？”又大笑起来。

阿卜杜拉手摸着草，脚摇着纳伊姆的膝盖。

“我们会有马吗？”

“不知道。”纳伊姆说。

“我看到前面车厢里有些马。”

“那是给军官的。”

“如果他们说一声，我会把自己的马牵来。”

“写信叫老婆送来。”

阿卜杜拉默默地坐着在草里拱着手指。生病的士兵肚疼得更厉害了。他抓了一把草塞到嘴里，咯吱咯吱地嚼起来。

“下一站让你下去，忍着点儿吧。”看护的士兵一边把烟抽完一边说。

“看——”阿卜杜拉从草里拉出一个成熟的麦穗嚷道，“瞧瞧，这是从这里抽出来的。杂种们把成熟的庄稼装上车来了。”

纳伊姆敏捷地伸手把麦穗从他手里夺过来，在手心搓出麦

粒，吹掉麦皮。“麦草里也会夹杂一穗半穗。”

“一穗半穗！……”阿卜杜拉接口说，“你的庄稼收了没有？我的庄稼可没收，现在还在地里呢，我就来了。”

“哼——来了。”一个打扑克的旁遮普人讥笑说，“你是自己来的？嗯？”

“庄稼也许被猪吃了，也许被铺在车里。”阿卜杜拉望着黑暗处说。

“明天我们也会被猪吃掉，拿去吃吧。”纳伊姆把几粒麦子放到嘴里，剩余的递给他。他迟疑一下接下来撒到嘴里。麦子很潮湿，但没有汁水，然而同他们的热唾液拌在一起它的甜丝丝的白麦仁变成了香馥馥的浓汁。他们感到舌头上、牙齿里和喉咙里有一股麦子的特殊的热量。他们默默地嚼着麦粒，看着外面飞奔而过的黑乎乎的树木。他们的腮帮子就象齐步行进的士兵一样一起动弹着。

“这都是血汗。”阿卜杜拉在嘴里转着舌头说。

“嗯。”纳伊姆表示赞同。阿卜杜拉在风里骂起来。

四个打扑克的士兵因某件事哈哈大笑。同时，肚子疼的人叫了一声，用拳头捶打着肚子，牙齿咬着草。大家都聚拢到他周围。

“忍一忍吧，快到站了。”那个身量魁梧的讲故事的士兵说。

“给他点儿水喝。”另一个人说，并递过来皮囊。病人转过脸又叫了一声。

“停车，傻看什么，蠢驴，拉链子①。”

“对，拉链子。链子在哪儿呢？”

---

① 火车的每节车厢里都设有链子，危急时，旅客一拉链子，即刻停车。

人们开始找链子。讲故事的人取下灯笼顺着车帮走。一半士兵跟着他。

"没有链子。"最后他宣布说。

"啊？没有链子？"

"这是牲口的车厢，不是人的。你没看到。"一个少年在草上踢了一脚，"牲口不需要链子。"

病人现在直挺挺地躺着，慢慢地呻吟。火车停下来了，士兵们站到两个车门口。

"什么车站？"他们重复着这个老问题。

"你们干吗象牲口一样站在门口？让透透风。"阿卜杜拉坐在被子上嚷道。几个士兵转过脸看了看，当做耳边风。他怒冲冲地站起来，使劲用胳膊肘子捣了一下一个人的肋骨。"闪开，让我出去。"

下面地很潮湿，土里散发出新耕过的田地的清香。刚下过雨。这是个乡村的小车站。车站两头的灯笼惨淡地发出微弱的光亮。从另一个方向开来的火车的灯光越来越亮。士兵们跳下车，在车站上溜达。那些认为出来不合适的人跷起腿坐在车门里边。

"打呀，打呀，打呀——"突然一个车厢里喧声大起，人们跑起来。隔了一会儿，一个士兵用刺刀尖挑着一条小蛇来到外面。人们用枪管把它翻过来看了看，用刺刀刺它，不约而同地说："是条毒蛇。"刺死蛇的人用刺刀挑着蛇往前去。他走过了四节车厢停了下来，把它冲着站在门口的士兵。

"喂，博帕尔人，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礼物。"

"什么？"门里边有人问道。那里黑漆漆的。

"俾路支人送来的。"

一个人从里面拿来灯笼。站在门口的一个士兵脸离蛇很近，看到蛇惊慌地直向后退。车上车下一片笑声。

"猪猡——"他用脚把蛇踢出老远，"我们很快也给你们送去一个礼物。"

"这是哪个团？"阿卜杜拉边走边问。

"第九博帕尔团——"

前面是机枪支队的车厢。罩着覆盖物的机枪的枪管出到门外，士兵们腿搭在枪管上睡觉。前面是担架连。他们靠着一堆担架坐着说话。再前面是装马的两节车厢，马把嘴巴伸到外面吃草。

"牲口不需要链子。"阿卜杜拉笑着轻轻地重复说。

从另一个方向开来的火车鸣着汽笛飞驰而过。它的大多数房间里灯光通明，吹着电扇。有的旅客在看报纸，有的在睡觉，有的在望着外边。一个半裸体的白种女人在靠着皮箱喝茶。一个咂着冰棒的身材矮小的人惊奇地看着军车。后半夜的舒服而潮湿的微风吹拂着阿卜杜拉的面孔，他回来了。

"你看到那列火车了吗？"他一边走上车厢，一边问纳伊姆。

"嗯——"

"那里有一个女人。"

"是吗——？"纳伊姆笑着说。

他们打开自己的被褥。讲故事的旁遮普人手放在耳朵上唱着《希尔》① 。其余的士兵都在准备睡觉。四点钟左右大多数人都已进入梦乡。没有睡觉的人在用困倦的声音聊天，抽着最后

---

① 希尔是流行于旁遮普的长诗《希尔与兰加》中的女主人公。后来人们称由这首诗改编的歌曲叫《希尔》。

一支香烟。

在卡拉奇他们坐上英国威莫斯号轮船。连队在轮船的顶层找到了地方。他们隔壁是机枪支队。下层是第九博帕尔团所在部队的半个旅。第一个宿营地是亚丁，在亚丁停了二十四个小时。从印度其他港口来的军船开始聚集在那里。离开那里时，它们已是一支拥有四十五只船的浩浩荡荡的船队。进入红海后，三只护航舰护送着船队。纳伊姆及其连队的大多数青年都晕船，他们不断喝柠檬汁。

旅行几天以后，海上风平浪静，农民士兵们开始领略第一次海上旅行的趣味。他们看到水天相接浑然一色，象孩子似的惊奇不已。一望无际的海水、浩浩荡荡的船队、呜呜的汽笛声、嘟嘟的号角声、哗啦啦的海啸、各种颜色的鱼的跳跃，对于愚昧无知的庄稼汉尤其对于第一次离开村庄的人来说，具有奇特的吸引力。

他们从塞得港下船坐车到了开罗。开罗附近地区、开罗的市场和胡同与德里地区、德里的市场和胡同相仿。只是人们的衣着有所不同。开罗一些人穿着欧洲人的服装。他们的兵营扎在城外赫利波利斯赛马场。

半小时以前全连“集合”。太阳在埃及的上空迅速地闪烁，土地就象多年没有见到水一样又干又硬。赛马场范围很大，兵营占去了它四分之三的面积。南面是褐色的干枯的石山，山石由于经年累月烈日暴晒已经变黑了，山上跟山石一样颜色的山羊不知在吃什么。北面和西面是开罗市区。宽阔美观的街道上，村民们穿着阿拉伯服装赶着游牧部落的驴车和骆驼车流动卖蔬菜和牛奶。东面是沙漠，到处是闪灼的沙丘。每天早晨热烘烘

的太阳都从沙丘后面升起，把自己的光芒洒在开罗城上、赛马场的兵营上和疲惫的、尘土满面的、厌烦的军人们的脸上。

看到米克林上尉骑着马从远处往这儿来，站着同中士谈话的上等兵在那里喊道："立正——"

他们把枪放到肩上，笔直地站着。

米克林上尉的漂亮的黑马是从埃及和苏丹得到的马中的一匹。他绕着连队转了两圈。上等兵吼了两声"口令"。

"我的马跟这匹马完全一样，去年胀死了。"站在阿卜杜拉一起的士兵告诉他。

"别做声。"

"小伙子们——"上尉勒住马说，"由于某种原因，我们还得在此停留几天。但是希望我们能很快到达战场。"他停下来，取下左手上骑马时戴的白手套，"要保持自己旺盛的士气。政府负责你们家及家属的安全，他们都很安康。"

马两次微微腾起前腿，然后用后腿站了起来。骑马的人用牙齿咬住缰绳想戴上手套，但他摔下马来了。马迅速地跳起舞来。沙子飞扬，粘到了上尉潮乎乎的脸上。

"上等兵——"他吼道。

上等兵敏捷地捡起手套递给他。

"连队——旅次行军。"随着上尉的严厉的"口令"他的马鞭落到了马背上。他大腿夹着健康的、发亮的马背微微直起腰来，后面扬起亮晶晶的沙土，跑不见了。

"这牲口如果是我骑，我一天就把它治服了。"阿卜杜拉旁边的那个士兵又说。阿卜杜拉对纳伊姆说：

"操他姐姐的，这儿比阿里普尔还热。"

他们走出赛马场进行旅次行军。远处山脚下农民在犁田。

中间是沙漠，沙子晒得灼热。

上等兵指示他们往山的方向去。这里有水源，长着一些蔬菜。一个犁田的游牧农民看到他们往自己走来，停在枣树下擦汗。他皮肤黝黑，满脸皱纹。他用骡子拉犁。他从枣树下拿起一个盛水的皮囊喝了口水，眨巴着眼睛看着从旁边经过的军人。

“这里下雨吗？”一个士兵指着褐色的干枯的土地问道。

农民手里提着皮囊站着。

“还是它们的尿就够了？”士兵指着骡子说。游牧人听到他们的笑声把皮囊挂在树干上，开朗地笑起来。他的门牙掉光了。

“别说话。”上等兵吼道。

“猪猡——”谁低声说。

他们绕着山走了一大圈，中午返回帐篷。阿卜杜拉摘下帽子擦了擦脸和脖子，把它摔到地上。

“今天已四天没洗澡了。看看——”他抖着衣服说。

“别抖土了。”纳伊姆不耐烦地说。

“我的鼻孔里尽是沙子。”一个满脸汗水和沙粒的旁遮普士兵骂着说。

“军官每天都有水。”

“难道我们是牲口？”

“我们比牲口还臭。”一个帕坦士兵在帐篷外晾着衬衣说，“如果你们到外面来躺着，该多好啊。”

他们脱下军装晾在绳子上，点着香烟躺下来。

“把门帘全打开，让风进来。”有人说。

一天早晨，纳伊姆来到旅军务参谋面前。绿色的小帐篷里放着他的桌子和他的上等兵秘书的桌子。

“你上过学？”旅军务参谋摘下眼镜问道。

“我高等剑桥毕业。”

“在哪儿？”

“加尔各答。”

“学过使用机枪吗？”

“没有。”

“提升你为三等兵，把你调到机枪支队。”

“是，先生。”他从凳子上欠了欠身说。

“明天你向机枪支队的小队长报到。去吧！”

他们坐车从开罗来到亚历山大。在那里继续进行旅次行军。从亚历山大又坐上了英国威莫斯号轮船，二十只船的船队进入了地中海。尽管海浪汹涌澎湃，但晕船的士兵却不多。海上旅行期间，一般都能得到较好的食物和洗澡水。第九博帕尔团落到了后面，而英国的一个营同他们一起旅行。看到马赛港时，英国军人爬到甲板上跳起舞来，乐队奏起了《马赛曲》①。

天气非常晴朗。号角和汽笛长鸣之后船抛锚了。音乐家们加快了曲子的节拍，英国士兵一边唱着《马赛曲》一边上岸。穿着干净整洁的白制服的法国海员抽着烟四处溜达。法国女人穿着鲜艳的裙子，戴着小白帽站在那里。她们亲着军人们的脸蛋表示欢迎。随后印度军队的军官下来了。米克林上尉、阿谢尔上尉、布拉奥宁格中尉等喜气洋洋，满面红光，他们嚷着问道：

“我们不迟吧，我们来晚了吗？”

法国海员愉快地大声回答。妇女们转过头去高兴地鼓掌。

---

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法兰西共和国国歌。

悦目的黄色的阳光从法国的天空洒在白种军官的高高的脑门上和金色的头发上，他们的颤抖的嘴唇和吸引人的蓝眼睛表现出健康和生命力。他们无所畏惧的步伐和灵活的军人的身躯使人望而生畏。他们的头脑充满了军事计划和对家人的怀念。他们是智慧的、健康的、可爱的人。多少颗疼爱之心在等待着这些青年人，他们家的大门终生为他们敞开着，他们的照片永远在取暖的炉子上微笑着，他们赠送的戒指永远在姑娘们的手指上闪烁。太阳把自己最美好的光芒投向他们，朝他们微笑。"你们的记忆永远年轻。"

六个月之内，他们都投入了战场。

看到印度军人经过时，法国人摘下帽子使劲地摇动。

"印度人——"他们互相转告。

兵营扎在博尔雷赛马场。第三机枪小队有两挺机枪、十二匹骡子、十六名士兵、三等兵纳伊姆、上等兵塔库尔·达斯和小队长米克·格雷格尔。马赛的赛马场广阔而漂亮。这个地方土地黑油油的，非常肥沃，水很丰富。

"这里的水是甜的……"上等兵塔库尔·达斯转过头去从皮囊里喝水，"饭很有营养。"

"人们的衣着也很美观。"纳伊姆从他手里接过皮囊喝起来。

"特别是女人的……"塔库尔·达斯没有脱鞋躺了下来。

他们十英里的旅次行军后疲惫而归。看到法国别致的建筑，繁多的花园和外国的花草树木，他们象孩子似的欢乐。前些日子，他们看到的尽是使人厌倦的、颜色单调的沙漠和石山，而现在他们饱览了走在法国宽阔街道上的衣着美观的漂亮女人和戴着大帽子、骑着骡子的男人。男人们见到他们经过就摘下帽子

向他们致敬。

“明天我们将得到新的弹药。”塔库尔·达斯捋着胡子说。

“多少？”

“不管多少，反正是新的。法国式的。商标第七号子弹……”

“商标第六号……”

“过时了。商标第七号直着走。”

“什么样的——”

塔库尔·达斯躺着从子弹箱里取出子弹。“看，商标第六号是尖的。它弹头会发钝，它是这样走的。”他用手指在空中做成个弓形，“商标第七号子弹将象箭一样直着走。嗖——”

“有何不同？”

“不同！哈，哈哈。你还说你在加尔各答读过书呢。哎，先生，弯着走打得就近；直着走打得就远。这是算术上的问题。懂吗？——刺刀也将是外国式的，长长的。你会问有何好处？”

“短的，打得就近；长的，打得就远……”

他的声音淹没在塔库尔·达斯的可怕的笑声里。塔库尔·达斯使劲拍了纳伊姆一下，纳伊姆全身一震。

“好极了，孩子，好极了……”

“这是谁告诉你的……”纳伊姆问。

“我在小队长那里看到的……”他脸朝着墙躺下。

法国的土地上，那天天气异常美好。清晨下了雨，他们旅次行军时衣裳都湿了。随后太阳出来了。湿润的微风掠过艳丽的鲜花，温柔地、轻轻地吹拂着军人们的疲乏的面孔。天空是深蓝色的。远处的街道上妇女们和孩子们穿着鲜艳的服装，打着花伞，戴着帽子走出来。他们兴高采烈，象精神饱满的骑兵队一样在各条马路上走着。

“什么地方打仗？”纳伊姆问道。一根受潮的火柴他划了半天。

“我们不久就要去。”

“哪儿？”

“战场——”

“哪儿？什么地方？”

“你怎么问起来没完没了？”塔库尔·达斯严厉地说。他突然站了起来，“三等兵纳伊姆·艾哈迈德。立正。”

纳伊姆赶忙站起来，以军人的姿势直立着。

“马克沁机枪的子弹袋里装多少发子弹？”

“二百五十发。”

“重量——？”

“大约——六磅……”

“马克沁机枪的重量——”塔库尔·达斯吼着问道。

“六十磅——”

“稍息——”

塔库尔·达斯大步走到帐篷门口站着。他的宽大的脊背挡住了整个门。外面太阳光暗淡了。“可能云彩又上来了。”纳伊姆站着漫不经心地想。

隔了一会儿，他来到纳伊姆身边，“坐下吧。”

纳伊姆仍站着。

“战场上不要象女人一样问这问那。来打仗，就得等着死，别等着胜利。‘为什么、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么办？’这些问题会使人胆怯。”

“不对。我不是胆小鬼。”一股无名的怒气涌上他的心头。

“坐下吧。”塔库尔·达斯按着他的肩膀，从口袋里取出火柴

递给他。

两人点燃了香烟。天空又集聚着云彩，惨黄的阳光从帐篷门透进来。

“你不提问题?”纳伊姆用眼角瞟着他说。

塔库尔·达斯吐着烟说:“不。”

“你不怕死?”

“不——”

“倘若我现在就杀了你?”

塔库尔·达斯嘴唇颤抖,脸色苍白。“你长着虎胆,猪猡。你有这么大胆量?”他急忙说。纳伊姆原先倚着被子坐着，他稍微移动一下就地躺下了。两眼瞪着帐篷顶。塔库尔·达斯现在还抑制不住自己。他急促地抽着烟，用颤抖的手指挠着膝盖。帐篷里沉默了片刻。塔库尔·达斯又点着了一支烟，急速地把它抽完。他把烟头扔到外面,用沉重的声音说:

“杀是另外一回事。”

“那里人们也是这样死去。”纳伊姆望着帐篷顶说。

“不。你没见过战争,所以这样说。那里到处是死亡。人象老鼠一样死去。那里打死人和被人打死是轻而易举的事。就象我们走路时脚下踩着一队蚂蚁，不知不觉中几百只蚂蚁被我们踩死一样。但是如果一只蚂蚁爬到我们胳膊上，我们在打它时就会犹豫,就会有所顾忌,而把它拿下来放到地上或者用力把它吹掉……”

现在阳光照射着半个地板,亮光下,塔库尔·达斯的脸色显得异常苍白,他忐忑不安。他点燃了第三支烟。

“那里你打死人时并无杂念，心地纯正，而且也这样的死去……”

“战场上死去没有痛苦？”纳伊姆怪样地问道。

“没有……也许有……不知道。但是我看到人们象老鼠一样死去。”

他用颤抖的手指熄灭了香烟，扔到了门外。他的一个膝盖在迅速地摆动。“我自己并不怕死。但是我有两个孩子。”

食堂响起了第一次开饭号。

“女人可以改嫁，但是孩子怎么办。我的妻子同她的第一个丈夫有一个孩子，我知道我从来没有象看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他。”

“是吗？”纳伊姆躺着开心地说。

塔库尔·达斯在心里骂他，脸朝墙躺下。“是我自己怕死？”他想，“倒霉。他心里怎么想的。”

其他帐篷里响起了饭碗相击声和士兵们急促的、干涩的叫嚷声。

俾路支团旅行了三天。火车完全象从费罗兹普尔坐的一样——货车，里面铺着草。团里有九名英国军官、十九名印度军官和七百九十名士兵。他们坐车在景色迷人的山区走了三天三夜。路上，他们从西瓦伊尔兹将军的部队附近经过。西瓦伊尔兹将军统率第十五军区。旅行结束，他们到了奥尔良的萨尔卡特兵营。

萨尔卡特兵营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三面是青翠的古松覆盖着的大山，山谷里流着清澈的雪水。旅次行军时，青年们在溪水旁停下来饮水解渴，捡溪底亮晶晶的五颜六色的石子和贝壳装在口袋里，在香气袭人的松树荫下休息，绕过高大的山岩踢着石子走下山坡。山上偶尔可以看到一两幢房屋，它们大都隐藏

在葡萄藤里，周围一群一群的白绵羊在吃草。有些地方能看到小小的村落。俾路支团遵照司令部的命令在那里停留了十六天。

他们停留的第五天克纳特斯公爵的儿子克纳特斯·阿瑟王子殿下视察了这个团。骑着白马，穿着红白两色皇家制服的尊敬的王子在早晨略带寒意的阳光下对他们讲话：

“我至今仍记得几年前我在香港看到这个团时所感到的喜悦。今天我看到你们在欧洲准备同英国军队并肩作战倍加高兴。我祝你们幸运。希望几天后我们在阵地上再见。我将书面报告家父、这个团的名誉团长，你们情况良好……”士兵们用眼角看着光辉的骑者远去。

第十七天，他们从奥尔良坐上那列火车，第二天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下车，那里四面都是造纸厂。旅次行军时，他们从第五十七边境部队附近经过。胡须长长的、眼睛小而敏锐的帕坦士兵正在铁丝网里面洗碗，他们看到本国的青年招着手细声地说：“哑——哑。”第二天黄昏，士兵们看到远处一队军用汽车象蚂蚁一样在蠕动。第一二九克纳特斯·欧文公爵俾路支团的人的眼睛高兴得闪闪发光，他们把手放在铁丝网上心情紧张地等待着。

“卡车拉我们来了。”

“明天我们将在阵地上。”

“我在这里能听到炮声。”

另一个士兵笑道：“那你将死在路上。永远也看不到炮弹。哈哈——”

“别胡说八道。”

“阵地离这里两百英里。上尉参谋说的。在比利时。”

“难道法国没有打仗？”

“这个方向没有……”

汽车来到第五十七边境部队跟前停下了，他们团开始上车了。俾路支人有点儿垂头丧气。当夜，一些部队驻进了造纸厂周围第五十七边境部队走后空出来的房子。

九

第二天，第一二九团上了汽车。他们经过三十九个小时的旅行越过比利时边界进入了战场。他们把汽车丢在阿尔克斯，驻扎在霍利贝克。

主要阵线离霍利贝克三英里。住房和商店空荡荡的，没有居民。白人骑兵队、步兵团和炮兵占据了住房，其中有三个欧洲国家的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白人士兵、武器弹药、伙夫和食品罐头占满了两层楼的所有房间。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住在单独的房子里。离住房不远有些商店，他们把商店腾出来在地板上铺上玉米秸，里面拴着骑兵队的马匹和骡子。剩余的商店分给了印度军人。

十月末，寒风劲吹。夜静更深。士兵们吃过干肉块和干酪在准备睡觉。一些人已经入睡。远处黑暗中松树梢在慢慢地摇曳，象老人手指一样满是皱纹的弯曲的松树枝和尖尖的绿叶在神秘的夜里沙沙作响。商店里散发着烟味、干酪味和玉米秸的气味。一个空架子上放着一盏朦胧的灯笼。墙根立着两挺机枪，枪管上罩着幔子。子弹放在小队长跟前。

“骡子安全吗？”上等兵塔库尔·达斯一面摊开毯子一面问道。

“嗯——”纳伊姆在铺被子。他把几根玉米秸折到一起当作枕头，用手按按看了看。

“谁放哨？”

“艾哈迈德。”

“他后面呢？”

“两点钟利亚兹换岗。”

“睡觉前检查一下。”塔库尔·达斯跪着叠好被窝说。

一个士兵在毯子里翻了一个身，用充满睡意的声音喃喃自语：“嗨，这玉米秸真凉。”

纳伊姆刚躺下，鼻孔里就钻进了他熟悉的干玉米秸的气味。房间里散发着睡着的人呼出的热气和人体的气味。被子焐热后，他在被窝里伸手脱下鞋子，用脚把鞋子蹬到被窝外面。远处，一幢房子里响起了哗笑，深夜吞没了笑声。

“你有香烟吗？”塔库尔·达斯坐起来问道。

“有。”

“来一支。”

纳伊姆递给他一支香烟，“到门口抽去。别在这儿抽。”

“你困吗？”

“不。不过我很暖和。”

“来，坐在那儿。”

两个人披着毯子坐到门旁的光地上，默默地点着烟抽起来。

“地板很凉。”纳伊姆说。

“拉点儿秫秸来。管它失火不失火呢。进攻一开始，谁知这个地方什么样子。”

纳伊姆拉了些秫秸放在地板上，坐在上面，他感到毯子有点儿热乎了。

“阵地离这儿三英里。”塔库尔·达斯用手捋着胡子。

“怎么这么寂静？只有豺狗嚎叫。”

“德国人现在还没开始进攻。”

“现在我们防线上是谁呀？”

“白人骑兵队。”

“德国人肯定会进攻吗？”隔了一会儿纳伊姆问道。

“不知道。”塔库尔·达斯咬着秫秸说，“但是他们的军队多。一个师，可能还多些。”

纳伊姆打开铁门扔掉烟头。潮湿的寒风吹到他脸上。一个豺狗跑到面前嚎叫着。前面商店里传来骡子惊跳以及一匹骡子在玉米秸上撒尿的声音。纳伊姆探出头去。

“战士艾哈迈德·汗——”

黑暗中传来艾哈迈德·汗手握枪把和回答的声音。

“好极了！”

外面下起了牛毛雨。松树顶上乌云游动。不时地打闪。

“这样的天气对战争是危险的。”塔库尔·达斯担心地说。

纳伊姆默默地关上了门。

“下毛毛雨时，声音传得很远，闪电……”

“很好，今天没发生进攻。”

“对。最危险的是下雪天。”

从远处东方的天空传来了轰隆轰隆的声音。

“它——来了。”塔库尔·达斯惊慌地说。他尖起耳朵听着。轰隆之声由小而大，由远而近。纳伊姆赶忙站起来在灯笼上扔了许多秫秸。他往回走时在黑暗中绊着了一个睡着的士兵。这个士兵在睡梦中骂了一句，翻了个身又睡了。

他们来到外面，关上了门。门前的擦鞋木垫被毛毛雨淋湿

了，很滑。前面黑暗中松树象身高体大的魔鬼似的立在那里。可怕的声音忽然来到近前。塔库尔·达斯和纳伊姆象死木头一样摔倒在地，神志不清地躺着。树的上方出现了一个暗淡的绿灯，迅速地往西去了。

“好家伙，犹如千百门大炮的声音。”塔库尔·达斯低声说。

半明半暗的灰白色的云彩掠过商店房顶。蒙蒙细雨默默地打湿他们的面孔。他们站起来，回到商店。

“这是飞机。”塔库尔·达斯自言自语地说。

“是德国的吗？”

“不知道。”

“是绿灯。”

“都是绿灯。”

他们用哆嗦的手指又点燃了一支香烟。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飞机。

“烟要在这里抽光。阵地上不能抽烟。”塔库尔·达斯说。

“为什么？”

“敌人会冲着烟开枪，脑袋要开花。每件事都问为什么，为什么。”

他们默默地吐着烟。房间里睡着的人的鼾声越来越高。

“可能明天我们要走。”

“哪里？”

“上火线。嗯？”

纳伊姆认真地看了他一会儿，“现在你干吗要问？”

塔库尔·达斯扬起眉毛用尖锐而滑稽的目光看了看他，长长地吸了一口烟，半生气半讥刺地笑了笑。

“我太厌恶这个地方。”

纳伊姆默默地看着黑暗。

“我现在应该在阵地上，或者在家里。”

“为什么？”

“我想回家。已经出来好几个月了。在这里我的处境还不如骡子。”

“你爱你老婆吗？”

“嗯。也许——她更爱我。”

“是吗？”

“我们结婚的方式比较怪。我过去做女人的生意。”

“啊，生意？”

“我同拉姆·辛格两个人做这个生意。我们从卢迪亚纳、安巴拉和罗塔克拐骗女人带到旁遮普去卖。特别在莱亚普尔和萨戈达，她们都卖大价钱。我们自己并不贪色。我们是有名的卡巴迪① 运动员，很注意保养身体。那是我们青年时代。每次都经手几十个女人。有时喜欢哪个女人就把她留下三四天，否则就从这里弄来到那里去卖——拿去，抽吧。”

“我不抽了。”纳伊姆推开他拿烟的那只手。

“有一天，我听到查克三十号村的一个陶匠的妻子嚷道：全村有没有大白天能来把我带走的青年？听了这话，我跃跃欲试。我说，拉姆·辛格，走，但拉姆·辛格害怕白天去。我派一个女人去打听情况，得知她丈夫陶匠是村里的棒小伙子，夜里他妈把儿子和儿媳妇锁在屋里，所以夜间很难出来。”他清了清嗓子使劲向地板上唾了一口，继续讲下去。

“所以夜间很难出来。我动了半天脑筋，决定不让这个女人

① 一种民间体育运动。

白叫嚷。我带信给她，某天某日中午我到离你们村三穆尔巴远的圣无花树下去。你有胆量就来——天热极了。我步行了十柯斯来到圣无花树下。坐到中午，可连女人的影子都不见。我就在那里睡下了。不知睡了多久，有人用手杖把我捣醒。我睁眼一看，是个大小伙子。头戴头巾，腰束花围裙，手执手杖。我问：'什么事，小伙子？'那人说道：'如果要走那就起来。带信给我，现在倒睡起觉来了。'我目瞪口呆，仔细一瞧，原来是个女的。喔，纳伊姆，真是少见的女人。我在这外国还没有看到过那样年轻威严的女人。"他笑嘻嘻地望了一阵子天空，"我们走了一天一夜。走出三十柯斯，我们在我朋友的村子里住了一宿。清早起来，女人说：'我要同你结婚。'我说：'别提结婚，我不答应。'她听了这话哭了，哭得很伤心。我们从那里骑马走了十天，到了阿姆利则。当夜，我把她卖了七百卢比，她睡着时，我丢下她走了。

"这件事还没过十天，有一天，我在地里睡觉，她按住了我的胸脯。我想叫，但是她一只手捂住我的嘴巴，另一只手把匕首放在我的脖子上，说道：'我是瑟玲德利。你说，同不同我结婚。说个不字，我就杀了你。'为了保全性命，我应允了。当夜，我们骑着她的马出了村子。她让我坐在她前面，用胳膊搅住我。早晨，我们在一个村庄的寺庙里结了婚。知道怎么结的吗？在马背上。当场只有瑟玲德利、我和潘迪特①，没有第四个人。瑟玲德利的匕首放在潘迪特的头上，潘迪特牵着马缰绳兜圈子，吟诵经诗。"他在黑暗中微笑，"瑟玲德利取出几个卢比扔给他，我们回来了。那天夜里，她搂着我痛哭。我说：'哭什么？如果我不结婚，你会杀掉我。'她说：'那只是威胁。如果你不结婚，我就自杀。你是

① 印度教学者。

男人。你哪儿知道女人的心。'她搂着我象软弱无力的小鸟一样整整哭了一夜。今天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年了，她到现在为止在我面前从没有眼睛朝上。现在她是我的老婆。"

他叹了一口长气不做声了。灯笼在闪烁。地板上沉睡的士兵们的腿互相交叉。旁边商店里有人在唱歌。

"如果她再跟别人跑了，那——？"纳伊姆说。

"不，她不会跑的。她对她不喜欢的男人说过，你用十万把锁也锁不住我，总有一天我会跑掉。她在我家里生了两个孩子，从未大声说过话。现在她哪儿也不会去——纳伊姆，你不明白，女人只要爱上了谁，那她就死心塌地。对于爱情应该有这么一颗心。她是个有骨气的女人。我了解。我曾见过在一家生了五个孩子还跟别的男人跑了的女人。她不是这样的人。"他停了一下，"我确信，女人不坏，就看她有没有勇气。没有勇气的女人决不会爱男人。她只会自欺欺人。"

塔库尔·达斯从身底下抽出秫秸扔到睡着的士兵身上，撤开毯子站了起来，"这事我没对任何人说过，第一次告诉你。"

纳伊姆向外探头瞧了瞧，"战士利亚兹·艾哈迈德——好极了。"他关上了门。

"还下雨吗？"塔库尔·达斯问道。纳伊姆没有回答。他一边想什么一边铺着被子。旁边商店里低沉悲凉有节奏的歌声消失在寂静的深夜。云彩已经退去，月亮露出了面庞。潮湿古老的松树枝，长长尖尖的松树叶黑乎乎的，非常安静，水珠从松树枝和松树叶上默默地滴到下面石头上。

塔库尔·达斯在毯子里动弹了一下，说道："但是我有两个孩子。"

"别想了——别想了。"纳伊姆一边钻进被窝一边说，"夜已

很深了。”

第二天，德国开始进攻瓦伊帕尔斯。一直持续到十一月底。第一二九俾路支团（第七费罗兹普尔旅克纳特斯·欧文公爵团）从阿尔克斯行军到达贝罗尔。弗伦奇将军坐着黑轿车来到那里，命令费罗兹普尔旅前去同第二骑兵师会合。当天晚上，第一二九俾路支团坐卡车星夜赶到圣阿洛伊。该团被交给了指挥（第二骑兵师的）第三骑兵旅的旅长瓦汉将军。

清早，他们到了火线，从第五和第十六骑兵队手里接下了阵地。骑兵队散布在瓦特沙特和曾德罗德之间的整个地区。右翼隐蔽在普洛格萨特利特森林的东北角。这个美丽而寂静的森林往北延伸很远。再往前是青翠的山脉，森林从下面一直铺展到山上，犹如骆驼队在平地上走着走着突然上山一直爬到山顶一样。野草丛生，也许平常有人来割草，现在草里落了许多枯黄的树叶。时值秋天。

他们在从森林的东北角后退十五步的平地上架起了机枪。在他们以前，第五和第十六骑兵队守卫这些阵地。到处是骑兵队扔下的空罐头盒、碎饼干、纸片和烟头。塔库尔·达斯和纳伊姆在阵地上安排好自己的小队，把机枪固定在机枪架上，每八个青年守着两挺机枪。那条战壕里还有两个小队，分别在二十码的地方守卫着阵地。他们的四挺机枪架在以前修好的工事上。德国人已开始进攻北面阵地，炮声不断传到南面阵地。他们前面地势较低的战壕里是骑兵队。第二骑兵师包围了运河桥与霍利贝克东翼之间三英里半的地段。战壕长一英里到一英里半。第三旅在左翼。

阳光在他们的钢盔上闪烁。他们在战壕里缩着头坐等命令。

战壕潮湿而寒冷，里面爬着奇形怪状的小虫。塔库尔·达斯摘下钢盔放到膝盖上，靠墙坐下。

“上等兵诺尔·穆罕默德在哪儿？”纳伊姆问道。

“在前哨。”塔库尔·达斯一面慢慢地拿起一条小虫放到钢盔上一面说。

“在哪里？”

“在团部参谋人员那座楼的顶层。”

“如果我见到他就咬他一口。”纳伊姆非常气愤地踢了一下机枪架，“他说今天早晨我们要进攻。”

塔库尔·达斯轻蔑地笑了笑。“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旅长瓦汉将军。”他玩起了钢盔上爬着的虫子，“我们不进攻。”

“怎么？”

“德国人先进攻。北面也是他们先进攻的。”

“你也成了旅长瓦汉将军。”

“嗯？你的性情现在也开朗了，孩子——”

太阳正在落山。面前高低不平的、没有耕种的石子地象玉米的颜色一样。在用干树枝和野草伪装的战壕里，几千张敏感的面孔时而红润，时而苍白，时而喜悦，时而忧愁；害怕而警惕的眼睛流露出等待得很疲倦的神情。大家的耳朵都听着北方，从北方隐隐约约传来象打雷一样的炮声。前面大约一英里远的敌人的阵地上敌人在运动。

“操他姐姐的——”纳伊姆骂着用鞋后跟踩死了一趟虫子。

塔库尔·达斯在嚼着饼干。他在钢盔里放了几块饼干递给纳伊姆。

“我不饿。”纳伊姆生气地说，从腰里解下皮囊喝起水来。

“别把自己的水喝光。阵地上两件东西很宝贵——弹药和

水。有时，消灭了敌人以后不得不首先找他的皮囊。”

纳伊姆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怒气和厌倦情绪。他没有回答，继续踩虫子。

塔库尔·达斯跪着站了起来。“利亚兹，子弹袋拿来了吗？”

“拿来了。”

“古尔·穆罕默德，现在你去。”他命令，“进攻期间就得这样为弹药奔跑。利亚兹和拉姆·拉勒，你们把子弹取下来，然后再装上去。二百五十发在三分钟之内取上来。别闲坐着，要练习练习。闲坐着，你们会想法子互相残杀。”

他用眼角睨视把刺刀放下来攥虫子的纳伊姆。

“别打死它们。”他温和地说，“在自己的阵地上别打死任何东西，战场有战场的规矩。”

纳伊姆用刺刀把弄死的虫子拨成一小堆，跪着站了起来。太阳已经落山了。靠着战壕墙和机枪坐着的士兵们的钢盔出现在地面上。古尔·穆罕默德爬着从大炮旁边经过。他停下来趴着敬礼。小队长德尔上尉回着礼从附近过去。上尉走到前面，同一个瘦高个子英国炮兵军官说了什么，就一直往他们的阵地走来。他在每挺机枪旁边都停下来说：

“好极了，小伙子们。要坚持住，明天我们就进攻。”他一边走一边扔了一盒烟给塔库尔·达斯。

“明天就进攻，猪猡。这是第三次了。到这儿吹牛来了。”塔库尔·达斯说。

塔库尔·达斯和纳伊姆点燃了香烟。塔库尔·达斯把剩余的烟抛给了士兵们。他们闪烁着眼睛朝香烟扑去。

“但是，现在可别抬起头来，孩子们。”塔库尔·达斯警告说。

“夜里我们还需要烟。”纳伊姆说。

"夜里你还需要女人呢，嗯？"他开心地笑了。

"烟倒有。你干吗这么高兴。"

他们默默地坐着抽烟。塔库尔·达斯从背上取下背包，放在头底下躺下了。天上出了一两颗星，西面上来了云彩。

"我的话你别生气。"塔库尔·达斯说，"我当过兵，见过大的战壕。我知道士兵们也需要香烟。战壕是很危险的地方。这里看管士兵得象看管牲畜一样。我下命令，他们打仗和死亡。但进攻开始后，他们就得自己管理自己，驾御机枪和战场。他们如何战斗，如何死亡，这是那时候的事，不是现在的事。我很了解自己的职责。"他用指甲戳着潮湿而松软的战壕墙。纳伊姆在昏暗中仔细地瞧了瞧他那张结实的、有点儿凶恶的面孔。

"你晓得我们在这战壕里还要呆多久？谁也不晓得。如果你不笑一笑，乐一乐，那在进攻以前你就会死去。听到了吗？"塔库尔·达斯说。

纳伊姆勉强笑了笑。战壕里漆黑一团。另一挺机枪旁边一个士兵在细腔细调地唱着一支农村歌曲。某些人坐在他周围听着。他们点燃了香烟，轮流在士兵中转。战壕上面寒风呼呼地吹着。云彩已布满了半边天。北面战线上的炮声已停止了。

塔库尔·达斯把嘴角上面的胡子弯在牙齿中间嚼："纳伊姆，你看到这天气了吗？"

"嗯——"

"就在这样的天气，我同那个女人从村里跑出去结婚。怪得很，那云彩跟这云彩一模一样。"

纳伊姆睁开眼睛努力在黑暗中看了看他。瞬息间睡意就从他的眼睛里跑掉了，他的胃里又出现了那个不是味儿的沉重的东西。他感到自己非常恨这个人，恨这个在黑暗中挨战壕墙躺

着的自己的上级。这种感觉几天来慢慢地在他心里产生，弄得他头脑昏昏沉沉，有点儿迟钝。在因危险和不安而清醒的头脑里，这种感觉现在突然以一个完整的感情、一个非常清晰的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好久以来，他第一次感到他的头脑猛一震动，摆脱了某种莫名的力量的影响而开始迅速地工作。

他气愤地在战壕里唾了一口。"这是谈女人的好机会。"

塔库尔·达斯用沙哑的声音笑了笑。纳伊姆感到嘴里不是味儿，又唾了一口。

"你身体好吗？"

纳伊姆竭力抑制自己，"可能烟草坏了。"

"是外国烟草。"塔库尔·达斯说。

两人默默地坐在黑暗中克制着瞌睡。

午夜以后，下雨了，一连下了四个小时。士兵去取油布，但油布已经拿光了。仅从炮兵那里拿来几块帆布，在战壕上面搭成帐篷，战壕边上打了小拦水坝。然而雨停了以后，战壕里积了六英寸深的水。他们开始用空罐头盒往外取水。小队长穿着雨衣，戴着手套在战壕边溜达；有时站住说道："好极了，小伙子。别出声。好极了。"

到处响起罐头盒沉入水中和水流动的轻轻的声音。四周笼罩着黎明前的黑暗，倒水声顺着大风传得很远。士兵们的军大衣湿透了，鞋里灌进了水，他们冷得直哆嗦。从敌人的阵地上开始传来熟悉的轰隆隆的声音，远处天空小绿灯在抖动。

"它来了——"许多人低声地说。所有士兵一起头朝下跳进战壕。他们耳朵里、鼻孔里钻进了泥巴，手指插入了烂泥。他们象乌龟一样趴在烂泥里，直到飞机响着可怕的声音从上面过去。

“很好，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怕弄脏。”塔库尔·达斯站起来笑着说。“喔——对。”德尔上尉一边擦着高级雨衣上的烂泥一边开朗地笑着说，“别笑话我，也许我比你先死。”

天亮前，战壕里的水被弄干了，仅剩下烂泥。士兵们吹着气烧着湿木头。但是由于冒烟马上就熄灭了。士兵们用温水泡茶喝。由于缺觉和烟熏，他们的眼睛象火炭一样红。

“你怎么单独搞了个炉灶？”塔库尔·达斯问道。

“对。”

“冒烟，把它灭了，把大衣晾干，不然着凉会得肺炎的。”

“对。”纳伊姆用生硬的语调重复说。

“对？对什么？”塔库尔·达斯压着怒气说。

纳伊姆弯下腰吹着潮湿的燃料。

“三等兵纳伊姆·艾哈迈德·汗——”

纳伊姆猛一转身，象疯子似的咬着牙嚷道：“让我烹茶。”

“我命令你——”塔库尔·达斯吼着上前用大皮靴踩着尚未完全燃烧的木柴。

纳伊姆从头上揪下帽子，朝他甩去，帽子从塔库尔·达斯的耳边飞过去。他抓住步枪背带把枪朝他掷去。步枪飞过去立在战壕墙上。

“拿去。”他象野兽一样吼道，“拿去——”他脸色很难看。他看了一会儿塔库尔·达斯，然后转身站起来。塔库尔·达斯耸了耸肩膀坐下来喝茶。

“三等兵想上军事法庭。”倚着另一挺机枪架坐着的一个士兵漫不经心地说。他满脸污垢。

太阳带着热和光来到头顶，雨后，空气的颜色变得很深。普洛格萨特利特森林显得格外青绿和寂静。战壕里面，困倦不堪

的士兵们靠着东西坐着，用脏碗喝着茶，寒冷潮湿的身上感到了太阳的温暖。战壕外面斜坡上晾着他们的大衣。潮湿的黑色的土地散发出蒸气。塔库尔·达斯喝着茶嚼着饼干。他那石头般的脸上每块骨头和肌肉都在动着。他的眉毛上粘了一点烂泥。他喝完了一搪瓷杯茶又倒上了一杯，拿起纳伊姆的步枪站到他身边。

"战场上敌人还少吗，嗯？"他把步枪扔给纳伊姆，把搪瓷杯递给他。纳伊姆接住枪，坐下来喝茶。

当天，骑兵队撤到了后面。全天再也没有得到命令。士兵们害怕从湿战壕里散发出来的蒸气，曲着背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夜里云彩又集聚起来，下了一点儿雨之后下起了雪。从炎热的国家——印度来的士兵第一次看到下雪。他们从战壕里探出脸来在黑暗中感受雪花的凉意。第一挺机枪旁边，半湿的树枝在燃烧着，塔库尔·达斯用刺刀刮去鞋底的烂泥。战壕上面，士兵们把枪支起来用被单搭成帐篷。第二挺机枪旁边，士兵们在无精打采地坐着拉呱。中间烧着火。一个士兵严肃地坐着在火上烤袜子。战壕墙上动弹着他们大大小小的影子。

纳伊姆抱着步枪，探出脸靠着战壕墙站着，雪花默默地落到他脸上和头发上。"我在西姆拉看过下雪。那里也有松树，也许是柏树。记不清了。当时我很小，我们家前前后后到处都是树林。我们家在山坡上，名叫弗劳尔，还是梅弗劳尔？我记不得了。那个男孩也许是我第一个朋友。他们住在家里的那一部分。我们在木头走廊里趴在栏杆上看下雪。也是这样的夜。也许那个夜又回来了。"他心里笑了，"他的白猫坐在脚上，雪默默地落到房顶上、树上、石头上、远处的山峰上。他姐姐在屋里吹口琴。"他把手放在刚下的雪上，"那个男孩现在在哪里？他叫迪波

克。他现在在哪里？我的真主，我的朋友在哪里？”他闭上眼睛沉思，“也许他当了医生。有一次，雨后，我们到家旁边的河沟里放他姐姐做的船，当时，他说他要当个医生。他整天捡五颜六色的石子，把石子碾碎给猫吃，猫是他的病人。我可爱的朋友。雪停了没有？没有，还在继续下。只是小点儿了。房顶上，树上，敌人的阵地上——今天我一天没理他。对。我不喜欢他。为什么？不知道。不，不，不是这么回事。如果是，也是对的。猪猡。战壕里他这么心满意足。豺狼。他明知我不喜欢他，还嬉皮笑脸。阴险。每时每刻都在吃。不知这些动物在战壕里还这么饿……”

他心里产生了很深的仇恨，他难以摆脱。在下雪的那天夜里，他虽然处在隐蔽的人海之中，但却感到自己非常孤单。他站在那里蒙受爱、恨、嫉妒的复杂感情的折磨。

雪停止了。月亮破云而出。四周白皑皑，闪着雪光。敌人阵地上有人在弹吉他。吉他低沉而柔和的声音增添了白茫茫的寂静的深夜的神秘。

纳伊姆把头缩进战壕。一个无力的蓝火苗在木炭中跳着舞。塔库尔·达斯倚在战壕墙上坐着睡觉。他的脸很脏，一根胡子挂在下巴颏上。蓝火苗的影子在他面颊上抖动。他两手张开放在地上。脑袋耷拉在胸前。弓着腰曲着腿。他使人看了产生怜悯之心。他宽大而结实的面孔显得有点儿朴实。

纳伊姆由于站得太久感到两腿发酸，肚子饿得慌，他决定吃几块饼干。

第二天下午，他们接到了进攻的命令。第一、第二和第三骑兵旅的大部分骑兵同他们在一起。进攻方案是：

哈姆法利少校率领的占据霍利贝克一带战壕的第二加强连，向前推进，包围六百码的战线。第一连由艾迪伊尔上尉指挥占领罗兹巴克，当第二连来到他们并排时，开始进攻。第一连的右翼将在同农场成三十度的夹角上。第三连的两个排（第三连由米克林上尉率领）由德尔上尉指挥，在机枪小队的配合下，支援侧翼加尔顿兹农场的战壕里发出的火力。第三连（除去两个排）和第四连在加尔顿兹农场后面隐蔽。

三点钟战斗开始了。第一二九团来到了敌人的机枪和步枪的火力面前。

现在两边都没有开炮。德尔上尉带着望远镜在机枪小队的战壕里走来走去。阳光在隐蔽在战壕里的士兵们的钢盔上闪烁。西边山里传来盲目乱飞的子弹的回声。空气中散发着火药味。

“角度三十九，东南，开火——”连长吼道。

纳伊姆按了扳机。一梭子弹出去了，钻进离敌人战壕还有五十码的地里。小石子和湿土块在空中乱飞。

“魔鬼。”德尔上尉生气地转过身，用望远镜了望观察所，调了调镜头，他用英语骂道：

“以为我是傻瓜——停火。”他转过身用望远镜望敌人的阵地。“角度四十二，东南，开火——”

枪管抬高了，随着可怕的跳动第二梭子弹出去了。现在土块恰从敌人战壕上飞起，一排闪闪发光的黑色的钢盔一下子不见了。只有一个地方，两只胳膊竖在空中，一个士兵摇摇晃晃走出战壕。第二梭子弹使他滚出十码远，滚到平地上象倒下的松树干一样一动不动了。

“好极了——”塔库尔·达斯嚷道，“开火——”

纳伊姆浑身热血沸腾。他喜悦而敏捷地用手指使劲压扳机。

“上子弹袋。”他吼道。

“别让机枪热了。停一会儿。好极了。别让枪管熔化了。机枪是你们最好的战友。”

德尔上尉一边望望远镜一边说。

步枪和机枪子弹劈风而去。空中硝烟弥漫，阳光在死去的德国兵的钢盔上闪烁。

太阳快落山了，大炮从后面开始速射。敌人的火力停了几分钟。德尔上尉看着望远镜命令：

“连队前进——”

两个士兵跳出战壕把机枪拿出来，塔库尔·达斯让第三个人抓住机枪架。纳伊姆的士兵举起自己的机枪，弓着腰跑步前进。一梭子弹从他们钢盔上“嗖嗖”而过。塔库尔·达斯的一个士兵张开胳膊倒下了，手指撑在地上爬起来转了几个圈子，砰的一声倒在湿地上，一声没吭就死去了。全连士兵统统趴在地上。第二梭子弹又来了。第三梭子弹离他们身体两英寸高发出嗖嗖的声音飞过去。由于非常恐惧，他们先把头躲在小石头后面，后又把头埋在地里，但是在敌人准确而猛烈的火力面前他们不得不撤退。泥土和碎石钻入他们的鼻孔，他们象受伤的蛇一样趴着往回爬。离战壕五码的地方，纳伊姆的一个士兵中了子弹，他象弹簧一样直立起来，象陀螺一样转着转着跌入了战壕。一颗子弹打到了机枪上，纳伊姆借以挡脸的子弹夹被打坏了。

他们来到战壕，架起机枪，装上子弹袋，按照德尔上尉的严厉的命令开火了。那个受伤的士兵两手捂着肚子，跪在地上。“水——”他用可怕的、非人的声音说，并弯下了腰。他象做礼拜似的，头碰到了地。他用微弱的死一般的声音呻吟着。两个士

兵扶着他躺下，皮囊放在他嘴上。他十分困难地从喉咙里咽下去一口水，其他水都从嘴角流掉了。极端痛苦使他脸色十分难看，眼里流露出害怕死亡的神情，凝视着天空。纳伊姆最后一次看他时，他用眼睛示意他用血手捂着的肚子。

战斗损失：两个士兵，一挺机枪。

文森特上尉指挥的连队的一部分人迷失了道路，来到第二连的右翼。傍晚，上尉求援，第四连的两个排前去增援。在援军到达之前，上尉头部中弹，坐在马背上死去了。

基于右翼发生重要事件，师不得不分开。第二天早晨，第一二九团被调到霍利贝克北面的阵地上。傍晚，两个连又被召回到这条战线上的A和B战壕。他们就这样打了两天，生命损失很大。两天内毁坏了三分之一的大炮。陈旧的六英寸口径的榴弹炮只能抵御到这种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面临着德国人的进攻。

巴伐利亚第二军在猛烈的掩护火力下往第三骑兵旅的阵地的那一段集聚。这个地方在第二骑兵师的左翼。第一二九团的两个连在最前面，第五和第十六骑兵队在早晨七点钟来换他们守卫阵地。而第一连刚刚接替第三连的战壕，第二连在隐蔽。于是，现在敌人的进攻在无规则增加，第三连不得不在猛烈的炮火面前撤退到森林中一个农场的后面掩蔽起来。

德尔上尉的连队现在仍在守着阵地。他的一半士兵已被打死，剩余的人也在不断伤亡。敌人的炮兵在猛烈轰击。小队长转了最后一圈到后面去了。战壕已毁坏了一大半。他们的炮兵只有旧而小的六英寸口径的大炮在回击敌人的巨型加农炮和其他大炮。敌人的队伍在迅速推进，穿着不熟悉的军装的士兵在

五百码处运动着。第一二九团的战壕里的六挺机枪一直在扫射。

现在到天黑还有两个小时，阳光由于尘土和火药变成土黄色。寒风卷着昨夜下的雪粉，四处散发着血腥和火药的气味，传来伤员的呻吟声。士兵们已听惯了猛烈的、可怕的、连续的炮声。他们对日夜炮轰感到腻烦。

“上子弹袋！”塔库尔·达斯吼道。两个士兵迅速地装满最后一个子弹袋，往子弹夹里填送。

“完了？”塔库尔·达斯焦急不安地看着一堆空子弹袋。

“拉赫姆·丁去拿了。”

“还没回来？”

“没有。”

“你去！”

利亚兹踌躇地四处看看。

“去吧。只剩一挺机枪了。你想象耗子一样死去？”利亚兹爬出了战壕。

塔库尔·达斯和纳伊姆从机枪管的上面看到慢慢前进的敌人的队伍。他们毛骨悚然。他们毛着腰走到另一挺机枪跟前。另一挺机枪里面放着打了一半的子弹袋，“三脚架”旁边躺着六个脸色异常难看的断了气的士兵。塔库尔·达斯按了按扳机。

“卡住了。一英寸也动不了。”

“从来就动不了一英寸。”

“别开玩笑了。”

他们怏怏地回到了原处。

“我们不能把它装上？”纳伊姆指着打了一半的子弹袋说。

“不行。你不知道？你哪儿知道机枪啊？”

“知道。”

“那末——”

“随便问问。”

塔库尔·达斯拿起一个空子弹袋撕起来。

一颗炮弹落在离战壕三十码的地方，达那炸药使利亚兹象跃起的鱼一样仰脸倒下，断了气。他们俩站在那里眨巴着眼睛看着他。第二颗炮弹落在他们面前三英尺的地方，飞起的土块把塔库尔·达斯抛出四英尺远。冰冷而潮湿的泥土钻进他的嘴巴、鼻子和眼睛里。他迷糊片刻，然后慢慢爬起来，用手指摸着喉咙清了清嗓子，哼了哼鼻子，挤了挤眼睛。纳伊姆在原地呆呆地站着。

“怎么样？”塔库尔·达斯问。

“我没有事。”

“我也没有事。我已多次尝过土了。”他笑了，“操他姐姐的，这使鼻子难受。”他用手指擤擤鼻子，满不在乎地看着炸弹炸成的直径达十二英尺的圆坑庆幸地说：“挺怪，战场上炮弹多次优待我。”

“战壕毁坏了。”纳伊姆不高兴地说。

第三颗炮弹落得较远，细小的土块象雨点一样落到他们身上。

“猪猡。连坐都不让坐一会儿。”塔库尔·达斯懒洋洋地拿起机枪，走到一堆死去的士兵跟前放下。

“子弹不会来了。利亚兹也完了。”他从眼角瞟了瞟纳伊姆。

纳伊姆把步枪背带放到肩上，跳出战壕。太阳已经落山了。他头上子弹密密麻麻，嗖嗖而过。他用膝盖和胳膊肘匍匐前进。利亚兹在六英尺深的坑里四肢张开仰脸躺着。他手掌朝天，肚子被炸开，拖在外面的肠子直冒热气。纳伊姆停下来瞅了一眼。坑

里散发出新土、火药和肠子的蒸气的混杂的气味。他一边走一边最后一次回头看利亚兹那张可怕而变形的面孔。他的颧骨被炸断了，下巴颏耷拉着。离那里二十步远的地方躺着拉赫姆·丁。子弹打在他的脖子上，鲜血流到他的头在地上蹭成的坑里。他到现在仍在地上慢慢地打着脚后跟。纳伊姆搬了搬他的肩膀让他躺正。死亡的影子在他无血色的脸上浮荡。但他还象平常一样，还有孩子似的稚气。看到他的脸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人正在走向死亡。纳伊姆贴着耳朵听了听，他用微弱的声音说："把我带走，别丢下我……啊，啊……啊……兄弟。"他侧过身子，急速地蹭着脚后跟。"别丢下我……兄弟……啊……"他伸出舌头舔着草上的露水。

纳伊姆心里感到恶心。他拿起一块冰放到嘴里，一边咂着一边往前走去。

隐蔽在森林里的一间草屋里三个士兵在迅速地装子弹袋。一边放着盛子弹的板条箱，另一边放着空子弹袋。他们一面装一面聊天。纳伊姆跑进来。草屋是用松树干搭起来的，屋檐上挂着草须子，屋里散发着湿草和煤油的气味。三个士兵听到脚步声，拿起步枪，站了起来。

"朋友们，"纳伊姆说，"子弹袋装好了吗？"

"好长时间没人来。我们在等着德国人。"

"好样的。"

他拿起三个子弹袋搭在肩上，来到外面。

他到了战壕附近时三挺机枪已经哑了。他经过机枪旁边时嚷道："朋友们，子弹？"

他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只是从一挺机枪旁边传来呻吟声。"朋友……朋友，来呀……"

“子弹？”他又问道。

第四挺机枪还在打着，机枪上坐着一个士兵。这个士兵连头也没回就恼怒地说：“到自己阵地上去吧。我们这儿子弹够了。”

月光普照大地。纳伊姆一边往机枪里填子弹袋，一边吃惊地往前面看了看，“他们来了！”

“谁？”塔库尔·达斯迷惑不解地问。

三百码的地方，德国兵手里握着枪迅速跑来。

“猪猡。”塔库尔·达斯咬牙切齿地嚷道，手指按在扳机上。暴雨般的子弹落在准确的位置上。月光下，敌人的一个士兵张开胳膊往前倒下，身体滚出老远。敌人急忙卧倒，猛烈开火。

“去——再拿些子弹袋来——”塔库尔·达斯一边点射一边说。

纳伊姆犹豫片刻，跳出战壕。他走出几码，突然站住，面颊贴在地面上闭上了眼睛。尔后转过身来。

“上等兵。”他叫道。

“什么？”

“上等兵，我们……不应该撤退吗？”

塔库尔·达斯手指放在扳机上转过脸来说：“啊？说什么？这，这是你的家。听到了吗？别想你还会回去，别想。去吧——”

纳伊姆心里暗骂他，慢慢地爬行。他脖子上感到子弹从背上飞过去的凉风。

草屋里传来孩子似的天真的大笑声。他慢慢地走进门站着，对面坐着的一个士兵转过脸去笑。他脖子上暴起青筋，背上挂着长腰带。纳伊姆希望他就这样笑下去，笑个不停。

笑的人看了看他。“三等兵，你还活着？你们的机枪都哑了

吧？"他满不在乎地说。

"你怎么这么高兴？"纳伊姆苦涩地说。他弯腰取子弹袋。

"他刚才在给我们讲他的公牛的故事，他的公牛拐骗人家的母牛……"

"别讲没有用的故事。他们已到眼前了。"

三个士兵收敛了笑容。

"我们知道，知道。"那个笑的人一边翻倒盛子弹的板条箱一边厉声说。他蓦地转过身声嘶力竭地叫嚷道："现在我们连说话也不行？现在？我们手熟练了。看，看这。我们就这样死去不成？"

他张开双手象疯子一样看着大家。纳伊姆避开他的目光，肩膀颠了颠子弹袋，让两边一般重，然后奔向黑暗。

他进入子弹射程后匍匐前进。六挺机枪全都不做声了。他听到身后响起爆炸的声音，停下来看了看。一颗炮弹落到草屋上，草屋被炸成两半，熊熊燃烧。他屏住呼吸，但是看不到一个活人跑出来。盛子弹的板条箱发出一声巨响爆炸了。燃烧的松树干飞得很远。北风吹送着燃烧的人肉的气味。纳伊姆感到胸中有一个沉重的、怪味的东西在翻腾。他开始慢慢地、无心地爬行。

月光下，他老远就看到塔库尔·达斯的闪光的钢盔。同时，塔库尔·达斯的尖细的口哨声传入他的耳朵。敌人已停止打枪。只有两边炮兵还在轰击。在他离战壕几步远的地方，他看到德国人在两百码处迅速爬起来，向前涌进。

"子弹袋拿来了吗？"没有察觉到敌人的塔库尔·达斯问道。

离战壕只有两秒钟的距离，纳伊姆想走上前去，但仇恨和嫉妒的感情压倒了他。

“纳伊姆——你受伤了？”

他默不做声。塔库尔·达斯跳出战壕，朝他跑来。暴雨般的子弹向他射来。塔库尔·达斯两脚离地，在空中跳了一下摔倒在地，滚向纳伊姆，猛烈地撞了他一下。

“啊啊……啊……”从他牙缝里挤出临死的人的那种声音，他僵直地躺着。鲜血流到他的胡子里。月亮在他肮脏的面孔上闪烁。

纳伊姆毫不迟疑，转过身象蛇一样迅速地匍匐前进。德国人向战壕扫射，并占领了战壕。

出了火力圈，他站起身向前迅跑。前面他们的炮兵在火力掩护。他从急救包取出白布条，在头顶使劲摇动。军官命令停火。炮兵的一匹马胸口流着血，四个士兵在扶着它。

“朋友们——”纳伊姆到了近前嚷道，“三等兵纳伊姆·艾哈迈德·汗。第一二九俾路支团机枪支队第……小队……”

“三等兵——说吧。”

“敌人已占领了阵地。所有士兵都完了。机枪落到了敌人手里。”

月光下，军官用颤抖的手指摸了摸自己的前额。“向副官报告。”他说。

纳伊姆过去后炮兵又继续开火。他停下来从炮兵上面望了望战场和燃烧的草屋。在朦胧的夜里，硝烟和雾气慢慢向南移动。纳伊姆默默地朝旅部走去。

十

他们在比利时和法国打了一年仗。纳伊姆参加了许多次战斗，其中他们胜了几十次，也败了几十次。战争中，他很幸运。只有一颗子弹从他的小手指旁边擦过去。此外，他身上没留下任何痕迹。他在自己的阵地上和敌人的阵地上看到成千上万的士兵丧生。有的人不知不觉身亡，有的人受尽折磨而死。有的人脸上带着稚气，有的人面部流露出痛苦的表情。有的人眼睛象活人一样瞪着，有的人眼球象毛玻璃一样粘在脑门上。有的人口袋里装着干粮和几粒子弹，有的人口袋里装着天真孩子的和漂亮女子的照片以及作为纪念品的女子的一缕黑发。还有日记！他们有的长眠在石头上，有的在战壕里，有的在干枯的池塘里，有的在雪上，有的在烂泥里。时间许可，纳伊姆就在某个年轻而平静的面孔跟前停下来，摸摸他的口袋，掏出照片和信。他想，那些妇女们站在村外的池塘边期待着爱人归来，她们尚不知他们可爱的、漂亮的嘴唇已经僵硬，曾给予她们无限幸福的夜晚的身体腐烂在千里迢迢的异国他乡。她们在空等。他遥想没有青年人干活而荒芜了的田地……他往前走，就把这些事忘掉了。现在他对这些事已无动于衷了。尽管如此，在这期间，他心中一直有一个可怕的负担。一想到塔库尔·达斯，就感到内疚。虽然后来他克制了许多，但是有时在明朗的月夜，有时坐在战壕里，有时在进攻期间，塔库尔·达斯的鬼魂来到他附近："在自己的战壕里别打死任何东西。战场有战场的规矩。"他想到此就不寒而

栗。他十分艰难地把象锤子一样沉重的话语从脑海里驱逐出去。此后，好多天他的头脑里似乎有猫头鹰在啼叫。

年中，第一二九团受命前往东非。七月的晴朗的一天，他们回到了马赛。第二天，他们将乘船离开该城。

在马赛那天，天气还是那样晴朗，阳光还是那样灿烂。纳伊姆在马路边走着。人们红光满面，笑逐颜开。妇女们穿着肥大而鲜艳的衣裳，孩子们穿着白色短裤在林荫道上来来往往。太阳尚未落山，但旅馆已熙熙攘攘，五颜六色的玻璃门上已亮着灯光。男人们戴着挺大的帽子、穿着肥大的衬衫和瘦小的裤子站着聊天，朗声大笑。后面一辆两匹马拉的马车在马路上快速跑来。女人们赶忙停下来，紧紧拉住自己的孩子，男人们分手让道。马车上装着蔬菜筐，筐上坐着一个戴着簸箕似的帽子的老农。他年轻的儿子手里拉着缰绳。这两匹马身强体壮，性子暴烈。马掌边迸发着火星。在马路的斜坡上跑了几步以后，一匹马蹄子滑了一下，四腿劈开，肚子着地滑了几码远。行人陡然停住。几个女人轻声惊叫。老农的儿子下车想把马扶起来。几个过路的农民停下来帮着他。老农把撒在马路上的甜菜捡到筐里。马鼻子跌肿了，它象风箱一样呼出潮湿的热气。

突然，纳伊姆从人群上面看到一个笨重而熟悉的身体。他急忙赶上去。那是一个锡克教士兵的身体，耷拉着肩膀，摇摇晃晃在林荫道上走着。他的军装很脏，尽是褶儿。他不象一个士兵，倒象从狱中逃出的犯人。纳伊姆跟在他后面走了几步，上前把手放在他肩上。锡克教士兵转过脸来看了看。他用困倦无神的眼睛凝视了纳伊姆几秒钟，尔后以农民兵的特有的口吻说：

“纳伊姆——你还活着？”

“莫汉德尔·辛格——”纳伊姆只说了这么多。他们长时间

地热烈握手，相视而笑。

“从团里逃出来的吧？”纳伊姆同他并排走着，开玩笑地问道。

“不是。”

“你有多长时间没刮胡子了？”

“我们从前线回来。”

“哪个团？”

“安巴拉旅第九海德森团。”

“我在费罗兹普尔旅第一二九俾路支团。你在哪条战线上？”

“那里——”莫汉德尔·辛格用胳膊含糊地指着北方和西方。

“同谁打仗？”

“先同土耳其人，后同德国人。”

他们在马路边走着。林荫道上走着的孩子们停下来惊奇地看着锡克教士兵。

“吃饭吗？”纳伊姆问。

“在哪儿？”

“饭店。”

莫汉德尔·辛格朝自己身上看了一眼，捋着胡子笑了。纳伊姆眯起眼睛端详着他的面容。这是又假又空的笑声。这笑声与纳伊姆所熟悉的他的笑声真有天壤之别。

“我到团里去。”莫汉德尔·辛格说，“走吧，到那里坐坐，旁边就有个好地方。”他们默默地走出闹市。夕阳西下，黄里带红的、软弱无力的阳光从高低不平的土丘上、树木上和小石子上往西收缩。

“你变了。”纳伊姆一面用脚踢着小石子，一面用眼角看着莫

汉德尔·辛格。他象倒在马路上的马一样嘘嘘地喘着气。"我?喔,没有。在前线这么久,刚回来,累了。今天洗洗澡,一切都会好的。"他又一次发出又假又空的笑声。

"我想,战争对你没有什么影响。"纳伊姆说。他沉默不语。

黄昏,他们走进一个墓地的围墙。到处是水泥和砖头的坟墓和写着法语碑文的高高的石碑。两条红砖铺的狭窄的林荫道在墓地中间相互交错。两边是开满白花的杏树。红色的小路刚刚有人打扫过。

"上个月,拉马赞从罗山普尔参军到前线来了。"莫汉德尔·辛格低着头边走边说。

"他说什么来着?"

"嗯——什么也没说。"

"罗山普尔有什么新闻?"

"今年发大水,河水泛滥成灾。秋庄稼损失惨重。"他走着走着摘下一朵白花嗅了嗅,"牲口又得了瘟病。特别是'口蹄疫'使许多牲口都死了。但是我的一对牛早就被乔根德尔·辛格卖掉了。母马和母牛瘟死了。尼亚兹·贝格很幸运。他把所有牲口在生病前都卖掉了。他的庄稼也没受灾。

"拉马赞的房子被雨下倒了,粮食统统给水冲走了,他参了军。克尔姆·辛格到孟买去了。听说他在一家工厂工作——法吉尔·丁的儿媳妇跑了。他的儿子在前线跟我们在一起,第三个月被打死了。她无可奈何……"

他们在黑乎乎的路上边走边聊。由于讲村里的事,莫汉德尔·辛格的眼中闪烁着莫名的光芒。他用自己的老姿势敏捷地走着。

"我们走后,警察又到村里来了一两次。头六个月,许多姑娘

跟贾特纳格尔的小伙子跑了。有些人还对换了土地。我们的谷子地同你们池塘边的地换了。换了好，对吗？庄稼种在一个地方便于看守。不然，这块地到那块地半英里远，牲口在路上还要停下来休息，对换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们的谷子地不赖。可能比你们的地还好。放心吧。大家都有好处……”

讲完了村里事，他们沉默了。墓地里黑漆漆，静悄悄。他们俩默默地背着手，低着头，走到直溜溜的、黑乎乎的路上。有时几片干树叶和果子被风吹落到砖头上，在他们脚下发出“咯吱”或“扑哧”的声响。有时他们离开砖路在树底下往回走，这就增添了那神秘的声响。从黑色的树干前面经过时，低垂的杏树枝触到他们的脸上，白色的花瓣象半夜的雪花一样在黑暗中飘飘荡荡落到他们的头发上和眼睛上。他们默默地走在坟墓中间树底下黑黢黢的路上，犹如两个鬼，在夜晚固定的时间走出各自的坟墓，默默地相互问候，在树木、干树叶、石碑和白花之间散步，心里在体会年复一年邻居之间自发产生的友好情谊。纳伊姆强烈地意识到夜晚、坟墓、白花和自己存在的神秘。他明白，等一会儿在固定的时间，他同他的鬼伙伴将默默地相互告别，回到各自的坟墓去。

“你挂过彩？”纳伊姆问。

“没有。”

“没有？”纳伊姆蓦地停下来在朦胧的夜光中看着他那笨重的、发蔫的身体和象毛玻璃一样的无神的眼睛，“那怎么了，你病了？嗯？”

莫汉德尔·辛格不悦地望着他，耸耸肩膀说：“我挺好。”

“你气色不好。我看到你这副样子很难过……”

他象一头力气大的老牛一样同纳伊姆并肩走着。

“哎，莫汉德尔·辛格。”纳伊姆手放在一根树干上站到他面前，“你是我的朋友。我想听你讲讲。跟我说说心里话吧。说说吧。你让我看上去象个死人。”

莫汉德尔·辛格忐忑不安地四处看看，多次欲说又止。他犹如一匹用第六官能觉察到几步远处有潜在危险的马，尽管骑者三番五次驱赶，它还是原地不动。他又一次不安地全身颤抖了一下，生气地说：“问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在前线我看到许多血，只是累了……很累……”

他用沉重的军人步伐走到一个稍大的坟墓上坐下。他的步枪上的金属撞到石头上，在寂静的墓地里发出刺耳的声音。

“你流了许多血？”纳伊姆问。

“怎么？你没流？”

“我？——”他没有想到会提出这个问题。第三个鬼出现在墓地远处的黑暗的角落里，朝他们走来。纳伊姆竭力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瞅着莫汉德尔·辛格可怕的黑乎乎的身体。莫汉德尔·辛格坐在坟上弓着腰，翘着腿。

“但是我从未想过你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纳伊姆说。

“怎么——你毫无感触？心里，这里。”他把手放在肚子上，“难道你轻易……”

“但是，莫汉德尔，你杀人易如反掌。记得吗，当我们……？”

“那是另一码事，一只老鼠也会为自己的兄弟和家庭报仇。这儿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在黑暗里俯身向纳伊姆，“杀人，那是以血还血。为此，我们热血沸腾，我们准备着。但是这里？——就象杀猪宰牛一样——但它有个限度。最后我们厌烦了，我们疲倦了……”纳伊姆从他低沉忧伤的声音里觉察到他确实很疲倦。莫汉德尔·辛格点燃了一支烟。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打仗?”莫汉德尔·辛格突然问道。

“德国人进攻。”

“进攻什么地方?罗山普尔?”

“这里……”

“但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

“德国人是英国人的敌人。英国人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的主人是罗山阿加。我只知道这么多。”

“英国人是罗山阿加的主人。因此……”

“一共有多少主人。一次回答。”他突然怒冲冲地说。纳伊姆的喉咙里好象堵着什么东西似的。莫汉德尔·辛格吸了一口烟,马上吐出了烟。香烟在他的手指中间闪烁着朦胧的光芒。黑夜从四周包围了他们,黑暗中白色的杏花闪着微光,犹如黑夜下雪似的。

“我们要么死去,要么回去。谁也不会留在这里。我们还没收完庄稼就来了,难道就是为了结果成百人的性命,脏得不成人样?象蛤蟆一样冬天一到就钻到泥沼里睡大觉?我闻到自己身上的气味。虱子在我头上钻孔。”他靠着石碑坐下,“纳伊姆,请你相信,我已受不了啦。我们占领了一个村庄,在那里我抓到了一个女人。她同我在一起四个小时,但是由于害怕,我手都没沾她。这么长时间我没喝奶,没骑马,也没洗澡,我完蛋了。”

他用临死的人的那种声音呻吟似的说着。纳伊姆的喉咙仍不太通畅。他在一片寂静中听得见莫汉德尔·辛格喘粗气的声音。仿佛松林里刮着微风,也象子弹从耳边掠过。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吗?我喜欢这个地方。这里埋葬着品德高尚、忠心耿耿的人们。这个我察觉到了。他们的石碑、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历史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并非象老鼠一

样不忠诚地死去。那种死我见过。各人有各人的命运。”

沉默片刻，他站了起来，“但是有一件事很好。这个时候我们俩见面很值得高兴。谁知谁什么时候死啊。再见。”

他把手放在纳伊姆的肩上仔细地看了他一会儿，尔后把肩上的步枪挎好，象笨重的、黑色的动物一样摇摇晃晃地消逝在黑暗中。

十一

他们用上着刺刀的步枪拨开一人多高的红色的草，艰难前进，最后来到了水边。这是一个小湖。它把森林分成两半。离湖不远森林又延伸开了。

茂密的金色的森林上面太阳正在落山，晚霞映入水中，水面泛起了一片红光。三只野鸭在湖面上游动。它们看到从草里出来的队伍展翅飞走了。水点从它们的翅膀上象银珠一样落到水面上，消失了。羽毛悦目的飞禽在士兵们的头上兜了一圈，往西面火烧云的方向飞去。“啊——噢。”三等兵萨金疲劳地打了个哈欠，摘下帽子擦了擦脸。他额头和面颊上被草划了一道一道伤痕，伤痕上凝结着黑色的血瘢。他高声骂道：

“象刺血针一样锋利……”

纳伊姆眯着眼睛望着前面的森林。突然，他十分恐慌地看一眼自己慢慢陷入沼泽的脚。他晃动两三下，拔出脚来，极力喊道：

“撤退！”

士兵们跌跌爬爬，立刻排好队消失在草地里。

“注意草的规律。”纳伊姆提高嗓子大声嚷道。他把帽子拉到眼睛上挡住脸。

“奇怪的国家！”萨金又骂道。他十分厌烦地看了看锐利的长草。他尚未感到疼痛，长草就在他脸上划了一条条口子，“这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叫什么呀？”

“沼泽。”纳伊姆告诉他。

队伍扛着枪小心翼翼地走着。草遮得四面黑糊糊的，地里散发出烂草叶的臭味。萨金用手指擦去挂在眉毛上的血珠，放在眼前看了看。

“我的血变黑了。”

“嗯？”

“你看！”

“看什么？”纳伊姆一边往前走一边说，“夜里所有东西都是黑的。”

“不，我白天也见过。去年我在法国负伤时流的血是红的，现在变成黑的了。”

纳伊姆低声笑了笑。

“知道吗，这是蚊子的血。”

“别说废话。”纳伊姆用枯涩的声音说。

“昨天我打死了一只蚊子。它的血就这样黑。我才知道，这是日夜叮人的蚊子的血。”他笑了，发出空而有力的笑声。由于久居战场，大多数男人都养成了笑的习惯。

忽然，从右边草里发出沙沙的声音，一只花斑虎从他们面前窜出来。他们还没来得及开枪，野兽就象闪电一样猛扑过来，扑倒一个士兵。老虎咬住这个士兵的背部两肩之间不松口。几个

士兵一起瞄准，但他们犹豫不决，不敢开枪。他们担心子弹打中他们的战友。这个士兵在老虎下面软弱无力地挣扎着，象受伤的狼一样嚎叫。

“开火！”最后纳伊姆嚷道，“开火！”

他们开了几枪，野兽在自己的猎物上面断了气。

当疲惫、厌倦、肮脏的士兵们走出森林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一个小沙漠把森林一分为二，延伸几英里远。他们在这里扎营。德国人的阵地在西面森林边某个地方。他们在东非已经训练了两个月。训练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熟悉“非洲战争”，非洲特殊的“草的战争”。草有蓝的、红的、黄的等各种颜色，十分锋利，难以从草丛中经过。草的战争的原则是：“先打枪，后请示。”士兵们牢记这项原则。气候炎热而潮湿。英国和法国的部队由于皮肤病情况不妙。夜间，无数有毒的大蚊子乱咬乱叮，士兵们一连睡不了五分钟的觉。他们明显地消瘦了。由于进攻无限期地推延，他们的神经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士兵们和牲畜中流行着各种疾病。他们的“士气”一落千丈。协约国从由当地人组成的非洲部队得到很大帮助。黑人非常勤劳，气候和蚊子对他们影响不大，他们是草的战争的专家。这个森林中，除了黑人的几个排以外，还有第二十九旁遮普团，皇家第二十五明火枪团和一营南非的军队同他们在一起。

已经是下半夜了。每当部队里某个士兵病死，被蛇咬死或被野兽咬死时，他们总是久久不能入睡。

“睡着了吗？”纳伊姆在黑暗中翻了个身问道。

“蚊子不让睡。”萨金用特有的语调诙谐地说。

“你衬衫缝好了吗？”

“嗯。下巴颏破了，现在我想缝缝下巴颏。”

“多臭啊。”纳伊姆心里骂着驱蚊油。

他们在黑暗里默默地睁着眼睛躺着。千万只蚊子在他们耳边回旋。萨金背上感觉到缝衬衫时打的那个结。

“上等兵——”他慢吞吞地喊道。

“嗯。”

“这不是无谓的死亡吗？”

沉默片刻，纳伊姆说：“这象普通的死亡一样。”

“那末所有的死亡都是无谓的？”

“不，啊……也许。但是死亡不是无谓的。死亡一到人就要死去。”

许久，萨金用沉重而悲切的声音仅仅说：“对。”

萨金点燃了一支烟，手里握着燃烧的木棍，看着大蚊子烧死落下。“蚊子真多，就象无处不有的空气一样。”他想。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坐下来为死者哀悼。”纳伊姆说。

“对。”萨金不安地翻了个身，“不知怎么回事，纳伊姆，我觉得……虽然我不是胆小鬼，但是谁这样死去，我心里就想哭。”

“喔——！”

“虽然这是自然的伟力，但我还是觉得……不知怎么回事……”他不安地颤动了一下。

“萨金，”纳伊姆俯身问他，“你打死了多少人？”

“没有……”他在空中挥了一下胳膊，不安地大声说：“这个问题并不重要。”

巡逻的士兵把头伸进帐篷里说：“休息吧——休息吧。”往前走了。

“上等兵，”萨金坐了起来，“这并不意味着我是动物。我打死了六十个人。但是这都是战争中的事。在战争中为了保存自

己大家都会打死人。这并不是说我没有感触。每死去一个人我或多或少都有感触。”他停了一下，坐着用沙哑的嗓子继续说，“我每打死一个人都有感触。他的血，我在喉咙里……但是这死亡……”

纳伊姆感到他说不下去了。他害怕地急忙说道：“我们可能很快就要进攻。敌人的营房在西面，那里两次出现飞机。那个地方，他们有一万六千个士兵。这是情报机关说的。有两千白人，一万四千非洲人。一个连二百人。有六十门大炮，八十挺机枪……这蚊子……”他在心里骂道。

“上等兵，德国人的阵地上可能也有蚊子。”

“嗯。”

夜幕笼罩着森林和他们的帐篷。在朦胧的月光下，沙粒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刮着北风。纳伊姆、萨金以及其他帐篷里的其他士兵都睁着眼睛或者闭上眼睛在心中回味着死亡。

在训练期间，有一天，他们遇到了敌人的主力。烈日当空，他们象狐狸一样警惕地扛着武器走着。这时，几步远处的草里发出沙沙的声音。连队止步不前。沉默，一、二、三、四……。“乌鸫”，连长询问“口令”。回答的却是雨点般的子弹。连队赶忙卧倒。双方开火了。细草乱飞。子弹从他们上面飞过去掀起草根钻入地里。劈劈啪啪的枪声打破了森林的寂静，动物惊叫奔跑。

几分钟之后，对面停止了射击，一队敌兵窜出草地，扑向他们。双方展开了肉搏战。纳伊姆卧着瞄准对面来的一个士兵的心脏，开了枪。这个面孔红红的、胖乎乎的德国青年蜷曲双腿，膝盖触到下巴颏，象皮球一样腾空而起，跌到茂密的草中。右边萨金用刺刀一连刺死两名敌兵。纳伊姆看他时，他正从一个敌

兵的胸口拔刺刀，已经死去的敌兵紧紧地抓住刺刀不放。当他摇晃了一两次还拔不出刺刀时，他上了枪栓扣了扳机。由于子弹的震动，死者掉了下来，刺刀上粘满了鲜红的血。萨金的脸上露出野兽般的凶相。他从一个敌人的后面扑上去。

一个相貌象农民的中年德国人从纳伊姆面前跑过去。他的刺刀冲着连长的腹部。连长握着手枪瞧着另一个方向。纳伊姆象机器一样扑上去，刺刀扎入德国农民的肋骨。他从又脏又黄的牙齿中间发出一声惨叫，俯到了刺刀上。须臾，他扬起脸看了看进攻自己的人。他眼里噙着泪水。同时，纳伊姆感到眼前发黑。他扶着树干支撑着自己。当他恢复常态时，他弯腰捡枪。这时，他十分恐惧地看到，左臂被砍断了，只有两根细血管连着。在昏迷之前，他清楚地听到搏斗者在自己周围跑动、倒下、喘息。

纳伊姆昏昏沉沉，神志不清。

圆圈，圆圈……面孔，面孔，面孔。星星。成千上万颗星星。有时西方远处闪烁着一颗孤独的绿星。昏眩。如旋风一般。登高，飞翔，两只胳膊变成了两个翅膀。上升，上升，高高飞翔。出现了一个美丽的树林。林间小道上落着枯黄的树叶，自己展开双翅在树底下飞行。面孔，月光下憔悴肮脏的面孔。来到了大海，残缺的海岸，海面上白帆点点。又来到山谷。漫长的山谷。树荫，树上落着细雨。面孔，厚厚的嘴唇，棕色的眼睛。浓密的树荫，无声的细雨。嘴唇突然张开了，转过头去笑。昏眩得更加厉害。月亮上下起了雪。一架飞机从身边急速而过，飞到月亮上去了。流星掠过夜空。雪下大了。一张木头桌子，桌子上俯着几张陌生的面孔。工具。樟脑味。喧哗。一艘轮船浮在云彩上鸣着汽笛。空房间里悬着星星。白翅膀的鸟儿悠悠地扇着翅

膀消失在云端。昏眩，昏眩不止。汽笛。黑暗。昏眩，昏眩，昏眩……

他睁开眼睛四处看看，周围一切都在晃动。他感觉自己睁着眼睛躺了半天了。

两个胳膊上戴着“红十字”标志的士兵坐在他脚边。汽车在柏油路上飞驰。柔和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射进来。马路边膝盖深的水里弓着腰的黑人妇女也许正在插秧。

“这是栽水稻的季节吗？”他在心里问道。路旁，士兵的帐篷飞奔而过。他扭过脖子来。胳膊肘以下的胳膊已不复存在了，胳膊上缠了许多纱布，他被绑在担架上。由于害怕和虚弱，他又晕过去了。

早晨的清寒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脸的下半部上，从胡茬里看得见蜡黄的皮肤。他把毯子拉到腿上靠墙坐起来。他已明显地消瘦了。他的腮骨和颧骨鼓出来了，润泽、漂亮的面孔显得干枯、憔悴。口紧闭着，一声不哼，表现出一个青年人的坚强意志。最大的变化是他那双眼睛，又黑又大、炯炯有神、忐忑不安的眼睛深切地观察着周围。

医院设在一所学校的楼里。宽大的房间挤满了伤员。地上，胡子拉碴的病人肩挨着肩，头挨着脚地躺着。医生和护理人员无道可走。他们把脚放在病人们的腿和胳膊之间，不顾病人的呻吟和叫骂进行着自己的工作。所有房间、走廊和院子都挤满了伤员。恢复健康的病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漠不关心地看着新来者喊叫，恰似健康的母牛看着生小牛的母牛。

纳伊姆旁边的铺上刚抬进来一个帕坦士兵。他是一天前负伤的。他的腿从膝盖上面被锯掉了。他象孩子一样痛哭流涕。

他的胡子上粘着污泥，衬衫的脏袖子上爬着虱子。医生巡查，从他旁边经过。

"怎么样，小伙子？"医生停下来用自己特殊的、淡漠的语气问道。

"驴崽子，怎么样？嗯？"他睁开肿胀的眼睛嚷道，忽然痛哭起来，"我成了瘸子了。我……"

"上等兵纳伊姆·艾哈迈德·汗，星期五是你最后一次包扎。"医生看着他的病历说，迈着脚过去了。

医生走后，漂亮、忧伤、沉默的中年护士长多尔斯拿着水罐来到受伤的帕坦人跟前。由于悲伤和痛苦，他把脸盖在毯子里揪着胡须。

"别揪胡子。"护士长多尔斯亲切地劝告他，给他洗脸。

纳伊姆用深切的目光看着她。多么精明的女人啊，他想。

"别哭。"她假装生气地责备伤员。

"护士长，我们大家都是你的孩子。"纳伊姆兴奋地说。

护士长用又黑又亮的眼睛看了看他，苦笑了一下。

"记得吗，上个月你来时，也是这样哭。"

"你撒谎。我没哭过。"

"你现在不记得了。当时你还小。"

他笑了，"护士长，你很勤劳。我想谢谢你。"

她停下来，瞅了纳伊姆片刻，然后用布给帕坦人擦脸。她擦完后没有回去而站到了纳伊姆跟前，用地道的英语说：

"我很少得到伤员的同情，上等兵——我有两个孩子，我丈夫在疯人院。这期间，我一直在为又脏又臭的伤病员服务，为的是我的孩子能在良好的、清洁的环境里成长。"她顿了顿，"这个地方不仅仅有疾病和死亡，上等兵。七天以后你将离开，但是下

次当你想看看美好的生活、辛勤的劳动、善良的美德的时候，你再到这儿来。”她端起脏水罐迈着脚出去了。

纳伊姆从铺上慢慢起来，站到邻居旁边。

“你叫什么名字？”

“阿米尔·汗。”

“家在哪儿？”

“在白沙瓦卡卡凯尔。”

“在哪儿负的伤？”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

“哪个团？”

“边境部队步枪团。”

这期间，伤员一直凝视着他的半只胳膊。纳伊姆伸出那只胳膊笑道：“喔，它也不得不锯掉。”

伤员惊异地看了纳伊姆几秒钟，突然脸上露出孩子般的天真的笑容。他从一瞬间的邻居之情察觉到了一个共同的痛苦。

午前的阳光洒在外面的走廊上，洁如明镜的空气中蜜蜂在飞来飞去。

扎完最后一次绷带，纳伊姆立即向部队汇报。他从那里被送到旅部。

他进入旅部的西式高楼，把出院证明交给了文书，坐在走廊里等候。他坐了没有多久，有人从后面把手放在他肩上。贾特纳格尔的哈利格站到他面前。他们以农民军人的姿态互相打招呼，热烈握手。哈利格的目光落到他那耷拉着的空袖子上。

“我从后面认不出你来。”

纳伊姆默不做声。

"这……这。"

"喔。"纳伊姆满不在乎地说,"我负伤了。"

他取出香烟递给哈利格。两人默默地吐着烟气。

"纳伊姆,你记得吗,我们到罗山普尔去比赛卡巴迪时,你就是用这只手打伤了我的耳朵。"他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耳朵。

纳伊姆笑了,"你可能咒我了吧?"

"别开玩笑。我很难过。"

"说点儿别的吧。"纳伊姆不安地看了看周围,"我确实不记得那桩事了。你负过伤吗?"

"我在供应部门。"

"安巴拉旅的其他人怎么样?"

哈利格眯着眼睛慢吞吞地说:"阿卜杜拉上个月得到了十字勋章。我的兄弟杜弗勒当上了上等兵。他在法国。德尔山·辛格残废回去了……罗山普尔的莫汉德尔·辛格被打死了……"

纳伊姆手里的香烟颤抖起来。哈利格继续说道:

"他完全象条蠢驴。听说他们连前进时,他拒绝开拔。连长多次命令,他仍然不动。"

"后来呢?"纳伊姆不在意地问道。

"后来?无可奈何的连长把他就地枪毙了——他是个好战士,但就是这儿欠缺点儿。"哈利格敲了敲脑袋说。

"这里的气候也很怪。"纳伊姆不安地说,"出太阳就热,不出太阳就冷……"

"他是你的朋友。"哈利格说。

纳伊姆用哆嗦的手指夹着烟抽了三四口,把烟扔掉了。他用手摸了摸颤抖的嘴唇。"在罗山普尔,他是我唯一的朋友。但是他在此以前就已经死去了——在法国……"

“在法国？”哈利格只说了这么多。他们俩在铁凳上默默地坐着。

隔了一会儿，纳伊姆来到人事行政参谋面前。

“上等兵纳伊姆·艾哈迈德·汗——”

“是的，先生。”他笔直地站着。

“我们很遗憾，你负伤了。但是团对你的英勇感到自豪。我们推荐你荣获军事十字勋章。这还有待师部批准。”年老的上校盯着他的面孔说，“你可以拿枪吗？”

“可以，先生。”

“这期间，你将管理受伤的战俘。”

“是，先生。”

“去吧。”

纳伊姆在走廊里拐弯时猛然止住步，往回走。那两个病人现在仍在谈话。一个人脸肿得象个皮囊。另一个人眼睛上扎着绷带，但是他的嘴唇很漂亮，一头金黄色头发。他们前面，一个伤员的上面挂着瓶子，用橡皮管给他输血。这个伤员前面，一个伤员的左手断了手指，左手上绑着被血染红的绷带。断指伤员的前面的伤员……再前面的伤员……他们忧郁地躺着或坐着。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奶牛被挤奶时那种无可奈何的神情。纳伊姆无心地看着他们过去了。在下一个转弯处，他的士兵拿起枪向他“立正”致意。纳伊姆挎好肩上的步枪，站到楼梯口。下面两只松鼠在坐着晒太阳。他突然十分害怕地转过身在走廊里走着。但是他没有勇气到前面的“边房”去。他就在这个走廊里踱来踱去。

“他会认出我。”他的头脑里多次涌现出这一想法，“一定。天

哪——他们生命力多么强啊。"楼梯上松鼠摇着尾巴互相追逐。

"现在怎么办?"他想，"怎么办? 怎么办? 无能为力。不管怎样，我得检查那边的士兵。"

那个肿脸的人抬起无表情的脸，十分艰难地睁开眼睛看看他。他板着面孔在前面的"边房"转弯，目不旁视地走着。士兵把枪放在肩上向他行礼。他凝视着墙站在士兵旁边。

"他看见了。他已经看见了。一定。肯定。他的脚在颤抖。"他用脚后跟转了半圈，"现在他可能看见了。看到胳膊会认出我来吗? 不知道——也许!"他还是那样站着。风吹动着他的空袖子。对面那棵树的叶子又脏又黄，显然好久没有下雨了。

"他能拿我怎么样?嗯?是的，他能拿我怎么样。毫无关系。"这种想法使他非常平静，他对自己胡思乱想感到惊讶。

对面一个凹脸膛儿的中年德国农民闭着眼睛靠墙坐着。纳伊姆慢腾腾地从他面前走过去。走到前面，纳伊姆转过身瞧了瞧德国伤员象油菜子一样黄的、干瘪的面孔。他闭着眼睛坐着。纳伊姆又一次从他面前经过。当纳伊姆第三次从他旁边经过时，他睁开眼睛，用惺忪的、厌烦的目光四处看看。他的目光半死不活地从纳伊姆身上扫了一眼。目光里毫无认识的迹象。纳伊姆心里感到纳闷。他不由自主地在他面前停留片刻。伤员看到纳伊姆仔细地瞅着自己，用手示意让他站住。纳伊姆惊异地听着他那深沉而柔和的声音，声音与他的面孔一点儿也不相称。

"军官，我需要帮助。"他用支离破碎的英语说。

纳伊姆在他旁边坐下。

"这儿一会儿就要晒到阳光。"他痛苦地说，"每天都是如此。这里的阳光……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能在房间里得到地方，那……"

纳伊姆默默地站起来走到医生跟前，“大夫，一个病人非常痛苦。”

医生用厌烦的目光瞟了瞟他。医生在准备做一个小手术。

“阳光一直晒着他……”

“阳光每个地方都有。”医生不耐烦地说。

“大夫，我的意思是，能否让他搬到屋里。”

“你可以到里面去看看，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弯腰给病人做手术。

“但是上尉，”纳伊姆向前走了一步，“他非常痛苦。”

医生把工具放在盘子里直起腰来，“你干吗这么关心他？嗯？你的膀子难道是驴咬掉的？”

“但是上尉……他是病人……”

“病人——德国人。”人们看到医生气得耳朵通红，脖子上汗毛直竖。后来，他抑制住了自己，咬着牙轻轻地说了声“猪猡”就俯到了工具上。

纳伊姆在作最后一次努力：“上尉先生，他的相貌象我一位朋友。非常亲密的朋友。他在法国被打死了。”

“你至多可以在走廊里挂上块油布。”医生弓着腰说。

纳伊姆在士兵的帮助下挂起了油布。他站到德国伤员旁边。

伤员还用那样深沉而柔和的声音说：“我很感谢你，中士。”

“你在哪里负的伤？”

“在埃格尔纳乔沼泽——你呢？”

“我？喔——在法国。”纳伊姆撒谎说。

伤员闭着眼睛头靠在墙上。他石头般的脸上只有嘴唇周围有点儿笑意。他胸上出了许多小红点，肋骨和肚子上扎着绷带。纳伊姆手放在枪把上看着他。“我见过你。你眼里噙着泪水。你

认识我吗?"他心里说。

受伤战俘的医院设在一个古教堂的院落里。纳伊姆上了楼梯,走进了走廊。

这个伤员沉默寡言。他每天看着纳伊姆微笑。尽管纳伊姆一看到他就焦急不安地想同他说话,听他的声音,但他却很少言语。纳伊姆每天都停在他的脚边问:"怎么样?"他僵硬的脸上只有嘴唇在微笑,作为回答。他闭着眼睛。纳伊姆的不安的心情越来越沉重。

有一天,他看到纳伊姆时眼睛里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芒。纳伊姆用膝盖支撑着坐在他旁边。

"中士,你帮助了我。我也想为你做点儿事。"他说话时眼睛里流露出使人感觉不到的莫名的温柔,但这种温柔事后却使人难以忘怀。"这个手艺我是跟爸爸学的。明天我换最后一次绷带。我可以干活。如果你给我拿来一块松木和一些工具,那末我给你做胳膊。"

"噢——"纳伊姆笑了,"非常感谢你。不过我不需要。"

"但是我想做点儿事。我闲坐着难受。拿来吗?"纳伊姆的耳朵里响着他那微颤的声音。

"好吧。"纳伊姆低着头说,"你需要什么工具?"

第二天,纳伊姆拿来了三件工具和一块两英尺长的松木放在他面前。

"同大夫吵了一架。"

"他说什么?"

"他说你使用工具会震开伤口。"

伤员温和地笑了笑,立刻埋头干活。

“我应该告诉他。”纳伊姆躺在兵营里想了几千次。他在铺上睁着眼睛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仰着脸，瞪着黑乎乎的屋顶。后半夜，他始有睡意。他忧心忡忡。每夜都是如此。他虽然很困，但是不能入睡。两眼发涩，浑身象发烧一样不舒服。不断打哈欠，眼睛困得睁不开，身体松软，整个身心都感到烦躁不安，他象快死的牛一样哆嗦着。他饱尝了人类忧伤之苦。几天之内，他明显地消瘦了。由于缺觉，他两眼呆滞无神。

他不想让伤员继续干下去。每天夜里他都发狠天一亮就从他手里把所有工具都抢过来，把那块倒霉的木头夺下来扔掉。或者——一切都告诉他。但是每天早晨他一走进走廊，他的理智都不允许他这样做。他的决心就象中午的雾一样消逝了。伤员一看到他，脸上就露出不自然的微笑。他急忙低下头。

“你这在干什么？”一天，纳伊姆生气地问。

伤员抬起头惊奇地看着他。

现在我要告诉他。我要全部告诉他。纳伊姆想。“哎，告诉你……一件事。”伤员还是那样看着他。

纳伊姆偷眼看了一下他那纯洁而亲切的眼睛，惭愧地看看这儿又看看那儿。

“什么呀？”隔了一会儿德国人问。

“没有什么。大夫说你不宜干活。”

“我好了。”他说。他埋头干起活来。

纳伊姆坐着坐着心里感到害怕。“你干吗不说话？”他问。

“说话？”

“很少说话？”

“说话活怎么干得完呀！”

纳伊姆默坐看着。今天，他第一次仔细地看这块木头，它几天之内就变成了一个长而圆的腕子和结实的劳动者的手的形状。德国人把它夹在两膝中间，弓着腰专心致志地、精密细致地刻着手指。他边干活边抬起头说："友谊在沉默和劳动中成长。话我们可以在市场和商店里说。"

"你是我的朋友？"

"我认为是的。"

"但是我们是敌人。互相打仗。"

"不，"他弓着腰说，"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有什么关系，那一切都是战场上的事。这儿你对我有恩情，我为你劳动。我们俩是朋友……"他停住手，抬起了头，"我跟你说，我的村庄在汉堡附近。我在那里住了三十年，没同任何人打过架。现在如果我回去，也不会同谁打架。有什么关系。这里如果我打仗，或者你打仗，那末谁有过错？我全明白。我过去做木工活，但是村里评理的人常来征求我意见。这都是生活的潮流。同其他事情没有什么不同。我明白……"

他提高了声音，周围几个伤员好奇地看着他。他赶忙继续干活。由于他说话比较激动，一双黄手仍在颤抖。

"这是勤劳的手。"纳伊姆摸着木头说。

"这是一个忠诚人的手。"伤员严肃地说。一绺土黄色的头发在他额头飘动。

纳伊姆从旅部回来，第一次睡了一整夜觉。睡觉以前，他闭上眼睛在心里说："明天我要告诉他。既然同其他事情没有什么不同，那末这又有何关系！"

纳伊姆进入院子时，太阳照耀在教堂顶上。在到伤员跟前

去以前，他在走廊和房间里踱来踱去。

今天，伤员双手叉在胸前，闭着眼睛，靠墙坐着。纳伊姆慢慢地走到他跟前站着。他懒洋洋地睁开眼睛微笑。

“你醒了吗？”纳伊姆问。

“我一直醒着。你来时我知道。”

纳伊姆的心卜卜地跳。

“今天你显得很有精神。”德国人说。

“我得到了军事十字勋章。昨天在旅部颁发的。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天。”

德国人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我很高兴。”他说。他从毯子里取出工具和木头胳膊递给纳伊姆，“谢天谢地，昨天我做完了。”

纳伊姆从他手里接下东西，赶忙放到外衣口袋里。他们四处看了片刻。

“你不遗憾吗？”纳伊姆问。

“为什么？”

“如果你在自己国家，那末你也会得到十字勋章。”

“噢！”他笑了，“有什么关系？我仅仅想回村去干活。”

纳伊姆挨到他身边，“哎，你想逃跑吗？”

德国人吃惊地望着他。

“告诉我。”纳伊姆呼吸急促地低声说，“我可以帮助你。”

这么久，他第一次象农民一样张开嘴巴开朗地笑了笑。

“噢——不。”他摇了摇头，“我很遗憾。我想活下去。监禁几年以后，我会象忠诚的人一样回去。我相信这些人不会打死我。我没有违法乱纪。”他伸出手，“不管怎样，我非常感谢你。我很高兴，尽管战争，我们却交上了朋友……我将记住你……”

他们互相看着，紧紧握手。"现在我要告诉他。现在。"纳伊姆想，"朋友……"他用力攥了一会儿德国人的手，然后热烈地摇动。"再见。"最后他从紧闭的喉咙里挤出这句话，站起来迅速地在走廊里转弯。

脚踏上楼梯时，他最后一次回头看了看。面前躺着和坐着一趟病人。他头脑里嗡地响了一下。他紧紧地抓住口袋里的木头胳膊，转过身，迅速地走下楼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想放声痛哭。

外面马路上，几个孩子互相抓住衬衫在做游戏。



第 二 卷

印　　度

心上人的悲郁无异于灾难，
扇动衣襟，复燃心中的火焰。

米尔·塔基·米尔①

① 米尔·塔基·米尔(1723—1810)：印度的著名诗人。

十 二

罗山普尔村的充满尘埃的天空依然如故。这些年，罗山普尔几十名青年丧生于异国他乡。他们可爱而结实的身体躺在战场上，在烈日下腐烂风化。新的水灾、新的狂风、新的暴雨把他们的骨头埋到了地底下。几十名妇女成了寡妇。姑娘们失去了爱情。罗山普尔发了大水，庄稼受灾，农民们拉账欠债、忍饥挨饿。牲口病死或者被饥饿的农民宰了吃掉。女人和母牛的奶水已经枯竭。人们在看到两眼呆滞无神、骨瘦如柴的农民们流浪在巷子里，肚子膨大、面黄肌瘦的孩子们挂着双腿坐在房顶上的时候，会怀疑村子是被大火烧过的森林或者是被炮弹炸毁的堡垒。

但是，新的季节带来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洪水落下去了，下雨时倒塌的屋墙又垒起来了。日益长大成人的小伙子、越长越大的耕牛和越来越老的农民耕了洪水沤过的黑而肥沃的土地，播种小麦、鹰嘴豆和其他粮食。由于农民们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田里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麦粒里生出了浆液，妇女的乳房里储满了乳汁。她们的子宫里胎儿越长越大。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姑娘们开始同新的青年们相爱，她们一面哭一面回忆失去的恋人，告诉他们战争多么残忍。

农民们站在庄稼地里用满意的目光望着早晨清新柔和的阳光射入他们的巷子和阁楼。深蓝色的天空万里无云，闪闪发光的蜘蛛的细丝和阿格的"白絮"在村子上方飘荡，孩子们吵吵嚷嚷追着蛛丝和白絮。太阳升高了。阳光洒在他们的院子和大厅里。酣睡初醒的尘土弥漫了村庄。尘土是生活和劳动的标志。农民们走出田间，坐到阴凉处，吃中饭，抽水烟。他们心平气和地忍受了灾荒。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印度农民命中注定的。

村庄充满尘埃的天空依然如故。纳伊姆已回村几个月了。他有时犁地，但是他现在已失去了田间劳动的能力。他晚上经常到评理会去，老人和青年人都站起来欢迎他，青年人把头巾放到头上①，老人让他同自己并排坐着，因为他是罗山普尔到目前为止从战场上活着回来的唯一的一个人。胸前挂着勋章。政府奖励给他一穆尔巴土地。姑娘们对他敬而远之，因为纳伊姆的妈妈告诉过她们，海外有几个陌生的女人非常爱他，想同他结婚，但是他不理她们而回到自己村庄。纳伊姆长期远离国土，历尽辛劳烦恼，乍回到村庄，如入梦境一般。他猛吃足睡，穿着军装观看卡巴迪的比赛、牛车的赛跑。

纳伊姆过桥时，对面来了三个骑马的人。他们是乔根德尔·辛格和村里的两个快长成青年的男孩子。他们走近后，拉住马缰绳，高声向他问好。

"从哪儿来？"纳伊姆问。

"谢天谢地，我们看到野猪……"乔根德尔·辛格说。

"逮到了吗？"

---

① 对他表示尊敬。

“嗯。找到了野猪窝。一大群。”

“后来怎么样？”

“明天猎取，你去吗？我们夜里去挖坑。”

“明天去。”纳伊姆说。

三个骑马的人松开了缰绳。“太阳一竿高时来。乳清跟我们一起喝……”乔根德尔·辛格从飞奔的马上转过身来嚷道，他下了桥。

“上流下雨了。”纳伊姆看到混浊的河水心里想。

早晨，纳伊姆睡醒起来，听到门外有轻微的嘈杂声。他急忙穿上裤子，登上军靴，打着哈欠，来到外面。他在院子里停下来看了看白牛脖子上的伤口，决定去打猎之前先给它上点儿药。他用手抚摸了一下马背，捏了捏马后腿的两个膝盖。他从马的烦躁不安察觉到马精神抖擞，在等待骑者。他站在那里叫正在搅拌牛奶的妈妈丢下手里的活去修理马缰绳。他从角落里拿来些许干草放在马面前，用一只手把正在大门里面玩耍的阿里抱到马背上。孩子抓住马鬃，贴在马脖子上。阿里的妈妈离开棉花堆朝这儿跑来。纳伊姆笑着出去了。

艾哈迈德·丁家前面聚集着一些人。纳伊姆打着哈欠扫了一眼池塘、锡克教徒的园子和天空。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象刚起床的农民一样富有朝气。阳光刚爬上树梢，小鸟在枝头跳跃。右手边的人群里喧声大起。

艾哈迈德·丁在自家门口愤愤地站着。罗山阿加的管家被几个亲信围在中间，牵着马缰绳站在艾哈迈德·丁对面。

“我一无所有。滚开。一无所有。”艾哈迈德·丁挥动着胳膊嚷道。

管家长长地抽了两口水烟，歪着脖子油腔滑调地说：“我们

要搜一搜你的大厅。”

“你不能进到我家去。我恳求你。”艾哈迈德·丁嚷道。他的头巾散开了，拖到了地上。粘满灰尘的胡须在风里飘动，衣袖从肩头撕到袖口，布满皱纹的脸上流着悲愤的泪水。“我要告诉别人，你打了我，侮辱了我，扯下我的头巾，揪我的胡须——我是小偷，嗯？滚蛋。我一无所有。你……”他朝管家点着指头，但是喉咙哽得说不出话来。

管家站着看了一会儿老农象女人一样捶胸痛哭。每个人看到纯朴的成年的庄稼汉和工人哭时心里都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害怕，这种害怕在他心里也油然而生。他带着自己的人悄悄地溜走了。

纳伊姆慢吞吞地走到艾哈迈德·丁旁边站着。艾哈迈德·丁现在坐在无门板的门里边，脸颊上的泪水快要干了。只剩下一个青年小伙子站在他旁边。

“伯伯，怎么回事？”纳伊姆问。

“他们来收汽车捐。”小伙子代替艾哈迈德·丁回答道。

“汽车捐？”

“罗山阿加买了辆汽车。”

“怎么？”

“我们得交汽车捐。”

纳伊姆看着空中长长地“嗯——？”了一声，他感到莫名其妙。“哎哎，哎哎，”他俯身向小伙子说，“这汽车捐是咋回事？”

“封建领主买了汽车。我们得交粮食。”小伙子说。

“交多少？”

“按照土地来算。我有二十英亩土地，一对牲口。我交了十磅。”

“从罗山阿加那一份里？”

“不，自己这一份……”

“为什么？”

小伙子很窘，“唷，我们必须交。”

“我一定交……”艾哈迈德·丁手放在胸口说，“交一百次，乔德里，但是我一无所有。如果我交汽车捐，那末就得吃八个月的麦草。看这……”

他把双手伸到纳伊姆面前。“我一切都扔在地里。谁也不帮助我。所有庄稼都是我自己播种的。我的儿子在战争中被打死了，今天他们打了我，揪了我的胡须……”

他把颤抖而难看的双手摊在纳伊姆前面。两只手全干裂了。纳伊姆手插在口袋里，低着头回来了。尼亚兹·贝格在用皮线修理缰绳。

“你也交汽车捐了吗？”他站在院子里生气地问。

“我们的土地是自己的。我们干吗交！”他父亲挺起胸膛说，“他们有胆量到我们跟前来？我掐死他们。我们荣获了十字勋章，这是开玩笑的？”他从眼角瞟着儿子继续修理缰绳。

纳伊姆从炉灶上取下一点儿熟土放在手心，在熟土里倒上芥子油，用手指把墙角的蜘蛛网绕下来放进去，又放上少许牛粪，调成糊状。他把这药膏抹在牛的伤口上，又从军用挎包里取出白绷带，在父亲的帮助下把它扎在伤口上。

“如果你对待它象对待小兔子一样，那它就耕不了地了。”尼亚兹·贝格一边扎着绷带一边怒冲冲地说。

“战争中这种药膏很有用处。但是这里面用骡粪最好。”纳伊姆说。

他放上马鞍，给马拴上缰绳。尼亚兹·贝格站在那里用惆

怅的眼睛看着他用一只手十分麻利地干这一切。当纳伊姆戴上帽子从角落里拿起长矛时，尼亚兹·贝格说：

"不喝乳清？"

"在锡克教徒那儿喝。我们去打猎。"他一边骑到马上一边说。马窜出没有门板的门消失了。

树林很茂密。他们在榭星树、橡胶树和酸枣树下走了三英里。到处是死乌鸦和其他大大小小的死鸟。空气中散发着烂树叶和鸟粪的臭味。他们骑着马，戴着头巾，拿着长矛在阴暗的树林里穿过高低不平的土地，来到一个宽阔的地方。他们停了下来。这里树木不多，阳光照在平坦的土地上。马看到宽阔的地方用力嘶叫。

一个人大骂："小舅子，把野猪吵醒了……"他用长矛柄子敲打马的脑袋。大家下了马。太阳到了头顶。

"现在它们可能在休息。这是它们休息的时间。"那个大骂的人向纳伊姆解释打猎的要点，"把野猪从睡眠中弄醒，它就迷迷惑惑，晕头转向。你往哪儿吆喝，它就往哪儿去。如果从对面来，那末你别离开自己的位置，心里别发馋，站着别动。当它十分靠近时，你猛孤丁地从面前闪开，它会一直走。它在十码之内转不了弯。你……你就不住地吆喝。"他踌躇地看了一眼纳伊姆的木头胳膊，"不，我的意思不是你这个胳膊不行。你是个勇敢的人，同年轻人打过仗，这不过是野猪，然而这里却需要强壮的青年。明白了吗？你光吆喝就行了……"

他们从夜间挖的坑里取出草和木头。一行七个坑。乔根德尔·辛格和其他六个青年坐到各自挖好的坑里，他们的膝盖攜到地里，只有头露出地面。他们把长矛平放在坑上，长矛柄担在

肩头。头巾扎在头上和脸上，打手势让吆喝。

吆喝的人上了马，消失在树林里。他们在茂密的树林里兜了一大圈，从半英里处冲着正前方象发起进攻的士兵一样排成一行前进。他们希望在榭星树的一个树丛里碰上野猪群，但是他们出乎意外地提前碰上了野猪。一大群肥胖而强壮的黑野猪突然出现在骑者们面前。骑者们立即散开围成半圆形，把野猪围起来往猎手们坐等的那个方向吆喝。喧哗声惊醒了整个树林。鸟儿展翅乱飞，小野兽惊恐逃窜。骑者们把长矛举到头顶，大声吆喝。野猪害怕这一突然袭击，吼叫着四处逃跑。最后它们不得不朝着所吆喝的那个方向奔去。此时，分不清人、猪、马的声音。纳伊姆全身感到无比兴奋。这是人从人类的各个枷锁下解脱出来后故意学着动物之态时所感到的兴奋。在这野外的环境里，他的心中产生人类杀生的古老而残忍的欲望。

最后矮小难看的野猪进入了宽阔的地方。猎手们的脑袋缩到了坑里。野猪笔直地奔跑。突然，五码远的地方长矛的顶端离开了地面，野猪以闪电般的速度，全身的重量扑到矛头上。长矛刺入野猪的脖子、胸口和肩头。受伤的动物往后退，嚎叫着向前冲，又往后退，但是在锐利的钢铁矛头面前，它们无法前进。长矛捅进它们肥厚的脂肪。长矛柄担在猎手们的肩头，他们咬着牙使劲用双手托着长矛坐着。

第一次进攻只有两头野猪停住。骑者分成两拨，策马疾驰，在猪群消失在树林里之前赶到它们的前面，把它们拦回来。猎手们在坑里调转方向，长矛冲着从后面来的野猪群。一头野猪冲着乔根德尔·辛格跑来。他咬着牙把长矛插入野猪的胸口。长矛猛一震拉开了野猪胸口的硬皮刺向肩头，滑出来了，矛头过

处，露出了白色的脂肪。野猪以飞快的速度跌入他的坑里，锋利的野猪毛在猎手的背上从肩膀到脊骨划了六英寸长的很深的口子。乔根德尔·辛格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一眨眼工夫，受伤的野猪一跃跳出坑外逃跑了。这次还有三头野猪在同猎手们较量。又一次进攻，第六个猎手也忙合起来。他们放开了野猪群。吓得嗷嗷叫的野猪象闪电一般消失在树林里。乔根德尔·辛格站起来，靠着一棵榭星树的大树干坐下。他脸色苍白，背上流着鲜血。

纳伊姆从一棵粗大的树干旁边经过时发现野猪的一条后腿。他调转马头朝另一个方向走去。野猪坐在树根旁边，从胸口到肩头耷拉着破皮。血从肥厚的白脂肪里流出来滴到地上。它用受伤的眼睛看着纳伊姆嘘嘘地喘着粗气。马使劲嘶叫。当时，看到可怕的、无可奈何的动物，纳伊姆的心里突然产生一种发疯似的强烈的欲望。他已失去了思维能力。他跳下马，矛头对准野猪的伤口。

野猪失望地轻轻颤抖了一下，默默地坐着。纳伊姆用劲压长矛。野猪猛一摇头站了起来，缓缓而行。纳伊姆膝盖陷在地里，长矛柄搭在肩头，用一只手扶着。但是，他感到自己的力气对付不了这个动物。野猪发出嘘嘘的声音，猛一摇晃走了。纳伊姆又害怕又想自卫。在这复杂心理的一瞬间，他十分清楚地听到矛头拉破肥厚的脂肪层的声音，喀嚓……喀嚓嚓……

"咳，乔德里，你在干什么？"从远处传来一个声音，他们大家策马跑到那里，跳下马。

"别松开，乔德里，使劲。加油……加油……"他们嚷道，"长矛前面抬高。肩膀放低，膝盖顶住地……猪崽子……"

"天哪——，这个男孩真笨。"一个年老的锡克教徒生气地

说，“喔，知道了，他是一只手，一只……”

在他们喧嚷期间，纳伊姆闭着眼睛使出膀子、肩头、胸口和双腿的全部力气。突然，野猪发出了一声垂死的嚎叫，猪嘴巴搭在长矛上闭上了眼睛。

“捅到心脏里去了。我从声音听得出来。只有长矛戳到心脏里，野猪才会发出这样的叫声。我同野猪打了一辈子交道。”年老的锡克教徒挺起胸脯说。

野猪两腿哆嗦，笨重的身体瘫倒在地。人群中发出一阵喧哗。纳伊姆丢下长矛，站在一旁擦汗。过了一会儿，他看也不看猎获物，牵着马缰绳朝乔根德尔·辛格走去。两个青年从死动物身上拔下长矛。

乔根德尔·辛格靠着榭星树的树干坐着。一个青年把白纱线烧成灰揞在伤口上。

“我替你报仇了。”纳伊姆说。

他痛苦地笑了笑，“你是个勇敢的人。你是我的兄弟。如果莫汉德尔·辛格在，他也会报仇。”

纳伊姆的心里一阵刀绞似的难受。

他们回来时，已是黄昏。池塘边野狗猜猜吠叫，村庄上炊烟缭绕。西面尚存白日的余辉，东方天空中星星陆续露出了面庞。田地里黑暗迅速降临，田间小渠里响起淙淙的流水声。寂静而低矮的屋里油灯一盏一盏地被熄灭，因为整天同牛一起干活的农民睡得很早。

纳伊姆从院墙旁边经过时看到罗山阿加的马车，吃了一惊。他勒住马，站在马镫上，从墙上往里窥视。里面亮着几盏煤油灯，罗山阿加的几乎所有的佃农都集中在院子里。他们穿着最

好的衣裳，鲜艳的头巾上的羽饰朝天竖着。他们坐在小地毯上低声说话，抽着水烟。管家出现在客厅门口。他转动着尖利的小眼睛四处看看，然后细声细气地说：

“艾哈迈德·丁——”

大家都转过头看。艾哈迈德·丁两膝着地直起腰来。

“他粮食满罐，但是不交汽车捐。把他带到罗山阿加面前……”管家说。

艾哈迈德·丁象着魔似的慢慢站了起来。他那镶着新的云母片的头巾上的羽饰直竖着，腰间围着长边的蓝绸子腰布。脸上抹了油，脸上的黑皮肤闪闪放光。

“对待他要象对待牛一样……象牛一样。”管家厉声说，并朝两个小青年看了一眼。小青年站起来把手插到他的腋下，用膝盖把他捣倒。他只字没吭，趴倒在地。管家一把揪下他的头巾，递给了一个小青年。

“把牛拴起来……”管家说。小青年把头巾的一头拴在他的脖子上，另一头抓在手里。

“往他嘴里填草……”管家说。一个小青年拿来干草往他嘴里塞。

艾哈迈德·丁两手在空中挥动着，用破裂的声音嚷道：“别……别……别……别。”他的嘴角挂着草叶子。小青年塞完草用力合上他的嘴巴。“走——”管家拉着头巾说。

年迈的农民象四足兽一样在地上爬着，迅速地眨巴着眼睛。奇耻大辱使他脸色非常难看，就象中风的人或者战场上快要死的人的脸色一样。

纳伊姆突然感到非常害怕，用脚后跟敲了敲马肋骨，顺墙走了。从罗山阿加的马车旁边经过时，他把手中的橡胶树的嫩枝

甩到车顶上，嫩枝滑落到大门附近。一会儿，门里出来了个人影，消失在黑暗中。

巷子寂静而漆黑。马信步而行。这时，马听到后面有急切的脚步声，竖起耳朵发出嘘嘘的声音。纳伊姆回头看了看。

“我想同你谈谈。”来者把手放在他的马镫上说。纳伊姆在黑暗中听出是学校的年轻教师的声音。“到我家去吧。”

“你家在什么地方？”

“那里——”教师在黑暗中朝北指了指。纳伊姆下了马，站着略思片刻，然后抓住缰绳默默地随他一起走。

“今天我很累。”走着走着纳伊姆说。

“我请你喝绿茶。”

路上，他们再也没有说话。

他们进入一个破围墙的小院子。一匹马在院中吃草。教师打开门。院子里的马使劲嘶叫。

“把马拴在那里。”教师说，“我点灯。”

房间的墙上挂着一盏玻璃罩很脏的灯儿。灯上面的房顶被烟熏得黑乎乎的。房顶是用弯弯曲曲的橡胶树的棍棒和草搭成的。墙上到处是雨水的痕迹。一旁有一个炉灶，炉灶周围放着几只饭碗。又长又宽的床铺上铺着白床单，床单上放着几本书。桌子上摆着一些铅笔和许多白纸。有一张椅子，上面放着书。有一个衣箱，上面也放着书。

“坐下吧。”教师从椅子上拿下书说。

教师折断橡胶树的细枝，有次序地放进炉灶里。寂静昏暗的房间里，燃烧的木头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

“纳伊姆，你遗憾吗？”他一边往火上放木头一边说。

“什么事？”

“刚才所发生的，你没看见？”

好一会儿，纳伊姆才用低沉的声音说：“嗯。”

“罗山阿加不是坏人。我看到当艾哈迈德·丁象牛一样爬到里面时，他勃然变色，他命令所有人统统出去。”他把水壶放在火上站了起来，“但是这是骗局。我们要打破这整个圈套。”

纳伊姆吃惊地看着他。教师关上门，上了门闩，站到纳伊姆面前。“你看到你父亲的状况了吧？”他用深沉的声音问道。

纳伊姆的眼里闪烁着轻微的凶恶的光芒。

“这整个制度坏不坏？说说看！”

“怎么？”

“告诉我，”教师在他面前挥着手，“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可以改变这整个制度，那末……？”

纳伊姆摸了摸前额，“老师，你知道，我准备做任何事情。但是怎么干？”

教师没有回答，泡茶去了。

他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但是长形的大脸上胡子拉碴，皮肤粗糙而有皱纹。他是个贫苦的农民。

他把两碗茶放在桌子上，坐到床上，手肘撑在桌子上趴着。“我要做‘自己’的工作。你的工作县委书记会告诉你。他认识你。他向我打听过你。”

“我不认识他。他叫什么名字？”

“他认识你。我们还有几个人也认识你。”

“国大党？”

“嗯。”

他们默坐喝着清香的绿茶。

乳白色的热腾腾的蒸气从陶碗里冉冉上升，消失在空气中。

"你这里有什么工作？"纳伊姆问。

"教书。此外还有些工作，都与你无关。周围村庄都有我们的人。"喝完茶纳伊姆站了起来。

"怎么样？"教师问。

"我准备着。我同你一起去。可能后来。"

"真主保佑。"教师直率地伸出粗大的手纯朴地笑了笑。纳伊姆看到他那纯朴而诚实的眼睛，想同他热烈握手。他牢牢地抓住教师的手一边摇动一边微笑。在分手以前的充满情谊的一瞬间，纳伊姆感觉到自己对这个陌生人有着无限友情。

他低着头坐在马上，马一步一步地走着，进入了寂静的小巷。马在熟悉的高低不平的石头路上信步朝家走去。踩在石头上的马蹄声在黑暗中传得很远。

纳伊姆从河上的桥往下走时朝前看了看，心里不禁一惊。他下了桥，喝了点儿河水，饮了马，又朝那个方向看了看。

罗山阿加的马车陷进一个泥坑，三个农民在使劲推车轮。他从远处望见中年的、漂亮的姨妈揭开前面的帷幔坐在车里。来到马车旁边时，纳伊姆的马不知不觉地停了下来。他转过脸看了看车轮。陌生的马使劲嘶叫。姨妈惊愕地、亲切地笑了笑。

"纳伊姆，到哪儿去啊？"她问。

他没有回答，站在那里一个劲儿地看着车轮。

"纳伊姆，你得了十字勋章？"

"嗯。"他看着地上喃喃地答应着。

"什么样？"

他看着前面，脚后跟敲打着马。他从右边掀起的帷幔里看到一张非常熟悉的面孔。他想到，他刚刚在村里或在路上的树

林里或在梦里看到过这张面孔，他非常熟识这张面孔。他打断了沉思恢复了理智。脚后跟使劲敲打马的肋骨。

他刚上马路，突然感到非常疲倦，现在他连骑马过桥的力气都没有了。在小桥附近，他勒住马，十分疲乏地下马坐到桥墩上。桥下排涝渠干涸了，到处是牲畜的粪堆。他右手紧紧地抓住木头手腕。他看着桥下渠子里爬着的一只蛤蟆。他不知不觉地把木头胳膊从膀子上取下来。他第一次仔细地端详它。手指的骨节上十分精巧地刻着人类皮肤的皱纹；指甲圆圆的，很漂亮；手腕鼓鼓的，颇丰满；手掌上有条纹。这一切他在孟买医院让医生安装时也没有看到过。从张开的、宽大的木头手上冒出了一张面孔。他觉得这张面孔极其忧伤，无比孤寂。他的手抓得更紧了。他把木头贴在胸口。他看到发白的指甲心想，只有那张面孔，那个女人在世界上会给他终生带来无限悲伤！由于极端痛苦，他脸色蜡黄，锐利的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直响。

“你那象美梦一样可爱而美妙的名字随风飘来，我惊异地看了看。你站在面前。象以往一样迷人、惆怅。但是在这以前我就看到过你。在哪里？在何处？在草地上，在高山上，在雪地里……在奈尼塔尔，当我坐在木头走廊里绳子编的椅子上听镀锡铁皮的屋顶上的雨声时，你姗姗而过。下面玉米地里豹子在嚎叫。你过去后，夜幕已笼罩了四周，我们喝了用猎获的山羊做成的汤……在市场上，在胡同里，在火车上，我记不清多少次、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你，但是我认识你。我们大家都认识你。你是罗山普尔人，性情急躁。你失去了一只胳膊，获得了十字勋章。你是从罗山普尔走的。谁叫你去的？你会谈恋爱吗？这是什么恋爱之法？你径直走了，但是在路旁的树林中我还会看到你。我

知道。因为你在忍受。我什么也没说过。问题只是你这个人太死心眼儿、太古板、太实在。我什么也没说过，错误是你的。你这可恨的、傲慢的、死板的头脑——天啊！”

阿兹拉放下帷幔，她被颠得摇摇晃晃，她把头靠到车帮上，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坐在里面的女人们。

当纳伊姆按照地图来到城里那个十字路口时，太阳已经西斜。不大一会儿，他到达了目的地。

这是个用旧砖头盖起来的老式的两层楼，长期无人修缮。他坐在马上敲门。门上没有门闩。敲了两次，无人应诺。他从马镫里抽出脚，用马镫敲打了几次旧木门。里面传来拖小床的声音，然后悄然无声。后来，有人走来开门。这是个白发苍苍的矮老头，他穿着铁路职工的蓝色的布制服。他的面孔象普通劳动人民的面孔一样。

“谁住在这里？”纳伊姆问。

“我住在这里。”老头平静地说，“我原是铁路上的职工……”

纳伊姆挥手不让他说下去，“这与我毫无关系。我从罗山普尔来。是哈利·昌德派来的。哈利·昌德老师……”

“稍等一下。”老头说着到里面去了。房间里黑乎乎的，混浊的冷空气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就象地下室里散发出来的气味一样。须臾，老头又出现在门口。

“你很爱好骑马。”他看到纳伊姆骑在马上，说道，“把马拴在这儿。我们这儿很少有骑马的人来。”

他们进到里面往左拐。前面又有一个门，门口站着一个又黄又瘦的高个子。前面的房间里也没有灯，从后面的房间里透出来的灯光使这个房间半明半暗。高个子同他热烈握手。

"我叫巴勒姆根德。我是县委副书记。"

他们进入后面的房间。这个房间很低矮。三处用较细的橡胶树干顶住屋顶。中间的那个树干上挂着一盏煤油灯。灯下放着一张挺大的粗糙的桌子，桌子上堆着写过字的和未写过字的纸张。桌子中间放着一个木头的旧笔筒。凳子上一个鬈头发的人伏案而坐。他的眼镜放在桌子上。一个青年人坐在另一张凳子上阅读文件。

他们俩进来时鬈头发的人抬起头来。他的脸灰不溜丢，脸色象马粪一样的颜色。

"他从罗山普尔来，哈利·昌德派他……"巴勒姆根德说。

"从罗山普尔来？"老人用年轻的声音惊异地重复说。

"纳伊姆·艾哈迈德……"

"纳伊姆·艾哈迈德·汗。"他站起来热烈握手，"我认识你。你稍等片刻。我马上就完。巴勒姆根德……"

他又两手抱着头坐下来。他戴上了眼镜，看着那个青年人遗憾地摇了摇头，"糟糕。哎呀呀，很糟糕……"

纳伊姆坐在火炉旁边的凳子上。他看到书记的桌子的两条腿已经断掉了。一条腿的位置上钉了一根又弯又粗的橡胶树枝，另一边支着砖头。房间里散发着地下室的那股气味，还夹杂着煤油和燃烧的棉花灯心的气味。

书记把没有地址的一个信封交给青年人。他转向了纳伊姆："来，坐这儿。我见到你很高兴。我已认识你两年了。你出席了一九一三年五月罗山宫的宴会。"

纳伊姆惊愕地看着他，犹如他在谈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当时我远远看到你。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找你。但是当我们在这里安了办公室时，你已经打仗去了。"他双手抱着头

慢慢地按着，"你为国大党干事吗？"

"因此到这儿来了……"纳伊姆喉咙里感觉到一股煤油味。

"对，这没有必要问。但是你服役了，而且做出了……"

"噢，"纳伊姆立刻打断了他的话，"毫无关系。"

"对。我们没有基金。我们只能提供吃穿。而且……而且也许你的十字勋章所得到的土地会丢掉，被没收。"

"我不是说了吗——毫无关系。"

"好吧，好吧。"他把凳子朝纳伊姆跟前挪了挪，"我们极其需要受过教育的青年。特别是你所要担负的工作。这个工作在我脑子里盘旋了好久。这个工作很困难，但比这工作更困难的问题是为这个工作物色适当的人选。你是最合适的人。我了解。但是你需要训练。你要在这里住上半个月。巴勒姆根德将告诉你一切。以后你不必到我跟前来，但是走时，要见了我以后再走。再见。"

纳伊姆同他握手时感到，同他死人般的脸相反，他的手象他的声音一样惊人的年轻而热乎。

来到中间房间，巴勒姆根德点亮灯。房间里只有一张小床，床上放着被褥。巴勒姆根德指着小床说："这是我的床。你可以睡在上面。没有虱子、跳蚤，放心吧。"

"你睡在哪儿？"纳伊姆问。

"我有地方睡。"他满不在乎地说。

纳伊姆摘下帽子擦了擦脸上的灰尘，坐到床角上，"我早就饿了。"

"米饭可能熟了。"巴勒姆根德自言自语说。

隔了一会儿，纳伊姆吃饱了红米饭，喝足了卷心菜的菜汤。从巴勒姆根德手里接下用废纸卷的香烟。

两个星期以后，纳伊姆从书记的桌旁站起来同书记握手告别：“再见。”

“再见。”书记攥紧他的手说，“要认真思考、理解、观察、听闻，要做适当的、正确的事。……要保护自己的生命。你是我的儿子，但是首先你是印度的儿子。再见。”

纳伊姆在门口同巴勒姆根德告别。

“你在到非常危险的人当中去。但是我们当中任何人都要做这项工作。”巴勒姆根德用炯炯有神的、在他脸上显得陌生的眼睛看着他说，“对我们来说，你的生活比你更宝贵。我祝你用自己身心的全部力量亲眼看到印度独立……”

“巴勒姆根德，”纳伊姆在朦胧的灯光下对他说，“你的眼睛很不寻常。我很喜欢。”

巴勒姆根德象姑娘般羞羞答答，黄脸上微微泛起了红润：

“我们身上所体现的生活的力量一般都流露在眼睛里。你经过几年实际生活和艰苦劳动的磨练，身上再多留下几个伤痕，那末你的眼睛也会变得不寻常。要么明亮，要么灰暗。这就有赖你的眼睛了。”他转过脸去站着。纳伊姆告别的目光落在他那露在灯光下的脸上，纳伊姆感到他的嘴唇上挂着一丝苦笑。

十 三

“今天已经四十天了。”他躺在地板上想。他伸出那只好手摸了摸石头地板。

这是个又大又黑的房间。地板和墙壁是用又大又脏的石块建成的。房顶又高又黑。唯一的窗户关得紧紧的。一个没有门板的门用一块沉重的木板挡住。从房顶附近小孔似的天窗里射进来的亮光使房间更加黑暗。他已在地板上躺了许久。

“今天是第四十天。”他沮丧地想，“我一事无成。而且同他们在一起自己……自己也……”他忽地爬起来，用胳膊搂着膝盖坐着。

“这个希拉，倒霉的……”

“一——二——三。三条铁路线，我也牵连进去了。三条。”他痛苦地重复，“我亲手用达那炸药炸了一条——倘若巴勒姆根德知道我在怎样对待他可爱的印度，那……可爱的印度，对不住——我能怎么办呢？只能这样。这些危险而失望的恶狼、私生子……”他心里大骂，“为了同恐怖分子生活在一起，我还能做什么呢。”他在思索之余想到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三次大骂。“这么悲观的人我在战场上也没见过。天啊，那些英国人多么无情地把他……”他打了个寒颤。

门口木板在慢慢移动，出现了一个姑娘的圆脸蛋。

“木头人，怎么样？”她用孩子般调皮的口吻问道。

“很好。”

姑娘挪开木板进来。她面孔不太大，身体已成熟。她的身量发展到年岁前边去了。

“你今天怎么没去？”她俯身向纳伊姆问道。

“我身体不舒服。”

“你怕安放炸药吧？”

“别胡说。”他又躺到地板上。姑娘在房间里无目的地转了一两圈出去了。从门里进来的一点光亮已经消失。

“今天我没去。是的。明天我连头疼的借口也不找，明确拒绝。过去已经炸死了许多无辜者——但有何用处？我干吗不把这一切都说出来，嗯？无能为力。我压根儿就不该到这儿来。我什么也不能对他们说。他们是这么好，这么痛苦，这么……希拉，希拉这个姑娘……”木板又被挪开，希拉朝里面瞧了瞧。

“木头人，喝茶吗？”

“不喝。”他躺着回答道。

她进来坐到他旁边。“怎么，对安放炸药感到害怕？”

“别笑。”纳伊姆生气地说。

“怎么，我都会放炸药。”她又笑了。纳伊姆坐了起来。

“看什么？”希拉闪烁着眼睛说。

他默默地起来站到墙根，摆弄了一会儿窗户上生锈的插销，满脸绯红。

“别开。”希拉说，“老爷爷会生气的。”

他把一扇窗户打开了一点儿。一道长长的光线射入房间。对面一个小山村的后面太阳在徐徐下降。高高低低的木头房子远看宛如梯子。村子下面是茂密的、黑糊糊的果园。果园下面是稻田。

“倒霉的老爷爷，他至今还不知道他同什么人在一起！”他用手掌揉了揉眼睛。“这么久大白天没见过绿色……”

“木头人，听着——”希拉来到他身边说。

“别叫我木头人。”纳伊姆生气地说。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他气冲冲地模仿说，“我叫纳伊姆·艾哈迈德·汗。”

“哥哥告诉我，你的这只……”她害怕地摸了摸假手，“是木

头的。那末——我们村里有一个瘌子，一个疯子。我们就叫他瘌子，叫他疯子……”

“喔，我们不这么叫。我们叫纳伊姆·艾哈迈德·汗和希拉小姐。你叫吧！”

“纳伊姆·艾哈迈德·汗和希拉小姐。”

两人都笑了。一群野鸭从稻田上空飞过去。

“纳伊姆·艾哈迈德·汗，你干吗不说话？”

“说呀。”

“什么时候？过了几个月了，你从来不说话。”

“只过了一个月零十天。”

“你很会算呐。”

“哎，我这只手是真手。看——”他用木头手指摸着她的鼻子，“这是你的鼻子。我感觉得到。这是你的眼睛。这是嘴唇，这是脸蛋，这是下巴颏，这是脖子。”他用凉而硬的手指在姑娘麦色的、无瑕的脸上摸了一会儿。他似乎感到木头手指就象他的真手指似的，里面流动着血液，姑娘皮肤上的热量进入他的血液在他全身循环。他的汗毛一根一根地竖了起来。姑娘吃吃地笑个不停。

“纳伊姆·艾哈迈德·汗，你明天……”

“别叫纳伊姆·艾哈迈德·汗。叫纳伊姆就行了。”

“你有几个名字？”

他笑了。

“纳伊姆，明天你去吗？”

“哪里？”

“铁路线？”

“不去。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他叫道。

“我什么都知道。”姑娘眨巴着眼睛说，“为什么不去？”

“我不能干这个事。”

“那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为什么？啊哈哈……不知道。”

“不知道？”姑娘朗声笑道，“这里不能白吃饭，先生，回去吧。”

“噢——”纳伊姆鼓起腮帮子呼了一口气，“我是要回去。”

姑娘眨巴着眼睛看着他，“纳伊姆，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事？”

“你是为了同我相会才留在这儿的吗？”

“不是。”

“那干吗留在这儿？”

“我身体不好。”

她心里凉了半截。“喔——！”她看着外面心不在焉地说。在从窗户射进来的星光下，可以模糊地看见她那红红的小嘴唇。

纳伊姆笑了，用好手摸着她的下巴颏，“好吧，我承认我是为了你才留在这儿的。”

姑娘的眼睛在黑暗里闪烁着光芒，“这才对。”

“怎么？”

“我当时就明白。你的声音不象有病人的声音。”

黑暗里纳伊姆清楚地听到自己爽朗的笑声。他想伸手关窗户，但是希拉挡住路。

“你在看什么？”

“看村庄。”

“你也有村庄吗？”

“有。它在平原，很肥沃。”

“在那格浦尔附近？”

“嗯。你怎么知道的？”

“你哥哥告诉我的。你在那里有朋友吗？”

“没有。”

“你撒谎。”

“没有，没有。”她低声嚷道。

纳伊姆耸了耸肩膀，“我是这么想的。”

两人默默地站着。姑娘慢慢地说道：“穆顿从家里跑了。我自个儿玩。村里每年都闹霍乱。先是妈妈去世，后来爸爸也死了。穆顿不知从哪儿回来了。后来……”

“我知道。”纳伊姆用手示意让她别再讲下去，“我都知道。你哥哥告诉我的。”

“什么时候？”

“第一次到铁路线上去的时候——你受了不少折磨。”

“嗯——！”希拉惊异地、不经心地看着黑暗处说。

时值月末，四周一片黑暗，只有朦胧的星光。对面的小山上高高低低的房子里亮着油灯。油灯一盏一盏地在熄灭。他们窗户下面有一条小山泉。石头上哗哗的流水声犹如远处的水车声传入他们耳朵。一只夜晚的飞禽扇动着翅膀从窗户前面飞过去。

“我走吧？”姑娘害怕地说。

“呆一会儿。”

“刚才天使过去了。”姑娘说。

他笑了，“什么天使，是蝙蝠。”

“蝙蝠？”希拉用害怕的声音重复说，“别这么说。它是天使。只要它一过去，他们就会回来。我该走了。”

但是她站着不动。

"你睡在哪儿？"

"隔壁房间里。"

"是吗？我以为你到村里去。"

"你睡在门旁。"

"你怎么知道？"

"你打呼噜打得很厉害。气死我了。"

"是吗？"他慢腾腾地笑着说，"移开木板有响声吗？"

"没有。我好几次移开木板看你。"

"为什么？"

"你不让人睡觉。我真想把木板推倒砸到你身上。"

他又笑了。又一只蝙蝠扇动翅膀从窗户旁边飞出来。希拉把手放在他的胳膊肘上，目光在黑暗中追逐着蝙蝠。她默默地出去了。

将近午夜，下起了雨。他们三个人回来了。进入房间，点亮了火炉上的油灯。

"炸药湿了吗？"伊克巴尔把衬衫摊在火炉上问道。

"没有。在我的肚子上。"巴纳尔吉掀起衬衫襟，从腰上解下炸药袋子。

"放得离火炉远点儿。"伊克巴尔说。

"耳朵都听熟了。别唠叨了。"巴纳尔吉扬起脸骂道。伊克巴尔和巴纳尔吉一起用痛苦的语调莫名其妙地骂起来。他们脱下衣服。

纳伊姆靠着墙，胳膊搂着膝盖坐着，用熬夜的红眼睛看着他们。水珠从他们的头发上往下滴落。穆顿坐在火炉旁烧火。伊克巴尔从腰里解下手枪挂在钉子上。钉子不牢掉下来了。装在

大麻套里的挺大的手枪砰的一声落到地板上。伊克巴尔想捡起来，但他犹豫了一下在火炉旁边翘着腿坐下来。

“有烟吗?”他问。

“没有。”穆顿说。

他耸了耸肩膀，头靠着墙闭上了眼睛。油灯在他头上面发着光亮。他脸上鼓出的骨头在眼睛和面颊上形成了阴影。他靠着墙就象黑色粘土的塑像一样安静地坐着。他的头发又乱又脏，结实的面孔显得清瘦。纳伊姆的心里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怜悯。纳伊姆站起来钉上钉子，挂上他的手枪，走到他身旁取出一支香烟。

“你怎么样?”伊克巴尔默默地点燃了烟问道。

“很好。”

“干什么了?”

“什么也没干。”纳伊姆看着炉火说，“在思考问题。”

“你在思考?”巴纳尔吉翻过身来开心地问道。

“对。”纳伊姆看着他的脸坚定地说。

“最好放弃思考。”他发疯似地一边点燃湿了的香烟一边说，“我也放弃了思考。”

穆顿折断一根木柴扔到火里，笑道：“这对你是件难事，所以你放弃了。”

“为什么。我曾思考过，我们当中只有你有烧火的本事。看，你在最短的时间内烧着了火。我很高兴。”他伸手烤火，“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他那小巧而聪明的脸上流露出微笑。他拖着自己的两条毯子来到火炉旁边。关闭的房间里积在石头上的灰土飞了起来。大家都感到厌恶。

“你离不开被褥？”伊克巴尔皱着鼻子说，“象女人一样。”

“我们连窗户也不能开。”穆顿说。

巴纳尔吉手指转动着香烟在沉思。纳伊姆俯向他。

“你真的高兴吗，马吐格尔？”

“嗯。你干吗变成这副可怕的样子？”他生气地把烟扔到火里，“烟已经湿掉了。”

“你不该保护炸药而该保护香烟。”纳伊姆说。

“嗯——也许。”

“现在抽炸药吧。”

希拉拿来一个盛满水的大铝罐，放在火上。

“老头儿会给点儿吃的吗？我快饿死了。”穆顿说。

“不知道。”她双手叉腰站着。一绺稠密的黑发挂在她的面颊上，眼睛在火光下闪烁。

“希拉，给点儿吃的吧。”穆顿温和地说。纳伊姆感到他的额头和眼睛完全象他妹妹。希拉说了声“好吧”出去了。隔了一会儿，老头儿手里拿着饭罐子进来了。

“今天做的是土豆，孩子们。”他用南印度农民的腔调说。很脏的罐子里盛满了引起食欲的土豆的红汤，里面冒着蒸气。四个男人赶忙围到罐子周围。老头儿抽起了水烟。

“薄饼——”两个人异口同声说。

“噢——”老头儿从军大衣口袋里取出几块很脏的薄饼递给他们。他从布套里取出马吐格尔·巴纳尔吉的又细又长的小刀，刮着水烟袋管里聚集的烟油。

他们坐在火炉前面又饥又累地咀嚼着食物。火光下，他们面颊上的每块骨头和肌肉都清晰可见。外面雨下个不停。窗户上轻微的连绵不断的雨声增加了房间里沉闷的气氛。屋里响着

吃饭和松树枝燃烧时发出的吱吱的声音。老头儿闭着眼睛坐在一块石头上抽水烟。

“留点儿给小妞，就这么点儿，没有了。”他闭着眼睛说。

四个男人瞪了他一眼。大家几乎同时罢手了。

他们把罐子递给老头儿，在火旁坐下。马吐格尔点了几分钟潮湿的香烟，没点着，把它抛到了火里，出口骂了一句。

“今天怎么样？”纳伊姆问伊克巴尔。

他转过脸穿着已经烤干的衬衫。

“邮局报销了吗？”纳伊姆又问。

“噢——嗯。”

“电线呢？”

“嗯，哼。”伊克巴尔看着火，又一次从鼻子里发出类似的声音。

“你不会说话？”纳伊姆接口说。

伊克巴尔没好气地、爱理不理地朝他看了看，头靠在墙上，“别介意，我累了。”

“你没什么好说的。你什么也没干。”

伊克巴尔慢慢地睁开眼睛。“我们报销了一个人。我有许多好说的。”他慢慢地说。

“只有逼迫你时，你才会说，不然什么也不会说。你什么也不想记住。你没做什么可以讲的事。我知道。我已感觉到。”

“你闲坐着不干事，变成无用之人了。”马吐格尔失望地摇着头，“你同我们一起去该多好啊。”

“唉……”纳伊姆非常愤怒，想说什么但停住了。

马吐格尔俯身向他，“你这是什么习惯——疯了？”

纳伊姆默坐着用手指折着细小的木柴。他逐渐抑制住了

自己。

伊克巴尔靠着墙睡着了。穆顿在用热水洗大腿上的伤口。关闭着的窗户里传来不停的雨声。马吐格尔把几根木柴扔到火上。房间里散发着浓厚的松烟的气味，木柴燃烧起来。希拉在包扎哥哥的伤口。

“报销了谁？”纳伊姆问。

“门卫。”穆顿回答。

“后来呢？”

“后来他们警惕了。”

“为什么？”

“我们犯了错误。”

“必需杀死他吗？”纳伊姆用探询的目光望着伊克巴尔问道。

“唉，”穆顿耸了耸肩膀，“开始进攻时我们犯了错误，后来——不得不这样做。”

纳伊姆用清晰的声音说：“我明白。”

“明白什么？”

“因此他害怕了。”他又望了望伊克巴尔。

“害怕？”马吐格尔吃惊地叫道，“他杀人象打死一只蚊子一样。你知道吗？”

“不对……”纳伊姆怒冲冲地在自己大腿上捶了一拳，“我告诉你，他现在还在做这样的梦呢。”

穆顿和马吐格尔开心地看着他。

“你看什么？”他把手伸向火，“这个教训是我在战场上得到的。你不会象打蚊子一样打死任何人，从来不会……”他弯腰坐下，“你听着，许多蚊子——这是一个人告诉我的——许多蚂蚁你会很容易打死它们，但一只蚂蚁就不会那么容易。他是个无

辜者，而且是一个人，工人或者农民，况且也是穷人，因此，伊克巴尔会经常梦到他。我知道。”

突然，马吐格尔粗犷地放声大笑。伊克巴尔害怕地睁开眼睛。马吐格尔笑得眼睛鼓起，两颊绯红。他在伊克巴尔的大腿上打了一巴掌。

“你做什么梦了？”

伊克巴尔默默地、气冲冲地看着他。

“无辜者，而且是一个人。”他笑弯了腰，“无辜者，而且是一个人，听到了吗？他说，你会梦到门卫。他是无辜者，而且是一个人。无辜而且一个。嘻嘻嘻嘻哈哈哈哈。无辜而且一个。”

伊克巴尔仍然头靠着墙用通红的眼睛瞪着他，后来略一移动躺到地上。“别吵，让我睡觉。”他厌烦地说。

马吐格尔慢慢地沉默不语了，不过从他的肚子和肩头可以看出他在不时地暗笑。雨已经停息。从窗户缝里传来山泉流动的声音。火炉里木柴在爆裂。男人们都很困倦，已有睡意，但谁也睡不着。

“今天我在想，我们为什么不放弃石头到平原去。”纳伊姆用温柔而清晰的声音说。伊克巴尔睁开眼睛看着燃烧的木炭。他眼睛很干燥，火光映红了脸。他默默地躺着。

“有什么不一样。”穆顿用热砖头烫着伤口说。

“这里有什么？石头里什么也长不出来。石头连水都不渗。这里的水从石头上面流到别处。这地方象不生育的女人一样。”

“这地方很安全。”

“安全？这整个地方都安全。”纳伊姆伸开胳膊说，“世界是人类之家。整个世界，哪个地方能得到吃的，哪个地方就最安全。”

“哼。”穆顿笑了。“得到吃的？谁得到吃的，我们？佃农？谁给饭吃？”他感到砖头在伤口上蹭得慌，牙齿咬着下嘴唇，“你是从月亮上来的，还是从平原上来的？你能得到吃的那个地方对你来说安全，你干吗到这儿来？”

“因此……”

“听着，”穆顿打断了他的话，“牛也会得到吃的。但是人和牛有着天壤之别。那里人和牛吃同一个罐子里的食物。你不知道？人类的头巾在头上，不是在颈上。人类应该荣誉地、尊严地得到食物。那里人只能在牛槽里得到吃的。”

“我知道。”纳伊姆举起手让他别再说下去，“但是为了荣誉和尊严，需要一场大的战争。比我所见的还要大。我们没有武器。我们是弱者。我们到下面去可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一场新的战争，一场没有武器的，但是千百万人参加的战争。象我们现在所做的这样，我们不会赢得任何战争。”“到下面去？”穆顿怒冲冲地说，“到下面去，我们从千百万人中跑出来，我们再回到他们中去？又象牛一样地干活？你知道，他们付出多少劳动，他们得到多少吃的？他们干多少小时的活，睡多少小时的觉？你看到过我爸爸在田里干活吧？或者自己的爸爸？他们手指弯曲了，背上的皮被阳光晒焦了，汗水流到眼睛里弄得他们双目失明，他们负的债七辈子也还不清。你看过地主老财的房子、土地和牲口吗？你一辈子喝的奶有他们一天喝的奶多吗？你说哪里的话……”

“噢——穆顿。”纳伊姆手摸着额头，“你能避开他们到哪儿去！这场战争大家都参加。印度是多么大的国家，国内有多少领主、多少老财、多少佣人，你难以估计。我们几个人躲在山洞里对付不了他们。这是野兽的生活和野兽的战争。我们过着比

我们的父母更苦的生活。他们劳动和沉默。大的沉默就是强大的战争。我们既没劳动也没战争，只是在偷窃……”

马吐格尔把一根木柴放在膝盖上喀嚓一声折断了，把它扔到火里说：“野兽会造反，牛不会。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马戏团。当马戏团导演抽鞭子时，老虎向他进攻，把他撕得皮开肉绽。你看到过牛向主人进攻吗？它们有时只是互相斗。为了从牛变成人，首先得变成野兽。”

“议论主人毫无用处。我们主要是同制造主人的人进行战争。他们砍断手工业者的手，麻痹思考者的头脑。你不懂得同那些使我们国家贫穷的外国人进行战斗的策略。对于这……”

“我懂。”穆顿打断了他的话，弯腰坐下来，“我也许比你懂得还多些。我读了三年书。读过经济学和历史。别以为我陷入某种幻想。我懂得印度是英国人的帝国，而且还有这样的几个印度也都是英国人的财产。我知道，他们在获得什么和采用什么方法获得。他们开办了学校、学院，通了火车，办起了医院。但是他们征收了那么多岁入。你知道印度的面积吗？他们在印度内外做了多少公开的贸易，而把印度收入的百分之几花在这里，我都知道。但是我也读过历史。世界上的每个战争都是这样发生的。我说的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国内每个运动都是这样发展的。无疑有些战争最后很威严、很正规，但开始怎样呢？几个人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演说和集会不会惊醒被长期统治和奴役的沉睡的头脑，解脱被束缚的手脚。根深蒂固的政府对那些话毫不在乎。政府却对骚乱感到惊恐。尽管结束和赢得战争的人总是责备和抱恨那几个人，但是后人在历史书中却写道，那些赢得战争的人们，他们绝不是战争的发起者。他们头脑中热血沸腾。而那些发起战争的人胳膊和胸中热

血沸腾。发起每个独立运动都需要野兽……”他艰难地弯曲僵直的伤腿。他额头冒出汗珠，脸色蜡黄。外边又下起了大雨。

纳伊姆失望地摇了摇头，“我不明白——我不明白，穆顿你在说些什么。你有什么主见，有什么计划，我一无所知。这一方面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没有主见，没有打算，而进行杀人和破坏，自己对此也感到后悔。我知道。我能感觉到。你生活中有一个可怕的空虚。你想忘记你所做的一切。你什么也不想记住。你只有犯罪感。这样永远不会赢得战争……”

穆顿还是那样俯在大腿上坐着。他抬起头说："你有什么主见？"

“我的主见是，这场战争不是我的，你的或者伊克巴尔的，而是所有人的。是劳动在田间、市场、街道、火车站和码头上的劳苦大众的。他们的脸上留下辛劳的皱纹，而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受压迫。我们……”穆顿用手打断他的话，“这你以前讲过。我问你有什么主见？我们会得到土地？”

“是的。”

“我们能成为土地的主人？”

“一定。”

“国家的岁入会用于国家？”

“应该如此。”

“废除封建制度？”

“是的。同时还将废除领主和佃农的关系。”

穆顿闪烁着眼睛说："怎么废除？"

“到劳苦大众中去告诉他们，他们辛勤劳动，但他们没有得到劳动的价值。他们受压迫，他们可以推翻压迫。世界上的所有力量都在他们掌握之中……”

"我们就这样告诉着他们而被抓去坐牢？什么也没做……"穆顿急速地说。

"什么也没做？"纳伊姆几乎嚷起来，"坐牢之前，你可以在全印度点火。你也不了解自己的力量，穆顿。你去坐牢，那些人会告诉其他人，那些人去坐牢，其他人又会告诉另外一些人，当他们挺起腰杆子时，那……"

"停停，停停。"穆顿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别多说了。听着。我原是村里的贱民①。我为什么从那里出来，这你都知道。我同地主的狗坐在一起吃饭，一起生活。后来，我在全国各地流浪了多年。我现在二十五岁。二十五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埋在我的心里。我一切都记得。我想讲一讲这一方面，你听吗？二十五年中，我连一天饱饭也没吃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提到犯罪感。你看过两年战争，就骄傲自大了。我看到每一天，而且过去了二十五年。我要记住的事情很多。我要不在，我妹妹将要成为妓女。因此，我不乐意去坐牢。你听到了吗？"他用挺直的手指戳着纳伊姆的胸口，"你现在应该去睡觉，或者走开。我已知道你头脑空空如也。一切都是胡说八道。"他不说了，伸直了伤腿，咬住嘴唇。纳伊姆默默地坐着怒视着关闭的窗户。雨水从窗户缝里流进来。

突然马吐格尔·巴纳尔吉说道："那末你认为我们不想要这一切。我们甘愿象动物一样活下去？我们从来没有坐在干净的地方，在干净的碗里，在单个的碗里吃过饭？或者没有这样吃饭的愿望？嗯？"他的小眼睛象发怒的黄鼠狼的眼睛一样通红。

---

① 即不可接触者，是被摈斥于种姓之外的人。社会地位最低，受压迫、剥削最深。

"停停。"伊克巴尔抽出一根燃烧着的木柴在地上打了一下。火星乱飞。马吐格尔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掸着落在胳膊上的火星。"你疯了？"他嚷道。

"你光动舌头能成事！你干了什么，现在在说废话。我需要休息。你知道吗？你……"他把木柴燃烧着的一端杵向纳伊姆的鼻子下面嚷道，"你明天到铁路线上去。在我们以前……永远别说这些废话，听到了吗？我们工作多得很。"

由于愤怒和害怕，纳伊姆急忙站起来往自己的毯子走去。伊克巴尔把木柴扔到火炉里，脸朝火躺下。

纳伊姆在门旁自己的毯子上躺下，用手在腿上摸了摸，感觉一下裤子口袋里的手枪。睡觉以前，他瞪着黑房顶。在纷繁的思绪中，他清楚地感觉到，炉火逐渐在熄灭，窗户上雨差不多停息了。

他睁开眼睛，四周一片漆黑。炉灰中两块活炭在窥看。朦胧的星光从房顶旁边的天窗孔里射进来。寂静的房间里发出睡在火炉周围的三个男人的沉重的呼吸声。房间里很冷。

他挺直一下身体，然后放松。他略感皮肤上有点儿热乎劲。他闭上眼睛思忖现在什么是正确的。第二次他挺直了半分钟。"今天不知得到哪儿去？"他想，"干什么工作！携带达那炸药的工作倒是容易。如果我逃跑，现在，立刻，那……"为了把这个想法从心里驱走和减少寒冷，他第三次挺直身体。"雨停了。"他心里说，"怎么睡不着？"他头脑空空的在黑暗中四处看看。他从毯子里伸出手轻轻地拉动木板。木板在石头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噪音离开了门。好一会儿，他象野老鼠一样一动不动。后来他坐了起来，把军大衣放在肩头从木板后面爬出来。

房间里一片漆黑。他象抬起鼻子嗅着气味的猎犬一样手脚着地在门口站了几秒钟。"这里从来不生火。"他感到冷，心里说。他顺着墙爬行。为了不让木头假手在地板上发出声音，他把大衣裹在手上。爬着爬着他的头碰到了前面的墙上。他心里骂着转回头顺着另一堵墙爬行。大衣无声地在地上拖着。

他就这样用手脚在地上爬着。有一次，他转过头来看了自己一眼。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觉得自己象一只熊或大狼一样走着。想到这他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高兴。他默默地笑了。

在另一个犄角转弯的时候，有人拉住他的大衣。"到这儿来。"

他眨巴着眼睛看了看。声音太弱，他听不出是谁的。当他仔细地摸了摸，看了看她的脸确信无疑以后，他钻进了她的被窝。

"你感到冷吗？"他低声问道。

"毯子太小。"姑娘说。

"等等，"他在毯子上盖上大衣，挨着她躺下，"这房间里还有谁？"

"没有别人。"

"老爷爷呢？"

"睡在外面。"

"这么冷还睡在外面？"

"嗯。"

他感到冷，伸直了腿。

"我的脚感到冷。"他说。

"搁到里面来。"

他脸朝着姑娘把脚缩到里面。

“你看到我了？”他用手指摸着希拉的脸问道。

“嗯。”

“你眼很尖哪。”

“我没睡。”

“夜里一直没睡？”

“嗯。”

“我睡了多长时间？”他问。

“你睡了吗？”

“嗯。”

“刚才你们还在说话呢。”

“噢——我以为我睡了很久才起来呢。”他吻着她的脖子，“你的脖子很软和。”

“今天你们干吗吵起来？”

纳伊姆没有回答，又吻着那个地方。

“别同他们吵。”希拉又说。

“为什么？”

“他们会打死你。”

他使劲吻着她的嘴唇。

“他们以前就打死过一个人。”姑娘说。

“什么时候？”

“他去年同我们一起来。那时我们在比哈尔。他同我们在一起两个月。后来因某件事情发生了争吵。伊克巴尔向他开枪。”

纳伊姆默默地躺着。

“我恨伊克巴尔。”希拉把手放在他身体的侧面，“你干吗脱去衬衫睡觉？”

“这是我的老习惯。”

“你不感到冷？”
“嗯。”
纳伊姆亲她脖子下面柔软的地方。
“希拉。”他用沉重的声音说。
“轻点儿声。”
“希拉。”他低声说，“你知道接吻是什么滋味吗？”
“不知道。”
“你亲我。”
希拉轻轻地亲他的面颊。
“不，亲嘴唇。”
“唔！”
“为什么？”
“这是男人的亲吻。我害臊。”她把脸藏在他的腋下说。
“哎，听着。这象水一样。渴的时候就感到水是甜的。不渴的时候就感到水没滋味。实际上水没有任何味道。”
她把脸贴在他的胸口笑着说：“你尽说些千奇百怪的话。”
他默不做声。
希拉在他胸口蹭着鼻子。“你胸脯上没有毛。”她说。
“你胸脯上也没有毛。”
“女人胸脯上不长毛。”
“男人胸脯上也不长。”他调皮地说。
“长。”
“什么时候长？”
“他们都长。”她在黑暗里指着另一个房间。
纳伊姆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嫉妒的感情。“别提他们。”他生气地说。

“胸口不长毛的男人是狡猾的男人。”她笑着说。

“谁告诉你的。”他气愤地说。

他们俩紧挨着躺着。房间里响起他们轻微的嘘嘘的呼吸声。他们感到彼此年轻而健康的身体的热量从嘴唇传到脚趾，并散发到整个房间。

“希拉，你的身体很柔软。”

她没做声。

“你身上没有搔伤，没有任何伤痕，你的眼睛也很明亮。”

“明亮？”

“对。这是我一个朋友的话。”

“你朋友也很漂亮？”

“不知道。”

外面又下起了雨。

“但是——希拉？”纳伊姆说。

“嗯。”

“你——很小。”

“不，不小。”

“你多大了？”

希拉生气地搂紧他的脖子，气喘嘘嘘地低声说：“你小。如果你同女人在一起不显得大，那就永远也不会大。”

关闭的门里传来远村鸡啼的声音。

“现在我们该睡觉了。”纳伊姆说。

“该睡觉了？”希拉问道。

“对。现在我们该睡觉了。”

两个人蒙上头。随着大风，雨声又大了。突然，希拉抬起头说：“纳伊姆，你不走吧？”

“不走。”纳伊姆不安地把她的头拉向自己。寒风在大门缝里吹着哨子。冷风从几处钻进毯子里。她忽然痛哭起来。

“别出声，讨厌。”纳伊姆咬着牙捂住她的嘴。希拉扒开他的手，牙齿咬着嘴唇抽咽。然后她在纳伊姆的胸脯上蹭着脸，吻他的胸脯，不断地抽咽，他的胸脯全湿了。他慢慢地静下来了。

“你哭什么？”纳伊姆生气而又不安地问。

“我认为你会抛弃我。”她说，并发疯似地亲他。

“傻丫头。”

村里晨鸡首次报晓。他慢慢地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之前，他把木板靠在门上。他在地上平躺着，一个后悔的阴影从他脑海里掠过。

听到木板移动的声音他吃了一惊。希拉坐在门口象猫一样闪烁着眼睛。

“什么呀？”他问。

“你的大衣。”

他伸手把大衣从木板下面拉进来，“对。”

她仍坐在那儿。

“去吧。”他说。希拉的眼睛闪着奇异的光芒。

“去吧。”他从牙缝里说道。

她天真地笑了。她的白牙齿在黑暗中闪烁。纳伊姆起来靠好木板，但是他从木板上看了好一会儿闪烁的眼睛和雪白的牙齿。

下面石头上山泉在哗哗地流着，雨已经停止了。

“你只注意货车过去没过去就行了。”伊克巴尔手指在地图上划着说，“我们不想把炸药浪费在货车上。对吗？”他说完了话

第一次抽出支香烟递给纳伊姆。

光线从小孔里射入房间。他在走过房间时突然停下来。光线落到他的眼睛上。他从放在火炉上的破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面孔：又脏又黄！胡子拉碴，他很难认出自己。忽然他心里产生了一个叛逆思想。

“对，对。我有权对她……”

后悔的阴影已脱离了他的脑海。他第一次在自己的肢体上感到昨夜的乐趣。

十 四

他靠着树干坐着上千次地从石头上面观望着山谷。“已经半夜了。”他低声喃喃自语。

西面上来的云彩迅速布满天空，星星一个一个地躲藏起来。风变得又潮湿又寒冷，直往他脑袋里钻。“夏天这里还这么冷！”他在胸口裹紧大衣自言自语道。

他感到特别饿。他一次又一次地望着铁路线和前面的山坡。随着云彩密布，越来越黑。星光下山上清晰可见的树梢现在已看不见了。

“现在是客车的时间。货车可能晚点了。”他又说道。然而他担心大风会把他的声音传到别处去。他从树干后面探出头往黑处看了看。山、山坡、铁路线、隧道、山谷，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能准确地估计到这些地方的位置。因为在天黑不久，天气晴朗时，他观察过这些地方。他独坐这么长时间，心里产生了自言

自语的愿望。为了从心里驱逐这一想法，他慢慢走到了石头界线，界线下面便是山坡。

“他们从这条路来。”他说，“不知死到哪儿去了。猪猡。我将对他们说，货车已经过去了。放炸药吧。对，看以后……”他心里暗笑。

他躺在山坡的顶端挥着胳膊。“现在怎么办？手表在第一条铁路线上就丢了。现在如何是好！”童年时代，在一个山区，他也这样躺在山坡的顶端。他闭上眼睛回忆。但是那里有青草，有阳光，空气暖烘烘的。当时，他想跳到下面去。他穿着蓝色短裤。叔叔的大狗伴随着他，同他并排躺在草地上。周围还有许多印度和英国的孩子。他单个儿，或许有谁同他在一起？也许！还有谁呢？啊……哦，天啊。多美呀！他使劲闭上眼睛在空中挥了一下拳头，笑起来。多么美好的时刻，当时并没觉得。后来也没觉得。

他就这样躺了一会儿，睁开了眼睛。冲着风的脸颊有点儿僵硬。头发飘到眼睛上。混蛋，到现在还不见人。他感到肚子非常饿，心里骂道。

“从这里跳下去。”他对这一荒唐的想法感到好笑，“或者跑掉，回去？不。”他冷眼看着黑暗处。“不。”他身上慢慢地感到夜间的乐趣。他站起来，狡猾地笑了笑，用膝盖和手掌在地上爬着。为了使木头手在石头上不发出声音，他把大衣袖压在假手下面。

这时，几滴雨点落到他脸上。

他靠着树干站着，腿被淋湿了。刚才雨下得小，现在下大了。他骂山上的树一点儿也不挡雨。“那里有棵白杨树，但在路上。豺狼。难道我要冻死，饿死在这里吗？”雨下大了。他被

冻得直哆嗦。他把湿大衣紧紧地裹在胸口和肩上。他的裤子粘到了腿上，军鞋里积满了水。

风传来了山坡上说话的声音。他不安地向前走了走，但是哗啦哗啦的雨声打消了他的勇气。攀登石头和说话的声音不断传来。"愚蠢的文盲，扯开嗓子说话。"他说。

远处，东方，山后面响起了火车的汽笛声。汽笛声撞到对面的山上发出回响。他吃了一惊。尽管风雨声很大，他却清楚地听到心跳的声音。"什么车？"他屏着呼吸想。货车？不，现在是客车的时间。"货车可能晚点了，或者掉进山谷里去了，或许在我睡五分钟觉时过去了。一定。现在怎么办？天啊，如果他们早两分钟到，可以放炸药。一定赶得上。可他们现在才来。"他侧耳细听。说话的声音到了山坡的上端，突然一下停止了。他耳朵朝着风的方向站了一会儿，但耳朵里积满了水。"天啊。"他闭上眼睛说，"我丝毫不想干这种事。你们知道。我现在所以在这里，只是想完成自己的任务——天哪，是不是他们就坐在那里，或者拿炸药的人脚从山坡上滑下去了，石头已经很滑，或者……"声音现在从对面石头上传来。他的心立刻跳起来。黑暗里两个影子向他走来。一个农民赶着一头驮着麦草的驴走着。他把空麻袋做成伞状顶在头上挡雨，一只手抓住驴尾巴，边走边说话，用另一只手吃着东西。瘦弱的驴被湿麦草压得够戗。

"现在你的蹄子滑，是吗？贱货。我知道你的借口。"他责骂说，"我了解你的底细，放心吧。卑贱。卑贱。你爸爸也卑贱，买来的当天就死去了。你当时很小。从补鞋匠那儿买来的，不是卑贱是什么？瞧，要不是你在山坡上一步挪四指，我们早就到村子了。麦草全完了。我把你从小养大，你不报答别人的恩情？嗯？卑贱的补鞋匠……"他拧弯驴尾巴。"嗯？嗯？"

他不停地吃着，唠叨着走过去了。

“可能是红小麦的薄饼。”纳伊姆想。他真想把他推倒夺下他的薄饼。他笑了。“这个人比我还傻。”

火车从隧道出来，发出可怕的声音过去了。在机车的灯光下，可以看到闪闪发光的雨点落下来。纳伊姆闻到空气里潮湿的煤烟味。这是货车。

“我就说货车还没过去。”他笑自己机灵。

但是这时他饥肠辘辘。他咬牙切齿，骂不绝口。

一个小时之内，饥饿和等待使他十分狼狈。他不假思索地跑了。下到山坡，他脚滑了多次，但是他骂着，咆哮着，用袖子擦着鼻子和眼睛上的雨水在熟悉的路上奔跑。后半夜，他进入了商店。老头儿盖着被子睡在茅草棚下架起的木板上。他的狗从木板下面走出来摇着尾巴。

第一个房间里非常黑。从木板缝里看得见第二个房间里燃烧着的火光。他在房间的地板上拖着沉重的脚步摇摇晃晃地走着。

“谁呀？”一个温柔的、熟悉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

希拉来到他旁边站着。“纳伊姆。”

他转过脸用疲倦的目光看着她。

“他们现在还没睡。”希拉说。

他大骂了一句。他手插在口袋里，身体撞了一下木板。木板倒到了地上。他从木板上走进房间，就好象门口什么东西也没有似的。大家吃惊地看着他。一个陌生的红胡子老头坐在石头上抽水烟。他穿着灰色的单上衣，头上扎着挺大的头巾。圆脸，脸色红润。他怎么也不象是他们团体的人。穆顿躺在他旁边想睡觉。

"我们在等你。你好象火气很大。坐下吧。"伊克巴尔说。他在火炉旁边自己的老地方用一个胳膊肘支撑趴着擦手枪。

纳伊姆站到他跟前，"为什么不来？"

他耸了耸肩，然后放松说："下雨了。炸药怎么带去。"

"通知一声也不行？"纳伊姆压着怒火说。

"我们派马吐格尔去了。"穆顿睁开眼睛回答道。

"我谁也没见。只有一头驴过去了，还有一个人，他比驴还坏。我快冻死了。"他拿起一小堆木头扔到快熄灭的木炭上，坐了下来。松木冒着特殊的浓烟，燃烧起来。他倒出鞋壳里的水，水在地板上流着。他感到肩头湿大衣压得慌，费了很大劲脱下大衣扔到地上，用手指挤了挤头发里的水，手放在怀里烤起火来。

穆顿抬起头朝伊克巴尔摇了摇手指，"他是个没用的人。我说，他可能到村里喝酒去了。你聚集的这些人，他们——将带来害处。给大伙儿带来害处。"

伊克巴尔在手指上迅速转动左轮手枪的滑轮，默默地看着红胡子老头。

"给点儿吃的。"纳伊姆用手摸着潮湿的木头胳膊说。大家都默默地坐着。

"给点儿吃的。我从昨天早上到现在什么也没吃。"

"谁叫你不吃？"伊克巴尔低声说。

"嗯？"

"现在什么也没有。"

"但但但是……"由于十分愤怒他结巴起来。

"今天来了一位新客人。"穆顿指着红胡子老头说，"他……"

他的话没说完纳伊姆就忍耐不住了。他没用手支撑象机器

一样忽地站了起来。由于突然和盛怒，他沉默不语地挨个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过身在房间里迅速地走来走去。眼里噙着泪水，喉咙哽咽。

他慢慢地又有了说话的能力。

“难道饿死我不成？”他在空中挥着手嚷道，“我是驴？一头驴不给它饲料它也不干活啊。我在那里象耗子一样淋了四个小时。为了什么？你们是动物？你们从来没看到过人？”他不说了，手放在裤子口袋里，低着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穆顿躺着躺着闭上了眼睛。“别嚷了。”他说。伊克巴尔还是那样平静地坐着往手枪里装子弹。房间里只有木头燃烧和水烟袋咕噜咕噜的声音。

“我同你们在一起四十天，没吃过一天饱饭。我是自愿在这儿的吗？绝不是，你们是野人，干着野人的工作。我恨这工作。”在盛怒和失望的情况下，他说不出更多的话，“我今天就可以离开这儿。”

伊克巴尔用胳膊肘撑着站起来，目光盯着他，用清楚的声音说：“等等，你是谁？说？”他那清楚的、表面上平静的声音里流露出冷酷的感情。这种感情只有纳伊姆才感觉得到。

“秘密警察？”伊克巴尔问。

纳伊姆的头脑豁然开朗。他突然感到他来到了极其错误的地方。在锐利的、凝视的目光面前，他想现在毫无办法，说多少话也没有用。他原地坐了下来。

“以前秘密警察也派过一个人来。我们对他没客气。”穆顿躺着躺着睁开眼睛说。

“我不是警察的人。”纳伊姆说。但是三个方向射来的目光逼迫着他。他害怕地用手摸着脸。“我是国大党的人。”

穆顿慢慢地坐起来。毯子从他肩上滑下来。他吃惊地、滑稽地看了纳伊姆一会儿，然后吃吃地笑起来。他那腼腆的大脸上显得痛苦和诙谐。"国大党？懦夫的党？职员和封建领主的党？他们坐在沙发上进行独立战争。哈哈哈——哈哈——"

"这不对。"纳伊姆摇着手，"你不懂。国大党是我的党。看看我。我是封建领主？是职员？我是纯朴的农民，是用手干活的工人。我们同你们的区别……"

"你是农民。"穆顿打断他的话，"因此他们把你赶出来了。派你到这儿来。他们出席省督的宴会，他们中间容不得农民。他们把你变成傻瓜。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听我说，"纳伊姆神经质地四处看看，"我所见到的人都是象你我一样的农民，贫穷而勤劳。也许是农民，也许是工人，我不清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出席过省督的宴会。而我——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你们不懂得斗争的策略。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为了它也应该有这么大的头脑。几个人的恐怖主义有什么用？这场战争，我们跟你们一样，也参加。"在这个寒冷的夜里，他额头冒出了汗珠，他停下来擦了擦汗。"我们的运动在人民当中。在农民和工人当中，在亿万群众当中，他们手中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你学过历史和经济，然而常识也很重要。你炸一列火车顶什么用？印度有几千辆火车在运行。为了独立，不需要同火车，而需要同坐在火车里旅行的成千上万的群众发生联系。为此需要一个纲领，一个章程。你们有什么？屈指可数的几个小组，而且相互间没有联系。你们不动脑筋，蛮干。你们丝毫也不思考。我不明白，"他失望地摇了摇头，"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你明白什么？"穆顿在他面前点着手指，"你。"

"听着，"纳伊姆缩回挺直的腿，手伸向红胡子老头。从他手

里抓过水烟袋长长地吸了两口，又还给他，弓着腰坐下来。

“听着，”他又说了一次，并全神贯注地说道，“我深信，如果要在胆怯和暴力中选择，那末印度不应该胆怯而成为耻辱和无能为力的牺牲品，应该用武装保卫自己的尊严。但是同时我也坚信，非暴力比暴力更高明，宽恕比惩罚更果敢。宽恕自己的敌人是一个战士的法宝。但是不惩罚，只有在宽恕者有惩罚的力量的时候才能叫做宽恕。一只幼鼠，当猫把它撕成一块一块的时候，不能说它宽恕了猫，因为它自己迫不得已，无能为力。但是同时我也相信，印度并非这样无能为力。力量并非是体力的代名词，真正的力量是坚忍不拔的钢铁意志产生的。

“非暴力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圣人，一般人同样能实行。非暴力对于人类是这样的生活法规，就象暴力对于猛兽一样。暴力的感情隐藏在猛兽的心里，它们除了残忍的力量以外，其他法则一概不知。但是崇高的人性要求我们在高尚的力量——精神力量面前低头。我们的圣人在暴力盛行的环境里发现了非暴力的法则，他们是比牛顿[1]更聪明的哲人，是比威灵顿[2]更勇敢的战士。他们知道使用武器，但却认为它们无用。因此，他们教训疲倦的世界，它解放的秘密不是隐藏在暴力之中，而是隐藏在非暴力之中。非暴力的意思决不是向气势汹汹的邪恶者卑躬屈膝、缴械投降，它的意思是用自己全部的精神力量对抗压迫者的压迫。

“由于印度软弱，因此我没有建议它采用非暴力，但我想，印度在感到自己的力量时应采用非暴力。我也想，它应认识到它自己内部有一个摧不垮的、能够战胜机体中每一个弱点的灵魂。

---

① 牛顿(1642—1727)：英国科学家。

② 威灵顿(1769—1852)：英国将军及政治家。

我劝那些相信暴力的人们，他们不妨尝试一次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①]。我向他们保证，非暴力不会由于自己本身内部的某个弱点而失败，只有在没有完全实行它的时候，它才会失败。而且那个时刻将是真正危险的时刻。因为那时英勇的人们不能再容忍自己民族的耻辱，开始发泄自己的愤慨，并采用暴力。这样，他们非但没有把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从残酷的压迫下拯救出来，而且将被毁灭……"

"这是你的哲学？"顿穆笑着问道。

"我没有这么大的头脑。"

"我知道。他是你的导师，甘地。"他讥笑道，"甘地隐士，苦行僧，圣徒。他白日做梦。你看过他的容貌吗？你认为他会送给你一个国家？他从未出席过省督的宴会？他的演说与哲学能给你什么帮助？他在南非干了些什么，知道吗？"他沉默了。额头上鼓起了只有在危险和兴奋的时刻才暴起来的熟悉的青筋，它把额头分成两部分。

"他的头象个南瓜。"伊克巴尔恶毒地大笑起来。

"喔，"纳伊姆失望地在空中摆着手，"你不懂——穆顿。这个哲学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手上。它里面有工作的力量。略想一想，我们数千人分散在全国。法律对我们无可奈何。我们只是要求自己的权利。可是你们——在犯罪。你们犯了罪躲进洞里，而我们的人被抓进监狱。我们的工作停下来了。懂吗？"他停了一下，"我们需要你们。青年人有血气，他们……"

伊克巴尔眯着眼睛看着他，漫不经心地说："需要我们的是

---

① 该运动是甘地（1869—1948）发起的。其目的是要人们不与政府合作，放弃政府职业和政府授予的称号，开办国民学校，禁止饮酒等。甘地是印度民族运动领袖，有"圣雄"之称。

我们的工作。国大党需要胆小鬼、瘸子和残废者。"

"别胡说八道。"纳伊姆嚷道，"我不是胆小鬼。我在战场上失去了胳膊。"

伊克巴尔把左轮手枪反过来正过去看了看，然后小心地把它放正，野蛮而又坚决地把水烟袋当作靶子开了一枪。泥做的水烟袋被炸碎后掉下来，臭水在地上流着。水烟袋的木头管还握在红胡子老头的手里。红胡子老头张开两腿呆呆地坐在石头上。穆顿平静地闭上眼睛躺下来。伊克巴尔把左轮手枪放入套里。

纳伊姆的手在裤子口袋里紧紧地握住手枪。老头儿害怕地从外面进来。由于从睡梦中惊醒，他头发象铁丝一样直竖着，身上只穿着托蒂，胡子上流着口水。

"谁被打死了？"他来到近前用惊恐的、通红的眼睛四处看看。

谁也没有回答。红胡子老头用水烟袋管含糊地指着纳伊姆。老头儿跳着从他手里夺下水烟袋管，手叉着腰愤怒地挨个看了看所有人。

"你找到了练习射击的好地方。"他对伊克巴尔说，"你也要危害我。我把你留下是为了这个？"由于愤怒和害怕，他说不出更多的话，手叉着腰，从房间的这一边走到房间的那一边，踱来踱去。有时，他停下来看着大家，说些什么，又走起来。纳伊姆手仍放在口袋里，站起来走向自己的床铺，躺到毯子上。他竭力使手指避免因感情冲动而采取行动。

老头儿没有说话，用抱怨和责备的目光看着大家往外走，走到纳伊姆跟前停住，说了句"睡梦里别要他的命"便出去了。

隔了一会儿，红胡子老头慢慢地来到纳伊姆跟前。在灰色

的上衣口袋里摸了一会儿，掏出几枚干枣递给纳伊姆。

“我有些干枣。”他说。

纳伊姆看了一会儿他那天真无邪的眼睛和不客气地伸出来的手，他接下了枣子，面向墙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他睁开眼睛时，暗淡的星光从房间的一个小孔里射进来。“雨停了。”他想。火炉附近一片漆黑，从三个方向传来鼾声。他头脑空空。他一心想再睡。双目紧闭，眼前犹如挂着白幕和闪着金星，他默默地躺着感受毯子的温暖。后来，他挪开木板进入另一个房间。在黑暗中不费劲地走到她的床铺跟前。被子里没有任何动静。他双膝着地，在黑暗里伸出手，抚摩希拉的脸蛋。她的眼睛是睁着的，她靠墙坐着。在纳伊姆的手指下面，她闭上了眼睛。他把手指放在干燥的眼睛上面坐了一会儿。他心里对这个陌生的姑娘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和忧伤。

“你没有睡？”他问。

“没有。”希拉用沉重的声音低声说。

“一整夜？”

“嗯。”

他默默地同她并排躺着，搂着她，手抚摩着她的背，感激地吻她的头和前额。她象小猫一样贴着他的胸脯啜泣。她呼出的热气从纳伊姆赤裸的胸脯上散去。纳伊姆清楚地感觉到了她的悲痛。他十分痛苦地用一只胳膊紧紧地搂住她。

“你为什么不睡？”

“刚才你打鼾了。”

“你干吗不叫醒我。”

“我去了几次——又回来了。”

“为什么？”

“不知道。”她把胳膊肘撑在他的胸脯上，“今天他要是打死了你，那我就……”

“那你就怎么着？”

她贴着他的胸，“我就打死他。一定。狗熊。”

“怎么打死他？”纳伊姆问。

“在炸药包上放炭。”

“这样大家都要死掉。”

“但是他死的可能性最大。炸药在他头底下。”

他默默地笑了，“奇怪的办法。”

“同样，我也订过打死你的计划。”

“我？”

“嗯。”

“什么时候？”

“起初。”

“为什么？”

“你不说话。”

“后来呢？”

“后来我想……”她把嘴唇放在纳伊姆的脖子上说，“我先跟你说话。”

他又笑了。

“我要是打死你，倒好了。”她说。

“为什么？”

她手肘搁在纳伊姆的胸上用温柔的、气喘嘘嘘的声音说：“今天我一夜没合眼。”

“噢——原谅我。现在我已经来了。”他吻她的嘴唇。

“纳伊姆。”

“嗯。”

“你现在应该走。”

他默默地躺着感受从她皮肤里散发出的令人陶醉的热量。他想，那热量不费力气地从希拉的皮肤出来进入他的皮肤，使他的皮肤更加健康，更加结实，更加柔软，犹如希拉那健康、结实、柔软的皮肤一样。他感到他与希拉中间透风，有点儿冷，他用整个身体紧紧地贴住她。

“他们比狼还危险。”希拉说。

“嗯。”

“我们要离开这里。”

“嗯。”

“你有家吧？”

“嗯。”

“在哪里？”

“在哪里？”他仔细地揣摩着她的话，“在德里。”

“我们到德里去。行吗？”希拉在他的嘴上蹭着面颊。

“嗯。”

“我们俩结婚。”

“嗯。”

“你同我结婚是吗？”

“嗯。”

“不，告诉我。”她固执地问。

“嗯，嗯。”纳伊姆坚决地重复，用力亲她的嘴唇。

“我们将象夫妇一样的生活。”

“嗯。”

“你做什么？”

“我？种地。”

“我们过去也种地。”她高兴地说，“我所有活都会干。”

“是吗？”

“我会搅拌牛奶，铡饲料，做米饭，还会——堆积牛粪。”

他笑了。

“我将干所有活。你还有妈妈吗？”

“嗯。”

“我将干你的所有活。”姑娘异常高兴，两只手拉住他的头发，“嗯，嗯。”然后她紧紧地搂住他的脖子，长时间地、热烈地吻他的面颊。“我已经好长时间没干家务活了。我跟你一起走。”她嘴唇放在原处，用沉重而凄切的语调说。

纳伊姆的心里产生了莫名的不安和悲伤。

“现在时间不多了。”他说。

“对。现在时间不多了。”希拉回答道。

“天快亮了。”

“对。天快亮了。

“现在我们应该睡觉了。”

“现在我们应该睡觉了。”希拉重复说。

纳伊姆感到，他的意见同她的意见，他的意愿同她的意愿，他的性格同她的性格之间没有任何不同，没有任何距离。他们之间就象夫妻一样和和气气，情投意合。

他单个儿在山上溜达了一整天。他已饿了三十六个小时。他的头脑有些麻木，他感到全身软弱无力。有时，脑海里涌出一股思想的急流：“现在怎么办！走？留下？”他没有主意，无从作

出回答。

中午，他在一块岩石的阴影下睡了一觉。醒来时，太阳已在落山，岩石的阴影延伸到老远。起来时，他感到胃疼，很难受。

“饿的。”他说。他慢慢地从石头上往下走。

老头儿以自己习惯的抽鸦片烟的姿势坐在脏棉垫上。一个农民坐在木头长凳上喝奶。肮脏的陶罐放在老头儿面前。一个大平底锅里热着牛奶，牛奶上面凝了一层颜色挺脏的稠奶油。平底锅旁边放着一架小留声机。绿色的留声机头上有无数苍蝇屎的黑斑。留声机放了一整天唱片，现在已沉默了。

纳伊姆坐在木板架子的角落上抽烟。烟草使他的胃疼得更厉害，更难受。他朝墙上唾了一口。农民把奶碗放到长凳上，默默地站起来走了。纳伊姆望着他远去。

老头儿把碗放到脏罐子里，看着纳伊姆笑道：“看什么，这是农民的习惯。来去不说一句话。”

“我也是农民。”纳伊姆又唾了一口，“给点儿奶吧。”

老头儿在刚才那只碗里倒上奶递给他。

“昨天你犯了大错误。你说什么来了？”他耸了耸肩，“我不了解。但是他们的脾气不好。要多加小心。”

纳伊姆几大口就把奶喝光了。他望着天空。天空黑咕隆咚，有几颗星星。他进到里面。

从黑黢黢的地板上经过时，他听到前面房间里男人说话的声音。在他接触木板以前，有人迅速地拉住他的手。他转过身。希拉把他拉到自己的床铺跟前。

“别进去。”她说。

“为什么？”

“他们会打死你。”

他心头升起一股怒气。"他们别想挨近我。"他慢慢地说，并抽出手放在裤子口袋里。

"我亲耳听到的。"希拉说，"他们要在你到火炉之前打死你。"

"我没得罪过谁。让我同他们说说。我打死的人比他们多得多。"

"不——不。"希拉紧紧抱住他，哭着说，"别去，他们会打死你。别……别……"

"我的被褥在里面。"纳伊姆厉声说。

"你坐在外面。他们睡着后我去拿。"

纳伊姆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她。

"我们离开这儿。"希拉说。

他站在那里沉吟片刻，然后慢慢地挣脱自己的手来到外面。

一轮满月挂在夜空。他瞪着房顶走着。他眼睛干燥，没有睡意。他在木板架子上躺下。另一边，老头儿缩在被窝里酣睡。刚才马吐格尔从里面出来，站在走廊里象黄鼠狼似的转动着脑袋四处看了看，整理了一下肩上的挎包出去了。由于茅草棚下面很黑，他没有看到纳伊姆。房间里说话的声音已经停止。

她出现在门口。她把纳伊姆的毯子和挎包交给他以后又回去了。当她又来到外面时，她已用绳子捆好了自己的毯子背在肩上，手里提着个小包。

"走吧。"她说。

纳伊姆在黑暗中用深邃的目光注视她。

"这是薄饼。"她举起手天真地说，"留路上吃。"

纳伊姆还是那样看着她，把挎包挂到肩上，用胳膊使劲地但是慢慢地把她往后推。

“你就呆在这里。”他说着拿起毯子出去了。

希拉跑来抓住他的胳膊。“不。我同你一起走。你不是说过吗？”她悲伤地问道。

“我不是到村里去。”纳伊姆连头都没回加快了速度。

希拉在旁边跑着，手插进他的大衣口袋里拉着，“我同你一起走。你到哪儿去？你不是说过吗？”

纳伊姆停下来看了她片刻，从口袋里拉出她的手，放快步子。

“纳伊姆，”她紧紧地抓住他的袖子跑着，“我所有活都会干。我同你一起……”

“去——”他象害怕的狗一样龇着牙嚷道，撒腿跑起来。

他离开直路，下到一个危险的石头斜坡上。希拉抓起几个石头子往下走了一两步，然后坐到了一块岩石上。

“纳伊姆，”她最后一次喊道，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他从石头上跌跌爬爬，慌慌忙忙朝下走去。

“猪猡，木头人！”希拉喊道。她使出全身力气从纳伊姆身后滚下一块沉重的大石头，石头发出响声从纳伊姆旁边滚过去。

他来到斜坡脚下泉水积聚的水池边，用袖子擦干汗。他感到特别渴，俯下喝水。嘴唇触到水面时，他看到月亮、星星和自己越来越长的胡子，感觉到四周笼罩着夜幕。

解渴后，他坐下来歇息。他取出黑柄子剃刀，在挎包的皮子上蹭了一会儿。

他一面俯在水面上刮着胡子一面想：“我不知朝何处去。我怎么把她……我怎么……”

后半夜的潮湿的冷风慢慢地吹拂着水面。他困了。

十 五

阿兹拉给玫瑰花苗浇完水，把喷壶放到地上，背着太阳站着。桉树梢摇曳生姿，走廊上垂挂着开黄花的外国攀藤植物。这是九月份。她忧郁地把落到额头的一绺头发拢到后边。目光扫着黄杨的树篱。

她努力把目光停留在某株花苗上，但是目光象自动滚动的弹子一样从第一株花苗滑到第二株，从第二株滑到第三株……一直向前滑去。当树篱还有五英尺就到头的时候，她诚心诚意地停住了目光，站在那里凝视着黄杨的翠绿的、多汁的、略带苦味的叶子。她就这样站了几秒钟，然后深深地、平静地吸了口气。

树篱后面的草地上，二十来个小伙子和孩子们这时正在玩一种荒唐的、大家同时说话的游戏。交替季节的温暖的阳光洒在草地上、野黄杨围起来的花苗上和树篱上。树叶已开始枯黄，空中呈秋天的土黄色。再过几天，将要刮起秋风，园丁和他的妻子将要用扫帚把落在花园的小道上的干树叶扫成堆，用火烧掉，或者埋在地下作肥料，春天来时放在玫瑰的根部。秋天的旋风，沙沙作响的干树叶，整个季节多么美啊。冬天也很美好，黄昏来临，人们穿着柔软的拖鞋、舒适的短毛袜、厚厚的上衣，聚在火炉旁边开娱乐会。大家讲故事，听唱片和火炉里不时发出的木头的爆裂声。外面下着冬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冬雨悄然无声地下个不停。大家喝咖啡。十点钟，根据罗山宫的规矩，大家

各自返回卧室。咖啡与冬雨，蒸汽与冬雨，整个季节多么美啊！

她怯生生地从树篱后面看了看那个发疯似的、吵吵嚷嚷的人群。她从那里来，但她不想再回去，也不想再看那个地方。然而她却看着。为什么？他！呸！玩耍、说话的人群中喧声越来越大。这是罗山宫的后院。此处长着被割得参差不齐的青草，杂乱无章的树篱和一些玫瑰的花苗。对面一块块美丽的草地上不许他们开娱乐会。罗山阿加在那里举行大型的正式宴会——诸如昨天晚上为祝贺巴尔维兹进入行政机构所举行的宴会——知名人士出席宴会，发表演说，谈论政治。因此，今天中午，象往常一样，大型招待会之后罗山阿加同意举行小型招待会。小型招待会也属于庆祝仪式，但比大型招待会更欢乐，更热闹，更随便，犹如牛犊跟在母牛后面自由自在地走着。还是那些熟悉的面孔，还是那些可爱的朋友，还是过去那样的欢乐与和睦。阿尔什德、格里格森、希伦、巴尔维兹、达拉、德拉特，还有一群大伙儿的叔伯兄弟姐妹和一群晚辈。只有赫亚斯第一次参加。而他——他，瓦赫德，拉苏尔普尔的萨赫卜扎达·瓦赫德·丁！他单个儿默默地坐在草地上。从树篱的叶子缝里可以看见他那颀长的身体，而她从那个地方站起来走到这里。为什么？为什么？

越来越高的喧哗声打断了她的思路。

“你的话谁也不听。你要比赛什么？”阿尔什德说。

希伦插话说：“我们很有纪律。你管你自己的人。”

“那末两个组？”阿尔什德挑战似的问道。

“当然。”格里格森还用那盛气凌人的口吻回答说。

“比赛？”

“比赛。”

阿尔什德拍了下巴掌，“比赛什么？”

“你说吧。”

“你说！”

“我们不说。”

“我们也不说。难道强迫……”双方停了一会儿。

“比赛‘嘴唇与鼻子’① ——”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人建议说。

“对——”

“对。”

“对，对。”喧声四起，一片混乱。两队面对面集合。来吧，来这儿，站在这儿。哎，朋友，累了吧？看，没有，没有。对，对。火柴。火柴在哪儿？唉，谁去把火柴拿来。

“花匠——”希伦叫道。花匠把土烟卷扔进流水沟，顺沟边跑来。

“火柴——”

“就拿来，小姐——”花匠一边用手在棉背心口袋里掏着，一边在路上跑着。

“两个——两个。”阿尔什德在空中摇着两个指头，“站到队里去，朋友。你们的运动家风度到哪儿去了？间隔一英尺，间隔一英尺。”为了制止过分喧嚷，阿尔什德喊叫着迅速地在队前走着。赫亚斯来到坐在对面草地上的瓦赫德跟前，摇动他的肩膀，“起来吧。”

“我不玩。”瓦赫德象赌气的孩子似的挣脱着肩膀说。

“哟，怎么回事！运动家的风度就是这个样子？羞死了。”他抓住瓦赫德的胳膊把他拉到队尾。

---

① 这是上层社会的孩子们在家中玩的一种摸嘴唇与鼻子的游戏。

阿尔什德站在椅子上兴奋地四处看看。对面是女子队，希伦和格里格森急躁地在队前转来转去，向自己的运动员申述运动规则。

“静静，静静，弟兄们。”阿尔什德在空中挥动着两只胳膊说道，“朋友们，弟兄们，这不是运动的地方，而是我们的鼻子的问题。”

“也是运动的地方。”一个姑娘悄悄地说。

“完全正确。”巴尔维兹认真地说。小伙子们鼓掌。几个人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静静。这也不是鼓掌的地方，而是哭泣的地方，因为今天姑娘们来同我们较量。”

“嗨……”在一片欢腾中，赫亚斯鼓起掌来，但是想到不宜鼓掌马上停了下来。孤独的掌声在空中响了一下消失了。阿尔什德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队列里的所有小伙子都瞪他。赫亚斯难堪地四处看看。姑娘们感到事情挺可笑，吃吃地笑起来。阿尔什德继续讲话。

“朋友们，来，我们起誓，今天我们要大规模地显示纪律性。来，我们……来……”他头脑中没有词了。他说了两次“来……来”，队列里有人敏捷地回答道：“来了！”在寻找言词过程中，他举起拳头，在空中挥动了几分钟。

他猛然注视着姑娘们，向她们点着手指，“你们——听着。你们自己发表讲话。听到了吗？”他十分无礼地说。

姑娘们解散，发疯似的寻找椅子。最后从一群孩子中夺来了一张椅子。这张椅子在娱乐会开始时就被弄断了一条腿。安装椅子腿，做成一个讲台花了好长时间。

阿尔什德讲得很起劲。他挥着手说道：“今天，我们面临着

一个可怕的挑战……今天……”由于一个姑娘的干扰，他停止了讲话。姑娘向前走了一步宣布：“女队人少。”

“不，够了。”

“不，少。”

“够了。别撒谎。”

所有小伙子都不乐意地注视着姑娘们。大家站在原地数起来：“艾勒斯、希伦、德拉特……阿兹拉在哪儿？”

“在哪儿？”

“对，对，在哪儿？”

“谁？”

“我也在打听。”

“哎呀，真是。”

“阿兹拉在哪儿？阿兹拉——”人群中响起了大合唱。树篱后面以及各个角落都响起了叫阿兹拉，阿兹拉的呼唤声。

“我把她找来。你继续进行下去。”瓦赫德一边走着一边在阿尔什德的背上敲了一下。

希伦利用这个空隙首先开始讲话。当阿尔什德开始讲话时，他们的声音搅混在一起，异常嘈杂，什么也听不清。但是两个对立队对喧声毫不在乎，专心致志地听本队人讲话。

她为什么从那儿到这里来？为什么？她弯腰提起喷壶，又立刻放下，呆呆地站着。她刚才在草地上坐在瓦赫德旁边。他附在她耳边说道：“含苞欲放的花蕊……”她感觉到他低沉的、温柔的声音在她皮肤上颤动。他呼出的热气碰到她的脸颊（她无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蛋），她突然沉默不语。她很害怕。为什么？他是那么吸引人，那么结实，那么脆弱。眼睛脉脉含情。这的确

是件怪事，但不管怎样，她看着别的地方。她感到他的目光在盯着自己的脸蛋。她的眼睛避开他的视线。但隔了一会儿，当她感到脸上的皮肤在锐利的、间断的目光下有点儿打颤，脸上有点儿热乎乎的时候，她突然害怕地、愣磕磕地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流露出牛犊般的温情。天啊——她再次看到他俯向自己，心灵上的创伤驱使她不假思索地、不自觉地离开了那儿来到了这里。

但是，这一切都是对的吗？她明白。她经历过恋爱，她心里很痛苦。她一切都明白，所以当时那一瞬间的恐怖笼罩了她。她又拿起了喷壶。在给玫瑰的幼苗浇水时，她耳朵里传来叫她名字的呼声。当时，过去的一切悲伤都涌上心头，她决定，现在没有任何犹豫和动摇的余地。

她听到路上响起她所熟悉的脚步声。“瓦赫德。萨赫卜扎达·瓦赫德·丁——讨厌！”在急促的碎步下，红砂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她对这些脚步声，就象对罗山阿加、巴尔维兹和几乎所有朋友的脚步声一样的熟悉。“含苞欲放的花蕊……”不知是谁的诗，但她对这首诗是熟悉的。“我从这儿走开？向真主保证我决不……含苞欲放的花蕊……”喷壶快空了，但她仍在继续浇水。水从花苗的根部流到小路上。她非常喜爱给幼苗的叶子浇水。她心里产生把所有水统统浇在那里的强烈的欲望。这样浇水，她心头感到一种莫名的喜悦，耳朵有点儿麻酥酥的。

她在脖子上的那个地方又感到了他呼吸的热气。“阿兹拉女士，你干吗到这儿来？”

“我的玫瑰快枯萎了——萨赫卜扎达先生。”她还是那样很有礼貌地回答说。

两人笑起来。阿兹拉把喷壶放到地上。

瓦赫德鞋尖沾了沾水。"刚才我观察了一下你坐过的那块草地。"

"喔——！"阿兹拉睁大眼睛说。

"我摸了摸那个地方，现在还热哪，那儿散发着你的香味。"

"噢——"她笑了。

"你看到过别人刚坐过的青草吗？"

"嗯？没有。"

"每片青草叶子都慢慢地直立起来，散发出离开者身上的热量和香味。青草有一种奇特的特性。来往行人整天践踏，但它的每个茎，每片叶子都照样抬起头来，照样生长。永远如此。"

树篱后面同时响起阿尔什德和希伦的讲话声，人群哄然大笑。他们俩在红路上走来走去。

"这些人真能闹腾。"阿兹拉快活地说。

"闹腾，闹腾。"他厌烦地说，"姑娘们应该有这样的性格——英语里叫做'文静'。"

"嗯？嘴唇与鼻子？"阿兹拉努力看着树篱那一边说。

"阿兹拉，你看，你给可怜的花苗浇了那么多水，叶子上现在还有水珠哪。就象它们长了小眼睛一样。"

阿兹拉看着他开心地笑了，猛然转身走开。他快步赶上她。

"我向来估计不到你现在以及下一步要做什么，"他在空中挥着手，"要到哪儿去，要说什么。这是你的特性。不知道为什么，阿兹拉，但是这是真的——我认为你是个很古怪的姑娘。"

"不知道为什么，瓦赫德，"阿兹拉用同样的语调说，"但是这是真的——我认为你话太多。"

"停停，阿兹拉。你听我说。"

她感到他的语调有点儿悲戚，突然停下来。

“我们相互认识好久，相互熟悉好久，熟悉——这些小路。”

由于害怕，阿兹拉离开了小路脚步踏到草地上。

“我嗯嗯嗯……我……当……见到你时，就觉得心旷神怡，懂得它的意思吗？你……”

她跑了。瓦赫德站在那里闪动着眼睛望着她。他也到他们中去了。

运动的比赛已经开始。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她感到又痛苦又开心，同时心里充满了一种莫名的喜悦。她想使劲叫喊。她放开嗓子喊道：“好极了，好极了。”

（这是印度中上层有教养的、健康的一代。这一代人在英国人办的学校里受教育或受过教育，人数与日俱增。但是我们所讲的那个时代，这些人在人数上同住在印度城乡的千百万农民、工人、劳动阶级相比却微乎其微。他们住在城外宽敞舒适、空气流通的房子里。）

睡觉前，阿兹拉打开东面的百叶窗，看了看笼罩着大地的黑夜。桉树叶在风里摇摆着。她坐在窗台上嗅着桉树叶的淡淡的香味（同时，她也留心别让冻感冒了）。走廊里传来某个佣人行走的脚步声。已经十点了，她想。她害怕地下来，关上窗户，拉好窗帘。她的肢体上还留着白天的喜悦。她点着了茶几上的绿灯，熄灭了大蜡烛，钻进被窝。她躺着躺着看到放在檐口的东西上落了一层灰尘。她爬起来，用睡衣拂拭这些东西。小巧的铜的人像、铜的大象、白玉的泰姬陵①、瓷的花瓶。她取下干花扔

---

① 印度著名古迹之一。位于印度古都亚格拉郊外朱木那河东岸。为印度莫卧儿王朝第五代皇帝沙杰罕葬其妃蒙泰姬所建造。

到火炉里。她看了一眼从金边镜框里窥视的罗山阿加的照片，瞧了一下自己的乐器。她慢腾腾地把两个手指放在乐器上，但怕打破周围笼罩着的寂静立刻又抬起手来。她不想打破这个神圣的静谧。她不想干扰现在所出现的以及固有的任何东西，任何感觉。甚至她对自己打发掉的白天也感到害怕。为了延续它，她在找事情做；为了抓住迅速流逝的时间，她在奋斗。昨天的白天，也许什么也没有带来，她想。今天的纪念性的白天，一刻、一分、一秒过得多么快啊。快而高兴。她慢吞吞地擦完了乐器，回来了。书柜里，她的书上也落满了灰尘——她突然想到，黑暗也许会止住时间的流逝。她迅疾地用手一扇，熄灭了茶几上的灯。但就在那一瞬间，下一个一瞬间，再下一个一瞬间，她清楚地听到夜逝去的沙沙声，心里对自己敏锐的感觉感到惊奇。她还是那样迅疾地点亮了灯。在昏暗的绿光下，她高兴地看着檐口上闪闪发光的东西。她心绪不宁。她熄了灯又点着，熄了灯又点着……

如此反复无数次，最后全天的疲劳使她自动进入梦乡。在越来越深的夜里，灯一直亮到天明。

十六

马格月初，一天大清早，纳伊姆来到了那棵榭星树下，罗山普尔的田地从此处开始，而且进村的人第一次看得到村里的树和墙。在灰白色的光亮下，他看到了怀抱在烟雾里的这个可爱的老村庄，他的心立刻跳起来。东方现出了鱼肚白。在小麦和鹰嘴豆的庄稼上飘忽着马格月的晨雾，雾气笼罩了所有的田地。

在整个有人居住和无人居住的土地上刮着寒冷的北风。他穿着肮脏的大衣，戴着暖和的军帽，穿着挺大的军鞋站在古老的黑乎乎的榭星树干的背风的一面。然而风还是掀起了他的大衣，钻进裤子里。他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尽管天气寒冷，他步行了十柯斯，却感到口渴。他弯腰捡起一块象薄玻璃一样的冰块，放在嘴里咂。他站在那里以热爱、忧伤、喜悦交织在一起的感情看着村庄，直到凛冽的寒风迫使他离开。

他在树干上刮干净粘在鞋上的冰碴儿和烂泥，从那个小土丘上跑下来，踏入熟悉的田地。在寂静的、冻结的早晨，沉重的鞋子下面响起冰被踩碎的声音。他摘下几片柔软的麦叶放在嘴里嚼起来。"现在麦叶毫无反应，派根月它们就会刺舌头。"他一边咽着绿色的唾液一边想，"艾哈迈德·丁这次又种迟了。"

在前面的地里以及再前面的地里，他碰到了几个农民。他们拂晓扛着犁跟在牛后面走来。纳伊姆竖起大衣领，用帽子遮住脸，默默地从他们旁边过去。所有人他都认识——古禄、德那·纳特、克尔姆·辛格、伊马姆·丁·巴勒万。他们都是他非常熟悉的人。他们嘴巴离开水烟袋，瞅着这个穿着陌生服装的旅行者从旁边过去。只有伊马姆·丁看到他以后裹紧毯子说："一九一四年曾这样冷过……"看到纳伊姆默默地走过去对牛说道："他走路的姿势象尼亚兹·贝格的儿子……"纳伊姆想停下来同他说话，但是风推着他走。他对没有说话感到异常满意和喜悦。甘蔗大部分都收光了。仅仅有些地方有三、四穆尔拉的甘蔗立在田里。"人们也许在制糖。"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摸了摸一根甘蔗。

他从田间走到了池塘边。他走着走着捡起了一块石子扔到池塘的水面上。石头碰击冰面，发出响声，但却没有沉入水中。

纳伊姆停下来吃惊地看着水面，捡起一块大石头扔去。这时，平静的冰面上响起了冰被打破以及石头沉入水中的声音。他察觉波浪在冰底下向远处扩散。“我为你们开道了，鱼儿们！”他在心里高兴地说。

当看到池塘边上孤零零的一家人家时，他想起了莫汉德尔·辛格，想起了同他一起离开罗山普尔而没有回来的那些死去的朋友们。他感到腿有点儿发颤，耷拉着肩膀从那里过去。

在小路拐弯的地方，他突然停下来。前面是莫卧儿人的家，他自己的家！“但是——喔！”他眨巴着眼睛看了看，慢慢地走到近前。门上有榭星木的门板。为了美观，门板上钉了无数的铁钉。墙是红砖的，就象罗山阿加的房屋的墙一样。从墙的上面可以看见砖房的屋顶。纳伊姆两次慢慢地把手放到门上，又抬了起来。“两年……”他想，“这期间什么事不会发生！我爸爸还活着吗？这是谁的房子？”

他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肩膀蹭着墙，在地上跺着脚，直到天光大亮，池塘的薄冰开始溶化。当时，从邻居家的无门板的门里露出一个牛头。随后，邻居艾哈迈德·丁坐在牛背上抽着水烟袋慢慢地出来。从旁边经过时，他用年老的、怀疑的目光看着纳伊姆。纳伊姆把帽子往额头上方推了推向他行礼。

“欸……啊哈……啊哈哈。”老人摊开双手惊喜地张开嘴，哈了一口气。“你是尼亚兹·贝格的儿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在这里做什么？”他象青年人一样灵活地从牛背上跳下来，抓住纳伊姆的袖子用力摇动。“刚来？从加尔各答？你胖了。”

他松开纳伊姆的胳膊，咚咚敲起门来：“尼亚兹·贝格！还在睡着呢，大烟鬼！”他嚷道，“哎，你的儿子回来了。早就在外面站着哪。你的儿子，你用他的十字勋章的土地这次收的西瓜一

满重一个。你用他的粮食盖了宫殿。由于他，你成了乔德里。他从外面回来了。你怎么连马也没派去？这么冷。你生火了吗？丢下女人出来吧……”

他不再敲门和叫嚷，转过身一边扭着纳伊姆的大衣钮扣，一边说：“我打听过你好几次。你在加尔各答。我的儿子被打死了。现在众人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你不觉得冷吗？怎么不说话。啧啧啧，有一次，我在包斯月也旅行过一夜，我三天没能说话。我的舌头冻僵了。”

纳伊姆笑着向他保证，他能说话。“但是我感到冷。”他说。

钉着钉子的榭星木的门吱的一声开了，他看见了爸爸。艾哈迈德·丁一见尼亚兹·贝格，嘴里又说出了许多责备的话来。尼亚兹·贝格没有理会他，而端详着纳伊姆。纳伊姆发现在两年之间他爸爸苍老多了。尼亚兹·贝格用闪烁的眼睛看着他，张开嘴巴，下颚迅速地颤抖着。隔了一会儿，父子抑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尼亚兹·贝格来到门外亲他的前额、胡子、脖子、大衣、真手和假手。同时，他嗓子里发出含糊的声音，如同哑巴高兴的时候或者竭力想说话的时候从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听到喧嚷声，周围邻居家的女人和男孩子来到外面，站着观看父子见面的热闹。在进去以前，纳伊姆瞧了瞧四周。看热闹的人低下目光。除了罗山阿加，他是最受村民们尊敬的人。

家里，纳伊姆的妈妈按照自己的老习惯放声大哭。他吃惊地看到，这些年对他妈妈影响不大。她的头发黑油油的，皮肤柔软、滋润。她拢着他朝自己房间走去。在从砖铺的路上往房间走的时候，纳伊姆看见了小妇人，她搀着五岁的阿里站在自己的房门内。

进入房间，纳伊姆在地板上跺着脚说：“我冻得血都凝固

了。"

"拿火来，老东西。"尼亚兹·贝格冲着老妇人嚷道，"别再哼哼了。你不知道一九一四年以来这是最冷的一年。哼哼哼……"他模仿着老婆。

隔了一会儿，纳伊姆脱下大衣，摘下帽子，坐在红通通的炭火前面。手里拿着盛着热牛奶的铜碗和红麦子的薄饼，他慢慢地动着冻僵了的腮帮子。

"这都是你的土地得来的。"尼亚兹·贝格告诉他。

"我的？"纳伊姆喝着牛奶，嚼着薄饼不在意地说。

"对。是十字勋章的土地。这两年获得这么多果实，获得这么多果实，我搞了这一切，给诺尔普尔的十个农民提供了种粮，现在还粮食满仓。你睡一觉以后我让你看一看。这块板、屋顶、墙壁全是我自己搞的，从贾特纳格尔的乔德里那里买了一对牛。当我口袋里装着钱到贾特纳格尔去的时候，人们说，作为买者到乔德里那里去无趣得很，你要考虑好了再去。但当我到那儿时，他们尊敬地提到你的名字，让我坐到他们身边……"

"这样的床单我们还有十一条。"他妈妈高兴地摸着床单说。

"你别打岔。"尼亚兹·贝格向她摇了摇手指，"全村都知道，还有十一条。"

纳伊姆喝光了奶把碗放到地上，用袖子擦了擦嘴　刚才阿里蹑手蹑脚地来到他身后站着。这时，他从后面出来说："你从城里给我带什么来了？"

纳伊姆看到孩子惆怅的、天真的眼睛，心里感到内疚。他转过脸，心里暗骂自己。

"我没进城。"他抚摩着阿里的脸蛋说。

“去吧去吧，别捣乱。他累了，让他休息。”尼亚兹·贝格用手把小男孩推到一边。抓住纳伊姆的肩膀，把他拉到外面。

“这头黑牛在此地很闻名。贼来偷了三次。我在门上钉了钉子。这些钉子都是我亲手钉的。我没有放弃干活。自己播种，自己收庄稼。不动手干，什么也得不到！”他自豪地摊开双手。干瘪的皮肤里鼓出象木柴一样又干又硬的骨节。“这粮仓也是我盖的。来，看看粮食吧。”他打开粮仓的锁。纳伊姆发现他的腿已有点儿弯曲，走起路来跌跌撞撞。

“爸爸，你老多了。”纳伊姆笑着说。

尼亚兹·贝格的眼里忽然流露出恐怖的神情。这个问题在他预料之中。

他转过脸抓了一把麦子，用很不自然的语调说：“我不会为谁象女人一样地哭。我干活。我盖了房子。劳动使人永远不老。”

但是，纳伊姆清楚地感觉到，他在遮掩自己，尽管盖了房子，儿子给他带来的打击却毁了他。

当阳光射进村里的小巷，田里的薄冰溶化后渗入地里时，纳伊姆钻进用炭火烘暖了的房间，睡觉去了。

他睡醒起来，太阳已经西斜。尼亚兹·贝格在院子里让马躺下钉马掌。他看到纳伊姆说道：“原来剩的两穆尔巴甘蔗，今天统统削了皮。夜里熬最后一锅糖。已熬出了四十二满粗糖。阿萨尔月[①]涨价时我卖。在这以前不卖……”

钉完马掌，他们俩去搬运甘蔗。在田地中间，尼亚兹·贝格

---

① 印度历三月，相当于公历六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

在前面走着不停地说着话。他讲述每块地的农民的懒惰和偷懒的故事。他把过去两年中他们田里所收的庄稼同自己的庄稼给纳伊姆作了比较。

来到村外，纳伊姆的目光无意识地望了望西方。那是一间草房，从远处可以看到它那破旧的院墙。纳伊姆走着走着不禁打了个寒颤，他移开了目光。

“我们的土地从这里开始。”尼亚兹·贝格伸出手告诉他，“你找不到一寸没有庄稼根的地方。嗐，整个贾特纳格尔都涌来看我的甘蔗。”

看到纳伊姆瞧着在甘蔗堆上干活的三个姑娘，他又伸出手。

“啊——哈哈。这是艾哈迈德·丁的儿媳妇，这是他的闺女。他的甘蔗已经收完了。她们是勤劳的姑娘。我们家现在就需要这样一个女人。”他看着纳伊姆俏皮地笑了笑。“你——你是谁？”

第三个姑娘看上去很能干。她露出白牙齿笑了笑。“我是拉赫穆的女儿。叔叔，你不涂眼药粉了？”

尼亚兹·贝格羞愧地磕碰着双脚，绕着她们转起来，“干活吧，年轻姑娘不应该多说话，干活吧！”

年轻而健康的姑娘们笑了。她们看到纳伊姆感到害臊。汗水湿润了她们的面颊和胸脯。她们埋头干活。

夜里，他们象每天夜里一样在牲口的院子里架起熬粗糖的大锅。锅底下烧着甘蔗皮。在套新买来的牛时，尼亚兹·贝格又一次夸奖它们，重述贾特纳格尔的乔德里的故事。村里的一个年轻的织布工坐在榨蔗机上，把削好了的甘蔗往榨蔗机里放。另一个青年每隔一会儿取出蔗渣摊开来晾着，把干的蔗渣投到火里。第三个青年把盛满甘蔗汁的罐子放到锅跟前。尼亚兹·

贝格站着用木棍搅拌着烧开的汁液。每隔一会儿，他就往锅里挤美人指[1]的根的汁液，因此粗糖的污秽浮到了上面来。他用木勺撇出污秽，又用木棍搅拌起来。空气中散发出煮沸的甘蔗汁的甜蜜的香味。尼亚兹·贝格不住口地说着话。

"集市上所有粗糖商人都知道我的名字。五十个村子的粗糖放在一起，他们也能认出我的粗糖，就象那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似的。我一撮苏打不放，也能制出象白洋布一样白的粗糖来。美人指算什么，全是手的奇迹……"

按照常规，村里一些没有庄稼的青年人都聚到这里来。他们干了一天活，现在来到这儿取暖，吃粗糖。他们附和着尼亚兹·贝格。他们海阔天空闲聊；说着农民们的纯朴而粗鲁的笑话；谈论村里的姑娘们和自己的心上人；诉说一天大大小小的高兴和悲伤的事情；讲故事，其中包括月亮、星星以及同夜有关的各种神话故事；唱歌。开榨蔗机的青年首先唱起歌来。他用一只手朝榨蔗机里放甘蔗，另一只手放在耳朵上脸朝着月亮歌唱。这是一支有关月亮和心爱的姑娘的农村歌曲。纳伊姆想，这支歌仅仅是夜晚的歌曲。在冬夜里，沉重而无艺术的歌声冲破冷清清的月光传向远方，落到听者的心中。尽管纯朴的村民们的声音里缺乏弹性和起伏，但有深度和重量，他想。他独个儿坐在靠近榨蔗机的一堆甘蔗皮上，牛每转一圈，他就用手杖抽打一下牛。

夜已过去了一个时辰，钉着钉子的榭星木的门吱呀一声被打开了，进来一个裹着毯子的人。在火光下，纳伊姆认出，来者是教师。他不禁打了个寒战。教师回答了几个青年人的问候，

---

① 一种蔬菜。

没有理睬尼亚兹·贝格，来到纳伊姆旁边坐下。

“我听说你回来了。”他在牛身上扔了几块甘蔗皮说道。

纳伊姆沉默不语。

“两年——干什么了？”

“工作。”纳伊姆简单地回答道。

“在哪儿？在哪儿？”

“九个……”

“九个什么？”教师不安地问。

“九个地方。名字我记不清了。”

“工作有成效吗？”

“几个地方有成效。其余地方甚感羞愧。”

“噢——”他惆怅地说，“羞愧是难免的。羞愧——亲爱的朋友，在独立和胜利以前总会有的。羞愧是力量，力量是由软弱产生的，是由感到自己不足产生的……”他一面说着一面抬起头。看到纳伊姆的眼睛里十分窘迫，他立刻沉默了。“噢——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不愿听这些话。”纳伊姆迅速地说。

教师吃惊地看着他脸上懊恼的表情，默坐着用手指拧着甘蔗皮。坐在榨蔗机上的青年又唱起歌来。在寂静的夜里，纳伊姆感到就象从远处听到这高昂的、有活力的歌声似的，他心里产生了听唱歌的强烈愿望。歌中唱到心爱的姑娘；唱到麦田、玉米田；唱到骏马、骑士；唱到卡巴迪的运动员青年们的舞蹈；唱到爱情的悲伤和心爱的男人的死亡。半夜的歌声中融合了马格月的清寒的月色。歌中有多少他长期所失去的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乐趣。

教师用眼角瞟着纳伊姆问道：“现在要到哪儿去？”

“现在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这儿。”

他们默默地坐着听歌手的歌声，吃着陶制小水罐里拌着奶油的热乎乎的粗糖。这是尼亚兹·贝格送给他们的。“如果给哪匹马吃一罐子这样的粗糖，那它就会四蹄腾空，跳过这堵墙。”尼亚兹·贝格说，“吃吧，一九一四年以来，这么冷……”

教师擦了擦粘着粗糖的手指，又说道：“你走后，不少人来打听你。”

“谁？”

“税务署和警察局的人。”

“后来呢？”

“乔德里说你到加尔各答去了。当他们问到地址时，他说：‘地址嘛，是城市，自己去找吧。’”

纳伊姆笑了，“爸爸在这方面很谨慎。”

歌声在越来越深的夜里传向四方。

教师看上去对歌不感兴趣。他放下碗，用忧伤而坚决的声音说：

“一个新的灾难降临了。”

“什么？”

“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问题。”

“噢——”

“德里因清真寺前奏乐和宰牛发生了骚乱。现在这里也来了一些人。他们来煽风点火。”

纳伊姆想问一下那些人的情况，但这个题目给他带来了疑虑和莫名的恐惧，他默默地坐着。

“这些东西破坏健康的运动。”教师又找话题。但是他没有说几句就又停了下来。

两人聊了一阵子，站了起来。教师伸出粗大而不客气的手，纳伊姆心不在焉地同他握手。

“别生气，老师。我现在哪儿也不能去。我结束了自己的工作。现在我就呆在这里。你看到我爸爸的那个状况了吧？”

“好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好吧，再见。”教师迅速地说，但是他遮盖不住脸上不悦的表情。

在他走以前，纳伊姆热烈地握住他的手——当时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感到那只手象死人的手一样。他的第六官能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敏感，它预示他将要遭到不可知的危险。他仔细地端详着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人的宽大而惆怅的面孔。

“老师，你还没给我讲自己的经历呐。你说过……”

“现在没有时间，以后再讲吧。”他缩回手，打开门出去了。

在越来越高的月亮底下，他们象陌生人一样分别了。他们哪里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他们身后好一会儿响着歌声。

纳伊姆早晨睡醒起来感到自己很有精神。阳光尚未射进院子。他爸爸一夜没睡，现在正在睡觉。他从门里窥看了一眼。他爸爸的身体在人造绸的红被子里蜷成一团。他周围放着盖着的篮子。房间里散发着新鲜粗糖的热乎乎的甜蜜的香味。纳伊姆笑着来到了院子里。他舅舅的儿子拉瓦尔同阿里站在手力唧筒旁边。他揪住阿里的耳朵把他提溜起来。小男孩不声不响地爬上他肩头，骑在他脖子上。纳伊姆把他们俩带到牲口的院子里来。

“你长得挺高了。”他用手指捏着大男孩的脖子说。

男孩子们跟他不熟，感到害羞。但说了几句话，他们就不生疏了。

“我会骑马。”阿里在他脖子上一跃一跃地说。

“我会站在马身上赶着它跑。”拉瓦尔说。

“我象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可以躺在马上赶着它跑。”纳伊姆吹牛说。

“躺着?”两个男孩子吃惊地异口同声地说。

“来,骑吧。”纳伊姆把阿里扛到白马旁边。他已忘记了他从爸爸那里听来的对这匹马的赞扬以及购买这匹马的故事。

阿里象青蛙一样从他肩头跳到了马背上。马由于突如其来的震动翘起了前蹄。阿里没有抓住马鬃滑到了地上。他的两个同伴哈哈大笑。阿里也羞愧地笑了。他顽强地悬在马尾巴上。

“加尔各答也有马吗?”拉瓦尔问。

“有,套在车上。”

“牛车上?”

“不,马车上。”

“也有粗糖吗?”

纳伊姆站在那里同他们聊天。他听到院子里爸爸的叫声。现在是吃饭的时候。他们三人进去,坐在尼亚兹·贝格周围架起的木板上。他们先吃热过的夜里剩下来的拌有奶油的粗糖,然后喝牛奶,吃油饼。尼亚兹·贝格把每件食物都放在纳伊姆的手里说道:

“吃吧,吃吧。农民和马,只要能吃,就年轻,一旦不吃,就要死了。农民和马从来不老。”他身体力行,吃着马的食物。纳伊姆多次拿他衰老的身体同他的食物相比,心里感到吃惊。最后,他们吃生芒果的腌菜和西瓜。

“如果牛的胃坏了,就给它腌菜片。吃腌菜,肚子变轻。”尼亚兹·贝格说。

吃完饭，纳伊姆从军用口袋里取出从法国买来的雪茄烟，点着坐在阳光下抽起来。野葡萄藤垂到他的头上，藤上几只小鸟鼓起翅膀坐着晒太阳。冬天的天空是深蓝色的。空中飘荡着闪闪发光的蛛丝。他抽着又苦又黑的烟卷，领略长久没有享受过的冬天的欢乐的早晨和温暖的阳光，闭上眼睛回忆法国的市场和妇女的漂亮服装。

尼亚兹·贝格来到他旁边坐下，用贪婪的目光看着雪茄烟。

"它的烟味很苦。我不太喜欢。"他目光盯着雪茄烟说。纳伊姆明白了他的意思，从口袋里取出另一支雪茄烟递给他，并且给他点着。尼亚兹·贝格吸着烟，象大烟鬼一样闭上了眼睛。

"你的口袋谁也没动。放心吧。我不喜欢人不在时翻他的东西。"他说。

他们坐着说话，直到太阳升得老高。尼亚兹·贝格假装严厉地，但却怀着害怕的心情第一次问他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浪费了这么长时间才回来。纳伊姆回答说，他没有浪费时间。尼亚兹·贝格又问道，那末他干了一番什么大事业。纳伊姆十分巧妙地避开回答这个问题。他向父亲保证，现在他哪儿也不去了。

当阳光直射下来，他们感到晒得慌，村里的女人在给地里干活的男人送饭的时候，他们听到外面有轻微的喧哗声。喧哗声越来越大。他们来到了外面。一群农民出现在小巷的转弯处，经过他们家的前面在下一个转弯处不见了。这群人大多是青年。他们脸上流露出激愤和惊慌害怕的神情。他们中既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张开嘴，然而他们中却响起一种奇怪的低微的压抑的嗡嗡声。纳伊姆和他爸爸发现他们中有几个陌生的面孔。他们过去后，尼亚兹·贝格感到惊恐。他和他后面的纳伊姆朝着那群人出来的那个小巷走去。

阳光洒满长长的、寂静的小巷。各家的门都关着或半开着，但连个人影子也不见。他们俩站在那里。这时，从小巷的另一头跑来一个女人。太阳照在她的背上。由于惊慌害怕，她的两只脚挨个落在中间流水沟的两边。她用奇怪而可笑的姿势跑着。她的裙子被风刮起来。她紧紧地抱着两岁的孩子。来到附近，他们认出她是拉赫玛特的儿媳妇。她看到尼亚兹·贝格，从蜡黄的、颤抖的嘴唇里挤出："暴徒们……杀……杀害了……"孩子悬挂在她的手上。

尼亚兹·贝格赶忙扶住孩子，"杀害了谁——谁杀的？"

"杀了他——老师，哎——"她哭着说。

"哪儿——在哪儿？为什么——嗯？"尼亚兹·贝格忍不住问。

女人的嘴里仅仅说道："哎，尼亚兹·贝格叔叔，他是个好人。"

突然，纳伊姆无比厌烦地返回来，进到家里。他不安地抚摩着马背。马哆嗦了一下，亲切地在他肩头蹭着嘴巴。

"这与我有什么相干！"他看着空中想。

他径直地走到妈妈跟前，坐到小床上。他妈妈由于儿子回来神气起来了。她清晨同第二个女人很卖劲地干了一架，现在满意地坐着抽水烟。隔了一会儿，纳伊姆从那里起来钻入厨房。掰了块小米的甜饼嚼起来，掺上唾液想把它咽下去，食团噎在他的喉咙里。他愤怒地扔掉薄饼，高声地说：

"这与我有什么相干！"

站在院子里，他摇动手力唧筒上的柄子，踮起脚瞧了瞧邻居艾哈迈德·丁的院子。捕捉呆在葡萄藤上的蝴蝶。用手臂夹起刚生下四天的小牛犊，又把它放下。用手势叫站在门里面的

阿里到他跟前来，阿里由于害怕妈妈躲进了房间里。他又回到手力唧筒跟前，嘴对着喷嘴喝了许多水。喝完水，手插在口袋里走到了外面。

现在巷子里已开始出现了一些人。他们在低声议论。纳伊姆叫住从旁边经过的梅拉西，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宰牛的事，乔德里。你知道，长期以来在托钵僧的住处每月十五都宰牛。今天印度教徒执拗起来了。为什么执拗，这全是从外面来的那些猪猡搞的鬼名堂。结果扩大了争端。可怜的不偏不倚的老师进行劝解，猪猡们把他干掉了。啧啧啧，他仅仅说……"他用吹鼓手们特有的方式一边把话拉得挺长一边走着。纳伊姆离开了那里。

他从田间走到了那堵破围墙跟前。围墙内有许多榭星树和橡胶树。小路上有一只打破的陶罐，乳清已渗入了地里。旁边扔着一个盛薄饼的小筐和几块小米薄饼。这是看到死亡吓得惊慌失措的那个女人的东西。纳伊姆用手指支撑着从墙上往里看了看。教师的尸体躺在一棵橡胶树下。两只胳膊展开，苍白的死人的面孔朝着天空。不远的地方一头土黄色的瘦牛在吃草，不时发出痛苦的嚎叫。当纳伊姆的腿发抖时，他无心地在墙上唾了一口，往回走。

进入村子时，他看到一群青年人聚在一起。他们手中握着棍棒和长矛，脸上的神情显露出他们怀着危险的动机。纳伊姆垂着肩膀，手插在口袋里迅速地从他们旁边过去。

"我与他有什么相干！"他第三次对自己说。

但是，夜里当他躺到床上睡觉的时候，黑暗中教师站到了他旁边。他一夜未能入睡，忍受着无辜者被杀害的痛苦。

三月份的第一天，尼亚兹·贝格拂晓起来，到地里去给庄稼浇最后一次水。他在逐渐变黄的麦子中间溜达一个小时，等待着水流过来。水流过来时，他拿起铁锹下到烂泥里，把水引到各块地里，说道：

"真不象话，一个小时以后才来，一来就象冰一样凉。不是吗？"他斥责说，"但是，放心吧，我也有这么多的麦子，一小时之内骑马转不了一圈。你转着转着也会累垮的，如果我说得不对，那你抓住我不放好了。你走两步就钻入地里。不是吗？跟我来，你知道到哪儿去吗，来，小河的儿子，忤逆不孝的，全村别人谁也没有这么多的麦子。我是个老人，你不害羞，你知道，我年轻时整夜整夜站在你中间却毫无冷的感觉。我要卖掉这些麦子给儿子结婚。我知道他的病。他需要一个女人。这是男人的大病。不是吗？"他在黑暗中四处看看，对自己正确的诊断心里暗笑。"他得到了女人，就不会再懒惰了，就会自动干活。你听到了吧，谁也别告诉，小河的愚蠢的儿子，好吗？"他张开嘴巴笑起来。为了抵制越来越冷的感觉，他使劲说话。

最后，当冻得他两腿发抖的时候，他擦干脚，穿上鞋，扛着铁锹在边上走来走去。

他回到家时，太阳已升起两竿多高。他吃完掺着奶油和杏仁的粗糖，喝了牛奶，站起来出去整理地准备种菜。他扛起犁，烦躁地揉了揉胸口。"这是从清早开始的吗？混蛋……"他骂着胸口的疼痛。

"现在应该种完菜了。派根月快过去了。这小子如果能干活的话……"他在牛后面走着，心里对儿子的无用表示遗憾。

在耕地期间，他感到胸口一阵一阵疼得越来越厉害，但是他用干活和说话来压倒它。此外，他完全相信奶油、杏仁和粗糖的

能量。这种能量总是给予他象马所得到的那么多的热量，使他摆脱一切痛苦。“农民和牛如果小小不言的痛苦就坐下来，那就会一事无成……”他咬着牙对牛说。

他把菜地翻了六英寸深。翻完后，太阳已到头顶。他站在田边，由于干完活的喜悦，暂时忘记了胸口的难受。他回到家，吃了点儿煮熟的胡萝卜，坐下来抽水烟。但是水烟抽不下去，每抽一口，都增加疼痛。现在需要给牲口弄来饲料，而对尼亚兹·贝格来说，每种病的治疗是干活，是艰苦的劳动！“出点儿汗，人和牲口的所有毛病都会去掉。”他说。他拿起绳子和镰刀去割饲料。在经过牲口的院子时，他用怜悯的、爱惜的目光看了看饿了一整天的牲口。

“我吃了两次，你吃了四次。没有想到它们？嗯？”他用镰刀捅着拉瓦尔的脖子说。

“正在去呐……”男孩子摸着脖子生气地说。

由于疼得厉害，他一边割着饲料，一边对男孩子、镰刀和饲料发脾气。

“如果饿死了一头牲口，我就把你们从家里统统赶出去。它们是我的大孩子。你们是我的小孩子。女人算什么。”他高傲地说。

他们把割下来的饲料打成两捆，顶在头上摇摇晃晃地往家走。一路上，由于发烧和疼痛，他象藤子一样颤抖。他身上的汗毛象刺一样竖了起来，皮肤哆哆嗦嗦。当他眼前冒着金星的时候，他闭上了眼睛，心里说：“我在这些路上闭上眼睛也能走。我生在这里。”

但是，到了家门口，饲料捆从他头上掉了下来，他抱着脖子就地坐下。他们把他抬进来，把家里所有人造绸的被子和棉布

的被子统统盖在他身上。两个女人在他胸口擦了香油，煮了薄荷和野紫罗兰花的茶给他喝。

油和茶的热量使他恢复了知觉。他把纳伊姆叫到跟前嘱咐说："我已经整好了菜地。你从阿里妈妈那里拿苦瓜子和南瓜子，四天之内要种下去，不然地就白整了。你看到菜子花了吧！派根月快过去了。小麦现在用不着浇水了。今天浇了最后一次。这个病可能是水的原故。真他妈的，象冰一样凉。鹰嘴豆介特月[1]初就熟了。但是你不必为它们担心。到那时我就康复了。现在，把饲料铡碎喂牲口。它们从清早饿到现在。母马后蹄的铁掌磨损了，在骑以前要钉新的，否则蹄子要受伤……"

纳伊姆背着手站着，嘴里说道："好吧，爸爸——好吧，爸爸。"尼亚兹·贝格说着话疼得更厉害，但是他仍保持自己的语调继续嘱咐：

"要干活，要干活。我用劳动创造了这一切。你用劳动可以保持住它，否则它就要毁掉。我如果好了，就给你物色个女人。放心吧。女人无用。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女人很有用处。放心吧。"他微笑了。

"好吧，爸爸。"纳伊姆说。他唠叨了半天。

晚上，房间里点灯时，他最后一次把纳伊姆叫到跟前。当纳伊姆站到他面前时，他示意纳伊姆走近点儿。他紧紧地抓住纳伊姆痛哭起来。面临死亡，他的傲气已云消雾散了。现在，他仅仅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一个爸爸。

尽管喝了紫罗兰花的茶和擦了香油，他还是在午夜前后与世长辞了。

---

[1] 印度历十二月，相当于公历三月十五日至四月十五日。

全村都来参加他的葬礼。死者的儿子，除了罗山阿加，是村里最富的人，现在还是个单身汉。来的人当中，有的人是他爸爸的老敌人；有的人由于他爸爸脾气倔强，自高自大而不喜欢他爸爸；还有的人对他爸爸新得到财产很嫉妒。此时，他们所有人都显得很悲伤，坐在纳伊姆旁边表示遗憾。

"我得到噩耗时，正在玉米地里。我的手停在锄上。我的孩子，我觉得就象有人用手压在我的心上一样……"一个老农在空中挥着拳头说。

"我的女人告诉我，乔德里，嗯嗯……"另一个农民说了这句话以后做出一副使人认为他快要哭的样子。"乔德里尼亚兹·贝格是个走运的人。他去坐牢时，……"他停下来又装出要哭的样子。同时，几个听说话的人脸也沉了下来。说话的人立刻露出真相，伸出手继续说道，"他地里长的这……这……这么大的西瓜，他给过我。哎，那些西瓜现在哪儿……"他低下头。但是在他或者听的人中间有人哭以前，他用干燥的眼睛看了看四周，继续说，"他从监狱回来，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那些西瓜。嗯……"

他装模作样了半天也没有哭出来。在场的人对他这种公开撒谎感到厌倦。他们越来越生气。有一次，当他低下头时，第三个农民就让他那么呆着，忍不住地开始说道："乔德里过去是个很有胆量的青年。他看到我赶街时，常常鼓励我说：'孩子，过得快活点儿……过得快活点儿……'这样活泼的老人现在死了……"

就这样，每个人都依次以农民的机敏而实在的姿态悼念死者。

当他们抬起灵柩，好不容易把两个悲咽的女人同尸体分开时，阿亚兹·贝格摇晃着沉重的、矮小的身体走了进来。他站在

门口从人群上面向空间看了一会儿。纳伊姆从远处看到他，背过脸去。但是，当阿亚兹·贝格慢慢地走到近前，把年老的、柔软的手放在他肩头时，他转过脸，在众人中间紧紧地抱着阿亚兹·贝格痛哭起来。

十七

纳伊姆已在村里住了好几个月了。他又买了两对牛。在自己的监督下，让佃农耕种他爸爸的、自己的和阿亚兹·贝格的土地。所有土地四对牛足足有余。这一年麦收季节，他在村外盖了一间砖房。他固定地住在这里。祖先的住宅住着两个女人、孩子以及牲口。纳伊姆到那里去吃饭。

他从未忘记爸爸的遗言：干活，干活，干活。这是他的生活的格言。正由于干活，他才使土地免于荒芜，房屋免于倒塌。从黎明到中午，他一直在田间，每天看着庄稼生长，向佃农作有关的指示。他不为出租的土地操心。更多的时间花费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牛和种子是他自己的，佃农是他的佣人。中午，他吃完饭，抽支烟，休息一个钟头。然后起来查看实物的买卖、债款和出租的前后账目。再去看看牲口。隔一天，有规律地回家在女人们跟前坐一坐，同她们随便聊聊，听听她们的日常要求以及抱怨，问问房屋的修理和奶油的储存等事。他看到两个女人现在和睦相处，忠诚相待很高兴。晚上，他有规律地（有时全身穿着军装）到评理会去。他在那里又抽起烟来。如果管家不在，他就主持评理会，听取村里日常的盗窃、诱拐等诉讼案件。现在，

他象小地主一样生活着。在村民们的眼里，他的地位越来越巩固。

但是，他尽管过着心满意足、无忧无虑的生活，拥有相当数量的牲口，但是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急躁、粗暴。有交往的农民说，他这个性格是从他爸爸那里继承来的。但是，他知道，他并非一直如此。他常常因某件小事把那只好手握成拳头打村里的低贱者或佃农，打得他们鼻子流血。为了解除自己的悔恨，他在麦收季节不得不慷慨地送给每个被打的人一些粮食。

尽管他受到普遍尊敬，但是他却无心发展个人关系。村里继莫汉德尔·辛格之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与他更亲近。有时，他把农活交给拉瓦尔，携带军用口袋到德里阿亚兹·贝格那里去呆几天。

秋天，他来到德里。阿亚兹·贝格递给他一张印着金字的高级的请帖。这张三种颜色的请帖发自罗山宫，是巴尔维兹最近结婚的请帖。请帖上用英文写着他的名字及邀请他出席的字样。桌子上还放着写着阿亚兹·贝格名字的同样的一张请帖。纳伊姆看了看请帖，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到桌子上。但是，没隔多久，他放不下心来，再次拿起请帖，把它又放下，又拿起来，又放下，在手里反过来正过去地看了看，然后麻利地折迭起来放进上衣内的口袋里。阿亚兹·贝格趴在窗户上抽着雪茄，看到纳伊姆那古铜色的脸忽而变黄，忽而变红。

“去吗？”阿亚兹·贝格表面上看着外面问道。

“不知道。”纳伊姆打着榧子说道。

阿亚兹·贝格在窗台上熄灭了雪茄烟，用纳伊姆捉摸不到他在对谁讲话的语调说道：“罗山宫的邀请。这样的邀请哪儿会天天……”

纳伊姆感到胃里有一股怪味，在痰盂里唾了一口，不安地揉了揉胸口。

纳伊姆在头发上搽了椰子油，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在用毛巾擦脸的时候，有点儿不安地看到，下巴颏下面的肉已多出来了，腮帮子开始发胖了。农村恶劣的气候把他曾是又白又嫩的皮肤变得很粗糙。他穿上从皮革口袋里取出来的军人的整套礼服，帽子上插上野鸭毛，胸前戴上标志着参加过战争的彩色绶带，下面挂着闪闪发光的金属的十字勋章；从这个皮革口袋里掏出最后三支法国的雪茄烟放到上面的衣袋里。在出发之前，他把木头手小心翼翼地放在衣袋里用袖子盖上。

进入罗山宫，当他看到五颜六色的纸旗和红砂的道路时，他想起了第一次到这里来的那一天。今天也是第一次来。第一次，他总是赶在典礼的时候来。想到这里，心里不由得暗笑起来。

这些年来，罗山宫除了一个"花园之家"外没有任何变化。这所竹子和木头结构的"花园之家"隐藏在花园南角高耸的香蕉丛中。它是阿亚兹·贝格设计的。这是一进到那里时阿亚兹·贝格告诉他的。草地上、走廊里和园中的路上，今天比那第一次典礼时更热闹。应邀出席结婚筵席的一群人在说笑声中来来往往。其中他见到一些熟悉的面孔。这还是几年前他同他们一起在这些树下玩耍的那些男女少年。现在他们已长成了青年。看到他们，他意识到自己也已成了青年，阿亚兹·贝格已经衰老。

"恭喜！恭喜！"他们俩同巴尔维兹握手。

"喂——"巴尔维兹同纳伊姆热烈握手。他攥着纳伊姆的手，眼里寻找着过去的友谊，亲切地微笑。他转过脸对阿亚兹·贝格说道：

"对不起，我妻子刚才到那边去了。"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阿亚兹·贝格说。

纳伊姆举手向姨妈行礼。漂亮的中年妇女用喜爱的目光从上到下看了看他。

"好久没来了，纳伊姆。"她说。

纳伊姆笑了笑。这时，他被许多张熟悉的笑脸围了起来。

四周响起"喂，喂，喂"的喧声。他同那么多人握手，如此有力地重温过去的友谊，以致他的胳膊都酸了。这还是巴尔维兹和阿兹拉的那一群人。

"到哪儿去了，纳伊姆……这么久……"艾勒斯·格里格森用自己特有的又快又高兴的语调问道。

"打了胜仗以后来的。喏，没看到……"阿尔什德用责备的目光看着艾勒斯，指着纳伊姆的全身说。

天真的德拉特，这个还象以前一样矮小的姑娘，说道："嘿，纳伊姆，噢，你成了真正的英雄了——在众人中——现在我们要'崇拜英雄'。"由于十分喜悦，她闭上眼睛，攥起拳头在耳朵上敲起来。

"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希伦说。

"看到什么？"纳伊姆问。

"关于你的功绩以及……"她周围一阵静默。她害羞地转了话题，"在印度你是被授予这个荣誉的第三个人。"

"嗯。"他点头微笑。他们为他失去胳膊的事进行了不必要的掩饰，他因此感到痛苦。

"喂！"有人从后面抓住他的膀子说。

"萨赫卜扎达先生。"纳伊姆转过脸同他握手。

"欸，朋友，这些年到哪儿去了？打了大胜仗回来的，天哪，多

么威风的战士，啊哈哈哈……”瓦赫德喜爱地看着他。“现在你成了著名人士……”

“纳伊姆你见到她了吗？”希伦打断了瓦赫德的话说道，“布尔基斯女士，瓦赫德的……”

“对，见见我的妻子吧，纳伊姆。”

“你认识他吗，布尔基斯嫂嫂？”德拉特天真地说，“你不认识他？哎哟！是纳伊姆兄弟，即纳伊姆·艾哈迈德·汗。我们的老朋友。”

布尔基斯生疏地妩媚地摇了摇头。她是个清瘦的、面色稍黄的大家闺秀。纳伊姆微微弯腰谨慎地向她施礼。他有意没有使用更大的礼节。他表现出颇为自然的高傲。这种高傲同他严肃的眼睛和嘴唇相一致。他的朋友们赞赏地看着他性格中的这一变化。他们把他围起来，一边用羡慕的目光看着他的合身的、洁净的军装，闪闪发光的十字勋章和帽子上的羽毛，一边哈哈大笑。他抑制住自己，得意地站在众人中，象一个又骄傲、又悲伤、又愉快的人一样严肃而拘谨地笑着。

当客人越聚越多的时候，他们带他朝房间走。大家四散而去。在里面，他被介绍给那么多人，以致他不得不到外面把雪茄扔掉。富商大贾、封建领主和政治领袖以不屑一顾的神态瞟一瞟他，在灯笼的光亮下埋坐在沙发里高谈阔论。

年轻的官员都是巴尔维兹和瓦赫德的朋友。他们以自己特有的快乐同他相见。英国女人和男人为尊敬他胸前挂的十字勋章，就地站起来欢迎他，叫他坐在自己身边。他在几个地方想停下来，但是阿尔什德、希伦和赫亚斯缠着他。对那些快乐的人来说，纳伊姆是另一个世界的极其有趣的居民，尽管阶级差异，他却高亢而威严，不管怎样，他已被纳入他们的朋友们的范畴，现

在穿着军装显得格外吸引人。

后来，他对这种快乐感到厌倦，在一个地方坐了下来。一位中年地主在身边给他让了地方。他穿着乡绅的服装。

“啊哈——小伙子，你在军队服过役？使国家胜利的军队就应该由象你这样的青年人组成。年轻时，我也想参军，但是我的体重不够。也许我就适于种地，啊哈哈……”他在纳伊姆的胸上摸了摸，“多么辉煌的勋章。我老远就认出你打过大仗。说实在的，兄弟，嘻嘻嘻……我是个憨厚的人，但是当你进来时，我真希望你能坐在我跟前。你不会介意吧！”

“噢，绝不会。”

“实际上，我从一开始就向往军队。但是啧啧啧……也许我就适于种地——就适于种地。你打哪儿来？”

“罗山普尔。”

“啊哈——那末你也在主人之列了。嘻嘻。”他象读书不多，生活舒适的乡绅一样笑了笑，拍着纳伊姆的肩膀说：“我在孟买同罗山阿加见过面，只一次——但是他是位多么仁义的先生，从加齐亚巴德把我请来……”

“你是哪儿人？”纳伊姆问。

“加齐亚巴德有我微薄的地产，兄弟。但是我的花园里长着第一流的玫瑰。在战争中，你也许在哪里看过花。我的村子是花的村子，是玫瑰花的村子。你一定要到那儿去。”

“未必如此。我在外国看过许多好花。”

“在我接到罗山阿加的请帖时，我在准备播种……”

“你种哪一种小麦？”纳伊姆颇感兴趣地问道。

“白的。罗山普尔出产红小麦，我知道，它一英亩难得收二十满。我的白小麦……”

他们就这样交谈着。不一会儿，纳伊姆对他的唠叨感到厌烦，答应到加齐亚巴德去，然后立起身来到走廊里。他点燃了雪茄，四处看了看。巴尔维兹、阿尔什德等已不见踪影。尊严的、陌生的中年人在他周围走来走去。在下一个走廊里，他遇见了罗山阿加。

"啊哈，纳伊姆。"他高兴而惊异地说。纳伊姆躬身施礼。

"你怎么不到这儿来呀?"他把手放在纳伊姆的肩头慈爱地说，"尼亚兹·贝格去世我们很悲伤。收到我们的唁电了吗?"

"收到了。"

"我们是同一代人。尼亚兹·贝格、阿亚兹·贝格以及我们大家。现在你们应该经常同我们见面。新的一代有点儿无情无义……"他苦笑了笑走开了。

现在从房间里仍有一些目光盯着他。特别是妇女，她们注视着这个穿着军装、身躯笔直的人。他天生的英俊的面容，端庄的举止使他具有无限的魅力。他昂着头，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在走廊里徘徊。

开饭的消息，不胫而走，四处传开。客人们来到外面，涌向饭桌。纳伊姆把脚放在一个栽着棕榈的大花盆上，抽着雪茄。他感到自己的性情确实太急躁。大家一个一个地从他旁边过去。

走廊尽头，从通往楼上的木头楼梯上下来的阿兹拉同姨妈打个照面。

"闺女，你到哪儿去了。客人都到齐了。"姨妈说。

阿兹拉把手放在木栏杆上不在意地站着。下面走廊里，纳伊姆背朝着她们站着。

"姨妈，你见过他了吗?"

"纳伊姆!嗯。他还是那样吸引人，那样有礼貌。"姨妈害怕

地开始说道，"但是——但是，噢。我形容不出来。就象十二月份的石头墙一样。他失去了一只胳膊。他的眼睛里有冷淡，有死亡！"她哆哆嗦嗦地上着楼梯。

纳伊姆转身朝外走。这时，阿兹拉就象一阵风似的来到他面前站住。两人呆呆地站着相视了几秒钟。她穿着印度人结婚时穿的金线的衣裳，脸色显得很黄。

纳伊姆抑制住自己，弹掉雪茄的烟灰，还用那样冷淡的、疏远的语调说："阿兹拉女士，身体好吗？我正在去吃饭。"

"好——走吧。"阿兹拉为了避开他的目光望着远处一簇人顺口说道。但是尽管她作了努力，却仍抬不起步子。纳伊姆不懂礼貌地把脚放在花盆上站着。外面，无数客人边吃饭边说话，嘈杂声越来越大。他们俩默默地站在那里，强烈而又不安地感觉到这次会面的窘迫和相互的存在的多余。纳伊姆无意识地决定，现在完全没有必要说什么。

最后，阿兹拉打破了这一痛苦的沉默。"好久才同你——您见面。"

"我忙于工作。"纳伊姆用一个忙人的简单的语调说。为了否定阿兹拉的存在，他朝她脸上喷着雪茄的烟。

但是，相互存在的感觉极其强烈。他们在盘子的碰击和人们说话的混杂声中又一次沉默地看看四周。他们共同感觉到，走廊外非常嘈杂，走廊内异常静默。不安的时间一秒一秒地在他们的头上嘀嗒着。嘀嗒，嘀嗒，嘀嗒……以至于他们感觉到他们的见面与谈话完全是可笑的，多余的。

"你打仗去了。"阿兹拉想敷衍几句，但是喉咙哽得说不出话来。

突然，纳伊姆受伤的情感到了顶点。他呼吸急促，胸脯迅速

起伏。他断断续续地说："是的。我为政府服务了。尽管你……你尽管……"

阿兹拉猛孤丁地朝他看了看。由于极度悲伤，她的嘴唇和脸颊簌簌地抖着。

"纳伊姆——你……你很傲气。"她说。突然，眼泪象潮水似的从她眼睛里和喉咙里涌出来。

此时，两人站在原地同时看到和感觉到，爱情尽管天各一方，阶级差异和木头胳膊仍然坚强有力。

她转过身跑入空房间。

"阿兹拉——阿兹拉。"纳伊姆紧跟在她后面。一个从房间经过的佣人看到阿兹拉啼哭，突然停下来。后来，他看了看门口，悄悄地出去了。

阿兹拉坐进读书时坐的一张大皮椅子里使劲咬住下嘴唇，看上去象个小姑娘似的。由于感情所致，她脸色苍白、可怕。纳伊姆一条腿跪在地板上拉着她的手发楞。

"纳伊姆，"隔了一会儿，阿兹拉放松嘴唇用清楚而无力的声音说，"女人并非不知羞耻，但她们一定懂得爱情。"

"请原谅我，请原谅我。"他把脸藏在她的手里说。

后来，发生了在罗山普尔人的历史上破天荒的事情。实际上此事在印度的封建领主和贵族的阶层中颇为罕见。

罗山宫死一般的静。秋天的傍晚缓缓地降临到那幢高屋顶的可怕的大楼上。走廊里，灯火通明，关闭的门窗的玻璃上透出光亮，但是看不到一个人。家里的所有佣人都坐在后院自己的房间里。他们害怕在走廊里行走。路上来往行人第一眼便看到寂静的走廊和小道上聚集的干树叶堆，感到此处一片荒凉。

桉树叶的影子落在楼上挺大的红玻璃窗户上。桉树叶的后面，阿兹拉的房间里，姨妈坐在床犄角，阿兹拉用膝盖和手肘撑着趴在床上。房间里笼罩着爆炸性的沉默。

“哎——”姨妈在空中挥了下手，然后又把手放到怀里，“多么可怕啊——！至今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从来没有。你不会想一想？”她看了一会儿阿兹拉一动不动的脊背，双手抱着头轻轻地挤压。

阿兹拉起来走到火炉跟前，脸朝着火炉站了片刻。“什么没有发生过？”她表面上对檐口上放着的金属塑像问道。

“就是罗山普尔人的姑娘同下层人结婚。”姨妈两手松开头说。

阿兹拉象机械的洋娃娃一样转过身。在电灯光下，她那清瘦的、没有表情的脸显得更黄。她眯缝着干燥的眼睛。

“下层，下层，什么是下层！”她一口气严肃而又可怜地说，“难道他低贱？难道他种我们的地？他没有自己的牲口，没有自己的马，没有自己的房屋……”

“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尊严。尽管他有这一切，但他没有地位。他的爸爸生前是个普通农民。”姨妈用通过秘密途径进入有地位阶层，对自己的生活又害怕又满意的那种女人的果决的语气说，“而且你需要的东西他一无所有。你太蠢。他需要一个农民女人。”

“他不是农民。”阿兹拉还是那样坚定而可怜地说，“他有文化。他也可以住在这里。而且……”她牢牢地抓住金属塑像，看着它那无生命的眼睛说：

“难道他不勇敢？”

“噢——”姨妈惨笑一下，“对，他勇敢，骄傲，也吸引人！——

但是他残废了。他……"

"阿兹拉怔怔地看着她。她的眼里在姨妈看来是第一次出现害怕和仇恨的神情。老妇人看着她，失去了把话说完的决心。她轻声说：

"罗山阿加——你要给他带来痛苦？"

阿兹拉几秒钟以前牙齿紧紧咬着苍白的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现在她突然难过起来，忽地朝着敞着门的另一个房间跑去，一头扎到床上。

"爸爸——不会，不会，爸爸——他不会阻止我。不会……"她用手捂着干燥的眼睛重复着。

姨妈心里怀着怜悯、疼爱和担心前途的复杂的心情默默地坐着。然后，她把手轻轻地放在阿兹拉的背上："起来，闺女，吃饭吧。"

"不——不。"阿兹拉重复说，"你告诉爸爸，我不会给他带来痛苦。但是……不会。"

隔壁房间里，罗山阿加顺着墙兜圈子兜累了坐了下来。膀子叉在胸前闭上眼睛，头靠在沙发背上。他的面容显得很苍老。巴尔维兹从房间犄角的凳子上站起来，拿起黑帽子悄悄地出去了。在朝着花园开着的窗户前面的沙发上，他的妈妈、他的妻子和他的表妹希伦默默地坐着，恐惧地看着罗山阿加。

从门里传来阿兹拉轻轻抽噎的声音。外面昏暗的、寂静的园中小道上干树叶在秋风中沙沙作响。

叙述此后在这一方面所发生的事，已非属于本书的范畴。总之，冬天纳伊姆同阿兹拉结了婚。然而还必须讲一下，人们为了阻止这一婚姻所作的疯狂的努力，以及全省的绅士们对这一极

其可笑的想法所进行的反对，是这个贵族阶层希望维护自己的利己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表现。不管怎样，由于阿兹拉的坚强的意志，罗山阿加不得不迫使自己同这个痛苦的方案合作。在此以前，阿兹拉用自己无限的可怜和决心对家里的其他人施加了影响。婚事终于成功了。

在村子的果园里，罗山阿加给他们造了一幢富丽堂皇的房屋。他们俩住了进去。但是隔了一段时间以后，阿兹拉经常到德里去住一个时期。对她来说，那里高级的、闪光的生活比村里平静的、没有意思的气氛更有吸引力。她不在时，纳伊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料理罗山阿加的地产的事务上。现在地产管理的一切事宜都在他的直接监督下进行。

十八

春天即将离去，阳光日益强烈。树叶由嫩绿变成深绿，枝头开着春天的最后的花朵。天空开始呈现土色，天气越来越热。露水已不下了。女人们夜晚从屋里来到外面睡觉，男人们整天在磨镰刀上的细齿①，修整牛蹄子。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麦收前的担忧，嘴唇上起了一层薄皮。一片金黄色的成熟的麦子在尘埃中荡漾，茉莉树上出现了夏天的第一批花蕊。

早晨，太阳已升得比纳伊姆的房屋的墙还高，阳光洒在院子里。阿兹拉昨晚从德里回来，他们一夜如胶似漆，相抱而眠。因

① 印巴镰刀月牙形，上面有许多细齿。

此，他们早晨喜气洋洋地起来，坐在饭厅的地板上一边尽情说笑，一边吃橘子、油炸的大麦片和牛奶做的早餐。他们喝完茶，来到牲口的院子里。看了看棕色水牛颈上的伤口，吩咐面前的饲养员用有郁金香和菜籽油的绷带把伤口包上。他们从其他牲口旁边经过，纳伊姆由于昨夜身心很愉快而态度很和蔼，一个一个问候每头牲口。在阳光下反刍的黑牛、白牛、水牛、绵羊以及其他牲口都用自己的黑眼睛满足地、漠然地看着他作为回答。牲口就是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称心如意和深切的敬意。只有两匹马高兴地嘶叫，尾巴象缨穗一样在空中摇摆，对此纳伊姆重复爸爸的话：马是农民的最聪明、最亲近的亲眷之一。

他们看完了牲口，又去看守门人的狗吃早食，关于中午的食物对佣人作了吩咐。他们又到了挤奶人的房子，察看早上牛奶的数量。在那里，他们观看了昨晚剪下来的羊毛。他们又从那里来到了屋后的菜地，看了看渠中象玻璃一样闪闪发光的潺潺的流水。水从各条路默默地流入地里。新的菜地里，水不声不响地把路上遇到的每个棕色的干土块变成黑色，然后往深处进发，渗入小小的种子所居住的成千上万的细孔里，使种子变软、膨大、发出细小的嫩芽。嫩芽随着水的下落默默地、悄悄地生长，然后破土而出。纳伊姆手放在阿兹拉的肩头，看到和感觉到这一切，乐滋滋地闭上了眼睛。他想，他基本上是个农民，是农民的儿子，他通过秘密途径进入了阿兹拉的上层世界。然而这种想法在以后的生活中曾多次使他无可奈何，不过这时却使他愉快。他微笑着把手放在阿兹拉的腰上搂着她。

“爸爸常说，土地是妈妈，水是爸爸，庄稼——是儿女。”他说。

阿兹拉用一双充满爱情的眼睛看着他，嫣然一笑。

他们从那里顺着不断生长的迦斯固①的树篱兜了一大圈来到了果园，踏上了弯弯曲曲的狭窄的小路。在那里，他们观看了盛开的和凋零的花以及花苗。他们命令花匠打去香橼和柠檬的枝子上的杈子，除去茉莉花下面的杂草，尔后往回走。在回去时，他们做了早晨的两个花束。此时，他们感到春天即将离去。他们回忆起鲜花盛开的时节，那时即使做五个花束，花树仍然鲜花满枝。纳伊姆建议把落下的无数的干叶子和花朵埋在土里，留作上好的肥料，阿兹拉拒绝了这一建议。她说，那里阴暗潮湿，它们会自动腐烂，除草时将被翻到土里。纳伊姆对妻子的这个愚蠢的论证心里暗暗发笑。

他们来到了专供他们乘凉歇息的圣无花树下，坐在从树枝里透过来的阳光下的有靠背的麦秸墩子上。阿兹拉放好毛线团给他织袜子。纳伊姆坐在墩子上微微动了一下伸开双腿。但是在他燃着早晨的第一支烟以前，想起了什么站了起来，到里面去拿出来一块木板。几天来他们一直在商量在木板上写点儿什么挂在大门口。由于每天都没有作出决定，所以此事就拖下来了。今天，他决定结束这个工作。他把木板拿来放在墩子中间。阿兹拉微笑着把毛衣针放在一边，又弯腰坐着。他们俩对前几天的建议讨论了许久。纳伊姆与阿兹拉、罗山宫、梅弗劳尔（一个纳伊姆提出的几乎被忘却的名字）——还有类似的几个名字。但是，商量了半天也没商量出个所以然来。当每一个名字，每一行字由于某种原因，或从某一方面都被否决时，他们出于无奈，把这件事让从这里路过的饲养员来决定。老饲养员在他们的坚持下以农民的方式羞羞答答地提出了一行简单的字，他们俩喜出望外，一致赞同。当时，纳伊姆就用黑油漆在木板上写道："此处

① 一种灌木。

住着纳伊姆及其妻子，”放在阳光下晒干。然后他燃着烟，愉快而平静地领略洒在腿上的早晨的阳光。

阿兹拉一边织着袜子，一边不住地拿眼睛看他。她想说什么。纳伊姆在打盹。他沉重的身体瘫在墩子上，头垂在胸口。阳光已到了他的下巴上，一只耳朵和一边脸颊已被晒红了。上嘴唇上小小的汗珠晶莹发光。他的香烟掉到了圣无花树的一片黄叶子上，烟和树叶都化成了灰烬，灰烬上一根细蛛丝在闪闪发光。墩子靠背上坐着一只绿色的小鸟，它有时跳到他的肩头坐着，但是小鸟的打扰丝毫没有影响温暖舒服的阳光、新鲜的空气、营养丰富的饭菜和肉体的痛快所导致的困倦。旁边流水沟里的水面上，阳光闪耀，犹如小火星一般。

阿兹拉对他的酣睡感到不安，把毛线团和毛衣针放在墩子上，站了起来。她踩在落叶上的声音使纳伊姆睁开了眼睛。

“噢——我睡着了！”他笑了。

“阳光晒到你了。”阿兹拉不假思索地说。她不安地转过身走进果园。

他们在阴凉的路上溜达了一会儿。从阳光下起来后，他们感到树荫很舒适。上午的天空明亮而闪光，周围的环境沉寂而安静。路旁水沟里的水淙淙地流动。枝头飞着的绿鸟的羽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在这个绿色的环境和安静的时刻里，倘若有谁心里不安宁，那就是阿兹拉。她趴在木头大门上说：“贾利安瓦拉花园事件[1]

---

[1]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三日印度人民在巴荒芜的花园阿姆利则的贾利安瓦拉花园集会抗议逮捕两位知名人士。军队在戴尔准将的命令下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数百人丧生。这一牺牲加速了人民的反英斗争，促进了印巴次大陆的独立。

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纳伊姆说，“但是我不了解详细情况。死了许多人？”

“据说一千来人丧生。现在实行戒严。彻底灯火管制。从哪儿也进不去旁遮普。”

她趴在木栏杆上。纳伊姆看着从对面庄稼地里经过的一个年轻农妇。女人头上顶着陶盆和盛薄饼的小筐，在成熟的庄稼地里走着，可以看见她的脑袋和肩膀。一只乌鸦慢慢地飞到薄饼筐上坐下，啄着薄饼。纳伊姆微笑着望着乌鸦和女人，直到消失。

“也许是由于哈里发运动① 发生的。”他说。

“哈里发运动和罗拉特法令②。”

“啧啧啧，罗拉特法令？”

“对。你现在连报纸也不看了。你连罗拉特法令——也不知道！”阿兹拉气冲冲地不说了。

纳伊姆摸了摸鼻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罗拉特法令！我确实很忙……”

“不是忙，是你对这些事不闻不问。”阿兹拉接口说。她走了。

两人一前一后走来坐到墩子上。阿兹拉又织起袜子，纳伊姆燃了支香烟。但是，不一会儿阿兹拉手中的毛衣针就颠三倒四，她展开了思想斗争。她多次偷眼看纳伊姆，最后，两手停下

---

① 一九一九年，次大陆穆斯林为使奥斯曼帝国免受大不列颠和法国等国的瓜分，拯救哈里发而发起的运动。

② 一九一九年，印度政府通过了“无政府和革命罪行法令”，一般称为罗拉特法令。

来放到怀里。

“从战场回来后，两年你干什么了？”她问。

“我？——为国大党工作。”

她又拿起毛衣针。

“干吗？”纳伊姆问。

“我知道。”

“怎么？”

“现在为什么不去？”

纳伊姆惊异地看着她。在此以前困倦笼罩了他，现在突然无影无踪。“你疯了？我丢下你到哪儿去！”

阿兹拉抬起头用棕色的、忧愁的眼睛看着纳伊姆，“为什么，难道印度独立了吗？”

纳伊姆的心里原先的恐惧又抬起了头。他站了起来。在这个太平无事的时刻，一个人的忧虑和不安象传染病一样抓住了每件东西。纳伊姆把手放在圣无花树干上朝沟里唾了一口。他胸中出现了一个沉重的、无名的创伤。

阿兹拉站到他身边。“纳伊姆——”她抬起眼睛说道。纳伊姆看到她的眼睛里集聚着这个女人的以及成千上万女人的全部力量。他十分勉强地笑了笑。

“走吧。”阿兹拉说。

“到哪儿？”

“阿姆利则——两个人！嗯，纳伊姆？”

“阿兹拉，生活很不容易。你不知道。”

“但是颇有意思。这次我到德里去，德赛姊妹在买外国货的商店设置了纠察。她们的演说所有大的报刊上都刊登了。我所到之处，都在谈论她们。各种场合，各个聚会……你是国大党党

员。我们去很容易。不去，纳伊姆？我们俩。嗯，纳伊姆？"她撒娇地把双手放在他的胳膊上，"我对这个地方已经厌倦了。"

纳伊姆搂住她的肩膀，微笑着说："好吧。"

顺着小路的沟里，流水在沉静的气氛下奏着轻柔的音乐。纳伊姆和阿兹拉沉浸在难舍难分的爱情之中。他们兴致勃勃地回去坐到墩子上。

在这个头脑和精神都愉快的时刻，纳伊姆漫不经心地听从了妻子的话，然而后来就把这话丢下了。但是，在以后的几天里，阿兹拉对这个强烈的愿望象着了魔，除此之外，她没有心思做事、说话。她慢慢地感染了纳伊姆。

他被吸收进印度国民大会党为调查阿姆利则开枪事件而组织的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戒严令一撤消，他们就来到了阿姆利则。

十 九

"这就是那个地方。"驼背老人用手指着告诉他们。

在这个地方，他们呆了一整天。在此以前，他们就曾这样地度过了好多天。一个宽阔的地方四周围着四英尺高的围墙。一个角落里有一口井。此处三面围着高高的三层楼房。一面有条路通往外面。这个地方被称为贾利安瓦拉花园。它不太象花园，倒象是拴牲口的栅栏。在这里，他们前几天就开枪事件调查了记者、政工人员、商人和律师。但是今天他们偶然在路上碰到了这位卖鱼老人。恰巧他们的纸和铅笔都已用光，因此就把他带

到那里拉呱儿。

他是个身材矮小，手和脚都不大的驼背老头。至于他的驼背，谁也说不清是先天的，还是衰老所致。他衣衫褴褛，浑身腥味。脸和胡子也很腌臜。但是眼睛却炯炯有神，充满稚气。他是属于孤独地生活，也孤独地死去的那一类人，但是他们由于自己为人厚道，性情开朗而得到同人们接触和谈话的足够的机会。

他们看到，他象青年人一样一跃爬到了墙上，叉着双脚安闲地坐着。

“这就是那个地方，我的孩子……”他还用那种姿势伸出手重复说。

在西斜的黄色的阳光下，影子越来越长，但是贾利安瓦拉花园一片凄凉。只有两个英国兵腰里挂着左轮手枪在里面转来转去。在场的人都用喜爱的目光看着爬到墙上坐着的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感觉到，似乎他们站在一个荒废的枯海的海边，海底露出沉没的破轮船和破木船。

阿兹拉怯生生地把双手放在墙上。“一切都告诉我们，渔翁。”她说。

“把发生的事都告诉我们，老渔翁。”他们大家说。

“我以卖鱼为生，孩子们。从一开始，从我诞生时起，不，从我记事时起。因为我诞生时，是我爸爸卖鱼，我妈妈腌鱼，以便使鱼保持新鲜，不腐烂。她是个很好的、善良的女人。我爸爸打她，她打我。但是每年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只有鱼不沾我爸爸的手的时候，才打人。我记得，夏天是战争和灾难的时期。当时，河里发洪水，鱼儿跑到混水的尽下边，不上网。我爸爸很恼火。在河里，他骂鱼，骂网，骂船，骂炎热的太阳，怒冲冲地瞪着我，找揍我的借口。但我总是没有落到他手里，因为

我背朝着他划桨，他骂人的话这耳朵听那耳朵出。上岸后，我就使劲猛跑，很快他就打不着我了。我就整天不沾家。因为我知道那里肯定闹得不可开交。我在离渔民们的茅屋较远的脏水坑上游荡，抓些小鱼放在嘴里嚼。在发洪水的日子里，我口袋里总装点儿盐粒，因为生鱼没有盐很难吃。起初有些困难，后来就成了习惯，我有滋有味地吃起来。生鱼在我体内产生无限的热量和血液。天黑时我回家，站在门外黑暗的地方往里瞧一瞧。看到妈妈红肿的眼睛，我明白她挨打了。当我在外面站着站着打瞌睡时，就把小狗打倒在地，小狗嗷嗷乱叫，我妈妈知道我回来了。但是她是个很机灵的女人，因此，她找借口用充满疼爱的声音把我叫到跟前，叫我做某某事，如'狗从早上饿到现在，给它拿点鱼儿去'。当我进到里边时，她就从门板后面出来一把抓住我，扭住我的耳朵，瞪着眼睛对我叫嚷，叫我'二流子'、'懒虫'、'倒霉鬼'等。这些名字差不多都是我爸爸打她时给她起的。她狠狠地打我耳光。起初，我真的哭，但是后来我习惯了，就瞎嚷嚷，大喊大叫，我爸爸睡眼惺忪地起来骂我们俩。那几个星期灾难深重，很不安宁。

"有一次，洪水好长时间没有退下去，贫困使我们的境况十分狼狈。我们家所有的狗都饿死了。我爸爸脾气变得很坏，连借口也不找就揍我。当时，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有一天，我们象往常一样两手空空，没有抓到一条鱼。我爸爸把空网扔到船上，骂整个世界，站到我面前准备揍我。我把桨举到头上护着自己，说道：

"'停停，爸爸。听我说。'

"他停住手，生气地打着喷嚏，咳嗽着瞪着我。我说：'看，如果你打我，我就不划船，那你怎么办？'

"'我自己划。'他发脾气地回答道。

"'那末谁逮鱼?'我诡诈地说。

"'鱼——?'他把手指放在胡须里思忖。然后骂着说:'哪儿能得到鱼。'我立即说:'洪水退去时?那时谁逮?'

"他还是那样把手指放在胡须里沉思着,然后默默地坐到网上。我的话他明白了,因为此后他再也没有动手打我。

"但是不安宁的时代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随着冬天的到来,山上的雪不化了,河水变清了,鱼儿来到了上面,我们跟前又一次聚集了几百条鱼。我妈妈把它们腌起来,晒干,装在麻袋里。我们养了几条新狗。我爸爸的脾气变好了。我们整个冬天、秋天和春天都象高贵的富人一样十分和睦地生活着。每天晚上,我妈都坐在火前面两手合十望着房顶说:'老天爷,谢谢你,洪水夏天来,冬天不来,不然,如果寒天得不到鱼,那就会得肺炎或者关节炎。拌嘴嘛,那是另外一回事,谢谢你。'她总是把自己被打称为拌嘴。"

老头停下来喘口气。五个听众所表现出来的不安情绪,表明他的不着边际的话使他们烦恼。

"给我们讲开枪的事吧,渔翁。"大家一齐说。

"等等——"老头举起自己的小手说道,"一切都告诉你们。我们在这里可以坐到晚上八点。让我回忆回忆。几天以后,到今天才碰到你们说说话,否则在这个城里最好变成傻子。同谁讲话,就觉得他好象是从坟墓里来似的,不会讲话。不过我看到过比这更多的人在瘟疫里死去。刚才我讲到我妈的事。她是个善良、机灵、虔诚的女人。但是她很早就去世了。她的全部工作就都落到我们肩上。现在我们才知道她的价值。我爸爸孤孤单单地把逮到的鱼拿回来。我把鱼腌起来,在阳光下或背阴里晾

干，装到袋子里。夜晚，我们面对面地坐着，就着辣椒吃干鱼。我爸爸由于年迈从未养成吃生鱼的习惯。他在世时一直受着被迫吃生鱼的罪。但是除此之外毫无办法，因为我们俩谁也不善于烧火。看到我津津有味地嚼着生鱼，他非常生气，说道：'动物的崽子，鱼崽子，吃得这么有味！'我笑着说：'爸爸，你是渔翁，而不会吃鱼。算什么渔翁！'

"'我是人类的后代，不是动物的后代。'他说。有时为了气他，我说：'我还能吃活鱼呢。你能吃吗？'

"'住口。你胡说。'他说。

"'是吗？'我说，'看着。'我说着就伸手到我平常养鱼的木桶里抓出一条活鱼，放到嘴里。看到在我的牙齿中间乱动的鱼他气得发疯；拿起一条长长的干鱼追赶我。由于我害怕象笞杖一样的干鱼，跑到外面，站在黑暗的地方听着他那粗暴的声音：'什么世道。小毒蛇和猪崽子生到人的家里来了。从未听说过！活人吃——活鱼。一个生命吃另一个生命……'我站在外面暗笑，吃着鱼……"老头在空中伸了伸胳膊笑了，露出了他嘴里仅剩下的最后三颗牙齿，眼睛周围皱起了皱纹。尽管听的人感到他的话颇有意思，但都担心时间太少，希望他别闲扯，快点儿转入正题。在西斜的阳光下，老头继续说道：

"但是我们很快就明白，在做家务方面我们多么无能。我晒干装在袋子里的鱼，两天后都有味了，不能把它们再放在家里。因为这些鱼不能卖了，所以一两天之内我们尽量吃，剩下腐烂的鱼倒到了河里。这以后，我还感觉到，我们每天的收入明显减少。有一段时间，爸爸带到家中的鱼，当天就被我们报销了。同干鱼相比，我爸爸更喜爱新鲜的生鱼，鲜鱼脂肪柔软而且咸津津的。因此，他带回来的几条鱼，站在那里就被他吃光了。我想，

这样下去可不行。后来，有一天，我对自己以及爸爸的无能感到生气，我关上茅屋的门，同他一起去。

“马格月，或是派根月，我记得山上积雪还没有融化，河水清澈见底，可以看见水中游来游去的鱼儿。我划着船。我爸爸背朝着我站着。我看到，由于年迈他的腿已经弯曲，腿上鼓起黄黄的血管。但是天气非常晴朗。河水和天空呈深蓝色。风吹拂着我们的头发。被风吹拂起来的我爸爸的头发象雪一样白，阳光下显得很好看。我们的船在风吹起的轻微的波浪上飘荡。走着走着，我们进入了鱼的区域。这里河往河岸里面冲进去一大块，形成了一个存水的小湖。我们在这里看到几千条鱼。五颜六色、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鱼在水中嬉戏，阳光洒在它们身上。我爸爸撒下了网。鱼群一片混乱。网里打上来不少大鱼。我们把鱼装在船上往回走。我无比高兴，迅速地摇着桨。突然我发现爸爸把手伸到网里从蠕动的鱼堆里取出一条鱼，抓在手里看了一阵子。它是条很漂亮的、深蓝色的鱼，身上长着金色的大鱼鳞。它扇动脖子跟前的两个翅呼吸着，睁得圆圆的眼睛不知看着何处。

“‘水是漂亮的。’我爸爸慢吞吞地说，‘我家是丑陋的。你到自己家去吧——’我爸爸说。他撒手把它放到水里。我对他的这个愚蠢的举动很生气。为引起他注意，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但是，他陷入冥想。他又拿起了第二条鱼。这条鱼猩红色，身上有黑道道，眼睛是红的，尾巴也是红的。‘你漂亮。我家丑陋。你也到自己家去吧。’我爸爸说着也把它放了。鱼一进到水里就迅速地摇着尾巴到水底里去。我爸爸又拿起一条鱼，鱼皮象白绸子一样白，上面有世上各种颜色的斑点和道道。头、眼睛和嘴唇也是白的。我爸爸说：‘你也很漂亮。你也到自己家去

吧。我只需要几条无价值的、难看的鱼填肚子。'也把它放了。

"总之，在到岸以前所有好鱼都被他放了。我默默地坐着心里生闷气。但是我心里是满意的，因为我毕竟知道了每天损失的秘密。上了岸，我对他说：'唉，爸爸。从明天起，你在家，我到河上去。'

"'为什么？'他生气地问。

"'为什么？'我叫喊道，'你把鱼都放跑了。为什么！'我气得发抖。当时我十一岁。但是他看到我的表情害怕了，默默地低着头在前面走着。路上，他仅仅对我说：'等你老了，而且你的女人死了以后，你就会明白……'我在火头上，所以没有理睬他。

"此后，他一直呆在家里，我到河上去。我们又集聚了相当多的鱼。在渔民的村子里，我们又成了数得着的富裕家庭。但是，我爸爸一天天衰老，眼睛越来越不好使。他整天把鱼摊在背阴里，坐在那里照看着。拒绝同其他渔民吵架。规劝那些殴打女人的人。他说，不该打女人，如若她死了，你到老来会应验吃生鱼的诅咒。

"就这样，在我到了成年的时候，他去世了。"

老头停下来喘了喘气，纯朴地笑着看了看四周。又露出了三颗牙齿。现在大家都对这个老头的罗嗦以及他的话感到厌烦。纳伊姆完全失去从他那里得到任何有益的情况的希望。只有与纳伊姆及其同伴们的工作没有多大关系的阿兹拉对他感兴趣。

"后来哪，渔翁？"阿兹拉说。

"告诉我们四月十三日的事件吧，渔翁，否则我们就走了。"男人中有人说。

"噢，好，好。我在八点钟以前一切都告诉你们。我的孩子，别害怕，因为八点钟你们得离开。那时，这里开始宵禁。我爸爸

死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为了操持家务，我开始物色女人。但倒霉的是，我的身材太矮。凡是我所遇到的女人都是高个的，她们不喜欢同我在一起生活。有一两个女人愿意，但她们脾气坏。坏脾气的女人，孩子们，你们知道，我一只眼也看不上。过了一段时间，我不再为找女人而浪费时光。我取出爸爸的鱼篓，放进每天的鲜鱼开始卖鱼。现在，没有任何家务事，不需要女人。我高高兴兴地单个儿过日子，直到眼下。尽管我离开了自己的村子来到了这个城市，但我爸爸的鱼篓仍在我那儿，我用它来卖鱼。我到今天为止除了生鱼和煮熟的玉米以外没有吃过别的东西。我现在已比我爸爸在世上多活五年了。我见过比贾利安瓦拉花园更大的世面。如一八五七年的起义，当时我爸爸刚刚去世，本世纪初的猩红热，以及……以及……但是因为你们坚持要听这个事件，所以我就给你们讲讲这个故事。我可以告诉你们那天的以及那天的前几天的每一件事。一八五七年的五十年以后，一个人听了起义的每件事，问我：‘你吃什么？’我说：‘鱼和煮熟的玉米。’他说：‘因此你是个聪明人哪。’”老头坐着直了直腰。黑暗中，可以看见他那三颗白牙。由此，听的人估计到，他在以纯朴的、坦率的和自豪的方式微笑。“乱子是从四月九日发生的，当时城里的四个市场上九个英国人被打死。每件事我都历历在目。那天，有两个英国人叫住我。我以为他们是买鱼的顾客。高高兴兴地把鱼篓放到地上。一个人站在那里，另一个人把照相机对着眼睛朝后退着。他站在那里拍照。照完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圆扔给我。银圆有点儿扔偏了，我象疯子一样跳着转着想在空中接住它。他又拍照。后来银圆掉到了地上。当我捡起它时，他们说说笑笑地走了。这时，我看到从胡同的拐弯处有两个人向他们进攻。这两个人的手里握着大刀。一个人

的大刀穿过那个照相人的腹部。另一个人的大刀捅进他的同伴的肋骨。两个人一倒下就完了。我被突如其来的事件吓呆了。后来，我想到刚刚我接受了那两个外国人的钱，也许这些猪猡会向我进攻。想到这儿，我把钱装到里面的口袋里，拿起鱼篓从那里溜走了。在下一个市场上，我又看到了相隔不远的三具尸体。他们的脸还热乎。他们三个也都是外国人。他们金黄色的头发被血和尘土染得很难看。他们没有照相机。什么也没有，空着手。市场上，人们在匆匆忙忙地关闭商店。有几个人站在尸体附近。他们象孩子似的被吓得脸色苍白。我很可怜那些人的样子，因为我见到过比这更大的世面。这情景对我来说是很平常的。因此，我对他们不感兴趣，从那里过去了，而且我还继续做我的生意，不停地叫卖。在德尔巴尔先生的大门前，我又看到一个快要死的英国人。一把锋利的匕首刺穿了他的脖子，他抓住匕首的柄子，忍受着死亡的折磨。中午，城里最大的广场变得一片荒凉，周围看不到一个活人。我从那里路过。我看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小伙子。他非常漂亮。尽管我竭力抑制自己，但还是不能不再看他一眼。在路的拐弯处，我停下来看了看。他的脸朝着天空。年轻的嘴唇已经凉了。孩子们，你们很幸运，年轻，阅历浅。我是个老渔翁。但是，我经历了一个时代，而且有些生活知识。年轻的面容、眼睛和嘴唇是世界上好看的东西。但是一旦它们凉了——我看到过鱼，它们死了还睁着眼睛笑。但是青年人却是另外一回事——使人心碎。为了把他从心里驱逐出去，我使劲吆喝卖鱼。就这样，到法院为止，我又看到三具尸体，躺在沟边或林荫道上。除了尸体外，我还看到火。隐蔽的、沉默的火在大街小巷和市场里奔跑的市民中闪烁。这火不是在身上，而是在心里和眼睛里。可怕的怒火在所有市民中燃烧。我

真实地告诉你们，孩子们，你们没有看到过，我看到过。我看到过成千上万的死人，死动物，死鱼。在猩红热传染期间，我看到过从一个门里就同时抬出三个死人，、女人们跟在后面哀号。看到过火车碰撞，一个人的脖子旁边落着另一个人的脑袋。看到过大喊大叫互相进攻的旅队。但是从来没有害怕过，从来没有，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好害怕的。然而看到这个城市里每个生灵，每个生物中滋长着的沉默的、压抑的怒火，我回家去了。

"从那时起，城市的一切买卖都停止了。街道上、市场上军用卡车和英国兵在转来转去。七零八落的市民现在成群地聚集在大街小巷，犄角旮旯，就象一条鱼网被用剪刀从中间剪开，各处就变成一簇一簇一样。就在他们当中，有一群人在闹市侮辱了一个英国女人。这个女人成了祸根。这是分散的第三天。我象往常一样带着鱼转来转去。心里很不痛快，因为鱼已经烂了，我很生气。但是，我机警地不再叫卖了，因为过了好几天，这些鱼已没有什么好的地方了，怀着也许某个好心的爱好者会买的希望带着它们默默地转着。在大市场里，我走到市场通往菜市的胡同口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从胡同里跑出来一个英国女人。她后面一群市民象猎犬一样追着她。在市场的中央，他们追上了女人。从四面把她围住，用龌龊的目光瞪着她。女人的头发是灰色的，她的披肩早已不知去向。她的两条腿粘满烂泥。她在他们中间象机械的洋娃娃一样慢慢地用脚后跟转着。她的脸象死鱼一样难看。人群龇牙咧嘴地沉默片刻。然后，一个人走向前去，抓住女人的衬衫，猛一扯，从领口撕到衣襟。女人大声喊叫。这样一来，就乱起来了，人群扑向她。她被二十来人压在下面。好一会儿看不到她。然而她的叫喊声却从地面传到我跟前。在我面前，他们象乌鸦一样抓住她。但是，她是个罕见的

顽强的女人。兄弟，嗬，我至今还没有看到过比她更奇特的女人。人群的压力稍一放松，她一跃而起，从他们中间窜出去，朝一个方向跑去。现在，她身上的花衬衫已无影无踪了。仅剩下裤衩和胸罩。她披头散发，撒开两腿象女鬼一样拼命地跑。她当时的模样至今还在我眼前晃动着。哎——，当时我想，这个女人如果不是现在这个状况而是晚上坐在家里吃着鱼，那末也许我会觉得她很好看。哎——，后来那群人就在那个胡同里消失了。我心里责骂着他们回来了。

"那夜，我第一次没有好生睡觉。在此以前，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失过眠。我有贪睡的习惯，因为睡眠有利于健康。但是那天夜里，我象患失眠症的病人一样睡不着。我很担心自己的身体。我先烧火把房间弄暖和。然后把剩下的鱼斜着靠在墙上，以免烂掉。又到犄角躺到席子上——这儿是我每天睡觉的地方——但是睡不着。我想，这也许是烂鱼的原故。因此，我起来把鱼捡成一堆盖在鱼篓下面。然后又回到自己确定的地方侧着右边身子躺下来，因为这样我睡得香，但还是不困。我起来把席子拉到火旁边。然而刚呼吸了几口气，由于太热就烦躁起来。我蹲了起来。我在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想着想着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我拿起鱼篓，把烂鱼捡到一边——'睡不着觉，来，同你聊聊。'我说，并拿起一条烂鱼。鱼张着嘴巴。

"'我爸爸要是还在世，在你死以前就会把你放了。但是我不轻易放你。尖起耳朵听着。'我说，'即使你笑十万次，你的孩子和其他亲戚还会要为你的死亡而流泪。'鱼还是那样的笑着。我对它生气了。'你不睡觉？不休息的动物。你已死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无视力的眼睛还是那样睁着。自己不睡觉也不让别人睡。等着瞧吧！'说着，我把它扔到了火里。不一会儿，干鱼吱吱

地烧起来。但是它的眼睛还是那样睁着，从落到火里到现在一直在笑。我生气地拿起另一条鱼扔到火里。这条鱼相对的是条严肃的鱼，但是它也没睡。四周散发着烧焦的鱼的脂肪的气味。假如你们闻过这个味，孩子们，你们可能知道，它是非常馋人的，但是半夜三更我认为不宜多吃，就让饿着点儿，又拿起了一条鱼。

"'你的皮肤很漂亮，很柔软，也许能找到主顾。你休息吧。'说着我把它放到一边。

"这个主意挺有效，同鱼儿们说了半天话，烧了无用的鱼，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早上睡醒起来，太阳已到头顶，外面很热闹。我感到惊恐。因为几天后今天街上才有人。我揉了揉眼睛，赶走了困倦。他们大家匆匆忙忙，朝着一个方向走去，就象开始了鱼的大拍卖，他们担心买不到好鱼似的。但是从他们的沉默可以看出，他们并非是鱼的主顾。他们不声不响地迅速地走着。他们中有各种各样的人：老人、青年、大人、小孩、瘦子、胖子，但是奇怪的是他们个个脸色苍白，咬着嘴唇。他们互相连瞧都不瞧。看到他们这种状况，我也想参加进去。我匆匆忙忙地把鱼装到鱼篓里出来，插到他们当中。谁也没有注意到我。我也咬着嘴唇，象他们一样僵硬地走着。他们多得很，前前后后一眼望不到边，从四面八方涌来。就这样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市场的入口。那里站着许多全副武装的英国兵。当我们的人群刚要进市场的时候，他们瞄准枪口，四处散开，象战场一样摆成阵势。我们害怕地停了下来。然后从市场里出来一队手持棍棒的印度警察，向我们挥舞棍棒。棍棒有的打着了人，有的没有打着人，但是这却使我们不能进入市场。一根警棍打在我的鱼篓上。鱼篓被打翻在地，

鱼都撒出来了。我在捡鱼的时候，几根棍棒落到我的背上，但是我把所有的鱼都捡了起来。在我站起来时，我耳朵里传来洪亮的口号声。这是另一群人。他们来自相反的方向，想进入市场。他们也被棍棒阻止住了。他们同我们汇合了。一同他们汇合，我们的人的舌头就复活了，哑巴人群立刻使劲喊叫起来。现在，我们有成千上万人，转了一大圈以后朝着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方向前进。我四周，人们拥挤着，呼着口号。现在，他们脸上已没有惊慌害怕的神色，而出现了血气和兴奋。他们的嘴上粘满灰尘，一次一次地张开嘴巴发出振奋人心的声音。我们跳跳蹦蹦地走着，呼喊着在街道上前进。路上有几个较小的人群汇合到我们一起。有几处武装士兵妄图阻止我们。

"我们进到这里时，花园里人山人海，无边无际。我们到来以前花园就满了，我们进来后就更满了，我们之后几个钟头人流不断涌入，花园就更加满了。尘土从脚下扬起来在头上旋转着。几十万人拼命叫嚷，乱腾腾，拥挤不堪，自己难以控制自己。尘土钻到我的鼻子里。我的脚被踩在几千只脚下。在凉爽的春天，我头上的汗却象泉水一样地流。我也骂他们，但是很难从那里离开。在这个拥挤的、叫嚷的人群里，唯有我头上顶着个鱼篓，我心里为此感到羞耻。就在这时，我的目光落到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身上。他可能同他爸爸失散了，在人群中被挤来挤去，呜呜地哭着。我很可怜他。抓住他的手踉踉跄跄地把他拉到一边。他还是哭。我从鱼篓里摸出一条好鱼，塞到他手里。他看到鱼不做声了，高高兴兴地到一边去了。我想，这是带鱼篓来的好处……

"到这时为止，叫嚷的人们还在不断地从门内往里进：穆斯林叫着自己的真主和宗教领袖的名字，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叫

着自己的神灵，呼着口号。我转过脸来时，大家都注视着一个黑胡子的人。他站在一个较高的地方，指手划脚让人群静下来。他的胡子在风里摆动着，但是他的努力没有多大效果。忽然，他后面出现一个穿着军官服装的英国人。他把黑胡子的人推下去，象黑胡子的人一样挥动着手说什么。沉默了片刻。他那极其粗暴的声音传到我们耳朵里。他的话谁也不懂，但是他的动作表明，他在让我们撤离那里。突然又响起了喧哗声，他的声音被淹没了。从一个方向，有人脱下鞋子朝他扔去。后来各个方向都向他扔鞋子。同时，人群在不断运动。因为太拥挤，停留在一个地方很困难。现在从周围扔去几千只新、旧鞋子，鞋子在空中飞舞，犹如从河面上飞起一群野鸭瞬息间遮黑了天空似的。但是军官周围的人们害怕地默默地站着，从后面飞来的鞋子落到他们的头上。这时，我机警地护着自己的鞋子，孩子们，你们知道，因为我只有一双鞋子。鞋子扔完了以后，人们开始脱衣服扔。现在刮起了头巾、衬衫、背心的风暴。很快就有一大半人光着身体。并且有一些人不害臊地把一切都露出来转来转去。一切都扔完了以后，只剩下人群和那个军官一起叫嚷的喧哗声。这时，站在我前面的一个人转过身向我鱼篓走来。我向后退了退。后面十来只手揪住鱼篓，从中取出鱼用充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他们使劲把鱼从数千人的头上朝那个方向扔去。鱼落到谁身上谁再往前扔去，再往前扔去，再往前扔去，就这样，一条鱼砸到了军官的两眼中间。他一把抓住鱼，看了一阵子。抬起头看了看人群，又看了看鱼，然后又看了看人群。突然，他把鱼举过头顶，用尽力气把鱼朝站在面前的一个人的嘴上摔去。他在空中挥着胳膊，象疯子一样大喊大叫。就在这当口儿，开枪了。

“后来发生了生活中罕见的情景。花园里一片混乱。人们

就象在清澈的水里撒下网后鱼儿们那样的惊慌。但是追逐人的子弹比人跑得快得多。孩子们——，一个人把手放在我的肩头跑着，他中弹后在空中跳了一下，就悬在那里，因为在他落下来之前又有几颗子弹进入他的身体。他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又中了子弹，又翻了个跟头。这样，当他象马戏团的丑角一样表演之后落到地上时，已经断气了。他脸上还是那样的兴奋，并不显得难看，因为他压根儿没有看到死亡。这是一种奇特的死亡。瞬息间，他的身体就被倒下的尸体盖住了。这整个故事仅是几秒钟内发生的。我从那里象旋风一样跑着。我看到了我的鱼篓。它中弹后象皮球一样的跳着。跑着跑着，我叫喊着停下来。几码远的地方有口井。那口枯井，你们看到了吗？对，就是那口。同我一起跑着的人大多跳到那里面去了。从另一个方向来的人跳到他们上面。后来，各个方向来的活人都跳了进去，死人也掉了进去。人们的叫嚷声压倒了子弹声。我眼看着井里盛满了死人和半死的人。人们轻而易举地从井上面跑过去。我在纷飞的子弹下面从现在我坐的这堵墙旁边跑过去。你们看到了吧，孩子们？现在这上头没有一个人，但那时这整个墙都挂着人。他们的腿朝着墙内，头和胳膊朝着墙外，肚子在墙上。这些人看到这段墙矮，想从这儿跳出来，爬上去后中了子弹。从里面看上去，就象是洗衣工晾在阳光下的无数的巴贾马、上衣和裤子。你们看到墙上这些孔了吗？哎——你们向人们了解这一切，孩子们，但你们绝不会估计到这个造反的城市受到了多大的惩罚。哎——来到外面，我看到几条狗在争夺一条鱼。这就是我认为也许能找到主顾，而放到一边的那条白的、发光的鱼。当时，我看到它的这些罕见的主顾感到好笑。但不是笑的时候，所以为了逃命，我从那里使劲奔跑。

“跑着跑着，我到了前一天那个英国女人受辱的地方。所有人群都停在那里。后面不断传来枪声。我扒开人群挤到前面去，看到一种奇怪的情景。市场两边，站着两排英国兵，瞄准等着开枪。市场中间是一条流动着的人体的河。他们趴在地上用肚子爬着经过二十五码的一段路。英国人不允许他们用手肘和膝盖。告诉他们，告诉我们大家：我们要象蛇一样用肚子从这里爬过去。因为在这里，他们的女人受到了象蛇一样的对待。我看到，凡是用手肘，用膝盖支撑起来的人都被子弹打死。然后，英国人集中到市场一边，向爬行者的上方开始射击，子弹离爬行的身体六英寸高。为了活命，逃生者头贴着地面，用脚趾和趾甲爬行。但是，对于从花园里逃出来的人只有这一条路。人越来越多。谁面前有地方，谁就头沾地趴下，加入到这个长龙的行列里去。你们知道，孩子们，对我们渔民来说，这个工作很平常。我六岁时，我爸爸——愿他的灵魂得到报答——让我脸朝下趴在水面上，手脚不动，象死人一样，教我游泳的技巧。所以，当轮到我时，我迅速地、不费劲地爬起来。但是，为了不让子弹打着，我不得不把头藏在地里。因此，我的头顶受了伤，肿了好多天。不过，我机警地、灵巧地完成了这项工作。然而，我看到同我一起爬行的一个老头，头上连一根头发也没剩，头顶上还流着血。由于他的一边脸颊蹭着地皮，所以他后边留下一条挺宽的印子，他象其他老头一样难看地哭着。在路的尽头，当我们站起来跑的时候，我看到他就是那个每星期四买我鱼的胡须发光的老头。——他有三个年轻的儿子，有一个很大的杂货店——这以后，我没朝那个方向去过，但是，我从远处多次看到，在一段时间内人们从那里用对人类来说极不光彩的来往方式爬过去。我祖传的鱼篓也在那天丢失了。

"孩子们，你们现在应该离开这里了。因为这里马上要实行宵禁。实行宵禁后十二小时之内，在这里碰到谁，就开枪打死谁。我唠叨了半天。但是你们自己说过：'老头，一切都告诉我们……'然而你们不必烦恼，因为我看到过比这更大的世面，这些事对我来说很平常。"

"大伯，你不离开这儿？"一个听众说。

"不。"

"你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纳伊姆接口问道。

"啊哈。这个问题很好。"他竖起大拇指笑着说，"这个问题确实很好。但是我不知道。这有点儿啧啧啧……是这样的，我忙得很。我爸爸也是个忙人。渔民的工作实际上是玩命的工作。杂七杂八的琐事你们也不会关心的。"他指着英国兵说，"我一切也都告诉了他们。他们不说我。我常在这里坐到半夜。他们知道，我对这些事不感兴趣。我是卖鱼的老头……"

在回来时，他们回头看了好一会儿那个年迈老头的黑乎乎的、不太大的轮廓。他说话已经说累了，现在平静地单个儿坐在墙上，一个悄然无人的夜在他四周蔓延着。夜慢慢地隔在他们中间。他们从互相的目光中消失了。但是那天晚上之后，坐在墙上的那个孤独的、黑乎乎的身体，好几年一直在他们五个人的眼前回旋。

访问旁遮普结束以后，纳伊姆和阿兹拉年底从拉合尔车站上了开往德里的夜班火车。他们乘坐的车厢，除了上面的一个铺位外，其余铺位全都睡着旅客。夫妇俩得在一个铺位上过夜，但是除此之外别无它法。因此，他们爬到上面，钻到被窝里睡了。地方很小，火车摇晃得挺厉害，然而，在一个受苦受难的地

区过了这么久以后，想到回家，他们的神经十分平静，他们一夜睡得很香。

阿兹拉醒来，在被窝里睁开眼睛，看到从被子边的缝里进来的白天的亮光，意识到天亮好久了。同时，许多男人的喧哗声传入她的耳朵。她掀起被角看了看。这是几个军官说话的声音。他们全都是外国人。他们离开自己的位置聚集在下边面对面的两个铺位上。他们中有两个人全身都穿着军装。有三个人，印度勤务员正在给他们穿衣服。剩下两个，从风度上一看便知是军官。他们穿着睡衣坐在旁边抽雪茄。穿着睡衣的还有一个人，他坐在他们旁边的铺位上表面上与他们的谈话无关，在看着一本英文书，抽着烟斗。两个铺位之间一张小桌子上，放着香槟酒瓶。两个已穿好衣服的军官从小玻璃杯里一口一口地喝着酒，肆意地、高声地说着话。早晨的温和的阳光从玻璃窗射进来，火车迅速地从一个芒果园的旁边经过。阿兹拉观看了安巴拉郊区的芒果园覆盖的地区，心里感到回家的喜悦，这是人之常情。她用爱怜的、善意的目光望着象孩子一样熟睡的纳伊姆。她默默地躺着吸收他身体的热量。

突然，她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尖起了耳朵。那个穿着玫瑰色条子裤子和晨衣的英国军人提到它，并用最高的声音，最放肆地说道：

"在拉合尔我告诉了汉特尔委员会①，我是多么的有人道。"他迅速地说，"否则……"

"完全正确。"另一个军人竖起大拇指说，"否则谁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

① 以汉特尔为首调查贾利安瓦拉花园事件的官方调查委员会。

“我可以把印度人的那个圣城烧成灰烬。看到他们的做法，我心里真想把那个破坏法律的、造反的人群消灭光，放火焚烧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但是仅仅是人类的怜悯心和善心阻止了我。我把一个无法无天的民族拴在锁链里——结果倒调查起我来了。”

“调查委员会的这些人极其无知。他们知道，他们中谁如果处在你们的地位，那他也会干出你们所干的事。不管怎样，现在结束这个故事吧，让我们为自己的胜利干杯！”

这个建议受到热烈欢迎。所有军人，其中包括看书的和三个穿衣服的，都走向前去拿起玻璃杯。这个建议的倡导者在每个人的杯子里挨次斟上酒，然后大家一起把杯子举过头顶呼着高兴的口号，一饮而尽。此后，穿着晨衣的人又用兴奋的、神经质的语调迅速地说起话来。纳伊姆和阿兹拉毫不费难地知道，那个人就是贾利安瓦拉花园的胜利者戴尔准将。在德里车站，他就穿着那身衣服下了火车。

阿兹拉对他的洒脱大方的风度、盛气凌人的气势感到发怵，但纳伊姆的手在为杀死他而颤抖。

二十

罗山阿加一个小时以来一直在顶层的阳台上踱来踱去。在前几个小时中，他已转遍了罗山宫的所有走廊、套间和空房间。他垂着头，背着手忧心忡忡地走着。有时，他从背上松开手叉在胸前，又把手放下来。外面，车道尽头停着一趟汽车和牛车，乘

车而来的医生和护士在纳伊姆和阿兹拉等家里其他人的陪同下，集聚在一个圆形房间里。所有医生都坦然地坐着看报，阅读私人信件和抽烟。家里人的脸上显露出慌张的神色。他们在不安地等待着时间的流逝。有时，某个穿着洁净衣服的护士轻手轻脚地进来俯在某个医生的椅子上嘀咕一会儿又消失在来的那个方向。那个医生用烦躁的目光四处看看，又俯到信件上。里面在一些又长又大的房间的后面，从什么地方响起象苍蝇嗡嗡叫一般的轻微的嘈杂声。每隔一小会儿，就有痛苦的尖叫声冲破嘈杂声传到大房间。尖叫声使家里人的脸色更加苍白，医生们更加烦躁。

外面走廊和游廊里以及楼梯上，家里的男、女佣人和园丁穿梭似的穷忙乎。特别是女人们面带笑容不断地四处奔跑，除了自己的丈夫外在从别的男人旁边经过时还嫣然一笑。她们的膀子上从胳膊肘以下挂满了银子的粗细手镯。她们害怕发出响声，按着手镯。她们看到罗山阿加从木头楼梯上下来都象影子一样消失在房间里。

他双手深深地插入毛料的晨衣口袋里，神经质地匆匆地走着。他来到门口停住了，用期待的目光扫了一眼整个圆形房间。一个白人护士向一个白人医生请示后往回走。她刚消失就响起了那个痛苦的叫声。罗山阿加赶忙转身走了。他在长长的走廊上走着。在几个地方停住，摘下棕榈叶放在牙齿里咬，用指甲在走廊的柱子上乱划，驱赶枯黄的攀藤植物上的小鸟。当他又一次从门前经过时，他的朋友安萨利大夫站起来同他相见。

“喂，罗山阿加。”他打开金黄色的雪茄烟盒伸向前去说道。

“不抽，大夫，谢谢。不想抽烟。但是大夫——以前我已有过两个孩子，然而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他疲倦地喘了口气，

“也许是我老了。”

大夫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笑着说：“我们大家都在衰老。不过这不是这么回事。”

“但是，难道这可能吗，大夫……”他断断续续地问道，“……离最后一个孩子大约二十年之后……难道你相信……”

“确信无疑。”安萨利大夫把雪茄的烟气喷到棕榈叶子上，“我还看到过这样的病例呐，结婚四十年之后生了第一个孩子。”

“笑话。地道的笑话。”罗山阿加用颤抖的手指打着框子说，“但是，我一生中，哪一天也没走过今天走的这么多的路。大夫……”

“放心吧。时间马上就过去了。”大夫说。

隔了一会儿，大夫回到原处坐下。罗山阿加仍在走廊里盘旋。当里面传来的叫声越来越高的时候，阿兹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附在纳伊姆耳边说了些什么。纳伊姆起来走到外面。罗山阿加看到他把手放在他肩头，看了他几次想说什么，但仍低着头走着。随着时间的流逝，罗山阿加现在已不知不觉地把他同其他人等量齐观了。他已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走了两趟长长的走廊，最后纳伊姆说：“我们访问旁遮普很成功。”

“啊。是的，你们在旁遮普呆了不少天。有何结果？”

“委员会同所有重要的、可靠的人取得了联系，我们得到了了解真实情况的机会。根据政府公布，死伤四百人。事实上死者的数目比这大得多。”

“喔。”罗山阿加忧虑地说，“暴行！调查委员会里还有谁？”

“德什·班杜·达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赛义德·艾哈迈德和其他几个人。调查报告即将发表。”

“我很关心旁遮普的局势。但是现在……”他用手指着里面，“这桩事使我很头痛。我从来没有步行过这么多路。”

纳伊姆象一个近亲一样说了几句安慰他的话，回到了房间。

阿兹拉打算站起来到外面去，这时里面不再传来叫嚷的声音，蜜蜂一样的嗡嗡的叫声慢慢地越来越近。医生们把信件和香烟放到茶几上，戴眼镜的人把眼镜摘下来拿在手中。家里的其他人离开座位站起来，外面佣人中一片惊慌。从里面走来两个护士，向各自的医生报喜。她们后面出现了姨妈。她迅速地穿过房来到了走廊，翘起脚后跟，把双手放在罗山阿加的肩头说道：“夫人安全无恙。她想见见你。”

“噢——真的？”他在走廊里摊开两只胳膊，用自己粗大的手紧紧地抓住姨妈的手，把它拉到嘴边亲了亲，“啊，这是灾难的时刻。天老爷。”

安萨利大夫朝他走来：“恭喜，罗山阿加。你可以看女儿了。产妇的情况十分令人满意。”

“恭喜，恭喜。”罗山阿加说着朝房门走去，走到门口停了下来，转身躺到走廊里的躺椅上。车子在一辆一辆地离去。他全身放松，躺在舒适的椅子上，脚放在凉冰冰的地板上，闭上了眼睛。大家都朝里面房间走去。走廊里慢慢冷清下来。几分钟之内，罗山阿加的头就垂到了胸上。他打盹了。

只有佣人中产生一片沉默的慌乱。他们轻手轻脚地走来走去。有时张望里面的房间，有时看看空荡荡的长长的走廊。走廊里罗山阿加独个儿在睡觉。他的私人仆人用手势赶走想在走廊的攀藤植物和棕榈叶子上啼叫的小鸟。

老渔翁在阿姆利则看到的那个火逐渐蔓延到全国。

这些月，纳伊姆及其妻子一直在农民中盘旋。他们看到了一个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抬起了头、挺起了腰杆子的农民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急剧变化。农民中对自己的地位和力量的认识象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尽管罗山阿加对他们的这些活动一无所知，尽管对阿兹拉来说农民及其生活没有任何吸引力，然而，不管怎样，她还是陪同丈夫奔波。他们把自己农村的家作为中心，在四周开展工作。

在印度的恶劣的气候里，他们步行到遥远的乡村，向在田间干活的农民发表讲话。由于纳伊姆和象他一样的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的努力，农民们现在开始懂得了他们的话的意思，聚拢在他们周围，默默地、情绪高涨地听他们关于不合作运动的指示。起初，农民们认为这些话很可怕，因为这些话中没有任何哲理，而是简单明了的、赤裸裸的造反之言。对于一字不识、生来无知的农民来说，很难接受他们土地的主人、领主不是他们的恩人而是他们的仇人的这一说法。他们一开始听到这些话，一想到不交税和不给地主比应得部分多的粮食心里就感到惊慌害怕。他们认为，教他们这样做的人是罪人，但是同时他们心灵深处却感到这些话很在理，他们至今尚被剥夺的人生大大小小的喜悦和舒适的欲望象小虫一样开始在他们的胸中蠕动起来。他们用信赖的目光看着从外地来的这些人。但是，生活的恐惧已盘踞在他们的血管里，紧紧地束缚着他们。他们认为，这些人同自己格格不入，害怕接近他们。

但是，当这些人饿了和渴了的时候，就坐在他们旁边吃饭、喝水、感谢真主；坐在他们的田地里和堆房里抽水烟；同他们谈心；询问他们的庄稼和牲口的病情；为他们出主意；在他们陪伴下在地上过夜；同他们一起唱歌；听他们简单的、没有艺术性的

故事；帮他们干各种农活；做每个农民所做的一切。大家都已了解了这些人的群众性。他们重新听他们的话，这些话已深入到他们的心田，他们站起来了。在全国数十万块田地里弯腰干活的亿万农民同他们一起抬起了头，挺起了腰，骄傲地用手指抹去眉毛上的汗水。这是在不知不觉中忍受了无数灾难的印度的不幸的农民。他们皱纹满面，疲惫不堪。他们的身体由于在恶劣的气候里赤裸着干活已变成了紫红色、青色和黑色。他们应得的粮食堆在地主家，他们的女人们的首饰典当在当铺里。他们两手空空，一贫如洗。他们的财产仅有一把镰刀，一把锄头，他们的手里仅有自己的劳动。一切灾难无不降临到他们头上：从地主和当铺老板到旱灾、水灾、霍乱、鼠疫、伤寒和牲口的传染病！但是，印度农民有着忍受灾难的惊人的力量。每一阵狂风，都使他们的腰更加弯曲。狂风过后，他们又直起了腰。但是，对于直起腰，抬起头却需要一种外部力量。这种外部力量从他们内里驱逐年复一年受压迫的风暴，使他们了解他们不知不觉所忍受的灾难。这是由占全国四分之三人口所组成的阶级。全国所有食物都依靠它。最后，事态的发展使他们得到了那种外部力量，他们站起来了，受压迫的感觉变成了愤怒和仇恨的力量。他们感觉到了自己苦难的命运。这是件大事。在国家的历史上农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比牛高。

比这更大的事是，他们知道了自己的力量。纳伊姆在一个数月前闹过水灾、田间颗粒不收的村子里已住了五天。村里一片饥荒景象。农民全家靠一把粮食度日子。这时，地主管家上门逼租讨债。逼迫农民在债务账上盖拇指印。他们骑着马，挨门逐户，声色俱厉地提出要求。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一个堆房里聚集着村里的大多数男人。这些农民两天或两天以上喉咙里没

咽过一口饭。他们坐在堆房的光溜溜的地板上。堆房里的最后一根草和麦秸都被拿去喂牲口了。纳伊姆坐在中间抽水烟，他们默默地坐在周围四处张望。他们面带饥色，象遭了暴风雨的小鸟一样。

当另一部分农民的叫嚷声越来越近时，农民们全身的热血一下子涌到了脸上。声音慢慢地来到了堆房的墙跟前。墙后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哭诉声。她说："我丈夫不在家——我们什么也没有。"农民们听到那些严厉的声音在叫骂着，一个人进去把某个沉重的东西摔到墙上，这使那堵同堆房共用的墙摇晃起来。隔壁响起了混杂的喧嚷声："别装哭。你丈夫在哪儿？我们什么也没有。看看吧。我的丈夫不在家。撒谎。狗崽子。"

一个农民走出堆房，他后面所有农民都出来聚集在门口。堆房里就剩纳伊姆自己。

"在这里干什么。懒汉。"一个骑马的人嚷着问道。

他们默默地站着怒冲冲地看着骑马的人。

"你嘴里没长舌头？还是你死了亲人？"骑马的人又嚷道。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他跳下马，在空中挥舞着马鞭吼道："算庄稼账。"

"我们什么也没有。"第一个农民说道。

"为什么没有？"他十分恼怒，又跳上马，使劲在空中抽着鞭子。马立起了前蹄。

农民怒不可遏，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象疲倦的马一样喘着气。忽然，从他的嗓子里挤出急切的、破裂的声音：

"为什么没有？嗯？看看这——"他把四个手指放到拴在旁边的牛身上，四个手指埋进瘦牛的肋骨。牛用恐怖的声音嚎叫，"而这——"他掀起自己肚子上的衣服。

这是个很可怕的情景。这种情景只有看到过挨饿人的身体的人们才会知道。他的手指一根一根落在肋骨缝里。

"猪猡。"他还用那样破裂的声音嚷道，"滚蛋。滚——我们要放火。烧堆房……烧住家……烧一切……"

农民中响起了象牲口群一般的骚动声。他们举起空手向前迈进。骑马的人惊愕地看了看，悄悄地调转马头回去了。此后再也没有人来算庄稼账，这个小小的造反被有意地忽略了。

阿兹拉早就厌恶同农村和村民们接触。气候稍一恶化，她就不再陪同丈夫一起去，而坐在罗山普尔，心里滋长着过城市灿烂而荣华的生活的念头。当纳伊姆迫于阿兹拉的吸引又回到家来时，她对他说："你在村庄转来转去，你干吗不先把土地分给自己的佃户？"他回答说："这全是罗山阿加的佃户。我没有任何佃户。我的土地，我弟弟和舅舅的孩子在耕种。"她不做声了。但是，她没能到德里去，因为她恋着丈夫，她怀着渴望爱情的心情单独地生活着，若有所失地等待着他。

纳伊姆现在已完全置身于农民之中。他同谁也没有个人关系。因为作为一个人，农民头脑简单、愚昧无知、没有意思，基于这一点，他不可能成为纳伊姆的朋友。但是在集体上，纳伊姆认为他们忠诚可靠。半裸体的、沉默寡言的、没有知识的人群象牲畜一样的驯服，使人产生怜悯之心。作为集体的形式，他们使人相信他们是一个完全可靠的爆炸性的力量。现在他们的口号只有一个："自治"。在国大党给予他们的这一个词中，包含了他们未来美好生活的所有含糊的和明确的概念。纳伊姆及其同事看到了并感觉到了迅速发生巨大变化的情景。对于自己亲身参加改变农村现状感到无比高兴。

十二月初，政府就"威尔士亲王"访问印度开始对所有政党施加压力。当"印度国民大会党"宣布抵制访问时，它被定为反对法律的党。尽管如此，报刊还是不断登出抵制访问的志愿者的名单，群众中不断散发大罢工的传单、反对在皇家一人来访时政府发布的所有命令和指示的传单和抵制欢迎仪式的传单。结果政府忍无可忍，实行了大规模的逮捕。

在罗山普尔村里门口木牌上写着："此处住着纳伊姆及其妻子"的那一家，几天来阿兹拉一直在不安地等待着纳伊姆。她已得知威尔士亲王来访的消息。看一看他，同他说一说话，在他旁边坐一会儿的愿望使她心头烦躁不安。她长期失去她居住过的那个世界，它的吸引力使她夜不能寐。前几个不眠的长夜使她很烦恼。夜里，她对自己失去纳伊姆的身体和德里的生活甚感遗憾。

一天下午，纳伊姆终于回来了。为了那一夜，她忘记了一切。当夜，她向自己仅仅作出这样的保证，她爱人的身体在她掌握之中，现在哪儿也不会再去了。拂晓，她感到纳伊姆在动弹，侧过身搂住他说道："我们到德里去吧，纳伊姆。威尔士亲王要来。去吗？"

纳伊姆稍微有点儿疲倦。暖和的被窝，和阿兹拉在一起，使他陶醉了，仅仅说："嗯——嗯！"

第二天夜里，他们躺下来睡觉时，阿兹拉的头脑里只有她已提过的一个问题："我们到德里去吧，纳伊姆。"

但是，他如此吃惊，就象他第一次听到似的，"为什么？"

"威尔士亲王……"

"噢——"他忧伤地说，"也许在此以前我就会被捕。"

"为什么？"

“我们抵制了他的访问。”

“不。”阿兹拉象孩子似的说，“但是，不。你别让人逮捕，我们到德里去。嗯？”

“到德里没有什么好处。他到哪里哪里就将举行罢工，举行反对他的游行示威。”

“但是，为什么！”阿兹拉惊讶地说，“他是皇家德高望重的人。他与政治有什么关系。”

“这是党的决定，阿兹拉，我能怎么办呐。”纳伊姆慢慢地搂住她说，“你……你什么都明白，还问？”

她脸朝上躺着用不眠的眼睛瞪着房顶，完全忘记了她同丈夫躺在一起。她的身体冰凉。她的丈夫已完全被她赶出脑海。纳伊姆慢慢地挨着阿兹拉的身体感到了困倦。

“但是纳伊姆，”阿兹拉突然说，“那我们也游行示威。可以吧！”

纳伊姆在黑暗中眨巴着眼睛，琢磨着她的话，“嗯。”

“对，我们游行示威。你别让人逮捕。就这么办。”阿兹拉高兴地说。

“但是——罗山阿加让你这样做吗？”

“罗山阿加——？”她用手指摸着他的嘴唇沉思起来，“是呀，啧啧啧……我们到加尔各答去。你叔叔那儿，好吗？好不好？”

“嗯，好倒好。”纳伊姆用微弱的声音说。

“我们到加尔各答去。你别让人逮捕。我要同你呆在一起。你别让人逮捕。好吗？”

他沉默不语。

“你别让人逮捕嘛。答应哪，纳伊姆。”阿兹拉在他的下巴颏上蹭着嘴唇说，“答应哪。”

纳伊姆用手按着她的背，迅速地说："好吧。"为避开妻子拿定的主意，他开始找身体的依托。

他们在加尔各答的主要市场的人行道上站了一个来小时。市场彻底罢市，但是看热闹的稀疏的人群在关闭的商店前面转来转去。市场中间的道路挺干净，两边站着外国的和当地的警察。他们穿着礼服挺神气地站在队列里，显得很漂亮。街道上，英国军官和警官坐着摩托车巡逻。威尔士亲王一行已从政府大厦出发了。

城市的所有市场和胡同彻底罢工。商店和住家的门都关闭了。门上的招牌反挂着。人们举动反常，目光呆滞。在拥有四百万人口的亚洲的这个最大城市里，一切生意都已停顿。在人行道上转着的牲口和狗比人还多。但是，尽管人民不合作，然而在大量的军队和警察的协助下，城市还是被装点得富有礼仪的色彩。在亲王一行的路上，飘着五颜六色的小旗和气球，每隔一段距离就有用棕榈叶和人造的松树枝扎的高大的迎宾门。

纳伊姆好久以后又回到了全世界他最热爱的城市。犹如世界上贫穷的人热爱儿童时代的家一样，当他回忆起那些时代，脸上就重现少年时代所特有的美貌。纳伊姆也忆起了过去的时代。当他是中等身材的英俊少年的时候，每天都从现在他同妻子所站的路上去上学。他有一个盛着彩色铅笔的铅笔盒。他一直把它放在书包里，只有自己亲密的朋友才让看。这些铅笔的优点是，什么颜色的铅笔就能写出什么颜色的字。他的短裤口袋里好长时间装着一个玻璃的空墨水瓶。瓶里他收集了许多闪闪发光的蝴蝶翅膀。晚上睡觉以前，他在黑暗中把它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枕头底下。因为那里面放着那么珍贵、那么漂亮的蝴蝶

翅膀，而手一碰就会碎掉。后来，有一天，他在海滩上玩耍，那个墨水瓶不知在什么地方丢了。就象永远怀念丢失的心爱之物一样，他一直想着它。在找它的时候，他在沙滩上捡了许多闪烁的石头子和贝壳，口袋里装得满满的。但是，那个玻璃墨水瓶一直在他头脑里闪烁。他头脑中还有许多往事。例如，他学校的朋友；蓝眼睛、褐头发、胖乎乎的孩子们；这条路上曾经走过的麦色的、黑色的、身体肥胖的、个子矮小的那些人，今天他们仍象那样在他周围转来转去。他们身上仍围着那样的托帶，陪同他们的是他们的黑长发的、眼睛美丽的、麦色面容的女人。诸如此类几千件往事。纳伊姆回忆了这一切，心里感到忆旧的创伤。这种创伤，每个人，不管他是农民还是市民，是文明的人还是没有教养的人，在生活中总会感觉到。

街道上，现在军车和摩托车来往越来越频繁。发布军礼口令的人对着站在队列里的服装整齐的士兵们吼叫着。阿兹拉挽着纳伊姆的胳膊挨着他站着。她脸色苍白。他们周围的群众越来越少。

“纸在你的纱丽里吗？”纳伊姆问道。

“嗯。”阿兹拉望着他慢腾腾地说。她的声音表明她很害怕。她默默地站在那里，手指在纳伊姆的胳膊上颤抖着，一条腿哆嗦着。她把嘴附在他耳边轻声说：“怎么搞？”

纳伊姆张开嘴巴正要回答，这时一个胖女人撞了他一下。她是个中年妇女。看上去她是属于那些因身体过分舒适和肥胖而由俊俏变成了丑陋的人。她在林荫道上散步，为了躲开一头牛而撞着了纳伊姆。可纳伊姆看不出这个结实的女人害怕牛的任何原因。他把女人掉到地上的纱丽边从地上捡起来放到她头上，轻轻地拍了拍她柔软的肩膀。女人象疲倦的马一样喘着气，感

激地笑了笑，匆匆而去。纳伊姆等那些被女人和牛挡住路的人过去以后俯向阿兹拉说：

“我够得着我们后面商店的招牌，贴在那上面。”

“好！”阿兹拉没有回头不经意地说，一条腿直哆嗦。纳伊姆担忧地看了看她。

“逮捕将在那个时候开始。问题是别在游行示威以前抓人。”他说。他的话阿兹拉听没听到，他不得而知。她还是那样脸朝着街道，哪儿也不看，默默地站着。

此后，他们很少言语。有时，互相匆匆地看一看。

从他们面前经过的一群市民突然停下来。他们都是纯孟加拉人，在悠闲地逛大街，说着话缓缓而过。但是现在他们突然沉默下来看着一个停在他们中间的人。他穿着白土布衣服。从面貌可知，他是个有知识的孟加拉人。

“看什么？干吗聚在这里？”他看了看四周压着怒气说，“商店是为欢迎他们才关闭的吗？走开——走开，为了真主，统统散开！”

那群人立即散开。还有几个类似他的人来到那里，结果几处站着的和走动着的人群四散而去，人们消失在胡同里和市场的拐弯处。瞬息间，林荫道变得冷冷清清，穿着市民服装的人越来越稀少。他们周围狗和牛在转来转去。就在这样冷清的情况下过去了一些时候。他们看到拐弯处出现了一辆军车，飞驰而过，军车后面坐着那个穿土布衣服的人和他的三个同事。他们面前站着两个武装的英国兵。穿土布衣服的人用默默的、满意的目光看着外面。纳伊姆微笑着看了看阿兹拉。阿兹拉把目光从军车上移开望着前面。她脸色苍白，忐忑不安！这时，威尔士亲王一行从市场的另一端进来了。

街道两边喊口令人的雷鸣般的声音从一端传到另一端。同时，站着休息的士兵拍着武器以灵活的军人风度直立起来。军乐队的激动人心的乐曲慢慢来近。梆，梆梆——梆梆，梆梆——近，越来越近，梆，梆梆——梆梆，梆梆——士兵们的士气已到了爆裂的程度，在使人热血沸腾的音乐的影响下，他们挺直的身体里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们情不自禁地发愿要为自己的国王而献身，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纳伊姆迅速转过身想取下挂着的招牌，但它上面钉着钉子。发出了洋铁同墙碰撞的声音。在极其害怕的情况下，纳伊姆低声骂着使劲拉，招牌的绳子被拉断了，招牌落到了他手里。他站回到原处。他脸色通红。在乐队的喧声中，军队或警察没有任何人注意他。他抬起目光瞧了一眼，看到商店顶层的百叶窗半开着，百叶窗里几百只闪烁的眼睛象小偷一样在窥视着。纳伊姆用胳膊肘捅了一下阿兹拉的肋间，压低声音说："哎，纸拿出来。"

她静默地站在那里看着越来越近的队伍。

"看什么？纸在哪儿？"纳伊姆惊愕地在她耳边说道。

阿兹拉仍看着那个方向，用温和的、心不在焉的声音说："嗯？招牌取下来了吗？"

"对。在这儿。"

穿着华丽制服的军乐队从他们面前经过。他们后面是摩托车的队伍。再后面是四匹马拉的金黄色的四轮马车，英国亲王在省督大人的陪同下坐在里面。他们面前的座位上坐着背朝前的两个英国女士。威尔士亲王在自己的座位上挺直地坐着，漂亮、严肃、威严，犹如一个皇家的人应该有的，但是很忧郁！他两

边四轮马车的踏脚板上两个彪形印度警卫员穿着红的和金黄色的服装象塑像一样肃立着。一把金黄色的大伞罩在他上面。

突然，亲王抬起目光看了一会儿，然后微微俯向省督。省督也往那个方向看了看，脸上出现了十分不悦的表现。他转过脸向后面扫了一眼，又看了看前面。人造松做成的迎宾门的木头上用电光写的这些字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和消失：

"Tell your mother, we are unhappy."①

省督朝后面看时，字就不见了，朝前面看时字就出现了。无从知道这个神秘光线的源泉。

四轮马车离他们越来越近。省督为掩饰自己的羞愧苦笑着，说着什么话。亲王没有注意他，而一直用十分忧虑的目光凝视着木板上忽隐忽现的字。此外，他不让自己脸上表现出任何焦虑的迹象。

等他们来到面前，纳伊姆脚向前迈了迈。"纸拿出来。"他说。

她凝视着亲王呆立着。纳伊姆摇着她的胳膊低声嚷道："拿出来。"

"嗯？"她用带有睡意的声音说道："你把招牌取下来了吗？"

"是的——是的。"

"是吗？给我。"

纳伊姆把招牌塞到她手里。她垂着手接住它，目光仍盯在亲王身上，着魔似的站着。纳伊姆看到他们经过，用右手使劲扭转她的胳膊，象蛇一样默默地发出嘘嘘的声音：

"可恶的女人——快点儿。"

"噢——"阿兹拉嘴里应了一声。由于十分悲伤，她把头放

---

① 英语："告诉你母亲，我们不幸福。"

在纳伊姆的肩头，闭上了眼睛。招牌掉到了脚边。

现在骑兵的将军、英国政府的"骑士"、土邦主以及他们后面各级政府官员的一个长长的队伍，坐在马上、马车上和汽车上从他们面前徐徐而过。路两边，士兵行着礼就象钉在那里一样站着。威尔士亲王从刚才有电光字样的那个门下面经过，现在电光的字已被投射到下一个门上。突然，从亲王身旁的胡同里出现了几个人。他们赤露着黝黑的身体，头剃得光光的。他们肚子上绑着大木牌，上面写着：

"Tell your mother, we are hungry."①

几秒钟之内，那群人不见了。隔了一会儿，从那个胡同里被赶出几头牛来。牛从士兵中间伸出头站着。牛脖子上也挂着木牌，上面写着："Tell your mummy, we are dry."② 牛也被立即哄散了。

纳伊姆挽着阿兹拉往回走。阿兹拉的头现在仍耷拉在他的肩头。走着走着，纳伊姆听到她喃喃自语。她望着他。她的眼睛里流露出十分忧虑的神情。发现纳伊姆看着自己，她避开了目光。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纳伊姆关切地看着她说。

他们在反挂着的招牌下面互相挽着离开了那里。

---

① 英语："告诉你母亲，我们肚子饿。"
② 英语："告诉你妈妈，我们没有奶。"

二十一

一九二四年夏天，纳伊姆又经历了一个灾难。那个事件除了本身是一个新的经验外，而且是他一生中的一个罕见的、不熟悉的时代的征兆。那个事件是在连续下了四天雨之后出了太阳，纳伊姆第一次站在某个高处向群众发表演说的那一天发生的。

那是纪念性的一天。那天，雨季的长着翅膀的小虫在空中飞舞，橡胶树上知了在欢叫——知了一口气使劲地喊叫，但哪儿也看不到——树上知了和排水沟岸边青蛙的鼓噪声震得耳朵听不到声音。村里的孩子们和偷懒的青年们扛着麻线网，聊着天去捕鱼。他们为自己娱乐的权利找了这样的理由：他们四天来一直坐在家里快要变成女人了，鱼吃了小虫变肥了。从某个角度上看，这话并没有错。

几天前，纳伊姆得到德里来的关于在贾特纳格尔召开会议的指示。因此，他让自己会骑马的人冒雨四处奔忙，自己也天天披着军雨衣到贾特纳格尔。贾特纳格尔是周围两百个村子中最大的村子，是粮食和棉花的很大的市场。他们决定在市场的院子里开会。为了挡雨，他们把几百块小帆布接成一块大帆布，用粗绳子拴起来搭成棚子。但幸运的是那天出了太阳，橡胶树上知了齐声欢叫。

上午十点钟，纳伊姆进入村子，看到一群警察，他有点儿放心了。开会的消息传开了好多天，而贾特纳格尔看不到一个警察，他们感到不安。这个地区禁止集会。他们十次集会就有九次

是违反法律的。他们每天对警察的存在已习惯到这种程度，以致在这种场合如果没有警察存在他们反而感到疑惧。这天终于出现了警察，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他们都是手持棍棒的印度警察。他们中除了几个当官的以外没有一个有武器的。这些集会尽管违反法律，但暴乱的可能性不大。基于这个原因，官方认为不必要武装护卫队，挥一挥棍棒就足够了。

纳伊姆从敲着棍棒吊儿郎当走着的和站在农民们的门口喝乳清的警察旁边经过，来到了预定的地方。他看到大量警察把市场团团围住。进入市场的唯一的道路被用绳子拴在一起的长木板堵死了。木板前面布了岗哨。

纳伊姆及其同事们从四处往里钻，但无成功之望，除了在木板前面静坐以外，别无他法。所以，他们只好如此。地潮湿而又高低不平，到处积着雨水。太阳越升越高，阳光越来越厉害，湿地里冒出的蒸气使空气很闷。这是雨季特别难受的天气。同时，观看会议者越来越多。当太阳到头顶的时候，市场前面的广场以及广场前面的一部分市场已拥挤不堪。他们都是贾特纳格尔和周围几个村庄里的人，是得到了开会的消息特意赶来的。他们在这个使人心烦的天气里等待着，看到一事无成，都悲叹起来。

最前面，纳伊姆和由他陪着从德里来的、要在会上讲话的几个人，伸开腿坐在地上。他们不时转过脸焦急不安地望着人群。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警察毫不在意地敲着棍棒走来走去。警察后面是他们负责保卫的木板。但是，现在他们对人群的沉默的抗议很厌烦，以致离开木板门远远的。有时来到坐在地上的人们跟前佯怒威胁他们，有时拿他们开心。纳伊姆的注意力被他的一个同事引到一块木板的方向。这块木板不知何故断了，

由一根细绳子吊着。木板断后所形成的路足够一个人通过。

他们坐等着。又热又潮湿的土地的蒸气在他们头上缭绕，雨季的酷热的阳光熔化着他们的脑髓，长时间的、难忍的、无效的等待使他们神思恍惚。纳伊姆抬起头看了看。刚才建议他们回去同自己的妈妈睡觉的那个警察在十五码开外的地方往远处走去。在十码远之内看不到他的任何同事。突然，纳伊姆一跃而起，从断了木板的路不费劲地进到了里面。同时，他的三四个同事跳起来，也从那条路进去。整个人群几乎同时都情绪激昂地站了起来，冲向门。三四块木板一起断了。跳跃的、拥挤的、结实的、勤劳的农民群众象一堵墙一样往里涌去。这整个事件如此迅速，如此机械地发生，致使警察惊慌失措、呆若木鸡。这样的事从来没见过。以前，人们如果被阻止在选定的地方，那末他们集中在哪里就在哪里开会。而这是明显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在警察清醒过来以前，五十名左右的农民已进到了里面。忽然，木板篱笆砰的一声倒到了地上，几个人被压到下面受伤了。现在，群众在警察雨点般的棍棒下面跑进市场的院子。

纳伊姆跑着爬到一堆湿棉花秸上。他站在棉花秸的顶端挥着右膀子让人们静下来。前面的人们静下来往跟前移了移，抬起眼睛望着他。后面的人们仍在跑着，警察还在挥着棍棒。纳伊姆开始讲话。

他在会上发表演说没有任何提纲。从德里来了几个干这个工作的人，但现在他们在人群中无影无踪，纳伊姆在一种机械的力量的推动下爬上了棉花堆。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但他还是开始了讲话，连续讲了几分钟。他的一只胳膊一直在空中挥动。当时，他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他甚至记不清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讲话的，什么时候结束讲话的，以及他说了些什么。事

后，他仅仅记得，他对他们说了些关于保持镇静的话。但是在这谵妄的一瞬间他一无所知。他感到自己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只有他的眼睛和他的知觉在工作。他面前，甚至他下面，伸缩不定、坐立不拘、神态不一的人群似乎不是人群，而成了一个具体的、富有弹性的、大片溶化了的橡皮。个人或众人的概念已不复存在了。现在，这只是一个汹涌澎湃的大海，它在自己的力量下面伸缩、起伏。它在他的掌握之中。他独自一人凛然地站在最高处！在这个独立自主的时刻，他把自己置身于这整个情景之外看到和感觉到这一切。他想象自己似乎独立存在。这个具体的、沸腾的岩浆的全部运动都在他的控制之中。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一作用，他还用胳膊在空中做了几个不适当的手势。这个罕见的状态难以用语言形容，但这是他一生中有时无法避免的寥寥无几的灾难性的个人经历之一。

警察来逮捕他的时候，他把胳膊举过头顶，用眯缝的、安详的眼睛看着前面。他们把他的胳膊猛的一下扒拉下来。在给他的双手戴手铐的时候，他们惊愕不已。

那年夏天的一个晴朗的早晨，罗山普尔的外面许多孩子在玩石子。忽然，他们中发生了纠纷，争吵起来，不欢而散。吵架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可能因石子分配不均，或者在推推搡搡中碰着了哪个孩子，他暴跳起来。不管怎样，一个短暂的格斗之后大家都拿着自己宝贵的石子，三三两两四散而去。转眼间，刚才吵吵嚷嚷的地方便冷清下来——只有一个被几个男孩抓住殴打的男孩坐在那里啼哭。他慢慢地止住哭，十分愤怒地用手指在土里划来划去。划着划着，他看到在混乱中谁丢失的几个石子。他把石子捡起来放在手心，吹去尘土，用衬衣襟擦干净，瞧

着它们笑了。它们是非常漂亮的石子，象玻璃一样光亮，象牛奶一样洁白。男孩把石子装进口袋，站了起来，抖了抖衬衣上的尘土，高高兴兴地走开了。

在这以前散去的大孩子群里，阿里也在其中。他把手放在阿伊莎肩头，朝家走去。阿伊莎口袋里塞了许多圣无花树的叶子，把叶子一片一片掏出来做树叶哨子。但是叶子又破又干，一弯就断。她气恼地扔掉了一片又一片叶子，不断用手背把不时被风吹到眼上的一绺头发拨拉到后面。当她的口袋明显瘪了的时候，她惧怕损失，开始缓缓地往外掏。叶子掏光之后，她把手弓成船形放在口袋上，检查叶子的数量。她每次想到数量减少，心里就发颤。到叶子完了为止，她仅吹出了一次哨子的声音，而且也不过几秒钟，叶子就破裂了，旁边漏风。她哭丧着脸把最后一张叶子放在嘴里嚼，吐出绿色的唾沫。她忧伤地走起来。阿里在埋头和与他们同行的一个男孩说话。

“苏里曼在打弹子上造成了乱子，他打的真不准，那个弹子我左手也可以击中。”阿里说。

另一个男孩虽然年龄小，但头和脸却很大。他听了阿里的话，虚荣心上来了，嗤了声鼻子吹牛说：“苏里曼？苏里曼就剩哭鼻子，好哭。我左脚也可以击中那弹子。他就会哭，就会闹。一吓唬，就变成了耗子。你看到了吧？”说完话，他自豪地讥笑了一声。

“我知道他。赛马时，我们的马从他旁边经过，带起来的风就把他刮下来了，屎尿都吓出来了。”阿里说完话，也学着朋友的自豪、讥笑的方式笑了笑。因为正由于这一点，他才喜欢这个头挺大的丑陋的男孩。他觉得，在这一点上，他永远不能逼真地模仿这个男孩。

“你的马是匹好马。可惜发烧死了。”另一个男孩说。

“但是，它对草连闻都不闻，只吃青饲料。”阿里说。

“青饲料使肚子发胀。”

“它命运不好。它死后，我们的饲料多得很。”

“这是饲料的季节。割着割着，手上磨出趼子。”他伸出挺硬的小手，手指已经裂了。

“趼子好啊。你可以使劲捶打马。”阿里又以自己喜爱的方式笑了笑。

“对。趼子好。一次磨出来，再也不会破。”

他们就这样一边走着路一边以孩子们炫耀的方式说着话。到了村外一家墙比较破的房屋附近，另一个男孩放慢了速度。

“我到家了。”他说。他们没有再多说什么就分道了。

就剩下他们两个的时候，阿伊莎拉住阿里的袖子：“阿里——阿里。”

“啊。”他粗暴地说。

“从圣无花树上摘点儿叶子给我。”姑娘恳求说。

“干吗？”

“做树叶哨子。”

“在哪儿？”阿里把目光从有圣无花树的地方移开，看着另一个方向。

“那不是嘛，那不是嘛。”阿伊莎拉着他的胳膊，抓着他的肩头，又揪住他的下巴扭转他的脸，手指笔直地指着树让他看，“那不是嘛。”

“是……是吗？”他眯着眼睛望着说，就象他十分困难地才看到圣无花树似的。

他喜爱爬树，但现在他对阿伊莎的愿望漠然置之。

"走吧。"他慢慢地但用权威性的语调说道。

在离圣无花树不远的地方，他从阿伊莎肩头抬起胳膊。到了树根旁边，他停下来，抬起目光四处看看。

"这——从这里爬。"阿伊莎指着树干上的大洞告诉他。他默默地站着不动。姑娘把手放在树干上惊奇地看着他。

"你干吗同拉瓦尔一起玩？"阿里厉声问道。

"拉瓦尔？他也同我一起玩。"

"哼。"他从鼻孔里发出愤怒和讽刺混杂在一起的声音，"这棵树他爬不上去。"

"喔！"阿伊莎睁大眼睛说，"不知道。"

"不知道啥？"他嚷道，"这棵树他爬不上去。"

他用粗暴的目光看了阿伊莎一会儿，然后开始从面前没有任何抓手的地方往树上爬。

小姑娘害怕地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不断失败的努力，后来她实在忍不住，指着树干上的洞死劲儿嚷道："这——从这里爬。"

"你别干预我的事。"阿里责备说。他在同象大象一般粗的圣无花树的树干搏斗，终于爬上去了。他象猴子一样从一个枝上跳到另一个枝上，开始把干树叶扔到下面。

"扔绿叶子。"阿伊莎说。

"没有绿叶子。"他漫不经心地说。

阿伊莎气鼓鼓地站着默默地看着掉下来的干树叶。阿里骑在一根树枝上坐着。

"这里拉瓦尔能上来吗？"他问。

"不能。"阿伊莎用害怕的声音从下面回答说。他对此感到很高兴，但是他没有表露出自己的喜悦，而狡猾地抿着嘴笑，在

树枝里转着。他仅仅说：

“这里也有绿叶子。”

阿伊莎跑着捡柔软的绿叶子。她装满了口袋以后高兴地抬起脸说道："下来吧。"

他们俩坐在圣无花树蔓延的根上做树叶哨子，高兴地吹着。随着太阳的升高，空气越来越热。杰塔月① 的炎热的阳光洒在田间和庄稼上，热得牲口和农民喘着气坐到阴凉里，村子的土地上和巷子里出现一片乡村的荒凉景象。在这个难受和酷热的时间里，阿里和阿伊莎坐在圣无花树的根上吹着树叶哨子，聊着天。圣无花树的树荫又稠密又阴凉。热得够戗的乌鸦和小鸟飞来栖息在树叶里，到处拉屎。小沟里凉爽的井水从两个孩子旁边潺潺地流动。从上面不时飞下来一两只小鸟，潜到水中或在水中湿了湿翅膀，又飞回到树上。鸟翅上滴下来的小水珠，被风吹落到孩子们的脸上和眼睛上。

叶子用光以后，阿里从口袋里取出石子，在圣无花树的树干上磨起来。

“圣无花树的树皮可以使弹子发亮。”他说。

阿伊莎也取出自己的石子在树干上磨起来。他们偶尔说点儿琐事，使劲在树上磨着石子。阿里把石子放在掌心上吐了口唾沫，用衬衫擦干净。

“我的已经亮了。”

阿伊莎也模仿他用唾沫把石子弄干净，让阿里看了看说："我的也亮了。"

阿里不高兴了，用膝盖趴在地上把石子用力在树根上磨起

---

① 印度历二月，相当于公历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五日。

来。姑娘也采取了这个办法。两个人累得满脸通红。

阿里坐了起来。“我的更亮。”他说。

“我的也亮。”

“我的更亮。”

“不，我的更亮。”

“不，”阿里瞪着眼嚷道，“就是我的更亮！我没有摘树叶给你？”

阿伊莎恐惧地不做声了。阿里怒冲冲地慢慢地在树根上磨着石子。

“如果你再多说话，就拧你的脸。”他说。同时，他拧了一下她的脸蛋。阿伊莎满脸通红。她用火一般的目光看着阿里。由于震怒，一绺头发落到她绯红的脸蛋上。她倔强地望着他，瞪着他。阿里感到羞愧。他说：“怎么，拉瓦尔昨天没有拧你的脸蛋？我看到了。”

突然，阿伊莎哭起来。阿里手足无措。姑娘的声音一阵高似一阵。

“好了。现在我什么也不说。别再哭了。”他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她仍在哭。

“好了。你去同拉瓦尔一块玩吧，没关系，去吧。”他说。她还是那样呜呜地哭。

“好了，这拿去。”阿里把石子伸向前去。阿伊莎看到石子的光亮贪婪起来，伸出沾满泪水的手接住它，但还没有止住哭。

“这拿去。我还有。你都拿去吧。”阿里把所有漂亮的石子都给了她。她慢慢地不做声了。然后他们站了起来。阿里把胳膊放在她肩上，他们朝家走去。

他们离家还有一点儿距离的时候，阿里看到大妈走出来。当

她在另一个巷子里消失时，阿里拉着阿伊莎跑起来。进入牲口院子，他说："你在这儿等一等。我就来。"

"到哪儿去？"

"我饿了。你在这儿等一下。"

他蹑手蹑脚地进入院子。日已正午，酷热造成的静默和荒凉景象同样笼罩着人和动物。小妈的房门开着，她同阿伊莎的妈妈在地上睡觉。在院子的角落里有点儿阴凉的地方，母牛和牛犊闭上眼睛躺着，两头牛的头上各停着一只乌鸦，默默地伸出舌头喘气。他感到四处寂静无声，心里很高兴。他走过院子，朝大妈的厨房走去。厨房在角落里，象鸡舍一样大。他慢慢地移开门板钻到里面。厨房的四面墙上有孔，里面充满了烟，烟从孔里慢慢出来。中间干牛粪饼的火上放着盛满牛奶的瓦罐。牛奶上已凝固了一层红色的稠稠的皮。阿里被烟熏得看不见东西，但是他伸手从熟悉的地方拿起一根长长的芦苇管，用力把它吹干净。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把那层皮拨到一边，把管子的一头插入牛奶里，从另一头喝起来。甜津津、热乎乎、滑溜溜的粉红的液体进入他的喉咙。牛奶很稠，而且力量很大，因此他喝了几口就满足了。他从牛奶里取出芦苇管，用衬衫襟擦干净，把它放回去，用手指把那层皮拨回原处，轻手轻脚地来到外面。他在新鲜空气中长长地呼吸了三四口气，清出鼻子和喉咙里的烟，说道："走吧。"

他用胳膊搂着阿伊莎的膀子走了。阿伊莎慢慢地同他一起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

"你明天走了？"阿里问道。

她默默地站着。

"怎么了？走吧。"

"我饿得慌。"

"去，喝奶去吧。"阿里从她的膀子上放下胳膊说，"别喝我们的，喝大妈的。右手边的角落里放着我的芦苇管，用它喝。别把那层皮弄破，喝完要弄好，不然就露馅儿了。"

她仍哭丧着脸站在那里。

"去吧——我站在这儿。"

"我不喝奶。"

"为什么？"

"我喝奶恶心。"

"啊。"阿里用自己喜爱的方式笑了，"女人就会装模作样。我能喝两赛尔奶。但是男人却不装模作样。好吧，等着，你就在这儿等着。"

他象狐狸一样走到大妈的门口站住。独自开了一会儿生锈的门闩，又来到外面，用手势招呼阿伊莎去。

"你变做马，到这里来，对，别坐下，要不我就扭你的辫子。"他慢慢地抓住她的一绺头发。姑娘气得满脸通红，但是用四肢变做马的姿势。阿里站在她上面打开了门闩，他们进到了里面。

"弹子拿来。"他从阿伊莎的口袋里取出一个石子。他瞄了一会儿上面檐口放着的罐子。石子正中目标，瓦罐上出现了一个大窟窿，从窟窿里粗糖块掉了下来。

他们口袋里装满了粗糖块往外走时，大妈进了院子。两个孩子吓得目瞪口呆。大妈从那里嚷道：

"站住，小偷。今天我扒你们的皮。"

他们俩在前面跑，大妈高声叫骂在后面追。就这样，他们在烫人的院子里转了三圈。然后他们靠着儿童时代的灵活和力气逃出了老妇人的打击圈。

他们从院子往外跑时，阿伊莎哭起来。

“怎么了？”阿里气喘嘘嘘地问道。

“我脚扭伤了。”

“啊，这是女人的装模作样。”他严厉地说，“拿去，吃这粗糖吧。”

阿伊莎接下粗糖吃起来。

“你明天走了？”

“嗯。”

外面寂静的中午还是那样蒸人。他们俩说着话朝有树荫的池塘走去。

第二天，阿伊莎和她的妈妈告辞了。阿伊莎的妈妈是阿里的姨妈。她把阿里叫到跟前亲他，抚摩他的头。然后母女俩各自上了马。当姊妹俩讲完了世间的话以后，驮惯了离去的客人的马没有得到示意就走开了。

阳光变成了黄色。两匹马在池塘边一前一后走着。对岸走着的农民们看得见她们映在池塘水中的黄色的影子。他们在水中看到她们的影子吃惊地指着她们的方向说："纳伊姆的牲口是良种的。他的姨妈走了。”两个中年农民看到她们停住了，一个农民在空中招着手高声说："纳伊姆的姨妈，真主保佑。”虽然她不是纳伊姆的姨妈，而是阿里的姨妈，但是村里的人都奉承地这样称呼。这家的每个人看到自己的名字同纳伊姆的名字连在一起都欢天喜地。她从对岸向农民招手还礼，嘴里说："真主保佑。”她的声音没有能够传到对岸。两个农民站在那里用纯朴的、直勾勾的目光看了她一会儿，然后一个人说："原是俊俏的女人，现在减色了。”他们笑着走开了。就这样，她们在路上遇到了村里所

有的人。凡是认识她们的人都高声地同她们告别，凡是不认识她们的人都用喜爱的目光看看她和她的马，回家后同自己的女人谈论她们。这样，除了住在村外大宅院里的纳伊姆和他的妻子外，全村都知道谁离开了村子。

阿里坐在池塘边一块大石头上。今天，他玩了一整天，一次也没有下地。到中午为止，他问过阿伊莎一百多次："今天你走了？"而每次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由于儿童时代的骄傲，他严厉地"啊"一声之后就把这个问题撇开了，但是午后当她们骑上马的时候，他突然沉默了。

当阿伊莎的马到他面前时，他站起来一起走起来。

"我同你一起去。"他说。

"为什么？"阿伊莎问。

"路很危险，女人不应该单独走。"

"怎么了？"

"路上有狼。树林里……"

"啊——我们有马。"阿伊莎满不在乎地回答说。

"它们把马撕碎吃掉，把女人背走。"

"哦，妈呀。"阿伊莎睁圆眼睛害怕地说，"那？"

"别担心。我同你一起去。"

阿伊莎感激地看着他笑了笑。

他们越过了罗山普尔的田地，现在走在别的村庄的土地上。阿伊莎妈妈的马已走到了前面。阿里胳膊又在胸前同阿伊莎的马一块儿走着。他们走在田地和小路上，说些芝麻大的小事。阿伊莎由于骑马和想到回家非常愉快。她很用心地听他说话，听他说些各式各样的小事。例如，他怎么一次对付了三只狼，从它们的爪子下逃出来；这个树林里有棵怪树，谁也不知道它的名

字，但是它的叶子可以做很好的肥料；他们正在经过的这些田地不是他们村的而是别村的，不象他们的田地那样肥沃，因为这个村里的人懒惰，好逸恶劳；狼不太注意男人，而抓住女人不放，把她们的首饰和贵重的衣服脱下来给它们的老婆穿，并指定女人伺候它们的老婆。阿伊莎想到做狼的老婆的佣人感到惊讶和害怕。他们到了马路上，天已黄昏了。

马到了又硬又平的地上高兴地嘶叫起来，而且走得快了。阿里跟着马跑起来。阿伊莎是个相当好的骑手，但是她不熟悉这匹马的习性，她拉住缰绳让它停下来。马立起前蹄在空中挥动着。

“我跟得上它跑，放开它。”阿里说。

“现在它将撒开四蹄跑。”

“那又怎么了。我可以象兔子一样地跑。”他迅速地跑起来。

“好吧——”阿伊莎放松缰绳说。她贴在马身上。缰绳一放松，马轻松地跑起来。

“我还可以比它跑得快。”阿里咬牙切齿地说，头伸到了马头的前面。阿伊莎用脚后跟轻轻地敲打马的肋骨。马撒开四蹄跑起来。阿里全速奔跑。他的眼睛被风吹得直流水。转眼之间，马从他身旁飞驰而去，消失在尘埃中。

尘土稍微少点儿时，他看到骑者和马已奔出视野之外。天越来越黑。他慢慢地走到小桥上坐下来。下面一条小排水渠里的水在流动。他默默地坐着看着黑暗中越来越模糊的流水。他感到很扫兴。他心里产生了同一个亲爱的朋友离别的悲伤，但是现在他尚不到懂得这个悲伤感情的年龄。因此，他坐在小桥上忧伤地看着四周。从附近庄稼地里出来一只豺狗，竖着耳朵，来到渠边喝水。阿里站起来往回走。

他现在才发现他赤着脚。他记起来，在他全力奔跑的时候，鞋子从他脚上掉了。他低着头一边在黑暗中寻找，一边从原路回去。走出不远，他找到了一只鞋，但是花了很大劲也没有找到另一只鞋。夜幕笼罩着四周，他单个儿看着黑路缓缓而行。他伤心地哭起来。

到家时，他妈妈跳过去把他搂到怀里，亲着他的前额说：

"哭什么，我的心肝。嗯？告诉我。"

"我的鞋子丢了。"他十分困难地说道。

"丢就丢呗。别哭了，我的心肝，那是破旧的鞋子，别哭了。"

但是，那天夜里除了破旧的鞋子以外，还由于许多莫名的悲伤，他躺着哭泣了好一会儿。

二十二

坐牢对纳伊姆来说并不稀罕。在此以前，他的几千名同事都曾坐过牢。然而在进入监狱大门时，他体内有一种奇怪的麻酥酥的感觉，他清楚地听到心跳的声音，这毕竟是一个未曾见过的陌生的世界。

他坐在十平方英尺的牢房里吃晚饭，不时用袖子擦着眼睛。牢房里有一个名曰亮孔的小洞，上面安着铁栏杆。房内有一盏瓦灯，瓦灯里点燃着稠密的、黑色的油。油烟象辣椒一样刺眼睛。地板和墙壁是石头的，上面已落了厚厚的一层土，土里留下小虫和蝎子爬过的痕迹。一个角落里铺着一张席子，这是他的床铺。汤是用盐、辣椒和几粒豌豆在水里煮了煮做成的，薄饼的面粉里

有不少沙子和泥土，尽管如此，由于饿了一整天，他象羊一样吃完了那顿饭。吃饭时，他心里发愁：如何除掉象云彩一样充满了他房间的烟雾，这么多的烟他怎么睡觉。但是吃完饭后，当狱中第一天的紧张状态稍稍缓和时，他不知不觉地困了。他搬起角落里的一块石头放在席子的一头作为枕头，头放在上面躺下，但是他每隔一会儿不得不起来擦去象流水一样的汗。这是雨季特别闷热的夜，而且纳伊姆周围厚厚的尘土里聚积着烟雾和污浊的空气。有一次擦汗时，袖子碰到墙上，尘土飞扬，直往他鼻子里钻。他打着喷嚏坐了起来。当时，他想到象对待下等的刑事犯一样地对待他，心里甚感遗憾。

他好久没在地上睡觉了。夜里，他多次睁开眼睛。他想起了他在南印度的村庄和城市里好长一段时间睡在地上的那些日子。早晨当他醒来时，他闭着眼睛习惯地呼叫自己的妻子。房间里还是那样死气沉沉，但是烟雾已消失了，白天的亮光从门里射进来。前面是监狱的高墙，一点儿也看不到阳光。只能看到他昨天进入牢房后所看到的那一小块天。前面是一派奇特的景象。在一个广阔的地方，用铁栏杆围成了一个又高又圆的栅栏。栅栏里有许多人在拉着一根大木头转圈。仔细看才知道，他们在代替牛从井里往外抽水。一个丑陋不堪的人站在那里监督他们，不时地叫骂。纳伊姆有趣地看着这个象动物园一样的情景。他数起人头来。他们一共十八个人，不断骂监工，不断互相骂，吵吵嚷嚷。他把手放在门的铁栏杆上对他们的这一麻木的快乐感到高兴。

他听到自己附近响起了一个人的严厉的声音，吃了一惊。这是一个面孔象他的声音一样严厉的人，穿着犯人的服装，胳膊上戴着“W.O”（牢房监督）的徽章。他揪着另一个犯人的脖子，用

习以为常的方式骂着。犯人同他对骂，而且发誓。他到了纳伊姆对面停下来，用新奇的目光凝视着他。

“太阳出来了吗？”纳伊姆问。

“嗯，刚才飞过去一只鹞鹰。”他用严厉的、干巴巴的语调回答说。

（纳伊姆很快就熟悉了犯人们的这个方法，不久他自己也抬头看他们头顶上的那一块天和落在飞禽身上的阳光来估计日出和日落。）

“你象狗一样睡了一整夜。”牢房监督又用难听的声音说道。

一夜的羞耻在纳伊姆的头脑中一下子变成了怒气。他用整个身体推着门。“狗。”他用生气的语调说。

牢房监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然后，他皮笑肉不笑地说：

“我从这里经过三次。你知道吗？”

“到这儿来。”纳伊姆压住怒火说。他恬不知耻地站到纳伊姆旁边。纳伊姆从铁栏杆里伸出手狠狠地在他鼻子上打了一拳，“猪猡。”

这个出乎意外的打击使他打了个趔趄。他摸着鼻子说：“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骂人？”纳伊姆说。

“骂人？”他莫名其妙地多次摸着鼻子望着他，“骂人？”

“嗯。我没有偷窃。”

“那末你干什么了？”他问。

“我？……我……”纳伊姆不在意地望着他的鼻子说，“什么也没有干。”

“杀人了？”

“没有。”

“强奸了？”

“没有。”纳伊姆嚷道。

“那末你疯了。”牢房监督说，“你打我要受到惩罚。狗崽子。”

牢房监督生气地望着他，走了。纳伊姆心想咬断门上的铁栏杆，但是那人走了以后，他突然心里对自己先下手打人以及对方的极不知趣感到害怕。

白天的光亮越来越强，但是哪儿也见不到阳光。瞧着前面栅栏里面犯人抽水，纳伊姆心里突然感到不安。阳光在哪儿？怎么不见飞禽！他所见到的那一小块天毫无颜色，寂静无声。

被牢房监督丢在那里的那个犯人，来到他旁边。

“别打我。我没伤害过你。”他同纳伊姆保持一定距离说。纳伊姆默默地看着他。他的脸也使人嫌恶和讨厌，尽管可能曾经漂亮过。“你为什么来坐牢？”他问道。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纳伊姆绷着脸看了他一会儿说道。

“在这里你什么也隐藏不住。两天之内就会知道你的真面目。从样子看，你不象是这类坏人。”

“我为了‘自治’发表了演说。”纳伊姆迅速地说道。

“自治？”

“自由。为了自由。”

他的眼睛里闪出一线希望：“自由？我们将获得自由？”

“不，为了国家的自由。”

“国家？嗯——我们呢？”

“首先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土地获得自由。当你刑期满了以后，你也将获得自由。”

“啊哈哈。”他象疯子一样盯着他干笑了笑。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笑意。纳伊姆感到背上有一股害怕的冷气。“这我也知道。

那时我的父母、妻子儿女可能全死了，土地可能早完了。"

"可能全死了？"

"看看这个。"他把肩膀向前伸了伸，上面写着他的释放日期一九七二年。

"还有四十八年。"

"啊？"纳伊姆目瞪口呆。

他又开口笑着说道："你这个演说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我们将知道你的谎言。抽大麻叶的烟吗？"

"不。"

"为什么？没有钱，抠门，你就象对狗的叫骂发火似的。"

"去，干自己的事吧。"纳伊姆压住怒气看着他说。

"两天之内你就会变乖的，孩子。"犯人一边走一边狡猾地说，"我是你的朋友。需要大麻叶的烟的时候，跟我言语一声。"

纳伊姆一面发怒，一面心里为他伤心。

一个狱卒打开他的牢门，把半袋麦子放在磨旁。

"傍晚以前要把它磨完。"他用现在纳伊姆越来越熟悉的特别严厉的声音说道。出去时，他的目光落到没有动的饭上，他停了下来，"你没吃饭？"

"这？这是牲口的饭？"纳伊姆断断续续地说。

"啊哈——牛崽子，你是到你丈母娘家来哪！"他立刻瞪着眼睛嚷道，"听着。下星期你称体重。如果减少一两，那就叫你吃牛粪。听到了吗？"他锁上门又把鼻子伸进铁栏杆里嚷道，"你看到过给牛喂药的管子吗？我们就用它给象你一样的狗喂牛粪。"

纳伊姆象受伤的猪一样望着他。

他磨着小麦，一次又一次地起来到门口去。他多次推门、坐下、躺倒想多看一点儿外界，但是天已被拴在墙上，天上没有一

只飞禽。将近晌午，突然炎热的太阳从墙后来到他面前，他害怕地把眼睛避开。阳光很强烈，毫无颜色。他回到磨旁，感到肚里饿得慌，吃起饭来。

天还很亮。监狱的一个官员和一个狱卒进入了他的牢房。他头趴在磨上打盹。监狱的官员用鞋尖刺他的肋骨。

"你打了十九号牢房监督？今天早上——"

"对。"纳伊姆擦着脖子上的汗回答说。

"为什么？"

纳伊姆说，他骂他了，可是心里感到发怵，因为现在他对这些骂人的话已听熟了。他不做声了。

"起来。"监狱的官员又用鞋尖踢他的肋部，"为此你得去抽水。"

纳伊姆来到外面，他对他的监督互相说的话或者同他说的话一概不注意，而高兴地昂起头看着天空。在下午的黄色的阳光里，几只鸽子从他头上飞过去。他感到一阵自由的喜悦。到了铁栅栏里，他从近处看了看粗声喧哗的抽水的犯人。孤孤单单地呆了二十四小时以后，他感到，他现在来到了朋友和同事当中。那个被他打的丑陋不堪的人让他站到队里给他系上绳子。

"又来了一头牛。"从队里传来了声音。

"胖得象猪一样。"另一个人说。队里发出响亮的笑声。纳伊姆开始想同这群活泼的人接触和说话。他问自己身旁的一个人："你是农民？"

"我是牛。"他高声回答说。从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犯人们的队里又响起了笑声。

每一圈，牢房监督都用手杖打他的肋骨。由于来到外面的喜悦，他很容易地走完了最初几圈。后来，他就感到腰疼腿酸。

这时，他心里想到自己以及干这种活的其他人的莫大的耻辱。由于身体上的痛苦和羞耻的感觉，他无视监督的谩骂和鞭笞。

当他们被解开时，他闭上眼睛站了几分钟，把身上分散的和消耗的力量积聚起来。然后，他睁开眼睛看着十九号牢房监督。

"你有烟吗？"

"怎么，不抠门了？"牢房监督高傲地说。纳伊姆羞答答地笑着搔了搔鼻子。

"走。"牢房监督带着纳伊姆朝他的牢房走来，"你如果同我和好，我能给你提供烟。"

"我能象你一样在外面转吗？"纳伊姆问。

"不能。我们是无期徒刑[1]。我们表现好，所以让我们当牢房监督。我坐了十二年了，还有三十二年。你看。"他让纳伊姆看他的肩膀，上面写着他的释放日期一九五六年。他锁上门边走边说："现在你再对谁动手，就用鞭子揍你。听到了吗，杂种？"

晚上，他坐在黑暗中，这时，有人打开了门。"为什么坐在黑暗中？"谁用命令式的口吻说。

"你爸爸的，烟刺眼睛。"纳伊姆怒冲冲地说。

"点灯。这里别想耍花招。"走路的人绊着了磨，黑暗中传来了他的骂声。

由于点灯，房顶烟雾缭绕。"我不会逃跑，放心吧。"纳伊姆说。

"喔。"那个人喃喃地说。这就是早晨用让他吃牛粪增加他体重来威胁他的那个狱卒。"这？这个？懒驴的崽子——嗯？"他突然叫嚷道。

---

[1] 印巴的无期徒刑，仍有期限，但这个期限均大于犯人所能活到的年龄。

"我只能磨这么多。"

"为什么?"他用侵略性的方式向前走了走。

"我一只手。"纳伊姆嚷道，迅速露出胳膊向前伸了伸，"看看吧——看看吧。"

"嗯。"他惊得目瞪口呆。纳伊姆用颤抖的手指放下袖子盖上胳膊。

"给——给我。"狱卒站在那里伸出手，"你不能放着它。这是法律。给我。"他抓住木头手指使劲摇动，细细的弹簧被挣开了，木头手离开了胳膊。

纳伊姆象狼一样龇出牙齿猛扑过去，从他手中夺回木头手。他估量了一下自己，然后举起手跳过去。狱卒赶忙出去，溜掉了。纳伊姆手里提溜着木头手象野兽一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在盛怒之下，他已失去了思维的能力。他本能地感到危险而把它藏到磨底下。

不一会儿，监狱长、看守、狱卒和一个士兵进入了他的牢房。

"在哪儿?"监狱长问。

"我一只手。"纳伊姆挽起袖子让他看锯断的膀子。

"木头的在哪儿?"

纳伊姆默默地坐着用手摸着胳膊，低声喃喃自语:"我一只手——一只。"

他们没有多久就在磨下面找到了它。他们惊奇地、感兴趣地看了一会儿，眼神里表现出对它的手艺的赞赏。他们拿着它出去了。

"你走的时候给你。"监狱长一边走一边说。

在雨季的这个闷热的夜里，他抓住断臂躺着，心里感到无限孤独和巨大损失，就象他的全体同事的旅队丢下他而前进一样。

他就这样在狱中生活了一段时间，熟悉了那里的环境和那里的居民，就象人几乎能习惯每件事情一样。在这方面，他的心灵上也产生了每个聪明人的心里都会产生的创伤。有时，那个创伤表露出来，象巨痛一样束缚他全身。那些日子，他无限烦恼。正由于这样，才使他比那里的一般居民突出，迫使其他人尊敬他。

犯人中有些是普通刑事犯，他们的刑期相对的短一点儿。其后是一群奇特的无期徒刑犯人。一般无期徒刑是十四年或二十年，但是有时他们得蒙受比这长得多的惩罚，例如几个罪犯被一起审判，而所有人的惩罚都加到他们头上。纳伊姆的监狱里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在狱中过了多年已到中年，而现在他们的刑期还有二十年、三十年。这些人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在狱中度过，长年累月见不到任何女人或孩子或宗教领袖。他们同外界隔绝，对外界一无所知，远离自己的亲戚朋友度着自己的年华。他们把自己卷在仇恨和复仇的人类可恶的感情中，一股脑儿忘记了生活的美好以及仁慈，甚至他们这些肮脏的感情也渐渐消失了，一种痛苦的麻木笼罩着他们。纳伊姆一开始不得不同这些人打交道。他们成了他的朋友。

狱中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非常单调。一天天，一年年还是那些坚硬的、无颜色的墙壁和陈旧的、无表情的面孔。平常见到的天空仍是第一天所看到的那块天空。有时，飞禽从这块天空飞过。天空一般是土色的，单一颜色的。只有雨季为纳伊姆带来喜讯。云彩在天空飘动时，似乎觉得天在行走。他有意欺骗自己，一连好几小时躺着观看天上相互追逐的云彩和露出的天空。

监狱的生活同颜色完全绝缘。哪儿也没有绿色和红色。不

准任何人种草或蔬菜。成年不见带颜色的服装。将近中午，又白又热的太阳突然来到面前，经过犯人的天空，依然如故地离去，日出和日落的颜色已从犯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犯人们在颜色难看的圆形围墙里转悠，目光已经迟钝，丧失了辨别颜色的能力。没有一个人头脑灵敏，善于谈吐。四周还是那些屈指可数的、陈旧的、难看的面孔。这些面孔眼睛已经看熟了。监狱这个地方，使人心里向往辽阔的绿色的原野、高山和河流。对世上这些普通东西的欲望使人心里和眼睛里产生空荡，使人头脑想得发疯。

许久，监狱的气氛发生了些变化。不合作运动的志愿者开始来到狱中。纳伊姆眼睛中的空荡开始被填补起来。看到周围自己的同事，他回到了有知觉的世界。新来者面孔新鲜，二目有神，各方面都同老居民截然不同。他们一来就拒绝接受监狱的环境，公开宣布同官员和监狱的法规不合作，其结果监狱的制度更严了。额外的劳动和鞭笞事件日益增多。纳伊姆很长时间一直记着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所遇到的事情。他是个聪明、活泼、勇敢的少年，脸上有少年时代的特有的美丽和风采。他在不合作运动中脱离学校来坐牢。他一来就破坏法律。官员对他的主动进攻感到头痛，提议用鞭笞来惩罚他。他被扒光了衣服绑在鞭笞的三角架上，从牢房监督中选出来的刽子手开始用鞭子抽打他。蘸了油的坚实的皮鞭落在他未婚的、无瑕的身体上，直往肉里钻。他全身颤抖，用力高呼："革命万岁！"直到由于痛得厉害他的脸变得象纸一样白，身体发青，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完全哽住了，他耷拉着脖子哭起来。抽了十一鞭以后，他昏厥了。

监狱的职员一生中何尝见过自愿坐牢的囚犯，而且他们这样聪明、机灵、高兴，拒绝职员的每项命令。出狱对他们来说并

不是难事，只要他们写一份悔过书，保证将来采取和平的方式，就可以出去。监狱的职员从高级官员那里得到关于他们的特殊指示。在那些日子里，对待犯人特别残酷的看守们都被特别提升和授予称号。

有一次，纳伊姆旁边的一间牢房里曾一度关进去在不合作运动中被监禁起来的几个女犯人。她们是受过教育的和文明阶级的女人，但是她们不得不听与她们关在一起的那些犯罪成性的女人们的胡言乱语，譬如这一类的话：

“你很漂亮。”

“你同看守睡觉，就会得到释放。”

“要鸦片吗？”

“你的丈夫是懦夫，要不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哪？”

在那个灾难性的时代里，印度成千上万的文明妇女不得不忍受比这更加厉害的腌臜的言语和骂人的话。纳伊姆心里决定，他决不让自己的妻子来坐牢。

年末，罗山阿加象前几年一样举行政界的朋友们的聚会。这些人都与国内平行的政党中的某个政党有联系，自称“自由主义者”。这些有影响的、开明的地主阶级人士几乎全部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聪明的和放纵的人，他们都有光辉的家庭传统，对政治也颇感兴趣。

十二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携带着热闹来到了罗山宫。大门口停着牛车，里面走廊前面停着一排汽车。这是德里冬天的最美丽的一天。夜里下的露水已经干了。客人大多穿着早晨的西装，戴着淡颜色的领带和鲜艳的围巾，手里拿着香烟、雪茄和橘子汁的玻璃杯来到外面的草地上。一些人坐在草地上的藤椅上

休息。一个穿着印度服装的英国女士在藤椅背上撑起一把小花伞和三个男人一起坐着喝果子汁。她眼睛上戴着太阳镜。

"葡萄柚。"坐在女士旁边的一个男人对从附近经过的服务员说。服务员恭恭敬敬地躬了躬身往里奔去，不一会儿为贵宾拿来了葡萄柚汁。

他们三三两两用轻柔的、温和的声音聊天。今天异乎寻常，看不到一个人在尽欢迎之责。姨妈病了，巴尔维兹到县里某处上任去了，阿兹拉那些日子在罗山普尔。因此，新来的客人一下车，罗山宫的一个佣人就恭敬地鞠躬通知：罗山阿加同某某客人在里面特别客厅，其余客人在外面阳光下。来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到里面去或者朝外面去。但是冬天的那个早晨，眼睛对新鲜而明亮的阳光感到很舒服，因此，分散在草地上的洁净的人群把新来的人吸引到自己的方向。

罗山阿加在同重要的客人专心致志地谈话，这时外面来了一辆两匹马的马车，从里面下来三位客人。他们都是中年人。一个人穿着克什米尔婆罗门的服装，第二个人穿着玛拉提人的服装。第三个人瘦瘦的，长方脸，穿着西服，眼睛上戴着金边眼镜。三个人径直地往里走来。看到他们来到走廊，罗山阿加从坐位上站起来。

"我们可以进来吗？"玛拉提人站在门口用亲切的、中年人的诙谐口吻说。罗山阿加站在那里伸开双臂说道："来到世上的每个高尚而文雅的灵魂，在敝舍门口都会受到恭敬的、热情的接待。"他上前热烈欢迎三位客人。其他客人原地站起来，主人向他们介绍了新来的客人。穿着印度服装的两个人分别来自浦那和孟买，是"印度仆人协会"的成员。面孔清瘦的人是勒克瑙一家著名英文报纸的杰出职员。三位客人坦然地坐到沙发上，要

来咖啡慢慢喝起来。外边的人看到他们，也来到里面坐下。他们热烈握手，互相问候，彼此寒暄。不一会儿，客厅里就济济一堂。长长的绸子窗帘被拉开了，早晨的阳光从敞开的窗户里射进来。

外面原来的人群已经分散，因此人们见到新的同事又开始了热烈交谈。窗台上古老的金属花瓶里插着冬季的鲜花。人们的头的上方，回旋着有教养者的象苍蝇一般嗡嗡叫的声音。香烟的烟在阳光下看上去犹如白绸子床单。

"研究历史对于产生政治觉悟极其需要。"在阿瓦德地区拥有地产的阿姆贝德卡尔博士把烟斗放在嘴里对坐在旁边的一个白种人说，"我们可以找到民族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导致政治斗争失败的许多事例。我不知道对百分之九十是文盲的印度人民如何进行政治教育。一些人所谈论的'群众运动'，明智到何种程度，你可以予以指教吗？法国大革命，或者谈眼前的吧，俄国革命，由于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截然不同的因素……"

"人民是知识分子手中的一个危险的武器。"白种人"引证"说。一直戴着太阳镜的女士对政治话题感到厌烦，谈论起孩子的心理学："我不知疲倦地思考一件奇怪的事，这就是印度的孩子为什么老流鼻涕？虽然这是赤道……"她对卡拉姆阿巴德的拉贾·萨赫布说。拉贾·萨赫布闻着水仙花有礼貌地微笑着。伊克巴尔·辛格教授虽然在卡纳尔拥有中等地产，但他却是个知识分子。他象往常一样在谈论文学："兄弟，这是后来之事，你也很难拿与泰戈尔① 同时代的罗曼·罗兰② 和他相比，例如，

① 泰戈尔(1861—1941)：印度诗人，曾获一九一三年诺贝尔文学奖。
②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作家，曾获一九一五年诺贝尔文学奖。

罗曼·罗兰在经济觉悟……”

“但是，法国的评论家……”右边一个人想说话，伊克巴尔·辛格教授对此颇为恼火。

“我不承认法国的评论家。法国人爱斗，说实在的——法国人既作不出好诗，也创造不出好的哲学，他们只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发动新的运动的专家，而那些运动也不过就行时三四天。法国整个文学创作的基础建立在卑贱的谎言和诽谤上。”

“哥特式建筑[1]就是从印度传到亚洲和非洲的……”坐在前面沙发上的人们在谈论着。

“非洲？天哪。”有人说。

人们就这样在各自亲友的圈子里谈论着各自喜爱的话题。交谈“速度”越来越快。突然，没有人动员，嗡嗡之声一下子停止了。坐在罗山阿加旁边的“印度仆人协会”的代表开始对众人说道：

“要求英国军队撤出我国，目前是很不明智的。军队仅担负着保卫国家的职责，而它忠实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世界大战中，他们表明了自己的价值。在保卫自己国家的同时，他们也使我们国家免于战争的恐怖，从我国涣散的人民中建立了一支军队。难道我们的军队能使印度免于战争吗？我不理解，倘若军队不干预国家的内部政策，它的存在会给权力移交带来什么障碍。倘若那些人放弃指挥我们的军队走了，那末——你们知道吗？一个没有组织的武装部队……噢……”他闭上眼睛对这个可怕的设想微微颤抖起来。

辛格教授接着他的话说道：“印度在制造什么武器？现在已

---

① 一种尖拱式建筑。

经开始了空战时代。我们能够对抗先进战争啧啧啧——发达国家的战争啧啧啧——发达国家的进攻吗?”

勒克瑙英文报纸的记者用手摸着灰色的脸颊，正了正鼻子上的眼镜，说道:“现在遇到的最关键的问题是‘独裁’，是那个专制的政策。一些极端主义的政党把国家朝那个方向引。”他低垂着目光用忧虑的口吻说了这番话。他就这样望着地上坐着。

阿姆贝德卡尔博士第一次把烟斗挪开嘴巴，“刚才辛格教授……”

但是最先讲话的那个克什米尔的婆罗门没等他说完就不假思索地说:

“自治!自治是什么?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什么?这是国际主义的时代。共产主义的民族和欧洲的民族在这个民族主义的狂热中走向了分裂，现在陷入了经济困境。今天任何民族也不能单独生存。独立和民族主义的口号是一种狭隘思想的经济和政治理论的产物。我们能同发达国家断绝贸易关系而树立自己的尊严吗?独立!为获得独立人们所说的方法……”他不做声了。

报社记者摸着面颊，正了正眼镜坐直起来，用英语说道:“这个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一些极端主义的政党抛出来的‘直接行动’完全是恐怖主义的。”

所有客人都默默地坐着抽烟。那个女士摘下黑眼镜擦了擦，又戴上。这期间一直默坐着的穿着玛拉提服装的人，用手指转着手杖第一次讲道:“在反驳别人之前最好先阐明自己的观点。每件事都以时间和情况为转移。现在还不到我们能够控制中央政府的时间。我们与国防或者外交政策无关，但是财政部和国家的一般管理应该掌握在我们手中。其意思是——”他举起手杖

用询问的目光扫了一下四周，然后决定性地把手杖撑在地上说，"自治领的地位。"

尽管如此，早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反驳别人上。将近中午，所有客人对这个活动都厌烦了，用冷漠的目光望着讲话的人，显然在等着吃中饭。这次宴会是使罗山宫闻名的宴会之一。

吃完饭，面对贵宾们的烦躁，迅速地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决议案中谴责了国内极端主义政党的恐怖活动，要求"自治领的地位"。大多数客人都困倦了，有些人躺在沙发上正式午睡。

二十三

在西蒙委员会[①]到达勒克瑙两天前，阿兹拉到了那里。她要在勒克瑙做两件事：一是见见纳伊姆，二是欢迎西蒙委员会。

在这一方面，由于拉合尔事件[②]和拉拉·拉季帕特·雷伊的死亡，全国已对西蒙委员会作了大量的宣传。委员会所要去的城市，几个星期以前，人们就一直在准备用黑旗欢迎它。与委员会有关的新闻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国内大报纸上都用大号字刊登委员会的行踪及其他活动。在各个集会上、各个娱乐会上，人们都在谈论它。阿兹拉不愿错过这个机会。在德里，由于害怕罗山阿加，她不能参加任何游行，因此，她决定到勒克瑙，

① 一九二七年，以约翰·西蒙爵士为首的英国政府的七人委员会到印度了解当时印度改革的情况，向英国议会报告。该委员会遭到印度人民的强烈反对。

② 指与拉拉·拉季帕特·雷伊被杀有关的事件。

在那儿的县监狱，她还可以见到纳伊姆。不过，她把见纳伊姆放到欢迎西蒙委员会之后。

在勒克瑙的那个晴朗的早晨，他们从国大党办公室出发了。从城市和周围乡村来的人成千上万。为了进城，他们中大多数人步行了一夜。头发沾满灰尘、面带倦容、没有文化、身体赤露、孤孤单单的人们三三两两聚集起来形成了一支可怕的、运动的力量，政府的武装机构承担控制这股力量的工作。人们象牲口群一样互相碰撞、互相拥挤、扬起尘土。他们的眼中没有任何决心和造反的迹象。只有无知和饥饿的牲口从远处看到饲料田时眼里所流露的希望。看到他们这种情景，使人心中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和不可估量的同情。阿兹拉望着他们心里想：

"谁能欺骗他们！谁能让他们逃跑！！"

成千上万的人头的上方，到处飘着大大小小的黑旗。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喊着三个英文字："Simon, Go Back."① 也许这是他们中间许多人一生中学会的仅有的三个英文字，而这三个字的意思他们中谁也不明白，但是他们以这样一种感情重复它们，就象他们数百年的劳动和贫穷的报偿就隐藏在这三个字里似的。从每条街道上经过时，一群又一群人汇合到他们中间来，在到达火车站时，这个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已增加了几千人。途中所有街道上，都有警察和军队的岗哨。昨晚，一个类似这样的游行队伍被棍棒所驱散。

他们被阻止在火车站前面的一个广场上。

骑马的警察象铁链子似的站在他们前面。他们脸上毫无表情。他们避而不看站在面前的人们的眼睛，而看着人群的头的

---

① 英语："西蒙，滚回去。"

上方。后面广场上，无规则地分布着大量军队和警察。离他们较远的地方分散着县里的全体官员，他们大多是外国人。他们把帽子从眼睛上面拉下来，在阳光下脸色显得很苍白。一些人没有前进的希望，坐到了地上。他们看厌了站在面前的武装军人木头似的面孔的时候，便互相交谈起来。阿兹拉看了看旁边的几个农民。首先他们打破队形围成小圈，然后一个人点着一块大麻，另一个人从头巾中摸出烟丝和粗糖，第三个人准备好水烟袋。他们坐下挨个抽起来，心满意足地聊天。阿兹拉听到，他们在谈农村的事，称赞庄稼、耕牛和比酒还苦的烟叶，抱怨东西昂贵，自己女人怀孕八个月，不能下地干活，以及每天晚上坐在村民集会处所说的家常话。阿兹拉心里暗暗吃惊，这些普通人多么善于消磨难熬的时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们同站在面前转来转去、神经紧张、小心翼翼抑制着自己的这些人多么不同。

她站在前排，突然看到了巴尔维兹。他从马队后面穿过广场。她很惊慌。据她估计，他现在应当在德里。她猜测巴尔维兹看到了她，非常害怕。这一期间，她第一次想到她站在多么不适当的地方，站在多么不适当的环境中！她站在店员、工人和农民中，而她是巴尔维兹的妹妹，罗山普尔的汗·巴哈杜尔·古拉姆·穆希·丁的女儿。罗山宫经常邀请首席专员，而她却同骑马者对面的人群有联系，而且单独地、没有保护地朝这面站着！她心里感到羞耻。这时警察的队伍打中间断了，从面前退去，面前尘土飞扬。转眼间，骑兵队从尘土中出来，布满了整个广场，迅速地向他们涌来。

看到全速进攻的骑兵无疑使人胆战心惊。人群的前排发生了骚动，人们从自己的位置上站了起来。突然，某个看不见的力量使人群安静下来，鸦雀无声，就象几千名学生的考场一样肃

静。只有闪电似的越来越近的马蹄声。最后，马撞到了象石头一样呆立的群众，他们勒住了缰绳，马抬起前蹄直立起来。阿兹拉看到马蹄在自己头的上方抖动，想躲到一个高个子男人的后面，但是往下落的马蹄碰着了她的前额，因此脑门子上受了轻伤，血一滴一滴地往外流。

此后，开始了棒击。安静立刻被打破，喊声四起。木槌和棍棒发出嗖嗖响声，在他们头上挥动。突然，阿兹拉极其害怕地往回跑。跑着跑着，她看到了被棍棒打倒在地、爬起来、以嫉妒的心情护着自己地方的男人。他们手忙脚乱地进行回击。他们气得脸色发青。由于愤怒、耻辱和身体的痛苦，他们咬牙切齿地从地上站起来。阿兹拉转过脸往后望了望。她看到几张骑马人的面孔。他们脸上也是那样的气愤、紧张。在这个灾难和混乱的时刻，阿兹拉的头脑突然无比清醒地思考起来。她想，两群人无冤无仇，素不相识，何以怀着仇恨和复仇的感情突然对立起来，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这个从被统治者中抽出来的而被作为武器运用的第三群人的地位多么荒唐可笑。须臾之间，这个清晰的思路又象刚才一样地混乱了。但是，她很长时间一直记得这一时刻。这个事件过去好久，她还同纳伊姆谈过，在那么危险和混乱的时刻，她的头脑惊人的清醒和敏锐。

她看到人群后面一个人一边退着跑一边对着人群拍照。她从前额的伤口上取下布，站到他的正对面。

简单的反抗之后，由于打击越来越厉害，人们慌忙逃跑。进攻者追了他们一段距离停了下来。人群跑到前面站住了，一直站到西蒙委员会的成员没有下车默默地从勒克瑙车站过去。

纳伊姆的劳动量已明显减少。现在他仅被指派缝补犯人的

破旧衣裳。他在缝纫方面慢慢地掌握了非常熟练的技巧，而且开始喜欢这项工作。

这一天，他靠着铁栏杆坐着缝补一件衬衫。这时，十九号囚犯监督来到他旁边坐下。他们后面吵吵嚷嚷的犯人在抽水，阳光直射到他们头上。十九号囚犯监督从口袋里取出一小块镜片。他照着镜子拔白胡须。纳伊姆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囚犯监督象往常一样咳嗽了一两声，在地上蹭了蹭脚，让人知道他来了。纳伊姆不理他，他把自己早就伸开的腿伸到纳伊姆的鼻子底下。

“你在干什么？”他照着镜子问。

“眼瞎了？”纳伊姆回答道。

“我至今还没有看到过残废人缝衣服。”

“别说废话。”纳伊姆厌恶地说。看到囚犯监督脚上的新的红皮鞋，纳伊姆明白了他伸腿的意思。他想夸赞漂亮的新鞋，因为狱中这样的东西非常罕见，但是他很讨厌鞋的主人，所以仍然默默地埋头补衬衫。囚犯监督照着镜子，拔着胡须，摇晃着脚。

“你多大年纪了？”纳伊姆缝着衣服问。

“三十五了。”

“还有多少年徒刑？”

“四十年。”

“出去之前就死了。”

“不知道——也许！”

“那干吗还要拔胡子里的白须？”

“嗯？”他把镜子放到地上搔着胡子思忖起来，然后哈哈大笑。“猪猡。你想什么！”他的情绪确实很好，因为他把脚向前伸了伸说道：“你看到我的鞋了吗？”

“没有。”纳伊姆生气地说。

“哈哈——狐狸崽子。瞧瞧，多么漂亮啊。知道我怎么得到的吗？”

纳伊姆默默地缝着衣服。他脱下鞋子，象抚摩孩子一样亲切地抚摩着鞋子说：“我一直等了他十个月。克尔姆·昌德认识吧，是个高个儿的大烟鬼，去年出去了。我让他抽了一年大烟。他临走时说：‘师傅，你需要世间什么东西？’我说：‘代我向先贤祠致敬。’我又想：我好久没穿新鞋了。别管圣徒了——那天他走了，昨天那个杂种回来了。他把鞋放在外面的沟里。我掏了一夜。刚取出来时看上去象湿淋淋的耗子一样，但是我毕竟把它掏出来了。你爸爸也未必能把它掏出来。看到了吗？好吗？”

隔了好一会儿，纳伊姆才痛苦地说：“嗯！”

“你嫉妒，所以你不赞美它。在掏它的过程中，我头顶上受了十三处伤。”

“听你吹牛，我耳朵都听熟了。”

“住嘴！”他喝道，拿起镜子整理起胡须来。两人默默地坐着各干各的事。囚犯监督突然嚷道：“杂种！”

纳伊姆抬头看了看。

“跳蚤。”他用手指捻着跳蚤，血沾到他的手指骨节上。“他姐姐的，跳蚤还钻到胡子里。”他象野兽一样用指甲搔着胡子。脸上多处被抓破，流着血。纳伊姆开心地笑了。

“瞧瞧。”囚犯监督抬起手指，“我不管死去，还是活在世间，我的胡子总是我自己的。”他在胸上敲着手指，“你如果干预这个事，我就烧掉你的胡子。”

两个人又自己干自己的事。隔了一会儿，囚犯监督把镜子放入口袋，站了起来，“今天探监。”

“嗯？今天探监？”纳伊姆吃了一惊。

“对。你老婆来吗？”

“不知道。你老婆来吗？”

“不来。我老婆如今已跟别的男人过了。”他转过身打算走，又停下来说，“以前每年都来。有一次我问她：‘你没有愿望？’她说：‘有。’我说：‘去吧，你想跟哪个男人过，就跟那个男人过。我毫不在乎。’那以后她就没来过。”他站在那里张开手掌看着掌心，“但是有时——我想她。”

纳伊姆看着他离去，然后站起来去刮胡子，索取假胳膊。

午后，开始探监。象往常一样，犯人和探监的人，七人一组，站在面对面十码远的地方。纳伊姆刮了胡子，但是这天他没拿到假胳膊，而以往在探监以前他能取出几分钟。阿兹拉站在左角。他站到她对面的地方。从这么长的距离，在这么多人之中无法说客套话，因此他们默默地站了片刻，然后阿兹拉从口袋里掏出报纸摇晃起来。

“我们昨天对西蒙委员会举行了示威。”

纳伊姆连一个字也没听到。所有犯人和探监的人同时高声说话。

“我们用黑旗举行了对西蒙委员会的游行示威。”她又叫喊道，“看这。这照片，我的照片——拿去。”她把报纸伸向纳伊姆，探监的看守慢慢地从她手中接住报纸。她叫嚷道：“我们没让他们在这里下车。他们象小偷一样从车站溜走了。我受伤了。这……”她从前额上揭起布让纳伊姆看看。

纳伊姆听了这个话感到羞耻。因为他已不自觉地为自己的妻子及其家庭而感到自豪。

“你应该呆在家里。”他痛苦地说。

“嗯？”

“你应该呆在家里。”他重复说。阿兹拉什么也没听到。

“巴尔维兹也在那里。那里……”她说。

这时，纳伊姆从敞开的门里看到了外面的情景。一个女人手里提着菜兜经过门口。一个小男孩拉着她的衣襟走着。他着魔似的翘起脚后跟，从阿兹拉的肩头往外看。一个梦境笼罩在他全身，其中他的耳朵有时尚在工作，听见阿兹拉的声音。他的全部力量都已集中到眼里。一辆满载蔬菜的卡车急驰而过，车上掉下几个萝卜撒在街道上。一个打着花伞的女人、马车、牛、狗；为了看一只漂亮的狗，他蹑手蹑脚地钻到身旁一个犯人的腋下，犯人推了他一下，打破了他的迷茫。他用冷漠的目光四处看了看。他旁边的两个犯人同时声嘶力竭地嚷道：

“红母牛生了什么？”一个犯人问。

“两卢比。”来探望这个犯人的女人没有回答他，却喊叫着回答另一个在问自己的探监人玉蜀黍价格的犯人的问话，“两卢比一满。”

第一个犯人不耐烦地说：“住嘴，猪猡。”他用胳膊肘捣着另一个人的肋部喝道。纳伊姆笑了。阿兹拉默默地看着他的胳膊。他多次看了看阿兹拉，又看了看自己的胳膊。

“喔。他们拿走了。”

“为什么？”阿兹拉问。

“会拿到的。给拿去擦去了。”他撒谎说，并扭起悬挂着的袖子。

“这拿去。”阿兹拉避开看守的眼睛，把一包香烟扔给他。

几分钟后，探监结束了。他心里带着一个沉重的、莫名的创伤从那里回来。

当阿兹拉走了以后，他才感到缺少她。他来到自己的牢房躺

下。由于强烈的欲望，他的喉咙里发出象半死的牲口一样的干燥的、忧伤的叹息。他想坐在她身边，接触她，感觉她，吸收她皮肤的温和的热量，闻闻她身上的清淡的香味，摸摸她。他慢慢地摸起石头墙。燃烧的欲望未得到满足的痛苦扩散到他全身。他不时地象快要死的牲口一样用干燥的、短促的声音呻吟着。

他几个小时一直沉浸在这种情感之中，眼睛明显地陷进去，颧骨明显地突出来。

天黑前，十九号囚犯监督来到了他的牢房。

“起来。瞎眼扒手要走了。”

“要走？”纳伊姆一边起来一边问道。

“嗯。出去。”他惊异地说道，“嗯？你病了？”

“没有。”纳伊姆撒谎说，“我没吃饭。”

囚犯监督骂起在饭里掺沙子的监狱的职员。他们俩朝瞎眼扒手走去。瞎眼扒手在狱中过了六个月获释出狱。

他周围聚集着允许在外边转的所有老犯人，他们在同他开玩笑。十九号囚犯监督一去，就在他的腰上用力拍了一下，拍得他头触到了地。他又揪着瞎眼扒手的胡子摇晃着说：

“瞎猪，你很高兴啊。因为要出去是吗？不久哪一天你又要到这儿来。”

瞎子疯狂地挣扎着从他手里挣出胡子，“今后我可不到这些杂种中来了。我的胡子被你毁坏了。”

周围掀起一片笑浪。

“瞎子，你到谁那儿去？”一个人问。

“爸爸的坟墓上。”

“为什么？”

“我埋了些钞票在那儿。现在我先靠它过几天，直到他们的

人不跟踪我，然后我再开始自己的营生。”

“然后你回家吗？”

“我家没有人。”

“妻子？”

“啊哈。”他象哑巴一样摇了摇头。

“妈妈？”

“啊哈。”

“爸爸？”

瞎子大骂了一声，“驴崽子，我就是要到他的坟墓上去。”

“瞎子，现在你什么时候第一次扒人口袋？”一个犯人奚落他问道。

“滚开吧——滚开吧。”瞎子突然嚷道，并把所有人都推到后面。“开始痒了。”他象野兽一样用指甲搔着脚。他的脚很脏，脚上到处都是伤疤。由于搔痒，伤疤被抓破皮，伤口流出血。瞎子无情地搔着，疼得他不住地发出嘶嘶声。其他犯人站在周围哄然大笑。

最后，囚犯监督骂骂咧咧地使大家安静下来。他们把他送到大门口。许多燕子从别的天空飞到了监狱的上空。瞎子走的时间已经到了。大家本能地变得沉默和悲哀。他两腿哆哆嗦嗦朝大铁门走去。在朦胧的黄昏中，他们象魔鬼一样垂着僵硬的胳膊，用贪婪的、暗淡的目光看着他离去。突然，十九号囚犯监督从他们中跑出来，站到瞎眼扒手跟前，从脚上脱下鞋子。

“拿去——这拿去，穿上。”他把鞋子塞到瞎子手里说。

瞎子用颤抖的手抚摩着鞋子，象孩子一样笑了。他很快穿上鞋子，伸手在囚犯监督的面颊上拧了一下，往外走去。

十九号囚犯监督笑着朝纳伊姆走来。“我的头顶现在还象

受伤的耗子一样疼痛。”他用手摸着头顶说，“但我想，他是要出去，而且脚上痒。”

黑暗迅速地笼罩了四周。他们默默地返回各自的牢房。

阿兹拉到了罗山宫时，那里的气氛很紧张。她没有受到原先那种亲切地欢迎。她的妈妈以前就同她没有关系，啥也没说。姨妈告诉她，巴尔维兹比她先到家。他和罗山阿加对她非常生气。巴尔维兹的妻子表面上不知道这件事，仍保持自己那种庇护的、优越的姿态与她相见。阿兹拉抱起妹妹娜吉米亲她，同她说话。只有罗山宫的所有佣人及其女人挨次地来问候她。

她在前额上紧紧地扎上布，没有吃早饭就怀着沉重的心情去问候罗山阿加。他坐在书房里的皮长靠椅上看书。他的头上方亮着绿色的落地灯。巴尔维兹蹲在凳子上在窗台上玩弄金属的烟灰缸。罗山阿加严肃地回答了她的问好以后，示意她坐下。他没有站起来亲她的前额，没有把手放在她的头上，没有做任何手势，他曾用手势多次在窘迫的情况下使阿兹拉的心中产生平静和安全感。她坐到另一个角落里的一张椅子上。巴尔维兹故意无视她的存在，玩着烟灰缸。突然，阿兹拉第一次在罗山阿加的房间里感到自己不安全和软弱，这里是她常来寻找怜爱和安全的地方。

房间里一片寂静。她用害怕的目光四处看了看。还是那些老的椅子、沙发、帷幕和书籍。多么奇怪的事。书橱里不知放了些什么书，她从来没有拿起看过。衣橱里挂着什么衣服？谁的？她从来没有用刷子刷过。面前绿色的落地灯下坐着她的日益衰老的、苍白的、忧愁的、尊严的爸爸，好象一个高尚的人应该具备这一切似的；她不了解他。她从来没有整理过他的柔软的拖鞋，

从来没有在这块地毯上象猫一样地躺过。瞬息间，她对所有这些东西如此生疏，多么奇怪。

罗山阿加合上书，把书放在茶几上，手摸着白发。然后径直地看着她，用悲伤的，但是坚决的语调说："闺女，你去过勒克瑙。"

阿兹拉象个哑巴一样地点了点头。罗山阿加摘下眼镜放在书上，用手掌揉了揉眼睛，"我们听说，你在那里参加了某个骚乱。"

"我是去看望纳伊姆的。"阿兹拉用平淡的声音说。

"那你认为我们听错了？"他压住怒气说。他望着儿子。

"我看你的功绩不需要眼镜。"巴尔维兹赶忙说。阿兹拉愤怒地望着他。她的嘴唇颤抖着想说句严厉的话。巴尔维兹害怕地避开目光，手指在烟灰缸里转动着。

"纳伊姆早就用自己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我们的荣誉。我们家过去一百来年还没有人干过这样的工作。"罗山阿加生气地讥笑说。阿兹拉努力抑制自己的声音。

"我为了保持罗山阿加和罗山宫的名誉养育了你。"罗山阿加明确而又痛苦地说，"对你寄托了希望。不是希望你象小人一样去骚乱和破坏法律。你也要去坐牢？"

在回答以前，她心里颤抖了一下，然后径直地看着爸爸的眼睛说道："同他一起坐牢的还有一些大人物。他们没有犯任何低贱的罪。"

"我知道，监狱象对待刑事犯一样地对待他们。"巴尔维兹看着烟灰缸说。在伤心以前的头脑空荡的瞬息间，她多次挨个看看爸爸，又看看哥哥，但是没能回答，她感到极其孤独和耻辱，用双手捂住脸哭起来。她慢慢地说了两次："爸爸——爸爸。"

两个男人后悔地看了她一阵子。巴尔维兹从凳子上下来，出去了。罗山阿加戴上眼镜，双手抚摩着椅子的扶手。然后摘下眼镜放回到书上，一次又一次地握起拳头又松开。在灯光下，他显得很苍白。他的手指节颤抖着。他站起来，慢慢地走到阿兹拉跟前站住。阿兹拉哭着断断续续地说：

“爸爸……我的丈夫在狱中，而你……你。”

他从口袋里伸出手慢慢地放到阿兹拉的头上，迅速地出去了。

阿兹拉没有吃早饭，没有同谁相见，就去让人打开自己的房间，打扫干净。她站在窗口伸出手摘了一阵子桉树叶。将近中午，她感到饿。她让佣人把饭送到那里。她对来看望她的姨妈温和地说：“我想休息休息。”

吃完饭，她又站到窗口。饭强劲有力、美味可口。她感到浑身增添了力量和快意。这种感觉常常在痛哭以后也会产生。她摘着桉树叶，目光落到沾了许多旅途尘土的肮脏的指甲和胳膊上。她打算洗洗澡。

她脱下衣服，全身擦上橄榄油，用手掌慢慢地使它滋润到皮肤里。她看了看自己象橡皮一样富有弹性的、麦色的、健康的皮肤。她体内产生了极大的喜悦和思念。喜悦中隐藏着思念。她打开门出来，在几个房间里溜达。她停在穿衣镜前面，用燃烧的眼睛从各个角度端详自己的身体。她的身体象处女一样丰满、有弹性、瓷实。她头脑僵化地在关闭的房间里转了一会儿，她想念她所爱的男人。时间在懊丧和失望带来的痛苦中，一分一秒地流逝。

最后，她把脸颊靠在关着窗户的窗台上，过了一会儿，她又缓缓地走回来。她看了自己一眼，羞得满面通红，赶忙钻进了浴

室。洗了一会儿澡，在梳理头发时，她身体已象死人一样的凉，心里仅剩下莫名的、令人生病的苦恼。

二十四

十九号囚犯监督同另一个监督因某事吵了起来。他在铁栏杆上打破了那个人的脑袋。监狱宣布把他关进牢房，让他进行重体力劳动两个月，作为惩罚。惩罚期间，他倚在关闭的门上坐着，骂每个来往的人。他的脸上明显地增长着象野兽一般的凶焰。

那是个雨季。这个季节对犯人来说是一年中有意思的季节。由于下雨，墙的颜色变深，天上云彩互相追逐，许多燕子在头上飞翔。雨季为他们带来了热闹和变化的信息。

雨从早上起就下个不停。纳伊姆眼睛和手指因缝衣服累得挺疼，他把衣服放在一边，站起来散步。他时而停下来高兴地看着天空，时而走动。走着走着，他从十九号囚犯监督的牢房前经过。他的门上上着锁。他靠着铁栏杆默默地坐着。纳伊姆从那里过去。由于气候关系，他感到心里极其高兴和轻松，而看到囚犯监督的沉默的、石头般的脸感到很难过。回来时，他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递给他。犯人用冷冰冰的目光看了一会儿烟，然后伸出手抓住。

“你刚来时，我也给过你烟，你这是报答？”他说。

纳伊姆装作没听见，点着两支烟，靠墙坐下。

“你在最好的季节里被囚禁起来。”他抽着烟说。

“季节？”囚犯监督无心地重复，“好吗？”

“你没看见？”

他看了看外面，“是的，好——有燕子吗？”

“有。”纳伊姆说，“很多。”

囚犯监督深深地吸着烟。纳伊姆对他的询问心里感到高兴，因为他从来没有表示过对云彩、天气、飞禽等东西感兴趣。两人默默地坐着观看从走廊顶上落下的滴滴答答的雨点。

抽完烟，纳伊姆望着他，“你的胡子里又长出了白须。”

“嗯？胡子里？”他忧虑地想拉着胡子看一看。突然瞪着眼睛嚷道：“我的胡子是我自己的。你干吗要干预它？你是我的女人？”

纳伊姆狡猾地暗笑。瞬息间，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喜悦，为自己的自由和别人的监禁所感到的喜悦。他想给囚犯监督，给这个象石头一样坚硬的、麻木的、至今从未表示过任何愿望、任何感觉或者任何兴趣的人以痛苦。多年的怨恨忽然涌上心头。这个怨恨是没来由的，但是长期在监狱这个不寻常的环境里生活，一般人的心中常常产生这样的感情。他从口袋里掏出第二支烟，当囚犯监督伸手去接的时候，他又缩了回去。

“先答应，以后不再骂我。”

囚犯监督象野兽一样咬着嘴唇。最后，当抽烟的欲望压倒他时，他压住怒气，忍住谩骂说道：“不骂你。”贪婪地从纳伊姆手中夺去香烟。

纳伊姆点着了两支烟，默默地看着雨。雨慢慢地完全停下来。剩余的水从走廊顶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滴。

“今天我要取出他的脑髓。”囚犯监督自言自语说。

“谁的？”

“十七号的。他向我要鸦片，并且用向上面报告来威胁我。真是坏老子的坏儿子。”

第二支烟抽完后，纳伊姆把烟头扔到雨水中，看着快要熄灭的烟头冒出的一缕烟在空中散去。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道。

“名字？”囚犯监督手指在胡子里转动着，然后抓起胡须拉到牙齿里嚼起来。突然，他停止思索哈哈大笑：“莫汉德尔。”

“你笑什么？”

“妈的，名字忘记了。”他笑着说，“莫汉德尔。”

“莫汉德尔——辛格？”纳伊姆有点儿对自己，有点儿对他问道。

“去他妈的辛格……”他说，“仅仅莫汉德尔。”

纳伊姆痛苦地想起了一个已失去的老朋友，但是长期的监狱生活使他的感情迟钝了，他的思路很快就中断了。

“喔，莫汉德尔，”他说，“你杀人了？”

“杀了七个。”

“杀了七个？”纳伊姆吃了一惊。

囚犯监督痛苦地笑了笑。

“怎么杀人？”纳伊姆问。他凝视着纳伊姆。看他那面部表情，纳伊姆估计会挨骂，或者会得到某个严厉的答复，但是隔了一会儿，他自动地说道：

“我们有七个妈妈，我们兄弟十一人。有许多土地。我们在地里种蔬菜和各种粮食。其他的妈妈都很丑，没有教养。我妈妈年纪最轻，长得俊俏，因为她的父亲有最好的棉花籽，他不让女儿们下地干活，她们就在家里做点儿细活。其他女人嫉妒我妈，因为我爸爸一个月里有二十天睡在我们跟前，十天睡在其余

女人跟前。第三个妈妈跟女鬼一般。她甚至还嫉妒，每年收棉花季节，我妈从娘家带回来棉纱给我爸爸织布做衣服。她的儿子是个大流氓。她唆使他反对我们。他年纪比我大，比我有劲，常找借口同我吵架。有几次，他瞎找借口，在田里抓住我殴打。我当时没做声，但是心里打定了主意，我长大后报复他。我爸爸死后，我妈对其他女人说，现在我们的男人已经死了，纠纷的根子已不存在了，我们应该和睦相处。于是，她们融洽地生活着。然而我的心里已种下了仇恨的种子，随着我越长越大，这颗种子也生根发芽了。我的哥哥也一起长大了，他成了个大流氓。他在村里组织了流氓集团。这些流氓同他形影不离。他们偷人家的牛卖，抢农民的女人，割别人的庄稼。村民们都怕他们。有一天，我站在自己的田里，他们兴高采烈地经过那里。我的哥哥对我说：'你妈是个淫乱的女人。她败坏了我们爸爸的名誉。她同鞋匠们和低贱的人睡觉。'我听了这话很难过。我说：'现在我不能怎么你，你有你的同伴，我是单个儿。但是记住，总有一天我要杀掉你。'他把我的恐吓当作玩笑走开了。

"那天夜里我问我妈：'你同鞋匠们的关系怎么样？'

"她说：'很好。'我把哥哥的话告诉了她，并表示要杀死他。我妈听了这话害怕了，从外面插上门出去了。过了好长时间，我起来从里面拔出门的转轴，来到了外面。我妈的小床空空的。这时，我看到她进家来了。我坚信不疑了。我掐着她的脖子就在那里把她掐死了。那天夜里，我还杀死了流氓哥哥，跑进了树林。在那里，我碰到了几个象我一样逃匿的、挨饿的人。我们商议组成了一个小组，并开始抢劫。有一天，在欲望的驱使下，我悄悄地回村看我老婆。我看到，我的儿子被这个流氓的儿子杀死了。我气得发疯。在一个时辰里，我杀死了这个流氓的老婆和四个儿子，

回来了。相当长时期，我们抢劫，拦截旅客，填肚子。后来，有一天，我们正在喝酒时被捕了。没有我杀人的目击的证人，因此定我抢劫罪，判了四十八年徒刑。给一支烟。”

“没有了。”纳伊姆说。他怒冲冲地坐着。

白天的光亮越来越暗。雨又下起来了。突然，纳伊姆感到莫汉德尔坐着坐着喘起了粗气。

“此后，我就把这个地方当成了家。现在他们就在这里把我监禁起来。猪，狗。”说到这里，他的声音沙哑了。他用两只手抓着铁栏杆象野兽一样摇动门。纳伊姆害怕地看了看他。他看到纳伊姆看着自己，突然哭起来。巨大的痛苦使他的脸变得很难看，他象一个对哭完全陌生的人一样哭着，就象狗咳嗽似的。

“我老婆同别的男人睡觉了。我好多年……”他用沙哑的声音说。

纳伊姆看到这个中年的硬汉子因受不了监狱的贫穷、虐待和打击象孩子一样痛哭，心里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感觉。

就象他突然哭起来一样，他又突然不做声了。他们俩喘着粗气，互相避开目光，默默地坐着。后来，囚犯监督用自己严厉的声音说道：

“你的心象狼一样的硬。”

纳伊姆对别人的痛苦漠不关心，感到自己卑下。他惭愧地笑了笑，站了起来。

“我承认，监狱不是居住的好地方。”他手放在铁栏杆上温和地说，“别担心。我也好几年什么都没看到了。例如：花园、孩子们……啧啧啧……葡萄。”

他又勉强地笑了笑，卷起缝了一半的衣服，朝自己的牢房走去。

二 十 五

纳伊姆获释那天，他的同事们在监狱门口迎接他，用鲜花装点他。走出监狱这个没有水、没有青草的世界，突然得到这么多五颜六色的香花和老同事——他们的脸上流露着十分亲热和感激的感情——纳伊姆的空虚的胸膛又充实了起来，他的眼睛里又出现了生活的柔情。在这短暂的时间内，他又觉得自己是那个旧世界的快乐的人。在为了一个目标而工作的人们中，存在着生活和友谊的这种无穷的力量。

阿兹拉得到消息晚了。她在德里车站迎他。

“到罗山宫去吗?”纳伊姆问。

“不。到罗山普尔去。我已买好了票。”阿兹拉说。

旅行期间，纳伊姆不顾人们的目光，把胳膊放在她的两个肩头，着魔似的看着她。这些年没有使阿兹拉发生任何变化。她还是那样地美丽、丰润。她的身体象活鱼一样地硬实、光滑。只是她脸色苍白，眼睛周围的皮肤变黑了，由此可知，她长期默默地忍受了痛苦。但她的嘴唇还是那样饱满、湿润。纳伊姆的头脑中涌现了以前的一个可笑的想法，如果把这两片嘴唇抓在手指里慢慢地挤压，它们就会破裂，就会从中流出汁来。他暗暗地笑着搂住阿兹拉。他心里充满了一个强有力的感觉——强有力的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感觉。他好长时间对这个感觉很生疏。

他们到达罗山普尔时，天色已晚。纳伊姆轻轻地摸了摸挂在木头大门上的木牌，然后打开门进去；在黑暗中，他听到了潺

潺的流水声，感到四处散发着夜间的花的香味。两条看门狗看到阿兹拉旁边的一个生人，感到很惊异，竖起耳朵机警地摇着尾巴。从挺拔的大树下又黑又凉的路上经过时，纳伊姆感到身上有点儿快意、疲倦和饥饿。树上白天的飞禽在睡觉以前喳喳乱叫，夜间的沉默的飞禽展翅飞翔。

进入厨房后，纳伊姆说：

"我们就坐在这里吃饭吧。"他坐到了地板上。

"好吧。"阿兹拉高兴地回答道。他们坐在那里吃了热量大、营养丰富的油炸的飞禽肉。喝了罗山宫的香馥馥的茶叶沏的清茶。喝茶期间，阿兹拉的目光落到了纳伊姆的胳膊上，她吃了一惊。她没有说什么，伤心地摸着木头的断指。纳伊姆好不容易才止住已到舌头上的一句肮脏的骂人话。"他们弄断的。"他赶忙结束了话。在美味的饭填饱了他的肚子，身上感到一种快意的疲倦的时刻，他不想说任何使他不高兴的话。吃完饭，他要了牛奶。

"吃了飞禽肉不喝牛奶。忘记了？"阿兹拉说。

纳伊姆想起来了，这是他爸爸的忠告之一，因此他耸了耸肩站了起来。

躺在漆黑的房间里，他热烈地亲着妻子饱满的嘴唇，用手摸着她，用自己衰弱的、亏损的身体挨着她那健康的、青春正旺的身体，吸收她的淡淡的香味和热量。然后用胳膊紧紧地搂着她，直到他担心阿兹拉透不过气来。但是阿兹拉也紧挨着他。他感到妻子对生活的欲望。他在她的脖子上轻轻地咬了一口，头脑里闪过自己是她的一部分的想法。突然，他心里产生了恐惧，他松开了胳膊。

他慢慢地同她分开了。两个人象死人一样一动不动地躺了

一会儿。然后，阿兹拉慢慢地抚摩起他的头发来。纳伊姆直挺挺地躺着咬着嘴唇，甚至他感到舌尖上有流出来的血的咸味。

“坐牢——的原故。”他生气地说。

“对。没有关系。”阿兹拉温和地说，象孩子似的亲他的前额，“你显得多么虚弱。”

“是监狱的有害的伙食造成的。”纳伊姆的声音里现在还有生气和羞愧的迹象。他朝天大骂了一声。“我会好的。明天我去打猎。骑马对男人很有好处。”

“我也去。”

“你不能每个地方都同我一起去。”纳伊姆说。

“纳伊姆。来，说说话。”阿兹拉慢慢地把他的头从被窝里扒出来。

尽管这样，他们还是默默地躺了一会儿。然后，纳伊姆问：

“十字勋章的土地没有了？”

“嗯，被没收了。”

“现在我是个穷人。”纳伊姆说。

“对。我们现在是穷人。”阿兹拉重复说，“但是我们有所有的土地。”

“那不是我们的。”

“阿里在糟蹋我们的和罗山阿加的土地。”

纳伊姆吃了一惊，“为什么？”

“不知道。人们说，他照他妈妈说的做。我们的庄稼他糟蹋得很厉害。”

“啾。”他想了片刻，然后问道：“罗山阿加怎么样？”

阿兹拉沉默不语。

“他生我的气了？”

“不知道。”

“生你的气了？”

阿兹拉把脸藏在他的胸口。“我谁也不需要。”她哭着说。

纳伊姆抚摩着她的脖子和脊背，“我很快就会好的。明天早晨我到地里去。我一段时间没来由地失去了这些东西。”

他的声音里没有羞愧或者气恼，只有忠诚和痛苦。

在村里住了几天，吃了猎取的鹧鸪肉和兔子肉，纳伊姆已完全恢复了健康。他的沉睡的力量由于接触广阔的土地和新鲜的空气已觉醒了，夫妻俩相亲相爱，忙忙碌碌地生活起来。

经过几天严格监视，纳伊姆发现阿里大概根据自己妈妈的暗示在糟蹋他的地产和庄稼，同村里的二流子们混在一起，变得越来越坏。他在那一瞬间决定把阿里送到城里。

一天清晨，纳伊姆到爸爸家去看望两个女人，在那里他碰到了阿里。

“跟我走。”他对阿里说。

“到哪儿去？”阿里用年轻的、无畏的目光看着他问道。

“外面。”

出了家门，他们在田间走着。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拐来拐去，有时这一个走在前面，有时那一个走在前面。阳光洒满田野。耕地的农民惊异地看着兄弟俩一起走着，向他们祝福问好。自从阿里懂事以来，他们第一次看到兄弟俩在一起，他们也了解阿里的怨恨。

当他们经过村外住宅的墙边时，纳伊姆走在后面问道：

“你为什么不到这里来？”

“我没有必要到这里来。”他倔强地说。

纳伊姆用锐利的目光端详着他。他十六岁，但从后面看上去就象走着一个成熟的青年农民。他的个子比纳伊姆矮，但是手和脚象自己的爸爸一样又大又结实。他的肤色黑中透红，脖子上的皮肤象牛一样又厚又硬。他举止洒脱，动作灵活。纳伊姆感觉到，他是那些得对他们进行艰苦工作的人们中的一个。他自然而然地估量了一下自己的力气。他相信自己。但是同自己的弟弟较量他心里却犯嘀咕。

“你拉犁吧？”他开玩笑地问道。

“你是为了开心才把我带到这儿来的？”

纳伊姆笑了，“我之所以想到，是因为你的脖子象牛一样。”

阿里的手不自觉地伸向脖子，他的皮肤抽动了一下，但是他默默地走着。他们离开村外住宅挺远后，纳伊姆说：

“你为什么不干活？”

“干哪。”他不在意地说。

“你的朋友是村里最无用的人。”

“与你何干？”

“他们没有一穆尔拉土地，没有一对牛，他们的青春快过去了。谁也不喜欢他们。”

“与你何干？”阿里重复说。

纳伊姆很恼火。他用暴躁的声音说：“无知的农民。我是你哥哥。停下。回答我的话。”

阿里无畏地转过身站住。纳伊姆慢慢地往前走。

“你在我走后为什么糟蹋庄稼？现在你还游手好闲，妨碍我的工作，为什么？你的脑袋里长着牛脑筋？”

“你不是朝圣去了嘛。”阿里用无畏的、讥笑的口吻说，但是在结束说话时，他的舌头颤抖了，因为从一开始就看着他长大的

哥哥在咬牙切齿地朝他走来。

“猪猡，我把你送到城里去再回来。”纳伊姆说，并使劲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阿里猛一震动挣开手跑了。

他们象猎狗一样从灌木丛和水沟上跳过去，一个追逐着另一个。在远处地里干活的农民停下来手搭凉棚看着他们，并笑着互相说道：

“小男孩在让大的锻炼身体哪。”

阿里象兔子一样轻松地、敏捷地跑着。他有在灌木丛中和耕过的地里跑的习惯。但是纳伊姆由于自己的年龄，一边粗野地骂着，一边缓慢地跑着。有时，他累了停下来，阿里也站住，从眼角里看着他。他们喘口气，又跑起来。纳伊姆象马一样地喘息。他明白，象这样他抓不到这个年轻小伙子，但是他已经开始追他了，对停下来的想法感到羞耻。周围很远连个人影都没有，从奔跑的兄弟俩的旁边，几只兔子和豺狗从灌木丛中出来四处乱窜。一只兔子撞到了纳伊姆的腿上，翻着跟斗跑了。

“把兔子抓住带回去。吃兔子肉跑得快。”阿里说。

他们继续跑。

最后，纳伊姆很累，把一条腿放在一块石头上喘气。阿里也停住。隔了一会儿，他坐到了地上。纳伊姆看到他坐下，也弯腰想坐下，这时从石头下面跑出一只兔子。他吓了一跳。

“现在你开始下兔子了。”阿里叫嚷道。

纳伊姆不好意思地笑着坐了下来。“住嘴，无知的健谈者。今天你气死我了。”他表面上自言自语，但却高声地说，“谢天谢地，我在战争中没有失去腿，不然这个男孩我永远也抓不住。”

“你还不了解家里人。”阿里说，“我知道，你永远也抓不到我。”

两个人都在喘息。从南面上来了云彩。

“要下雨。”纳伊姆用忧虑的口吻说。

“现在下雨对麦子不好。”阿里说。

两个人喘息后，什么也没说，又跑起来。现在阿里朝村子跑去。纳伊姆想了一个主意。当他们从他的住宅的墙边经过时，他吹起了自己特殊的口哨。看门狗越过围墙，扑向阿里。他使劲用脚踢，妄图摆脱狗，但是狗是豢养的，而且嗜血成性，何况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豢养的。这时，纳伊姆已来到了他跟前。他抓住阿里的脖子把他从狗爪子下拉开。阿里一直想挣开脖子。纳伊姆咬牙切齿地用手指掐住他的血管。疼得他直叫唤。

“我用一只手就可以制服你和你的三个朋友。”纳伊姆说。

他抓住阿里的脖子，把他拉到马跟前，跳上马，又抓住衣领把他拉上来，让他坐在自己的后面，然后解下马缰绳，绕在自己和阿里的腰间，紧紧地绑住。马跑开了。

“我现在还可以跑。”阿里固执地说。他一直试图挣开绳子逃脱。

纳伊姆拉了拉缰绳。马停住时，他从肩头上往后看了看，厉声说：“想干吗？打架吗？”

“不。”

“那就老老实实地坐着。”

“那得让我同阿伊莎结婚。”阿里毫无畏惧地说。

纳伊姆吃了一惊，转过脖子斜着眼往后看了看，意味深长地“啾”了一声，然后看着前面呼出一口长气，暗暗笑了笑。

他一边全速策马奔跑，一边假装厉害地说：“你就是为了这个才这么胡闹的？”

阿里不做声。

“我明白，你妈在教你。”

“我才不照女人的话行事哪。”阿里说。

在小河的桥上，几个农民看到了兄弟俩这种状况，笑着问候他们。下了桥，纳伊姆说：

“但是拉瓦尔？”

“我将杀死他。”阿里以决定性的口吻说道。

“别胡说。我来安排。”

走出不远，阿里扭动起来，说：“松开绳子，我透不过气来。”

纳伊姆勒住马，解开绳子，把它绕在马颈上。阿里从走着的马上跳下来，手放在马镫上走着。

“拉瓦尔比我大，但没有我跑得快。我在上次麦收中割麦子也赢了他——他连一只兔子也抓不到。”他一边说着话，一边跑。

他们到了城里时已过了中午。他们径直地往纺织厂去，纺织厂的建筑工作正处于高潮。坐在土墙草顶的临时办公室里的招工办事员是个脸色发灰的中年人，他的眼镜缺了一条腿，用线拴在眼镜框的一边代替眼镜腿。纳伊姆把阿里引见给他。

“找职业的吗？”办事员从眼镜上面看了看，用又尖又细的声音问道。

“嗯。”

“这个男孩多大了？”

“十六岁。”

“年岁太小。”办事员用决定性的口吻说。

“我什么活都能干。”阿里憨厚地说。办事员摘下眼镜注视着他。

“按照工厂条例……”他说道。耐着性子站着的纳伊姆向前走了走，叫嚷道：

“我十六岁时，他们把刺刀交到我手里，把我带到战场上去。”

办事员被这个意外的举动弄得晕头转向，直了直腰，靠着椅子靠背坐着。

纳伊姆让阿里进厂后，当天返回了村子。

二十六

那年年末，在德里的一次集会上，穆斯林的两个政党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单一的政党——全印穆斯林联盟，它逐渐成为一个抗衡的政治力量，后来在促成一些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阿加汗三世[①]从法国归来主持会议。由于他，全国都在谈论这次会议，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穆斯林也来出席会议。

开会的前一天夜里，纳伊姆和阿兹拉向罗山阿加告辞后回到自己房间。阿兹拉看上去很健康，很满意。纳伊姆尽管看上去很健康、很迷人，但若有所失。在他的眼睛里，他的妻子平素见到的那种满足已不复存在。多年颠沛的生活使他在心中对于舒适安逸的生活产生了嫌恶和厌烦。他也有当时在国内千百万人心中产生的那种莫名的创伤。他们象每天一样上床睡觉，还不知道那一夜，对于他们来说，是灾难性的。

罗山宫除了二楼的一个卧室外，其余卧室的灯都已逐个熄灭。这个卧室的玻璃窗户是绿色的。桉树梢在从窗户里透出来

① 阿加汗三世(1878—1957)：曾任穆斯林联盟主席。

的朦胧的灯光下摇曳。荒凉的冬夜已笼罩了四周。玻璃的另一边，他们俩一起躺着，在柔软的棉被里，说着细小的、没有意思的、催眠的话。

说着说着，阿兹拉因想起了什么事吃了一惊。

"明天是阿加汗的会议？"她问。

"嗯。"纳伊姆困倦地点了点头。阿兹拉抓住他的下巴颏把他的嘴巴搬向自己。

"罗山阿加也去，但是我要同你一起去。好多年以前，我在孟买见过阿加汗。他仪表堂堂，天哪——你见过吗？"

"我没到过孟买。"纳伊姆生气地说。阿兹拉早就困了，这句话吓得她不敢做声。看到她沉默不语，纳伊姆对自己的态度感到后悔。

"你同罗山阿加一起去吧。"他说。

"为什么？"

"见到威尔士亲王，我们没感到丝毫特别高兴。"他开玩笑地说。

"噢——那是因为我们站错了地方。"

纳伊姆翻过身，搂着她的身体亲她。"我在开玩笑。你生气了？"他又在她的脖子上亲了一个无味的长吻。

"好了，睡吧。"他说，但阿兹拉由于爱人的接吻已完全醒了。

"但是阿加汗，噢。"她手掌蹭着纳伊姆的面颊说，"他是那么神秘的人物。不是吗？"

"啾——"纳伊姆现在对妻子的行动方式已感到完全失望。

"但是你——是属于反对党的。"阿兹拉说。

"穆斯林联盟不反对国大党。况且它是穆斯林的政党。我想看看那些人说些什么。"

“好。”阿兹拉用平静的声音说。她头脑中在想象着明天的事。

“明天是除夕，纳伊姆——两年前的这一夜，阿尔什德同我们在一起。第二天他就出了事故。”纳伊姆默默地蜷着动了一下。

“明天去参加瓦赫德的茶会。好吗，纳伊姆？明天是除夕。”

“喔。”

“瓦赫德的妻子很会跳舞。格里格森家也到那里去。他们都是跳舞迷。我们大家在女修道院里学会了跳舞。但是我们不跳舞，坐着看热闹。好吗？”

“喔，嗽。”

“你能穿军礼服吗？”

“不知道。”

“十字勋章失去了。”她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然后她把手放在纳伊姆的胸口忧伤地说，“如果你不去坐牢该多好啊……纳伊姆……”

纳伊姆的眼睛自动地睁开了。他呆呆地瞪着天花板。他的头脑慢慢地完全清醒，睡意从他的眼睛里象风一样消失了。他胸中一个沉重而痛苦的东西在蠕动着。他没有触动她，慢慢地把自己从她的怀里摆脱开，坐了起来。在这个痛苦和变化的一瞬间，他心里对身边躺着的女人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他的身体在不停地微微颤抖。他机械地扭过脖子，看着她的厚厚的嘴唇。突然，他感到这个淫佚的女人，这张色情的面孔，一点儿也不美，她展开的唇边和鼓起的面颊仅仅表明肉欲和市侩习气。他从床上起来，站到火炉跟前。为了抑制自己，他把手肘撑在火炉上，手抱着头。

阿兹拉在床上呆呆地坐着。

“印度许多人都有勇敢的勋章。你可以到他们那里去。”他还是那样站着说道。

阿兹拉用惊异的、平静的声音仅仅说：“纳伊姆，你疯了！”

然后，两人都沉默了。纳伊姆的一条腿在迅速地颤抖。他慢慢地控制了冲动的感情。现在他心里的感情十分冷淡。他头放在手掌上，转过脸看了看这个女人。

“因为你，我在战场上杀害了一个战友。你知道吗？”

阿兹拉惊奇地望着他。

“他是我的朋友。他常谈到自己的女人。我结果了他。”

“那我是罪人了？”阿兹拉忧伤地问。

纳伊姆用平淡的、没有感情的语调继续说道：“我做错了。你是可恨的。”

阿兹拉上气不接下气。她象机器一样从床上站起来。眼里噙着愤怒和伤心的泪水。她急促地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

“同你……你结婚我得到了什么？你……连个孩子也没有。这么多年……可恨……”

“住嘴。”纳伊姆象野兽一样举起金属花瓶朝她掷去。阿兹拉本能地闪向一边躲开。沉重的金属花瓶落到了地板上，在房间的沉默的气氛中发出响声滚到远处。

“滚出去。”他向前走了走吼道。

阿兹拉象风箱一样地喘着气。多年同居以后，他们突然互相敌对起来。至今互相还很陌生、厌恶！她感到这是莫大的耻辱，直想喊叫，然而她只说了这么多：“你……你。”她想哭，但是由于极度悲伤，哭不出来。瞬息间，这所有的感情都向她袭来。最后，她眼睛喷出了火。她用尖锐而仇恨的声音说道：

“这是我爸爸的家。你是靠我爸爸的土地吃的。你……”

看到纳伊姆眼睛里死一般的神情，她迅速转过身，象害怕的孩子一样跑了出去。

她走后，纳伊姆对她的存在和自己的存在感到一种奇怪的仇恨和耻辱。这种仇恨是被强奸后的人所产生的仇恨。他感到惊异，他怎么这么长时间爱着这个女人。

感情平静下来后，他感到自己极其懦弱，然而他还是在后半夜睡着了，天亮方醒。

他手指摸着关闭的窗户上的玻璃，呆呆地站着。多次想回忆夜里的事件，然而仅仅看着和感觉着自己的手指、透过来的阳光、落在玻璃上的桉树叶的影子和石头窗台。他头脑空虚、僵化。他很容易地抑制着自己站在那里用沉默的、无表情的目光看着象每天一样出现在世界上的新的早晨。

一夜敞开着的门动了一下，姨妈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她年老而漂亮的脸上流露着没有睡眠的、悲伤的表情。她站在房间中央看了一会儿纳伊姆的安静而呆滞的神态，然后用手指摸着桌子上的烟灰缸的边。纳伊姆转过身，用陌生的目光瞪着她。她轻手轻脚地走到他跟前站住。发觉面前站着个人，纳伊姆慢慢地恢复了神志。昨天晚上他同妻子之间发生的整个事件，象闪电一样在他的头脑中闪过，他羞愧地这里看看，那里看看。

穿过房间时，金属花瓶撞到纳伊姆的脚上，发出刺耳的、熟悉的声音，滚到了一边。他们面对面地坐到椅子上。

“整个事情我都知道。”姨妈把花瓶拉近点儿，手指摸着枯萎的花说道，“阿兹拉坐在我跟前哭了一夜。”

“她没到她爸爸那儿去？”纳伊姆痛苦地说。

"啊啊啊……这是很平常的事。很平常。对夫妻来说，这是很平常的事。"

纳伊姆点燃了烟，在肩头上吐着烟。"对。"他用平静的，里面带有点儿羞愧的声音说。

"罗山阿加不应该知道这件事。你知道，我同这些孩子关系很密切。而且……而且我要在这里住下去。"

纳伊姆抬起头。她用悲伤的、探询的目光看着他。纳伊姆从她头上面看着玻璃上在晨风中摇曳的树叶的影子。花瓶滚到了墙根，瓶中的花撒了满地。被褥上满是皱襞。关闭的房间里香烟的烟雾慢慢散去。他最后吸了一口，在烟灰缸里熄灭了香烟。

"对。"他用疲倦的语调说。

老妇人的脸上出现了喜色。纳伊姆点燃了第二支烟时，她把手肘放在桌子上用略带高兴的声音说道：

"但愿你能正确地理解她。啧啧啧……你不了解她的性格，纳伊姆。你是我们自己人。对你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你是她的丈夫。她从她妈妈那里得到了固执和力量，但是她也得到了罗山阿加的教养、管束和慈爱。她很爱你。我在世上活了这么大年龄，对于人们的禀性知道了不少。她爱你。你今天所要去的地方，我不知道，不过要把她带去。但是……好不好？"

"好。"纳伊姆摇着肩膀说，并站了起来。

他下到走廊时，阿兹拉也从另一头出现了。似乎有人推她，她才进入走廊，脸色苍白，形容憔悴，象穿着白衣服的机器洋娃娃一样端庄地走着！他们从远处互相看到后，避开了目光。这是奇怪的躲避的目光，目光中没有任何老相识的迹象。他们一语不发，下了走廊的楼梯，坐进了汽车。

大清真寺前面的一个大广场上，搭着帐篷和幔帐，人山人海。这是印度所有重要的、有影响的穆斯林政党的会议，请帖发到国内各个政党。从白沙瓦到孟买的穆斯林的代表都聚集在这里。会议的程序现在尚未开始。天篷内外无比拥挤。各阶级、各种族的穆斯林在幔帐内转着，坐着。无数不同形体、不同服装、不同语言的人群在亲切交谈。木头讲台上，麦克风的旁边，会议的几位组织者在四处奔忙。麦克风里可听见他们谈话的部分内容。每隔一会儿，一个人就嘴巴对着麦克风嚷道："喂，喂，喂。"他的声音盖过了混杂的喧声。不过，谁也不注意他。

从讲台到会场的门，铺了一条贵重的红地毯，地毯两边摆了两行冬天的白花。会场外面用柏树和椰子树搭了一个很大的迎宾门。接待委员会的成员在门下站立或来来往往。里面讲台上和木头阶梯上铺着紫红色的地毯，麦克风旁边放着一张桌子和大会主席的柔软的绣花长靠椅。讲台的左右两边是出席会议的代表们的席位，几乎全都坐满。对面是穆斯林联盟的两个政党。它们的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① 和穆罕默德·沙菲② 爵士坐在显眼的地方。伊克巴尔③ 博士也在那里。右边是哈里发委员会的成员，其中有毛拉纳·晓卡特·阿里④ 和毛拉纳·穆罕默德·阿里⑤。左边是印度学者党的穿长袍的大胡子的代表，其中有毛拉纳·侯赛因·艾哈迈德·马达尼⑥ 和沙比尔·艾哈迈

---

①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876—1948)：巴基斯坦立国运动领导人。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后任巴基斯坦第一任总督。
② 穆罕默德·沙菲(1882—1963)：巴基斯坦的著名学者。
③ 伊克巴尔(1877—1938)：巴基斯坦的著名诗人、哲学家。
④ "哈里发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⑤ 毛拉纳·穆罕默德·阿里(1878—1931)："哈里发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⑥ 毛拉纳·侯赛因·艾哈迈德·马达尼(1878—1957)：巴基斯坦的著名学者。

德·乌斯曼尼[1]。这三个大政党各选出二十名代表来出席会议。他们的后面是尊敬的代表们的席位。印度的穆斯林贵族，由于自己的豪富而名扬海外。他们穿着珍贵的有装饰的斗篷和礼服，带着头衔前来出席会议。他们的柔软的外衣上，有贵重的金属线绣的图案。他们戴着闪着星星的祖传的帽子。个别人还穿着早晨的西服。他们纯朴地，但是威严地伸开腿坐在舒适的席位上。他们的目光带有睡意。他们后面是伸向远方的光着头、打着赤膊的人的海洋。这是无数不重要的人们。他们在每个运动、每个变革的背后都是最后的、主要的力量。他们焦急不安地等待着程序的开始。同国大党的会议相反，由于穆斯林妇女中蒙面纱的传统很严格，所以在这次会议里，妇女几乎等于没有。因此，当纳伊姆和阿兹拉进入会场时，许多猎奇的目光射向他们。他们俩小心翼翼地、行动迟缓地走着，分开人群，来到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席位上坐下。坐着坐着，纳伊姆用厌烦的目光看了妻子一眼。她的脸上毫无表情。

隔了一会儿，阿加汗爵士殿下在随从人员和接待委员会的成员的簇拥下进入了会场。所有人都恭敬地站起来。阿加汗穿着早晨的白西服。他举起握手杖的手，接受人们的行礼，拖着沉重的、矮小的身体，缓缓地、威严地走上讲台的台阶，坐到大会主席的椅子上。满满的天篷里，死一般的寂静。在这突然的静默中，纳伊姆忽然感到自己被无数人围在中间，感到自己的存在，感到成千上万人的存在和妻子的存在。他用眼角看了看她。她的脸上泛起了红润。她用水灵灵的大眼睛表明自己的感情。她离开椅子背挺直地、被征服地、忧愁地坐着看着主席！阿加汗摘

---

① 沙比尔·艾哈迈德·乌斯曼尼(1885—1949)：巴基斯坦的著名学者。

下白帽子放到桌子上，把手杖靠在桌边。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神经质的动作。纳伊姆的心中产生了与嫉妒相似的感情。他故意移动了一下，径直地看着阿兹拉的眼睛。

在那个令人神魂颠倒的情况下，阿兹拉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由于心潮澎湃，她断断续续地低声说：

“现在他要讲话，听着，他英语讲得特棒……”

看到纳伊姆的冷眼，她突然停止说话。她脸色变得苍白，忽又红到了耳根。她紧紧地闭上嘴唇，往地上瞅着。

隔了好一会儿，当纳伊姆恢复了神态时，讲台上沙菲爵士在说道：

“……我赞同把旁遮普穆斯林联盟并入全印穆斯林联盟的决议案，把它交给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领导，我自己也接受他的领导。”

在掌声和口号声中，沙菲爵士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纳走上前去互相拥抱，长时间地握手。

“今天，印度的穆斯林团体聚集在一个……”沙菲爵士开始说道。

“不是团体，要说是‘民族’。”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生气地用英语说。

“印度的穆斯林民族聚集在一个讲台上。”他说，并用厌烦的目光看了一眼显得无限惆怅的主席先生。

此时，纳伊姆的头脑又陷入了迷茫的状态，知觉开始起作用。他独个儿坐着，坐在成千上万人中间，旁边坐着他的妻子，而他的心里却对她毫无感情。他们多年生活在一起，睡在一起，然而彼此至今还很陌生。她长得很漂亮。她是富于爱情的女人，是虚荣心很强的女人，是上层社会的女人，是优越的女人，是

有文化的女人。他是个无用的男人，无用而又贫穷。平凡，无比平凡……

“决议案被通过。”一个外表显得很重要的人对着麦克风说，“这是投票后得出来的结果……”

他的话还没说完，毛拉纳·穆罕默德·阿里就跳上讲台，用自己特有的激动的方式，把他推到一边占领了麦克风。

“但是这样我们不能接受联合选区。”他说道，“政治是一些物质利益的代名词。如果他们准备承认我们的条件，那末我们就接受联合选区，否则我们不接受。为此，他们得给我们保留席位，第三部分在中央和省里也应有比例。”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群众。乘这个机会，宣布决议案的那个人赶忙走向前去，用比毛拉纳快的速度讲起话来。他的举止表明他颇谦恭。

看到麦克风闲着，附在阿加汗耳边说了什么的一个人，走向前去，用颤抖的声音宣布休会，吃中饭。

“第二轮会议中饭后再开。”他说。毛拉纳·穆罕默德·阿里用尖锐的目光看着他。但是就在这时，主席先生站了起来。他拿起帽子戴到头上，下了讲台。在从麦克风旁边经过时，人们听到了他说的一句话。他用英语说：

“要控制住穆罕默德·阿里，中饭期间不要让他说话。”

毛拉纳的周围集聚了许多人。坐在讲台左边的哈里发委员会的成员们激动地面面相觑。

他们俩从自己的地方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躲开众人，从会场出来。许多头又一次转向那个脸色苍白的、尊严的女士。在罗山宫的楼梯上，他们还是那样分开了。他们没有感到任何感情，任何礼貌。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使他们合到一起的任何力量。就在当天晚上，纳伊姆回到了罗山普尔。

那年四月六日，在“丹迪海滨”，圣雄甘地破坏了造盐的法律，发起了“公民不服从运动”。

二十七

这是印度的平原地区最好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罗山普尔的葡萄藤长出了绿叶，野玫瑰到处开放，幸福的蜜蜂填满了蜂房，被新鲜的蜜的香味所陶醉，在洁净、灿烂的空中飞来飞去。田里的麦子和鹰嘴豆即将成熟。这是暮春，空气暖烘烘的。冬天的天空是深蓝色的，现在变成了混浊的乳白色。枝头花已凋零，整天往下落。小鸟和乌鸦中午已不在空中喳喳乱叫，而到树荫下和房檐下休息。到处是交替季节的令人感慨的、无限美好的风光。

村外纳伊姆的住宅里，人们正在熬盐。住宅长期关闭，花园已经荒芜。水沟已经干涸。有些地方躺着掉下来的死乌鸦，在初夏刮起的风中，黄树叶从它们身上飞过去。这家的主人都不在。村里的所有青年集聚在一棵古老的榭星树下。他们把一棵被雷电打死的树砍倒烧火。火上放着熬粗糖的大铁锅，锅里煮着水。他们默默地、焦急地四处溜达，叽叽喳喳地烧着火。已经到了中午。他们说话、烧火已经累了。从早晨到中午已烧干了好几锅水，但连个盐影子也没见到。所有农民小伙子都已烦躁了。他们互相争吵。

“张嘴说话呀，乌鸦的头领。坐在爸爸的宅子里当村长。”长脸的巴尔塔普说。阿里听到讽刺自己皮肤黑发火了，但仍默默

地坐着，因为在造盐这一方面他并不比别人懂得多些，之所以闲坐在最高的、最重要的位置上，是因为那是他哥哥的花园。

“告诉他们，怎么从水中熬出糖！”秃子阿里·巴赫什说。他独自笑起来。

天生的秃子阿里·巴赫什默默地在烟锅里放上烟末燃上火，拿着水烟袋离开众人独自坐下。他是个天生的吝啬鬼。他的烟末不愿意给任何人。拉瓦尔和开面粉机的人辛杜克·辛格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辩论。拉瓦尔一边从自己长着毛的小腿上挽起裤子让他看，一边说，这腿才是男人的腿，因为他柔软光滑的腿上没有毛，所以那是女人的腿。辛杜克回答说，拉瓦尔的腿象狗熊的腿一样。隔了一会儿，他们的辩论以沉默而告终。拉瓦尔盯着水烟袋。秃子阿里·巴赫什感到危险，开始寻找争吵的借口。

“怎么，干吗默默地坐着？为阿伊莎苦恼？”他说。

“为你妈苦恼。”拉瓦尔粗鲁地回答说。

秃子傻笑了笑，“你是个笨蛋。她比我妈年轻多了。”

拉瓦尔勃然大怒地站起来走到他跟前。“再胡说八道，我打碎你的头盖骨。秃子吝啬鬼。”他瞪着眼睛说。秃子对这突如其来的进攻感到害怕，两手撑在地上看着他。拉瓦尔还是那样地瞪着眼睛，盯了他一会儿，然后猛孤丁地夺过水烟袋，一边生气地转过脸看着秃子，一边走回原地。

拉瓦尔抽了水烟，消了气，秃子阿里·巴赫什为了拿回水烟袋坐到了他旁边，闲聊起来。

当所有井里的水都挨次煮过而一无所获时，阿里想用咸水井的水试试看。因此，根据他的建议，用驴驮来了盛着咸水的洋铁罐，倒满了铁锅。水烧开了，大家都用闪烁的目光看着，也许

这种目光在庄稼萌芽时也很少见。煮着煮着，当水耗下去两英寸，干的地方留下白白的盐的时候，许多人异口同声地说："盐!"并抢起来。每个人都换个地用手指蘸着尝了尝。

"是盐——盐。"巴尔塔普高声嚷道。

"等等，别吃。"辛杜克·辛格摇着他的胳膊说，"知道是什么?"

"但已熬成了。"

"对，对，已熬成了。"

所有青年都围着铁锅坐下，象孩子一样用喜悦的、渴望的目光看着沸腾的水。须臾之间，雷电打死的树被劈成一块一块投到火里。尽管下午阳光还很强，但冒到铁锅上面的火焰仍在农民们垂下的、瓷实的脸上闪烁。

水面不断下降，水越来越浓，越来越混浊。他们由于极度高兴沉默了片刻。突然，他们站起来冲向阿里。辛杜克把阿里举到肩上，跳起舞来。他周围所有小伙子都跳起来，唱起来。他们间或停下来喊着高兴的口号。他们中谁也没有喝酒，但是他们却莫名其妙地有了醉意。跳着跳着，他们中有几个人取下围在腰上的布。这是一种狂欢的情景，这种情景在农民中只有在卡巴迪比赛时或者收庄稼时才能看到。他们所有人都在唱着农民们的淫猥的情歌，讲着勇敢的故事。没有任何曲调或者音律，只有激情和农民们的混杂的喧声！阿里坐在高个锡克教徒的肩上，他黝黑的脸由于血往上涌象磨擦过的铜一样。他的眼睛里闪烁着胜利的、野蛮的光芒，他在空中甩着胳膊叫喊着。只有一个人没有参加到这个疯狂的人群里来，他是拉瓦尔。他独个儿坐在那儿用狠毒的、难看的目光望着阿里。

他们跳累了以后坐下来喘气。水已经干了。他们取下铁锅

放到地上，派两个小伙子跑进村。这个消息在村里象火一样传开了。转眼间，老年农民、中年农民拿着一满把粮食从家里出来。现在离收麦子还有几天时间，一些农民家里仅剩下不满一赛尔的粮食。但是这时他们对有粮食的人说：

“借四分之一赛尔的粮食给我吧，麦收时还一整赛尔。”

“吃的？”

“不是，换盐的。”

“拿去，拿去——你来帮收割一个时辰的麦子就行了。”富裕农民说。

这样，他们用劳动换取了一满把粮食。他们把自己带来的粮食放在摊开的布单上，拿着一撮盐回家。

“走吧，很好。家里没有盐了。”一个老农把盐包在头巾的角里，说道。

“好什么。”从后面赶来的红胡子农民说，“这不是留吃的。”

“嗯？”

“巴尔塔普告诉我的。”

“告诉你什么？”

“这仅仅是为了破坏法律。”红胡子的人在地上唾了一口说，“这不是好盐。”

“猪猡们做了好生意。”第一个农民笑着说，使劲向地上唾了一口。

消息很快传到了周围村庄，直到深夜其他村镇来的人还络绎不绝。他们象赶会一样三三两两前来，把凝固的粗盐块扎在头的周围回去。盐全部完了，夜已经深了，那里除了那些造盐的小伙子们外没有别人，在这个沉默的空隙，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违法和犯罪。他们急忙站起来扎好小麦、黄米、小米、玉米等搀

杂在一起的粮食口袋，把它送到在房后走廊里的油灯下工作的来视察的党员跟前。随后，他们把铁锅拿起来扣在炉膛里，用新土埋上，上面放上干土把地弄平。然后，他们在那个莫名的恐惧的影响下默默地往自己家走去。

拉瓦尔一直坐在树根旁边的黑暗处。他没有参加干任何活。当阿里把人群送走后转向回家的小路时，拉瓦尔站了起来，在田地中间迅速地朝阿里走去。

离村子的第一家还有两块地远，阿里听到了后面急速的脚步声。他停了下来。在朦胧的月光下，来者象野猫一样敏捷地来到他旁边站住。他们默默地站着互相看了片刻。然后来者向地上唾了一口唾沫。

“你今天象小狗一样叫嚷。对吗？”

阿里在昏暗中听出是拉瓦尔的声音。

“你今天干了很多活，可能累了吧，去吧，休息去吧。”阿里讽刺地说。

“今天我们中将有一个要休息。”拉瓦尔踢了土块一脚。土块碎了，黑土飞起来落到阿里的腿上。拉瓦尔向空中骂了一声。“我是来报复的。”

“我不报复你。”

“胆小鬼。杂种。”

“我不为了女人同人打架。”阿里借故说。

“牛崽子，杂种——为了自己的妈妈也不打架？”

阿里的青筋慢慢地暴了起来。他们面对面地站着象陌生的动物一样互相看了片刻。然后，他们脱下衣服，互相扑向对方。

他们跳跃，躲闪，互相进攻。两人都赤手空拳，但用自己最好的、最结实的手指关节互相打击。他们脚下扬起尘土。尘土

慢慢地把他们卷在里面。在这寂静的、昏暗的夜里，他们在尘埃中间跳着对抗的、疯狂的舞蹈，直到他们身上沾满尘土，汗流浃背，张着嘴喘气为止。阿里渐渐地累了。他一直觉得自己比拉瓦尔强，但现在他明显地感到自己力量不济，他心里第一次对自己年纪轻感到害怕。拉瓦尔看到对手放慢，便象黑野兽似的跳到空中用尽手脚的全部力气，紧紧抓住和勾住阿里，把他摔倒在地。然后按住阿里，把膝压在他的腋下，扭转他的脖子。阿里嗷嗷叫起来。他狂野的长长的叫声，跟受伤的猪的叫声相仿，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睡在旁边地里的红胡子农民听到叫喊声爬起来，懒洋洋地走到他们跟前。手叉在腰里看了他们一会儿，尘土呛得他咳嗽起来，他清着嗓子回去了。

“不知什么时候警察来——小伙子们都醉了。”他喃喃自语地说。

现在拉瓦尔不时地按着阿里的脖子。阿里惨痛地短促地叫喊。

“别嚷——杂种。”

阿里害怕地不做声了。

“我能把你杀死。”拉瓦尔满意地说。

“为什么？”

“你不能把她带去坐到你妈的腿上。”

“为什么？”阿里想用说话拉住他。

“你不知道？”拉瓦尔整个重量都压在他的脖子上。阿里的喉咙发出了叫声和骂声。

拉瓦尔按脖子按累了以后，就默默地坐在他上面。阿里不一会儿恢复了知觉，揉了揉脖子上的血管。

“你身上有味。起来。”他狡诈地说。

“为什么？我是狗？是牛？”拉瓦尔压着他的脖子说，“我就是狗。就是牛。好——我配不上她。我是狗。是牛。好——”阿里疼痛难忍，又叫喊起来。当拉瓦尔第二次停下来喘息时，阿里在下面哭着说：

“我的庄稼快熟了，我哥哥又不在，而你……”

“我不管你的庄稼……你庄稼的妈……”

“那就住在这儿，猪猡？你的庄稼也会被耗子吃掉。”

拉瓦尔放松了。阿里觉得他打得太狠，又说：

“这样警察会来的。他们把你抓走，你的庄稼也会受损失。把话留到收割后再说吧，我主动找你打架。我是胆小鬼吗？”

拉瓦尔没有回答，而把两个膝盖的重量压在他的脖子上。阿里的叫喊声一阵高似一阵，他象孩子一样哭起来。最后，他痛得晕过去了。

拉瓦尔放开他，拿起了衣服，擦干了汗，清了清嗓子，用力在阿里的背上唾了一口。

“现在这么着就够了，等收割后再说吧。”

田里的尘土慢慢地落下去了，空气中刮起了深夜的干净的风。但是，由于打得重，阿里在那里一直躺到清晨。

事后第四天，纳伊姆来到白沙瓦车站下了火车。一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他心中首先想起他那跛脚的朋友阿米尔·汗。阿米尔·汗是他多年前的患难朋友。他答应过同他再见面。这时，尽管他很忙，但他心中仍产生了对老交情的伤感，而且他需要怜爱，所以他首先去拜访阿米尔·汗。

阿米尔·汗的村庄是白沙瓦郊区的一个村庄，它隐匿在一个大石丘的后面。纳伊姆上了石丘，整个村庄就出现在他面前。

黑夜即将来临，有少数几个石头房屋的院子里点着了油灯。只有村子的一个角落里灯火辉煌。两三家宅院里火焰劈劈啪啪地烧着，红色的火光冲向黑乎乎的天空。那个村庄位于另一个圆锥形的小丘上。房屋造在小丘的坡上，高高低低，冒着炊烟。在苍茫的暮色下，他看到了丘脚下延伸的黑乎乎的果园，果园下面山谷里收割了一半的庄稼地，他还听到了远处的流水声。他静默地站着，不想继续前进。暮色越来越浓，他独自站在丘上观望。在略带白色的天空下面的丘顶上，他那一动不动、又黑又高的形状，活象一棵遭雷打的树一样。他觉得那个村庄无比熟悉和美好。他想好好回忆一下，但是就在这一瞬间，他心里产生了危险的感觉。这个地方，人们看到天空下面的黑乎乎的形状就要开枪。他慢慢地开始往下走。

道路是倾斜的，路上尽是石头。他从石头上滑着跳着，心里骂着村里的人。走过了山谷，在经过黑乎乎的果园时，润泽的绿叶的香味扑入他的鼻子，他感到茂密树林所特有的阴凉和寂静。他耳朵里一直听到流水声。虽然他很愿意在这个寂静的时刻站在水边和蹚水，但路上哪儿也没碰到水。

进了村子，他遇到几个过巷子和过路的人。几乎所有人都穿着肥大的沙尔瓦尔，肩头挂着步枪。他一边向他们打听一边走，最后来到了村子西头亮着橙色火光的住房前面，里外一片结婚的欢腾。这就是阿米尔·汗的家。穿着五颜六色华丽服装、高声说话的男人与女人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宅院被燃烧着的油质木头的火焰照得通亮，从木头里流出的油滴到了地上。到处是烧着肉桂和丁香的小火炉，它们的芳香的烟同火焰的烟汇在一起散到整个空气中。院子中央聚集着许多人，他们中间一个瘦老头把手放在耳朵上用又高又干的声音唱着歌。纳伊姆看到

如此的欢乐和喧闹，感到进退两难。

“我来的不是时候。”他想，“他那么高兴，我来会打扰他。”他就站在那里。他刚才穿过院子进来，谁也没有注意他。现在，他在黑暗中独自站在大门旁。来往行人谁也没有理会他。他靠墙站着听唱歌。歌词的语言他听不懂，但是曲调中令人陶醉的激情，却同他自己村子里在庙会和结婚时人们所表露出来的一样。

唱歌的人周围掀起了欢乐的波浪。阿米尔·汗拄着拐杖走出来。他嘴里迅速地说着话朝里面走来。到了火把下面停住了，匆匆地向四面看了一眼，又继续往前走。他还象多年前纳伊姆见到的那样健康。在火光下，他的脸色呈橙色，胡须发白了。只有他的眼睛变得暗淡。他穿着又长又大的红绸子衬衫，红花背心，头上扎着橙色的包头巾。看到他往自己这个方向走来，纳伊姆慢慢地站到亮处。

“嗯？——”阿米尔·汗手搭凉棚喃喃自语，“哎，你走路的姿势完全象他。”他拄着拐杖象青蛙一样地往前跳了两下，直到他的胸脯触到了纳伊姆的胸脯。阿米尔·汗凑近一看认出了纳伊姆。他脸上情不自禁地堆满了纯朴的笑容。他跳上去拧了一下纳伊姆的脸颊。

“啊哈，纳伊姆。我快瞎了，但是在一万个人和牲口当中，我也能认出你。”

“认出来了？”纳伊姆用自己的结实的胳膊搂着他说。

“啊哈——我们是患难之交。我不会忘记你。我们是困难时期的朋友。”他抚摩了一会儿纳伊姆，把他带往唱歌的人的天篷。路上，他把纳伊姆坚硬的木头胳膊惊奇地拉到眼前看了看，用手指按了按，又情不自禁地笑了。

“好。好。”他称赞地点着头说。

在进入人群时，他转过头告诉纳伊姆："我儿子结婚。"

"恭喜。"纳伊姆说。他们俩扶着人们的头过去，站到圈子中央。

"哎，老蛤蟆，停止呱呱叫吧。"阿米尔·汗对唱歌的人说。他又朝天篷的方向说道："我们是患难之交。纳伊姆·汗上士。他是个勇敢的人，在我儿子结婚时来作客。"

大家都站了起来，躬身同新来者握手，给他让路。老人和他的客人走到最高的地方坐下。纳伊姆尽管是个成年人，但仍满脸通红。阿米尔·汗用沙哑的声音对人们讲述自己同他第一次见面的故事。

唱歌的人又唱起来。有一两次他试图跑到纳伊姆面前来唱，但阿米尔·汗用拐杖敲他的脑袋把他赶跑。他又用拐杖戳了一下坐在旁边的一个青年人的肋骨。

"这是我的儿子，瓦齐尔·汗。"

青年人站起来来到纳伊姆面前。他是个高高瘦瘦的年轻小伙子，比爸爸漂亮得多。他穿着新郎的艳丽的服装，手上挂着许多花环。他倔强地站着，用自己无畏的眼睛盯着纳伊姆的眼睛。他脸上闪烁着年轻人的、未婚男子的光泽。纳伊姆羡慕地看着他，就象一个中年人在每个青年人身上都能瞥见自己已经失去的美好的青年时代一样。

"干什么工作？"纳伊姆问。

"在军队里。"

"是个漂亮的小伙子。"

"嗯，嗯。"阿米尔·汗笑了，"他现在还没有见过战争，血气方刚。你得到十字勋章了吧？"

纳伊姆沉默不语。

“你不是希望得到吗？你告诉过我。”

“没有得到。”纳伊姆撒谎说。

“啊——哈，”阿米尔·汗遗憾地挥着手说，“勇敢称号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价值。”

“你让儿子同谁家结婚？”

“在旁边的村子里，是自己的亲属。等一会儿在那个场地上进行比赛。”他指着西方告诉纳伊姆。

“比赛？”

“对。”

他们坐在那里说了一会儿话。阿米尔·汗站起来到里面去了。主人给纳伊姆抽的烟草很苦，呛他的嗓子。

隔了一会儿，迎亲队伍出发了。前面火把开道，后面新郎牵着马缰绳步行，再后面是默默的迎亲的人群。他们绷着脸，肩上的步枪没有一点儿声音。只有一只大鼓在寂静的夜里咚咚地响着。最后面，阿米尔·汗挽着纳伊姆的胳膊拄着拐杖一边走着，一边慢慢地说着话：“在比赛前，我们既不能开枪，也不能奏乐。比赛前，新郎也不能骑马。真主保佑，真主保佑。”

当他们在狭窄的石头路上盘旋前进来到村子西头的时候，他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广阔的场地，场地上火把通明，许多人在默默地走动。一个大火把下面，搭着一个小帐篷。离它不远的地方，燃着一排篝火，人们在篝火上烤整只的羊。烤焦的羊肉的香味扩散到整个场地，油脂熔化滴到火里，劈劈啪啪地燃起来。场地中央，一个鼓手以同样的音调敲着大鼓。

看到迎亲队伍，他们都停止活动，所有人都聚集到帐篷周围。两个鼓手逢到对手上劲了，他们的手象机器一样地挥动。场地三面是山，天空黑洞洞的。没有一点儿人声，只有放肆的、使

人振奋的鼓声在寂静的场地上响着，而且一阵快似一阵。纳伊姆感到，这是麦收的鼓声，它激励默默干活的农民。在苦难的时刻，鼓声是多么无情和使人发疯，他想。

迎亲队伍停在场地这边。阿米尔·汗松开纳伊姆的胳膊往前去，跳着走到场地中央站住。对面走出一位同他年纪相仿、身体笨重的老人，来与他相见。互相说了一会儿话，各自回到原处。现在两群人默默地面对面站着，火把的光亮照到他们脸上。帐篷的帷幕被揭开了，一个圆脸的、中等身材的姑娘穿着沉重的黑绸缎衣服，头上扎着大红手巾走出来，站到火把下面。她白净的脸在黑服装、红手巾的映衬下闪闪泛光，她身材微胖。阿米尔·汗的儿子从他旁边走出迎亲队伍，稳步走到离姑娘三十步远的地方站住。发觉年轻的新郎出现在自己面前，姑娘迅速地眨了几次黑眼睛，随后垂下了目光。一个身量魁梧的帕坦人抱来了出生四个月的牛犊，放在姑娘面前。姑娘默默地站着看着牛犊。然后她把一只手放在牛犊的背上，并一直放着。她的脸色发生了变化。突然，她羞答答地看了看四周，躬身拦腰抱住牛犊。牛犊的肚子很大，她的两只胳膊搂不过来。她想抱住牛犊的四条腿把它举起来，但是四个月的四足兽对她来说是很沉的。她直立起来，又一次羞答答地看了看四周。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点野蛮的神情。鼓点越来越快。姑娘一只膝盖跪在地上，低下头，把头从牛犊肚子底下伸到另一面，这样牛犊的肚子就落到了她的脖梗儿上。她用双手抓住四足兽的前后腿，把它放到脖子和肩膀上站了起来。她咬住下唇，脸色绯红。她的衣服里的身体有点儿战栗。

青年人毅然决然地从背上取下枪，凝视着牛犊的脑袋，慢慢地把枪托顶到肩上。他站着瞄准了片刻。纳伊姆目不转睛地看

着。瞄准时，青年人看上去象一尊石像，纹风不动。但是他没有扣扳机。在场的每个人都为他捏一把汗，气氛越来越紧张。鼓点已达到了最快的速度。突然，他放低枪，枪托搁到地上，用手指抹去额头的汗。阿米尔·汗的嘴里骂了一声，他非常愤怒地用拐杖捣着地。青年人转过脸看了看。他的眼睛里表露出无可奈何和愤怒的神情。他迅速地转过去，举起枪瞄了瞄，开了枪。响亮的枪声在远处的山里回响。牛犊在姑娘的肩上挣扎着，她竭力用胳膊夹住牛犊的腿，控制住它。现在从头到脚她整个衣服都在战栗。就这样，她用颤抖的腿走起来。她慢慢地挪着步，夹着快要死的、挣扎着的四足兽，扛到半路，她累了，停了下来。她脸上的红晕已开始消失。但是很快四条腿乱动的牛犊就垂下了脖子，在她肩上不动弹了。刚才牛犊的头上血如泉涌，现在血一滴一滴地往下滴。姑娘又走起来。

到了新郎面前，她慢慢地把牛犊放到地上，从牛犊肚子底下缩回头站起来。她脸色苍白，面孔庄严。两个人额头挂着汗珠，用无畏的目光相互凝视，面对面地站着。他们互相战胜了。

在欢腾的口号声、无数的枪声和天空的弹光中，纳伊姆脱口而出：

"可怜的姑娘——无能为力。"

"嗽，可怜的姑娘。"阿米尔·汗生气地回答，"如果目标错了，或者打偏了，那我的孩子就要被杀死在那里，可恶！"

"无能为力——"纳伊姆重复说。

婚礼后开始了宴席。两个家族坐到篝火周围的地上。稀疏的枪声和喇叭声在周围山中回响。大鼓已不响了，艰难时刻已经过去。身体笨重的老人——他是姑娘的爸爸——在三个人的帮助下用托盘抬来烤焦了的整只绵羊，放到阿米尔·汗面前。阿

米尔·汗从托盘中拿起明晃晃的刀子递给纳伊姆。

“我的客人代我先行。”他说。另一位老人高兴地笑了笑。

纳伊姆羞答答地把刀尖戳到烤焦的、紫色的、油亮的绵羊上。肉已烤烂，但骨头很坚硬。他红着脸，心里骂着，使劲割着羊腿。这时，阿米尔·汗停止说话，注视着他。

“啧啧啧——这——这里。”他抓住纳伊姆的手，把刀子从香气扑鼻的动物的肚子上捅进去。纳伊姆猛的一下拉开了缝起来的肚子。丁香、肉桂和小豆蔻里蒸熟的米饭散发出馋人的香味，钻入饥饿的客人们的鼻孔。在白色的纯脂肪里浸过的红米落到了盆里。阿米尔·汗抓住刀子，象艺术家一样，把熟肉同骨头分开。他弄完后，大家用手指捏着米饭吃起来。阿米尔·汗有滋有味地吃着米饭，向自己的新亲戚讲述自己同纳伊姆第一次见面时的故事。这时，他头顶上响起了生硬的、疯狂的笑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是个高个的瘦老头，满脸红胡子。他啃着一条羊腿笑个不停。由于又吃又笑，他嘴角流出了口水，肉末粘到他的胡子上。

“哎，老头——老头，新郎的年轻的爸爸，噢——”他说着，把啃过的一根长骨头往阿米尔·汗的鼻孔里捅。阿米尔·汗如果在别的场合会用拐杖揍他，然而这时往后闪了闪，高兴地笑了笑。老头已有了醉意。“啧啧啧，哈哈哈——年轻新郎的年老的爸爸，你儿子的婚礼结束后，我问：‘你吃绵羊吗?’说：‘不吃。’啧啧，嘻嘻嘻——说：‘不吃。’我说：‘吃米饭吗?’说：‘不吃。’我说：‘喔，愚蠢爸爸的儿子，那喝清茶吧。’嘻嘻嘻哈哈哈——然后他把新娘子带走了，带走了。哈哈哈——带走了，带走了……”

阿米尔·汗和他的新亲戚开朗地笑了笑。高个子老头仰天大笑，在头周围转着骨头往前走去。等他走到听不见他们的声

音的地方，他们俩骂他，并且管他叫“无用醉汉”。

吃完饭，他们喝清茶。清茶带有苦味，但是清茶有消化烤肉的无穷的力量。人们往篝火里放油质的木头，使结婚的火彻夜通明。当清茶的第二轮开始时，两个青年站起来围着篝火跳舞。他们穿着鲜艳的、又长又大的衬衫和沙尔瓦尔，腰间束着腰带，腰带上系着无鞘的大刀。他们向天空甩着手，蹦着跳着。几圈以后，他们猛地晃动一下头，黑色的长发散落到眼睛上。他们俩拍着手，又晃动一下，把头发甩到后面。又拍手转圈。他们的宽大的衣服和头发在圆圈中飘着。在尖细而欢乐的喇叭的乐曲声中，他们越跳越快。在火光中，他们脸上放着光芒。这是部落的粗犷的舞蹈，无比热烈、充满激情的舞蹈，它表现了一种野蛮而无畏的力量和感情。

在舞跳得最快的时候，他们俩从腰里拔出刀。闪闪发光的金属照得眼花缭乱，由于挥舞得快，刀在空中发出嗖嗖的响声。气氛中增添了野蛮的色彩。这是表现力量、喜悦和人的基本愿望的舞蹈。他们非常迅速地在空中挥舞着发出象闪电一样的亮光的大刀，用非人的声音长声叫喊，愤怒地互相挑战，邀请对方比赛，突然他们的刀撞到一起，他们打起来了。

现在，这已不是舞蹈，而是打仗。坐在周围的人们停止了喧声。这情景对他们来说并不新鲜。青年人常常心血来潮无缘无故地这样干起来。在老人的授意下，几个结实的中年帕坦人站起来，把跳舞的人围在当中。跳舞的人拿出全身力气和武艺，咬着牙互相攻击，他们的眼里射出醉酒的火焰。周围的人一看到机会，就抱着两个人的腰，把他们分开带走，从他们手中夺下刀。他们俩仍不断转身、跳跃，想扑向对方。

然后，两个家族互相拥抱，散发礼物。午夜后，在鼓声、喇叭

声、枪声中，两个家族告别，各回各的村庄。

回到卧室，纳伊姆由于疲劳和半熟的肉食带来的醉意，很快就睡着了。他睁开眼时，天色尚早。外面一片漆黑。宅内亮着朦胧的灯光，并响起人声和马嘶的混杂的声音。阿米尔·汗的小床空空的。纳伊姆坐了起来。这时，从宅内跳出来一个人影。黑暗中，纳伊姆认出是阿米尔·汗。他悄悄地躺到床铺上。

"怎么回事？"纳伊姆问。

"瓦齐尔·汗——部队召他回去。"阿米尔·汗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

"现在？"

"嗯。"

"为什么？"

阿米尔·汗沉默不语。纳伊姆陷入军队服役的痛苦的回忆，他在心里暗骂。

"走了？"

"不知道。我离开他回来了。在新婚之夜，不愿意他走。"为了隐藏自己的痛苦，阿米尔·汗严厉地回答说。

纳伊姆又有了醉意。然而隔了一会儿，当石坡上传来马蹄声，并逐渐走远的时候，他心里为走的人感到遗憾。他睁开眼睛看着黑暗处。阿米尔·汗挺直地躺着用不眠的眼睛凝视着房顶。

隔了一会儿，阿米尔·汗在被上摊开胳膊，用难过的声音两次叫道："纳伊姆——纳伊姆！"他在被子里颤抖。纳伊姆感到很困倦。

一个脸色白净、头发呈褐色、穿着手工纺织的土布衣裳的人，站在市场正中央的高台上，在头周围转动着一长条白色

土布。

"盐——盐——盐——"他周围响起卖盐的叫声。

高台象一个舞台，是用木头的板条箱和箱子垒起来做成的，上面盖着帆布。站在台上的那个人的年龄难以估计，不过他不能算是青年人。他脸型稍长，小鼻小眼。近看，脸上有无数细小的麻子。他的眼睛呈杏黄色。

有一次，他说着说着在头周围迅速地转动土布条，喊着卖盐的口号。站在他周围的数千名群众中响起了喧哗。在质量上，这盐比罗山普尔的盐好，而且可以食用。但这也许是人们一生中头一次看到这么好、这么少的盐而心中没有产生吃它的愿望。它是神圣的手的礼物。

那些爱好颜色的人穿着华丽的结婚服装在街道上和巷子里朝着那个穿土布衣裳的人所站的高台的方向涌去。青年人的眼睛呈银灰色，牙龈由于用苦树皮刷牙[1]变成了枣红色；老人们在胡子上抹了奶油。鼻子又高又尖、脸色白净、目光炯炯、受过严格训练的男人们，今天听到最后的宣布后，停止了自己的生意，现在心里怀着破坏法律传统的感情，在路上四处吐着唾沫，照着烟末盒子上的小镜理着胡须，返回破坏法律的处所。

高台周围有大量警察。去参加集会的人从他们旁边经过，用骄傲而仇恨的目光看着他们，用又尖又干的声音哈哈大笑。为避开他们的目光，警察看着上方。

当穿土布衣裳的人最后一次迅速转动布条，用脚后跟旋转的时候，人们压抑的喧声突然爆发了，几百支枪被举在空中，枪上的金属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忽然，另一个穿土布衣裳的

---

[1] 印巴有些人用胡桃等树皮刷牙。

青年人跳上了高台。他身量特高，仪表非凡。他在空中伸出两只胳膊，象纺车一样用脚旋转。

“别放枪……一枪也别放。”他叫嚷。

他停下来时，他眼睛里流露出责备的神情，嘴唇抖动想说什么。他还是那样伸着胳膊站在那儿看着人群。枪在哪里就停在哪里，数千名群众中一片寂静。他慢慢放下了胳膊。

“什么？什么意思？”他嚷道，“把它们放回家再来。没有人告诉你们？看看他们。”他伸出手指着警察，“想同他们打仗？他们是你们的弟兄。没有人告诉你们，嗯？不要伤害一个生命。一个生命也不要伤害。”他极其愤怒，断断续续地讲完了话，一边用责备的目光看着人群，一边从高台上下来。在羞愧的、压着怒气的群众中，轻微而平淡的声音从一头传到另一头。

另一个穿土布衣裳的人把布条里扎的盐块抓在手里。

“明天封锁酒店。”他举起手宣布说。群众开始慢慢散去。

那天夜里，白沙瓦城逮捕了许多造盐的志愿者。当时，纳伊姆正在阿米尔·汗的村里睡觉。次日早晨，当他往城里来的时候，他被捕了。警察的黑色大篷车来到说书市场喀布尔警察分局前面停住了。隔了一会儿，纳伊姆及几个同事被押在拘留所里。

中午以前，说书市场挤满了市民。他们是睡了觉以后来的。他们胡须散乱、沾满尘土，衣衫褴褛。他们睡眼惺忪，心里很愤怒，因为他们是放下了枪来的，现在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今天他们仍在市场的地上到处吐唾沫，互相推推搡搡朝警察分局前进。

警察分局周围很远都有警察的岗哨。他们大多是帕坦人，今天象昨天一样，也避免同群众的眼睛对视。但是，他们站在自己的地方敏捷地用刺刀和铁链阻拦人群。每隔一小会儿，就从

跳跳蹦蹦的、动荡不定的人群中响起压抑的咆哮，它成了一个固定的愤怒的尖叫声，从一些地方传来一两声："放开——放开。"然后又静默下来。警察的圈子逐渐缩小。尽管天气不冷不热，但由于无数人的身体互相磨擦，白天仍挺热。太阳尚不到正午。

人们听到重型机器的低沉的隆隆声。几辆装甲车从一个方向进入了市场。它们的灯上罩着黑套子，一片死亡的景象。那些可怕的、瞎眼的黑铁动物全速冲撞人群，碾着帕坦人缓缓地朝前开去。恐惧的市民们离开市场，钻到脏水沟里和商店的木板下。凡是逃出的人，他们砸开商店门上的锁，躲到里面去。一瞬间，市场上控制不住的市民们全都跑光了。装甲车停在警察分局前面岗位上。装甲车中间的街道空空的，几个被压者的身体躺在远处。装甲车的轮子从肚子上、腿上、胸上压过去，三英尺远的地上都有肉泥，他们的白眼睛和舌头拖到了外面。死亡立即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惊人的迹象。

"已经死了。"一个戴着黑头巾的帕坦人头低到水沟里说。

许多目光都凝视着那个身体。车子从他的肚子上压过去，拖在体外的压烂了的肠子堆里流着乳白色的液体和血，冒着微弱的蒸气。他的脸已经僵死，但是在慢慢地抖动，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死的呻吟。在商店的木板下面的水沟里躲着的几个帕坦人仍在直起耳朵听他的声音。

"没死，还在动呐。"另一个人说。

"已经死了。"第一个人严厉地说，"你看到过宰了的牲口的肉在抽动吗？"

"你听到声音了吗？"

第一个人装作没听到，遗憾地摇了摇头，"已经死了。象狗一样——象狗一样。"

“我打他一枪?”另一个人说，“我有手枪。”

第一个人用难过的目光看着前面。第二个人也看了看。两个人从沟里露出眼睛，看了一会儿从面前经过的军人。

“他会自动死去的。”第一个人摇摇头说。

“对。他会自动死去的。”隔了一会儿，第二个人重复说。

军队从面前经过。他们站到自己的岗位上。现在警察退到了后面，站在警察分局的墙跟前。市场空荡荡，但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使它破裂；就象塞住壶嘴的水壶，里面的水发出响声逐渐煮沸一样。

突然，西头发出一声剧烈的爆炸。一辆装甲车的汽油起了火。装甲车内的弹药箱爆炸了。接二连三响起爆炸声，车顶破裂了，坐在车里的士兵血肉横飞，滚滚浓烟冲向天空。炸药和烧焦的人肉味充斥着市场。

车子下面露出一个帕坦人的脑袋，慢慢来到外面。他的脸受尽了死亡的折磨，但是他两只胳膊在地上蠕动着。好一会儿，他来到了外面。他腰下面的身体已没有了，炸飞了。

“天哪——还活着。”有人用害怕的声音说。

躲藏在沟里、木板下面和店门后面的帕坦人从那个方向避开目光。

弹药的爆炸在市民中引起了慌乱。由于推挤，一个光着头，长发溢到眼上的青年帕坦人跳到了外面。他想回到沟里去，但是那里连一只耗子呆的地方也没有。他猫着腰过了市场，想钻到木板下面。他被木板下的人使劲推了出来，同时有人用严厉的声音一边发誓一边骂了一声。他返回来。市场中间，一个高个子的英国军人咬牙切齿地从腰间拔出左轮手枪，从一英尺的距离开枪。子弹打中了他的脖子。他双手抱住脖子弯下腰，膝

盖和前额慢慢触到了地上，血从手指中间流了出来。几个人跳出了掩护体。

"开火——"独眼龙伍德上尉吼着命令道。

军队的第一排一动不动地站着。独眼上尉惊愕了片刻，然后眯起了眼睛。"加瓦尔步枪团第……连……开火……开火……"他气得发抖。加瓦尔步枪部队仍站着不动。军官和部下互相看了片刻。然后队伍末尾一个士兵开口了。他是个面色黝黑的人，他把帽子拉到眼睛上。他嘴唇没动，看着前面用毫无感情的声音说道：

"他们赤手空拳。"

"我命令开枪。"伍德上尉象疯子一样吼道，"开火——"

加瓦尔部队的武器冻结了。他们的脸象是用无颜色的石头做成似的，嘴唇发白，紧紧闭着，一个士兵的心里对进攻赤手空拳、无能为力的群众所产生的反感都写在他们的脸上。英国军官清晰地读了这篇没有写出的文章。

他竭力控制自己，抬起目光，用压抑的、深沉的声音说："谁不服从命令，站出来。"

十四名士兵从队伍里向前迈了一步。一头是脸色黝黑的士兵，另一头是身材又高又瘦的漂亮的瓦齐尔·汗。

"把他们抓起来。"上尉命令道。后面的队伍走上前去解除了他们的武器，用步枪把他们押到外面。囚犯的脸上放出了光彩，他们脚步凌乱，摇摇晃晃地走着。

"开火——开火——开火——"

后面的队伍来到了前面，开枪了。在纷飞的子弹中，躲在沟里和木板下面的市民象老鼠一样跑了出来，并且一个一个地倒下去。转眼间，死掉的、颤抖的、脚后跟敲打着地的人就布满了

市场。

从拘留所门上的铁栏杆里，纳伊姆看着他所能看到的那一部分市场里跑着的和倒下的人们。感情到达顶点，在头脑僵化的瞬息间，他想：

“他们的庄稼已经成熟了。”

二十八

尚蒂尼格尔是城外一个清洁的小居民点。它象每个工厂的居民点一样，都是单独的、用石灰粉刷过的小砖房。其中也有没粉刷的房子。没粉刷的房子，由于雨水冲洗变成了深红色，散发出新鲜的熟土的幽香。在这种天气里，粉刷过的房子上留下了雨淋的黑色的痕迹，显得很难看，需要重新粉刷。

水管从住房出来沿着墙通入地里。墙很高，从巷子里经过的最高的人也看不到院子里走动的妇女、孩子和晾绳上晾着的衣服。马路又宽又直，互相垂直交叉。少数十字路口设有喷泉，喷泉四周筑着深深的水泥池。但是现在尚未喷水，池内堆积着垃圾、芒果核、纸片、破玩具以及诸如此类的废物。傍晚，居民点的孩子们在喷水池的台阶上互相抓住衬衣追逐，嘴里发出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他们玩累了就爬到最高一层台阶上坐下，把碍他们事的小废物扔到下面。有时，某个孩子带来一条小狗，大家就一起在狗的腰间拴上绳子，把它吊到下面喷水池内，领略狗嚎叫的乐趣。他们的妈妈和姐姐从门里探出头来张望，吩咐他们别再干这种事。

周围很远都没有树木或者阴凉。平素大家可以看得到山脉的朦胧的轮廓，现在已看不见了。因此，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阳光突然一下就从敞开的门里射入院子和走廊。鸡和其他家禽从墙上跳下来在院子里走动，用自己狡猾而可笑的方式追逐着小虫。一会儿工夫，房间就充满了阳光，屋里放着的日用品上灰尘的微粒闪烁着金光，提醒人们打扫。

巷子一般都很清洁，水泥地面，两边有盖着的污水沟。巷子象马路一样很直，通常互相交叉。如果从高处鸟瞰居民点，那末就会感到它犹如用几何学的巨大的仪器做成的直线、圆形、四边形、三角形的图形。居民点不象村庄那样腌臜，零乱，繁杂，房子衔接在一起。有些房屋前面，人们作了种植花草的尝试，但是由于灌水措施不健全，大多数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如此，这个居民点仍是印度工业区最好的居民点之一。政府要员常被领到那里去视察下层工人阶级的幸福生活的样板。

纺织厂离居民点不远，尚未建成，正在抓紧施工。厂的另一边，还有一个较小的居民点。这样，工厂就被夹在了中间。两个居民点的居民从自己家里看不到对面居民的家，只有大家到厂里上班时，才能相互看到对方的居民点。

小居民点的住宅比较大，人们很有组织地进行了种植花草的尝试。因此，大多数住房前面，都可以看见小小的树篱，少许当季的鲜花、盆花和粗糙的草坪。住房是以现代方式建成的，没有粉刷。由此可以看出房主的简朴和喜好。少数走廊里的柱子上攀藤植物已开始攀缘。

从工厂伸出的水泥马路上，每时每刻都留有汽车轮胎的痕迹。马路尽头便是居民点。紧挨马路的半圆形中有二十来间房

间。每个房间都附设一个浴室，房间里都有现代化用具。这些房间前面有一个网球场，网球场上一直挂着球网。这里住着年轻的、未婚的、受过教育的官员。前面的房屋住着大官员，他们都是有家口的中年人和老年人。

每家前面都有许多空地留作花园，空地上一两个花匠整天在干活。花匠一般都是个子矮小的驼背老农。他默默地、忧伤地把长长的橡皮管从一个地方拿到另一个地方给草浇水。由于弯腰和蹲着干活，腿已弯曲，没有力气，手中握着铲子，孜孜不倦地种植花草。从外边的大门到走廊是长长的行车道，行车道上铺着沙砾，沙砾被压路机压得很平坦。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家里的孩子们在玩耍。他们是脸色白净、眼睛黑黑、胖乎乎的孩子。他们热天只穿着短裤在水龙头周围游玩，冷天穿着鲜艳的毛背心和裤子，在走廊的地板上玩木马和小汽车。他们从来不到下面的居民点去。

这些人家的后院象一般洋房的后院一样长着高高低低的树篱；绳子上晾着大大小小的衣裳；水壶架上摆着瓦罐、铁杯子、水罐；还有鸡和鸡舍，薄荷和西红柿的园地。白天，家里的女主人和女佣人之间区别不大；只有晚间，家里的女人才换了衣服，在男人的陪伴下在前院散步，有时向花匠询问些事情。

那里住着三种不同的人。大居民点里住着手工劳动的技术员、他们的助手以及学徒工。实际上，他们大多是农民，因受不了干旱和佃农之苦而来到城里做工。他们中仅有极少数人的祖传职业是铁匠或木匠。其余人都是土地的儿子，在生活的旅途中来到了一个十分稀奇的世界。他们竭力使自己成为这个世界的居民。

他们是棒劳力的男子，一天吃两顿饭。他们的食物中大多是粮食。他们从粮食中获得干活的热量和力气。鹰嘴豆是他们的主要食物。他们的女人用多种不同的方法烹调鹰嘴豆。他们用蛋类来弥补肉食的不足。几乎每家都养鸡、鸭。不管热天还是冷天，只要哪天干活，那天他们就要流汗，所以他们每时每刻都保持清洁。他们的老婆孩子一天吃三顿饭。这是他们的身体健康的状况。他们为保持这一状况而挣钱。

但是生活除了身体健康之外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因此保持精神愉快十分必要。他们在不知不觉地追求这些。

纯洁而振作的精神在人的生活中产生力量和平静，它给予劳动者以满足；平素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小而不重要的东西却非常重要：每天的比赛、吵架、打架、庙会、节日、朋友、敌人、泼水节、灯节、阿舒拉日①、开斋节、牛、打猎、在聊天中消磨时间所得到的满足、歌曲、笛子、牲口市、随季节而变化的颜色、在风中摇曳的树木、发出潺潺流水声的水沟，诸如此类渗透到农民生活里的无生命和有生命的东西过去曾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都已落到了后面。现在是笔直的、单独的、有自己界限的房子；明确的直线和平行线表明它们互不相干。在没有树木、颜色单调的环境中，赤日炎炎，清洁的房屋象荒废了似的。他们有自己的房顶，自己的院落，自己的生活。他们在路上见面时，用农民的粗野而友好的口吻互相问候，但是心中的邻居之情已不复存在了。为了在自己孤独的世界过着不断变化的、令人烦恼的生活，他们默默地回到各自象箱子一样的家里——乡村的房顶和山墙互相衔接，每个村民都对自己的财产感到自豪，但是财产是无限的，

---

① 伊斯兰教历一月十日称为阿舒拉日。

相互都有关系。共同的院子、墙壁、墙头谁都可以坐，谁都可以修。弯弯曲曲的房屋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什么地方终止。曲里拐弯不整齐的巷子，有的地方宽，有的地方窄。走路时一不小心脚就滑到中间的污水沟里，溅起小水点弄脏了腿；走着走着，有时会走进一个死胡同，道路不通，而出现一间茅屋，一个家庭——哎，这是巷子，还是家？“你好，阿姨，真主保佑。”——心里的邻居之情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在规定的时间里同铁制的工具、水泥的混合物以及闪光的红铁块打交道，一直不停地干活。一个节奏。一个节奏。

同公牛谈话的喜悦也已不存在了。长着一双炯炯的、水汪汪的黑眼睛的公牛，既是朋友，又是佣人；既默默地听话，又很执拗。看不到牛粪堆，听不到月夜的铃声。在乡村时，当某个邻居牵来母牛时，公牛主人的心里怀着全世界的男子气概和傲气把公牛牵到母牛跟前。交配后，母牛的主人表示谢意，公牛的主人拿自己公牛的成功取笑逗乐。田间生长着的庄稼，有少女般的妩媚和富于青春的活力。这些小而不重要的东西却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当生活的这一部分失去后，他们心里若有所失。这是一群心灵上受了创伤的、具有劳动体魄的“孤独”的人们。

第二群是住大房屋的人。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有经验的、控制着这整个局面的负责官员。他们中有些人来自下层，有些人来自上层，有些人为了达到目前的地位而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有些人却轻而易举地上来了。不管怎样，他们现在都是可尊敬的、不费神的人们。他们家道殷实，生活有保障，脸上有满意之色。他们行为举止颇带权势者的市侩习气。他们互不相干地干自己的工作，对自己每天的食物、自己的孩子和家前面的花园更感兴趣。他们的年龄已到了在能力不大的人的生活中所出现的

僵化和满足的阶段。他们生活在一九三〇年以后的印度，此时，对中年和老年的印度官员来说，最满意的想法就是在生活中他们得到了一个荣誉的地位，在职位上比自己一些同事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他们的孩子们在英国人的学校里受教育。他们是缺乏兴趣的、在一定程度上自私自利的人们。他们有时怀着自卑感到外国上层社会去，有时怀着强烈的优越感参加下层的集会、会议和婚礼。他们打桥牌，穿大礼服，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

还有一群中间的、最有意思的人，这就是年轻官员。

他们大多没有结婚，而且刚出校门。他们都是无比聪慧、精明、健康的青年。他们中的大多数青年人来自中下层，出身于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传统的家庭；他们仅仅为了养家糊口而在生活中搏斗。这些青年人在精神上受了创伤，但是他们有梦想，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忙碌不止。他们中有些人还被工业部门派到欧洲去一段时间。他们的思想相当进步。他们讲究衣着，他们的房间十分整洁。每件东西都放在适当的地方。由于有规律地打扫，所有东西都很明亮。梳妆台和书桌放在最明显的地方，一进房间第一眼便能看到。床铺和台灯摆在不太显眼的地方，鞋子搁在墙角半隐蔽的地方，只有常客或者久坐的人才会发现。衣服哪儿也看不到，或被放在床底下的衣箱里，或被挂在衣橱和浴室里。

书皮又坚固又美观，每天都被掸得干干净净。书按照大小摆得十分整齐。梳妆台上的穿衣镜被放在能够从中看到一排排书的角度上。书的内部状况很糟，因为它们的主人没有时间读，也没有读的愿望。有些书，里面已被白蚂蚁蛀光，变得又空又轻。这不过是巧合，那些青年人和他们的书相似到令人痛苦的程度。

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空闲时间，而是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他们害怕自己过去的低贱，怎么也不想同它再有关联。他们一生中第一次获得了经济上的解放。随着经济上的宽绰，他们得到了身体上的满足，追求和忧虑也随之结束。他们精神上很轻松。生活的道路笔直而安全。他们在这条道路上盲目地积极地前进。他们的偶像是那些仅仅比他们高一级的官员。在他们的眼里，那些是称职的、生活中获得成功的人们。这些青年人在效法他们成功的实践、他们的自卑感和优越感、他们的市侩习气、他们的自私自利和他们的智慧。这些人对自己所处的位置十分高兴，因为从这里不经过生活中的困难阶段即可到达目的地。他们是欢乐的人们。

他们的社会生活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幼年时或在学校里接受了低级的习惯和教育，现在成了文明人。文明和道德对于他们完全是一个新的概念，这对他们来说非常令人高兴。他们经常晚上聚集在一个小小的俱乐部里打牌，聊天。在俱乐部里从来听不到他们对国家、政治或者社会问题进行严肃地、热烈地辩论。放弃忍耐和道德或者表现出不必要的热情，这是低等教育的表现，因此令人讨厌。他们绝不容忍别人说他们不文明，为此他们不惜付出同人结下怨仇的代价。他们进入了一个较好的生活。他们的外部生活是无忧无虑的、舒适的，道路是安全的、平坦的。但是在私人生活中每一步都有波动、忧伤、忍耐和傲气。这使这些青年人变得骄傲和性子暴躁。他们就象这样一双发亮的新鞋一样，第一天就由于某个事故开绽了，穿的人不得不一直小心翼翼地、适度地使用它。

对国家的形势或者人民的情绪，谁也不感兴趣，也没有关心的愿望。他们大多用聊天来消磨时光。说些轻松的、有道德的、

令人高兴的话，谣言，使人产生快感的风趣的话，非个人的、带有取笑意味的谈论姑娘的话。谁也不说私事，私事谁也不感兴趣。如果谁想提出个人问题，那末就会因担心影响听者的情绪而罢休。在周围的事物中他们的存在无足轻重，就象立在绿油油的田野里的一两根闪光的、尚未装上电线的电线杆一样，干枯而无生命！

在现实生活中，有更大的冲突。他们显然比技术员和工人优越，因此必需同他们分开住。他们从官员方面得到鼓励不多。官员们有时仅仅邀请他们到家里赶便宴。（对他们来说，最愉快的日子是同某个官员进行几分钟私人交谈的那一天。）这样，他们便陷入了一个痛苦的分离之中。但是这种分离对他们来说并无烦恼，而成了他们自满和性子暴躁的食粮。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也颇有趣。他们避免结交他们认为比自己能干、比自己聪明的人，对这些人敬而远之。他们认为大多数对他们不客气的人比自己低贱、不知趣、愚蠢。一个无灵魂的物质生活的规律使他们变得比女人还嫉妒。这样，他们对待每个大人物、小人物都彬彬有礼。

阳光炎热、刺眼，土地萎靡、贫瘠。乌鸦一直停在水管上，甚至人们从它们旁边经过，它们仍停着不飞，在炎热的天气里，飞禽和人类之间天然的敌对情绪似乎已不存在了。这是五月的天气，是田地萎靡的天气。

阿里走过长长的场地进入新建的房间。从炎热的阳光下来到屋里，他对凉爽的墙壁和新鲜的灰泥的气味颇有好感。他平静地吸了一口长气，喉咙里感觉到了潮湿的空气。他站在房间中央，高兴地、平静地、无目的地四面瞧瞧。他感到胃里已不那

么烧得慌，他坦然地站着。房间的墙壁上的光亮非常柔和，眼睛看上去很舒服。地板上到处是碎砖头、烂灰泥、大大小小的木块。一两处放着木工的工具和木器。房间里除了阿里和另一个坐在墙角吃东西的人以外没有别人。他穿过房间，把工具放到地板上，伸手打开窗户。热风和阳光乘隙而入。从窗户里可看到外面的整个景色，看得到长长的和荒凉的场地和一两个匆匆忙忙走过场地的工人和技术员，太阳光在他们头上和肩头闪烁。厂房离此不远，大家坐在厂房走廊里吃饭，擦汗。整个工作一下子停止了。这是吃饭和静默的时间。

"关上窗户。"另一个人漫不经心地，但用坚决的口吻说。

阿里关上了窗户。外面的景色看不见了。他用手掌捂着眼睛坐到了地板上。在闭目遐想的片刻间，他短暂地感到自己很安全，很舒适。他放开手，眨巴眨巴眼睛。

那个人半边身背着他坐在那里懒懒地吃东西。他的背又黑又宽，由于肉少，肩膀显露出结实的骨头。他的两腮很长，很笨重，象牛反刍一样地动着。阿里默默地坐着观看这个不象人腮的腮在工作，感到浑身增添了力量。两腮懒洋洋地，但是机械地、有规律地、强有力地动着，咬碎坚硬的食物，嚼成微粒，把它变成粘液咽下喉咙。

吃完后，他转过脸。"拿去——"他把剩下的薄饼递给阿里。

"我不饿。"阿里说。他惊异地笑了笑，把一小块薄饼扔给了狗。

"人的权利居先。嗯——"他一边扎着小包一边说。

"为什么？"阿里问。

他抬起头，脸上露出纯朴的、憨厚的笑容。阿里第一次见到他，但对他的直率的同情心颇有好感。阿里站起来走到他跟前

坐下。他用小包擦了擦嘴巴。他是个面孔瓷实、眼睛纯朴的中年人。他那黝黑而又肌肉发达的身体显示出劳动的辛苦。阿里靠着墙看了看房间，心里感到很平静、很高兴。

“我每天都到新建的房间来。”阿里说。

“为什么？”

“避暑。”

“啊哈——啊哈哈——”从中年人的嘴唇里发出简短的、情不自禁的笑声，“怪事，真怪！”

阿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啊哈哈——”他又笑了，“要是不盖房子了，怎么办？”

“怎么办？”阿里思忖片刻，“那冬天就来了。”

他嘴里仍发出那简短的笑声。这种笑对没有文化的成年的劳动者来说并不寻常。“这是个好心人。”阿里想。

“怪事，很怪。”他重复说。

“什么？”

“我每天都喂这条小狗薄饼，但是如果有一天我走了，那怎么办？”

“到哪儿去？”

“回家。”

“回家？”阿里惊奇地重复说。他头靠着墙闭上了眼睛，低声喃喃自语，“这次，我没有回家。”

小狗来到他跟前舔他的脚。他仍闭着眼睛。他想到，这次收庄稼时他没请到假，家中没有一个男人。他得知，收庄稼的人仅给他两个妈妈很少一部分粮食。他胃里又翻腾起来。

中年人仔细端详这个青年人。他眼睛下面凹成了坑，颧骨已突出来，但是脸上仍有青春的光彩。中年人轻轻地抚摩阿里

的肩头。

“你病了？”

“我？没有——”阿里害怕地睁开眼睛。

“最近，我看到不少农民生病。”

“我不是农民。”阿里说。

“农民不生病。他不宜生病。他要是病了就要死了。但是不知道，”他忧虑地摊开手，“这么犯死相……从样子上看你象是农民。”

“我是手艺人。”

他不相信地笑了笑，“然而，然而，你的年龄使人担忧。”

阿里看着外面。白色的阳光洒满了场地。他用手搭起了凉棚。

“你不能看太阳？”另一个人问道。

“你在哪儿干活？”阿里问。

“西边门口。”

“干什么？”

“挖掘，装电线。”

“你的身体适于挖掘。”阿里用赞许的目光看着他说。

他微笑着回答了什么，但是阿里看着外面的阳光、里面的房间、乱七八糟的木头块和砖头块。隔了一会儿，那一个人缩回腿，把铲子放到肩上站了起来。

“然而，这个年龄使人担忧。多吃点食物，多吃……”他把小包扎在铲子柄的一头出去了。

他的背很宽，略有点儿驼。他独自疲倦地走着。挂在铲子柄一头的空包摇摇摆摆。狗跟着他走了好远，又回来了。他在场地的一头拐弯消失后，用冷漠的目光瞅着他的阿里突然不安

起来。他完全留在阿里的脑海里。依稀在宽大的驼背上展现出他那纯朴而高兴的笑容。他想再看一看那个人。他站起来走到被热风吹开的窗户前面。他还是那样笨重地、疲倦地走着。铲子柄的一端以及空小包翘到头上方。阿里用寻找的目光看了片刻，然而他脸朝着另一个方向，太阳在他肩头闪烁。从远处观望他那缓慢而呆板的姿势令人感到疲倦。阿里离开了窗户。他多么孤单。他心里第一次产生这个可怕的想法。

现在，场地上出现了许多人。他们从各个方向来来往往。他们中谁也没有急事，仅仅由于太阳太强烈才走得很快。而当他们来到凉快的房间或阴凉的地方上班时，却无目的地瞪着空间，没精打彩地拿起或放下工具，寻找怠工的借口。中饭后，他们身体发懒，渴望休息，因此，在短暂的时间内不想干活。

房间内外的寂静、冷清已被打破。人们在阿里四周徘徊，用又高又慢的声音说话。他站在窗户附近，挨次看了看大家。他清楚地感觉到每个人的存在，而自己却同他们的存在毫不相干。他从窗户看着外面，感到自己似乎处在外面的景致之中，而站在窗外看着屋内。这是奇特的感觉。他理解不了存在和感觉的这一状况。

“关上——关上窗户。”传来了几个声音。阿里弯腰拿起工具，出去了。后面房间里有人咒骂，并砰的一声关上了窗户。

随着场地里太阳的闪烁，那个梦境迅速消失。他胃里又感到烧得慌。他进入他们干活的大厅。大厅干燥、灼热。阳光从没有窗棂的窗户里射进来。人们在小高台上安装锭子的发动机。他停在自己的高台旁边，看着他离开前拧了一半的螺钉。他前前后后的所有人都已开始干活。传来金属的碰击声和搬运工人一齐使劲的号子声。他坐到高台上拧起螺钉来。他一边转动着

扳子，一边数着拧好了的螺钉。只拧好了十五个。这就是他到目前为止所干的活。在天黑以前，他得拧四十个螺钉。他迅速地转动扳子。

钳工从远处看到阿里在干活，垂着粗大的、不平滑的双手走到他跟前站住。

“拧多少了？”

阿里已熟悉了这个生硬的声音。“十五个——师傅。”他说。

“嗯？十五个？”钳工叫嚷道。

“十五个。”阿里断然说。

“啊——啊——”钳工失望地摊开手。他真的火了。“你是铁匠的儿子，嗯？可恶。你给你爸爸丢脸。这个鞋匠的儿子倒比你强，他为家庭争光了。”在从下一个高台旁边经过时，他用拇指戳着鞋匠儿子的肋骨说。这个年轻的少年是新来的。他臊得满脸通红，露着牙齿笑起来。

阿里象机器一样迅速地、有规律地拧着螺钉，他胸口越来越难受。他拧完了三十二个螺钉，抬起了头。隔四个发动机，一个小伙子抱住钳工的腿。当时，他想脱下师傅的裤子，这是他们大家喜爱的娱乐。他找了某个借口坚持用手抓住钳工的两条腿，钳工一切都明白，使劲往前走。这样，他们把钳工的裤子拉掉下来了。这时，那个小伙子装出一副可怜相苦苦恳求，师傅努力使他离开腿。眼看着，他的裤子落到了小伙子的手里，小伙子把裤子拉下来后急忙跑了。钳工高声咒骂，勒紧裤子。大家用衬衫捂着嘴笑。阿里感到自己的笑声冲击着胸腔。当钳工转了一圈又从那里经过时，他放下扳子站起来。

“我去喝茶。”他说。

“嗯——不是刚来吗？”

“我什么也没吃。”

钳工也许第一次仔细地看看他，吃了一惊。“阿里——”他慢慢地抚摩着阿里的肩膀，“怎么回事？”

“我饿得慌。”

“你夜里没有睡觉？”

“我饿得慌。”阿里重复说。

“去吧。”他再一次忧虑不安地抚摩阿里的肩膀，“休息吧，去吧。”

他一到外面饥饿就消失了。场地里阳光的颜色变暗了。尽管里面响着喧嚷声，外面却仍保持着夏天中午的静默和惰性。他经过铁管和封着机器的板条箱旁边，上了小卖部的台阶。

“来杯茶。”他趴在混凝土的柜台上说。

“坐下吧，阿里。天很热呀。”小卖部的一个瘦弱的中年人说。

“嗯。”他坐到长凳上。

“工作怎么样？”

“不错。”阿里呷了一口茶。

“过去这么多年了。”小卖部的人失望地说，“要到什么时候？”

“什么？”

“工厂还没建起来。”

几只怕热的小鸟在房间里回旋。他又说：

“你有孩子吗？”

阿里摇了摇头。

“你多大了？”

“不知道。”

“不知道？”瘦弱的中年人张开嘴巴笑。阿里瞪着红红的眼

睛看着他，最后一口茶咽到了喉咙又漾出来了。

“这些快要饿死而来找工作的乡下人……”小卖部的人看着阿里的背影，对另一个顾客说道。

从铁管和装着机器的板条箱旁边经过时，他耳朵里从远处传来一群搬运工人的微弱的声音：嗨哟。嗨哟。嗨哟……他懒洋洋地迈着步子来到自己的高台旁边站着。大多数人放弃工作，躲在高台后面坐着聊天。师傅坐在第二排的钳工跟前抽袖珍水烟袋。少数人仅仅为了发出声音，使金属碰撞金属，而他们在谈话。一群搬运工人用绳子绑着一台沉重的发动机往里面拉。嗨哟。嗨哟。打号子人的声音好象睡着发出来似的。

搬运工人的声音突然变快了。两个钳工害怕地站起来，把水烟袋装进口袋在两行机器中间跑起来。工人和技术员朝自己的工具跳去。干活的喧声一下子增大了。脸色红润的年老的英国总工程师从门里进来。他向来火气很大。他在矮小的、象蛇一样迅速地向四周转动着不大的秃脑袋的工头的陪同下走进来，他说，“哎——哎。”把钳工叫到跟前，停在大厅中央开始检查工作。他在钳工的头上方挥着胳膊，冲着工头指着没做完的活用又快又干的声音叫喊了五分钟，怒冲冲地乱蹦。他从发动机旁边经过时在一个男孩的臀部踢了一脚，嚷道：“哎，快点——”男孩扶住高台轻轻地骂了一声。阿里垂着胳膊站在自己的地方。一直站到年老的英国人也这样叫嚷着从他旁边过去。他默默地咬着牙。

工作迅速地进行了片刻。然后年轻的工程师马继德进来了。他个子挺高，脸色呈深棕色。他用英国人的语调“哎——哎”叫来了钳工，在空中迅速地挥动着胳膊，叫嚷了几分钟，叉着手出去了。他的嘴唇上挂着满意的、胜利的微笑。隔了一会儿，两个

钳工又抽起了水烟，小伙子们又躺在高台后面闲聊。

阿里把工具放在那里来到了外面。他胃里的难受已被心灰意懒、穷极无聊所代替。这种状况既难以忍受也难以形容。过场地时，他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想法：他就象在连根拔出的小树的树荫下歇息，树在一天天地干枯。

他在阳光下低着头独自走着。中午快过去了。但是现在天空呈土色，仍很热。鹞鹰飞到上面去了，它们的叫声很远，使中午的最后的沉寂更加静谧。乌鸦是离不开树和墙的飞禽。当阿里以生硬的、固定的姿势从它们旁边经过时，它们警觉地停在阴凉处水龙头的周围。一些地方，孩子们象乌鸦一样地坐在墙壁的阴影中慢慢地玩耍，他们的父母在忙自己的事，不管他们。有时，某个孩子认识这个独自走着的人，用手指指着说："他是阿里。"又玩起来。

阿伊莎关上门窗在睡觉。她的面颊和乳房被汗水湿了，微微张开的嘴里发出鼾声。阿里站在门内用熟悉的、冷淡的目光看着她。然后他使劲关上门。阿伊莎被惊醒了。

"今天你中午没回来？"她睡眼惺忪地站起来。她是个身体单薄、个子稍高的姑娘，脸色呈麦色，皮肤很结实。"我一直坐着等你，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我感到很热，你吃过饭了吗？大家都回来了。今天你有重要活？我问过拉赫姆，他说，他看到你往这里来。那你后来到哪儿去了？一只母鸡被黑猫拖走了。黑猫的崽子。雄猫。你干吗不打死它？知道吗，就在这样的热天，我们打死了一只雄猫。在村子里。当罗山阿加的狗……"

"拿饭来。"阿里恼火地说。

她说着话走出房间。"你最好先洗澡。吃完饭洗澡会得病。饭我早就预备好了。上午……"她的声音慢慢地变成了嗡嗡之

声。阿里坐在小床上漠然地看着墙壁。她拿来饭时，他把腿缩到小床上吃起来。

“苍蝇象蝗虫一样扑来。”阿伊莎赶着苍蝇说，“这儿从来没看到过蝗虫。结婚前一年，当我来罗山普尔时，来了那么多蝗虫。村里所有姑娘都出去捉蝗虫，所有男人都钻到庄稼里去轰。看到我们，你从地里出来，你对我说：‘别吃蝗虫。吃蝗虫对女人不好，对男人好。’当时，拉瓦尔在追我。他看到了我们在谈话。拉瓦尔最近在什么地方？今天要下雨。天空在打闪。鹞鹰的声音你听到了吗？它们盼望水。远处的上空……看那个。今天的苦菜不好？今天没有薄荷。拉赫姆的儿子的肚子绞痛，他把所有薄荷都摘下来拿走了。你说过，拉赫姆家要什么都给。今天苍蝇也多。清早有些人来为清真寺募捐。我从里面插上门闩骗他们。（阿里一面吃饭，一面在心里骂了她一句难听的话。）他们敲了一会儿门，走了。我们谁也不到清真寺去，干吗捐助。我追赶黑猫，但是它跑得快。我过去跑得多快呀，你记得吗？我想回农村去。这里没有鸟。嗯？”

阿里已不饿了，但还在吃，慢嚼细咽。他喝过水把水罐递给阿伊莎时，她还在唠叨。她是个没受过教养的农村姑娘，她生活的唯一愿望就是使自己的男人高兴，为了实现这个强烈的愿望，她除了说话外什么也不会。她再一次进入房间时，阿里躺在小床上凝视着房顶。她又开了腔。

“关上门——这光。”阿里用手遮住眼睛。

她一边说着话，一边关上门。

“别唠叨了。到这儿来。”阿里说。

她象乡下的妇女一样不动情地在他旁边躺下。阿里把手放在她身上躺着，躺着，等待着，突然他在黑暗中笑起来。他的笑

声又假又空。

后来，他屏着呼吸躺着瞪了一会儿房顶，困倦慢慢地笼罩了他。他的神经很平静，但是精神上的痛苦，尽管使劲压抑，仍在持续着。今天的天气是使人烦躁的天气。这样的天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

二十九

"哎，小伙子们，姑娘。"钳工艾哈迈德站在门口说道。他转过身，闭上一只眼睛怪样地笑了笑。

"一些姑娘。"他又说一次。

整个"纺织车间"默默地浮动起来。不悦的脸上现出了喜色、好奇的目光投向门口。外面工厂的空气象往常一样不合季节，充满灰尘。一个工人敲着工具匆匆忙忙地走过场地。里面这个消息在站在一行行走动着的锭子旁边的工人中慢慢传开。

法兹尔鼓起勇气离开锭子，走到门口，探出头去。工厂里充满灰尘的空气变干净了，增添了季节的色彩。一群披着鲜艳的毛外衣和披巾的女学生大大落落地朝"纺织车间"走来。在冬天的大风里，她们的外衣被风吹了起来，从扎在头上的五颜六色的头巾里露出来的一绺绺黑发，在她们额头摆动。她们都是年轻的、健康的姑娘。她们爽朗地笑着。他们俩站在门口好奇地看了她们一会儿，然后赶忙退回来。回来时，法兹尔在阿里旁边停住。由于他使劲一拍，阿里吃惊地直立起来。

"什么呀？"他骂了一声说道。

“姑娘们来了。”

“啊——”

法兹尔怪样地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头，往前去了。阿里又骂了一声。

一个年轻的工程师陪着她们。他在衣着方面作了不寻常的打扮，恭恭敬敬地走在前面。最后面的两个姑娘模仿着这个青年的姿势。

“这是锭子。这里织布。”

“纺车？”

“对。机器纺车。”工程师自豪地笑着说。

“纺车——”调皮的姑娘中有一个指着工程师对自己的同伴说。

“机器纺车——”另一个低声重复说，并抿着嘴笑。

“这是什么，哎，哎——”

“啧啧啧，哟哟……”工程师跳过去把较大的姑娘的披巾从锭子里揪出来。那个姑娘象是组长。刚才她一面庄重地同工程师一起走着，一面看着所有东西，现在她呆呆地站在那里扭着撕破的披巾。

“运转的机器……”工程师在空中摆着手大声告诫说，“谁也别靠近运转的机器。这是非常危险的。别放松自己的外衣，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不管怎样，这是非常危险的。”

“天哪，多嘈杂啊。”一个姑娘手捂着耳朵说。

“别靠近纺车。”第一个调皮的姑娘说。

“手别挨纺车。”第二个调皮的姑娘说。

在机器的噪音中，她们的声音没传多远。这个漂亮的人群从用惊异的、纯朴的、羞涩的目光看着她们的工人们中间往

前走。

“哎——”工程师停在一个工人旁边假装生气地嚷道，“锭子不在这里，在那里。”

工人羞愧地瞪着机器。

“纺车不在那里，在这里。”两个调皮的姑娘说。

年轻工程师不停地说着话，摆弄着领带，在姑娘们前面出去了。

工人们慢慢地浮动起来。起初他们原地踏着脚，后来开始朝门口迈进。先是钳工，然后钳工助手，然后锭子工，小小的门口聚集了十来个头，互相推挤。现在人们已不再惊异，而洋溢着喜悦。他们放肆地笑着，无畏地骂着，头放在别人的腋下努力往外挤。吃吃地笑着的姑娘们慢慢地走过场地。在寒风中，她们的脸蛋被冻得通红，她们紧紧地裹住外衣。从外衣里可以看到她们健康的肢体在动弹。棉花间、清棉间、织造间的门口挤满了人头。

矮小的秃头的工头从后门进来，看到许多机器上没有人大发雷霆，跑到另一个门跟前，把手放在后面的两个工人的肩头往上跳。

“什么，什么，发生什么事了?”他吼道。先前的两个工人赶忙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工头又把手放在前面两个人的背上朝高处跳，然后落到地上。

“猪猡，发生什么事了。干吗离开机器，嗯?在耍把戏，嗯?”

工人们怯生生地离开那里。工头在他们中间跳着。当钳工避开他的目光溜走时，他抓住钳工的衣领，摇着手指斥责他。钳工象傻瓜一样地笑着。

工头走了以后，站在机器旁的人们又调皮起来。

“径直地跟在她们后面。秃猪。”一个工人说。阿里随声附和。

“去吧——到自己的位置上去。”钳工来到他们旁边嚷道，“想把她们做熟了吃？”

两个人腼怯地笑着回来了。钳工站到门口去。

“你看到过秃头小丑跳舞吗？”

“看过。”阿里笑了，“还不到我肩膀高。”

“秃头矮子吗？”法兹尔打趣地问道，“他和他爸爸加到一起站在那儿我也可以跨过去。”

“得了吧，吹牛大王。”第一个工人生气地说。

“嗯？”法兹尔挑战似的说道，“你能跨过站着的马吗？”

“哼。”第二个工人轻蔑地说，“既没有马，你也跨不过去。”

“那末——来吧。”法兹尔抬起目光扫了扫四周的墙，“那上面——那上面。”他指着一个挺高的窗户。

“来吧——”

两个人笑着、骂着勒紧裤带。同时，他们从门里看着外面。从场地的另一头的讲堂的窗户里可以看见学生们的脑袋。

“来吧——”一个人说。

“你先来——”另一个人回答说。

法兹尔匆匆地朝外面扫了一眼，迅速跑去。当离墙还有几步远时，他加快了速度，脚蹬到墙上跳起来，手钩在窗户上，靠胳膊悬在那里。

“好极了。”开动靠近窗户的机器的人在大腿上打了一拳嚷道。

法兹尔靠着臂力慢慢往上爬。稍微上去了一点儿，停住了，掉了下来。几秒钟后，又向上爬，又失败了。这次他比上一次爬

得高，停留的时间长。站在下面的工人热烈喊叫。第三次他咬着牙使劲，他的下巴颏到了窗台。他停着，停着。他露出牙，紧紧咬住，肩膀簌簌地颤抖。他挥动膝盖和脚，但是墙又直又平，墙上没有任何可以蹬着的东西。在最后一次努力中，他抬起手想抓住铁栏杆，但是另一只手没支撑住，滑下来了。他的下巴颏撞到了窗台的石头上。砰的一声，他掉到了地上。从下面的人群中发出失望的哀叹。隔了一会儿，他爬起来，一瘸一拐地顺着墙行走。另一个工人没有等他，全力奔跑，脚蹬到墙上跳起老高。在第一次努力中，他就用手牢牢地抓住了铁栏杆。但是他的胳膊没有劲。稍微往上爬了一两次以后，他松开了手，象猫一样脚落到了地上。工人们现在聚集到窗户下面，拿他们取笑。没跳上去的人粗野地骂他们，没来由地傻笑。

钳工来到人群跟前，起初发怒，后来看到工人们的热情冷静了下来，开始对他们感兴趣。还有两三个青年准备跳。

"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钳工嚷道，"别都离开机器。别人代替跳的人照看机器。一个一个……"

所有男青年开始一个一个地跳。他们较量了好一会儿，但是墙冷酷无情，它挫伤了所有青年人的傲气。他们咬着牙齿，缩紧肌肉，鼓起青筋，使出全部力气。一个滑稽的工人挂在铁栏杆上半天，手紧紧握住不放，他在半昏迷的状态下被用梯子弄下来。此后，大家互相骂着结束了这场玩耍。

一个钟头以后，情况恢复正常。所有工人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听着单调的、令人不快的机器声。外面工厂的空气不合季节，充满灰尘。风已平息。

三十

从楼上通到下面走廊的木头楼梯，由于不断使用已经磨损，但它的木头质地坚硬、黝黑良好。娜吉米一下到走廊就翘起鼻子闻了闻。空气中散发着雨和湿树叶的香气。她高兴地用手抚摩着衣服，提起裤脚小心翼翼地走起来。走廊的地板潮湿、滑溜。姨妈从里面看到她，喊道：

“闺女——光着脚……”

她象贼一样缩着脖子，在墙壁的遮掩下走着。走廊又空又长，湿渌渌的小鸟停在攀藤植物里抖动翅膀。她放下裤脚。在肥大的巴贾马里，她的脚和裤脚都已湿了。她停在走廊中间，无目的地、满意地看了一会儿周围死气沉沉的气氛和令人不悦的天气。她又提起裤脚。她的脚又黄又瘦。走着走着，她翻过脚板看了看。脚心呈玫瑰色，而且被水洗过，它吸收了地板的潮湿而舒适的凉意。她走到走廊拐弯处的时候，又放下了裤脚，甩着胳膊满不在乎地走起来。下一个走廊里扔着许多无意义的东西。她坐在乒乓球台的角上摇动着腿。伊姆兰靠墙蹲在另一个角落里。他匆匆地、懒洋洋地看了一眼年轻的姑姑，然后看着外面。

她默默地坐着摇了好一会儿腿，然后转过身快活地说：“喂，呆少爷。”

伊姆兰用呆滞的、懒洋洋的目光看着她。这目光表现出他愚蠢和无知。

“天气把所有兴趣都破坏了。”她又说。

“嗯。”伊姆兰点了点头。他是个头脑迟钝、眼睛水灵而又忧伤的青年小伙子，他脸上难得有表情。娜吉米尽管不悦，但仍那样地坐着，快活地摇着腿，看着地板上乱七八糟的东西。雨下个不停。一只迷路的黄蝴蝶飞过走廊。

“黄玫瑰色的翅膀。”她说，“你听过我冬天写的那首诗吗？”

伊姆兰用无知的目光看了看她，“冬天？噢——对，冬天。”

“小鸟通通淋湿了，蝴蝶不见了，雨季来了。”她唱着说。

“冬天有蝴蝶。”伊姆兰十分郑重地说，就象他平素对每件小事都郑重其事一样。

“白天坐在外面，阳光灿烂，五颜六色的蝴蝶到处飞舞，五颜六色的蜜蜂——五颜六色，还有蛛丝，对吗？喔——”她握起拳头放在胸口，闭上眼睛笑了笑，“对吗？”

“‘黄玫瑰色的翅膀’，我朗诵给巴尔维兹哥哥听过。”她伸出脚感觉小雨点，吟道，“秋雨中开放的玫瑰……”

“爸爸到现在还没回来。”年轻小伙子象孩子似的抬起水灵而忧伤的眼睛说。

“巴尔维兹哥哥从来不来。上次他也是半夜才到。今天又没来。”

“他礼物倒是送了。”

“礼物有什么用。”她悲伤地嚷道。

伊姆兰呆呆地坐着，看着她噙着泪水的眼睛。她垂着脚，双手放在怀里默默地坐着听雨声。周围一片寂静。在乏味的、雨天下午的寂静中湿渌渌的小鸟躲在走廊的攀藤植物里叽叽喳喳乱叫，云彩很低，在桉树梢间游荡。这是雨季的第一场雨，它今天破坏了娜吉米的生日。

伊姆兰坐在球台角上懒洋洋地解开乒乓球网，又把它卷起

来。有时，他还用害怕的目光看一眼娜吉米。她是个脑袋较大、身体单薄平坦、天真的姑娘。她是属于那些脾气变化无常，难以估计到健康状况的人们中的一个。她个子矮小，但由于体形修长，所以不显得矮。她容貌没有特别动人之处。只有她那较大的脑袋使她产生永久的年轻的吸引力。还有她那双黑黑的、水灵的、大大的、深邃的、无比明亮的眼睛。她整个人品中只有眼睛迷人。在瘦弱的身体和平淡的脸上，这双眼睛是那么机灵，富有活力。她的头发，又直又黑，同她的眼睛十分协调。她不寻常的多愁善感的性格使全家对她都感到头疼。现在，她坐在走廊里迅速地眨巴着眼睛看下雨。由于上来了云彩，天越来越暗。

"喂，呆少爷。"她默默地坐着坐着又一次转过脸快活地说。

"喂——"伊姆兰冷淡地回答道。她又沉浸在自己特殊的胡思乱想中。她这种心不在焉使伊姆兰很难受。

她把腿缩到上面坐着。"我是来看下雨的。这么远的地方都下着雨。有这么一种奇怪的感觉。"

小伙子点了点头。

"少爷，这雨使你烦恼呐，还是——你感到好呐？告诉我。"

"我，"他迅速地卷着球网，"它没有使我烦恼。"

"是吗？"娜吉米睁大眼睛说。她用两只拳头按着耳朵。"噢，天哪。不知道——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只是有这么一种奇怪的感觉。多傻呀……"隔了一会儿，她把双手放到怀里，睁开眼睛慢吞吞地说："它虽然使我烦恼，我却来看它。不知为什么。"

但是，伊姆兰感到，她并不在那里，也没有看它，目光聚集在它上面却什么也没有看。雨声越来越大，攀藤植物里湿渌渌的小鸟害怕地飞起来。

"雨下大了。"伊姆兰郑重地告诉她说。

她吃了一惊。"你在听雨声？"

小伙子踌躇地点了点头。

"喔，很悦耳。"娜吉米在空中挥着拳头，"亲爱的艾米，这是这么啧啧啧——十分迷人的声音。雨声，是吗？（她问）嗯。就象音乐——夜间一下子响起来一样。完整的音乐。管弦乐。或者舞蹈的节奏，一下子快起来一样，铃铛，或者……哎，不。"她摆了一下手，然后把手放到怀里，看着空中。小伙子满意地喘了口气，把球网放到桌子上蹲下。她又说道："哎，对了，就象音乐奏着奏着一下子停止，或者谁跳着舞一下子停止一样。一下子。耳朵里所产生的急速的喧声，十分迷人，是吗？你知道吗？当铃铛猛的一下子停下来以后……"她睁大眼睛努力解释。

小伙子靠墙坐着又点了点头。

"亲爱的艾米，多么悦耳，在音乐课里我感觉到许多次，今天，此时此刻，我想起来了，这完全象那一样。但是，少爷，这是从哪儿来的，告诉我。这雨你知道下在什么地方？路上，房顶上，树上，树叶上。"她伸开手，"所有寂静无声的地方。那末这音乐是从哪儿来的呐？告诉我……"

小伙子原地挪动了一下，沉默不语。

"你听说过，你一定知道。艾米，告诉我嘛。"

他坐在那里用习惯的、不高兴的目光看着她。忽然，娜吉米双手捂上耳朵，眼里噙着泪水。

"你什么都不知道。"她嚷道，"一无所知，呆，呆少爷。"

她又转过去坐着。雨声慢慢小了。由于云彩退去，天越来越亮堂。她坐烦了以后，从桌子上下来，走到走廊里的楼梯跟前，手伸到雨里站着。雨依然时快时慢地下着。

一个女佣人提着裙子从走廊的角落里匆匆忙忙地走出来，

来到近前问他们是否用茶。

“我们就在这里喝茶。”伊姆兰说。

“对，我们就在这里喝茶。”娜吉米高兴地说。

“今天蕾拉舞跳得很好。”伊姆兰说。

“喔，艾米，好极了，在戏里她扮演拉塔[①]时也没有演得这么好。”她挪到他附近，“她妹妹假面具做得特棒。哎，根本认不出来，天哪——她在圣查威尔兹学校。”

“你把我木马的一条腿弄断了。”伊姆兰噘着嘴看着地上他那三条腿的木马趴在雨里挨淋。

“我很遗憾，亲爱的艾米，但我有什么办法，你自己爬到我上面的。赛马中哪匹马会离开自己的路线，嗯？我的马一尥蹶子，你的马腿就断了。”

“是马尥蹶子，还是你！”小伙子发火说。

她吃吃地笑了，把他的手拉到自己的手里说：“但是，我很遗憾，艾米。我们相互是最亲密的朋友，不是吗？”

两个人一起笑了。茶一滴一滴慢慢地落到又平又亮的桌面上。他们面对面坐着高兴地谈论着全天的事。

“法尔哈特为什么没来？”伊姆兰问道。

“利亚兹告诉我们，她患流行性感冒。我们明天上午去看她。”

“喔。明天上午。”

“上一次我们所唱的祝贺之歌……”

“我对你那位英语老师格里格森，一点儿也没有好感。”

“哎，轻点儿说。”娜吉米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说，“她是阿兹拉姐姐的密友。但是，艾米，不能这样做。你起码应该同她说

---

① 印度教的神格尔森吉的情人。

话。她这么可爱。喔，就为了这个你在唱祝贺之歌的时候象猫一样鼓起嘴巴坐着。”

“爸爸也说她可爱。”他鼓起嘴巴说。

“她确实可爱。”娜吉米不安地说，“诺莉歌也唱得挺好。”

“你为什么同她吵架？”

“唉，没有吵，同她说话呐。”

“咳，你们在大声争辩。”

“我问，闭上眼睛荡着秋千所见到的星星是什么颜色的。她说，她没见到过。”

“她可能在梦里见到过。”伊姆兰笑着说。

“哦，艾米，昨天我做了个梦。”她心不在焉地看着他，断断续续地说道，“梦见一个森林，我骑着马走着，走着，森林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后来，马跑开了。嗯？马把我甩下来跑掉了。我爬起来叫唤它：‘波尼[①]——亲爱的波尼——波尼，波尼——’直到怕我的声音沙哑才停，可波尼啥也没回答。我走起来。离开路中间，走在路边树底下。我头顶上是霜冻死的树。当某片树叶落到我头发上时，我就吓一跳。后来，树叶象雨一样往下落，从各个方向——眼看着路被树叶盖没了。我迅速跑起来：树叶又黄又干，在我脚底下发出被踩碎的声音。我一面跑，一面祝愿能找到马。这时，我来到了一个广阔的地方。这是一个枯湖。湖底有一点儿水，水面结了层薄冰。那里没有一个人。只有一只鸟。它用一条腿站立在湖边。我害怕地走到它跟前问它。这个小小的水鸟抬起头看了看我，张开嘴巴哈哈大笑。（伊姆兰吃吃地笑起来。她没有理他继续说下去。）然后，它用头示意让我往前走。我

---

① 马的名字。

看到前面是山，山上下着雪。是正在下雪，还是下过雪了，不记得了，反正山上覆盖着雪。我又跑起来。现在我不怕了。我高兴地跑着。高兴地——快速地……”她突然一下子停了下来，“这怎么样……告诉我。”

“好啊。”伊姆兰高兴地说。她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

“为什么？为什么？”她几乎叫喊着说。

“为什么？”小伙子害怕地重复说，“不知道。梦没有任何意义。”

“噢——”她十分忧伤地从朝着他的方向转过脸坐着。她的膝盖碰翻了茶杯，残茶撒到桌子上。为了止住眼泪，她迅速地眨巴着眼睛，摇动着腿。隔了一会儿，她问：

“你不做梦？”

“不做——有时做。”

“做什么——”

“做什么？”小伙子重复说，“什么也没有。无非是——譬如今天我会梦到，我们在走廊里喝了茶。”

她的脸红到了耳根。伊姆兰拿起球网，开始解开，卷起。潮湿的风吹到他们脸上。雨点从攀藤植物上滴在台阶上。天快黑了。

“你做完自己的事了吗？”隔了一会儿，娜吉米转过脸问道。

“什么事？”

娜吉米看着走廊地板。伊姆兰生气地站起来，从她面前过去把零散的东西捡到一起。木马、假面具、火车与铁轨、爆竹、纸帽子、气球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废物。她坐在那里用惆怅的目光看着。

“剩下的你捡起来。”他把一半的东西堆起来以后鼓着嘴巴

说道。

“这不是我的事。”

“我不知道。”

“我要对姨妈说——你没做自己的事。”

“我也去说。”

“说什么？”

“就说你把茶又撒到桌子上了。”他用两只胳膊搂着东西说。

“你——抱怨我？”她伤心地嚷道。

小伙子不悦地看了看她，抱着东西走了。“我不在乎你。”他说。她看着他消失在走廊里，跳下来，提起裤脚在走廊里跑起来。阿兹拉的房间里没有灯光。她刚刚睡醒起来，默默地坐在床上。娜吉米扑到地毯上脸藏到她怀里。

“阿兹拉姐姐，”她抽咽地说，“我不能同他生活在一起。”

“怎么了，闺女。同谁在一起？”阿兹拉关切地问。

“呆少爷。”

“谁说要你同他在一起，闺女。他说什么来着？”

“他说……说梦到他喝茶，而且……”

阿兹拉笑了。“那好吧。你单独生活，他单独生活。”

娜吉米从她怀里扬起脸，怒冲冲地说：“呆——少爷。”

“别叫呆少爷，闺女，叫伊姆兰。他比你大。”阿兹拉给她整理了一下头发，擦干了眼泪，弯下头亲她的前额，“好了，现在你穿鞋去吧。”

那个雨天即将结束，阿兹拉独个儿站在窗口看着落雨和闪电。

“它是伴随着黑夜的。”她看着闪电想。

一绺棕色的稠密的头发在她前额飘动。她懒懒地把它拢到头发里，等待它再掉下来。

“它夜里才放光。”她又一次想。

但是这并非是思索，而是头脑空虚者的头脑中自发冒出来的小而无用的想法中的一个想法。她对自己的懒散和空虚感到烦恼。

但是她孤孤单单，黑暗已在她四周散开，雨从早上一直在下，远近都在下雨，闪耀的灯光上、离她稍远的黑乎乎的田野上、场地上、树木上，下个不停……

“不打闪，雨仍然下。”她又想，心里对自己的胡思乱想感到烦躁。

连绵的雨使她的知觉迟钝了，她已感到厌烦。潮湿的风触到她凉而僵硬的脸蛋上。她坐在凳子上垂着脚，双肘放在窗台的石头上，懒得动弹，甚至不想起来。她想摸一摸潮湿的、僵硬的脸蛋，但是不愿抬起手来。她翘起上唇来感觉自己呼出的气。气热乎乎的，她很高兴。她怀着这种莫名的高兴和人为的满足的心情坐着，等待已被漫不经心地拢到头发里的一绺头发再掉下来。

荒诞无稽的微小的想法自发而来，自动而去。她的存在和知觉消失在黑暗中。

“整个时间都在下雨。”她心里说。

夜晚特殊的连绵的细雨始终下个不停。窗户的露台上、桉树叶上、下面花园的路上，滴答、滴答、滴答……它的无声的音乐四处蔓延，在一个一个关闭的窗户上，在熄灭亮光的玻璃上响着，传入一个一个睡觉的男人女人的耳朵里。夜的时间，是沉重而安全的时间，对生物来说是休息的时间。但是刮了一天的潮

湿而不安宁的风仍在刮着。这夜毕竟并不荒凉。关闭的窗户外面下着的雨催眠而又神秘。

“雨可能整个时间下个不停。”她心里重复说。

头发现在尚未掉下来，她对头脑的空虚和焦急的等待感到烦躁。她又翘起嘴唇闻了闻。她仅仅感觉到呼吸，热而持续的人类的呼吸！其余一切东西，雨、脸上潮湿而僵硬的皮肤、幽香的树叶、黑暗中胳膊的模糊的线条、远处闪烁的潮湿而孤独的灯光都是她的想象。

“那末？”她用平淡的语调在心里说。

马路那边另一所房子的玻璃上灯光已熄灭。有人打开窗户悄悄地向外窥视。有人在准备睡觉。这也是她的想象。（因为所有人都要睡觉。）

“那末？”她厌烦地在心里重复。

她听见走廊里佣人经过的脚步声。“闺女睡觉了。”他们彼此说着话过去了。花园的树篱后面走着一辆湿淋淋的牛车。它下面挂着一盏灯笼，湿路上它模糊的影子映得很远。坐在草篷顶下面的几个农民一面用粗犷而忧伤的声音说话，一面赶着牛。

但是那另一所房子的玻璃上的灯光早已熄灭，玻璃后面人们正在接夜晚的第一个吻，或许已经接完了吻，因为他们是两个人，刚才房间明亮的时候，他们的影子在玻璃上晃动，他们把手放在对方的肩头说话，悄悄话，这些话只有他们俩才知道。后来，男人在窗台上熄了烟、灭了灯，有一个人打开窗户向外窥了一眼，有一个人短促地笑了一声，关上了窗户。现在房间温暖而黑暗，外面下着雨；现在房间温暖而黑暗，马路上一两个夜行的旅客湿淋淋地走着；现在房间温暖而黑暗，现在房间……

“呸！……”她第一次有意识地想，从凳子上下来。她穿过房间想点亮灯，但是把手放在墙上站着不动。一个旧时的害怕——无视时间的洪流、时间的秘密的害怕，阻止了她。

在时间的长流里一天又过去了。一年又过去了。刚才当白天还未离去时，许多孩子在庆祝某人的生日。由于下雨，他们没有到罗山宫后院的草坪上去，而在走廊里闹腾、徘徊、放声歌唱、“赛马”——后院草坪上举行过多么好的聚会啊。天哪，多么值得纪念的时代。他们现在到何处去了？“轻轻地把花瓣撒到我的坟墓上。”他们中有人以无比吸引人的姿态躬身说道。哎，这是旧时的、忘却的情景。呸……他们在“赛马”。有人在比赛期间坐着接自己断了的马腿，有人在落后的时候把马夹在腋下跑起来。随后，他们使自己的同辈为难，让她朗诵自己生日的诗给他们听。喔，这个可爱的奇特的朗诵诗的姑娘是娜吉米。随后拉塔跳舞，还有人跳了假面舞。

“关于法尔哈特的健康发表了新的公告了吗？”他们问利亚兹。“在圣约瑟的橱子里偷蛋糕的‘文件’在利亚兹跟前。”他们在为难利亚兹。利亚兹是个胖乎乎的憨厚的小伙子。格里格森严厉地制止他们。格里格森已到传教区去了。“噢，贤淑的女子，似乎你已成了修女！啧啧啧。”现在蛋糕上的蜡烛点着了，大家一起唱祝贺之歌，格里格森领唱。

“第十四年结束了，
第十五年即将来临，第十六年随之而来，
我们歌唱再歌唱：‘去年已结束。’
第十四年……”

这首生日的古怪的歌曲是艾勒斯·格里格森的祖国爱尔兰的。艾勒斯是一个很可爱的老朋友。可是现在她什么也不告诉我，连话也不说。现在她变得那么卑劣，虽然见面却象陌生人一样。她泡在孩子们中，用白头巾包住头发，每天坐在教堂里的钢琴上唱歌，想沉浸在自己的声音中。自欺欺人的姑娘，你心里得到安宁了吗？我想问问她。

“喂，阿兹拉——”她用卑劣的冷淡而生疏的语调说。

“喂——”我喉咙里有点儿梗塞。就象我从来没有叫过她“艾莉”[1]一样，就象她从来没有坐在罗山宫的贮藏室的地板上做过油炸点心一样，就象她从来没有坐在喷水池上、圣无花树的根上、花园的角落里半天半天地同阿尔什德谈话一样。“我们想到过吗？”我想问问，“这过去的一切……”天哪。她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尽管如此，她还是一位那么亲爱的朋友。白天已经过去，罗山宫里人们正在准备就寝。他们早已吃过晚饭。现在可能正坐在中间的房间里喝茶，或许已经喝完茶，而没有一个人来叫她。谁也不会来叫她，因为这是她的吩咐。

“我能够阻止时间的洪流吗？”她在黑暗中眨巴着眼睛问道。

雨停了一会儿。她从电灯开关上放开手来到外面。昏暗的游廊长长的，空荡荡的。除了罗山阿加，所有人的卧室都在二楼。又高又窄的拱门关闭着，彩色玻璃上亮着灯光。

灯光在熄灭。这是妈妈的房间，刚刚熄灯。我的妈妈，她与我的生活从来没有关系。就象这间关闭的房间，我从它前面经过似的。而妈妈在里面孤独地、安全地、无比辉煌地单个儿呆着——但是我是阿兹拉。妈妈，我怎么伤害你了。为了真主，告

---

[1] 对艾勒斯的爱称。

诉我吧——游廊寂静、黑暗，我单个儿从这里经过。这是娜吉米的房间。我可爱的妹妹，她在这个家里只有我理解她，因此我疼爱她。

她轻轻地推开门进到里面。娜吉米裹着毯子，靠墙坐在床上。

“阿兹拉姐姐——罗山阿加吃饭时问到你。”

“朗诵今天你给大家朗诵的那首诗给我听听吧。”她坐到床上说。

“一个王子和他的朋友公羊，对吗，阿兹拉姐姐？”她眨巴着眼睛问道。

“不，单个儿王子。”

“不，阿兹拉姐姐，还有他的朋友公羊。”娜吉米双手放在她的肩头努力解释说。

“唉，不。”阿兹拉忐忑不安地说，“把单个儿王子的诗朗诵给我听听。”

“单个儿？”她眯缝着眼睛。

“好吧，明天再听。”她站了起来。她让娜吉米躺下，把床垫整理好，弯腰亲了亲她的前额。“再见，闺女，你睡吧。”

她熄了灯出来了。游廊还是那样长长的，空荡荡的。另一头，一个女佣人象影子一样一晃走过了游廊，在楼梯上不见了。雨又开始下起来。

这是巴尔维兹和他妻子的房间，那个陌生的、不认识我的女人的房间。我与她的关系，就象睡在罗山宫的我们，同马路上某个湿淋淋的过路人的关系一样。但是不管怎样，这毕竟是她的房间，里面放着她的东西，东西上落着灰尘，不经她许可谁也不能打开。巴尔维兹，我的哥哥，也曾是我的朋友，同她一起愈走

愈远了，而我——来到了我所离开的地方。但愿我哥哥能同我、同我的世界和好，但愿——不过我并不在乎他，因为现在我已来到了自己房间的前面。这毕竟是我的房间。我从小就住在这个地方。我在这里做了多少梦。我恨这个房间。这个房间窗户的玻璃上映出桉树叶的影子，我不喜欢它。雨下大时，哗哗的声音传到屋里来，因为这个房间在游廊的尽头。这也是我所不喜欢的。在这个房间里，我想过许多，订过许多计划。在我所记得的这三十年中，有多少喜悦的时刻，有多少痛苦的时刻。对这些时刻的流逝我能够忘记吗？这个房间我能够忘记吗？它的檐口上枯萎过多少枝鲜花，又插上去多少枝鲜花，仅仅为了我，为了这个房间才培植鲜花，有多少……哎，周围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寂静！我的乐器，我的乐器上落满灰尘，走廊里如此荒凉。我把乐器拿来放在这里，以便刷一刷它们，打破这个寂静……

她取下所有乐器的套子，一个一个拿到外面来。在又长又黑的游廊里，间隔不远的地方放着冬不拉①、西塔尔②、小提琴、达不拉③、小风琴……某个在这堵墙跟前，某个在另一堵墙跟前，某个在门跟前，某个在栏杆跟前。她在乐器中间转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把手指放到乐器上。她对它们的沉默无声感到高兴。黑暗中难看的、黑乎乎的形状，看上去象睡在墙壁阴影里的乞丐。

她疲倦以后到书桌跟前坐下。

"现在？现在我写信。"她点着灯作出决定。"写给谁？——

---

① 一种弦乐器。
② 一种拨弦乐器。
③ 小鼓。

没有关系。”她轻轻地摇了一下头，开始写道：

“亲爱的希伦：

从早上一直下雨。心情很烦躁。今天是娜吉米的生日。大家都很想念你。我、娜吉米以及所有人。艾勒斯也来了，但是她不想念任何人，她连我都什么也不告诉。你说多么滑稽的事。这里面谁有什么过错。不过，希伦，她是英国姑娘，据说欧洲各民族在这一方面很明智，谁能左右死亡——天哪。

希伦，今天我看到和感觉到傍晚的光阴在自己周围降临，你可曾感觉到过？当下着细雨，傍晚四处都是烟雾，天空发蓝，并不断加深的时候——你可曾感觉到过？唉，希伦，这是多么美丽的东西，柔软而美丽，第一次接吻，或者第一次说悄悄话，或者……唉，我怎么告诉你哪……

走廊，长长的、空荡荡的走廊，离生活这么近。今天我在走廊里这样溜达，犹如它们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在一个游廊里我触了触放在那里的几件乐器，它们都沉默无声。一个西塔尔现在仍趴在栏杆上。它上面落了雨，会发出音调吗？我在想。

今天伊姆兰很悲伤。巴尔维兹到现在还没回来。我认为，孩子应该同父母住在一块。娜吉米今天光着脚在雨里溜达了一天，我担心她会感冒。你的孩子玛诺和格多怎么样？哈米德兄弟的身体如何？希伦，我们都在这么迅速地衰老。我们，你们以及大家…………………………………………

希伦，告诉我一件事：爱情能带来这么大的痛苦？难道

爱是人类的过错？”

写了最后几行以后，她靠到了椅子背上。“这地毯上是弗尔亨达留下的湿脚印。”她手托着下巴坐在那里看着。外面雨下得很大。

雨声使姨妈睁开了眼睛。已过了午夜。她抬起头用微弱的声音呼唤睡在她房间里的女佣人。女佣人在睡梦中喃喃自语后又沉默了。姨妈躺在被窝里听着。雨以奇怪的声音下着。她起来往外张了张。从阿兹拉的敞开的房门里透出灯光。她悄悄地出来。她在走廊里走着，踢到了什么东西差点儿摔倒。琴弦发出轻微的响声。“该死。”她控制住了自己。

她在阿兹拉门口惊愕地站着。风雨从敞开的窗户进到屋里。“闺女，疯了。”她赶忙去关上窗户，拿起毯子披到阿兹拉的肩上，看了看已经湿了一多半的地毯。“进来这么多水，你坐着挨淋。夜这么深了……”阿兹拉从椅子上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肩头的毯子，又坐下。“我挺好。”她用神经质的语调说，发现姨妈用奇特的目光看着自己，她害怕了。

“请坐。”她用忧伤的语调说，并摆弄起纸来。姨妈已从她脸上发现了一切。“阿兹拉，你象一个偷了东西被抓住的孩子一样——尽管你既不是孩子，也没有偷东西。”姨妈用平静的声音说，“这是怎么回事？”

阿兹拉仅仅用沉默的、受伤的目光看着她。姨妈牢牢地抓住桌角站着，长期的疾病使她很虚弱。一绺绺白发无规则地垂在她耳朵上，她扶着桌子站在那里显得无能为力。雨猛打窗户上的玻璃。突然，她痛苦地说：“你年岁不小了——还不懂事。”

阿兹拉怔怔地看着姨妈。脸色发青，脸上的皱纹抖动起来。她慢慢地站起来。"你——回自己房间去吧。你干吗到这里来。"

姨妈尽管年迈却由于感情激动而抖动起来。她一生中第一次同另一个人敌视，此处，她们仅仅是两个女人，互相怀着蔑视的、怜悯的感情！

她们傲慢地互相看了片刻。在阿兹拉无限悲切的目光面前，姨妈伤心了。她抓住桌角坐到了地板上痛哭起来。阿兹拉坐到椅子上看着纸。水从窗户缝里往里流。姨妈的猫在玩弄她的衬衫襟。

姨妈把手从眼睛上放下来时，发现自己仍那样孤单地坐着。阿兹拉安静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无动于衷，冷酷无情！突然，这时姨妈感到自己同阿兹拉之间，自己同这另一个女人之间已产生了很远的距离。

"你——难道你想让罗山阿加在这个悲痛中死去。而且——"姨妈说，"而且让我离开这里。"

"姨妈——"阿兹拉几乎是大声地说，并站了起来。姨妈恐惧地看到，那另一个女人比她更年轻、更结实、更冷淡。在她冷酷的目光面前，姨妈被追回去。一个莫名的羞愧使她弯腰抱起猫，迈着快步走出房间。出来时，她感到她离阿兹拉的生活越来越远。阿兹拉终于同她分开了，完全成了另一个女人。

只剩下阿兹拉一个人时，她躺到了床上。她头脑里空荡荡的。尽管害怕，她仍板着脸。只有她自己才能感觉到这张严肃的、无表情的面孔。她躺着躺着感到房间里严重缺乏空气。她起来打开窗户，站着站着，她的脸被雨水打湿了。她又回到了床上。她的头脑不时感到空荡荡的。但仍没有空气，她肺里没有

一丁点儿空气。她一下子感到很害怕，开始深呼吸。她喉咙里冒出热气，舌头变得僵硬。她用舌头舔了舔上颚。每一次呼吸她都得付出劳动。她很失望，想喊叫，但声音怎么也出不来。她耳朵里发出喧哗声。耳朵里、头脑里、整个世界都发出喧哗声。她的肺快要闭合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时候？她努力想，艰难地呼吸着。她想哭，但哭不出来。只有持续呼吸是这个时间，这个瞬息的最重要的工作。呼吸，是生命的最后的迹象。她想到死亡的痛苦，十分恐怖地持续呼吸。然而在这次努力中，她头上出了汗。头上、前额、脖子上、胸上、腰上、腿上都出了汗。她浸在汗水之中。在十分难受的情况下，她开始左右摇晃脑袋和肩膀，并开始呻吟。

她象半死的蛇一样在床上折腾了好一会儿。难受结束后，她脸上灰色的皱纹加深了，内里某个执拗的、强大的东西崩溃了。

雨停了一会儿，房间里散发着湿地毯的气味。

三 十 一

当阿里得到纳伊姆获释回村的消息时，冬天已快过去。当天夜里，他同妻子商量了一下就往村子里来。他现在不想呆在那里，想回村务农。但是，他妈妈一年前去世了，土地由大妈（纳伊姆的妈妈）控制。因此，他不得不等纳伊姆回来。

纳伊姆和阿兹拉的大住宅已关闭多年。他的花园已经荒芜，路上覆盖着腐烂的树叶和大风吹断的树枝。草里到处都是老死的飞禽的尸体。只剩下一个看守老头。他整天坐在阳光下抽水烟，

坦然地看着自己周围死去的世界，并任其自然。那天，他手搭凉棚看着顺墙走着的阿里。认出后，他移开了目光。他是纳伊姆的老佣人，但他不喜欢阿里。阿里看了看糟踏了的最好的芒果树和番石榴树，心里很惋惜。楼上窗户的几块玻璃也被打破了。村庄四周长着迅速成熟的庄稼。阿里取道绕着各种田地进入村庄的远路。从田间经过时，他用双手抚摩着庄稼，就象它是新生的牛犊子似的。

在牲口的院子里，阿里的老水牛看到了他，高兴地嚎叫起来。阿里亲切地用手摸着它的头，从它嘴上擦去反刍的泡沫，他想："动物不会忘记。"

屋里纳伊姆坐在妈妈旁边吃饭。他站起来热烈地拥抱弟弟。

"我打算自己去……"他说，并让阿里坐在自己身旁吃奶油和薄饼，阿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老太太看到阿里同情地哭了。

纳伊姆再一次看他时，心里很难过。

"你变得很瘦弱。"他说。

阿里不好意思地看了看他，说道："你也显得老了。"

"大家都在衰老，但是年轻人——那里得不到吃的？"

"得不到象样的。"阿里简短地说。

吃完饭，他们来到了外面。他们在牲口中间转了一会儿，说了一会儿话。根据纳伊姆的吩咐，饲养员向阿里简单地介绍了每头牲口前五年的生活状况，其中包括它的疾病、它的食物、它的工作。看完牲口，他们到田里去。他们在庄稼地里转了一个时辰。路上，他们遇到了几位老朋友。老朋友们停下来向兄弟俩问好，看到他们再次聚在一起表示很高兴。纳伊姆有意回避，朝自己大住宅走去，尽管阿里一两次低声表示，他们起码应该到那儿去看看果树的情况。

回来时，纳伊姆问道："阿伊莎怎么样？"

"很好。"阿里告诉他说。

下午，阿里睡了一觉。起来时，天快黑了。纳伊姆在准备吃饭。他妈妈在两人面前放上油炸的飞禽和卷心菜的肉菜汤。在开始吃饭之前，纳伊姆说道：

"我说过，我原想自己去。"

阿里慢慢地转动着肉菜汤的盘子。

"请假来的吗？"

阿里仍默不做声。

"怎么不说话？"

"我不想呆在那里。我想回家来。"阿里说。

纳伊姆把手里的薄饼放到小盆里。"但是——哦，我明白了——不过现在你还得在那里呆一段时间。我将同你住在一起。我们要做工人的工作。工人阶级现在是印度很大的力量。你知道吗？"

阿里转动着汤盘子的手停住了。

"那末现在——我也？"他生气地说，"你一直同我作对。你把我从这里赶出去，现在你想让我去坐牢？你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纳伊姆站起来，双手反剪，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个铁盆被他踢飞了，发出响声撞到墙上。他妈妈停下烧火，默默地坐着。烟从锅灶里冒出来充满房间，熏人眼睛。

有一次，他在阿里跟前停下来说道："但是，你可以帮助我们。自己为了自己——傻瓜。"他没有得到回答又踱起步来。阿里用衬衣襟擦了擦眼睛，低声咒骂浓烟。

忽然，纳伊姆生气地说："那末，你不能到这里来，也别指望

这里。”

“我也不能住在那里。我已受不了啦。”

“去吧。”纳伊姆吼道，“到地狱去吧，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现在就去，去吧。”

“我去。”阿里站起半人高又坐下来。

“现在就去吧。”纳伊姆又吼道。

“就去，就去。也得让我吃饭哪。”

“滚出去，猪猡。愿意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吧。”他伸出胳膊指着门说。

“好——好。”阿里怒冲冲地说，并跑了出去。

由于仓促离去，他连自己老水牛的友情也没能看到。老水牛看到他竖起了耳朵。乡村的深蓝色的雾笼罩了村庄。他停在池塘边看了看水中闪光的星星和树木的影子。伴随着怒气，他心里十分悲伤，致使他的心象死鸟一样静默、无力。每隔一会儿，他捡起几个石子投到水中。脚步声使他吃了一惊。黑暗中一个轮廓无力地朝他走来。

“阿里——”在傍晚的寂静中传来了纳伊姆的温柔的声音。

“母猪养的——异母兄弟。”他咬牙切齿地说，并跑起来。

他回到家，吃完饭，打了每时每刻都在唠叨的阿伊莎，心上死亡的阴影更深了。清早上班时，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还是那些巷子、房屋、水管；还是那个厂，那些机器、墙壁；还是那个地方；还是那个景色；还是那些他每天都见到的人们，每件东西，每件事都是这样令人沮丧地单调、静止、没有变化——突然，这个地方的狭窄和可怕的局限的感觉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从厂门口回来了。

三 十 二

他在火车站上看了几个小时来往旅客、火车和纵横交错的铁道，最后烦得慌，坐进了往北去的一列火车。

他一路都坐在车厢里。路上有几次人们以为他是农民，把他推下坐位，没来由地争吵起来，离得较远的旅客以为他是逃亡者，蔑视地看着他互相议论，但是他默默地坐着，心里对新获得的自由惴惴不安，直到火车经过将近三十个小时的旅行后来到一个有天棚的大车站，人们开始下车为止。没有人来查票。他穿上鞋，来到外面。这是拉合尔车站。他惊诧不已。

他坐在长凳子上看了一会儿来往过客。然后感到饿得慌，站了起来，来到推车卖茶的人身边。

“怎么到这里来的？”卖茶人问道。

“就这么来的。”阿里喝光了一杯茶，把杯子递给他说。

“来找职业的？”

“嗯。”

“能找到，能找到。”卖茶人用安慰的口吻说道，“在你找到职业以前你可以呆在我跟前。我也是从德里来找职业的，到这儿后开始了工作。就在此地搭了个窝棚。只有我妈和我。旁遮普对于寻求职业来说是很不错的。没找到工作以前，你愿意给钱嘛就给，找到工作以后，呆不呆在我这儿，随你的便——你说什么来着，哪儿人，嗯？”

隔了一会儿，他按照卖茶人的建议去观看市容。他觉得这

个城市很好。这里的人们很强健，而且象村民们一样用又高又干的声音说话。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城市。路上，有好几次他在有趣的小玩意儿旁边停住。一个拿着照相机的人在街道旁边拍摄一个乡下人。一个地方在演马戏。他在吃甘蔗的大象旁边站了许久。然后过来一辆由一个农民及其妻子赶着的牛车。他们毫不介意地走在街道中间。阿里伸手轻轻地拍了一下牛头。

他进入一个市场，吃了一惊。在那里，人群中作为有组织的城市生活的标志的杂乱和无忧无虑已不复存在，生意停了下来，人们一小簇一小簇地站着用害怕的声音交谈。他们中间可以看到相当数量的警察。一个商店前面，一头流浪的公牛站在那里啃布篷。人们的脸上已失去了光彩。表面上，他们以和平的方式站着，但是这种和平是害怕的、沉默的，它使人担心发生骚乱。阿里匆匆忙忙地从他们中间穿过去。不过在从公牛旁边经过时，他看到它是被阉割的动物，十分悲伤，心里咒骂对这一行为负有责任的人。他向来反对为了多干活而把公牛骟掉的自私自利的人们。

在下一个市场，他仍没有摆脱这个灾难。这个市场好象是所有货物的中心。人们在那里以正规集会的形式聚集在两边。他们中间有少数穿制服的人，显然他们是志愿者，手中拿着普通的武器如棍棒、小铲子、长矛或者大刀站在队伍里。一个穿着灰色制服的人手里拿着小铲子站在那些队伍的一头，似乎他刚刚演说过。人群中发出压抑的口号声。阿里感到危险，想从那里过去。但正当他从人群中经过时，来了几辆警察的卡车停在那里，从卡车里跳下几个英国军官和武装的英国兵。他眼看着一个英国军官走上前去同站在队伍一头手拿小铲子的人说了什么。他

在英国军官的脸上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作为回答。这个英国人向后跳了跳，掏出左轮手枪，从一英尺以外开枪。子弹打在他两眼中间，他倒下了。但是，在英国军官站稳之前，有人打后面从他身侧刺了一长矛。他扔下左轮手枪，俯到长矛柄子上。从后面跑来的另一个英国军官停住，在空中挥动着左轮手枪吼道："开火——开火——"

人群中一片慌乱。一眨眼市场就充斥了刺耳的子弹声和火药味。有组织的志愿者中慌乱相对少一点儿，他们跳着、旋转着不断倒下。阿里被吓得呆若木鸡。随后，在逃跑的人群的推动下，他也跑起来。他绊到一个伤员身上，跌跌撞撞摔出老远。他愤怒地咒骂那个伤员，跳上一个台阶，盲目敲门。他转过头瞧了一眼，看到急速过去的苍白而害怕的面孔和跳着死亡舞蹈的人们。他一边用挺高的哭泣的声音咒骂，一边咚咚地敲门。门开了。由于阿里的推搡，开门的女人摇摇晃晃立到楼梯上。

她是个普通模样的女人。她的青春快过去了。阿里哆哆嗦嗦插了好一会儿插销，嘴里嘟嘟囔囔。突然，女人大大咧咧地骂了一声，把他的手猛一推插上了插销。

"走吧——"她仍用不悦的语调说，拉着阿里的袖子把他推到楼梯上。

两人一前一后上楼梯来到上面。一到小房间，阿里就坐到了小床上。女人从窗户缝里往下张望。人们的喊叫声和子弹的飞行声持续不断。隔了一会儿，她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她脸色很黄，但面无惧色。

"他们在象耗子一样地死去。"有一次，她停下来低声说，并轻蔑地看了看阿里。她走路的姿势表明她很老练，很勇敢。阿里默默地坐着用惊奇而又害怕的复杂感情看着她。子弹声渐渐

停止。有时远处或近处传来一两声枪声，就又寂静下来。由于伤员的呻吟，寂静显得越来越厉害。女人转过脸指着外面，半开玩笑半轻蔑地说：

"要不你早死在那里了。可现在象猫头鹰一样呆坐着。来看看吧，来吧。"

阿里不好意思地笑着站到她旁边。突然，女人把他推到后面，关上窗户。下面有人敲门。随后，一下子许多只手落到门上。女人抓住阿里的胳膊把他拉到另一个房间，她消失在通往后面巷子的黑乎乎的楼梯上。半路上，她停下来从墙里移开一块木板，抓住阿里两条腿把他推到里面。

"去吧，到里面去吧。走吧——"

当他钻到里面坐下来时，女人把木板放回原处，回来时把楼梯的门插上。然后，她去打开朝着市场的门。警察和军队的士兵敲着枪杆子上来了。

"在什么地方？"一个旁遮普士兵问道。

"谁？"

"你妈的情人。"

"这儿没有人。"

一个锡克士兵抡起木棍抽打女人的臀部。她嚎叫着骂起来。

"说，到哪儿去了？"

"就我住在这儿。我不知道。"女人揉着臀部说道。

"说——"旁遮普士兵一边辱骂，一边扑过去，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到另一堵墙跟前。女人挥动着手。

"说，婊子——"士兵把她的头发缠到胳膊上说。女人叫喊着用指甲掐士兵的大腿。士兵揉着腿，用军鞋在女人的腰间猛踢了一下，"说——婊子。"

唯一的一个英国兵，肩上挂着驳壳枪默默地站着，走上前去弯在女人面前用不标准的乌尔都语温和地说："好好地说吧——婊子。"

女人挣扎着抬起头，骂不绝口："对。我是婊子。我是。对。这儿每个人都可以来。我不知道这儿有谁。这儿谁也没有……"

英国兵把脸一沉退到了后面。随后，一半士兵跟着他进入另一个房间。在那里，他们打开柜子和箱子查看。又检查了小床底下，窗户外面，敲着房顶看了看，然后打开楼梯的门朝暗处走去。到了下面，他们打开巷子的门瞧了瞧，又把门关上，回来了。

当他们回到第一个房间时，那个士兵把女人的头发象蛇一样缠在胳膊上，扭她。女人的脸象纸一样的白。

"没有？"英国人不耐烦地问。

"没有，哎哟，哎哟……"

女人在士兵的手腕上咬了一口。他松开双手，向后一跃，用尽力气在她两肩之间踢了一脚。他的手腕流着血。他们开始殴打女人。

他们用拳头、皮靴和枪把打她，把她从一堵墙搡到另一堵墙，直到她站不住为止。当她瘫在地板上时，他们撕开她的衣裳，开始用棍棒打她的背部和胸口。不一会儿，他们累了，停止了殴打，在这堆死肉周围默默地站着用冷漠的目光看着房间。他们突然后悔了，避而不看这个使他们一无所获的"失去生命"的人体。

"无用——"最后英国士兵极不耐烦地说，并且奔向楼梯。大家都跟着他下去了。

阿里耳朵贴着墙坐了好久，没有任何动静，他小心翼翼地挪开木板，跳上楼梯。房子里非常寂静。上面门口站着一只猫，看

到他跑掉了。第一个房间空空的。她赤裸裸的身体一动不动地躺在第二个房间的地板上，两条腿摊开。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看了一阵子，然后跑去关上门窗。赤裸的身体上留下了被打的痕迹。阿里把她扶起来靠墙坐着，但是她歪倒了。他努力使她苏醒过来，但却是徒劳，隔了一会儿，她慢慢自动地恢复了知觉。

她第一眼便看到自己身上。她胳膊遮盖身体。阿里从床上拉下床单给她披上。她默默地裹着床单，看了看四周。然后她用舌头舔了舔有血的嘴唇，望着阿里。阿里不自然地把手放到她的肩上。突然，她紧紧地抱住他痛哭起来。他给她擦眼泪，亲切地用手抚摩她，亲她的脸蛋和眼睛。

隔了一会儿，阿里小心翼翼地用两只胳膊把她抱到小床上，让她躺下。她头放在胳膊上望着墙，由于软弱无力打起盹来。她睁开眼睛时，阿里正靠墙坐着凝视着她。她坐了起来。

“现在我好了。”她苦笑了笑。

“你躺着吧。”

“幸好你没出来，要不他们会杀掉你。”

阿里把手放在小床腿上俯向她。“你认为我胆小吗？”

“喔，不。”她笑了。

“村里人说，住在城里我变得胆小了。”阿里惆怅地说。

“哎，没有，傻瓜。”她亲切地把手指放在他头发里微笑，“你还没吃饭哪。”

“不，不。你坐着吧。”

“现在我完全好了。”她说。她裹着床单到另一个房间去了。当她从那个房间出来时，她穿上了白绸子衣服。她洗过了脸，整理过了头发。她默默地微笑着去取蔬菜。

“我烧火吗？”阿里问。

“你坐着吧。所有活我自己干。”

他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朝市场的窗户稍微开着。外面死一般的寂静，几条流浪的狗在闻四处躺着的尸体。他离开了那里。柜子里放着剩余的蔬菜和一些不新鲜的食物。他拿眼睛瞟了瞟她。她在锅灶前面盘腿坐着做饭。他觉得她很可爱。

“你叫什么？”

“兹赫拉。兹赫拉女士。”

“好，好。”他高兴地点头说，“我叫阿里。”

两人就坐在那里吃饭。吃完了饭，阿里躺到小床上。

“到这儿来。”

她站起来走到他身边坐下。

“你很结实。”阿里摸着她的身体说，“殴打丝毫没损伤你。”

“嗯。”她笑了，“你也挺结实，就是有点儿胆小。”

“嗯？”阿里手搂着她的腰想把她拉向自己。

“嗳——”她用严肃的目光看着他，躲开坐得稍远一点儿。

阿里羞愧地用手抚摩着她的背。“你的衣服很华丽。”

“你住在农村？”女人问。

“嗯。”

“我们过去也住在农村。”

“是吗？什么地方？”

“我们的村庄靠近阿姆利则。”

“现在到哪儿去了？”

“现在还在。但是我不到那里去。”

“为什么？”

“我爸爸死后，我们就离开了村庄。”

“你们过去有土地吗？”

“不知道。当时我很小。只记得一点儿。只记得我抓住水牛尾巴在池塘里游泳。有一次，我爸爸风尘仆仆从城里回来，把马缰绳交给我回家去了，马吃掉了我的一半头发，我哭了整整一夜——我爸爸是个非常年轻、非常善良、非常漂亮的人。打那以后，我没有看到过一个漂亮的人。”阿里感到她的声音哽咽了，“你也记得童年时代的某件事吗？”

“嗯，”他笑了，“哦——记得的第一件事是，我爸爸有三头奶牛。大清早，当我妈取出奶油后，邻居的孩子们都拿着各自的罐子来要乳清，站在门口露着牙笑。我妈一个一个叫来给他们乳清。他们中大多是小姑娘。当她们拿着盛满乳清的罐子经过牲口院子时，我无缘无故地打她们，揪她们的辫子。”

“缺德——”她嚷道。两人吃吃地笑起来。

经受了神经上的痛苦之后，饱餐了一顿，又得到了小小的平静，使得阿里困倦不堪，他手放在女的怀里睡着了。她爱抚地看着他，深深地叹了口长气。她轻轻地把阿里的手放到床上，站在房间中央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在打哈欠过程中，她吃惊地停下来，垂着胳膊忧愁地看了看四周，犹如坐在知心朋友中哈哈大笑时头脑里闪过某个令人不快的想法似的。

阿里起来时，她在逗一个小男孩玩。

“这是谁？”

“这是我女朋友的孩子。”

“你没有孩子？”

“这是大家的孩子。”

“大家的？”

孩子健康而活泼。阿里伸手想抓住他，但是他跑去爬到女

人的肩膀上。

“现在变做马吧。为什么叫我来。变做马吧——”孩子重复说。她笑得前俯后仰。

“看他，他变做你的马。”女人指着阿里说。

“这是谁？”孩子问。

“你猜吧——”

“爸爸，爸爸，爸爸——”他拍着手叫喊起来。

阿里非常喜爱这个孩子。他从小床上下来在地板上变做马。

“来吧——来吧。”

孩子怯生生地骑到他背上。他沿着墙在整个房间里爬来爬去，女人笑得满脸绯红。他有时向上蹦，有时学马叫，孩子高兴得直鼓掌。最后，女人把孩子从阿里背上拉下来，抱在怀里坐下。他们说起话来。农村的话，城市的话。阿里把自己一点儿也不喜欢的工作告诉她。关于上午的事件，女人告诉他，市场尽头有一块地，它是捐献出来盖清真寺（沙希德甘杰清真寺）的，锡克教徒想争得它建教堂。这样，它成了长期争执的根源。这个争执以今天上午的事件而告终。他们又谈了些家常话。谈了一家人或者知心朋友相互间所谈的琐碎的私事。说话期间，有一两次阿里想把她拉向自己，但是她冷淡地阻止了他。说说讲讲天已黑了。孩子已从他们跟前走开了。

这时，有人敲另一个房间的门。女人站在门口同被门板挡住的敲门人说话。低声拌了一会儿嘴以后，她高声骂道：“在这个灾难时刻，我也……”她关上门站到阿里旁边。

“现在你走吧。”

阿里惊异地看着她。

她羞愧地掸了掸衣服，看了看四周说道：“现在你走吧。明

天再来。”

“到哪儿？到哪儿去？”

“到别处去。去吧，起来——”她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起来，和他一起走下楼梯。

半路上，阿里阻止她：“但是——从后面走。这儿有警察。”

“现在很黑，谁也看不见。走吧——”

她站在最后一磴楼梯上，双手放在阿里肩头，慢吞吞地说：“明天再来。”

“这里我举目无亲，就让我住在这儿吧。”

“哎呀——”

“我不同你睡在一起。”阿里恳求说，“放心吧。”

“不。你明天来，后天来，天天来，然后……”她笑了。

黑暗中，阿里对她深情的笑声颇有好感。

“去吧——”她打开门把阿里推到外面。

他站在黑暗中看着她那闪闪发光的眼睛。

“去吧——”

“好吧。以后我不来了。”

“别这样，兄弟，一定要来。我恳求你。”

“母狗，”阿里说，“以后连吐痰都不到这儿来。”

他们在黑暗中默默地站着相互看了片刻。然后传来了女人激动的声音。声音中仍有先前的那种直率和大大咧咧：

“杂种。要不你早就象耗子一样躺在那里死了。”她骂完后关上了门。

阿里怒冲冲地在关闭的门上踢了两三脚，象蛇一样发出嘘嘘声：“婊子——”

市场里传来士兵的皮靴的沉重的脚步声。他一跃钻到一个

商店的下面。当时，他害怕地看了一下，因为他坐在一个死人身上。士兵默默地过去了。

来到外面，他哆嗦着双腿在那儿站了片刻。他的心已麻木了。

三十三

秋末冬初，纳伊姆患了中风，但不厉害。村庄的土医生保证，没有关系，冬天连马也会经常抽筋，而煮一两只豺狗让马吃，就会恢复健康。尽管如此，他仍卧床不起。

两个星期以后，阿兹拉从到罗山宫谈租子问题的管家嘴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她在房间里闷了一天，下午，来到花园。秋风萧瑟，落在小径上的树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坐到榕树的树根上，把干树叶堆到一起。她有时突然不安地把手放在耳朵上。然后担心再发生慌乱，站了起来，坐到下一棵树的树根上。她在那里仍能不费劲地保持平衡坐着把树叶抛到风里让风吹跑。她并没有感觉到气候非常美好。

次日，她到了罗山普尔。村庄仍是那样陈旧，那样充满灰尘。还是那些墙，那些树，那些巷子，那些田地，田里有个别农民在耕地。这是播种季节，她敲了一下脑袋想。看到这么多年沉睡的旧景，她无限忧伤。进入自己家以后，她向看守老头问好。老头摸着钥匙串，见她意外的到来，怀着高兴与伤心相交织的感情哭起来。她吩咐佣人打开房门，走进厨房坐下。从房子里传来打开门窗、打扫和拉动家具的声音。有时还传来打碎一两块玻

璃以及佣人说话的声音。这是秋季晴朗的一天，厨房里充满了阳光。阿兹拉站在窗口看着从房间里来到阳光下的这块灰尘的小云彩，她没能作出任何决定，现在她已到了这里，她害怕从这里向外迈步。

“现在？”她走在荒废的花园的坑坑洼洼的路上，成千次地在心里问道。那种慌乱，那种不顺心，处处跟着她。

当四周黑暗降临时，她象小偷一样进入纳伊姆的家。在牲口的院子里，纳伊姆的妈妈挤完了牛奶，提溜着木桶朝里面去，土墙头上闪烁着傍晚的星星。她第一次进入这个家，过去从未来过。她仅仅有一次从远处看到过纳伊姆的妈妈。这个家在她的梦境里根本没有位置。她从未想过到这儿来。今天象陌生人一样踏入这个家门，她心里并没有产生离别和旧有的不相干的感觉，因为无意识的力量就是这么强有力。她轻手轻脚地走过牲口的院子，朝里面窥视。象小康的农民家庭一样，那儿有一幢房子。老太太在厨房里干活。她从窗前经过时，她的影子映到院子里。有一扇房门开着，看得见躺在小床上的男人的腿。

“纳伊姆——”阿兹拉颤抖地想道。她站在葡萄架下的黑暗处，手放在卜卜跳动的心上，就象穷人希望得到点儿食物，在黄昏时刻默不做声地站在富裕农民的门口一样。

她象猫一样走过院子。纳伊姆脸前放着一本书在灯下阅读。听到脚步声，他象孩子一样说道：

“妈妈，我饿了。以后再按摩吧。”

没有得到应声，他移开了书。他的脸完全露出来，书掉到了地上。他努力起来，但是靠臂肘支撑只起来了一半。他秃顶了，两鬓垂着一缕缕白发，身体已发胖。阿兹拉扶着门站着。她看到纳伊姆的眼睛里有无限委屈的神态。她两腿哆哆嗦嗦，走到他

床边坐下。

“阿兹拉——”纳伊姆终于喃喃地说，并一下子倒到枕头上。他直挺挺地躺着，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儿空间。突然，他侧过身，胳膊搂着阿兹拉的脖子把她拉向自己。她把头放在他肩头哭起来。爱人眼睛里的无限委屈的目光以及瞬息间的感触把多年的傲气变得极其渺小。

纳伊姆亲她的前额、眼睛、脸蛋、嘴唇，一个字也没说，急切而热烈地亲她所有的地方，直到他舌头上感觉到眼泪的咸味。

“别哭。”他努力说。他的声音沙哑而无力。阿兹拉用闪烁的眼睛看着他。

“你病了。”她痛苦地说。

“现在我好了。”他说，并亲她乳房上面衣领敞开的地方。尽管已过去了许多时日，但她胸口的皮肤仍很结实、健康。阿兹拉把手指放在他的头发里，第一次亲他，由于感情太激动又哭了起来。

“别哭。”纳伊姆用手抚摩着她的背重复说。

她抑制住自己，擦干眼泪。纳伊姆的妈妈手里拿着红色的油罐子，站在门里惊异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年轻的女人。突然，她认出来了，脸上露出纯朴而意味深长的微笑。她小心翼翼地坐到小床上，按摩儿子的腿。她的到来谁也没有感觉到。

“你又坐牢了？”阿兹拉问。

“嗯。”

“多长时间？”

“很长时间。”他着魔似地看着她，“好几年。”

“你的头发脱落了。”

“嗯。”他认真地说。

阿兹拉嫣然微笑。纳伊姆也陪她一起笑。他无以他顾，只是专心致志地听这些年他所失去的爱人的声音，这声音慢慢来到他近前，他又重新得到了这声音；就象夜半船夫的歌声，时而来近，时而远去，哪儿也看不到，但它却提高了旅客的勇气，在暴风雨的夜里，它使他们增添了热爱生活的感情，给他们带来喜悦。

阿兹拉看了看纳伊姆的妈妈，十分害羞地说："我来抹油。"

"不。"纳伊姆抓住她不放，"你说话吧。"

"一边说话一边抹。"她笑了，起来坐到床尾。

"好吧，好吧。"纳伊姆的妈妈实实在在地、意味深长地笑着出去，又从院子里回来，关上门。她白发苍苍的头在迅速摇动。

阿兹拉一边在他小腿上抹油，一边慢慢地说话。自己的话，他的话，他受中风影响的左腿的话。纳伊姆专心致志地听着，并照她说的努力活动身体的半死的部分。他慢慢地摆脱了这个沉迷状态。

房间中央快要熄灭的火焰发出无力的火苗。

"再添点儿柴吧。"他说。

阿兹拉站起来把干柴扔到火上。木柴冒着烟，燃烧起来。阿兹拉的前额冒出了汗珠。房间里散发着木柴燃烧和按摩的油的混杂的气味。阿兹拉的影子在墙上舞动。

"叔叔去世了。"纳伊姆沉痛地说。

"嗯——叔叔？"

"嗯。"

两人沉默不语。

"我在狱中得到这个消息。他对我去坐牢非常生气。我几次托人带信给他，让他来见见面，但是他却没来。他说：'去跟纳

伊姆说，我同他已毫无关系，我没有他可以生活得很舒服。’我听了这话很难过。此后，我再也没有给人带信。后来，他病了。有人来告诉我，他一直在治疗，尽管非常痛苦，但他一直在忍受着病魔的折磨。他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没有表示要见任何人的愿望。有一天，突然他把佣人叫到跟前，说：‘你认为我毫无欲望？那你错了。明天我们到阿尔莫拉去。’然后他遗憾地说：‘我从未想过，对死亡我们无能为力。一生只有这么短暂的时间，而我们却犯了这么多错误。纳伊姆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一生中，我们象孩子一样相处。象任性、幼稚的孩子一样……’

“但是那天夜里他死去了。”纳伊姆抬起头，“哎，过了几天后，我做了个梦。梦到我在河边走。走着走着，在一个地方，他出现在河面上，说道：‘往前去。’我又走起来。他潜入水中不见了。每隔不远的地方，他就露出水面，示意我往前去。后来，河到头了，他站在那儿的沙滩上。阳光灿烂。他的白发随风飘摇。他穿着自己心爱的白衣服，手里拄着手杖，好象在等我。他说：‘我独自而行，很好，你来了。’我们在沙子上走起来。路上，我们遇到一群群水鸟，它们飞向大海。走着走着，我们进入了一幢房子。那个地方，虽然我从未去过，但却似乎我很熟悉。我们上楼梯，上呀，上呀，我喘了起来。梯子数也数不清。最后，来到一个梯子和一个围着房子的铁栏杆跟前。一个贫穷潦倒的人靠着栏杆坐在那里。他默默地看着我们。叔叔把自己的银手杖交给我，说道：‘给他吧。’他从我手里接去手杖，忧愁的脸上露出了天真的笑容。他默默地、感激地看着我们微笑，拄着手杖站起来，顺栏杆往前走。看到他微笑，我很高兴。当时，我心里的不安突然云消雾散，至今我还记得。叔叔把手放到我肩上。我们往回走。我心里十分满意和高兴。高兴是由满意而产生的。但

下楼梯时，他不见了。我没理会，单个儿往下走。后来，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从窗户往外看。外面黄色的阳光照耀四方。照在沙子上，大海上和天空，很黄很黄。”他说着说着捏了一下阿兹拉的手，“再听我说，我所要讲的奇怪极了。当时，我从窗户往外看，心里产生一种奇怪的忧伤，深沉的、静寂的、悲哀的忧伤。但是奇怪的是，它没有挫伤我先前的喜悦和满足。我心里没有产生令人痛苦的不安。这不是任何悲痛的感情，而是一种悠忽的悲伤，就象我……就象……不知道。但是至今我在梦里还没有这么强烈地感觉到某种感情。当时，我感觉到，我对叔叔是多么的热爱，因为我同他的关系比同自己的爸爸的关系还要密切，因为对我们来说，在生活中得到满足之后，除了悲伤一无所剩——阿兹拉，你知道，叔叔在世界上是多么孤单、多么勤劳、多么痛苦、多么善良。他那么慈爱地抚育我。生活中承受了如此长久的孤独的痛苦……”由于一口气讲下去，他脸变红了，额头暴起了青筋。阿兹拉感觉到，他的眼睛很奇特。

“姨妈也去世了。”她悄悄地说。

“嗯。听说了。”

“纳伊姆，是这么回事，噢——那天夜里，我好长时间没睡着。我心情不太好。午夜后，她来到我房间，责备我很晚没睡觉以及坐在雨里。我生气了。我说让她回去。这话使她很伤心。她哭了，然后抱起自己的猫出去了。早晨当我们醒来时，她已经死去。到今天已经三年多了。”

纳伊姆的脸上流露出忧郁的神情。经过好一会儿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抑制住了自己，慢慢地说道：“但是，现在她已经死了。愿真主宽恕她。”

阿兹拉感觉到，纳伊姆的心里对姨妈存在着某种严重的误

解。她默默地在心里说："有什么关系。"

火又要熄灭了。阿兹拉站起来在火上放了几根干柴，并打开门。当烟雾完全出去，房间里充满了新鲜、凉爽的空气的时候，她关上了门，把双手放在纳伊姆的胸口坐下来。房间里慢慢地增加了光亮和温暖，一两块燃烧的油质的木柴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

"你想我吗？"

"很想你。"纳伊姆用平淡的声调说，"你不在，世界上最困难的事就是长夜。监狱里是这样，外面也是这样。白天忙于工作，但是夜晚当我孤单一人，疲惫不堪时，怎么也睡不着。那时，很危险的事涌到我头脑里来。我想，所有精神上的毛病都找到我了。我眼里喷出火，身体象久病不愈的人一样发软。我度过了成千个这样的夜晚。我几次想到没有你也许我会死掉，想到这儿我就不寒而栗。"他笑了。

阿兹拉不安地解开他的衣领象绵羊一样用嘴在他胸上蹭来蹭去。"你这么想我。我从来没有想到。"她又哭起来。

"别哭了。"纳伊姆嚷道。

她蹭了蹭纳伊姆的肩头，揩干了眼睛。"我一看就知道了，这一切都过去了。你忍受了这一切。你想我。你的眼睛衰老了。请原谅我吧。"

他凄苦地笑了笑。

阿兹拉又说："但尽管如此，你的眼睛仍然很漂亮。纳伊姆，你的眼睛挺奇妙，衰老而温柔……"

"这是因为，"纳伊姆急切地说，"当我被包围在无边无际的悲伤中时，我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除了巨大的喜悦之外，还有微小的高兴。我们在忙碌中忘记了微小的高兴，

然而它们在悲伤中却对我们起作用。它们每时每刻都在我们周围，这么近，我们一伸手便可把它们抓到。陈旧的事，例如，从头脑中消失的、童年时代看护过我的老妇人的模糊的面孔；我们家在山坡上，雨下在洋铁房顶上发出挺大的响声，母猫在木头走廊里生下小猫；有一次我把我的旧鞋从开动的汽车里扔到外面去，又不安地从窗户里望了最后一眼它那破旧的干皮子；住在我们家的野鸽子；我曾给过一个老态龙钟的人一双旧毛袜子，他在唠唠叨叨道谢的时候，哈喇子挂到胡子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路旁生长的一棵孤零零的花，我从它旁边过去，老远又回来，手一碰，它所有叶子都默默地落下来。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世界上有这么多美丽的地方。在大吉岭我看到过天明的景色。当太阳从虎山上出来时……"

"喔，这么大的大盘子，我以前看见过。"阿兹拉说，"你也看见过？"

"有时是橙色的，有时是黄色的，有时是红色的，光芒四射，这么大，如此壮观，如此威严，使人的心中产生激情，苦闷一扫而尽。"他停了一停，"还有战场上的那个夜晚。那个仙境的夜晚现在仍在我眼前，连绵大雪之后，月亮出来了，我们坐在战壕里。雪彻夜不停地落到我们为了御雪搭在战壕上的油布上，不时有人站起来看看外面，其他人就问他：'雪停了吗？'他失望地摇摇头，来到我们怕冻死而燃起的火堆旁边坐下。大家都一个一个地睡了，但是我却掀起油布靠战壕墙站着。雪象棉絮一样飘然而下。夜充满了躲藏在云彩里的月亮的朦胧的光亮和寂静。雪覆盖了敌人的辽阔的人海，这时，突然月亮出来了。雪停止了。敌人阵地上有人弹起了吉他。我看到夜是这么白，这么美。右边的整个树林披上了银装，高高低低的地上，远处的山上，尽是雪。它

是和平的、天上的夜，根本想不到战争。听到乐器声，我想那里也有一个人没睡，也象我一样在回忆童年时代的事，在思念自己的家和自己的村庄，尽管他比我多疑和隐蔽，但这时，战争的思想在他的脑海里已消失了。这是多么迷人的景色，似乎它不是当代的事，而是忘却了的事件。那一夜铭刻在我的心上。尽管当时我很脏，疲惫不堪，受苦受难，而且头发里生了虱子，尽管片刻之后我怀疑整个世界，但那一瞬间我却是天真的，惊奇地看着四周。在寂静中，传来连续弹拨乐器的一根弦的声音，就象他在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自己的童年，回忆自己村庄的雪。”他拉了拉阿兹拉，让她贴紧自己，“还有我在梦中看到的景色。叔叔站在沙滩上。他穿着漂亮的白衣服，天气十分晴朗，天空呈蔚蓝色，水鸟一群又一群，叔叔的象雪一样白的头发随风飘摇。他站在那里等我。他显得那么慈祥，那么漂亮。这是我生活中最迷人的景色。而且——而且世界上什么没有！有春天，有秋天的下午，有蜜蜂的蜂房，有我的家，家中有我的妈妈，在整个世界上她仅仅在等我一个人，还有你，有你的声音，你不在，你的声音仍保留在我的耳朵里，你的声音的这个魔力在我心中产生了生活和生活中的动荡的感觉。靠近点儿，阿兹拉。挨着我听我说。有我的朋友。你知道，他们中有些人撒谎、吹牛，当我仔细听他们说话的时候，我便明白，他们整个时间都在自吹自擂；有些人是酒鬼，不关心妻子儿女；有些人比这还坏，如果有谁去作世上的道德考查，那末他就会列出他们干坏事的清单，但是他们同情我，热爱我。世界上不是所有好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嘛。”

阿兹拉挨紧他专心致志听着。她抬起头说：“我告诉你一件事，纳伊姆。我在德里时，我想，我怎么到这里来？过去的一切是这么可怕。甚至今天上午我到这里时还是如此，以致站在葡

葡藤下面看到你的脚的时候，我还不知所措。但是现在——我坐在这里，感觉到啥也没有。那个阻止我们这么久的孩子似的任性和害怕，算不了啥。这一切都是如此平常、容易、自然的事。到这里来……”

“阿兹拉，我们算不了什么。我们是渺小的普通人。在大自然的手中，我们的生活是软弱无力的。只有我们的劳动才能使生活牢固，我们的忍耐力使生活牢固，我们的友谊和伴侣关系使生活牢固以及爱情——没有它我们是软弱的，可怜的。”他的声音哽咽了。

“你开始思考的多了。”阿兹拉抚摩着他的前额说。

秋天的凉爽的夜越来越深，纳伊姆的妈妈一点儿也不困。她多次走过院子到门口去，从门缝往里张望，满意地点着头回来，直到她的儿子和媳妇就这样说说讲讲睡着了。她久久不能入睡。

几天后，阿兹拉把他带到德里。他在罗山宫开始了正规治疗。

阿兹拉说得对，纳伊姆确实开始思考了，尽管这里面他自觉努力的成分很少。这大多是阻止他的疾病和脾气的自然的结果。他从未过过这么清闲的生活，在监狱的漫长的岁月里也没有如此。由于身体所迫，心情苦闷，他产生了听天由命的思想。他从来没有感觉到思考的必要。生活中事件出现得这么迅速，这么频繁。事件把他往前驱赶，使他没有工夫思考。他不自觉地承认，生活的外来的影响、事件、事故是大自然的优胜的力量，他把自己交给了它们。他并没有感觉到头脑的无能为力。他在失去思维的情况下度过了年华，观看了世界。他觉得这种实践特别有趣和简便。他一直害怕思考。他对驱赶他往前跑的生活已经

习惯，不想改变它。莫名的害怕阻止他改变生活的潮流。尽管他所过的这个自然的，甚至传统的生活，对他一点儿也不适合，它给他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沉重的忧伤使他空虚了，但是经过这么折磨之后，莫名的害怕已达到顶点，不管怎样，他已没有寻求新路的勇气。有几次，事件的打击追使他进行思考，他感到一种奇怪的动脑筋的痛苦，这种痛苦在他的无意识中产生了对思考和变化的害怕。仗着强壮的身体，由于自己无知，他认为，他所过的生活基本上是舒适安逸的生活，只是有时飞来些灾难。主要的灾难是精神上的灾难，它打破心中的平静。人由于害怕而失眠。

但是，就象突然停止发动着的发动机、为了排出多余的蒸汽而打开“安全阀”一样，由于卧床不起，他的头脑之窗不知何时敞开了。起初，他回避观看窗户的黑暗处，后来，当他毫无办法的时候，惊惶地往那儿瞧一瞧。就象把一个孩子放到黑暗处，他闭上眼睛痛哭起来一样。他慢慢地不做声，狐疑地睁开眼睛。闭上，睁开，闭上，最后，当他有了在黑暗处观看的能力的时候，就把手插进土里玩起来。当他相信自己的存在以及自己周围世界的存在的时候，就站起来，以友爱的方式伸出手走起来。象这一样，纳伊姆的头脑里在进行着思考的实践。当他第一次充满信心地向它里面窥视时，感到惊异。他看到，他的头脑象处女地一样，象只长着自发的花草树木而无人居住的岛屿一样，象从来没有人航行过的陌生的大海一样。当他坚信不疑地进行思考的时候，既感到动脑筋的痛苦，同时也得到了满意。黑暗中一些地方爆发出光明。在这个亮光中，他看到了许多微小的令人高兴的事。他的情况象新生的小猫一样，几天来慢慢地感受增大的亮光，当它睁开眼睛时，非常高兴。

尽管如此，却有几个顽固的形体分散在这个窗户的黑暗和明亮的地方。有时，它们来得很近，到了可怕的程度。一个是满嘴胡须的、肮脏的、消瘦的死人的面孔，脸上洒着朦胧的月光。一个是在黑暗的墓地里象老牛一样摇摇晃晃同他一起走着的轮廓。当时，白色的杏花落到他们的头上。他奇怪地感觉到，他在同快要死的人一起走。一个是那个外国人的面孔，脸上有一双纯朴无邪的眼睛。他在德国的一个小村庄干木工活。德国人幼稚地对他施了友谊的大恩。他觉得，如果那个陌生人一切都知道，那末他仍会这样做，这有啥关系——一个是阿兹拉，对于她，爱的情感几乎消失，但是她给他带来了失败感。这是阿兹拉的新面目。

三十四

在进行了每周一次的简单的检查之后，安萨利大夫象往常一样把"听诊器"放到提包里，从玻璃罐里倒了一杯水。喝了两口之后，没有给上周的病历表，而用手转动起玻璃杯来。他用深邃的目光看着纳伊姆说：

"你信教吗？"

纳伊姆脸色微变。他苦笑了一下。"你干吗问这个？"

他手里转动着玻璃杯在床沿上坐下，说道："宗教今天仍可以帮助我们。在科学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的当代，宗教仍是最高的力量。从一个医生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你也许会惊奇，但是，精神的满足有助于'血压'恢复正常，这是事实。"

纳伊姆又不安地笑了笑。

“疾病是一个意外的灾难。它从来不订了计划再来，也不能按照某个计划抵御它。抵御它不在我们计划之列。就象它突然到来，也就不得不突然发挥自己的抵抗力。这种力量不是从某个外部机构、医生或者医院来，而是在我们和你的内部存在着。我们中有些人对它熟悉，有些人对它不熟悉。至今尚未发明出什么比信仰更有治愈能力的外科工具或者药物。宗教……”

“你指的是什么宗教？”纳伊姆打断他的话问道。

“这毫无关系。”安萨利大夫摆着手说，“虽然我们很尊重我们父母的宗教，我们中大多数人紧紧地依附于它，从来没有感觉到需要考虑其他的宗教，但是宗教对任何人都不会成为坏的根源。不管什么宗教，所有宗教都指引我们。一个人的父母的宗教与另一个人的父母的宗教，二者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好以及他们的子女好才创造出来的。这个共同的价值存在于一切宗教。朝好的方向去，只有一条道路，它存在于所有宗教之中。这就是信仰。它指引着灵魂，它是人类的最大的发明，最大的力量。我哪能起死回生。当我病倒的时候，我就要露馅儿了。那时如果你看到我，你就咒骂我……”

纳伊姆躺着移动了一下。“大夫，我现在信仰宗教，我是不是太迟了点儿？”听他说话的人想插话，可他用手示意让他别做声，“我能够得到我所失去的吗？”

“你不能这样想。你失去了什么？你一定能够战胜这个病。”大夫说。纳伊姆瞟了一眼自己的胳膊。大夫感觉到他的问题的性质后，心里颤抖了一下。但是纳伊姆长叹一声摇了摇头。

“一生——！生活中我得到了什么？一生。我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吗？”

“一定。只是你不能够回到一九一〇年去，或者改变世界上已经发生的事件。但是，你能够把今年，甚至今天，以至这一秒，变成新的一秒。一个新人……”

“世界上的事件？咳。我只说我自己生活中的事件。”

安萨利大夫不安地转过身，手微微地抖动。“不管怎样，你控制不住时间。这是形而上学的实践。宗教不是魔术，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它是一种纯洁的、积极的力量，它永远推动人前进，使人更加完善，转变人的态度，它没有伤害或者否定的能力，你可以从今天起就以一个新的形式开始自己的生活。如果你能打算让自己忘记过去，那末就如同你是刚生下来似的。你的心、头脑和思想都会变年轻，而且生活……”

“那末干吗还需要宗教？”纳伊姆气愤地问。

“宗教？哦——做一个新的人需要一种理论。宗教给我们提供这种理论。哎，你说，你现在有什么？”他停了停，“遗憾、犯罪感和后悔？靠这分财产你能做什么，能走多远？能对抗这个病吗？你在思考自己过去的生活，想铲除它，尽管你对此无能为力。这只有在你忘却自己记忆中的一切的时候才有可能。这一切你都明白，而你却在异想天开，在很大程度上变成空想主义者。你在一无所获地、慢慢地毁灭自己，在把自己的存在变成对己对人都毫无用处。现在，你需要一个正面的理论，需要这样一种力量，它能把你迅速地推向前进，而把所有后悔、受伤害的感觉和所有不必要的感情都抛到后面，使你摆脱过去，清扫你受难的头脑。我知道，你头脑里有思想负担，它在毁灭你；你心里有隐痛，它是由巨大的损失感所产生的。因此，你走不了多远。”

“自欺欺人，大夫，”纳伊姆十分厌烦地说，“那干吗要把宗教拉到中间来呢？如果对自己说：‘哎，兄弟，忘记到目前为止

所发生的一切吧，重新开始计划吧。生活依靠健康的理论可以变得美好，因此首先为获得理论而努力吧。'那末先生，这里面宗教从何而来？这个我们仅仅依靠空想或者少量的哲学即可做到。我的意思是——为了一些物质利益而运用宗教，我认为……"

安萨利大夫默默地坐着，满脸通红，但是在说话之前，他抑制住了自己。"我从你所看到宗教的那个角度来解释宗教。这是全面的宗教，因为我们从它还可以得到物质利益。否则，宗教会把我们带到想象不到它的世界。这样，任何宗教都不禁止任何人获得物质利益。但是如果你仅仅想为了精神的向导而运用它，那末是你的好运气。宗教的最大的工具是信仰。信仰同人的性格协调起来就变成一个感情，信仰给予人窥视自己内部的本领。迄今为止，凡是认识自己的人，他的这种能力都是信仰所产生的。这是一条人走在它上面转了全世界之后又回到自身的道路。这条秘密的、狭窄的道路，到了人的自身而终止，然后进入内部，当人害怕地、惊愕地进入自身时，道路越来越明亮，越来越宽广，并产生引导他到达所能见到的道路尽头的那种神圣的、光明的感觉，获得光明的狂热的欲望驱使人前进，给予他一个目的，当那个目的与性格协调时，人就消失于自身。起初，意识的帷幕敞开，然后慢慢地无意识的门也敞开，当他到了理解了世界的时候，就可以超然物外。然后，他戴着苏里曼尼帽子① 逛市场，逛世界热闹的地方，人们仅仅认识一个隐姓埋名的、禁欲主义的人，因为他所见到的，别人见不到，他所知道的，别人不知道。这样，他悄悄地致力于探求生活的真谛和实质，就在这个探求中，他得到了安宁。安宁在人战胜世界上的所有灾难中起到

① 传说中的一种帽子。戴这种帽子的人，别人看不到他，他却能看到别人。

盾的作用。

“关于空想和哲学，你说什么来着？你把空想的基础放在什么上面？你不能无缘无故地把空想拉到现实中来。为了使头脑和思想免于死亡，你应该有某个原由，某个论证，那时你才能按那个道理来进行思考，才能使自己的头脑摆脱毁灭。你不能把思想的基础建立在虚无上。倘若你这样做，那末你的思想就不会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前进，而会迅速地四处分散，使头脑四分五裂。思想所确立的方向是从人为了了解自己存在的实质所进行的探求中来的。没有这个方向，空想是无用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家至今还不知道物质的本质是什么，它有自己单独的形体呢，还仅仅是我们头脑的发明。如果从世界的所有哲学中排除出对真主的想象，或者排除出在宇宙和人类生活中产生协调的力量，那末，就会发现一切哲学都在互相否定，而且使思考者发疯。”

他极力抑制住声音，脸憋得通红，额头出现了汗珠。隔了一会儿，他想说话，似乎想把自己的话接下去，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把玻璃杯里剩余的水倒到喉咙里，靠到椅子背上，从窗户瞧着外面。纳伊姆躺着凝视着医生。只有他微红的面孔表明他心里在颤抖。阿兹拉漫不经心地听了这一切，但是现在她生怕驱散笼罩着房间的十分神秘的气氛。她不安地转动着眼睛看着两个男人，对他们的感情的激动感到害怕。

安萨利大夫起来站到窗口，伸手慢慢地接触桉树叶。“你看到这早晨了吗？”他看着外面高兴地说，“在真主的世界上，每个早晨都无比迷人、十分独特地徐徐出现。”

他微笑着看了看纳伊姆，然后来到他身边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拿起提包出去了。在走廊里，他挨近跟在他后面出来的

阿兹拉的肩头慈爱地说:“让他一个人呆着吧。”

他表面上象一个不会说话的、忍耐的孩子一样平静地躺在里面,他嘴唇上现在还挂着看到医生离去所产生的痛苦的、送别的微笑。但是从他懒洋洋地转动着的、寻求着的大眼睛里流露出轻微的、激愤的、持久的忧伤。阳光象每天一样地抚摩了他的被褥以后徐徐而归。有时,吹来一阵风,桉树的气味钻入他的鼻孔,使他很难受。一只无声的小鸟飞来坐到树枝上。这是苍天的一个美丽的、罕见的早晨。它象每天一样出现在世界上。我们不能到别处去寻找这个早晨?难道我们只能坐在自己微不足道的家里观看外面上升的白昼?难道我们永远不能接触它?为什么?为什么?

对于引路,这倒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东西。要么就象一个聪明的朋友提供有益的建议一样,要么它的地位比这还重要?好吧,首先告诉我,没有宗教,我们什么事做不成?

能够吃饭,能够睡觉,能够耕地,能够种花,能够旅行,啧啧啧——这是胡说八道。嗨,没有宗教雨照样下,洪水照样来,传染病照样蔓延,这是多余的。不过不能结婚,不能埋葬死人①——不管怎样,这两件事不能做。一件事绝不可能又是真的,又是假的,二者必居其一。要么你是真主的崇拜者,要么你是无神论者,要么你是大老粗,但你不能同时都是。一件事是真的,那另一件事就是假的,纯粹假的。但是,什么是真的?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可恶。我为什么这么久象傻瓜一样什么也没想过?从未想过,到了界限了,兄弟,形形色色无用之人充斥

① 穆斯林结婚和埋葬死人都得经过宗教仪式。

了世界，人们为了认识"想"而浪费了年华，我不能坦然地躺着想一会儿吗？多么遗憾的事。现在就拿我和医生来说吧，我没有任何精神方面的才智，而他是个坚定的教徒。我们俩的思想方法、观点、生活方式相互完全不同，我们却有礼貌地、满意地互相建立了关系。表面上我们朝着一个方向前进，朝着健康和成功的方向前进，除了今天，过去根本没有感觉到需要了解相互的精神生活。那末——是什么东西，尽管我们态度相反，却给予我们两人相互信任的力量，仅仅为了才智，给予我们认识到这另一个人也象我们一样纯朴、富有感情和友好的能力呢？难道这是真主吗？

但是问题是，有何好处。在我们知道它以前，发生过什么事？在医生和病人，或者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上，真主从何而来？在领略和赞美这个快乐而美好的早晨的过程中，其他东西有何必要？我们为什么无缘无故窥视同事们的、与我们毫无关系的私人生活的底细？为什么？阿兹拉在干什么？我要同她说话。她可能在楼下的走廊里同医生辩论。她一定会一会儿就说服医生。她无比聪明。她会以自己那无力的，但却有影响的方式把自己的理论印在他的主张上。她的理论？她的理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我所失去的东西，我所……刚刚娜吉米轻手轻脚地走过去。但愿她停下来同我说一会儿话。但是她看我，就象看埃佛勒斯峰[1]，或者看佛教的庙宇似的（他笑了）。刚刚从马路上过去的汽车，我可以说出，那是拉伊·巴哈杜尔·凯达尔·纳特的奥普尔牌汽车。就这样，不看，我也能分别说出所有的汽车。这是塔库尔·巴勒比尔·辛格的福特牌汽车，这是道奇牌

---

[1] 即珠穆朗玛峰。

汽车，这是某某牌汽车，这是某某牌汽车。在这里躺着，我已如此熟悉它们的发动机，就象马熟悉自己的马车一样。我已厌恶它们。我仅仅喜欢这样灿烂而晴朗的早晨，喜欢坐一会儿就飞走的无声的小鸟。但是真的终究是真的，没有它——我有点儿这样认为——我们啥也做不成。尽管有这些东西……

但是在寻求真理方面，我们所花费的时间，我们所耗去的力气和兴趣，得到了什么报答？如果今天我承认，驾驭宇宙万物的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也就是造物主，那末会有什么不同？还承认，宗教是一条道路，通过它我们感觉到并承认这个力量，那末？那末又会怎样？啥也没有。我就这样躺着，一只苍蝇在使我难受。阿兹拉马上会来，她会坐在旁边爱怜地看着我，或者看书，我不知为什么有点儿懊悔。医生每天都会来，直到说话的愿望十分淡薄的时候，他才会给了药以后就走开，他的理论和我的理论才不会插进来。我还不能动弹。我还不能摆脱我已厌恶的桉树叶的这种气味。那末有什么好处！难道真的有真主，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无知，而对我生气。哦。我生来就无知。我明白，走在宗教的道路上，我们先得创造出理论，然后信仰会自动来。不管是真理，还是谬误。不管怎样，我们会得到坦然死去的容易的秘诀（他又笑了）。

窗口几只小鸟喳喳乱叫。纳伊姆懒洋洋地用右手把它们赶跑，忧郁地看着外面。身体上，他是可怜的；精神上，他是骄傲的！在苍天的这个洁净晴朗的早晨，有一会儿，他的头脑沉浸在这个痛苦的探索中，他的头上巡回着灾难和痛苦的阴影。

三 十 五

那天早晨，娜吉米首先听到的是从走廊前面经过的一对鹅的声音。她闭着眼睛在被窝里动了动。一夜电闪雷鸣，雨拍打窗户的玻璃。在十分困倦的情况下，她想到一夜没好生休息，于是再睡一会儿。但是两只威严的、缄默的鹅今天一反常态叫个不停。她困倦不堪地、软弱无力地把头放在柔软的枕头上听鹅叫，听离她较远的清晨的温柔而令人困倦的声音。每隔一会儿，她就打个盹儿，做着大大小小荒诞无稽的梦。茶杯在茶几上已经放凉了。

最后，当阳光透过玻璃射到她脸上时，她眯着眼睛坐起来，软弱无力地打了两个哈欠，起来打开百叶窗。她把伸懒腰举起的胳膊停在空中，呆呆地站在那里。

面前是无比美好的白天。大地和天空犹如刚洗了晾干似的。空中没有任何尘土，没有任何烟雾，没有一丝云彩。蔚蓝色的天空，绿色的大地，明媚的阳光。青草上慢慢地冒出潮湿的蒸气。停留在树叶上的雨水随风一滴一滴往下掉。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小鸟在树木间互相追逐。小鸟各种各样，齐声欢叫，分不清哪个声音是哪个的，但如潮水一般的声音立刻给听者留下一个无比清晰、无比愉快的印象：它们很快乐，它们在欢唱。阳光越来越强烈，大地上出现了不同的颜色：潮湿的红马路；深蓝色的街道；土色的小径；一匹枣红马和它的彩色的车辆；褐色的长毛垂耳狗象丑角一样追逐着蝴蝶；几百只五颜六色的蝴蝶，象愉快

的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飞舞；一对耀眼的白鹅，以帝王般的威严走着，停留在羽毛上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烁着。娜吉米静默地观看这个明净美丽的白昼。她多次深深地呼吸。

“多么美好的白天——多么美好的白天。”她用手捂上双眼，“我看得到。我正在看——对。”她象孩子一样高兴地说，从桌子上拿起画笔和颜料跑了出去。

娜吉米最近考完了期中考试，据伊姆兰说，近来她在享乐。但是如果站在伊姆兰的智力面稍高一点儿的地方看，那末娜吉米是这样一种人，即“享乐”这个词对他们是无意义的、低贱的。她很敏感。对于伊姆兰及象他一样的其他人，她心里仅仅有一种永久的、不外露的、轻蔑的感情。她把他们统统当作过着低级无聊、心满意足的生活的人们。他们为了得到小小的舒适，心中集聚了无数的忧虑，自己被弄得很空虚。他们同智慧和精神毫无联系，最后除了一般化以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他们把固定的、无名的一般化凌驾于对生活的所有追求之上。

她自己就以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思考，感觉事物。现在，她已不是几年前的小姑娘。当时，她几乎对自己感觉到的周围的每件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东西都震惊，她那易变的脾气使全家人都感到头痛。现在，有时看到某一迷人的景色或者罕见的事件，她的眼睛里仍闪烁着那处女的、异常惊异的光芒。她觉得，她现在已杜绝了无知和伤感。她那极其善感的头脑经受一次又一次的震动后已经僵化了，现在又慢慢地活动起来。她目睹了自己周围每个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东西的反应，认识它并把它接受下来，由于这个原故，她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她的严肃、寡言，超过了自己的年龄。

苦恼的事是她明白这一切。她十分清楚地知道：她同他们

不一样，她的生活同他们的生活各别，她的世界同他们的世界处于不同的平面。她在如此失望，如此沮丧之后才认识到这一切。她建立的所有友谊都化为乌有，所有的好人和可爱的人都使她极其失望，他们是这么平庸、卑微，他们把她抛弃了。在她的脑海里，周围很远都无人居住，无邻居之情。虽然她现在仍没有成见地同他们相处，因为她确实不是一个具有强烈反感的人，但是她明白，她决不能同他们呆在一起，正如两个不同的单位建立在不同的平面上。她从自己冷静的理智的高度上苦闷地、亲热地、关切地、轻蔑地看着他们，她感到十分孤独。人们看到她孤独、沉默，不是产生忧伤的，而是产生高贵的感觉，此外，她略大的脑袋，年轻的眼睛，苗条的身材使人看了发笑。罗山阿加象疼爱阿兹拉一样地疼爱她。她的妈妈象远离自己的其他孩子一样远离她。全家只有阿兹拉一个人同她无拘无束，十分自然地相处，因为阿兹拉从来没有希望她象期望其他人一样具有非凡的品质。阿兹拉对她来说是这样一条关怀和仁慈的河流，尽管河水混浊，河岸残破，但它仍是渔民、鱼和千百万庄稼的生命的源泉。有时，她突然伤心起来，就把脸藏在阿兹拉的怀里哭泣。

在学院里，她除了学历史和经济之外还学音乐和美术。绘画象一种感情一样缠绵着她。在罗山宫，她每住满两个月换一次房间。某一天，她坐着坐着突然想到，现在她不能再住在这个房间里，因为她对这个景色已经厌恶了。她没有碰任何东西，只拿起自己的油画布来到走廊。罗山宫的所有佣人都忙着给她布置新房间。

在那个美丽的早晨，她坐在走廊的角落里的凳子上聚精会神地写生。这时，她唯一的亲密朋友法赫跑来坐到楼梯上。

“噢——嗨，真热。”她扇着披巾的边说道，并脱下粘了烂泥

的鞋子。

"哎呀——真热呐。"她又瞟了一眼埋头绘画的娜吉米，"啊——啊。"

娜吉米没有理睬她。

"哎哟，这些姑娘在忙合什么呢。"法赫生气地说，"喂，娜吉米小姐，贾杜巴·达亚艾先生的夫人[①]，如果你不理我，那末我就提着鞋子到上面去，打扰你绘画……"

娜吉米惊慌不安，"喂，噢——哎哟，法赫，你什么时候……"

"确切时间记不清了，大约二十年前。"

娜吉米漫不经心地看着她。

"刚才我在报告天气。"

"喔，多傻，亲爱的法赫。"娜吉米说，"好吧，请你原谅。你写诗了吗？"

"在这大热天里？"

娜吉米吃吃地笑了："就写热嘛，这么美丽的白天。"

"好吧，听着——"

"哎哎，鞋子鞋子——"娜吉米叫嚷道。法赫赶忙去脱下脚上剩下的一只鞋。

"听着——"她坐到娜吉米旁边的地板上慢吞吞地说道：

"风，是树的呼吸，溶解在昨夜的雨里，
现在树象坟墓的碑碣一样安然屹立。
我在用自己的呼吸努力使它们复活，
我用自己全部呼吸也动摇不了一片树叶，

---

① 那个时代的女画家。

因为我极度伤心，我的生命已奄奄一息。”

“得得得得了，”娜吉米情不自禁地笑着说，“这纯粹是散文。”

“这是思想。”法赫生气地说，“难道能出口成诗吗？这绘画容易，拿来画架和画笔，一挥而就。小姐，诗可有几个大的阶段……”

“好了，我承认，你到了高级阶段。”娜吉米说，“你看这幅画——”

法赫眯着眼睛，手搭凉棚多次滑稽地上下看了看，耸了耸肩膀说道：“一般。”

“是对面的景色。”娜吉米说。

“是吗？”法赫无比诧异地睁大眼睛问道。

“兄弟，别装蒜了。”娜吉米认真地说，“今天清晨，我感觉到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一天。不知怎么了，法赫，以前肯定也有过这样的白天，但是，听了一夜雨声，我想不到今天会有这样的好天。清晨，鹅的叫声把我吵醒了。当我打开窗户时，怎么告诉你呢？亲爱的法赫，树上鸟儿齐鸣，鸟的声音和对面的整个景色映入我的眼帘。知道吗？巴尔曼先生说，如果你闭上眼睛能够清晰地看到景色中的每个东西，那末就可以认为宜于作画。亲爱的法赫，请你相信，当我闭上眼睛时，我看到青草上升起蒸气，停留在树叶上的水珠随风落下，鸟儿互相追逐……嗨，法赫，虽然早晨已经过去，现在却仍……”

“是吗？”法赫真的诧异地睁大眼睛说，“那你就快点儿把它画下来。”

“对，你写诗吧。这是创作的日子。”

“我饿了。”法赫噘着嘴说。

听到潮湿的石子路上的脚步声，她们一怔。伊姆兰穿着晨衣在打哈欠，哈利德象往常一样订了难为法赫的计划同他一起走来。

“我喜欢日本人的名字。”哈利德说，“例如，藤正或者藤崎①，或者……嗬，法赫和娜吉米坐在这儿。早晨好，姑娘们，我们没有打扰你们的休息吧？”

法赫害怕吵架，很有礼貌地还了礼。

“没有任何妨碍。我在告诉艾米，”哈利德说，“我无比崇拜日本人的名字。崇拜日本诗……”

“这里没有人作日本诗。”

“有几位先生作。譬如你——”

“我根本不作日本诗。”法赫说。

“你肯定作。”

她感到惊愕。“哎，娜吉米，我什么时候作过日本诗？”

“哈利德兄弟，你别难为法赫吧。”娜吉米说。

“但是，娜吉米，我确实喜欢日本诗。例如，法赫写的关于秋天的那首诗，完全是日本诗。”

“哪儿是日本诗。”法赫激动地说，“巴尔曼先生认为，那完全是独创的。”

“日本诗也是独创的，而且是东方的。”哈利德说。

“哦，你就知道这么多？”法赫挥舞着手说，“中国诗是东方的。印度诗比中国诗更东方。”

“不，亲爱的法赫，中国诗比印度诗更东方。”娜吉米说。

---

① 藤正和藤崎，这两个日本人的名字在外文中开头的音同法赫相似。

“嗯？就是说印度诗……”她准备吵架。

“兄弟，我的意思是，从历史来说，中国诗更古老。按照这种看法，你的诗也可以说是东方的。”

“那倒是。”法赫辩论说，“不管怎样，日本诗完全不是东方的，而是胡诌。”

“哎哎，法赫，不管你的诗是东方的，还是欧洲大陆的，”哈利德竖起手指说，“但是如果对日本诗妄加评论，那就要吵架。”

“吵就吵。”

“啧啧啧，你的态度多么不象女人的态度，法赫米妲女士，啧啧啧，到界限了。”

“完全正确。你哪儿懂诗。”

伊姆兰打着哈欠厌烦地问：“你没来吃早饭，姑姑。爸爸问到你。”

“唉，怎么告诉你呢，艾米，这幅画一清早就把我拴住了。什么也没做。罗山阿加也在吗？”

“嗯。”

最后，当他们吵得很厉害时，娜吉米和伊姆兰以威胁的口吻让哈利德再别做声。

“你们别插进来。这是我们的私事。”哈利德说。

“这不是谁的私事。”法赫叫嚷道，“显然，很滑稽。”

费了很大劲才把这两个人劝解开。中饭前，他们四个人坐在走廊的楼梯上懒洋洋地聊天。有时，哈利德说笑话使他们发笑，或者为了说服法赫用严肃而痛苦的语调吟咏她的某首诗。

在饭桌上，巴尔维兹看到法赫，鼓着嘴问道：“今天法赫米妲女士和哈利德又吵架了？”他向来叫法赫的全名。

“是的，爸爸。”伊姆兰一边把盘子里的米饭聚到一起，一

边说。

哈利德惊慌地说："没有，叔叔，我说，日本诗里没有一点儿悲观主义，所以我喜欢。法赫的诗里也这样……"

"那末你为什么用那样痛苦的声音吟咏她的诗？"娜吉米接口说道。

他更惊慌了："喔，我的意思是法赫的诗里也没有，就是说我喜欢。"他的话引得哄堂大笑。

吃完饭，不知怎么，他们讨论起宗教和文化来。这是哈利德所喜爱的话题。他的老理论是，宗教和文化相互没有任何联系，其他所有人都持同这个理论相反的意见。法赫极力反对他，踊跃参加辩论：

"哈利德仅仅读了几本书就搞了自己的理论，然而这样的题目，不但得研究民族，而且得研究阶级。"

"别吵，兄弟。"巴尔维兹想了想说道，"你们俩之间是个人分歧。但是，哈利德，民族的文化受它们的宗教的直接影响，这是事实。世界上所有大的文化都建立在大的宗教上。看看欧洲吧……"

"对，就拿欧洲来说吧，"哈利德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欧洲的基督教徒难道象印度或者中国的基督教徒一样生活吗？这里大多数基督教徒在打扫胡同。难道他们的文化就是英国国王的文化？"

"这意思是，你的文化仅仅建立在阶级划分上。"法赫说。

"不仅仅在阶级划分上，但是在文化的形成中，某个社团的经济状况和资源占很大成分……"

"这是正确的。"阿兹拉同纳伊姆在一起吃完饭以后，来到他们旁边坐下，说道，"每个社会都建立在社团上，即那里的人们相

互之间如何相处，何时交往，如何对待。除此之外，宗教是一个永久的东西，而文化每个时代都变化，不能建立在它上面。”

娜吉米想发言支持巴尔维兹，但是由于阿兹拉的看法，她不相信地微微摇了摇头停住了。法赫对此尖锐地说："难道你不承认宗教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准则？请你告诉我，当初人不是由于宗教才分成派别的吗？而你把文明、文化和所有东西都扯在一块搞得乱糟糟，你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文化完全是另一码事。”

“不对，”哈利德说，“人类分成派别是由于地区的界限。”

“当人们住在窑洞里时是那样。当文化的光芒普照时，有组织的划分派别仅仅是在宗教的基础上进行的，当地区界限的概念消失时，当住在两个不同村庄的两个人是兄弟时，那就仅仅是由于他们同属于一个宗教。”

“这就是不同，兄弟，你的文化的概念是很错误的。”阿兹拉接口说，“也可能你所说的那两个人相处时互不喜欢对方的生活方式，或者互不重视对方的饮食和衣着，或者仅仅出于礼貌而互相忍受对方的音乐。”

“这完全是以地区界限为基础的。”哈利德说，“就拿印度来说吧，北方人高大、白皙。在他们的社会中推崇英勇果敢，他们的娱乐是骑马和射击，食物是肉。你越往南来，人们的个子就越矮小，皮肤的颜色就越黑，性情就越急躁，胆子就越小，头脑就越聪明，他们的食物是加辣椒的肉菜汤和蔬菜。西北的某个穆斯林到了孟买的穆斯林的家中，就会感到自己陌生。为什么？看看英国吧，他们把国家同宗教分开，为什么？因为国家有他们的文化。”

“他们在朝着唯物主义前进。他们除此之外毫无办法。”法赫说。

“为什么没有办法——对，为什么没有？”

巴尔维兹想说话，但是他的声音淹没在三四个声音中了。隔了一会儿，他和他的妻子厌烦地站了起来。阿兹拉看到没有人想辩论，大家都在欺骗，她也站起来到纳伊姆那里去了。此后，辩论结束，发生骚乱，大家都失去理智，不知自己想说什么，在说什么，也不知何谓礼貌。在互相谴责头脑迟钝、滑稽可笑之后，他们开始聊天，从文化谈到经济、哲学、历史、美术、音乐、电影插曲、电影、男女演员以及他们的私生活。当大家聚在一起喝下午茶的时候，他们已经说累了。他们一面默默地打盹一面喝完了茶。哈利德和伊姆兰站起来，准备到外面去，娜吉米和法赫朝未画完的画走去。

“法赫，你回家吗，我们往那个方向去。”哈利德边下楼梯边说。

“哦，不，谢谢。我呆一会儿再走。”法赫很有礼貌地回答。

“今天你被邀请在罗山宫里呆一天？”

法赫装作没听见。两个小伙子在潮湿的石子路上朝大门走去。

“哈利德，今年秋天我们到大吉岭去。”娜吉米从走廊里叫喊着告诉他。

“为什么，艾米……”

“去他妈的，别提秋天了……”伊姆兰生气地说。

“祝贺。”哈利德从大门口摇着手喊道，“现在到哪儿去？”

“打台球。”

两人迈着阔步朝大学俱乐部走去。

当法赫从她身边离去时，她正在作画。在油画布上工作，突然，她被以前那种熟悉的孤独感包围了。她想，从早晨到晚上她

被包围在陌生人之中，因为她同他们在一起是瞎费脑筋，她不是他们当中的。她把画笔搁到一边，朝东方看了看，那儿夜已开始降临。她十分失望地看了看画，她想放声痛哭。一整天，她仅仅画了几根线条。罗山宫的所有佣人一次一次地来看她。她在铁栏杆上趴了片刻，孤独和悲观的阴影在她周围蔓延。

三十六

一个炎热的傍晚，他们大家在草地上摆上椅子打扑克。桥牌的庄家是巴尔维兹。他在度两个月的假期。哪一天他的妻子不让他到俱乐部去，哪一天他就把罗山宫里每个打桥牌的人召集起来打到夜里。只有桥牌是他的鬼嗜好，他让比自己年纪小的人参加，瞒着罗山阿加从输者手里获得钱，然后把他们带到俱乐部去吃冰淇淋，或者把他们带到电影院去。

夕阳的黄色的光线照在树梢上。哈利德打累了，伸了伸懒腰站起来。坐在他后面的利亚兹跳起来坐到他的位置上。

"算了账再走，先生。"巴尔维兹说，"蕾拉，让看一下记分牌。"

"叔叔，我哪儿在走啊。"哈利德厌烦地说，拿起桌子上的酒杯喝起来。他一口气喝光了酒，用手背擦了擦嘴巴，腿上感觉到青草里冒出来的又热又潮湿的热气。他站在那里用手指转动着空玻璃杯。突然，他发现娜吉米不在那里。

娜吉米！娜吉米！！他转过脸扫了众人一眼，在草地的边上走起来。

娜吉米在罗山宫的后院人造的小小的桉树林里倚树坐着。看到哈利德，她吃了一惊。

“在看日落吗？”哈利德说。

她看了一下哈利德的严肃的面孔，笑了笑。“我在等待着傍晚。有时，夏天的傍晚是很美丽的。”

他沉默不语。

“打完牌了？”

“没有。”

“今天你老输。”她笑了。

“嗯。”

她疑惑地看着哈利德沉默而渴求的面孔。“坐下吧。”

他坐到一块石头上扳手指。看到他这么沉默，她突然为难起来。

“多么热呀。”她用披巾吸去额头的汗说，“哈利德，你怎么没上山去？”

“你们没去嘛。”

“哎，对了，几年前，在一个秋天，我同罗山阿加经过大吉岭。我怎么跟你说呢，哈利德，那里的秋天多么迷人。五颜六色。我看到几百种树，每棵树上都有不同颜色的叶子，有红的、黄的、绿的。有一丛树里，就好象起火似的。叶子是紫红色的。叶子上照着傍晚的阳光。叶子不断下落，土地藏到叶子里。我们不断往前走，颜色不断变化。到处是颜色。我想画画，但是我们在到西隆去，罗山阿加要在那里出席一个会议。此后，我们好多年没能去。现在的罗山阿加说，要么你夏天到穆索里去，要么秋天到大吉岭去，你不能整个时间都住在德里外面——现在我想，我错了，这里热死了。”

他默默地坐着在石头上敲着手指。

“哎，你为什么噘着嘴坐着？”娜吉米装作吃惊地问。

哈利德长长地“啊？”了一声。

“没有钱买烟？”

“嗯。”他吼道，抽出烟来点着。娜吉米吃吃地笑起来。

他还想保持自己那抽鸦片烟者的态度，但是发现娜吉米竖起眉毛看着自己，害怕了。

“噢……不是……我……”他努力控制住了自己，“我以为现在你要讲演绘画哪。”

娜吉米的眉毛在颤动。“我自己就避免人们一无所知的话题。”

哈利德还是那样默默地坐着，用渴求的面孔望着她。她沉默了，悲哀的感情在伤她的心。傍晚的热而潮湿的风停留在他们头上。风里还有湿土和桉树叶的气味。

最后，他弹掉烟灰，曲背而坐。“娜吉米，我确实对绘画一窍不通，但是——我仅仅因为你才没有上山。”

“因为我？”娜吉米屏住呼吸问道。

“嗯。你没去嘛。”他还用那样悲伤而坚决的语调说。

娜吉米睁大眼睛望着他。看到哈利德眼睛里的无限温柔和惆怅，她心中激起了年轻人的感情。这种感情使她很难过。年轻未婚人的感情表现出情人的忠诚和真挚。这种感情使第一次在自己面前得到纯洁的、想象的爱情的人踌躇起来，在汗毛里产生不由自主。娜吉米害怕地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看着四周。哈利德站到她身边。

“难道这还不够吗，娜吉米？”他用充满感情的声音问道。

她抑制住自己，坐下来。“坐下吧。你在难为我。”

他在她旁边的地上坐下，把树叶放在拳头里攥。

“你——想说什么？”娜吉米看着别的方向问道。她心里对这个问题的拙劣感到好笑。

“娜吉米，我不会作诗，不会绘画，但是我爱你。难道这还不够吗？”

“爱？”娜吉米踌躇地重复说。太阳已落山了，晚霞映照在他们脸上。他们象被困在暴风雨中的两只小鸟一样挨近坐着。隔了好一会儿，吹来了一阵风，刮走了停留在他们头上的沉重的风。一只松鼠抬起两只前爪注视着他们。一片桉树叶落到它头上，它跳起来跑了。

娜吉米吸了一口长气，天真地笑了笑。看到她那坦然的笑容和一贯的不客气的眼睛，哈利德的心凉了半截。

“你怎么理解爱？”后来她问道。

“我什么也不理解，什么也不懂，娜吉米，我只知道你使我不安。看到你，我觉得我……好象我要发疯，或者……”

“医治它的办法就是，别看。”

“别看？”哈利德屏住呼吸问。

“哎呀，哈利德。你怎么了？”

“怎么了，怎么了？”他抓住她的肩膀边摇动边吼道，“你不知道？你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你这么无知？这么——‘刻薄’。”风迅速地吹着树叶：沙沙——沙沙——沙沙！

突然，他对自己的声音和激烈的感情感到害怕。他松开了她的肩膀，呆呆地看着她。娜吉米脊背和两只胳膊贴着树踮着脚尖蹲着。从她的面部表情可以感觉到，再来一阵风，她就会大声痛哭。

“噢，不——不。”哈利德用低沉而干涩的声音嚷道。

风又在树木间止息了。傍晚慢慢地降临到桉树林上。夜晚的一只黑的、沉默的小鸟飞来坐到树上。一只松鼠从树上跑下来。娜吉米没出声，靠树站了起来。

“去吧。”她用充满恐怖的声音说道。

哈利德在黑暗中看着她，默默地坐着。她小心翼翼地坐到一块石头上。隔了好大一会儿，她满意地吸了一口长气。

“哈利德——现在你去吧。”她用平静的声音说道。

“我从来还没有这样控制不住自己。你知道嘛，娜吉米。”

她默默地坐着听黑暗中轻轻的风声。她突然想到，她是第一次到这个树林里来，但是她坦然地把下巴放在膝盖上坐在那里，因为她已经越过激烈的感情，她心里十分忧伤、孤独、不安！她对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弓着腰的黑轮廓怜悯起来，她想说出她所感觉到的一切。

“哈利德，你刚才谈到爱。我想告诉你，对于爱我感觉到了什么。”她停了一下，“我认为，这是一个经常骗人的东西。大多数人懂得爱的含义，事实上却很少有人得到它。爱并非是我们懂得它时它才来，它任何时候都会来，而且以一种感情的形式。我们接触人，有的经常接触，而且也喜欢几个人，但这并不是爱。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头脑熟悉爱的名字，感觉到需要它，而成了这个软弱的吸引力的根源。当那些人从眼前消失时，我们就忘记了。我们不会爱每个人。爱是纯洁真挚的感情，它一旦来了，就把我们带到理智世界之上。这是我们不能靠智力和体力来获得的经验，它会带来所有的精神力量，宗教领袖都体验过。这是我们最真诚的感情之一。我——在等待着感情。”除了自己的声音之外，她还清楚地听到自己头上的轻轻的风声。她不做声了。他们周围一团漆黑。黑而热的风时快时慢地吹着。罗山宫的灯光

已亮了好一会儿，屋里走动的人影映到玻璃上。老花匠拿着橡皮管象影子一样从树林边经过。

“你等感情等五十年？”哈利德说。

“别做傻瓜，我说的是实话。我们不具备它。我们不具备这样的真挚，这样的忠诚。我告诉你，哈利德，我有几位女友，她们似乎过着美满的生活。她们见到过漂亮而健康的青年，并同他们结了婚。现在，如果她们坐下来作画，那末他们就坐在一旁抽烟，心里在骂自己的妻子。如果她们坐下来弹钢琴，那末他们就关上卧室的门睡觉，或者叫喊要奥瓦尔汀①。如果她们吟咏自己的诗，那末他们就象猫头鹰一样望着她们的脸，扯着嗓子笑。她们慢慢地忘记了真正的生活，为了少许的安乐倾向于自己的丈夫。她们爱他们，因为他们给她们购买华丽的服装，或者带她们到遥远的地方去游玩，或者每年买新汽车，或者在山中避暑地建筑别墅。她们生活中最大的快乐就是她们的丈夫能为她们所提供的、她们对他们所期望的舒适。她们很高兴，因为她们有孩子，有一个男人——孩子的爸爸，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她们很高兴，因为她们根本不知道，倘若同另一个人在一起，也许她们能生活得比这更好。她们象那些爱每个给自己吃，给自己洗澡的人的猫、家兔和其他家畜一样。你看到过爱是怎么欺骗人的吗……”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黑暗中消失。

“也有可能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值得我们爱的人。”哈利德颓丧地说。

“不，这只是性急的想法，性急和不相信的想法。总会有一个无论何时何地都会给予我们真挚爱情的人。一看到他，我们

---

① 一种象可可一样的饮料。

便能认出来，便会在心里说：‘我知道你会来。我在等你，看吧，这是我。你认识我吗？’看到我们，他的眼睛里会发出老相识的光芒。他会微笑。他的微笑向我们表明了生活的纯洁。他从来不说，他爱你，但是他眼睛里燃烧着的爱情的明灯永远永远照耀在我们的前后。他对我们来说是世界上最仁慈、最善良的人。从他身上我们能嗅到爱的气味。爱给予我们美好生活的保证。当我们遭到暴风雨时，爱会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一个人仅仅为了我们而活着，他是我们要活下去的一个很大的因素。生活中起码有一次爱没有欺骗我们，生活中起码有一次爱给了我们活下去的感情。”她充满了自信的喜悦，在空中挥了挥拳头。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她感到，她单个儿坐在那里自言自语。

干树叶咯吱咯吱的响声传入耳鼓。哈利德站了起来。“对——也许。走吧。”

她在他后面走着。听到他们落在石头上的脚步声，夜晚的小鸟扇动翅膀飞走了。

“星星还没出。”她对黑暗感到害怕，自言自语说。

“不知哪个傻瓜让我们在那里坐到这么晚。”哈利德跳过石头嚷道。

“哈利德——”她在他后面跳过石头，用稍微难过的语调说，“我说了这样的傻话，是吗？”

哈利德仅仅从喉咙里发出象生气的猫一样的声音。

在走廊旁边，娜吉米想请他吃饭，但是他没有告辞，垂着头，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朝大门走去。在他懒洋洋的、坚定的脚步下，石子的响声传得很远。她站在楼梯上亲切而伤心地望着他走出大门。里面大家聚集在饭桌周围等她。在上楼梯时，她看到阿兹拉扶着纳伊姆缓缓地朝他房间走去。“现在他日益好转。”她高兴地

想。她责备自己好几天没能去看他，决定明天清晨去问候他。

在罗山阿加之后，也许纳伊姆是她所敬畏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她害怕的人。对于他，她的判断是，她永远也不能靠近他，因为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神秘的人。但是，这个神秘在娜吉米的心中产生了对他崇拜和尊敬的感情。对她来说，他是个具有迷人而辉煌的过去、既漂亮又聪明、在某种程度上无继承人的亲戚。奇怪的是，至今为止，由于阿兹拉的原故，娜吉米从未想过有关纳伊姆的事。阿兹拉有自己独特的、孤独的性格。

最初的雨点随着大风落到她的前额上，她匆匆忙忙上楼梯。到了里面，她在回答巴尔维兹的问话时说，她在外面同哈利德聊天。

"聊天还是瞎扯。说详细点儿吧。"蕾拉带刺地说。

"哈利德，哈利德。"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几个人跑去喊哈利德，但没有找到他。他们一面对他的轻慢表示遗憾，一面开始吃饭。

三 十 七

一个炎热的傍晚，阿兹拉携纳伊姆来到草坪上，扶他慢慢走动。在对面的草坪上，他们大家打厌了扑克，懒洋洋地把腿跷到桌子上聊天，时而哄然大笑。没有一丝风。他们周围停留着草的热而潮湿的香味。

"我说过好几次要搬到底层来。每次都得下楼梯。"纳伊姆喘着气弯腰扶着阿兹拉。

“你很快就要好了。”阿兹拉说。

纳伊姆停在草坪中央擦汗，举手朝躺在椅子上向他招手的巴尔维兹回礼。阿兹拉背过脸去。

“巴尔维兹变得有礼貌了。”她轻蔑地说。

现在他们大家都注视着他们俩，使劲地招手。纳伊姆举起握手杖的手向大家回礼。“不，阿兹拉，他们是好人。”他说。

她默默地搀扶他走着。

“巴尔维兹昨天在我跟前坐了一会儿。他说，战争又爆发了。印度将要遭到灾难。”

“他什么时候来过？去年？”阿兹拉讽刺地问道。

“别做傻瓜。战争已爆发一个星期了。他是来问候我的。”

“我在时干吗不来。”阿兹拉嚷道，“那个女人——他的老婆！”

纳伊姆用放在阿兹拉肩上的胳膊拉她靠紧自己，转过去走起来。阿兹拉为了隐藏耻辱的眼泪而把他的假胳膊拿在手里挤压，直到她担心会把它捏碎。

“医生说，上楼梯的锻炼对你有好处。”

纳伊姆无比厌烦地说了一个长长的“噢”。“医生，医生，医生。我不需要医生。”他停下来亲切地、忧伤地看着阿兹拉，“我只需要你。”

“纳伊姆，不知怎的，我感到有点儿奇怪。你不在时，有一次，我曾打算换房间。但是当他们把我的东西搬出去时，我觉得就象我要到外面去一样。这个家的外面，永远背井离乡。我有一种奇怪的外乡人的感觉。看到自己的东西摆在外面，我真想放声痛哭。我最后一次进入空房间，听到从墙上反射回来的自己的脚步声。墙上所有的画都被取下来了。火炉光秃秃的，又凉又硬，毫无生气，我摸了摸它——和窗户！只有窗户使我浮想

联翩。知道吗，纳伊姆，房间已经空了，陌生了，荒凉了，但是窗口又绿又香的桉树叶在摇曳，我同它们朝夕相处，我对它们非常了解，我生气时既掐它们，又亲切地抚摩它们，它们并非没有生命。”她疑惑地朝纳伊姆看了看，“它们并非没有生命。我伸手接触它们，我感到一种老的友情。它们使劲地摇曳。我决定，谁也不能把我从这里赶走，我就住在这儿，永远永远——我们就住在这儿，纳伊姆，行吗？”

“行行，”他笑了，“我们就住在这儿，尽管我已受不了桉树的气味。”

风突然迅速地吹起来，为了避开喷水池的小水点，他们离开了那里。在另一块草坪上，大家喧喧嚷嚷在捡风刮跑的扑克牌。白昼已尽，天上云彩密集。

“今天还要下雨。”纳伊姆看着天空说，“对下雨来说，我们房间不好。”

“就因为受不了雨，我才打算换房间。”

在白天的余光中，他们在草坪边上走着，阿兹拉的目光落到自己的搀扶着纳伊姆的手上。手上起了无数皱纹，有的地方皮肤已收缩皱起来。突然，她无比害怕地想到，她在衰老。她用疑虑的目光看了看自己的丈夫。纳伊姆健康的手仍是那样结实和饱满。他身体有病，但他的眼睛里仍闪烁着青春的光芒，仍有一种魅力，他仍是那样昂头走路。发现阿兹拉的陌生的目光，他慢慢拉她挨紧自己。但是在这个不幸的时刻，阿兹拉的心上掠过了一个莫名的嫉妒的阴影。她迅速地抽出自己的手。纳伊姆摇摇晃晃控制住了自己。为了寻找扶的东西，他在空中挥了一两次手。阿兹拉离开他，垂着两只胳膊静默地站着。

后来，他拄着手杖跳到她身旁。“怎么了，阿兹拉？”

用害怕的目光看着黑暗处的阿兹拉惊愕地朝他看了看。看到他那宽大、悲伤和忧愁的面孔，她突然感到爱人极其无能为力。强烈的怜悯撼动了她的心。她把手放在胸口弯腰哭起来。

"我在想……"她伤心地、不安地说。

"别想了，别想了。"纳伊姆迅速地把她搂在胳膊里，"想可以毁灭我们，我们不想也能活下去。"

然后，他扶着她，又把她搂在胳膊里走起来。她额头现在还有不悦之色。

"我在想，他们多么高兴啊。"隔了一会儿，阿兹拉心中产生了一种狠毒的感情。纳伊姆抬头看了看对面的人群。现在他们一个跟着一个朝里面跑去。

"走，我们也到那儿去。"纳伊姆笑着说。

阿兹拉战栗地看着他。"不——不——"她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他们那么可恶，巴尔维兹、他的老婆、他的儿子、妈妈以及所有人——所有人。"她嚷道，并把脸藏在纳伊姆的腋下抽泣起来。

"别想了——别想了。"纳伊姆生气地重复说。

"你不懂，他们不把我们当作自己人。他们看到你向你招手时，我感觉到，他们在同情你，因为他们在某件事情上感到后悔。他们不喜欢我们。你看到，他们是多么谨慎地、多么有礼貌地、多么具有优越感地、多么温柔地问候你，就象他们受过训练似的。"她粗野地看着纳伊姆，"就象我们大家都受过训练似的。大小地主，政府职员，管家和佃农——'爸爸，我们让他当马。'——'不，闺女，先叫他们爸爸，然后他们才会当马。'——'嘻嘻嘻，好闺女，来吧，我们当你的马。'——这就是我们受的训练。他们不会忘记自己所受的训练。我已忘记了。我爱你。我知道，一醉

心于爱，我受的那些年训练就全都忘了，但是他们却不是这样。他们靠助长自己的骄气过日子，并使我记住所有痛苦的事情。我不想住在这里。我们要离开这里。纳伊姆，我在自己的家里过着怎样被排斥的生活，你知道吗？”她哭着说。

“你疯了？”纳伊姆仅仅说了这么多，“你疯了？”拉住她的手。尽管黑暗，但由于不知不觉地感到害怕，阿兹拉朝自己的手看了看，并努力把它藏在纳伊姆的手里。没来由的悲伤使她的眼睛模糊了。隔了一会儿，她控制住了自己。

“我不会哭的，放心吧。我也哭不出来，只能装装哭的样子。纳伊姆，我认为，对于哭，需要青春，需要心里有力量，需要真诚！一个衰老的、后悔的人只能乖乖地、默默地忍受痛苦。生活中就有这么强烈的后悔。”她用平淡的声音说。纳伊姆没吭声，同她一起走着。

香橼树篱后面的马路上走着游牧人的一个商旅队。他们的牛车，他们的骆驼，他们的妇女和男人速度缓慢地、自由自在地在黑暗中旅行。商旅队里，有的地方挂着昏暗的灯笼。一个少年坐在骆驼背上吹笛子。在下雨之前的大风中，毫无艺术气息的笛声时远时近，产生了音乐效果。“风把他变成艺术家了。”在许多混杂的想法中，纳伊姆想，“风和自由……这个艺术中包括牛的脚步声，牛车的车轮声，少数男人和女人的说话声，还包括黑夜……”他头脑中有一种特殊的混乱，它是敏感的前兆，在此以前，几千个鸡零狗碎的想法来去匆匆。“夜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带来了自由、旅行、溃逃，带来了偌大的距离。”他想。他前额上感到开始下雨了，他转向走廊。“你们为了避开炎热的太阳而夜间旅行，可又偏偏遇上下雨。再见吧！你们家在何处？现在你们为自己建立一个避雨的家吧。”他想，也许现在他会发笑，但实

际上他非常严肃、忧伤。"这是谁？黑暗中谁站在楼梯上？"

"这是谁？"他不假思索地高声问道。

"娜吉米——"阿兹拉轻蔑地说，"不知她如何认识自己。"

经过走廊时，阿兹拉停了下来。她看到罗山阿加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他脸色很黄，身体已衰老。在灯光下，他一动不动地俯在书上。

"纳伊姆，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之一。"她用闪烁的眼睛望着纳伊姆说，"他是个完人。我只热爱他。"

纳伊姆走了。"这是我唯一恨的人。我能怎么办？"他想。

在下一个房间里，他们大家都坐在饭桌上，娜吉米在用手比比画画说什么事。

"娜吉米是个非常好的姑娘。"他坐在舒适的藤椅上想。

外面已开始下雨了，但房间里仍停留着一天的热风。阿兹拉打开了窗户，雨天的潮湿的冷风吹了进来。她背朝着纳伊姆站在窗口。从底层传来了他们的笑声，盘子和匙子的响声。她厌烦地离开了窗口。走着走着，她停下来整理纳伊姆和自己的床铺，摆好药瓶和玻璃杯。外面暴雨越来越猛。她害怕雷声，去关窗户，她看到，这是一种奇怪的暴雨，没有一丝儿风，雨象石头一样沉重地垂直落下。她战栗地关上窗户。随着可怕的雷鸣，玻璃发出吱吱的响声。她又铺起床单来。

"这事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干？"纳伊姆想到罗山宫这么多佣人问道。

"他们不是我们的佣人。"阿兹拉简短地说，拿起枕头又把它放下，移动一下放药的桌子，用脚把地毯的角翻过来又正过去，突然停下来盯着纳伊姆。在这又长又慢的时间里，她的烦恼变成了轻微的懊悔。

“就是说我们得走——他们同我们有什么关系——怎么？”她说。这个努力失败后，她又烦恼起来，比先前更急躁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我们什么时候走。下个月？也许你会好的。”她用神经质的语调迅速地说。

现在他们大家慢慢地说着话往上面来。他们的声音被雷声压下去，又传来。那是富贵快乐家庭的人们的声音，他们对生活十分满意，无忧无虑。他们不知道暴雨之夜。他们谈话无拘无束，这完全是由融洽而熟悉的家庭关系所产生的。他们毫不紧张，毫不拘谨。他们的笑声伴随着雷鸣。突然，纳伊姆感到了自己同阿兹拉的不自然的、痛苦的关系。他感到，在他们俩周围潜伏着一个莫名的、没来由的恐惧，它使他们的生活变得软弱无力，这两个互相分开的、孤独的、虚弱的身体，它们是从一个完整的、健康的身体分离出来的，它们在慢慢地死亡，在一个一个地聚集着世界上所有的邪恶。

他害怕地睁开眼睛。

“打开窗户。”他用沉重的、干涩的嗓音说道。

阿兹拉站在那里看着玻璃上连续的闪电的光，纳伊姆用锐利的目光看着她，怜悯之心和无能为力慢慢使他的目光变得温柔。走廊里传来笑声。这是放荡不羁的笑声，它给人留下放浪的、玩世不恭的印象。这是令人气愤的笑声。

“你听到了吧。她总是这样笑。那个女人——”阿兹拉说。

巴尔维兹及其妻子的声音慢慢去远了。他们现在仍在笑。娜吉米看到房间里亮着小灯泡，轻手轻脚地从门前经过。

“来吧——到这儿来。”纳伊姆赶忙说。阿兹拉看到，他很慌乱。她坐到椅子扶手上。纳伊姆用胳膊搂住她的腰把她拉向

自己。

“你好吗？”

“我很好。怎么，怎么了？”

“没有什么，”纳伊姆长长地呼了口气，看着另一个方向，“我想，也许你怕她。”

“怕——”阿兹拉嘘了一声，“怕她——怕她。”

“不，阿兹拉——阿兹拉，”他在她的胸口蹭着头叫道，“你就默默地坐在这儿。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想。我想高高兴兴地活下去。我需要你。我感到虚弱，这里——”他指着胸口。

“纳伊姆，我坐在这儿。”阿兹拉难过地把手放在他胸上，“我默默地坐着。我们离开这里……”

“噢，不，不，”纳伊姆从她的腰上把手拿下来放到额头，“不，不。你不懂。你沉默吧。我们就住在这里。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亲戚，是我们的同情者。我不想死，我想工作。我要做政府职员，或者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罗山阿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家。我已受不了啦。”

阿兹拉害怕地坐到了地板上。她慢慢地走出烦恼的迷雾。她多次在心里重复纳伊姆的话。她不相信。一生中第一次从纳伊姆的嘴里听到同她一致的话她吓呆了，因为她自己在努力同纳伊姆同行的过程中已把那些想法埋葬了，忘记了，放弃了。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

“是吗？是吗？”她手抚摩着纳伊姆的胳膊低声重复说。多年被埋葬的、已生锈的愿望复活了，纳伊姆的话在她头脑中回荡。她决定不了，她现在要做什么，哈哈大笑，还是放声痛哭。两件事她都同样可以容易地、高兴地做到。但是在感情激动中，她还想到，现在对于这些事情她已经衰老了。附近打了一个可怕

的响雷。纳伊姆吃惊地站了起来。但是在阿兹拉的梦幻和愿望的小岛上天气无比晴朗，无比寂静，海面十分平静。她什么也没有做，仅仅担心失去纳伊姆而牢牢地抓住他的手坐在那里。她对他的观点发生这么快的变化感到吃惊。

"我为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了兄弟姊妹的、父母的、全家的敌人。哎——"他紧紧地、悲伤地捏住阿兹拉的手，"我在你的心里播下了仇恨和害怕的种子。我在众人面前侮辱了你。我给了你一个失败的生活。你是个伟大的女人。在对你的爱情的报偿中，我把你毁了，现在我在自己毁自己。我能怎么办呢。你说过，生活中就有这么强烈的后悔。阿兹拉，我已经受不了啦。我想到外面去，想工作，任何工作，什么都行。当我正在死去的时候，工作性质有啥关系。我现在不能再躺下去，哎——"他感到嗓子憋得慌。他使劲咳嗽，咳嗽了好一会儿。象久病的、软弱无力的病人一样眼里流出了泪水。"阿兹拉，别让医生来了。我要自杀。我不能再躺下去。靠近点儿——我很虚弱——哎——阿兹拉，我不想哭——"

他终归什么也没能做，多年来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使他哭起来，但他却象一个骄傲的、无可奈何的老人一样哭不出来，然而人到了生命最无力的时候，眼泪就会随同从闭塞的喉咙里发出的简短的震动的声音一起非常难看地流出来，脸形会变得十分丑陋，年幼无知的人看到后会发笑。

阿兹拉坦然地扶他躺到床上。隔了一会儿，当纳伊姆大口大口吃饭的时候，她微笑了。那天夜里，她搂着他睡，用自己又热又干的手掌抚摩着他那半死的身体。她象其他人一样对外面的暴雨一无所知，尽管那是很大的暴雨之夜。

第　三　卷

分　　治

如果对他们说，别在国内制造骚乱，那末他们会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整顿。

《古兰经》[①]

---

① 伊斯兰教的经典。

三 十 八

马纳拉尔水泥厂敲响了中午的钟，大家打开饭包坐到各自的地方。厂方不允许他们聚集在一处吃饭，因为工厂二十四小时不停，工人和技术员分三班干活，每班八小时，每个人都得连续工作八小时。至于吃饭，《工厂法》里没有表明这些人还具有吃饭的能力的条款。《工厂法》的制定者，因为知道没有机器全世界的人都合起来也造不出水泥来，所以非常了解机器的重要性。据说，在制定"法令"时，曾一两次提到过吃饭，但有人可笑地说，我们的宗教的书中和天书中很早就提到过各种饭，但在那里水泥的重要性却被忽视到可怕的程度。

因此《工厂法》里没有提到吃饭！

但是，因为一般人的生存都依赖于吃饭，所以当官员吃中饭的钟响了的时候，他们也盯住机器，当心自己的工作，慌慌忙忙地吃饭。他们的工头，因为自己也吃饭，所以也就不理会他们这些小缺点。他们都带饭，上班后就把自己的饭包放到木板上或机器不转动的部件上。这样，中饭前，那个小包就成了机器的一个静止的部分，但它里面的某个部件，却象其他隐藏的部件一样，永久地运转着，并使一个人也同自己一起永久地运转着，使他恢复精神，而且使他的注意力从其他部件上转移过来。吃完饭，他

们抖一抖这一小块布，用渗入布内的黑色的老油擦一擦自己干燥的脸和脖子，把它扎在头上。他们靠墙坐着，抽着一支又一支的香烟，极力不让自己在机器的沉重的、催眠的、固定的节奏下打瞌睡，等待下班。他们对其他部件从来不感兴趣。

尽管如此，他们有时还成功地溜出自己的地方。在这一方面，上厕所的借口是最成功的。有时，他们借口生病一天去好多次。他们在洋铁板做成的小小的厕所里靠墙站着抽烟，互相高声说话。如单个儿在里面，就在墙上写反对工头的坏话，仇恨地抿着嘴笑。他们把烟头扔到垃圾里磨磨蹭蹭地返回自己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个工头看到了他们，那就骂骂咧咧地教训他们去干活。他们用傻笑来回答，低声骂着稍稍加快脚步。机器使他们变得很渺小。

他们很少得到谈话的机会。机器的嘈杂声太大。有时，他们默默地坐烦了以后，为了同旁边的人说话，不得不扯开嗓子叫嚷。因此，说一两句话，他们就得让嗓子休息休息。他们象头脑迟钝、永远疲倦的哑巴驴一样，为了使它们走，每步都需要用棒子打。

那是五月份的十分炎热的一天。外面刮着热风，里面他们打开小包吃饭。只有阿里照常默默地坐着用空荡的目光瞪着机器。他的妻子病了好久，现在卧床不起。他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幸运，他的眼睛稍微睁开早一点儿，他就急急忙忙烙块薄饼吃了上班。不过那是开始时的事。现在，他对这一切都已经这么厌烦，这么不在乎。他对睡眠、吃喝和上班兴趣已经不大了。他已有了挨饿的习惯。清晨，当他眼睛睁开时，他就默默地躺在床上听着阿伊莎的深沉的呼吸、黎明的鸟声和清早的催眠的声音。按时起床，在脸上洒点儿凉水，喝上几口，最后看一眼阿伊莎去

上班。晚上回来，烧火、煮菜、烙小麦面或玉米面的厚厚的薄饼，先给阿伊莎吃，然后自己再吃。阿伊莎大都吃煮的菜。他们有时也吃米饭和肉。他们默默地吃完饭，在各自的地方躺下，稍隔一会儿，流浪的小猫就来舔用过的碗和盆。他们已有好几个星期没有交谈了。

每三个月之后，当他攒了一些钱的时候，他就把医生请来。医生给他妻子开几种药后离去。凡是他买得起的药，他都买来，并有规律地服侍阿伊莎吃药。他生活中仅剩下一个规律和一个法则，这就是让阿伊莎按时吃药。只要他在她身旁，他就象医生一样严格地、毫不留情地让她按时吃药，犹如给机器上油一般。他的同事看到他对待妻子的忠实，饿着肚子干活的本领，不过问其他世事，开始叫他"阿里托钵僧"，或只叫他"托钵僧"。

尽管如此，这中午的时间对他来说仍是最困难的。起初，总有些同事请他吃饭，他多少吃一点儿，但谁能老让某个人吃下去。现在谁也不问他。大家都知道，这已成了他的习惯。除了他，他们中每个人都对自己尽了朋友之情，让他吃了好长时间而心安理得。并非是阿里感到特别饿，恰恰相反，他的食欲在日益减退，而是他感到，中午时分，当他们大家把各自盛饭的小包放在自己面前坐下来时，起码要看他一次，并且吃饭时，不断用目光偷看他（尽管其中大多数是他的想象）。在这期间，他坐在那里用漠然的目光凝视着机器。

只有比山一个人有规律地保持友谊。他是个性格十分开朗的青年人，现在是学徒。他同妈妈生活在一起，单个儿住在一间小房子里。他妈妈在旁边的纺织厂工作。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伤心。他总是笑呵呵，并且逗人发乐。在同事中，他以"小姐"的绰号著称。其原因是，他让人在自己的胳膊上刺了一个美女的形

象，当他转动手腕和手指时，由于胳膊上的肌肉动作不一样，所以看的人就会看到刺上的那个女人在跳舞。在每个初次见面的人的要求下，他都让她跳舞，因为这对他并无损失。只是在自己妈妈面前他从来不露出胳膊。

他十二个月一直带大麦薄饼。他吃薄饼就着在路上从野李子树上用石子打下来的生的或熟的李子。为了打李子，他得黎明就离开家。谁也没有看到他吃过别的东西，尽管他说，在过灯节时，他们在家里吃米饭、肉和小麦薄饼。他有规律地每隔一天或两天给阿里李子，有时还给他一块薄饼。阿里从他手中接下吃的东西并不感谢，因为他知道，比山带来超过自己需要的李子，而薄饼只有比山自己吃饱了以后才给他。但是这种风格和友谊大家有目共睹。他们俩之间并不是这么回事。他们象两个乡下人的兄弟一样，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这样的年龄，即他们无须感谢心中却能互相感恩，他们对相互的喜悦表面上毫无关系，或者象单独住在一个森林里的两个老动物一样，它们心中除了相互同情、怜悯和无意识的友好的感情之外没有别的。它们既感到相互不可缺少，又永久地互相忽视。

几天来，自从工会发出罢工的通告，许多人把关注的目光投到阿里身上。每个人中午时分都请他吃饭，看到他的拒绝都放心地吸口气，因为谁心里都不愿意他按他们的请求去做。阿里也知道，因为是绝食罢工的通告，所以在工会的眼里他是重要人物。但是，他对这并不感兴趣。他爱自己的妻子，他不能让她独自呆着。

通知的最后一天，阿里仍从比山手中拿来了几个李子，背朝着大家吃起来。当拉赫姆第二次到他跟前来时，他慢慢地啃着一个一个的李子。

“还剩点儿薄饼，吃吧——”他把薄饼递过来说。

阿里用漠然的目光凝视着他，一次又一次地啃着李子核。

“坐在这儿吧。”后来他说，“我到外面去一会儿。”

拉赫姆高兴地同意坐他的位置。他站起来来到外面。外面吹着热风。

他在门口停了片刻，眯着眼睛看了看象被单似的铺在场地上的白炽的阳光。他慢慢地越过场地，走到“车间”前面停了下来。里面车工、木工、油漆工以及所有“助手”吃完饭站成圈子抽烟。即将来临的风暴刺激着所有人的神经，但是从早上到现在谁也没有提到它。几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在作罢工的准备，在过去二十天中，这个题目以及同它有关的所有活动已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今天当时间来到头上的时候，他们又躲着它，为了忘却它而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并且无缘无故地哈哈大笑。看到阿里，大家头脑中同时出现了那一个严重的想法。对于绝食罢工，他是全厂最合适的人，而且很穷。尽管如此，谁也不相信他会参加罢工。谁也不相信谁。这是该厂的第一次罢工。

阿里来到他们跟前站住。钳工头看着阿里说道：

“托钵僧，你不知道，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工作在这里。这全是那个秃子的过错（他指着工头的空椅子）。他妈的，英国人——据说他向英国人学习过。为什么，哎，为什么不说话？”

“对，师傅，对。”一个钳工挥着手说，“这大家都承认。可怜的卡利姆，那么勇敢的男人，断了一条腿还在说话。哎——”

“他直到最后一口气还在说，他什么也没发生。”一个车工说。

“当时真主是证人，我把秃子拉到一边在他耳朵上说，他打的这个结不牢靠。这个结经不起一吨多重。但是他当作耳边风，

砰——大家都看到了发生了什么事。现在？"

"他的腿也应该折断。"有人建议说。大家笑起来。

"猪猡。"钳工头嚷道，"可以让他去坐牢。但是官员？想救谁就救谁，想叫谁挨饿就让谁挨饿。谁听！"

从"电工间"出来几个电工，站在这儿抽烟。现在钳工头自己在同秃子工头较量，努力证实在工作上自己更高明。反对工头，大家都高兴听，但是现在他们已没有兴趣了，因为他们中大多数是技术员，他们不准备承认钳工头高明。因此大家互相交谈起来。钳工头对此发火了，喊叫起来。隔了一会儿，倘若有人从那里经过，就会看到，说话的人和听众之间在进行叫喊比赛。很快就响起了午休时间结束的号角，他们从那里散去。看到阿里走开，钳工头赶上去把手放在他的肩上：

"托钵僧，你确实穷，但现在不会穷太久。参加罢工吗？"

"不知道。"阿里耸了耸肩膀说。他来到了外面。外面仍吹着热风。

他看了一眼他所工作的那座可怕的楼，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他又越过了一个开阔的地方，进入了"动力间"。那里几个技工俯在一辆卡车的打开的发动机上说话。黑汗珠从他们粘有润滑油和别的油的脸上滴入发动机。他们无缘无故地用手在发动机里面拍击。两个钳工躺在发动机下面唱歌，同上面的人说话。机器在他们中间没有设下任何障碍。上面的人默默地抬起头看了看阿里。他感觉到，他们仅仅由于这台发动机而呆在那里，实际上和他多么不同，他们同那台停止工作的、难看的、坏了的机器毫不相干。他们互相也无所谓。尽管如此，他们却仅仅为了那台机器才聚集在那里。他对自己的思想混乱心里感到好笑。他用疲倦的、僵硬的、一贯的姿势经过那里。前面是铁道。铁道上

远近立着货车的几个空车皮。他在一个车皮的阴影里停下来，用手指在车皮上面敲了几分钟，往前走去。“装货台”上立着一列长长的货车，吆喝着的工人们在把水泥袋往车上装。他后面是包装机的楼房和高大的水泥仓库。整个楼房和装货台被包围在烟雾般的水泥的灰尘中，灰尘使天气更加热。在楼房后面，阿里的两个邻居为了修理电缆在挖坑。当阿里在他们旁边停下时，他们站在齐腰深的新挖的坑里，手肘撑在地面上扳腕子。他们使了一阵子劲，松开了手。尤纳斯看到阿里笑着说：

“他说，女人不喜欢脑袋小的男人。脑袋小的男人缺乏男子气。我说，来吧，我让你看看男子气，这是男人的办法。”他张开手指，“你头上有两满头发，两满头巾，虱子除外——”他用手指戳着克尔姆·辛格的头巾说。阿里咧着嘴笑了笑，往前走去。

稍远的地方，几个电工坐在阴凉处等着挖完坑。前面是煤库，人们正在那里把煤从货车上往下卸。黝黑的工人和毛驴在运煤。阿里看到一个一面吃着大萝卜，一面赶着毛驴的小男孩。每走几步，当他的毛驴停下来时，他就用一只手举起驴尾巴，另一只手从嘴里取出萝卜塞到尾巴下面。驴跳着走起来。前面是水沟，工厂的废水通过它排出去。刚下班的运煤工人，一丝不挂地在沟边洗澡。他们的身体看上去好象煤做成似的。他们露出白眼睛和白牙齿在说笑，站着撒尿，不害臊地搔痒。阿里在风中骂了一声，避开目光从那里过去。

三十九

四点钟，当白班结束时，所有工人都放下工作来到外面。下一班的工人被阻止在门口。不管怎样，机器在工头和监工的操作下依然运转。他们跑来跑去支撑工作。还有几个拍马屁的工人，他们愿意同监工们站在一边。

工会主席是城里的一个普通律师。他登上大门外边两只板条箱，开始讲话：

"劳工们，为了得到自己劳动的全部报酬，现在需要你们作出牺牲。今天，你们自己的劳动，要求你们流血。迄今为止，你们劳动付出了汗水，迄今为止，从你们的肌肉上流出的千万滴汗水渗入了这块土地。今天，如果这块土地会说话，那末它会赞扬你们的名字和你们的辛勤的劳动，但是在劳动的这些年中，土地既没有说话，我们主人的愿望也没有满足。尽管如此，这些可怕的楼房和这些沉重的机器，是成千上万个工人和成千上万头毛驴建筑和安装起来的。工人和毛驴的汗水洒在一处。我们的主人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区别，迄今为止，他们仍这样认为。我的工人同胞们，迄今为止，你们象你们所生长的、你们所居住的、你们所生活的、你们所工作的、你们十分了解的土地一样沉默不语，受苦受难，象自己最好的同伴驴一样愚昧无知，尽管如此，你们却做了巨大的工作。你们把数千满重的机器从那里运到这里，并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你们从这里放进干枯而无用的石头，从那里取出水泥。你们从不毛的石头里生产出金子。

而——”他把脸转向另一群人说道，“你们从这里放进去勤劳的农民种出来的棉花，从那里取出布来。那漂亮、柔软、结实的棉布繁荣了市场，装点了主人们的身体，而你们的孩子们至今却光着身子在巷子里玩耍，你们的老婆好多年没见过新衣服。没有你们，这一切能做到吗？尽管他们有那么多财产，他们能把棉纱变成布吗？如果把一堆棉花同一堆钱放在一起，那末仅仅会增加它的重量，却什么也变不成……”

人群里有人笑。演讲者用愤怒的目光看了看他。“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你们离开自己的土地、房屋、牲畜聚集到这里，你们由于自己的汗水、自己的劳动、自己的技术而互相认识，了解相互的疾苦。为什么？是为了象对待你们的搬运东西的牲口一样对待你们？不。多年一声不吭地劳动之后，今天，不朽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你们终于感觉到，你们是人，你们是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中的佼佼者，你们应得到较好的待遇，你们会思考，有理智，你们知道小麦薄饼与鹰嘴豆薄饼的区别，你们的身体能感觉出软布和硬布，你们的眼睛有区别干净和肮脏的能力，你们喜欢香味和美好的东西，你们具备使你们区别和超过动物的所有特点。但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这个古老的事实和新的认识需要你们的血，因为现在你们的汗已经流尽了，为了使那些死人们的灵魂活动起来，需要你们的血，倘若血也流完了，那末就把这种认识铭刻在你们的骨头上……”

工人群众中浮动起来。浮动慢慢变成了口号。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贼了好几个与题无关的民族与宗教的口号。这时，从纺织厂来的妇女们的游行队伍停到他们附近。她们都是清棉间的女工。她们的领导人是一个麦色的中年妇女，近看还比较漂亮。她们在小树条上悬挂五颜六色的布条，做成什么也体现不

出来的小旗。当她们呼着口号来到他们附近停住时，工人们的情绪明显地高涨起来。一个在厂里很少有人认识的矮小瘦弱的工人跳上了板条箱。主席努力控制自己不让倒下，然后跳下来。人们惊异地听着从这个青年人的瘦弱的身体里发出来的铿锵有力的声音：

“兄弟们！我们是穷人，是大老粗，但是我们干活，正当地挣饭吃。我们中大多数人也许头脑迟钝，但我们不是懒虫。去年，我们织出了五十万码布。一年只给我们一套工作服，难道不能给我们两套？大家都知道，在六个月之内一套工作服就破得不成样子。他们说，有钱人聪明，难道他们就不知道，六个月之内工作服的破烂是我们劳动的标志！如果我们不干活，那末这工作服可以穿两年。他们怎么会不喜欢我们光着身子？他们住在漂亮的家里，墙上挂着漂亮的图画，他们为什么忽视我们又黑又难看的身体？去年我们生产了六万吨水泥，这使公司得到了一百万卢比的收益，难道我们的工钱每天连八个安那①也不能增加？我们给予数以万计的卢比，而仅仅要求几百个卢比的权利。我们需要住房，我们的房子里应该有水，因为没有水，我们就活不成，院子里应该有一棵半棵树，供我们在树荫里歇息乘凉。我们的妻子儿女应该得到廉价的棉布，以便保持整洁。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也象他们一样不喜欢脏衣服？我们的工资应该增加，以便我们不太艰难地过日子。我们家里应该通电。我们在厂里整天生产电，但回到家里，四面墙壁黑咕隆咚，油烟往眼里钻。多羞耻的事！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应该在厂医务室免费看病。应该增加我们的假期。机器还需要上油呢，难道我们不

---

① 印巴旧币制，十六个安那等于一个卢比。

需要休息？难道我们没有这一点点儿的方便的权利？难道这太多了吗？我们等待答复通告已等了二十八天了，现在没有余地了。今天以前，我们一直在为主人的肚子而劳动，今天，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孩子们的肚子而干活……”

四面响起了口号。

“她——她”比山拉着阿里的胳膊说，“是我妈。”

阿里什么也没听到。他瞅着瘦弱的青年人已跳下来消失了的那个空地方。与工会主席事先准备好的高调的演讲相比，这个青年人的简单明了的话象箭一样打中了他的心。当这个青年人讲话时，阿里感觉到，同主席的演讲相比，主席的演讲是从他那有学问的头脑里出来的，这些话是直接从这个青年人的心里，直接从他的生活中出来的，因为这个青年工人是他们的兄弟，他什么都了解。隔了一会儿，他也参加了喊口号。

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阿里突然发现自己到了厂内。他仅仅记得，厂主的几个代表站在大门旁边引诱工人。他一开始就轻信，站到他们前边进到里面。当集会的人知道时，大门已经关闭。大家聚到大门口，用愤怒的声音喊他们回去。少数人还喊叫“拍马屁——拍马屁”。比山也到里面来了。他从阿里旁边跑过来，一跃爬到大门上，跳到外面去了。外面的工人同他握手，欢迎他。他们看到其余的人往里面走去骂起来。阿里看到妇女游行队伍的领导人从大门的铁栏杆里伸出鼻子刮他的脸皮，重复说“拍马屁，拍马屁”。阿里高声叫骂，在空中挥动拳头。他认识这个女人。她叫希拉·马特尔，是个印度教的女人，现在同一个穆斯林住在一起，这个穆斯林给她起名叫巴诺。

天黑前，他多次要求回家，但是厂方告诉他说，凡是进到里

面来的人，到罢工结束为止不能到外面去。里面已经安排好了他们的吃住。除此之外，厂方还向他保证，因为他们没有参加罢工，他们在厂主的眼里占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厂主负责照顾他们的家属，而且已经作了令人满意的安排。但是阿伊莎生病，他想回到她身边，因为两天前他从医生那里取来了她的药，她从来不主动吃药，除此之外，他爱自己的妻子。有一两次，他试图出去，但大门紧闭，门口站着警察，警察让他回来。现在天已黑了，他已失望了，后悔自己愚蠢无知。不过，他也知道，如果现在他留在外面，那末他就会被强迫抓去坐在绝食罢工的人群中，一两天就会饿死。为了挫败罢工者的勇气，工厂无论如何也不能停工。

现在夜已降临。一共十七个人开动工厂。三个工程师、五个工头、四个监工、两个钳工、三个工人。工程师和工头不在工会，因此，他们坦然地工作着，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余下的监工、钳工和工人是自愿放弃同工会站在一边选择到厂里工作的人们。

阿里的任务在碾磨房。这里有两台碾磨机。一台碾磨机碾磨石头。另一台碾磨机把由碾磨过的石头烧成的"渣块"碾磨成水泥。两台碾磨机只管碾磨，烧石头在一个叫做"窑"的单独的车间。碾磨房里一般是五个人同时工作，但是现在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工头，他来回跑开动碾磨机；一个是阿里，他检查碾磨机轴承的油等，开动小泵，把碾磨过的料传送到下一工序。工作仅仅是虚名，因为几乎所有机器都是自动的，只不过需要照看一下。除此之外，工头的工作也常常得由阿里干，因为工头还有其他几个车间的一些工作。阿里很熟悉这项工作，做起来毫不困难。

他的工头已一个小时不照面了。他倚门站着极力不让自己

打盹。已将近午夜，但是热风仍未止息。汗象水一般的往外流。碾磨机一直在转动。在隆隆的机器声中，耳朵什么也听不到；重型机器的隆隆之声在初来者的心中产生激情，身体里产生敏捷，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就变得令人发困、忧伤和过分单调。为了不让打盹，他抬头看着电灯光。

他面前远处和近处有一两个熟人以虚假的热情迅速地来来往往。由于长时间的连续工作，大家脸上红扑扑的。他们用神经质的声音高声说话。多年熟悉的工厂今天变成了一个奇怪而罕见的世界。一个青年工程师在开吊车。吊车——平常是阿里的一个朋友开的。阿里经常向他吹口哨指挥他往碾磨机里放料。青年工程师开吊车经验不多，因此，他在这方面遇到了许多困难。因为阿里不喜欢他，所以看到他这种状况感到特别畅快。为了尽兴，阿里到目前为止已到那里去了三次，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口哨，挥动胳膊指挥他往碾磨机里放料。有一次，他从吊车的玻璃里看到工程师愤怒的面孔，按捺不住跑回自己的地方笑得前俯后仰。一个工程师和两个工头在烧窑。窑里燃烧着的煤向外乱飞，三个烧窑的人从头到脚搞得黑糊糊的。两个小时以后，他们大家聚集在窑台上吃晚饭。饭是小卖部做好送来的，粗面做的蜜饯和炸肉。这顿饭中，除了所有监工、工头、工程师和阿里以外，还有总工程师和厂主。总工程师和厂主就象同老朋友在一起一样和他们亲切交谈。吃了三四口之后，厂主很随便地把手放在阿里的肩上说道："好样的，小伙子，你有担任钳工头的才能。你叫什么名字？"一生中厂主第一次同阿里说话。阿里全身感到异常激动，在以后的几个小时中，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妻子。此后，厂主问了身患肺病、面黑肌瘦的监工萨利姆的名字，并告诉他，今天他干的活最多，他应该当总工头。从厂主方面得

到这么明确的提拔就足够了。由于美好理想的突然冲击，萨利姆害羞地笑了笑，迅速地吃着蜜饯，而总工头噘着嘴，大家都看得见他舌头上的蜜饯，英国工程师避开目光做了个鬼脸。隔了片刻，厂主和总工程师十分亲切地告诉大家，他们在同工会领导人谈判，有希望很快作出某项决定。临走时，厂主停下来三番五次嘱咐："要冒烟。好吧，别停止冒烟。"

他们走后，剩余的人完全象老朋友一样互相交谈，互相嘱咐工作，在回自己的地方去以前，还开了开玩笑。当阿里回碾磨房来的时候，他心里已完全消除了他平常对工头和工程师的仇恨。他心中对厂主产生了热爱的感情。倘若有机会，他将不假思索地为厂主而献身。到了自己的地方，他绕碾磨机转了一圈，心里咒骂罢工者，祝愿他们失败。

但是，现在已过了午夜了，他对这整个事情已感到厌烦。面前仍是那种景况：一两个人匆匆忙忙从一个车间走向另一个车间；中间警察在昂着头巡逻；总工程师坐在小汽车里迅速经过；那些从来没有干过这些小的（但很重要的）手工劳动的人们，现在完全象他一样的干着。那些从来没有夜间来过工厂，看上去离他们那么远、显得那么高、那么伟大的人们，现在在同他一起干活、聊天、吃饭，听从他的哨声，服从他的指挥。刚入夜时，他对这一切感到很激动。这完全是新的经历。一个无比罕见、奇特、惊人的情景笼罩着工厂，就象庙会的头天夜晚，人为的、短暂的欢欣的情景；人们同起同坐的情景；新婚之夜的情景；伟大的兄弟般情景（虽然他们一共只有十七个人）。起初，他在机器中间独来独往，有一种巨大的财产、自主和力量的感觉，随着夜的加深，他站在怪样的轰隆隆的机器中间，这个感觉却那么强烈地变成了可怕的、空虚的孤独和不安。这是运转着的机器与人之

间的一种奇特的关系。当他初到机器中间时，除了听力，他的所有力量都不知到哪儿去了，听力单独地吸收可怕的隆隆的机器声，而把人的自己的声音抛到九霄云外。接受这个挑战后，人为了证实自己比机器优越（或者起码与它们差不多）本能地开始拼命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人慢慢地感觉到机器的物质的优越性，它们的冷酷无情，它们的使人发疯的单调，它们的时间性，它们对人的敌对，它们的生产力，它们的淡漠，它们的卑劣。在这所有的发现中，机器以一个占优势的敌人的面目出现。在这新的失望中，产生出一个新的失败感，一个新的孤立感，人自己内部的消失了的声音开始慢慢出现，这种声音不断增高，以致把所有机器声都压下去，突然使人感到害怕。

阿里倚门站着闭目冥想。在这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问候他的人。他已被人遗忘。

"一切都好吗？"

他害怕地睁开眼睛。"一切都好。"他机械地重复说。

"好极了。"工头说。

"师傅，我——到小卖部喝茶去，一会儿就来，行吗？"

工头欣然答应。他从碾磨房出来沿着四百英尺长的窑走着。在场地中央，电工的工头反剪着手站在那里象傻子一样昂脸凝视着电灯。一个监工从他旁边跑过去。一条狗来到阿里脚上打滚。他静默地站着。

突然，四面混乱起来。窑停下来了。烟囱停止冒烟了。对外面的人来说，烟是工厂的生命的唯一象征。为了保持冒烟，而进行了这一切的努力。现在烟已停止了。

在窑的最热部分的正下面，运转着窑的电动机停住了。两个工头和两个监工拿着工具跑到电动机的台子上，立刻又退了

下来。那里站不住。此处，窑内的温度达摄氏一千四百度。外面——是五月末的天气。他们四个人站在下面用冷漠的目光看了几秒钟死去的窑。总工程师的小汽车如旋风一般来到他们旁边停住。从汽车里除了汽车主人之外还下来了厂主。总工程师停了片刻，用粗暴的目光看了看四个技术人员，走向电动机。他后面四个技术人员爬上了梯子。迅速检查了电动机之后，总工程师用自己的语言嘟嘟哝哝骂着走下来。"小毛病。"他告诉厂主。只需几分钟的工作，但是那里太热。两个人站在小汽车旁边用目光扫着四个技术人员。总工程师低声谩骂。当厂主的目光从萨利姆身上经过时，他跳过去从工头手里拿下工具，走到电动机跟前。其他三个人也跟着他到了那里。

现在萨利姆迅速地挥动工具。厂主擦着额头上的汗一次又一次地朝烟囱望去。萨利姆的头上特别热，他的皮肤被烧焦了，汗已不流了。工头站在他旁边指挥他，给他一个一个地递工具。在厂主的目光和窑的高温下，萨利姆的手象机器一样的挥动。他象风箱一样喘着气。厂主想，工会的人看到窑停止冒烟而中断了和平谈判，如再次冒烟，那末也许会挫败他们的勇气，他们也许会继续进行会谈。他派一个监工跑去拿个湿麻袋来，以便把它放在干活人的头上，挡点儿热。当那个监工拿着湿麻袋爬上梯子时，萨利姆突然停下来把手放在腹部，倒到地上。

他被抬到下面。总工程师骂骂咧咧地把他放到自己小汽车里送往工厂医务室。一个工头接替了他。几分钟之内结束了工作，窑开动起来了。厂主放心地吸了口长气，脸上露出了微笑。他站在那里高兴地拍着三个人的肩膀，向他们表示祝贺，笑着出去了。

阿里在窑壁的遮蔽下站在那里。当他们把萨利姆抬上车时，

他清楚地看到他死去了。他朝小卖部走去。在小卖部里，他想喝放在面前的茶，但他犹豫了一会儿没有喝走开了。从大门的方向传来罢工者的轻微的口号声。五月份的天空洁净而明亮。烟囱的烟在月亮面前缭绕。他看到总工程师的小汽车开来停住，厂主下车走上窑台，同烧窑的工头和工程师说了两分钟话，拍着他们的背部大笑而去，他仍站在那里。面前是用好的方法修好的窑的电动机，现在它正常运转。修理它的工头洋洋得意地同厂主说话。厂主对他们的成功满意地笑了笑，望着冒烟的方向。其余的工头和工程师也都望着冒烟的方向，对他们集体的成功感到十分高兴。大门外的罢工者也在望着冒烟的方向，失望地呼着口号。只有萨利姆不在那里。他被忘却了。尽管他身患肺病，却仍是位很好的技术人员。

阿里站在那里，突然他愚笨的头脑以奇特的发疯似的方法开始工作。他看到想象的情景，这种情景象这样没受过教育的头脑一生中至多能看到一两次。这个情景中包括这一切：正常运转的电动机；默默地、稳稳地转动着的窑；发出噪音的、开动着的碾磨机；从月亮面前经过的烟囱的烟；一次又一次擦着额头上的汗、因胜利而哈哈大笑的黑人；用另一种语言咒骂的白人；得意洋洋说着话、露出白牙齿微笑的少数几个人——冷酷的、坚硬的、有价值的机器；冷酷的、坚硬的、有价值的人——他用寻求的目光四处看了看。他在哪里？他自己？他很清楚地看到，他自己不在这个情景中。在这整个画图里没有他任何位置。我在这里面什么地方？他想。“我在这里面什么地方？”他高声说道。

他慢慢地朝大门走去。当他离大门还有几步远时，外面响起了喧哗声。突然大门开了，罢工者呼着口号涌进来。厂主、总

工程师和工会主席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三个人的颈上挂着花环，工人叫着他们三个人的名字，高呼万岁。阿里以自己特殊的、疲倦的、一贯的姿势从他们旁边经过。游行队伍中有人用充满嘲笑的口吻说："托钵僧，拍马屁。"响起了气愤的笑声。游行队伍的末尾有人停下来把手放在他的肩上：

"托钵僧，你确实穷，但现在不会穷太久。我们的几个条件被答应了。到我们中间来吧。我们知道，你是被他们拉进去的。你没有什么过错。"他用陌生的、无知的目光看了看说话的人，低声说道："我在这里面什么地方？"往前走去。

在自家门口，他回过头用疲倦的目光看了一眼工厂。人们已走上各自的岗位。烟囱的烟在明朗的天空拖着长长的白线往西方飘去。五月末的夜热而安静。

四 十

一般地说，生活迅速地、强烈地吸引着人们，同样它也迅速地、强烈地使人失望。生活是一个巨大的、不间断的欲望。它象每个大的或小的欲望一样给人们带来可怕的限制，然后就一下子失去自己的吸引力。其原因是：我们轻易地、迅速地倾向于它，我们也准备那样轻易地责骂它。不同的仅仅是，有些人由于自己的努力而开始一个无用的试验，并由于自己的努力失望地，或者仅仅厌烦地放弃试验（仅仅为了开始另一个无用的试验），相当多的人默默地、心甘情愿地、一天一天地、一刻一刻地打发日子。有时，当他们由于精神上十分苦恼而踌躇不前时，常常以

此来安慰自己，即由于不同的试验，他们增长了自己宝贵的智慧。我们中很少有人认识到，那个沉默而心甘情愿的态度是一个毛病，它把我们大家控制在自己掌握之中。这个毛病的名字叫“懒惰”。换句话可以明确地说，它是人们的愚蠢。

象我们其他无益的感情一样，世间的智慧也是使人无比疲劳的东西。

罗山宫的东部，包括客厅、卧室和一个书房，归纳伊姆和阿兹拉使用。罗山宫的佣人也被指定服侍他们。从议会大楼回来后，纳伊姆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里度过。阿兹拉从来不打扰他的计划。近几年来，她生活得很平静，很满足。除了同纳伊姆在一起之外，她还专心致志地、兴致勃勃地参加罗山宫和自己周围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在这期间，看到她的人会很容易地说，这个漂亮的、健康的中年妇女是本阶级的特殊的代表。在生活中，除了爱、善良、慈善之外，她什么也没见过。这种惊人的能力是她忍耐和忽视时间的打击的结果。

纳伊姆是负责教育部的副议会秘书。他为什么被任命担任这个职务，谁也不太了解。不管怎样，众所周知，这里面罗山阿加的个人的政治影响起了很大作用。他没有办公室工作的经验，因此起初他不得不极其勤奋地学习干工作，直至慢慢地有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完全天工作的能力。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得到满足，对这项工作没有产生兴趣。他最大的失败感是，尽管成千次地努力，但自己仍没有能够象第一等和第二等的政府职员那样，把尊严、满足、文雅、圆滑、自私与不自私相混杂起来。现在，他来了以后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他终究是个农民，是个农民的儿子，回乡务农的愿望在他心中成了永久的创伤。在效法新的人

格中，他失去了自己天然的人格，变成了奇特而可笑的角色。他的面孔象愚昧无知的村民们一样健康而无表情，眼睛除了表现出无能为力和愚蠢之外没有别的神情，就象普通牲口的眼睛一样。在那一时期，这个头发迅速变白、身体挺直而结实的人的漂亮的服装，不平衡的动作，愚蠢的面孔，默不做声而无表情的工作态度使人产生怜悯之心。不过，他的情况并非这样值得同情。

在家里，除了看书，他没有别的事。他终生爱好园艺，但这兴趣已慢慢完全消逝。尽管阿兹拉现在仍那样热情地让他观看自己培植的花苗，整理的土地，而他却象在办公室里工作一样无可奈何地、忠实地同她一起溜达。一天中只有当他关在书房里开始摸书本的时候，他才真正感到闲暇和平静。他的图书馆里有几百本乌尔都文和英文书籍。在建立图书馆方面，阿兹拉比他更感兴趣。阿兹拉自己既没有工夫看书（因为她对日常琐事如此用心），也没有兴趣，但是，她用自己从罗山阿加那里得到的定额的薪金为纳伊姆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在长期生病期间，纳伊姆养成了贪睡的习惯。为摆脱这个习惯，他遇到了很大困难。现在，他睡得很少。黄昏，他开始关在房间里看书和抽烟，晚饭也经常在那里吃，过了午夜方去睡觉。阿兹拉感到他躺到自己身边，眼睛睁开一会儿，身体里产生轻微的过时的喜浪，但是很快她就睡着了，因为她现在对她所酷爱的人已感到满意和宽心。偶尔在夜间的这个时刻，她失去睡意，再也睡不着。在黑暗中等了片刻之后，她叹口气紧紧地搂住他，久久不眠。还有时，当阿兹拉清早起床时，发现纳伊姆在看书的椅子上睡着了。在叫醒他之前，她站在门口爱怜地、忧伤地、愠怒地、生气地看他一会儿。但是她严格执行医生关于纳伊姆清晨要进行长距离的

散步和特种体育锻炼的嘱咐。

拂晓出去散步的人常常遇到纳伊姆拄着手杖一瘸一拐地在马路边慢慢走动。他的妻子扶着他的胳膊同行，低声说话。当罗山宫的人都醒来的时候，他们经常最先看到的情景便是纳伊姆在阿兹拉的帮助下难看地做着各种锻炼。除了娜吉米，他们中任何人对这个场面都不太高兴。现在，他们中有些人清晨故意避免往东面草坪看。

纳伊姆在生病和无事可做的日子里对阅读产生了兴趣。他最先阅读宗教书籍。除了《古兰经》，他还读了《圣经》① 和《薄伽梵歌》②。后来，他把精力转向历史。这个变化并非是有计划的，而完全是无意识的。有一天，他躺着躺着心里想读本历史书。同时，他想，他研究了这么多天的宗教，从中得到了什么！他的头脑和灵魂所陷入的痛苦，丝毫也没有减轻。他把这所有时间仅仅浪费在衰老之中。一贯粘着他的巨大损失的感觉更加强烈了。他把过去所有的书统统抛开。就这样，每隔一段时间，他对一个题目失望后又朝另一个方向迈进，什么也没有全读。在读了印度及世界的历史以后，他对科学产生了兴趣。其中数学、物理和科学的最新发明使他很受感动。他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一段时间浅显的英文书籍。但是尽管科学的学科有趣而惊人，他却感到空。他读得越多越觉得混乱。阅读科学使他产生了自卑感，每读一个新的东西他都感到好象自己到目前为止一无所知，而仅仅知道这一个东西，现在他就什么都知道了。第二天，他又重新开始迷惑了。每次读新的一章都增添了他的不安以及智力和精

---

① 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
② 印度梵文大史诗的一部分，印度教的经典。

神上贫乏的感觉，同时科学的学科进一步增添了他的烦恼。尽管如此，他却好长时间没有作出自觉放弃它的努力，因为他摆脱不了对这个学科的暂时的兴趣和良好的感觉。每个人，即便他无所要求，但由于一些东西的真正美好的特点，他也会陷进去。后来，有一天，他象往常一样无意识地、无比厌烦地永远告别了这个学科。好久以后，有一天，他想，他所做的事，或者所发生的事，都很恰当，因为他没有得到解决他的问题的任何答案，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解决缠绕他的心和头脑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因为科学不回答任何基本问题，因为在这整个期间有一个温柔的、连续的声音以执拗的语调嚷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里没有它的答案。他现在转向了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他在哲学中找到了它的答案，或者至少他认为哲学是它的答案。哲学的世界很快就迷住了他。他起初读初级的浅显的哲学，慢慢接近实际的、深奥的现代哲学。哲学不象科学一样有趣和惊人，但是这是深邃的、持久的、令人平静的课题。在研究科学期间，他所产生的急躁情绪现在逐渐消失。读了一页哲学，他不再有任何愿望，而加强了他忧伤、恬静的性格。现在他从科学的魔力下解放出来了。有几次，他打开书读一行，就闭上眼睛抽烟。他暂时地感到很大的满足。他心中已无做事的愿望。他每隔一会儿，睁开眼睛，又闭上眼睛。他感到，生活中什么也没有，没有工作，没有感情，没有忙碌，没有等待。只有"他"、他的烟袋、躺椅、放满书的书橱和极其安逸与和平的感觉。最后，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房间里，一切东西都完结了。他自由了。他可以高兴地诉说整个一生。他有时拄着手杖走到客厅，象堵墙一样站在坐在那里织袜子的阿兹拉面前。阿兹拉感觉到，他在这样地看她，犹如他是个傻子，或者某个无生命的东西，犹如桌子或椅子，或许他哪

里也没有看，而在梦游——好长时间以后，他才慢慢地多次重复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他的语调惊人的悲哀、冷淡、平静。阿兹拉已有同他生活在一起的习惯。她自然地笑了笑说起话来。他坐到她旁边听她说话，或者不听完她的话就回去。

哲学的影响也慢慢地减弱了，就象世界上所有知识的影响在人类生活中或迟或早总有某一时候会减弱一样。现在，他慢慢地翻动书页，默默地、不知不觉地悲叹心灵上的空虚。但是走出这个充满烟草的烟气和书籍的房间，现在对他来说已很困难。来到这里，他感到，他不再需要任何东西。不需要这些书，不需要灯，不需要桌子与椅子，不需要烟盒，不需要任何东西。在这里，他还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对待自己周围的每件东西都象对待纯朴的、可以毫不介意地和无秘密地相处的老朋友一样。这个小房间对他来说已成了各种自由，每件东西都完结的一个新的标志。

因此，他一直在家外寻求某种依托。但是，因为他象一个衰老的、厌烦的人一样在精神上是谦虚的，而在智力上是骄傲的，所以他畏惧的人不多，而凡是畏惧他的人，在嫉妒心理的影响下，他极少接近他们。那些日子，这个孤独的人面临这个困难时期。

在整个办公室里，只有议会秘书阿尼斯·拉赫曼是纳伊姆所感兴趣的人。他比纳伊姆大几岁，是个身材矮小、身体强壮的人。倘若他的脸颊不那么鼓，脖子不那么粗，头发不在额头上拖得那么长，那末可以说他是个漂亮的人。尽管五十岁上下，可他的头发仍非常黑，非常硬。由于眼圈肉太多，一双聪慧的眼睛陷进去了。眼睛上戴着精巧的金边眼镜。他走起路来象野牛一样敏捷、有力。他激动时，胳膊和脖子上的毛都直竖起来。从来没

有人看到过他懒洋洋地或清闲地坐着。办公室的工作他一眨眼就做完，然后就给朋友们写信，或者在电话上同妻子说话。没有任何工作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同每个人说话。他的举止态度表明，他对谁也没有个人兴趣。他问候谁，或者和谁说些同情之类的话，那仅仅是为了不让自己闲着，或者消耗多余的能量。这话不一定正确，但确实有些事使人产生这样的看法。同他一起工作的人肯定怕他，也许还嫉妒地尊敬他，但是不会热爱他。大家都了解他。尽管如此，只要他在某个范围内走动，或在某个娱乐会里出现，他无须特别努力，就能胜过所有人。人们似乎感觉到，他有每件事、每个事件的极其明智、极其正确的答案。尽管他的举止态度令人有生疏之感，但他却有一种奇怪的热量和甜蜜迫使人们怕他，尊敬他，畏惧他。他说话时，他那敏锐的眼睛，动人的手势产生一种暂时强大的魔力。他并不属于那种走了以后会使你思考许久的人，但是他在多久，你就会被他的魔力吸引多久，同他相比你就会甘拜下风。

纳伊姆还到他家里去过一两次。他的妻子布尔基斯在家照看他的前妻的两个孩子。布尔基斯是个不满二十五岁的健康而开朗的姑娘，是他第三个妻子。第一次见面，纳伊姆就发现，那个读书不多的俊俏的姑娘，尽管年龄悬殊，却非常喜欢自己的丈夫，十分利落地使家里和孩子们保持整洁。她对生活抱着健康的、大众化的态度。不管怎样，她不是能使纳伊姆有所感触的女人，因此，他不在意她。布尔基斯也不太重视这个白头发的、半秃顶的、拄着手杖一瘸一拐的、没有趣味的人。

四十一

秋末冬初，纳伊姆同阿尼斯·拉赫曼及其家里人一起去钓鱼。阿尼斯·拉赫曼有规律地每隔一个星期就携带妻子儿女到离城二十英里远的地方去钓鱼。那里河边有他一栋小别墅和一艘汽船。被围在芒果园中的那个西式的小别墅又凉爽又安静。来到这里，纳伊姆的心里略感不安，那个莫名的烦恼使人思念失去了的平静，它已消失了的形象有时出现在心头成为人类寻求的标志。他想到了自己的村庄、树木茂密的果园和湿润黝黑的土地。在凉爽的土地上，滋长着寻求的眼睛的、疲倦的心的所有感情，就象生长着花、树苗和青草一样，那里每个等待，每个寻求统统完结——星期六晚上，当他们到那里时，吃饭以前，阿尼斯·拉赫曼把纳伊姆带到外面让他看看别墅。一块专门坐人的草地上，除了芒果树之外，还有柏树。中间还可看到一棵半棵桉树。小路很直，很干净，有的地方放着盆花。别墅后面有一棵高大的枣树。枣树下是别墅看守者的家。阿尼斯·拉赫曼的马拴在枣树上。马看到他们嘶叫起来。纳伊姆喜爱地用手抚摩着良种家畜的背部，赞不绝口。回来时，他用若有所失的语调说："我相信，来到这里我会高兴，所以——所以我——"他怔怔地看了看阿尼斯，然后举起手看着手掌慢吞吞地说，"就单独来了。"

阿尼斯·拉赫曼爽朗地大笑起来，他的精巧的金边眼镜滑到了鼻子上。"来到这里我得到了平静。我第一次同劳伦斯爵士到这里来的时候，当天我就决定，哪一天一定要把这个地方买

下来。我知道，你来到这里会高兴的。你不是城市的居民。我知道。”

“嗯。”纳伊姆说。

清晨，他同他的主人拿着钓鱼的用具出发朝河流走去。时值秋天。在晨风中，榭星树的干叶子沙沙作响，往下掉落。路上，他们碰到旁边村庄的一些人清晨出去散步和上厕所。前面有几幢茅草屋，里面住着逃荒的孟加拉难民，他们为了填肚子背井离乡来到此处。一两个农民牵着一对一对耕牛去耕地。这两个钓鱼人来到预定的地方停住。这个地方有一大丛榭星树，下面河岸的石头上覆盖着黄色的、紫红色的树叶。他们从肩上放下小袋子，开始准备线和竿。

“钓鱼对你来说很合适。”阿尼斯·拉赫曼说，并开始告诉他这个地方的特点。他说，这个地方由于树遮着，全天晒不到阳光；由于河岸往里凹，这个地方河流形成了一个小池塘，里面有很多鱼。他们准备好了线和竿以后，他向纳伊姆讲解了好一会儿扔线和拉线的正确方法，让纳伊姆练习练习。当太阳升起一竿高的时候，他们扔下线去，平静地坐着。阿尼斯在一个多余的钓鱼钩上放上蟹肉，告诉纳伊姆放饵的正确方法。这个题目结束后，他用不会让鱼听到的很低的声音告诉纳伊姆这条河里生长着的各种鱼。

现在，河面上的阳光离他们越来越近。有时，某条金光闪闪的鱼跃出河面又消失了。由于河风的力量，榭星树的叶子落到他们的头上和周围的地方，并发出响声。树叶的响声混杂着河水的流动声和水鸟的叫声。两个男人的线上的鱼漂在水面飘荡。有时，某条调皮的小鱼路过时用嘴咂着钓鱼钩。现在还没有一条大鱼上钩。

纳伊姆从嘴上取下烟袋，从水面上抬起目光第一次说道：

"你看到他们了吧？那里。"他用头示意后面。

阿尼斯认真地看着他，耸了耸肩膀说："噢——孟加拉人。你不是知道吗——孟加拉人。"

纳伊姆又看着水面。阿尼斯抬起脚后跟望着还没有到的妻子和孩子的来路。他叫纳伊姆照看一下另一根线，顺岸边走出老远。

当他回来时，纳伊姆仍是那样坐着，一只乌鸦在盛蟹肉的盒子里啄食。他发现阿尼斯站在自己旁边没有抬起目光说道：

"阿尼斯，灾难为什么会降临？"

阿尼斯苦笑了笑沉默不语。

"人为什么会受到压迫？"纳伊姆迅速地说，"为什么没有正义？正义到哪儿去了？"

两人对视了片刻，同时避开了目光。纳伊姆的鱼漂已不见了。他拉着线把鱼拉到外面。这是一条一英尺长的细长的灰色的鱼。看到纳伊姆用一只手想把鱼从钓鱼钩上取下来，阿尼斯·拉赫曼从他手中拿过线，慢慢地把鱼摘下来，又在钓鱼钩上放上新的蟹肉，把它扔到水中，用不相干的口吻讲述起孟加拉的饥荒。

纳伊姆举起手让他别再说下去："灾难为什么会降临？"他用执拗的口吻说。停了片刻，阿尼斯·拉赫曼迅速地、精力集中地、颇有感情地说道：

"我也这么想。一段时间我想，灾难是由于坏人才降临的。根据一个简单的原则，强者遭殃，弱者也跟着倒霉。但是原则？原则是什么东西？我知道，我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所学的聪明之事，所有的宝贵的格言——啥也没有。如果我们根据一成不变的原则来生活，那末真主在中间起啥作用？这里面'它'起啥

作用……”他停了停，“纳伊姆，你没在那里。你仅仅看到活着的人，没有看到快死的人。我刚从那里回来。你知道那里在发生什么事！老人、青年、孩子老老少少都在讨饭。好人与坏人统统成了乞丐。每个人为了食物而活着，或者为了食物而死亡。仅仅为了一把米，或者米汤。由于这一点点米，他们要么死亡，要么成为富人。这个时候，人类的严重情况进入生活后而成了一般情况。如果你什么也没有，那你就要讨饭；如果你有点儿什么，那你把它卖了就会成为富人。不管怎样，生命靠一点点粮食可以活下来。现在，在这里制定一个简单的原则极其容易：‘面对不同的和矛盾的情况，生活可以变得无比可爱而有意义，也可以变得无比价廉而无意义。’得了，你制定了原则，而且满意了。但是我没有。我要问，正义到哪儿去了？正义是我们从千百年的颠沛中学来的，是在战争、瘟疫、饥荒、地震及其他天灾之后学来的。你能用它制定出某个特殊的原则？某项法令？某个‘典范’？或者从过去的时代获得的人类的所有知识、人类的所有痛苦的某个‘典范’？今天我们明白了，降临到我们头上和我们祖先头上的灾难极其宽广，极其分散，极其矛盾。我们从灾难中除了得到宝贵的格言外还得到了什么！宝贵的原则，”他讥笑说，“它是人类观察的一个极其表面的调查，从任何东西都可以得到它，从牛奶的玻璃杯，或者从破汽车，或者从人与牛之间的打架——譬如，‘哎，人，别同牛打架。’——换句话说，宝贵的原则还能从极其矛盾的事件中推论出来，但是我们能从矛盾中获得正义吗？或者正义的某种形式？当原则是一个表面的、无力的观察的结果的时候，尽管是矛盾的和分散的，它仍可以在同一个题目下组织起来，但对于正义就不能这样做。它的影响是直接的、深刻的。原则是一个无力的知识，它同我们的生活毫无关系。象一本书一样——你有权读了书以

后从中得到收益，或者拿起书从头读到尾，而且把它忘记，或者连手也不碰，仅仅把它放在桌子上让它落满灰尘和霉烂——你能这样对待正义吗？不能。这不是你我所能选择的事，不是以你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正义象其他天灾一样降临到我们头上，成为我们的命运。它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在整个人类的痛苦上占优势。那末为什么，我要问为什么，当苍天的正义没有任何'典范'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人类的正义？在战争、饥荒和瘟疫中，正义在哪里？当对于人类的'命运'没有任何原则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为支配人类的'生活'制定出原则？几个无灵魂的、颓丧的、悲观失望的、病态的读书人自己对自己的前途和下场尚且不知，无能为力，并且对掌握他们命运的力量一无所知，他们怎么可能坐下来决定其他人的生命？你看到过在战争或饥荒期间在努力行使自己的法律方面他们的无能为力。他们不能使一个人免于死亡和完蛋，但是他们却摆着架子，故作镇静，伴随文件和办公桌继续自己的职业。当他们不能使无辜的人免于死亡的时候，他们就拼命地挽救自己的笔、纸和办公室的家具。你认为他们不适当？不。在这整个期间，他们始终知道自己工作的无效及其可恨的性质。他们不是不适当，而是无能。地地道道的无能——"他取下眼镜擦了擦镜片。这期间，布尔基斯来到他旁边站着。阿尼斯用奇特的探询的目光望着她。她发觉他这样凝视自己默默地转身朝她的两个孩子走去。他们站在浅水里把细棉布的披巾沉到水里抓鱼。当他再次戴上眼镜说话时，他的声音变得深沉而悲哀：

"或许也不是无能，仅仅是愚蠢。愚蠢。因为我看到过这些人可笑地死去。在一种完全无视他们的正义的法律的力量之下，在瘟疫中……他们抛下自己的正义的法律象无能为力的人们一

样死去。这种力量有它自己的正义。他们的死亡也是每个人都要临到的无意义的死亡。也是狗所要临到的那个无能为力的死亡。法律可以死亡两次。在每个时代，对它们来说，最好的死亡是，当它们被证明是错误的，并且被改变了的时候。对它们来说，较坏的死亡是，当它们现在被实施，而由于地震、瘟疫、战争它们被否定的时候。灾难降临之后完全否定它们，并永久地证明所有人类的生活都是无意义的。瘟疫之后，如果一个城市里幸存一、二百人，那末难道你认为这是生命的标志吗？这是死亡。一个人的死亡是大家的死亡，因为生是一样的，死不管怎样是存在的，你的死亡，或者我的死亡，或者我孩子们的死亡，总要到来，毫无区别。如果我杀死你，那末我就要受绞刑；不杀死你，那末我将在饥荒中死亡，或者在战争中，或者在某个巷子里，或者在某所医院里死亡。有啥区别？”

纳伊姆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阿尼斯·拉赫曼的眼睛里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光芒。他俯向纳伊姆说："这就是我要问的。如果没有什么区别，那末正义到哪儿去了呢？这就是我要问的。你不是问到正义吗？这也是我要问的。这也是……"

他听到喧声停了下来。一连几个小时站在水中的布尔基斯和孩子们用布抓到了一条相当大的鱼。布尔基斯站着抓住挣扎的鱼尾巴，孩子们拍着手。当她看到两个男人注意着自己的时候，也象孩子一样吃吃地笑了，让他们看这条大鱼，也拍起手来。阿尼斯·拉赫曼站起来，并示意纳伊姆跟着他，朝船走去。他们可能刚走不远，阿尼斯的线就钓上了一条鱼，但是现在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布尔基斯手叉着腰生气地看着他们离去。

坐到船上，阿尼斯开动发动机，逆水而上。发动机的声音使坐在河面上的细腿的、轻盈的白鸟放下刚要当早餐吃的鱼儿振

翅而飞，发出鸣叫。由于下雨，河水很混浊，水面上已洒满了阳光。拨开水面，溅起水点，他们迅速地从几艘别的船只旁边经过。身体黝黑的渔夫站在船上默默地撒网。听到远处汽船发动机的声音，他们生气地抬起了头，但是在阿尼斯和纳伊姆从旁边经过，他们认出阿尼斯·拉赫曼以后却都躬身施礼。阿尼斯没看见，只有纳伊姆举手还礼。他们的鱼跑了，但是他们无可奈何，他们已经惧怕了。年复一年的灾祸使他们具有在这种情况下活下去的能力。

上去几英里，阿尼斯关上了发动机，让船随波漂流。他坐到纳伊姆旁边。

“实际上‘它’哪儿也没有。它只在我们的这里。”他用四个指头敲了敲自己的脑袋。“这里。这里别的什么也没有。然而这里应该聪明。”

纳伊姆吃惊地、忧伤地看着他。

“知道我们为什么发明真主吗？为了自己休息。因为我们不想思考，为寻求真理而思考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比收庄稼、生孩子还困难。我们喜欢简便，因为我们生来如此。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吗？我们是愚蠢的。愚蠢。读了全天下的书，你认为成了学者。不错，你获得了同柏拉图① 一样多的学问，不是个文盲。但是难道这就够了吗？世界上的大多数学者在读书和著书中度过自己的一生。他们同叫着‘鹦哥，鹦哥’过日子的鹦鹉没有任何区别，因为在一般鹦鹉中它也是一只有学问的鹦鹉。关于鹦鹉，我知道得不多，但是我知道肯定会有一些人出现，今天不出现明天，明天不出现后天，他们将厌烦地、轻蔑地提及那

---

①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

所有的人，将仅仅教导同时代的人们进行思考，进行理解。你丝毫不会'理解'，因为你是学者，你不是文盲，你是傻瓜。我们中很大数量的人就是如此。你也如此，我也如此……"他站起来走到发动机跟前，弯腰发动。然后没有挂档让它发动着。一只水鸟如石头一般砰的一声落到水面上，叼起一条鱼，就象有谁在后面追它似的猛跑。

"你在听它的声音吗？"阿尼斯指着发动机说，"难道你还需要有个人来告诉你发动机在发动？或者这只船的底部有个洞，已经进水，难道你还坐等某个人来告诉你船在下沉？"他停了停，"不？对。那末干吗还需要'它'？它所办的学堂是宗教，从宗教能得到什么？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宣扬爱。哼！但结果如何？当你采用一个宗教的时候，你的心里就播下了反对另一个宗教，反对其他所有宗教，反对不包括你在内的所有教派的仇恨与偏见的种子。尽管极力宣扬爱，那时我们的理智就会自动丧失，我们就会成为世界上最满意的人。你知道生活中最能安慰人的感情是什么吗？是愚蠢！成了傻瓜后，放弃思考生活的基本需要，我们所得到的安慰比听了玛尔贡斯曲①后得到的安慰还要多。但是满意在什么地方？谁知道它？我们从自己长者那里得到人类的最伤脑筋的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仅仅因为他们比我们大家年长吗？对，仅仅因为如此！'仅仅'因为如此！！我们把长者作为自己的向导，沿着他们的脚印前进，仅仅因为他们是长者，或者因为他们使我们免于用脑筋。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什么。他们比我们更愚蠢，因为他们愚蠢了一生。他们知道愚蠢，但不准备承认它，因为他们已经老了。年老使我们灰心丧气，灰

---

① 印度的一种曲子。

心丧气的人有偏见而且贫乏。我感到了死亡的来临，说真的，纳伊姆，发现自己戴着脚镣朝着死亡的方向迈进，人感到自己十分愚蠢和笨拙，因为死亡是他的失败，在此以前，他拼命证明自己正确。他明白，但是不承认。他从来不承认。”他失望地摇了摇头，“没有这个教派，只有爱还不够吗，纳伊姆？只有爱是一个世界性的感情，难道我们的灵魂除此之外还需要什么东西吗？我们数百年来互相咒骂对方的宗教，说对方的真主没有价值，与此同时却宣扬爱，难道这是我们无知吗？不。我们一切都知道。这是我们的失望，它把人变得固执而诡辩。我们从来不承认。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象在饥荒和瘟疫中设立法庭，而知道自己已经老朽无用、没有影响的法官一样，但仍抱着自己的错误不放，因为我们度过了一生，举不出它的任何道理，当就这样把它遗留给自己的孩子们的时候，在我们最后的失败中也出现了安慰的好的形式。”他们又从默默撒网的渔夫旁边经过。停了片刻，阿尼斯·拉赫曼又用自己特殊的口吻开始迅速地、激动地说：“你知道自从有组织的宗教的基础奠定之后，它被不正当地运用过多少次？宗教从我们的理智之路到达心田，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地盘。它可以被多么容易地煽动起来。迄今为止有多少战斗是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的，有多少饥荒降临？难道仅仅因为宗教教导我们爱吗？哼！”他俯向纳伊姆，“有个东西叫健全的理智，它也会被煽动起来吗？我们不能建立一个基础建立在健全的理智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思考和判断自己的每个好与坏的行动，并且对它负责？好与坏，错误与正确有一个世界性的标准，根据人的理智，它是一样的。一个行动，一个措施，一句话，如果是好的，那末它在东、西、南、北各个地方都是好的，正确的，因为健全的理智判断了它，健全的理智在我们所有人当中都是

一样的。帮助需要者是正确的，对于我，对于你，对于大家都是如此，你能否认它吗？在我的宗教里爱邻居是正确的，在我邻居的宗教里这样做是错误的。但是按照我的、你的和我邻居的健全的理智，这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当每个人为自己考虑时，正确就是正确的，错误就是错误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搞园艺是正确的，懒惰和好逸恶劳是不正确的。难道对于正确的行动我们还需要别的东西吗？难道对于我们大家甜的不就是甜的，苦的不就是苦的吗？如果是，那末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知觉没有任何虚假。当我们的理智是健全的，并把它带到工作中来的时候，那末一个行动的性质对我们大家都是一致的，它里面没有任何矛盾，它绝不会被不正当地利用。不会在它上面发生战争。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缺乏思考这一空白，就相当大。当每个人都为自己着想时，一个社团就兴旺，那时不会再有愚蠢，不会再有失败，那时……"他找不到适当的词不做声了。

"但是，从它——能得到什么好处？"纳伊姆认真地听了以后问道。

阿尼斯·拉赫曼的眼睛里闪烁着老成的、自然的、聪慧的光芒："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我们的失败。多年的，而且几个世纪的无用的教养在我们心中产生了利与害的一个毁灭性的感觉，比这更危险的事是，这个感觉不知不觉地同我们的真主、同大自然、同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估计你会提这个问题。我也要提这个问题。我在你们之中。不同的仅仅是，我在努力回答这个问题。听着。正确的行动自己受益。正确的措施可以使我们从过去和将来这两个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这个解放中我们能得到从最大的利益也得不到的满足。最美好的事是，我们还从对正义的期望中解脱出来。正义在我们的这里，"他又用两个指头敲了

敲脑袋，"我们的真主也在这里，一切都在这里，这就是一切。它的外面什么也没有。仅仅在正确的判断和正确的措施这个行动中有我们的自由。我们从我们活着的这一时刻获得了安慰，并完全自由地活着。前途、正义、利益、害处，这一切都包括在一个长期的等待中，这个等待用巨大的、多余的害怕笼罩着我们，把我们变成傻瓜和无用之人。当没有任何等待的时候，那也就没有任何失败……"

两人用不相信的目光互相看了许久。然后阿尼斯开船往岸边驶去。

当他们默默地在石头上走回他们离开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两个孩子跑来抱住阿尼斯的腿，布尔基斯赶快告诉他，他们走后，两个钓鱼钩上一起钩着了鱼，在喊叫佣人时，纳伊姆的钓鱼竿被鱼拖走了，她仅仅救下了阿尼斯的钓鱼竿。

四十二

"我们进行遥远的旅行，遇见成千上万的人，和他们交换思想，和每个人交换思想，经常交换思想——直到有一天，突然我们感觉到这一切都是徒劳……"阿尼斯·拉赫曼用疲倦的声音结束了说话。他把水烟袋管放到嘴里，他已抽了好一会儿了。纳伊姆默默地听他说话，瞅着挂在墙上的旧画。

这栋凉爽、安静的别墅坐落在朱木拿河岸边的那个芒果园中。他们俩坐在别墅的一个舒适、明亮的房间里。外面夜幕已经降临，但是从河面吹来的风仍然很热。离别墅稍远的地方，庄

稼几天前就收光了，土地刚刚耕过。下过一两场雨。雨水使地里的土变得黑油油的，在阿萨尔月的阳光下，地里散发出带有特殊的潮湿的泥土气味的热气。在别墅的果园里，芒果已经熟透了，夜间一个一个地往下掉。清晨，走廊里堆着掉下来的象蜜一般甜的香喷喷的芒果。阿尼斯和纳伊姆从来没有好奇地瞧它一眼。两个脸上神情厌倦、眼睛象在寻求什么似的老头，由于年纪相当而成了朋友，他们已经摆脱了肉体乐趣，现在互相依靠，默默地坐着观看生活从自己旁边自由自在地过去。这两个男人觉得生活不可靠，人类无用，因而感到痛苦，他们对年龄在自己后面所留下的空白作出估计，也许在出现过先知的时代里，曾有人如此感觉过和估计过。他们中某个人每当受不了生活的戏弄的时候，就说句无意义的话，随后觉得没有必要说，自己就沉默了。生活象一个知识贫乏的、放荡不羁的青年一样从软弱无力的老人们的身边不经意地、轻蔑地大笑而去。

就这样，阿尼斯·拉赫曼拿开烟管想说什么，但没开口又把它放到了嘴里。

纳伊姆第一次到这里来距今已有几年了。现在，他对这个果园的每个地方都了如指掌，对别墅的房间很熟悉：墙上挂着古代英国的绘画，画中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的骑者带着几十只猎犬去捕捉狐狸；古老的教堂以及印度王公们的画，他们骑着大象陪同英国客人去捕捉老虎；书橱里放着关于猎虎、猎狐和钓鱼的几十本书籍，现在已无人阅读；火炉上放着石头与瓷的古老雕像与塑像，以及一个铜的佛像——他在这所有东西中间象老居民一样转来转去。阿尼斯·拉赫曼的马看到他高兴地嘶叫。这些年里，他在精神上同阿尼斯·拉赫曼保持的距离也许一直象第

一天那么远，但是在这期间，对他来说，阿尼斯慢慢地成了一种物质上的靠山，在一生中的那个时期，这肯定多多少少成了他满足的根源。他对纳伊姆来说已成了智力、绝对的智力和单纯的智力的标志。纳伊姆在失望中紧紧地依附于他。纳伊姆对他畏惧地、在某种程度上害怕地沉默不语已成了习惯，现在他已不再认真地听阿尼斯讲话。在这个精神混乱的时期，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哪里有害怕和恐惧的能力，哪里就没有爱的能力，根本就不会提出了解真理的问题。现在他仅仅依靠阿尼斯·拉赫曼所拥有的那个标志过活。

这几年，阿尼斯·拉赫曼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一下子显得很苍老。他的头发大部分都白了，他特有的使他长期保持年轻的、神经性的力量在迅速衰落。现在他已减少了说话。他大部分时间都离开家里人单独住在这栋别墅里。起初，他的老婆孩子有规律地每隔一个星期陪他来一次，后来，隔一个月，两个月，现在几个月。他单独地或者仅仅在纳伊姆的陪伴下住在这儿。尽管如此，在办公室和家里，在完成工作方面，他依然如故。他还是那样象机器一样迅速地、有规律地完成办公室的工作，还是那样周到地、积极地参加家里的打扫卫生，孩子的教育以及满足妻子的需要。纳伊姆从来没有强烈地感到过他生活中出现的失望的色彩，因为对于纳伊姆来说，他的理论已成了牢固的习惯，依附于他的理论对于纳伊姆来说是很容易、很自然的行动。这从他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犹如牛的信仰从它绕着榨油机按固定方向旋转的动作中反映出来一样，而实际上那仅仅是一个习惯。还有一个奇怪的巧合，就是纳伊姆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性格与他的性格之间的矛盾。他从来没有认识到，同自己的精神上的谦虚与智力上的自大相比，阿尼斯·拉赫曼在智力上

与精神上两者都很高傲。甚至有一次，阿尼斯坐着坐着猛一惊地说道："纳伊姆，生活多么无情地消磨我们！"此时，纳伊姆的脑筋仍没有动一动，他仅仅把它当作是阿尼斯的一句聪明的话。因为我们用以组成生活的习惯，以及我们努力用以维持生活的标志是多么的富于欺骗性，多么的不实际。

随着云彩涌来，风变大了，窗帘飞了起来，阿尼斯把水烟袋管转向一边。

"我们说话、说话、说话，直到有一天，突然我们感觉到这是何等徒劳无益！这种感觉是很可怕的。你感到过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走下去，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从一个面孔到另一个面孔，从一句话到另一句话，直到我们疲倦、忧伤，我们心中失去平静而产生到寂静的森林里去的欲望。（你知道心里产生某种欲望是失去平静的标志吗？欲望，有时会成为懊丧。）寂静的森林，一匹马或者一条狗作为同伴，晴朗的天气，丰富的思想，以便我们边走边思考伟大而神圣的事情。那时，我们心里会对我们为之忙碌终生的无数不必要的小事产生气愤，我们为我们头脑里从来没有产生过的伟大思想而奋勉。会有这样的时刻：过去的小事，诸如某张面孔、某个名字、某个词、某个目光、我们打某个无人居住的巷子里经过时从远处听到的某个老曲子，都会使我们悲哀。我们就会有时时刻刻都准备哭的孩子那样的感觉。

"实际上，我们已经疲劳了。我们生活中的速度不断迫使我们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把我们带到那些我们从来也不会高兴的地方。实际上，我们对我们在愚昧无知中度过的一生、我们荒废了的过去的时代、我们的害怕、我们的感情、我们跟孩子一样或者跟傻瓜一样所度过的自己的青春和晚年已经厌倦

了。现在，马路上跑着的一辆汽车也会使我们回顾整个时间，即我们跟一辆车子一样在自己的路线上奔走，奔走，它不知不觉地、不闻不问地顺着路线往前走，我们带着自己的食物、自己的话、自己的感情被驱赶着，被驱赶着。我们肩上扛着自己的书、学位、我们津津乐道的在最好的裁缝店里做的西服、美观的领带、帽子以及我们从高级商店买来的香料等等，携带自己所有的财富，接受各种思想——思想从这一站到另一站就消失了——吃饭，吃饭，吃饭，说话。话？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地方的话，那些关于我们的财产的话，我们的意见以及没有根据的、对任何人都没有意义的、对我们自己也没有意义的猜测。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有礼貌地、认真地听，我们认真地、有礼貌地、不重视地、漫不经心地把他们回答时所说的话记录下来。你知道我们在世界上多么温和地，多么有礼貌地，多么狡猾地彼此相见。我们周游世界，树立自己的看法，为了打发时间，或者为了互相恐吓，而把这些看法作为武器来运用。我们的看法是什么？就是泰姬陵是漂亮的建筑物，中国的社会状况在好转或者没有好转，世界上没有再诞生好的诗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些看法，直至象导游者那样成为讲话的专家。然后我们开始运用它。每个人都有自己成熟的方法，在多年的实验和练习之后都会采取不同的态度，要么采取无人格的敷衍的态度，要么采取有人格的谨慎而专心的态度。不管怎样，我们在每个阶段上都用各种方法使自己周围的人们跟自己思想一致，换句话说，为使他们畏惧而进行不懈的斗争。我们丝毫不把他们放在心上，而且一贯知道，他们也一点儿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我们努力用各种话来弥补自己生活的空虚。谈话有时给人以安慰，有时也使人迷惘。尔后会出现这样的时刻：我们疲倦了，落到了后面，汽车上的油已经用光了，

我们所有的负担都扔到了路旁，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半死。突然，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事实：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一切！我们终于到达了没有平静而又回不去的地方，在那儿只有受到巨大损失的感觉，我们象旧汽车一样难看而无用，无人需要、无人过问地立在路旁，倘若走运，将被毁坏后重新铸造，倘若倒霉，则只有被遗弃。

"现在，我们很苦恼，由于害怕孤独而感到失望，我们很孤独，异常孤独。为什么？难道我们仅仅为了这一天而活这么久吗？我们的理想，我们的言词、感觉、感情，由于我们年复一年的苦练已经熟练了的工作，遥远的旅行，朋友，我们通过讲话和交往而使其增长的才智，我们的周围以及与我们同行的我们的大众性，一切都完了吗？为什么？为什么？现在我们没有能力思考，因为从来就没有思考过。但是我们知道，犹如我们知道其他事情一样，我们得到了我们所寻求的东西，现在我们为从来没有寻找过的东西而惊异与苦恼。这是很清楚的事——因此现在你安闲地吹笛子吧，坦然地坐等善终吧，等着吧，默默地坐着吧，默默地坐着吧，因为这是重要地方——然而却不可能安闲地吹笛子，我们不能等待。我们知道，倘若专心地、不在乎地、耐心地等待，当死亡来临时，死亡就会使我们苦恼，就象它使每个人都苦恼一样。尽管这一切，当死亡来临时，它还会使我们害怕。生活中，我们第一次被迫思考——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站在自己的后花园中喂兔子和小鸡吃早餐，抽着陈旧的苦烟叶，看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在草地上玩耍。我的性格已变得呆滞、懒散，我控制着自己，满意地溜达着。青年人从我旁边去上班，躬身向我行礼——'可尊敬的老人，美满的生活。'他们互相说道。面前又走来一个人。一个满头白发的博学的人，拄着手杖控制着自己，尊

严地、满意地走着。青年人躬身行礼，互相重复前面的话。他很有礼貌地微笑着还礼，来到我面前停留了几分钟。我们互相问候，发表对于天气的看法，询问相互的身体状况，然后就不做声了。现在已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所有话都显得那么没有必要。兔子的早餐，晴朗的天气，衣着美观、头脑空虚、非常满意、相互了解并隐藏着虚伪、无缘无故地羞愧与态度和蔼的两个老头——他好象要说话似的清了清嗓子，但仅仅招了招手就走开了。我没有转过脸往后看，但是我知道，并用脑袋里的眼睛看着他，看到一个无缘无故地巧妙地搞得很空虚的生命。我知道，他也在看着我。我们两人互相非常了解，但是从来不承认。我们就这样地忍耐。这样地……”

外面已下起了大雨。雨被风吹到里面来。纳伊姆站起来把门窗一一关上。他现在已不用手杖了，基本上摆脱了蹒跚之态。他后脑勺子上的头发颇稠密，象雪一样白。他面部已起了皱纹。在关最后一扇窗户之前，他看了一会儿外面果园的黑暗处多次打闪的地方。

“今天将要掉下来许多生芒果。”他说。

闪电很亮，可以瞥见整个果园、暴风雨中摇摆的树木和雨点。一家赶骆驼的人刚刚进入别墅。他们把骆驼拴在走廊的柱子上，现在躲在角落里轻轻地说话，从树上逃来躲雨的小鸟停在他们头上喳喳乱叫。纳伊姆记起了他头脑里闪过的一件往事，他微笑了。“你们为了躲开炎热的太阳而夜间旅行，可又偏偏遇上下雨。再见吧！夜游者！你们家在何处？现在你们为自己建立一个避雨的家吧。”他又笑了。风吹着哨子从窗缝里进来，雨点用力敲打着玻璃。“夜的居民，现在你们为自己……”他重复说。

墙上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纪念品彩色的圣母像，只有一根钉子支撑着，摇晃了半天，突然丁当一声掉下来摔碎了。玻璃上雨越来越猛。阿尼斯·拉赫曼又开腔说道：

"尚未诞生出来的伟人，他们也得做家里家外的、日常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工作，他们的时间也就这样浪费掉。我们被迫地想，我们所承担的、所遵守的法规是干什么的。我们所建立的或者别人所建立的喜悦的标准，正确到何种程度。我们忍受这么大痛苦，付出这么多劳动，说了这么多谎话，心里压抑着这么多意愿和这么多苦闷，由于智力上的缺陷无法实现这么强烈的愿望，积聚了这么多道义上的价值，牺牲了这么多道义上的价值——由于缺少时间，见不到想见的人们，见不到想建立友谊或者想得到同情的人们，或者见不到我们不认识的，但见了面后我们会很高兴的人们。我们去不了仅仅听到过名字的地方，我们所想的不能说，所说的不能做，不能同坏人完全地断绝关系，同好人彻底地建立友谊，总之，不管用什么方法也不能使生活过得更好些，尽管我们中有许多人想做一切，而不能做；什么也不想做，却在做着，那末为什么在想与做之间有这个矛盾，这个距离？从它获得了什么，这是虚构还是事实？我们所蒙受的一切难道仅仅是为了想维持由几堵墙和窗户组成的自己家的安全，或者想维护由几个人组成的自己的家庭的团结，或者想继续占有包括做饭的盆盆罐罐、衣服和几件细软东西在内的自己的财产？难道我们仅仅为了满足基本需要才忽视自己的品格，仅仅为了使人类的少量的感情得到安慰才抛弃自己的独立性和自己的个性？我们知道高级与低级的区别吗？我们懂得喜悦的含义吗？我们能够区分知识与无知吗？我们仅仅为了使人更加骄傲自大才保持这个古老的、杀人的规则吗？我们在自己微不足道的家

中和家庭里过着空虚的、骄傲的和谨慎的生活——或者刚踏入生活的年轻人对前途抱着这样的希望而终生忍受着自己对自己的压迫。为了使自己的房屋免于倒塌，为了给家庭提供食物，做着日常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工作，得到的不是高兴，而是骄傲与反感。我们中少数几个人熟练地掌握了这些工作，达到了显著的地位，人们用嫉妒而尊敬的目光看着他们，这样，他们就变得更加骄傲，更加苦闷，与自己的同事不是平等相处，而是要使他们畏惧，结果自己却得到了蔑视。公众生活中的这些杰出人物——政治家、教育机关的领导人和高级法院的法官，他们一生得到了什么报酬？蔑视和一般化。一般化和蔑视！难道他们仅仅为了这两件东西才过着极其悲哀、极其痛苦的生活吗？

"如果我们单独坐在高高的岩石上想一想，那末我们就会知道，高兴是个很普通的东西。得到它很容易，你仅仅爬到岩石上也会得到它。那时，你是孤独的，同你一起的是你的整个人格、整个个性，你的伟大、善良和智慧，从各方面看，你都是个完人，完全满足，非常幸运，你不感到饿，因此你仍可以在那里多停留一会儿，可以思考生活中的伟大而神圣的问题，思考爱与死，可以忠实地确立自己的看法。现在你会有宝贵的自由的感觉，我知道，我们是为了宝贵的自由的感觉而诞生出来的。我们想，隔一会儿到下面去，做某某工作，或者不做某某工作，因为做与不做在我们的权力之内——但是可怕的事是，当我们到了下面时，所有东西都一个一个地离去了，最后仅剩下我们那个陈旧的、软弱的、无名气的人格，在这个人格面前摆着在各种情况下都要做的日常工作，这些工作尽管平常，却在我们的权力之外。这样，我们立即消失在这个一般化的海洋中，我们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人格与自由。我们甚至忘记了我们刚刚确定的高兴的标准。

而充满敌意与傲慢的另一种喜悦却抑制着我们。我们不知不觉地、迅速地由高向低旅行，这是生活的一个残忍的景象。

“难道人们应当作出满足与智慧的这一牺牲吗？我们忍受了无穷无尽的压迫与虐待，难道我们的生活，整个人类的生活经得起这样折腾吗？说说看，整个人类的生活有什么道理？……”

他就这样说了半天，雨敲打了一夜窗户上和天窗上的玻璃。

四十三

这个星期天，阿尼斯和纳伊姆回到城里。在罗山宫的古旧的大门口，阿尼斯让纳伊姆下车，并同他热烈握手告别，躬身朝他笑了笑。纳伊姆不安地感觉到他眼睛里的旧有的蛮横和粗野的笑，但是现在他已基本上熟悉了阿尼斯的性格的倾向。他边握手边向阿尼斯表示感谢，望着他的汽车在黑暗中远去。天已经黑了。进入大门，纳伊姆看到娜吉米的一群朋友坐在大草坪里的桌子上、椅子上和草地上。绿色灯泡在桉树枝中发出光亮，草地上跟往常一样，人们在好几处同时说话。有一处，两位姑娘开着亮度大的电灯在打羽毛球。草坪的角落里，堆积着看守草坪的人扫的树叶。由于夜里下雨，树叶堆湿掉了，树叶堆上坐着一条杏黄色的珍贵的小狗。这时，从那里经过的巴尔曼先生的目光落到这条喜爱孤独的小狗身上，他弯腰同它说话。性情温和的动物有礼貌地、不耐烦地扬起脸听他说话。纳伊姆进入洋房时，谁也没有看到他。他认出哈利德、法赫、巴尔曼先生和马苏德上尉。他朝自己房间走去。他的走廊里没有人开灯。他把

手放在电灯开关上站了片刻，然后坐到了黑暗里的一张躺椅上。从那里可以看到面前的景象。他坐着坐着想到，他们是些青年人，生气勃勃，整个时间尽情行乐，充满希望与等待，无忧无虑——忧虑不久就会来到的，因为忧虑的时间也是固定的。他烦躁地打断了思路。他想起了他在阿尼斯的果园里看到的，在夜间的暴风雨中死去的，而被看守果园的人堆在一起的死鸟。他把这个想法也从脑海里驱逐出去。时值雨季，天气很闷。在他面前，他们在吃芒果、说话。说话！只有娜吉米默默地摆弄着自己的油画帆布。

娜吉米！娜吉米！！他默默地重复。突然，四周安静下来，非常静默，无声的想象的小鸟从那里飞到这里——从这里飞到那里。

她把画了一半的苏尔·巴拉的肖像从画架上取下来，卷起来搁到一边。然后她从桌子上下来坐到哈利德与法赫跟前的草地上。他们俩两个小时以来一直在争执。他们在辩论全世界的诗歌。

"艾略特①，艾略特，艾略特。"法赫做了个鬼脸说道，"疯狂的比喻家。他倒是很不错的评论家，但却不是什么诗人。他的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他的名字挺好……"

"庞德②？埃兹拉·庞德？"

"对，是他。哎，兄弟，难道真主把高级人物都一个一个地变成诗人？天知道他们坐在那里写些什么。"

---

① 艾略特(1888—1965)：生于美国的英国诗人及评论家，曾获一九四八年诺贝尔文学奖。

② 埃兹拉·庞德(1885—1972)：美国诗人。

“也许彼此写信。”娜吉米提出看法。

“喔，以后出版他们的私人信件，人们把它作为诗来读。啊，两位高级先生的多么微妙的象征主义！哈利德先生为此兴叹。”

法赫和娜吉米吃吃地笑起来。

“在严肃的题目上同姑娘们辩论就这个结果，”哈利德说，“讲起俏皮话来了。就这个能耐。”

“实际上，哈利德哪儿懂诗，亲爱的法赫。”娜吉米神秘地说，“这恶作剧全是军人诗人导演的。他承认那位诗人是师傅，哈利德先生也必恭必敬地做他的弟子。”

“兄弟，嗐，多么有灵感。军人诗人说……”法赫接着她的话说。

但是，娜吉米看到，军人诗人在离他们挺远的草坪边上独自一人高傲地昂着头，望着天空，以自己特殊的风度走着。由于这一特殊的风度，她对他颇嫉妒。她扫了一眼自己周围坐着说话的快乐的人们，她产生了某种痛苦的感觉，这种感觉今天刚出现。她觉得，他们实际上并不高兴，老朋友之间所存在的深刻的了解与温情已离他们而去，代之以压抑着的不信任。令人担心的是，他们竭力把这个自发产生的危险的感觉隐藏起来，而拼命在脸上装出高兴的神色。突然，她在那里坐着坐着觉得自己很不安全，害怕地站了起来。

娜吉米一边朝他走去，一边想：尽管如此，不知怎么——这个人这么迷人！

“喂，上尉先生——”她说。

“啊？”他吃了一惊。

“喂。”娜吉米用毫无生气的声音重复说。

“噢——喂。”他害羞地说。两人一起走起来。

"我在等电话。"

"每天都在等电话?"娜吉米厌烦地问道。

"啊?嗯。部队不允许我离开。但我到这里来了,在等电话。这些日子也许会发生骚乱,局势你也清楚。我的传令兵知道——电话号码。"

雨季热而潮湿的风舞弄着他们的头发。

"尽管如此,这里的草地却凉爽而沉默!——这里很平静。"他慢吞吞地说。

平静,平静,平静。平静在哪儿?娜吉米惆怅地想。她继续装出快乐的样子:"写了些新诗?"

他沉默不语。

"什么也没写?"她愉快地问道,"某首无意义的诗?或者诗句,或者对句,或者……"

她不做声了。她感觉到,他什么也没听,也许他什么也没看。仅仅睁着眼睛同她一起走着。她伤心地转过脸去。

"我吃早饭,看练兵,吃中饭,睡觉。喝下午茶,看报,来这儿,等电话。我对这一切都很熟悉。过去的许多日子就是这样过的。明天也将如此,后天和大后天——我对这一切早就熟悉了,我对自己所有的日记,所有的时间都这么熟悉。刚才你们在谈论艾略特?"

"我把自己的生活用咖啡匙子量过了。"

"哈哈——你多么容易地了解我的心事。"

"巴尔曼先生说,我完全具有大美术家所具有的认识真理的本能的能力。"娜吉米用神秘的口吻说。

"巴尔曼先生?"马苏德心不在焉地举起手看着她的背部,"这是我。我是事实。"他低声沉吟。他走着走着突然停了下来。

"你干吗对绘画感兴趣?"他几乎严厉地问道。

"干吗感兴趣?"

"对,比对人还感兴趣。告诉我,你为什么对绘画——比对人更感兴趣,嗯?"

她惊愕地看着他。他稍微温和了点儿。

"好象世界上其他什么也没有似的。为什么,有什么吗?"

"譬如——"

"譬如我——"他把手插入口袋站到她对面。她隐藏在他长长的影子里。

"你?"

"对,我。我是个事实。我不是任何故事或者传奇。你感到过我存在吗?你想过我仅仅为了你才到这里来,才在这里等电话吗?你却一直在绘画。而且……"他生气地挥了挥手。

长长的几秒钟在迷茫中度过。

"噢——"娜吉米深深地出了口长气,"就这个事?你已说过这么多次了,又有啥必要?"

"怎么?"他用执拗的口吻说。

"唉,兄弟,说点儿别的事吧。"娜吉米厌烦地耸了耸肩膀,"如果你情愿的话,你会成为这样有意思的人——马苏德!"

他从口袋里拿出手背在身后,同她一起走起来。走到走廊,他们又返回来。马苏德用快而平常的,其中略带遗憾色彩的语调说道:

"娜吉米,这统统是扯淡。美术与文学在你的世界里成了时髦。你不是美术家,我也不是诗人。你的那位年迈的老师也不过是个专业的手艺人。他在这样的家庭里教绘画的原则不过是挣钱糊口。我们大家都是普通的小人物,成不了什么气候。无

细腻的感情可言。爱？哼，我们仅仅抑制着自己小心谨慎地过日子。仅仅……”

娜吉米害怕地望着他。这时，尽管自己不想，她心里对马苏德的老成见又苏醒了：他不是他们当中的人，他对人对物的整个态度，他整个教养都与他们截然不同，他出身于下层。

“娜吉米，我想写一本书，书中的人物在谈话期间提到老美术家、老文学家，就象，就象——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提到果戈理[①]或者——但是我们将提到谁？”他认真地看着手掌心说，“我们有什么？”

“走吧，到那儿去吧。”娜吉米说。她扔下他在草坪边散步，自己回到其余人跟前。

巴尔曼先生卷起她的油画帆布把它放回原处。“先生，没来电话？”他慢吞吞地问。

这个问题使大家为之一惊，他们沉默了。他们认为，他们从黄昏一直在等待着他们不再故作镇静、伪装快乐而能坦然坐着的时刻。有些人深感满意，有些人惴惴不安。马苏德来后坐到一张空椅子上。

“你也知道局势在恶化。即将分治。也许还会发生骚乱。”他用平常的口吻对巴尔曼先生说。

他呆呆地立着看着大家的面孔。

“再坐两次肖像就画完了。”娜吉米用无生气的声音说。

“有人在穆索里等巴拉姊妹。”刚刚从山上回来的法尔哈特从另一个角落里说道。

但是大家都沉默不语。在爆炸性的沉默中，每个人都感到

---

① 果戈理(1809—1852)：俄国作家。

自己无比可笑。当某个人想打破沉默说句不必要的话的时候，大家都默默地看着他，因为他们一般都在朝坏处想。

“你也是印度教徒。”马苏德说。

“我——嗯？”巴尔曼先生惊恐不安。他年老的脸上慢慢地展现出悲哀的神色。他在空中举起手慢吞吞地说：“我如果出生在你的家庭里，那末请你相信，我也会这样热烈地、有成见地、忠诚地追随你的宗教，并且准备为它而献身。你告诉我，如果你出生在我的家庭里，那末，难道为了我父母的宗教，你不会做你现在为自己的宗教所做的一切？我们的宗教的基础是什么？偶然性？”

“哼，哼。”马苏德讥笑了一下。

他们又沉默下来。只有风吹着树，绿色灯泡在慢慢地摇动。小盘子里放着芒果片。谁也没有勇气站起来告辞。有时，有人说句没头没脑的话就又停了下来。

突然，马苏德用快而平常的语调说道：

“痛苦并不重要。生活中我们所忍受的痛苦没有任何重要性。重要的仅仅是，我们是否在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战斗了多久？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觉醒’过来？——苦难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变化就过去了。它们既没有把我们变得更好，也没有把我们变得更坏。因为我们高兴时就忘记了过去的痛苦。那时我们仅仅高兴。在那一瞬间，我们仅仅有一种心情——愉快，我们满怀胜利的豪情毫不在乎地活着。思想才是重要的，也就是你‘想’什么，只有它具有改变你，改变社会的力量。对，你忍受了这么多痛苦。又怎么样？我也忍受了这么多痛苦，先生，你做出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这没有任何能使关系得到巩固的共同的价值。我们相互的关系建立在‘思想’上，即我们在‘想’什么？

在探求什么东西？在寻找什么，或者——噢，也许思想也不重要。”

“我认为，不应以想的程度而应以悲伤的程度来估量某个人的信誉。”他沉默后巴尔曼先生惊愕地说。

“你——你知道什么？图画老师——”马苏德仍用那么快而平常的语调说。他的语调毫无悲哀之感。由于愤怒和悲伤，娜吉米的眼睛里噙着泪水。

“但是，关于痛苦，也许我可以给你们讲一点儿。”马苏德说，“痛苦我们过去有，将来还是有。不仅是痛苦，而且是死亡。我们的过去和未来是死的。当我们想挨近看看死亡的时候，我们就要陷入死亡。走到死亡的口里是一回事，陷入死亡完全是另一回事，而这是痛苦的。已经过去的瞬息属于过去的时代，即将来临的瞬息属于将来。这两者都是我们存在的部分，而且都是死的。当我们想把它们拉到现在的瞬息里来的时候，那就是想用死来征服生。死从来没有征服过整个生，但是由于二者都参与进来，因而产生了一个半死的状态。这个状态对于生占压倒优势。从这里就开始了陷入死亡的实践。我们大家都处于过去和未来之中。谁也不想处于现状。我们陷入一个伟大的死亡，即智力和精神的死亡。彻底而完整的死亡并不痛苦。我们之所以忍受痛苦是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努力使自己死去的部分复活，而并不关心真正活着的部分，因为凡是活的，都仅仅是目前正在过的瞬息。我们是活的，存在于此，仅仅因为我们在说话，在吃饭，在睡觉或者在工作，完全沉醉于目前的瞬息之间。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并不重要，而且许多人还不知道。我们之所以缺乏信心地生活在世界上，是因为我们为自己造成了产生痛苦的巨大根源。我们中许多人认为，我们之所以活着，是因为我们有

一个过去和未来，仅仅因为这个原故！我们看着前面和后面，但是不看着眼前。然而凡是活的，凡是事实，都仅仅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过去和未来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是死的，是我们的不现实的存在，而且从不存在走向存在方向所需要的劳动，对我们来说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无益的痛苦的根源。我们已经厌烦了，不安了，处于智力与精神的混乱状态，仅仅因为我们不是活的，而是半活的。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对。死亡不管怎样是存在的，我知道。但是这不要紧。彻底而完整的死亡是个非常自然而且容易的行动，它就象困，或者爱，或者饿一样。只有分裂的死亡是痛苦的。分裂的瞬息！目前的完整的瞬息包围着完整的生和完整的死。它活着，你同它一起活着，它死去，你同它一起死去。下一个瞬息诞生，你同它一起从头诞生，在新的生存中，为了新的死亡。每个新的瞬息诞生时，你都是生活的有希望的、光明的新生子，因为你不看前面和后面而只看面前。你什么也不记得——世界对你如何不忠诚，人们如何称赞你，如何明智地、自私地对待你——你跟前没有任何清单。你什么也没记住，什么也没忘记。仅仅存在于这里。你知道生活中的所有欢乐，所有痛苦而活着。这一瞬息，你和我。另一个瞬息，另一个'你'和另一个'我'。然后死亡来临。但是，现在它没有任何重要性，现在它仅仅是另一个瞬息。你面对它的态度仍是你一贯的老态度。等待，除去等待的害怕；理解，除去理解的烦恼。你无数次地面对它。你早就认识它。你让它过去。它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任何备忘录。一个完整的经历。没有分裂的瞬息。完整的死亡。完整的爱。下一个瞬息？对于你来说，它来还是不来，没有任何重要性，向来没有重要性。这是真正的生，你听说过吗？难道你的痛苦的别名叫愚蠢吗？告诉

我——

"你知道，人与人之间是多么的憎恶，多么的讥诮。人们的心中怀有多么痛苦、混乱、生活空虚与无益的感觉！我们是小人物，但是我们却有这么大的傲气，这么大的私心，这么大的幻想。你可曾想过，如果我们把自高自大抛弃一会儿，那末我们能够多么地相亲相爱。我将象世间千百万人每天都在过着满足与无益的生活那样安闲地、明智地过着自己渺小而无目的的生活，就象苍蝇和蚊子那样机械地、无意义地生活着。这是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他站起来立到巴尔曼先生的面前，"告诉我，这个假设是什么意思。究竟是什么意思？告诉我——

"我告诉你吗？听着。我们住在自己私人的房子里，我们细心地堵上了门上的缝，天窗和窗户上的小洞，坐在房子里保护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忠诚，自己的成见，自己的私心和自己的重要性。我们很高兴，因为这些堡垒谁也打不破。但是——你也知道墙有何威力。我们象一群羊一样被拴在一个共同的愚蠢与共同的倒霉之中。我爱你，因为我'想'我爱你。我不爱所有人，因为我'想'我不能爱所有人。结果是：我谁也不爱。我爱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风俗习惯，自己的傲气，自己的固执，自己所有的教养以及自己。你……"他站到吃惊地坐在椅子上的娜吉米的面前，"你是个美丽的姑娘。你风采动人。每次当我看到象你这样的姑娘的时候，就有一个可怕的欲望支配着我，想获得的欲望，想占有的欲望，想投资的欲望——就象想把钱投入赚钱的买卖那样的欲望，想获得满足的非常表面性的高兴的欲望——那一瞬间，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说，你不是'你'，你不是某某人的女儿，你成了什么了呢？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剩，仅仅剩下我，剩下我原有的欲望，我的自私，我的高傲，我的固执。剩下我一

贯所具有的：我和我的各种感情。现在你不重要，你什么也不是，至多是一个我所仇恨的丑丫头。现在产生了仇恨和粗暴的感情。现在爱已无影无踪了。我面前只有我过去和将来的生活的影子，而没有你。突然——但是却感觉到好象经过一个漫长的准备似的——我失去了爱的所有能力。实际上，我哪儿也不在，所剩下的仅仅是：我的整个背景，我的愿望和希望的清单。每个欲望过去后，我的固执，我的愿望都变得更加牢固。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无所谓。现在我将同任何一个姑娘结婚，不管她怎么样，我将象一个心满意足的、愚蠢的人那样生活。我们两个人中谁也没剩下。仅仅剩下动机与目的。现在'我'和'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谋求职业、新的家具、业余时间里的社会工作、赴宴与回请朋友，总之，期望以真正的物质利益的形式得到结婚的结果。现在我们在一个既定的计划下，积聚着互相陪伴读书或者听音乐度过冬天漫长的夜晚、购买新衣裳、照看厨房、生日互赠礼品等极其普通的喜悦，就象积攒钱或者其他财产那样。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如此醉心地关心孩子，也是弥补自己人格损失的一个努力，是由于我们在爱情方面的失败，是我们的'觉醒'。我们竭力把自己的表面性淹没在满意中，把自己的愚蠢淹没在满足中，把自己精神上的空虚淹没在舒适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喜悦中。你听到了吗，娜吉米女士，就是如此。"他吸了一口长气，耸了耸肩膀坐到椅子上。然后他迅速地、尖刻地讥笑道："现在我们的生活是有组织的了。打这以后，我们就追随一个制度，并且为了那个制度而活着。家庭的制度——一日四餐①，开饭时间，孩子们在饭桌上的规矩，睡觉和起床的时间——家庭的制

---

① 印度当时有些大户人家一日吃四餐。

度、社会的制度、国家的制度、宗教的制度。对于我们来说，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人格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当首长叫道：'来，到这里来，这是国家，这是社会，这是一个伟大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从这句话得到一个伟大的精神力量。这是避免毁灭自己的表面性感觉的最好的道路。'制度'变得重要了。社会和刑法获得了重要性，而不是你和我获得了重要性。社会造出'我'和'你'，而不是我或者你造出社会。我们自己为了自己的安逸而永远丢失了自己的人格。知道这得到什么结果吗？自私！干吗看着我的脸。现在你头脑变得这么迟钝，连这点儿事也理解不了？当人，男人和女人，失去自己的个性时，政党和社会就升上来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在社会里最大的力量不是人，而是动机与目的。在建立这个制度方面，一切东西都起作用。我们的原则，我们的'觉醒'，我们的表面性，永久的愚蠢的感觉，一切！知道吗，现在在人类社会里最有生命的力量不是富裕，或者贫穷，或者民族，或者宗教，或者共产主义，而是自私，有组织的、金光闪闪的自私。我们自己只是以几个特殊的民族，或者政党，或者种族，或者社会工作团体的形式把人类前途展示出来，为了便于区分，在它们上面贴上不同民族或者宗教的标签。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为了在这个恐怖的森林里自卫，成群结伙已不可避免。我们在往回走。朝这个方向——"他用胳膊指了指。大家突然朝东方看去，那里黑乎乎的，亮着城市的灯光。"一群人扑向另一群人，或者即将扑向另一群人。这没有任何区别。只有我们在往回走。朝这个方向——"他又一次含混地指了指，由此确定不了任何方向。大家都默默地坐着。只有杏黄色的狗从树叶堆上伸着懒腰站起来，在草地上迈着碎步来到他们附近打哈欠，象丑角一样追逐着雨季的蛾子。他们四

周笼罩着夜晚的神秘的寂静。风仍在树间微弱地、不停地吹着。

“今天哪儿也没有的，不是我们的良心，或者宗教，或者责任感，而是我们的人格。我们所失去的，所消磨掉的是我们的个性。今天个人哪儿也没有，仅仅有人群。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在我们大家上面笼罩着一种孤独感吗？你知道，你知道得很清楚……”

“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对住在茅舍里的人和人群的组织者一概不喜欢。我认为你仅仅在放毒。”巴尔曼先生厌烦地说。

“两者都是孤独感的受害者，都不存在了，失踪了。凡是没有失踪的，他们打开窗户和天窗，以便阳光和空气进来。从窗户里躬身向行人敬礼，向他们还礼。当有人叫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打开门到外面来。因为他们理解人们的话，因此不害怕，而且自由自在地溜达，然后回去……”马苏德说。

但是，巴尔曼先生的话打破了迷惘状态。现在，他们站起来匆匆告辞。最后仅剩下法赫、哈利德、娜吉米和马苏德。娜吉米站起来从草地上小心地走到树叶堆旁边站住，用脚抚摩着树叶堆。她没有被马苏德的无条理的、显然无意义的讲话所吓倒。相反，她头脑中对马苏德的卑劣的教养以及他的低下的阶级的感觉更加强烈。现在，她站在那里极力想彻底忘记他。她不由自主地想，她同此人接触后从来就没有很高兴过，不知道他是怎么到他们当中来的。她不悦地想起了几个月前他第一次同苏尔的姐姐英达尔一起来罗山宫的那天晚上，尽管谁也不了解他的背景，尽管这是异乎寻常的，但因为他文雅，他还是被接受到这个特殊而又特殊的小圈子里来。那是冬天的一个阴雨的晚上，英达尔用悦耳的声音唱着圣歌：我将在神灵面前起舞……啊，我是爱的疯女……娜吉米用钢琴给她伴奏。英达尔·巴拉，不知现

在在何处。同自己的丈夫在南印度的某个地方。这么多的好朋友都走掉了。为什么？

她感觉到，他站在她背后，她突然害怕起来。几个想法从她头脑里闪过。不知道他是哪种人。现在要干什么。要杀我？天啊，这些缺德的人们——她对自己很生气，但是她仍站着。只是她的脚停住了，在树叶堆上慢慢地哆嗦起来。

马苏德稍微改变了口吻说道："娜吉米，你对于我来说是非常迷人的。但是，你知道迷人不仅仅是因为你是个美丽的姑娘，还因为你出生在罗山宫。"他停了停，"我一直有这个愿望：希望我能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雕梁画栋的、房间宽敞的家。家中有画着蓄须的尊贵的老人穿着镶嵌珠宝的衣裳，佩着宝剑，陪着副王或者省督站立的油画；古雅的家具；年久的圣无花树、榕树和白杨树；古老的身价高贵的标志，这些标志使出生在这个家中的每个孩子从第一天起就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三代祖传的优越感。我的祖宗？哼，从何而来，他们是谁，到何而去，一无所知。今天，我可以为自己造一幢房子，但是参天古松，走廊里的攀藤植物和油画，作为你们阶级的标志的这一切，将从何而来？唷。"他摇了摇头，"我不是用这些话哄你。我是想'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想成为'第三代人'。我想得到你所继承下来的一切。你的优雅，你的头脑，你的道德，你的教育与教养，贵族的所有混合的财富，一切——我很嫉妒你。我心里对你有一种被激起的淡淡的对抗情绪，没有别的。我究竟能够躲开我的过去到什么地方去呢！"

倘若冷静地想一想，也许谁也不会对马苏德的话发怒。但是，娜吉米对他有的仅仅是蔑视以及人看到一个小动物站在那里同自己较量时心里所产生的感情，愤怒、蔑视、害怕，无所

不有。

她转过身径直地看着他的脸说道："马苏德，你现在——现在走吧——立刻——"

他用漠然的目光看了一会儿现在背朝着他站着的娜吉米。然后他的嘴唇上露出了莫名的痛苦的微笑。他耸了耸肩膀，不辞而别。他的杏黄色的狗迈着灵活的、忠实的碎步随他跑着。

法赫和哈利德惊异地看着这一切。看到娜吉米朝自己走来，他们从草地上站起来，把不合时宜的、愉快的面孔转向她。然后，他们也匆匆地告辞了。

当她独自坐在桌子上慢慢地摇着脚的时候，有人匆匆忙忙地来告诉她，马苏德先生的电话来了。

"他已经走了。"她机械地说。

她害怕地看了看东方，那里黑乎乎的，亮着城市的灯光，夜晚的神秘的声音越来越高。

四十四

纳伊姆起来站到楼梯上。他的额头和眼睛在灯光下，脸的下部在阴影里。由于血压升高，他满脸通红，脸上印着聚精会神的条纹。娜吉米背朝着他，双手放在怀里坐在杂乱无章的椅子、桌子、羽毛球拍、报纸、果子露的玻璃杯、芒果片和芒果皮中间的一张单独的桌子上。她略大的脑袋和又窄又细的背一动不动。风已止息。四周出现夜间的异乎寻常的不安宁，远处传来微弱的喧声。纳伊姆从柱子上抬起手，下了楼梯慢慢地朝草坪走去。

在佣人们当中呆惯了的娜吉米听到他在自己身后走动，却没有理会。纳伊姆在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间走到她面前站住。这时，娜吉米看到他，吃了一惊。他微微转了转背，扶着椅子的扶手仍那样聚精会神地看着草地。娜吉米看到他跟往常一样感到隐隐约约的高兴。她对这位姐夫已认识好久，尽管想接近他，可从来没有离他很近。对于她来说，他具有神秘的、远距离的吸引力。当她见到他时，她感到，尽管自己态度温和、谦恭，他却是一个完全隔绝的、陌生的生物，同他在一起向来没有不客气的机会。尽管如此，他却是她始终摆脱自己的天然的阶级影响来看待的唯一的人。她也知道，她见到她的这位近亲，漂亮的中年人向来很高兴。她也感到有一种使他高兴的不可言状的愿望。

纳伊姆弯腰拿起卷起来的油画帆布，把它展开观看。

“是苏尔的肖像。”她从桌子上跳下来，象孩子似的抬起聪慧的眼睛看着他说，“你认识苏尔吗，纳伊姆哥哥？苏尔·巴拉。”

“苏尔·巴拉？嗯。”

“她今天没来。”娜吉米忧伤地说。

“她今天没来。是吗？”纳伊姆重复说。他无缘无故地慢慢地笑了笑，坐到椅子上。娜吉米爬到他面前的桌子上坐下，用埋怨的口吻说道：

“说了这么多次，要画你的肖像，可你就不坐着。”

“肖像？好，以后坐着，坐着。你的朋友都走了？”

“都走了。”娜吉米重复说，“钓鱼好玩吗？”

“很好玩，很好玩。”他笑了笑，“你老问。”

“你老不带我们去。说了这么多次。你什么时候也带我们去。”

“你还没买钓鱼竿和线呢。”

“哟，谁去钓鱼，纳伊姆哥哥。你就不记住。我要在河边画你的肖像——哎，会玩得很好，那个地方对岸不是有一个小树林吗？你就在这个岸边小树林对着的那个地方把线扔到河里，爬到一块大石头上，任意坐着，就象平常坐着一样，肩上也许会歇着一只乌鸦——你的脸上这么富有特征，你知道吗？”

纳伊姆默默地笑了笑。

“你答应，下次带我和阿兹拉姐姐去。”

“嗯，一定带去。”

娜吉米发现他用一种奇特的目光聚精会神地看着自己，害怕地不做声了。她对他的古怪的脾气又畏惧，又害怕，但他很少这样看她。远处的声音不断起落。可能什么地方着火了，橙色的亮光冲天而起。走廊里的电话使劲响着。

“不带阿兹拉去，只带你去。”纳伊姆说。

“不带阿兹拉姐姐去？”

纳伊姆什么也没回答，仅仅看着她。电话断断续续地响个不停。所有佣人都在洋房后面象害怕的羊一样聚集在一起望着城市的方向。只有一个女佣人在走廊里害怕地一次又一次地看看电话，又看看娜吉米。她对这个玩艺儿一窍不通。一会儿，娜吉米就汗流浃背了。

“阿尼斯说得对。到那儿以后，我得到了平静。平静——我见到你也会得到。”他仍是那样聚精会神地说，“你从来也不找我，不同我说话。为什么？”

“噢——是吗？不，纳伊姆哥哥。”她强笑着说，“但是阿兹拉姐姐……”

纳伊姆举起手示意不让她说下去。“你知道我过着多么痛苦的生活吗？为了摆脱它，我各处游荡。我的妻子——我同她

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没能给我什么。而你——这么聪明。你的头脑——我同她在一起象牲畜般地生活。而你，”他伸手摸着她的下巴颏、脸蛋和嘴唇，“你的智力——我一直希望能得到象你这样的姑娘……”

娜吉米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他。她稍稍从桌子上起来了一点儿，双手捂着脸哭起来。

纳伊姆以惊人的速度从这个灾难性的、风暴般的感情中摆脱出来。他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悲痛和恐怖的一个清晰的瞬息向他揭示了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在这一瞬间，他决定，他将永远离开这个家。他几乎跑着，磕碰着桌子和椅子朝自己房间奔去。娜吉米听到水罐摔下来打碎的声音，松开手用发花的眼睛看着这个一瘸一拐走着的、曾是生活的不可战胜的象征的轮廓慢慢消失。

夜已过去一多半了。阿兹拉跟往常一样询问了纳伊姆关于他星期天钓鱼的情况，对他的沉默感到厌倦后睡着了，但是她的一只胳膊仍无知觉地放在纳伊姆的胸上。纳伊姆胳膊放在头底下用不眠的眼睛在黑暗中看着房顶与四周。由于又热又闷，他的身体被汗水湿了，但是他心里的感情都已凉了，头脑空空。仅剩下与他的灵魂联系在一起的轻微的病痛。他多次在宽大而舒适的床铺上放松自己，努力入睡，但都没有成功。敞开的窗户里，桉树叶象黑石头一样静止不动，它们后面土色的无生气的月亮刚刚升起。从城市的方向不断传来喧声，时远时近。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听了一会儿时起时伏的声音，直到他的胳膊在头底下被压麻。房间里只有电扇的转动声和阿兹拉的轻微而熟悉的鼾声。在夜间的微弱的光亮下，他看了看放在自己胸上的阿兹

拉的手，她的手指在睡梦里自发地动着。你睡得多么平静，他心里说。他内里产生了强烈的嫉妒感。但是他心里现在已没有了承受这个有力的感情的力量。他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地忍受着痛苦，现在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淡漠。他转过头看了看她，这是什么？这个女人，懂得什么，想些什么，多么安宁、恬然。她与我有何关系，有何相干？这么软弱的联系保持了这么长时间！突然他对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作为他妻子的这个女人强烈地感到厌恶和不相干。他猛的一下子把她的胳膊拿开，起来站到窗口。月亮已升高了，夜已有了生机。火光现在布满整个天空，远处象音乐一样的声音时弱时强地传来。

阿兹拉睁开了眼睛，发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便坐了起来。她揉了揉眼睛，看了看四周，站到纳伊姆跟前。

"纳伊姆，"她害怕地说，"城里可能发生骚乱了，大门口门卫……"

纳伊姆看着她，一直看着她。然后用平淡的声音说：

"走开。"

阿兹拉的眼前迅速地涌过一道黑暗的洪流。她的老习惯苏醒了片刻，但现在已不比当年。她头晕眼花地坐到了凳子上。纳伊姆从床上拿起晨衣，一边穿一边往外走。

大门口门卫吃惊地看着他出去。马路又长又静，电线杆上电灯懒洋洋地、一个样地亮着。有时，当他从电线杆下经过时，三四只雨季的蛾子落到他头发上，或者谁家的狗朝他吠叫。除此之外，他在独自旅行中没遇到任何人。他快步急行，顺着马路往右拐进了城区。

他经过一个市场，那里黑乎乎的，所有商店都闭着门。商店前面到处铺着小床，不知睡觉的人们起来到何处去了。几张小

床上，野狗爬上去坐着打盹或者用可憎的声音哭泣。然后他穿过一条巷子进入另一个市场。这个市场的电线杆上亮着灯，围着许多飞蛾。小床也是空空的。狗看到他使劲吠叫。这个市场很脏，到处扔着吃的、喝的东西。在市场中央，纳伊姆的脚踩着了果皮，滑了一下，他摔了个脸朝天。他爬起来穿上掉下来的一只拖鞋，又走起来。这以后，他又来到了一个同样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他躲开芒果皮、甜瓜皮和狗匆匆过去。狗是野的，很懒，仅仅坚持吠叫和哭泣。一条小狗从面前经过，绊到他的腿上，他几乎摔倒。小狗嗷嗷乱叫，但它的妈妈坦然地半卧在一张空小床上哭泣。就这样，他穿过了几条黑暗的、半黑暗的臭气熏天的巷子。他没见到一个人。只是嘈杂声和火光越来越近。在最后一条巷子里，他听到的喧声如此大，犹如他站在喧声中间似的。巷子静悄悄的，他独自站在那里。两边高高的房屋在黑暗中如石头一般一动不动地站着，它们的门窗关闭得紧紧的。走着走着，纳伊姆的脚滑到了巷子中间的水沟里，污水溅了他一裤子。他弯腰从沟里取出拖鞋。在穿拖鞋的当儿，他感到在这个地方自己无比陌生、孤独、可笑。但是，燃烧的木头的气味钻入了他的鼻子，烟雾在巷子里蔓延。转过巷子的拐弯处，突然，他来到了这整个不安宁的中间。

这是一个宽阔的院子，就象旧宫殿所拥有的院子一样。纳伊姆的正对面三四座高耸的房屋在劈劈啪啪地燃烧。由于缺少风，那里充满了烟。四周聚集在自家门口看热闹的人们，一次一次地擦着充满泪水的眼睛和鼻子。没有任何人努力救火。只有消防队的一辆救火车进不到里面来停在外面的马路上，几个消防队员在用救火车的细管子喷水，对于这么大的火来说，它无济于事。燃烧着的房屋周围，人们在从家中朝外搬东西。惊慌失

措的人们叫嚷着里外奔跑。他们脸上一道一道的汗水流个不停，他们的身体在火光中泛光。几个警察无缘无故地四处奔跑。在对过的巷子的地面上，几家人坐在自己的简单的物品上。他们显得十分无奈。他们也许是从燃烧的房屋里逃出来的。妇女和孩子在哭泣，男人沮丧地站着。一个青年男人嚷着教训家属别做声，最后忍不住，跳起来殴打自己的老婆和孩子。纳伊姆站在那里，感到这整个情景非常悲惨、可笑，走开了。在这整个人群中没有一个人觉察出这个孤独的、猫着身体出去的人的灾难，因为集体的灾难如此引人注目。

他到了救火车旁边突然停了下来。一群骚乱者出现在一个黑乎乎的巷子里，立即又消失在另一个黑乎乎的巷子里。他们系着腰带，扎着头饰。沐浴在汗水里的黝黑的身体在火光中泛光。几个警察在追赶他们。一瞬间！但是，就在这一瞬间，纳伊姆在这个人群里认出了一个无比熟悉、无比亲切的面孔。尽管在骚乱者的人群中，对于纳伊姆来说，那个面孔仍只是一个惊慌地跑着的孩子的面孔。他冷冰冰的心里为他翻起了犹如爸爸的心里为失去的孩子所产生的深厚的爱的浪涛，而且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带有感情地参加这整个情景。

"他在这里。"他对自己说。

在过马路时，一个士兵抓住他的胳膊截住他。

"你是谁？"士兵感到他的胳膊异乎寻常的坚硬，缩回了手，"这是什么？"

纳伊姆迅速地挽起袖子伸出赤裸裸的胳膊。士兵在手电筒的光亮下吃惊地用自己的小棍敲着看了看。然后，他的嘴唇上露出令人生气的开心的微笑。

"你是谁？"

“我？”

“难道是我？”士兵吼道。

“纳伊姆·艾哈迈德·汗。”

“到哪儿去？”

“我？哪儿也不去。”

“我我我——杂种。坐在那儿。”

纳伊姆在路边一家商店的木板上坐下。士兵四处转着窥视着黑暗的巷子。后来从一个巷子里又出现了两个士兵。三人匆匆地咬了咬耳朵，消失在那个巷子里。纳伊姆等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开了。

他穿过了几个寂静的市场和巷子之后来到了一条宽阔的街道。这条街道象皇后路一样直，空荡荡的，两边亮着闪烁的灯光。在这个街道上，蛾子又落到他的头发上，一两只看门狗朝他吠叫。走出不远，他进入了一幢洋房。门廊里亮着一盏昏暗的油灯。周围没有一只狗或者门卫。他就这样急速地登上走廊，按了按电铃。一次，两次，三次。没发现任何活的迹象，他把手指放在电铃的电钮上按了足有一分钟。一个老佣人从洋房后面出来。他惊愕地张着嘴巴看了纳伊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跑不见了。

“罗山宫的纳伊姆先生……”他气喘吁吁地告诉一位年老的女佣人。

一会儿，里面点燃了灯，阿尼斯打开了门。

“纳伊姆——”他从头到脚看了纳伊姆两三次，然后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进来。

“从哪儿来啊？”

“从家来。”

他抓住纳伊姆的胳膊，一路点上房间里的油灯，把他带到自己的书房。

“怎么回事？”

“没有事。”纳伊姆用平常的语调说。

阿尼斯仔细地看了看他，绷着脸愠怒而讽刺地笑着说：“三点钟了。”

他没等回答，命令年老的女佣人用洗脸盆去打热水。一会儿，她端来了水，并开始给纳伊姆洗脚。这时纳伊姆看到自己脚上只有一只拖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阿尼斯拿来了一条干净的裤子和拖鞋。当年老的女佣人走后，纳伊姆用毛巾擦干了脚。

“城里在发生骚乱。”阿尼斯说。

“嗯。”纳伊姆回答。他发现阿尼斯看着自己，害羞地笑了笑，“睡不着，我就到这儿来了。谢谢。”

“喝茶吗？”

“不，阿尼斯——”纳伊姆说，“我——一点儿也睡不着。”

“那就吃安眠药。”

“噢，不——阿尼斯。你不理解。”他把头放在椅子背上，闭上了眼睛。他就这样急促地呼吸了几秒钟。后来呼吸慢慢变弱以至完全消失。突然，阿尼斯被一种奇特的不安所包围。纳伊姆的眼睛已陷进去。几只蛾子在他额头自由自在地爬动。看到他那无血色的、疲倦的、宽大的面孔，阿尼斯感到这是一个行将就木者的面孔。他在他的一动不动的面孔上清楚地看到他长久的内心的痛苦。他认为，这个长期孤独的、苦难的人今天死在他家里了。他害怕地迅速地说起骚乱的事。纳伊姆睁开眼睛，往前躬身坐了起来。

“不，阿尼斯，我——很难受。听我说，我同一个姑娘睡觉，

后来抛弃她走了。已过去很久了，她今天仍在我心上。今天仍……”

“谁？什么时候？”

“是一个姑娘。很早以前。”

“为了这事，不必如此。”隔了一会儿，阿尼斯说，“人一生会爱好几次。难道你认为几个宗教习惯……”

“不，不是这么回事。爱情中一切都会来到，风俗、习惯，一切。我不信那些话。但是爱在哪里。我并没有爱她就同她睡觉了，为了兽欲，为了报复自己的倒霉和不幸。软弱、天真的姑娘。我毁了她，并没有爱她。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在我心上。我不能够爱任何女人，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能够爱，这么长时间了，我从来没能心里很平静地同妻子睡觉。这一切都是她的原故。她一直骑在我的心上——他也骑在我的心上。”纳伊姆懒懒地抬起眼睛看了看阿尼斯。“我杀死的那个人。”

“杀死？”

“不，我并没有打他。只是我把他——杀死了。在战场上，他是个勇敢而幸运的人。他谈起自己的妻子儿女，我在自己的不幸中希望他被打死。我运弹药时，看到黑乎乎的一长队敌人端着枪向前来。他从战壕里问：‘纳伊姆，你受伤了？’我什么也没回答。他是个勇敢的人。为了救我，他来到了外面，他们把他穿了许多孔。我从那里跑了。”他停了一会儿，“但是，他那张蓄着小胡子的黄脸现在仍躺在那里的月光下。它从来没有从我面前移开过。从来没有。此后，过去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没能同任何人建立很自然的关系，没能交一个朋友。我在人们中一直感到不安，从来没能信任某个人。告诉我，阿尼斯，我将带着生活的罪过游荡到什么时候，或者我仅仅在你面前承认这些罪过能

够免罪？告诉我——”

阿尼斯默默地坐着看着他。他第一次感到对此人极大的同情和为他悲伤。他这么长时间一直认为此人很蠢，也许他第一次发现此人并非这么蠢。他知道很多，但只是在蒙受惩罚，他这么有良心，这么聪慧，长期一声不吭地、忧郁地忍受不断走向死亡的痛苦。

“我在受自己良心的谴责。”他说，“我杜绝不了它。我能怎么办。你很值得羡慕。你杜绝了它。但是怎么杜绝的？怎么？为了真主，告诉我——”

“后悔——是我们的最无益的感情。”阿尼斯·拉赫曼说，但是说了这话之后，他感到自己无比可卑和愚蠢。

“而且今天我还看到了阿里。”纳伊姆说，“我的弟弟。我把他从家里赶出去。他在这里。他是我的骨肉，但是我不知他在什么地方。有一次，我同一个已死去的朋友谈话。你看什么，这是真的。就象你坐在我对面一样，我清楚地看到那个人已经死去了。他是我的朋友，同我谈得来。时隔不久，有人告诉我，他在战场上被打死了。但是死亡都是一样的，而我看到了它。我觉得，他死亡的责任也在我。”

“觉得，觉得，”阿尼斯生气地说，“你最大的灾难就是胡思乱想。别想了。”

“今天晚上我看到了娜吉米。”纳伊姆就这样说了好一会儿话。阿尼斯没有再打断他，一直让他讲。他是从一开始就忍受着世界上固有的大大小小痛苦的善良人，一个巨大的负担正在从他心上，从他整个身躯慢慢卸去。他象不会说话的运货的牲口似的有一个时期一直载着这个负担游荡。

最后，他累了，不做声了，头靠在椅子背上打起盹来。不一会

儿，他就靠在那里睡着了。外面，天又亮了。

就在那一天，没有告诉任何原因，他带着阿兹拉搬进了另一所房屋。罗山宫的佣人们给他往那里搬了好几天东西。

议会大楼里异常热闹。为印度的完全独立正在进行最后会谈。蒙巴顿[1]勋爵十八个小时十八个小时地在议会和总督府召开会议，他不断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可怕的消息。国内的两大政党——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领袖都集中在德里，忙于会见蒙巴顿副王。到处都是异常混乱的景象。每个人都在发表自己关于国家前途的预言，但是每个人都处于完全不相信和完全不信任的状态。日常生活的各种生意都已中止。国家分治的消息很盛行。人们正在度过一个要命的空隙。四亿印度人处于史无前例的混乱的时代。

负责内政部的议会秘书的办公室里也是一片沉默的紧张状态，大家都处在这种状态中。助理秘书、办公室的助手、办事员、听差以及所有大大小小的职员都在阿尼斯的领导下忙于自己的工作，同时还注视着会议室和议会大楼外面游行示威的群众。只有纳伊姆闲溜达。一到办公室，他就努力忙于工作，但一会儿工夫，他就感到特别困，他放下笔在椅子上睡着了。几分钟之后，当他醒来时，一片惊人的平静。他感到每件东西都很陌生，很美好。他站到朝外开着的窗户的前面。外面是一个极其晴朗的、很热的早晨，阳光已洒满四周。议会大楼的尽头有一个宽阔清洁的广场，广场上井井有条地栽着多荫的树木。离广场不远有一条很宽的马路，马路上有警察的岗哨。其后是众多而拥挤的

[1] 蒙巴顿(1900—1979)：英国人，一九四七年三月至八月任印度总督。

群众。他们呼着口号，冲破警察岗哨努力前进。他们的轻轻的喧声几乎象蜜蜂嗡嗡叫的声音一样传到纳伊姆的耳朵里。他颇容易地支撑住自己站在窗口看着从跳跳蹦蹦的人们的千万只脚下飞起来又在他们头上回旋的尘雾。当时，纳伊姆站在那里感到，他远离他们所有人独自一人站在高处。在那个喧嚷的人群和象机器一样工作的职员上面他所站的那个孤独的地方很寂静，很漂亮，光线很充足。生活象晴朗的蓝天一样平静、广阔。他闭上眼睛深深地、高兴地吸了一口气。他丝毫没有感觉到这期间站到他旁边的阿尼斯·拉赫曼。当他睁开眼睛时，阿尼斯看着外面喃喃说道：

"吵吵嚷嚷、跳跳蹦蹦、推推搡搡、没有秩序、肮脏的一群，一群。"他的嘴唇上露出讥刺的微笑，"象猪群一样。"

纳伊姆无心地看着他。当他又去忙自己的工作的时候，纳伊姆在走廊里踱着方步朝会议室方向走来。那时，他们所有人从他面前经过进到里面：尼赫鲁、拉贾戈巴尔·阿查里亚、帕泰尔、基尔巴拉尼、真纳、利亚格特、巴勒德夫·辛格。所有人都一个一个地进去了。然后关上了门。他又踱着方步回来站到窗口。他眨巴着眼睛看起来。

他在远处的人群中又一次看到了那张失去的、亲切的面孔。

"阿里！阿里！！"他情不自禁地重复说，自发地朝那个方向举起那只健康的胳膊。那个沐浴在汗水和尘土中、高举胳膊跳跳蹦蹦的黝黑而可爱的身体已在人群中消失了。纳伊姆的胳膊自发地落了下来。惊异的、惆怅的目光在千万人的头上和胳膊上扫来扫去。现在？

现在他面前既没有阿里，也没有人群。他面前是他失去的青春，他过去的整个斗争，他的生活。那所有的决心、愿望、激

情，那整个斗争仅仅为了这一天。他想："仅仅为了这一天？"他问道："最后我们被忘却？长期地过着痛苦的生活之后，为了衰老，仅仅为了衰老才落得这么孤独？这是什么？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寻求着整个生活、整个痛苦的意义来到了何处？我寻找着自己全部斗争的理由来到了何处？究竟在何处？仅仅在这里？"——当时，看到那个热烈呼叫的、固执的、粗野的、满身尘土的群众他心中涌出了一个沉重的、迟钝的感觉，就象稳坐在海底的石头在台风中一下子起来一样，他心里产生了沉重的、隐隐的疼痛。分离的、落伍的、迷路的、损失的疼痛！在几分钟内，他头脑完全空空。

后来，从那个空空的地方冒出了他目前的痛苦。他没有转过脸向后看，却想象出并清楚地看到阿尼斯以自己所有残忍的力量站起来，坐下去，转身，忙于工作，说话，埋头于文件堆，阅读文件，拿着文件朝首席秘书的办公室走去，从窗户往外窥视，仇恨整个世界，把其他所有人和所有事件都沉没在自己的冷嘲热讽、自己的人情世故和自己的聪明伶俐之中，他是一台自动运转的、有良心的、快乐的和聪慧的机器；是一头仅仅习惯性地活着的、工作着的牲畜。这个人，他想，这个人懂得这么多，懂得一切，尽管如此——突然从这个黑与白的空隙里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具体的事实：这个人是自私、头脑不诚实以及人类弱点的一个伟大的象征。

他转过脸，背倚着墙站着。他表面上懒懒地看着里面的整个情景，慢慢地，但是终于以惊人的迅速果断地从长期抓住他的智慧的巨爪下挣脱出来。他慢慢地弯腰拿起手杖和帽子走了。

"到哪儿去？"阿尼斯·拉赫曼站起来。

"外面。"

“但是会还没开完呢。而且发火的群众……”

“你看这早晨，”纳伊姆看着窗外说道，“有一次，有一个人，不知是谁，对我说，在真主的世界上每个早晨都带着新的吸引力和自由徐徐升起。”他径直地看着阿尼斯的脸，“再见。”

他站在议会大楼外面的台阶上吸了一口自由而喜悦的长气。

然后，他钻入游行示威的群众中去。四面都在推他。从黝黑的、肮脏的身体散发出挺浓的汗味。他稳步地走着。好一会儿，他来到了人群的另一边。

“革命万岁！”数千人喊道。他转过身站着。他耳朵里传来各种口号：革命万岁！完整的印度万岁！打倒英国政府！巴基斯坦万岁！公民不服从、独立、独立……

他摘下帽子，把它放在手杖顶端高高举起，全力地喊道：“独立——万岁！”

他的声音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慢慢减弱。几个人转过脸看了看他，但是他们并不理解他的独立的含义。

他情不自禁地微笑着走在各条街道上。在一个地方，他打远处看到了罗山宫的楼，停了下来。

“娜吉米，今天我从迫使我离开你的家的那个东西获得了自由。倘若你知道了，你一定会高兴。你是我的女儿。”他低声说。然后转向自己家的方向。

几天以后，骚乱更加厉害，人们开始弃城而逃。火车不够，逃命者的队伍不得不步行。全国各地骚乱和人们逃难的消息频频而来。尽管现在尚未作出政治会谈的任何最后决定，但是普遍认为国家即将分治。至今为止国内的一般人仅仅认为这是猜

测，但看上去它将要成为现实，人们突然变得头脑空空，无所适从。当骚乱的灾难临头时，他们惊慌失措，背井离乡，无目标地逃难。

罗山宫的大厅里聚集着除纳伊姆以外家里的所有人。刚刚来到的阿兹拉表面上很平静地坐在沙发上。脸色苍白的娜吉米挨着她害怕地笔直地坐着。巴尔维兹的妻子和儿子面对面地坐在前面的两张椅子上。罗山阿加和他的妻子埋在另一张大沙发里。只有巴尔维兹背着手，低着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房间里笼罩着异常沉闷和悲哀的气氛。外面下着雨。

巴尔维兹不停地说了两小时，现在已沉默了。从早晨他就一直在强迫罗山阿加同大家一起到巴基斯坦去。他订好了从德里到拉合尔去的所有人的飞机票，行李瞒着罗山阿加已经打好了。

"这是我的家。这个家的根基是我长辈奠定的，我们大家就生在这里。谁能说什么？"他整个时间仅仅说这些，巴尔维兹和家里其他人的所有论证统统不顶用。

现在一切都不顶用。有时，巴尔维兹失望地叫喊道："你坐在这里老说罗山普尔，罗山普尔。你以为罗山普尔的人们现在仍忠于你？今天你不能进入罗山普尔。他们把管家和我们所有的管理员都杀掉了。今天那里谁也不认识我们。"

"别说疯话。"他回答说。

最后，巴尔维兹手插到口袋里，拉开腿站到他们中间："那我们大家走了。"他用温和的、决定性的口吻说。

罗山阿加看了看避开目光默默坐着的妻子。然后用探询的目光看了看阿兹拉。

"纳伊姆一生中听过谁的话？"巴尔维兹生气地说，"阿兹拉同我们一起走。不管他去不去。"

罗山阿加又一次看了看妻子。突然，他无比厌烦地说："那就高高兴兴地去吧。"转过脸坐着。巴尔维兹害怕地踱了一会儿之后拿起帽子和雨衣，什么话也没说打开门出去了。

下午时分，他们大家出发去机场。罗山阿加来到自己房间门口同哭泣的所有家里人告别。大家一边走着一边向他许诺，一旦形势好转，他们就回来，倘若形势恶化，但愿不如此，罗山阿加一定去找他们。

到晚上，罗山宫的所有佣人以至门卫和清洁工都不见了。只有罗山阿加的私人仆人侯赛因还忠实地倚着他的关闭的门坐着。入夜以前，罗山宫被人放火烧起来。雨已停止。三拨肇事者一个一个地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悄悄地放火烧这个森然的两层楼的东部。纳伊姆和阿兹拉搬走后，这部分空着。罗山阿加和侯赛因从后门逃命。走着走着，他们瞥见了肇事者。他们是身量颀长的锡克教农民和种姓低下的黝黑的人们。他们把他的东西搬出来堆在草坪上放火烧，并象魔鬼一样地叫唤。

几幢洋房在燃烧，这是几户老的、熟悉的、一生中常来往的大户人家。它们的居民，旧时的名门望族的继承人和政府官员，是他的好朋友。罗山阿加和侯赛因避开大道从房屋后面的田间和无人的地里奔跑。夜已降临。坑里积着雨水。他们俩在黑暗中快步行走，不时地突然一下滑到某个坑里。侯赛因抓住主人的腰把他拉出来。他用自己特殊的口吻骂着又跑起来。两人从头到脚都沾着烂泥。罗山阿加跑累了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喘气。右边是一幢小洋房，里面亮着灯，帘子在平静地摇动。

"侯赛因，"罗山阿加悲哀地问道，"你可曾在这样的夜里，当里面的人们在帘子后面坦然地坐着的时候从外面经过？"

"嗯，老爷……"

“对，对。但是多么奇怪啊。”

他又走起来。侯赛因走到前面说道：“让我走在前面吧，大人。我探着水坑。您可以避开。”

但是，由于黑暗和匆忙，他们之间没能留下多大距离，当侯赛因在黑暗中摊开手掉进某个积满水的坑里的时候，在他的嘴里发出声音以前，罗山阿加就象他一样在空中挥着手，扑通一声掉到侯赛因的上面。他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最后，他们跌跌爬爬来到了去机场的路上。路是柏油的，不远有一座小桥，桥下的水哗哗地流动。离桥稍远的地方，亮着机场大楼的灯光。罗山阿加疲惫地在桥上坐下。雨又下起来。他们就坐在那里，雨水冲洗着沾在他们身上的水坑里的烂泥。

“侯赛因——我们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突然罗山阿加说。

“嗯？嘻嘻嘻——我是您的佣人，老爷——”

“这都没有用。”他微微抖着手说，“谁什么也不是。今天哪里有你哪里就有我——你看到了吗？这是生活的最后阶段。最后的、无疑的……”

后来，他的目光落到了在黑暗中闪光的手表上。九点了。飞机还有两个小时起飞，他想，他还可以再歇一会儿，可以思考生活的这幕滑稽剧。这个雨多么令人平静，尽管他应该到机场去从巴尔维兹那里取出干衣服换上。

四 十 五

他们从德里步行出发的时候，是一个由五十个男人、妇女和

孩子以及几辆牛车组成的小型的整洁的队伍。三天旅行之后，那个队伍已成了拥有一千五百人以及这么多牲口的一个浩浩荡荡的队伍。现在他们离安巴拉还有十英里远。这个队伍的组成并没有根据某种建议，或者某种次序。如果指导得法，那末两平方弗隆[1]的地方足可以盛得下这个队伍。情况是：凡是在中间走着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个延伸到很远的队伍的尽头。如果坐在飞机上往下看，那末就会看到一只长着几千条大大小小腿的大蜈蚣在地上爬行。

那五十个人，开始时一起走，现在仍在一起。他们在队伍的正中央，这是一个能够坚持不变的次序。队伍以他们为中心不断向四面扩展，就象一只小蜈蚣迅速长大，或者象海边漂起一只死乌龟，泡沫开始聚集到它四周似的。尽管他们的友谊仅仅只有几天，但他们中却产生一种奇特的莫名的友好感情，就象几个不熟悉的游客进入某个城市而在那里遇到了叛乱似的。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有这么点优越感：一是他们人数少，衣着好，二是他们相互熟悉的时间相对多几个小时。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团体好象是这个背井离乡的队伍的贵族。与他们在一起的德里的几个警察大多同他们瞎扯。这件事也把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尽管他们大多数谈的是旅行之类的话，譬如，新来的队伍又脏又臭，他们除了带来了马、牛以外还带来了驴、骡子、狗、猫、鸡。在这个话题上，这独特阶级的五十个人都羞耻地低下了头，好象这个责任直接应由他们承担似的。

凡是在疲惫不堪的、无家可归的、惶恐不安的人们中间旅行过的人都知道，在这样的队伍里最大的流行病是谣言。一个一

---

[1] 弗隆：英国长度单位，1/8 英里或 201.167 米。

个荒诞无稽的谣言几分钟之内就从队伍的这一头传到另一头，新的谣言层出不穷，任何谣言的寿命都不超过几个小时。人们的头脑变得如此空虚，除了走路和散布谣言外，他们感到别无它事。并非是他们拚命散布谣言，或者他们中有某一家人是散布谣言的专家，而是在谈话中间，从某个人的嘴里出来的某个词，无形中增添了另一个人的疲劳、饥渴和恐怖，尽管队伍很杂乱，但它却象电流一般立刻从一头传到另一头。大多数谣言都有两种，而且两种谣言完全矛盾。要么它是极其恐怖的，例如，下一个宿营地队伍将要受到攻击；要么是极其有希望的，例如，下一个城市政府已安排好了为他们提供新衣服和新鲜的饭菜等等。就这么两种谣言一次又一次地穿着不同言词的外衣象电流一样传来，谁也没有这么多工夫停下来感觉一会儿这个极其可笑的形势。人们都在谈论谣言，无人谈家常。最新的新闻是：安巴拉火车站已为他们准备好了一列空火车，火车上还挂了一节很大的餐车，还有一大批警察护送他们。

纳伊姆也在那五十个人当中。他三天来没同任何人说过话。他那没有刮的胡子拉碴的脸已很脏，衣服已沾满污秽。在一个黑魆魆的夜里，当队伍里无缘无故地发生慌乱时，他的一只鞋子不见了。他干脆把另一只鞋子也脱下来扔掉了。他口袋空空，没带任何行李。自己感到快活时，有时自发地笑一笑，然后又严肃起来，忧伤地看着周围，不停地走着。他连一次也没有想过，他同阿兹拉说了些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他同她分离了，为什么敞着家门到外面来，并加入了这个队伍。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有时，他仅仅感到，他在朝着一个看不见的、不了解的目标迈进，在到达那里之前——或者到达那里的时候，或者到达那里之后——他身体里面将产生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不朽的伟大力量，

不知怎么和为什么产生，但其结果他将飞起来，或者溶化在空气中，或者进入地里，或者不知怎么着，但他一定是强有力的，具有战斗性的。他现在已感觉到自己身体里面掀起了这种伟大力量的小小的波浪。在这种陶醉的状态中，他同他们大家一起走、跑、停、吃。妇女们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喜欢猜测。他周围的几位妇女看到他不闻不问，满不在乎，一无所有，形状古怪，认为他是疯子，主动地照顾他。她们常常给他点儿吃的，问些关于前途方面的没头没脑的问题。他不回答，也不感谢，只是接受了她们的食物，向前奔跑。妇女们觉得他的沉默别有意图，更加感到害怕，时时刻刻都注视着他。男人中大多数人仅仅认为他是傻子不理他。在到达安巴拉以前，他们遭了暴雨。

他们冒着瓢泼大雨在安巴拉火车站的月台上和外面的马路上一直站了五个小时。这期间，从德里方向开来了两列火车，没有停，响着汽笛过去了。火车的光秃秃的倾斜的顶子上，也坐着火车里面坐的那么多的人。为使自己免于被大风刮跑和从潮湿的顶子上滑下来，他们以各种奇特的姿势互相依附地坐着。纳伊姆回忆起他在童年时代旅行时，惊异地观看穿着蓝制服的人危险地走在停在天棚下的或者上水的某辆空车的车顶上，以为他是学过马戏团表演技巧的人。今天，他在看几千个纯朴的人表演技巧——“在这么坏的天气里……”他遗憾地想。

最后，当车站人员无法把他们赶到外面自己进去以后，他们对暴雨和单一颜色的空铁轨突然感到失望，开始离开月台往外走，就象已经习惯了一样，由于某种莫名的原因，他们中发生了慌乱，在这奔跑当中，突然，纳伊姆和阿里碰了个对面。

“你说：‘出去’，我就出去了。在自己爸爸的家中没有我立

足之地。为什么没有？仅仅是因为你比我早出生十五年，你在战争中得到了勇敢的勋章，与封建领主家成亲，集会反对政府，仅仅因为这个？'现在我到哪儿去？'我想。但是我想什么，我饿得慌。嗨，这个雨，缺德的小姨子，庄稼枯萎时，哪儿也不见，而今天，妈的——在淋我们。拿着，这个麻袋，把它折成帽子形状披在身上，我很好。拿来，我折吧，你一只手干不了。麻袋虽然湿了，但多少可以挡点儿雨。我在外地饿着肚子睡过几百次觉，但是那天夜里的饥饿和在自己家中的那种陌生的感觉，我至今还记得。我记得，那天大妈——大妈也去世了，愿真主怜悯——那天大妈把油炸的斑鸠和卷心菜的菜汤放在前面，我感到特别饿，而你说，出去。你哪儿知道。你从来没有被这样地从饭菜前面叫起来轰出家门。你哪儿知道。你到罗山宫做封建领主去了，成了我们的真主。倘若这些猪猡们停下一会儿，那我们就可以钻到车子下面躲躲雨。但他们猛跑，妈的，就象去参加迎亲队伍似的。阿伊莎将要死在路上。肯定。你看，她象猴子一样从饲料里探出脸来看。过去十年来，她就这样默默地看。不声不吭，埋头干活，越来越虚弱。我很辛苦地在车子上搭了个棚子，在昨夜的雨里被刮掉了。现在水从饲料里慢慢滴下来聚到她身上。她绝不会挨到旅行结束。但旅行结束？哎，你知道什么地方结束。这些年里，你心满意足地住在岳母家，后又当了副王的官，成了大人物。你可曾想过，世界上还有某个人，他是你爸爸的血肉，他在什么地方，是饿还是饱，他的妻子儿女，这些兄弟间互相关心的小事？你难道就不能过我的生活吗？啧啧啧，你看这雨和风的劲头，完全是暴风雨，暴风雨。你感到吃惊吗？我一切都知道。我住在外地，然而每一瞬息的消息我都知道。你还病了几年，一个一个大医生到罗山宫给你治病。后来你恢复了健

康，每天坐汽车到副王办公室去上班。你从来没有到过罗山普尔去。但是我也病了，我的老婆也病了，谁给我们流落他乡的人治病？

"但是你却向来享乐。爸爸去坐牢时，你同叔叔到加尔各答去了，在英国人的学校里读书，夏天到山上去避暑。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难道我就不会同封建领主的女儿结婚吗？惊奇地看什么。我对这些事多少知道点儿。但是有一件事，我不理解——现在那一切都怎么样了？那些宫殿，你的亲戚——有钱有势的大人物，现在到哪儿去了呢？从他们那儿得到了什么好处？告诉我？现在你却同我们一起单独地跌跌爬爬地奔走。大家抛弃了你？啧啧啧——他们迟早会抛弃你，我知道。你看一看，成了什么样子，还不如乞丐呢，脚上连鞋子也没有。你的脚肯定很疼。我的腿前两天疼极了，昨天夜里由于下雨肿了，不疼了。现在感到就象走在木头上似的。你看，妈的——腿象橡胶树的小树干一样粗。但谢天谢地，不疼了，疼得我要命。你穿阿伊莎的鞋子吧，我马上拿出来给你。拿着，别害怕，橡胶的平底鞋。我们是穷人，穿不起高跟鞋。而你的老婆，她也抛弃了你……"

纳伊姆对阿里怎么知道这些事并不感到吃惊。他认为这没有任何重要性。他在看，他的弟弟，昨天的乡下农民的顽童，今天一下子变大了，用变了的声音，变了的口吻，说着完全变了的话。在自己的惊异中，他并没有想到，他大约十二年之后才见到他。

阿里的刻薄的语调慢慢缓下来了。纳伊姆毕竟是他的哥哥，他迷路了这么久在这困苦的情况下回来了，照顾他是他的责任。他以农民的坦荡的胸怀原谅了一切，忘记了一切，用温和的、同情的、悲伤的语调告诉纳伊姆：

"我到旁遮普去了。拉合尔那些日子局势不好，不过我还是在那里呆了两年，在五六个车间里干过活。在那两年中，我坐了六个月牢。我住的那个地方发生了偷盗，他们怀疑我，把我抓起来送去坐牢。他们虐待了我六个月。我的腿第一次是在牢里肿的，那时我在一个地方连续站了两天。这是第二次。但是，我忘不了拉合尔的乳清。不管冷天热天那里都喝乳清。喝了乳清，全天你既不感到饿，也不感到渴。然而我是走路的命。我回来接阿伊莎，后来就没有再到拉合尔去。贾兰达尔有一个水泥厂，我在那里做工，后来发生了战争[1]。我极力想去参军。那些日子，阿伊莎第一次开口说道：'你疯了？别去。别去打仗，别去——'然后她哭起来。打那以后，她更沉默了。从来也没有哭过。你看，她怎么从饲料里探出脸来坐着，在忍受着痛苦，就象母牛刚生了小牛似的。你以为她认不出你来？打赌吗？她百分之百的认出了你，然而她从来不笑，从来不害臊。天哪，我的腿要爆裂了。如果这些猪猡们不这么吵吵嚷嚷，那末你会听到我腿上的雨点声象鼓一样的响。但是，我想不惜一切代价去打仗。如果你认为我模仿你才想这样做，那就错了。我既没有对自己的腿和胳膊有仇，也不贪图勋章，仅仅是我已经完全厌倦了。那些日子，在一点儿小事上我也可以杀人。战争是适于男人干的一项工作这句话，在我头脑中占了位置。但是结果怎样呢？他们就在这里操练我们，而战争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在加尔各答住了三个月，老是听说要到缅甸阵地上去，在听这话耳朵已经听熟了的时候，有一天，我对下士说：'在你出生的那一天，你妈的奶子就爆裂了，你就变成了胆小鬼。'我在营房禁闭室呆了一整夜。早

---

[1]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晨，上校审讯。我发疯了，这些话又说给他听。对我进行了军事审判，我被关了起来。谢天谢地，没有枪毙我。战争结束后，他们把我放了。我就在加尔各答做了一年工。后来，从那里发生了这个灾难。罢工、集会、恐怖活动。你不会相信，但是我真的不想参加到他们里面去。然而不知怎么——怎么我就慢慢地成了他们十分可靠的人，一种首领。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我来到了德里。现在雨快停了。你看，那里云彩裂开了。你感到沉就把麻袋放到车子上。现在不需要它了。如果你乐意，那就谢谢阿伊莎给你鞋子。她会高兴的。现在别谢，以后吧。有一次，同一群罢工的人一起走着，我想就由于这个原故我被从家里、村子里赶出来，而今天我却在做那个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啊，纳伊姆？……"

一个衣衫褴褛、胡须肮脏的高个儿老头手放在阿里的车子上走着。纳伊姆多次看他，每次都觉得他不寻常。尽管在这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老头的眼睛里仍闪烁着深邃的智慧、深切的同情、深重的悲伤的光芒。突然，老头打了个趔趄，摔倒了。

纳伊姆由于疲劳象大树一样地摇摇晃晃倒到他上面。阿里拉住了他的袖子。

"走吧，走吧。不知道是谁。"

"让他坐车吧。他会死在这儿的。"

"哟，哟。如果这样做，那末——现在即使他走，他也得不到放手的地方。你看。"

纳伊姆看了看。一会儿以前老头放手的那个地方，几个老头和青年都在抢。车子两边走着一行一行象半死的饿狼一样的人们，他们垂着头扶着车帮往前走。

纳伊姆站在脸朝下倒下的老头的旁边摇摇晃晃。无可奈何

的阿里在他的帮助下把老头放到车子里在后面走着。

四十六

那天夜里，队伍里第一次发生死亡。死者是一个瘦弱的青年，患肺炎死去。谁也不知道他患病，因为他独自旅行。清早，扶着车子走的人发现他死在车子里，都跳到车子上去。几个人坐着打盹，两个人睡得迷迷糊糊掉了下来。但是，因为车子无主，所以坐到车上的人不断增多。凡是在里面得不到地方的人就坐到外面的车帮上。结果两边的竹竿被压断了。最后牛拉不动停了下来。现在，那些人心里都害怕落到后面。他们之间开始了可怕的斗争，强者与弱者的无休止的、残忍的竞争。在推推搡搡过程中，车主的尸体掉到了地上。末了，几个力气大的人占领了车子，牛又走起来。这时，他们注视着从后面跑来的显然在同他们说话的人。在这极大的嘈杂声中，他们什么也听不见，但他们从人们着急的手势感到尸体不在了。车子停了下来，两个人下车把死者放在肩上扛来，放到车子里又出发了。

但是死人的消息立刻传开了。到了一个地方后，整个队伍一下子停了下来。许多人把尸体围了起来，并且考虑关于埋葬他的建议。现在，占领车子的那些人知道不妙，狡猾地下车钻到人群里去了。他们中有两个人爬到车子上腾出死者的一个大箱子，用布把尸体裹起来放进箱子里。然后开始准备葬礼。

祈祷之后，伊玛目① 爬到牛车上在简短的然而热情洋溢的

① 穆斯林集体祈祷时，站在前面主持祈祷者。

讲话中说：

> “我们将证明，我们是死者的名誉的捍卫者。今天，我们这位不知名字的兄弟，由于某些必要不得不由我们给他起名字，他得到了世上许多大人物得不到的隆重葬礼。一万个生灵……一万个伊斯兰教信徒……”

在讲话期间和讲话之后，人们一拨一拨地从灵柩旁边经过。他们中每个人都想尽可能地看一眼那个陌生人的死去的面孔。他仅仅在死后才突然成了他们所有人同情的、畏惧真主的、担心前途的伟大象征。几位中年农妇放声痛哭。今天第一次在他们身上显示了死亡的世界性的地位，他们无意识地感到，这一个人的死亡是他们所有人的死亡，他们所有人都包括在前途黑暗的共同的死亡中。

最后，他被放进了墓穴，至少有五千人往墓穴上添土，并筑成了他们中至今谁也没有看到过的大坟墓。

“这个葬礼——是生活的一个伟大的形式。”高个儿老头撒着土说。纳伊姆默默地看了看他，撒了自己的土出发往前走了。几英里远，他们仍能看到那个坟墓。

就在那一天，队伍第一次遭到了攻击。攻击者是手持斧头、长矛、大刀、步枪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队伍的人丢下了许多死者和受伤者象旋风一般逃跑。现在，他们对死亡已经熟悉了。

“你说什么来着？”纳伊姆问。

“说葬礼的事。这生活多么有组织性。别笑，我不是在鼓吹哲学。这个生活指的是特殊的生活。这个生活中有规矩，有热

爱邻居的教诲，有祈祷的时间，有生活和交往的方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多么大的组织啊，你可曾想过？我问什么，每个人都想得不多。但是，听着，我想了。你看那儿，前面牛车上一个人正在祈祷。每当我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就想，现在他将把自己良心的所有负担都交给真主而坦然地坐几分钟。他的生活有一种特殊的形式，他根据这种形式过日子，他按照它的内容去做，他知道它的好坏。另外，他的生活还有一种集体的形式。葬礼的祈祷就是一个伟大的集体的形式，它的内容中包括了所有人。在这一方面，有一个方式，要干净整洁，就象吃完了中饭打扫厨房，刷完碗整整齐齐地放好，冲洗地板保持清洁似的。这里面有安逸的感觉。我这也是生活。苦恼的空想、混乱、吵闹、突然的吵闹。根本不存在形式的问题。在这当中什么都是被迫的，仅仅是被迫的与无可奈何的。内容？哎，先生，说哪儿话，从来没有任何东西是固定的——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最重要的事。听着。尽管如此，尽管这一切，我却从来没有对这样的人，这样的生活感到羡慕或者嫉妒。我从来没有自卑感。我心里一向对这种制度感到一种奇特的蔑视，因为我们强行洗刷了自己的良心，带着新的意愿、新的欲望为了新的罪过而喘息。葬礼的祈祷以后又如何呢？——你已看到了。失败和耻辱，我们亲眼所见。你也看到了。”

“你是谁？”

“我在德里大学教过历史。”

“在那以前？”

“在塔塔钢厂工作。”

“在那以前？”

老头用深邃的目光看着纳伊姆笑了：“流浪者，探索者，匿迹

者，随你怎么认为。”

但是，纳伊姆的眼前清楚地出现了很早以前的一间充满烟雾的小房子。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坐在房子里谈论关于用炸弹轰炸县里所有英国官员的建议。

老头没有看到纳伊姆脸上突然露出的熟悉的微笑，又说道：

“在那以前充满理想，到处漂流。如果我详细地讲，那末你会说，那是浪荡的生活。但是不，那仅仅是漂流。这我很晚才知道。理想——真正的、正确的理想只有在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才形成。在那些脑满肠肥、无所追求的大人物的头脑中，仅仅有想入非非、好高骛远和灰心失望。这些人没有任何压力，没有任何失败，没有任何痛苦，只有生活的年轻的、美好的和优伤的情感，它仅仅使他们对周围衰落的、无可奈何的世界感到失望，使他们具有离开自己、悬空思考的能力。艺术家和诗人有自己的经验，理想主义者有人类的整个历史、整个经验、整个痛苦，因此他比他们伟大。我与你仅仅算流水帐。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悲愤、理想的衰败的形式、骂、发火、灾难、压力、青春、耻辱、狭隘的目光和生活的全部的痛苦等等。听着，中间插一句话。理想与政治不同。在政治中，追求处于很高的地位。政治家仅仅同从自己鼻子前面经过的利与害有关系。他的头脑愚笨，对历史一窍不通。理想是某个东西的精美和高级的形式，在政治中那个东西就以笨拙和不成熟的面目出现——就象每个东西最后都变得笨拙和不成熟一样——然而，因为每个政治策略都为社会带来获得利益的希望，所以它的存在在人们中产生热量和生命。我们既没有理想、也没有政治，仅仅有衰落的生活和痛苦的头脑，在这衰败的历史中，它的结果表露出来了，这一切——”他向四周挥了挥手，“你亲眼所见。这是历史的哪一个形式？这是在一个

国家的历史上每隔一个时期就产生的一代，它没有家，没有想法，没有理想，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悲哀，就从这里漂泊到那里。我们是印度的这不幸一代的儿子……”

一会儿，当他的第一次激情过去以后，他用温和的、悲哀的语调讲述起自己来：

“我在大学里学过历史。但是我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你要么是地主，要么什么也不是。凡是头脑高级的人们都到政府供职去了，经过英国政府的训练，他们的所有才智，所有不可侵犯性都完了。他们既成不了地主，也成不了艺术家，仅仅成为政府办事员。非官非民，仅仅是普通的职员。这是奇特而可笑的阶层。这是他们的结局。理想从何而来？另一边是我们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劳动的佃农，有自私自利的、阿谀逢迎的、贪吃的小职员。有债务与放债人，有没收财产的行为，居于这一切之上的是对那些真主们的不声不吭的、象狗一般的忠实。这里不会形成理想，这里只有衰落的生活和无可奈何的愤怒，就象狗吠叫一样。我学习历史一无所获。仅仅产生了混乱，可怕的混乱。如果我做了政府职员，那末恐怕到今天仍在还自己受教育的债。因为我跑了。但是那是青年时代。懂吗？你我是同龄人，互相可以告诉一切，你一定会理解。那个时代，尽管这一切，人却带着自己的思想尝试青年时代的第一次爱，人终生带着爱已完结的悲伤踱来踱去，它使心灵空虚，头脑无用。那时，极普通的和无用的东西里也会显现出理想，我们毫不在意地同生活建立了联系。但是现实慢慢地来到了面前……”

“后来呢？后来你也……”

“没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在那以后，我没有当职员，然而我做了我应该做的，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我靠劳动挣钱。在

这个历史时期里，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所能做的最大的工作就是默默地、老老实实地呆着。这是人类所能采取的最自然的方法，因为老老实实地、谦恭地、不断地忍受着痛苦的人是世界上唯一的现实。我休息得够多了。我觉得现在我可以走十二个小时。你坐到我的位置上来吧。来来，别让我难堪。我刚才说，噢——我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但是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现实。你在听吗？也许你没听，有什么好处……”

他们已经走了九天了。现在，他们快到贾兰达尔了。虽然有一多半新人加入了队伍，但是队伍的总人数却在惊人地减少。其原因是，他们越往旁遮普里面来，进攻的次数就越多。过去五天来，一天都被进攻好几次，他们一秒钟也不能疏忽大意。这些进攻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武装的和半武装的队伍发起的。起初，队伍的人还多少作些抵抗。现在，他们已如此疲惫，在进攻者的武器面前默默地死去或者逃跑。每次进攻之后，队伍的人都逾越、践踏死者和受伤者继续前进，一些人迷失方向，同队伍失散了，年轻的妇女被绑架了。就这样，尽管在每个扎营地都有一批新的移民同他们汇合，然而减少的人数一直比增加的人数多得多，队伍不断缩小。五十英里以来，突然他们在路上开始遇到死去的和半死的人体。这些人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马路上和周围的田地里，并预示，在他们的前面还走着一个队伍，它象一个可怕的、受伤的野兽一样留下血迹向前跑去。尽管他们这么匆忙、这么不在乎地从那些陌生的死尸上越过去，但是想到在他们前面，在他们以前，还有一些人，一些不熟悉的人们面临着死亡，他们却感到一种奇特的满足。死亡是共同的，分散在路上，成千上万只脚表面上不相干地、不在乎地从它上面跑过去，最后，死亡可以被欺

骗，可以被避开，可以被转嫁给别人。

有几次，进攻前面队伍的人什么也没说就让他们过去，这使这种想法进一步得到巩固。进攻者已打得如此厌倦，仅仅坐在旁边瞧着新的队伍默默地、害怕地离去而高兴。有时，他们把死者和受伤者集中在一个地方点火烧，新的队伍静悄悄地从他们旁边跑过去。有时，出了他们的打击范围，一两位友人停下来从远处观望着燃烧的人体，他的头脑里想起了队伍的第一个尸体。大多数人期待着新的同伴和新的进攻继续旅行。

纳伊姆在混乱中多次同阿里失散。但是阿里每次都寻找他。阿里站在车上抬起脚后跟四面张望，然后凝视着一个方向从车上下来，扒开人群径直地走去，低着头抓住纳伊姆的胳膊一边责备一边把他带回来。“别离开自己的车，别离开自己的车，别离开自己的车，说了三千遍。但你却当作耳边风。他们把你抓住，把你打死，然后走开。那怎么办？”他说。但是纳伊姆对一切都无所谓。老教授极力同他说话，现在也已疲倦了。最后，他对阿里说：“你哥哥——他的头脑不正常。得注意点儿……”阿里从一开始对老教授就不关心，想到现在他随时都可以摆脱老教授而感到高兴。

他看着，吃着，有时一边打盹一边走。他的形状同其他同龄人没有啥不同。大家都胡子拉碴，面孔肮脏，衣裳破烂，脚肿得鼓鼓的。大家都赤着脚，因为所有鞋子都嫌瘦了。大家的目光都没有着落，目光流露出无目的地的长途旅行的痛苦。大家都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走路和聚在一起。他溶解、消失在他们当中，他仅仅是一个不知名的、微不足道的旅客。在他面前不时发生进攻，人们死亡，没有被打死的人疲倦地倒了下去，行李被放火烧掉。人们为了食物在互相争斗。马路上和马路边躺着一长

行尸体。有的人倚在小桥的石头上坐着死去，有的人靠着树站着死去。女人们的赤裸的尸体可怕地摊开着，野兽和飞禽在攻击她们。活着的人不断地走着。夫妻、兄妹、母子的关系已不复存在，发生着世界历史上这样的队伍中一贯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这一切并不重要，因为尽管他看到这一切，却仍沉默不语，不闻不问。

“你为什么不说话？”最后阿里烦躁地说，“啧啧啧，已经五天了——整整五天，这个人一言不发。啧啧啧……”

“头脑不正常……”教授想说话。

“你别做声。下来——走开。”阿里在他的背上拍了一下让他从车上下来。

纳伊姆用明亮的眼睛看着教授，狡猾地微笑了。然后，他看了一眼阿伊莎。她躺在车子上。她藏在饲料堆里，把那儿当成了家。现在饲料已经完了。她变得如此憔悴，谁也不感到需要打死她，或者绑架她。纳伊姆慢慢地笑了笑。他迅速地走到牛跟前，用手抚摩着已经鼓出来的牛的肋骨。隔了一会儿，他把手放在牛脖子上走起来。教授和阿里缄默地、怜悯地、惊异地瞧着他，然后互相看了看失望地摇了摇头。

一切都沉浸在陶醉之中，而谁也不知道陶醉的根源。一种谵妄状态把生活的这个野蛮情景统统带走了，它战胜了人与禽兽的每个感情和经验，而把它们抛到了后面。它从何而来，为何产生，到何处去，他对此一无所知。只有明亮、淡薄、无形的尘土，犹如秋天明朗的夜晚的天河，或者犹如冬天的美丽而凉爽的晨雾，摸不到它，但它却钻进衣服里把整个身体弄湿。你在晨雾里走着，走着，新的东西不断出现，男人、女人、马车、孩子、日常所熟悉的形体，然而从雾里出来的那些形体是奇异的、凉爽的、美

丽的，象梦一般。这样的尘土从开始那天就在升起，同他一起走。他明显地感觉到它。它伴随着死亡、饥饿、无可奈何、害怕、贪婪、身体不断增加的疲劳——现在一切都完了。

他认为，疼痛的身体是生活的最大的痛苦。失望已到了顶点。他们现在既不跑，也不在乎。进攻者把他们中的几个人赶走，让他们站在路边，用枪打死。现在身体的疼痛和失望都结束了。因为他感觉到，最后他比他们大家都有力量，都光明，都有生命力，他被完全卷在他们当中。这里最后是安静的、狂喜的。

不管怎样，队伍的人的营生仍在继续。他们到了城外难民营停了下来。他们要在这里过夜。难民营是由几个简陋的、还象样子的兵营以及破帐篷组成。到处积着雨水。新老难民用怀疑的目光互相看看。然后，他们坐下来，在石头的炉灶上烙薄饼。凡是没有烙饼的铁锅的人，他们就把粗面摊在圆圆的石头上用火加热。凡是没有粗面的人，他们就用重价向邻居购买。凡是没有钱的人，他们就等着夜晚，在黑暗中偷，或者把家中某个有姿色的年轻女人交给另外某个人换取食物。兽欲和兽欲的养育者任何情况下都存在。一些人已相当疲劳，一来就晕倒了，苏醒后，喝了坑里积存的水又深深地睡去。苍蝇聚集在他们的脸上，飞禽以为他们是死人，用嘴啄他们。还有一些人仅仅象傻子一样张着嘴巴坐着，望着空中，好象在观察天气似的。那些天全天都是一个样。要么下雨，要么出太阳。阳光呈棕色，极其炎热。天空布满尘土，颜色很难看。一群一群吃死尸的肥胖的飞禽每时每刻都在天空飞翔。空气里散发着一种奇特的令人作呕的气味。

那一夜仍在那昏昏沉沉中度过。在屋顶破烂的兵营里，他靠墙坐着。不一会儿，下雨了。遭雨淋的人们中发生了慌乱。他

们爬起来跌到睡在屋顶下面的人们的身上。响起了一片谩骂和诅咒声，骂声又自然而然地停止了。十二平方英尺的小房子里挤着一百多个发出臭味的、肮脏的人。纳伊姆慢慢地回来。他从黄昏就睁着眼睛靠墙坐着。困倦不时地笼罩着他，他做着离奇古怪的梦，但他的眼睛从来没有完全合上，仅仅在困倦的情况下才半闭着眼睛。如果谁看到这半睁的眼睛，那末肯定会害怕，因为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死人的混浊的、一动不动的眼睛，眼睛里所有光芒都已消失。梦，简短而无形的梦，在迷迷糊糊的情况下一下子从头脑里出来，但梦后全身却感到一种奇特的爽快和力量。在醒着的时候，他望望这里，看看那里，某处人们聊天的一些话传入他的耳朵。人体的臭味使他的脑袋快爆裂了。他感到，他在重新得到自己的知觉。除了由于不停地走路身体所产生的疼痛以外，他认为，他所忍受的这个房间里的气味是生活的最大的痛苦。

拂晓的时候，他完全睁开眼睛坐着。他旁边几个农民在轻轻地说话。他听着。

"然后，他们中每个人都讲述自己所干过的善事。当第一个人结束了自己的讲话的时候，洞口的石头挪开了三分之一，当第二个人的话结束时，石头挪开了三分之二，当第三个人列举了自己所干的善事时，洞口敞开了，他们跑了出来。"

"不是三个人，是四个人。"

"不，是三个人。"

"我难道不知道？"

"好了，别争了，没有什么不同。意思是大家都要回忆自己的每一件善事。"

"首先你回忆。"

"我首先？哎哎哎，好吧，听着，哎哎……"

大家都笑起来。

"别傻笑。听着。我有一次——有一次我，我的牛患了'口蹄疫'，我整夜给它敷。"

他们又笑起来。"对牛的善良算什么，再来一个。"有人说。

"为什么不算。不声不吭地做善事——不算？"

"好，好，算。现在你说吧。"

第二个人说："是去年冬天的事，我坐在打谷场上，这时来了一个骑马的人，跌倒在门口。他告诉我，警察在追他，他的肚子里有三颗子弹。我把他藏在麦草堆里，血迹上也放上了麦草，把马轰跑了。后来，警察折磨了我一夜，但我嘴里没有说出他来。"

"这比牛还坏。也许他是凶手。"大家又笑了。

"我怎么知道。我只是做了善事。"

"对，对，现在你说吧。"

第三个人的话简短而无力，他的声音没有传到纳伊姆的耳朵里。

"行了。三个够了。"

"不，四个——"

"行了，行了。三个。"

他们的声音爽直而无畏。他们战胜了难熬的时间。就这样坐着，纳伊姆的头脑里涌出了几句诗。

诗句是：

"鸟儿停在光秃秃的树枝上期望着食粮，
互相安抚，聊慰饥肠。
它们的真主的队伍唱着颂歌从下面经过，

然而树在何方？
我坐在人间的十字路口乞讨，
先知已不再来到世上。
现在人们仅仅讲了故事而离去，
然而人们在何方？"

他低声重复了两三遍这首诗。他读诗不多，但是今天这首诗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为什么？为什么？？惊异的感情使他呆了片刻。突然，他身体里面产生了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使他机械地、径直地站了起来。他越过睡着的和醒着的身体出去了。

他在一块新耕过的田地边上往前跑，突然停了下来。太阳出来了。一群鸽子伴随着最初的阳光飞来落到田间，四处分散寻找食物。又飞来了一群小鸟，落到田地的另一边。清晨，清风徐来，拂面而过。太阳缓缓升起。在几分钟之内，东方的天空变了好几种颜色。然后，黄中带有玫瑰色的软弱的阳光落到树梢上、飞翔的飞禽上，然后阳光的颜色又变成了白色和金黄色，落到了树枝上、兵营的屋顶上和帐篷顶上，然后落到树干上、醒来的人们的脸上，然后落到土地的划破的胸脯上、吃饱了肚子的鸽子上，眼看着天地的那个半圆形和它里面的每件东西都充满了这个灿烂的金光，甚至连舞弄头发的清风也是金色的，清风中带有新鲜的金色的泥土和金色的绿叶的香味。他静默地站了片刻，看着和感觉着四周展现的魔术。然后他慢慢前进，爬到地中间的一块石头上站着，凝视着太阳，他激荡的感情时起时伏，时起时伏。他第一次闭上了眼睛。

突然，他倒下了，伸出两只胳膊紧紧抱住石头，亲起石头来，以至石头到处都湿掉了。他弯腰双手抓起许多土，把脸压在土

上，高兴地狂笑起来，眼里流出了泪水。

当他回到兵营门口的时候，人们正在起来。进入里边，突然他发现了夜间的可怕的臭味的秘密。一个角落里，人们根据一项默契空出一小块地方，妈妈及孩子们夜间在那里大小便。旁边躺着一具腌臜的腐烂的尸体。

“这，”一个农民指着尸体说，“有人说已经躺在这儿两个星期了。”

“意思是我们——一夜……”由于害怕和憎恶，他的同伴的声音止住了。

人们象害怕的牲口似的开始离开兵营。

四十七

当队伍出发时，他情不自禁地说：

“你可曾朝埃佛勒斯峰的方向看过？自从人类起源，人们就一直惊异地看着它。今天千万年之后，它仍那样巍峨、雄伟。你可曾到海边去过？啧啧啧，你仅仅一直教历史，在那以前——哦，不管怎样，大海、天空、清晨的景色、泰姬陵和莎士比亚[①]，这一切当中，所有东西中都有一种不朽的美，它是创造出来的美。真主的创造，人类的创造。美只有在创造中才以自己的最高形式表现出来，它是不朽的，它只有在最好的创造中才能得到。当它

① 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家、诗人。

在某个低级的创造中出现时，它仅仅是真实的图片，尽管自己有整个的吸引力，但它却与自己的整个的吸引力一道灭亡，就象人的存在终究要消失一样。但是在最高级阶段真主创造了人的灵魂，它象天、海和山的灵魂一样是不朽的，它的吸引力也是不朽的，它创造了美，又创造了一个美。在真主造出来的所有东西中只有人的灵魂在遗产中获得了创造的能力，这样宇宙的美坚持了下来，灵魂从真主到人，又从人到真主。真主和人的灵魂通过创造的实践而互相联系，这就是一个东西——美！这和它的两个创造者一样是强大而无穷的力量，这是很大的力量，比爱、宗教和死亡还大，比生存还大。因为这些东西是低级的创造，它们仅仅是在朝着高级的创造上升时被作为助手来运用的力量。

“例如生活！我告诉你。生活是在各种痛苦和安乐中度过岁月的名字，它朝哪个方向旅行？朝智慧的方向。难道孔子和柏拉图的智慧什么时候会磨灭掉吗？那些人绝不会复活，但是，他们所看到的，所了解到的，所感觉到的，今天和数千年以后它仍是一个强大的、有生命的力量，只要生命尚存，这个力量就会在人们中活着、运动着。因为这是每个人都要过的生活，它朝着一个方向旅行。智慧是美的，因为是创造，而创造是美的，因为是智慧。你不能把二者分开。

“而爱？难道你能够忘记古人的爱情故事吗？世界上最大的爱是先知们的爱。爱是一种使他们朝着一个最高级的创造的方向迈进的力量。但是现在先知已不再诞生了。现在只有艺术家在爱。那些发明音乐的人，那些写诗的人，那些雕刻的人，那些活着就同生活告辞的人，他们抛弃每个人都在追求的、舒适安逸的生活，而孤独地、默默地、不断地工作，死亡，永垂不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发生？听着。这就是先知们从真主

那里得到的爱，当它到了我们跟前时，它的等级成了爱情，一些人在爱情的光照下进行了创造，赠与我们活下去的方法。显然，我们不能爱所有人，但是先知们的完结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不幸，因为由于爱的明灯还有几盏在亮，每个后来的朝代里都在亮，这样，那个火苗一直保持下去，他们靠着它的光明和热量发明了活下去的一个光辉的方法，在它的光照下，他们从生活的肮脏和杂乱无章中搞出了一个纯洁的、光辉的组织，我们在遗产中获得了它，现在它是我们的财产，我们为它自豪。你看到了吧，归根结蒂，只有一种力量，所有力量都聚集到那里去，这就是创造力！爱只不过是一条道路。你坐着吧。我不累。休息了一整夜了。

"而宗教？的确是创造的极其高级的形式，而且极其吸引人。这是真主、人类和灵魂紧密结合、互不可分的唯一的舞台。这里一个接一个的创造如此急速地出现，使我们感到惊异。这并非是看到马戏团的某个演员的精彩表演时所表现出来的惊异。这是灾难性的个人的经验，它是我们——例如，从某个毁灭性的地震中死里逃生所得到的经验。或者比那个灾难还大些，就象这个，现在这个，这里……"他看了看四周喃喃说道，"现在这个。现在这个。对，宗教，是最大的空想。这是无与伦比的舞台，在那里，想法会立即被投入实践的模子里，然后它仅仅靠自己的力量确立整个的生活及生活的目标，使全人类从根基上动摇，在千百万人的灵魂中产生运动和热量。在人类社会里，宗教在今天仍是唯一最大的力量——那末它的奥妙是什么呢？它的秘密是什么呢？告诉我。哼哼哼。"他狡猾地笑了笑，"信仰。它创造了信仰，一辈一辈地、一代一代地、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把它传下去。我们可以举出支持一个宗教和反对另一个宗教的最好的论证，但是我们不能抛弃所有宗教的灵魂——信仰。这是

共同的财富。它给予愚昧无知的、时运不济的人们活下去和死去的坚定的决心，一个理想，一个梦！一个这样的人，他对自己门外的东西一无所知，他的财产中除了一个院子和一个锅灶以外一无所有，在信仰的陪伴下，突然他明白了所有生——所有死——的含义。你知道宗教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和阐述生与死的秘密的一种知识吗？但是它也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论证就完结了。每个朝代都产生善于雄辩的人，他们讨厌宗教，因为哪里论证完结，哪里信仰就开始。这是在所有宗教的底部流动的暗流。信仰，这个抽象的、几乎无味的词中包含了人性和神性的最广泛的意思，它神秘地、无条件地落到了愚昧无知者的心里，使他们具有坦然地、尊严地面对包括死亡在内的各种灾难的能力。尔后，每件东西看上去都如此容易和自然。至今尚没有人明白，笨拙的人如何接受这种现象而具有巨大的勇气，但是你说说，创造的实践至今为止谁能理解。科学家？哼！当人类的头脑思考'怎么？'继而思考'为什么？'的时候，全部知识就完结了。

"你看到，多么有组织的宗教，尽管自己很伟大，但同信仰相比却处于第二等级。信仰，是宗教的创造，是它的全部的目的，全部的美。不理解这个事实的聪明人，讨厌宗教。有一段时间，我也包括在他们当中，但是昨夜，在那里同他们在一起——几个无知的乡下的庄稼汉——同他们在一起坐着坐着，突然我了解了他们的力量，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尊严，当时，死亡正站在他们面前，在他们中间走动。在生活的那个伟大而英勇的瞬息间，他们完全接受了它，忽视了它。这是全人类的智慧及其尊严。这如此简单而容易。

"你看到过。你是个聪明人。我知道，"他微笑着说，"创

造——是最高的，最高的。我看到了，今天——”他再次害羞地笑了笑，“今天我作了一首诗，你知道，我不是诗人，不过今天——但是现在我已忘记了。算了，不管它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尽管这如此简单而容易，但也会如此困难。我认识一个人，尽管凭着自己的所有知识和智慧，他可以成为柏拉图或者某个先知，但是他没有真主——因此，他是产生在世界上的最庸俗的东西中的一个。”

老教授笑了："走吧，很好。诗给了你舌头。"

“死人不说话，一旦说话，裹尸布也会裂开。”阿里也笑着说了一句他所学到的拉合尔的笑话。

他们俩见纳伊姆这样打破了神秘的沉默，显得很高兴。在此以前，在纳伊姆的挺长的讲话期间，老教授附在阿里耳边说："现在你哥哥的情况显得比以前好了。谢天谢地。"

走着走着，天已黑了，但是纳伊姆说个不停。教授已疲倦到对纳伊姆的话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的地步。不过，当他想到纳伊姆在说些更荒唐的话的时候，他一直要下车，让纳伊姆坐。纳伊姆一次也没有让他动。教授对此十分过意不去，偷眼看着阿里。他认为，阿里是车子的主人，他想到自己的哥哥由于饿和累已到了这般十分狼狈的地步，在说些荒唐的废话，而教授却强占了他的位置，心里一定很恼火。

后来，当黑暗增加时，教授躲开纳伊姆的眼睛跳下来，在阿里的帮助下把他抬起来扔到车里。阿里赶忙把一点儿湿薄饼塞到他的手里，他犹豫了一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完后，他第一次注意阿伊莎的方向：

“你吃薄饼了吗？”

她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说话？你也说点儿什么吧。”他象年老的丑角一样笑着搔姑娘的肚子。她害羞地笑了笑。她的脸蛋变红了。阿里看到这么多天第一次微笑的、脸色红润的妻子，感到很可爱。他高兴地笑了。

“别理我哥哥，”他高声说，“听说他年轻时欺负过姑娘们。”

阿伊莎的脸变得更红了。

“你干吗不来我们家？”隔了一会儿她问。

“你们家？——我实在没有工夫。在家里你想念我？”

“嗯。”

“大家？——即村里？”

“对。很多人。在家里我们大家都想念你，在外面地里常提到你。你的那些朋友们津津有味地谈论你，象听其他的故事一样听关于你的事。阿里不到村里去，但我去。看到你的砖房的那个花园荒芜了，心里很难过。当村里的人问到你的时候，心里更难过。他们以为我们常见到你。你为什么从不到村里来？”

“心里倒是想去。”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捏起掉下来的薄饼渣子放到嘴里嚼起来。他的眼睛的光芒又迅速地回来了。“不管怎样，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活着，而我看到，你活得并不好。你过去是那么美丽的姑娘。啧啧啧——知道吗，阿里为了同你结婚跟着我的马跑了好几英里，而你把自己弄成这副样子。在家里你们还惦记我，谢谢。我长期被逐。哼，我们大家都长期被逐，这有何重要……”

就这样同姑娘说了一会儿话以后，他躺在那里睡着了。

黎明，他醒了，一起来就没头没脑地说起话来，好象没有睡过觉似的。他同阿伊莎说了一会儿话，并搔她，使她发笑。然后

象小伙子一样跳下车，同阿里一起走起来。

“这是阿姆利则的郊区。我一九一九年到这里来过。一九一九年。我们大家。阿兹拉也来了。阿兹拉？噢——你到那里以后做什么？”

“阿姆利则？”

“拉合尔。”

“不晓得。”

“我只见过拉合尔车站。听说是个好城市。你在那里呆过。”

“嗯。在被逐的情况下所有地方都一个样。你也跟我们在一起，你说说看。”阿里说。

“嗯，显然。让我想一想。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好想的。听着。现在我不再让你到工厂去。那里死人也会受侮辱。现在我们到农村去住。”

“哪个农村？”

“你的问题没完没了。哪里？为什么？兄弟，到任何一个村子去。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将做什么，那就是现在我们将种田。”他顿了一下，“如果你认为农活已经忘记了，那末——有多少工作。犁、锄头、锹、镰刀、斧头、水井的用具、牲口钉掌、绳子、链子、桶、橛子、车子和车子上的用具、家中的门窗和架子，你可以干这么多工作，在自己家里，在自己村子里，自己的和别人的，既不谄媚，又无所求，说说看……”

“嗯。但是土地。”

“如果，但是，如果，但是。你变得固执了。一切都没有用。土地的问题也要解决。但是那以后？——第一是直接到村庄去。”

“第二是直接到村庄去，第三是直接到村庄……”阿里生气地说。

纳伊姆继续说:“因为村庄的生活是干净的、纯朴的和现实的。那以后是建立家的问题。关于这一方面你想过吗?嗨,对你抱这个希望没有用。听着,关于这一方面用不着太忧虑。休息几天和吃些好的食物以后,我们将有干活的能力。哎,”他走着走着俯向教授,“你有家吗?”

“没有。”

“行。我们三个人,而且都是干活的人。现在腿肿了没有用了。腿会慢慢好的。我们在车子上搭个顶篷也可以凑合几天,不管怎样,要开始建房子。你没有盖房子的经验所以害怕。我也没有,但是这没有什么可怕的。仅仅需要劳动,别的什么也不需要。不需要砖头。用石头和粘土垒起来的墙象铁一样结实,房顶用橡胶树的木头,或者楝树的木头,楝树的木头不招白蚂蚁。旁遮普这个地方到处是橡胶树和楝树的树林。这整个是一个地区,分治也没有用,没有任何不同。阿伊莎会砌炉灶吗?”

“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慢慢一切都会好的。一定要砌炉灶。我们只需要三个房间。起初一个大房间也可以凑合。用麦草隔开,麦草还可以御寒,大家可以睡在另一边。我们是老人,不会难为你们。你们尽情地睡。外面拴牲口,牲口四周打上围墙,但是这不是什么难事。全世界都用粘土和麦草垒墙。门、窗户和架子,这是你的事。你也会做天窗吗?”

“嗯。”

“谢天谢地。教授什么也不会做,只会搬运土。如果他喜欢学习和教书,那末工作完了以后让他去,在这以前不行。现在就定下来。你不能阻止他坐在车上。你不能阻止任何人坐在车上。一切都没有用,都没有意思。为了开始工作,我们仅仅需要这些

东西：两只水桶，两块木板，一把斧头。斧头不必太快，能砍动橡胶树就行，太快，就会卷刃。够了。”他打了个榧子，“够了。顷刻间，我们就给你们垒起墙。乡村的人们直爽朴实，而且仁慈。这用不着说，我们终生住在乡村。你看着，每天总有一个或两个或有时四个村民来帮助我们，而且一直来帮助我们。农村里的人很仁慈，很实在。几天房子就会盖起来。从给牛洗澡到收割庄稼，他们会一直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他们。他们懂得居住的方法，这是主要的——这巴东月[1]的阳光真厉害。那个飞禽的故事是什么来着，阿里？”

他为了引用一句老话问阿里，阿里为此感到高兴。“它的名字，哟哟——叫萨尔苏蒂，或者叫别的什么，或者叫拉乔蒂。它十一个月坐在阳光下，但它受不了巴东月的阳光，而到阴凉处去。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是这个故事吗？”

“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教授说。

“没有什么不同。不管怎样，巴东月的阳光是厉害的。厉害？厉害什么？”他努力回忆，但是没有成功。“噢——！雨会损害这样的房屋。我们得不断地工作。茅草棚、草、涂灰泥，你都懂。不需要上锁，我们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但是牲口需要茅草棚，雨季遭雨淋奶会变干，牲口会得大病。在雨季的时候……”

他不倦地说着话。不厌其详地、孜孜不倦地讲述没有必要的而在实际生活中如此重要的琐事，阿里已听厌了。

当太阳西斜的时候，他突然感到，教授和阿里不见了。那是他的习惯。他跳上车坐着，漫不经心地看着摸索着赶着青年妇女和几个男人走着的一帮进攻者。纳伊姆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

[1] 印度历五月，相当于公历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五日。

只有眼里的光芒立刻变得阴暗了。他不在乎地看着他们的头上方。棕色的、尘土飞扬的空中散发着特殊的、可恶的、令人作呕的气味，响着压抑的叫喊声。隔了一会儿，附近传来了几声枪声，然后一片寂静。气味依然存在。

“开始种地，也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当教授和阿里从车子的隐蔽处出来时，他说道。

“不需要，不需要，”阿里发火说，“你在他们面前伸着腿坐着。记住，总有某个时候他们把你抓住带走。”

“别打岔，”纳伊姆生气地说，“谁也不会把我抓住带走。只需要一张犁、两头牛。犁，你做。产奶的牲口以后会有的，第一次播种时，先借种子。旁遮普的土地很有劲，付出多少劳动就会得到多少果实。谁也没有看到旁遮普的土地枯竭过。除了夏收和秋收以外，我告诉你，”他神秘地俯向阿里，“蔬菜很赚钱。这里好种姓的农民认为种菜不体面。他们说，这是阿拉印人的工作，阿拉印人是比贾特人还低的种姓。但这一切都没有用。蔬菜里赚大钱，结果是，阿拉印人种蔬菜买了贾特人的所有土地，而高级种姓的农民互相倾轧，不断打官司。我们种蔬菜。这一切都没有用。高级种姓，低级种姓，哼！人的种姓与蔬菜之间毫无关系……”

“蔬菜？什么蔬菜？”阿里问。

“豌豆、萝卜籽、苦瓜、南瓜、丝瓜等等……”

“噢——好。”现在阿里开始正式感兴趣了。“蔬菜！”

“对，蔬菜。现在还剩牛的问题。哎，哎，关于牛你怎么想的？”

“牛？”阿里头脑空空，但是他努力想了一下，“牛也一定会……”

“我知道你什么也没想。牛，我们第一次播种也要借。不过，应该懂得怎么说。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正人君子，不会带着牛跑掉的时候，他们会高兴地借给我们个把星期。但是对待别人的牲口得特别小心谨慎。这你也知道。当某人把我们家的牛借走的时候，我们爸爸就把艾哈迈德·丁的儿子派去侦探。那个调皮鬼回来报告半天：今天他们给了牲口什么什么吃，给了这么点儿，干了那么多活。没有什么事瞒你的。你有点儿钱吗？”

“有点儿。在阿伊莎手里。”

“好。我们还可以买一对牲口。用庄稼来清偿钱。当他们知道我们是忠诚的、勤劳的人的时候，他们会相信我们。我们毕竟不是骗子，是真正的农民，不偷懒。但是除了蔬菜以外粮食也十分必要。你没有忘记播种吧？”

“没有。”

“谢天谢地。小麦下个月开始播种。这有赖于雨。如果雨季结束得晚，那末播种就得推迟。在庄稼成熟和收获方面，播种占很重要的地位，什么时候播种，怎样播种。在潮湿的土地里，只要泥土粘脚，就不应该种什么。你记得爸爸的话吗？一定记得。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所有的教诲。在湿土里青蛙也会死去，种子是很娇气的东西，他经常说。黄米、小米也很必要。农民要想发家，那他就不能十二个月都吃小麦。而且还有牲口，它们靠玉米过日子。玉米的敌人豺狗很多。你怎么对付？”

“养狗。”

“养狗。”纳伊姆愤怒地挥着手模仿，“喂狗的东西从哪里来？你这么多年学了些什么，连捕捉豺狗的一个笼子也不会做。嗯？养狗。”他又一次模仿，“做一个铁丝的笼子就行了。你知道，豺狗是有的。我们自己那里也有。所有地方都有。这里那里，这

儿那儿的故事都没有用，豺狗每个地方都有。在秋庄稼中，甘蔗产量很高。冬天的夜晚一定要造粗糖，又驱寒，又增加力气，一放上大铁锅，每个来往的人都尝一尝，增加恩惠，造粗糖的方法你记得吧？”

“美人指的梗……”

“对，对，用美人指的梗澄清后能造出象白洋布一样白的粗糖来。但是保护甘蔗是冒生命危险的工作。马格月的夜里绕田地转一圈，手都会冻僵。野猪毁坏田地。我有一次面对面地打死了一头伤猪。那是个很温顺的动物，但是，兄弟，它多么短命……”

黑暗不断加浓。队伍仍以那样疲倦的老样子向前流动。纳伊姆坐在车帮上弯着腰迅速地说着话，就象同时间赛跑似的。数不清的家常话，小小的计划。许许多多的话，他急速地、敏捷地使阿里牢记在心里。在雨季的风中，从某处飞来腐烂的树叶和新燃烧的弹药的气味。

突然，他停下来长长地吸了口气，转向教授用温和的语调说：“听着。我告诉你一句话，也许以后我会忘了。生活——生活的真谛，生活的精髓——是牺牲的精神。没有别的。这我明白了。没有别的。”

教授疲倦地、凄苦地笑了笑。

“不。你不能笑。我没有吹牛。我知道。心里经受了那么多苦难，那以后我们明白了这些事。”

他沉默了。教授看到，他嘴里不时地喃喃自语。教授努力尖起耳朵听，只听到这么多：

“那以后我们明白了这些事。”

当他又开始说话时，夜幕已笼罩了大地。他忽然转向阿里

生气地说:“那以后我们明白了这些事。你明白了什么?”

“明白什么,明白什么,”阿里发火说,“有什么好明白的。你在说些毫无意义的话。别做声了。你会累的。”

“对。没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明白。有一两件事,它们好不容易才能理解。我所理解的是,如果我们在每个地方,每个时间都能牺牲每件东西,那末我们就会活着,否则就不会活着——你不能阻止任何人坐到车上。这没有任何意思。”

阿里吃惊地看着他。隔了一会儿,他又说:

“除此之外——哎,我再告诉你一件事。阿兹拉,我的妻子,是一个伟大的女人。她没有任何忧虑,没有任何牵挂,没有任何虚伪。她毫不畏缩地为自己所想的事而毁掉自己。她伴随着人类所有的高尚,所有的苦恼,所有的牺牲默默地、甘愿地活着。真主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嘛。她是阿兹拉。现在不要再提她了。”

然后,他转向教授。“她也是真主。”他说。

他们给了他一点儿湿薄饼,他吃完后睡着了。

他睡得很香。起来时,天光放亮。队伍不停地走着。他一起来就高高兴兴地同阿伊莎说话:

“到了那里,你几天之内就会恢复健康。对于健康来说,没有比新鲜的空气和真正的食物更好的东西。你不需要干太多的活,所有活我们干。你光做饭就行了。村庄的人会说,这个新家庭多么好,多么慈善,三个年轻而勤劳的男人(教授笑起来),一个年轻而漂亮的姑娘。你会砌炉灶吗?”

“嗯。”

他跳下车。“你走了一整夜。阿里是年轻人,能走。你现在休息吧。”他用一只胳膊把教授推到车上。

“你说到豺狗的事。我后来想到，如果你在玉米地的周围种上风信子草，那末豺狗绝不会靠近。你知道风信子是多么香的东西吗，但是豺狗离它跑得远远的。很奇怪的事。但是豺狗毕竟是豺狗，它嗅觉不灵……”

他抬起头看了看。阿里和教授两个人都不见了。从车子的隐蔽处传来了阿里的声音：

“别再说话。到这儿来。来这里，这里，隐蔽处——他们往这个方向来了。噢——缺德。”

他烦躁地继续说道：“噢。但是这不重要。对于赶跑豺狗风信子草有用，对于产奶的牲口来说，它还可以做很好的饲料。要记住它。在收庄稼以前，还要记住一件事……”

但是现在已没有时间了。他们径直地朝他走来。在他们到达之前，他只做了一件事。他十分利落地取下木头胳膊，避开目光把它藏在车子里的被单下面。“要记住它……”他正要说，但是他们用土枪的枪柄打他把他赶到前面。

“猪猡——狗。”阿里扶着车帮一边走着一边哭着说。教授牢牢地抓住他。他们最后一次看到消失在人群中的纳伊姆的背，背上挂着撕得一条一条的衬衫。他低头走着，连一次也没有回头看。

隔了一会儿，从附近某处传来了几声枪声，但是一些人听到了，一些人没有听到，因为现在他们在全速奔跑。一队进攻者在追赶他们。而且阿姆利则车站离这儿还有一英里，从车站传来消息，火车已准备好了到拉合尔去。有车的人，现在已停止打牛，为了减轻负担，往车下扔多余的行李：

陶瓶、罐子、油漆的茶几、铁箱、木箱、被单、一块木头、小锅、烙饼铁锅、坛子。

“我下去吗？”教授慢慢地问道。

“你就坐在这里。”阿里生气地说，用一只手抓住他，用另一只手往下扔行李。

在车站上，他背起阿伊莎努力往前走，但是由于虚弱和拥挤，他摔倒了。然后他爬起来，漫不经心地单独走了，走到门口又回来，再一次想背起半死的阿伊莎，开始在地上拖她，但是在激烈的战斗中有一次他的手又松开了，他被朝里面推去。

当火车慢慢起动的时候，他跳上了火车。

第　四　卷

尾　　声

在这些形象和依恋中变
　形的幻景哟，
令我感怀，
这是对那无限温情
无限凄惨经历的理解。

用你的手掩着口儿笑吧，
　人世循环不息
宛如那捡柴老妪在空旷
　的田野里徘徊。

T.S.艾略特

四十八

阿里停留在拉合尔车站上。整个月台充满了无家可归的人们。他们铺开自己破旧的被褥，里里外外到处躺着，坐着，睡着，慢慢地说话。有胆量的人，为了填肚子而去做工、乞讨或者偷窃，其余的人，除了有时起来到铁路的管子去喝水，整个时间就这么呆着。所有人的脸都有饥色，都很肮脏，都无表情。他们已经到达了他们眼中的目的地。在这个目的地的前面，他们一无所知。现在，在这整个人群上笼罩着可怕的懒散和冷漠。

白天，一两辆火车载着他们的兄弟们从印度到来，并且差不多也有这么多人从这里坐上火车到印度去，或者从北方车里坐得满满而来，往瓦哈加边界去。这所有来的人和去的人都是一个宗族的人。在这块次大陆上，面孔与信仰的区别都消失的时间来到了。

阿里只有在从印度来火车的时候才站起来。他拖着两条无力的腿从车头走到车尾。每一节车厢，他都伸着脖子，眨巴着眼睛看一看，到了另一头就坐在那里。眼看着火车空了，发出臭味的、狼狈的人群叫嚷着爆裂开，象岩浆一样向四面八方散去。每次，从火车前面经过的阿里都被人群推倒，在几秒钟之内被践踏在无数只脚下。每次，他都叫嚷着，咒骂着站起来，继续进行自

己渺茫的寻找。两天来，他什么也没有吃，但是，他没有力量思考，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活着，溜达着，摇晃着。他里面已没有了一般人每时每刻对生活的数千个大大小小东西所感到的惊奇的能力。他也没有任何清晰的概念，即他在寻找谁，在等待谁。这也许仅仅是生活进程的、使生活持续下去的努力。

第二天，他正倚在铁栏杆上打盹，这时，一列火车轰隆隆地来到月台上停下。他吃惊地站起来，但是这辆火车里没有人下车，因为它装得满满的从北面开来，到印度去。他又靠着栏杆坐下。火车的门窗紧紧关闭。从几个开着的窗户里，孩子们的黄而可怕的面孔向外面张望。火车比往常停的时间长，机车为了喘息发出嘁咯嘁咯的声音走了。四周一片紧张的、暂时的寂静，而且越来越静。

后来，外面响起了一阵喧声，一小群唉声叹气的人们进入了车站。一来到面前，那些表面上无武装的人们中有一个人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向空中开了两枪。另一个人从他手里夺下手枪，枪口冲着窗户的玻璃，看着里面瞄准一个面黄肌瘦的孩子。一、二、三、四——月台上所有快要死的和半死的人们十分热烈地和急速地爬起来冲向火车。打碎门窗的声音同一两声干燥的、响亮的枪声混杂在一起。其中还包括了快要死的人、逃跑的人的叫喊声和进攻者的狞笑声。许多人跳下车逃跑，四面八方被围了起来，有些人就呆在里面。空气里散发着人的鲜血的气味。阿里懒洋洋地看着这整个情景，然后厌烦地闭上了眼睛，头靠到栏杆上。“同他们在一起的军人到哪儿去了！”他想。

他睁开眼睛朝右边看了看。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来到他附近。悲叹着的她是一个略胖的中年妇女。她发现他这样地看着自己突然停住了。她的嘴唇在不停地动：“暴徒，凶手。打

死了我的丈夫，打死了我的孩子，也打死我吧，为什么放过我，为什么放过我，为什么……”

女人的眼睛象傻子一样发呆，她的脸上除了害怕之外还显得十分呆。看到这张傻里傻气的脸冲着自己说话，阿里有几次无缘无故地发怒，他感到厌烦。突然，一个完全没有原因的、不必要的感情支配了他。把这个女人打倒、让她流血的强大的、发疯似的愿望使他一眨眼工夫站了起来。

女人说着说着停住了。她向后退了一步，毫不迟疑地用双手抓住自己的平纹细布大衬衣从胸口撕到衣襟。下面露出她那干净的麦色的皮肤。两个沉甸甸的鼓鼓的乳房象罐子一样挂在肚子上。她用双手挺困难地把乳房捧起来，向前走了走。

“别打我。为了真主。看看这个，这。”她把乳房放到阿里的下巴颏下，“行行好吧。我是你妈。”

阿里憎恶地扭过脸去。在两个小时之内又太平下来了。只有许多过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观看里里外外横七竖八的尸体。这个事件以后，阿里所剩下的一点儿饥饿的感觉也消失了。

第三天，有人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她是巴诺。

“我在安巴拉车站上看到过你，”她在他旁边坐下，“同你一起有一个跛脚的老头。我们的火车从那里经过。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默默地看着她。

“你在哪里上的火车？你的妻子……”巴诺用寻找的目光看了看四周。

阿里也随着她的目光看了看四周，由于软弱无力闭上了眼睛。

"我每天都到这里来寻找我的儿子——我以前没有见过你。"

"你还有——儿子?"阿里睁开眼睛第一次说道。

"嗯,卡马尔。我的孩子。"

太阳在落山。由于有尸体,空气中散发着可怕的令人作呕的气味。她默默地坐着看着阿里。这时,突然她的心里对这个象残废的人一样靠着栏杆闭上眼睛坐着的人产生了只有女人才具有的感情。

"走吧——同我一起。"她摇了摇阿里的肩膀。

他站了起来。

"你的行李在哪里?"

"没有。"

他们默默地走到外面。巴诺看了看他。

"你走不了啦,"她说,"我有点儿钱。"

她好不容易把阿里弄到马车后面的坐位上坐下,她同他并排坐下说道:

"这里,我在纺织厂找到了工作。在那里我还结识了努尔·丁。努尔·丁你认识吗?钳工,在那里他同我们在一起。我们住在草屋里。他帮我盖起了草屋。卡马尔在火车上同我失散了,但是他一定会逃脱的。他十二岁,但很聪明,象他爸爸。他的爸爸——猪猡。你的状况很坏,嗯?"

现在马车在一条破路上颠簸走着。黄昏时分,四周蔓延的干牛粪饼的烟雾直往眼睛里钻。阿里用僵硬的眼睛看了看和自己坐在一起的女人,在黑暗里努力辨认她。

"我没有睡觉……"他用平淡的语调说,把头放在她的肩膀上一会儿工夫就呼呼地睡着了。巴诺为了不让他倒下,用两只

胳膊象搂孩子一样搂着他坐着。

他睁开眼睛时，看到自己躺在新草盖的低屋顶的草屋里的小床上。草屋干净整洁，刚粉刷过。早晨的温和的阳光从门里射进来。他敲了敲脑袋努力回忆，靠手肘坐起来，然而又晕过去了。

当他的眼睛第二次睁开时，太阳已西斜，巴诺在草屋里一面干活一面走动。发现他苏醒过来，她来到他旁边坐下。

"现在你会好的。我刚才喂过你牛奶。"

"牛奶？"

"谢天谢地，你的命活过来了。前三天毫无希望。"

"怎么了？"他从说话所消耗的力气估计到了自己的虚弱。

"发烧。"

"几天？"

"今天是第六天。"

"这么多天你？……"

"嗯，"巴诺笑了，"前三天我没有去上班。现在也去上班了。努尔·丁也常来。只是我没能到车站去。今天我大扫除了，抹了抹地面。"

阿里想说什么，但他的力气又没有了。

他的情况逐渐好转。起初几天，他只能坐起来，后来抓住小床站起来，后来扶着墙走起来。巴诺为他准备好吃的，尔后去上班，晚上回来又做饭，打扫草屋，在地面上撒些东西象哄孩子一样引逗他，然后让他躺下，她坐在地上，用漠然的目光看着他。有时，努尔·丁来，他们就聊天。巴诺一直睡在地上。

当他第一次没有扶东西走到房子外面的时候，他高兴地伸开胳膊在空气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天黑了。他和巴诺背倚着

草屋的墙一起坐着说了一会儿话。现在四面八方越来越寂静。周围的一些草屋里亮着灯。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一条狗在不断地吠叫。这是秋天的明朗而凉爽的夜晚。月亮周围的天空呈蔚蓝色，风越来越柔和。

“你讲讲自己的经历吧。”阿里说。

巴诺站起来，从里面拿来一件厚衣服，盖在阿里的腿上。然后她眯起眼睛看着天空。夜晚的黑而沉默的飞禽从月亮面前经过。她用单调的、悲哀的声音讲起自己的经历：

“我的经历很简单。你能得到什么。我生在那格浦尔附近一个名叫卡里阳普尔的村子里。旁遮普还有一个城市也叫这个名字。我的名字原叫希拉。我们是村里的贱民。宗教是基督教。英国人是所有人的统治者，他们也是基督教徒，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是贱民。这件事至今我还不明白。但是，我们连他们跟前都不能去。不但英国人跟前，村里大大小小所有人跟前我们都不能去。如果我们错误地接触了谁，那末我们就要受到他的惩罚。但是他也受到惩罚，即只要他没有洗澡，那他就不能回家，被他接触到的人，就被玷污了。因此，我们的不纯洁象传染病一样。我们在冬天的早晨藏起来等待拉鲁，并蹑手蹑脚地出来接触他，然后喧嚷着跑掉，那很有意思。他是村庄的穆斯林店老板，地道的傻瓜，由于跛脚不能跑。现在全村都知道，拉鲁被玷污了。后来怎么样了呢，先生，现在没有一个印度教徒顾客上他的商店。他一边骂我们，一边朝小河走去，哆哆嗦嗦地回来。我们站在远处观看，高兴地拍着手。我们知道，这事已经成了永久的笑话，因此，我们不会受到他的惩罚。有时，拉鲁被玷污后默默地叉着手站在巷子中间。‘为了真主别嚷了，狗。今天很冷。我会冻死的。’他说，然后打开店门给我们少量粗糖。‘现在象好人一样

默默地滚吧，狗崽子们，好极了。'他说。我们默默地走了。这样，他成了我们额外收入的固定渠道。我们干打扫巷子的活，巷子里的东西是村里人的共同财产。在别人家里，我们只能到牲口的院子里去拿走牛粪。不允许我们接触产奶的牲口。我们的坛子是分开的，让我们在里面放粮食及其他食物。我们家在村外池塘边。周围再也没有任何人家，不允许我们种田。我们一懂事就让我们干打扫巷子的活。我在懂事以前就干活了。这是件很怪的事。

"我有个哥哥，他常同爸爸妈妈一起去干活。我很小。但是我的这位哥哥很怪。我只记得这么多，他每个时候总在某件事情上同爸爸吵架。也许他偷懒。我爸爸每天从家里把他拖出去，用笤帚打着带他去干活。不过，他很聪明。一百以内的数字他记得很熟，而我的爸爸妈妈谁也不会，种田不是我们的事，但是他记得各种庄稼的播种和收割的方法以及它们的季节，仅仅种下去七天的庄稼，他从远处看看，就能告诉你这是什么庄稼，还有许多这样的事。在这些事情上，他在村里的男孩子们中是聪明的。有一天发生了这么一桩事，我爸爸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他哭着骂着睡着了。不知夜间的什么时候，他起来抱住我的腰，来到外面。我很困。当我睁开眼睛时，我发现自己在他的背上。他在池塘边默默地走着。夜很寂静，池塘的水中映着星星的影子。他在一个地方停下来把我放下。

"'现在我洗澡。'他说，并脱下衣服跳到水里。潜了一会儿水之后，他上来了，赤条条地站在我面前说：'现在我清洁吗？告诉我。'我当时完全不懂事，我说了我所懂得的，我说：'不。'他用愠怒的目光瞪着我又一次默默地下水去了，使劲用泥搓着洗。他又上来重复他的问题：'现在我清洁了吗？告诉我。'我知道，他

不清洁。在我又一次说'不'的时候，他狠狠地打了我一记耳光。然后打了第二下，第三下，第四下，直到我耳朵嗡嗡地响，我感觉到，好象现在我要聋一辈子了。但是，当时由于害怕，我嗓子里连一声都没有叫喊。他默默地穿上衣服，抓住我的手朝家走去。到了家的附近，他象大人一样手叉在胸口，站到我面前。'现在我要到恒河去洗澡，要读书。但是，我总有一天会回来。'说了这些话以后，他在黑暗中消失了。我很小，但是那天夜里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存在在我的脑海里。那一夜很冷，很寂静。

"现在，我代替他干活了。几个年头就这样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特殊的事情。只有我妈妈有一年得了霍乱死去了。现在，我和我爸爸两个人过活，我已变得精明了。一天，庄上的地主把我叫到他的客房，并把剩下的所有人都赶到外面去。我想，也许我玷污了某头牛，现在他要要我的命。但是，他让我坐到他跟前，并说：'哎，女疯子，同女人睡觉也会玷污吗？'我当时十二岁。晚上高高兴兴地从那里回来。

"现在我同他住在一起了。我知道，这是一件容易理解的、很规律的事。而且那个人不是坏人，是个身体胖乎乎的、健康的老头，脾气很好。最大的事是，没有付出劳动，我就得到了好的吃的和穿的，我休息不干活。只是有时当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担心，我要死了。但是，这件事没有持续多久。他把我转让给了另一个男人。这个人也是个地主，年纪稍轻一点儿，但是他流很多脏汗。兄弟，他多么臭啊。由于同他在一起，我的身体也弄腌臜了，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洗澡。那以后，我同一个年老无用、不能干任何事的男人呆在一起。我第三天就揪他的胡子。对此，他抓住我狠狠地打了一顿。就这样度过了许多日子。

"在这期间，我爸爸老死了。几天以后，穆顿从什么地方回

来了。他是我的哥哥。看到他我很高兴。一是我太孤独了，二是我对村里的人已完全厌恶了，再者他是我的哥哥。当他让我同他一起走的时候，我高高兴兴地准备陪他去。一天晚上，我们悄悄地离开了村庄。那时，当我们俩说着话越走越远，后面村庄的墙在黑暗里越来越模糊的时候，我的心里一次也没想过，以后我再也不回到这里来。多么奇怪的事。我出生在那个村子里，那里有我的家。

"路上穆顿告诉我，他在学校里学习了六年，除此之外，他还读了几本书，这些书学校里没教过，现在他忙于一个无比重要的工作，同他一起工作的人们知道他是贱民，但是谁都不反对。我听了这话很高兴。我们往南旅行了两天，后来到了一个小村子。在那里我看到了他的同事。他们是些奇特的人们。年轻而危险。好多天以后，我知道这是恐怖分子的一个集团。他们大多做用炸药炸火车和割邮电局的电线的工作。知道这个以后，我很遗憾，因为对我来说，穆顿象个神一样，但是现在还能怎么办呢？这个地方不管怎样比村子有意思。

"现在我们的生活象游牧人的生活一样。几天这里，几天那里。我们总是在村庄转来转去，黑夜旅行。那些人白天擦武器，为夜间谋划，或者睡觉。他们用很危险的方法说话，有时在辩论当中准备拼个你死我活。他们经常整夜在外面，凌晨饿着肚子狼狈地回来。警察时刻都在追踪我们，有时，我们不得不慌慌忙忙地从某地逃跑。他们不让我知道任何事情，只向我下命令。我心里开始嫉妒他们。我想，哪一天我也同他们一起去做他们所做的一切让他们看看，我知道，我能够做那一切，但是我从未得到机会。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夜间活动以后，他们回来时，少了一两个人。他们什么也不告诉我，但是我已知道，他被抓起来

了，或者被打死了。这个营生就是这样的，你知道，生、死、危险，在那些时候这些东西已成了家常便饭。我一直没能知道，这个集团在为哪些人工作，但是始终是这样的，几天以后又来了某个人代替减少了的那个人的位置，而且谁也感觉不到。我感到穆顿有很大的危险。

"就在那个时期，有一个人来同我们住在一起。他是个很奇怪的人。他很少同他们一起到外面去工作，仅仅坐着辩论。我同他建立了友谊。他在他们所有人中是吸引人的、温和的。他是我离开村庄后在一起睡觉的第一个人，他也是我从心里爱上的第一个人。尽管几天以后他离开我们跑掉了，但是我现在还记得。我们绝不会忘记我们从心里爱上的第一个人，在后来的所有人中都看得到他的形象——你走路的姿势完全象他。

"在他走了几个月以后，有一天，我单独地坐在黑暗里，所有人都到外面去了。这时，我头脑中突然闪出了一个很可怕的想法：现在我永远没有生孩子的能力了。那天夜里，我十分伤心地痛哭了一场，第一次骂村里那些同我睡过觉的人。当时我十五岁。想起来觉得好笑。

"后来，发生了我所担心的事。有一天，穆顿没有回来。他一直没有回来。我哭了一会儿就好了。能怎么办呢。对于这个事故，我早就作了准备。几个月就这样过去了。我更加牢固地把自己同集团联系在一起。后来，来了一个名叫塔库尔的人同我们住在一起。有一天，他对我说：'如果你成为印度教徒，那末我将同你结婚。''有什么不同！'我说。后来，他们自己用什么方法，现在我已记不得了，把我变成了印度教徒。塔库尔同我结了婚。我不喜欢他，但我对这件事出奇地高兴，因为一生中我第一次正式结了婚。一段时间以后，他也被打死了。

“现在集团开始破裂了。他们在玩命。谁也不关心我。一些人被打死，一些人被抓起来，直至有一天仅剩下我一个人。希拉·塔库尔是我当时的名字。

“那以后——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你也知道。我来到了你看到我的那个地方。但是我比你早几年到达那里，并且开始在纺织厂工作。在那里我结识了拉尔，他是厂里的‘记时员’。他是个仁慈、善良的人。我没有在工厂工作的习惯，所以我经常迟到，但是他从来不扣我的时间，同我友爱相处。因为我单独一人，所以他有时还到我家来问候我。我们慢慢地住到一起了。他是个好心人。有一天，他出于仁慈说道：‘你成为穆斯林吧，同我结婚。象这样不好。’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想同你住在一起。’他把我变成了穆斯林，把我的名字改为巴诺，我们结婚了。那以后，发生了两个特殊的事件。一个是，我确实爱上了他，在他不在的情况下，我开始想他，等他。另一个是，生了卡马尔。在他出生几个月以前，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高兴得了不得，我宽恕了拉尔的和全世界的前前后后的所有过错。他出生两年后，拉尔同另一个女人住到一起去了。现在，他有时还到我这里来。每当他来时，我都高兴地同他住在一起，因为我见到他得到很大的安慰，我很爱他，况且到现在为止他的心还是那样实在、纯洁，但问题不是仁慈和善良，问题是男人能不能够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我认为，不能。我原谅了他。慢慢地他完全抛弃了我。现在我又开始工作了。每天我都在厂门口见到他，他笑着向我问好，我也笑着回答，我单个儿住着，自食其力，我干吗生气。

“当你来的时候，我单独住着。有一天，从后面看着你走路吃了一惊。你的姿势——在成千上万人中我也认得出来。不过，

别提了，这是没有用的事。那以后，工会、罢工以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也知道。我多次被赶出去，但是，不管怎样，我仍住在那个城里，工作着。后来，发生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纠纷。我对这整个事丝毫不感兴趣，但是因为我有孩子，而且他是穆斯林，所以不得不带着他到这里来。路上，他失散了。我的生活经历很简单，这里面没有任何特殊的事。你还虚弱，这么凉别坐在外面，走吧，到里面……"

阿里站在草屋中间仔仔细细地看了她一眼。那个女人比他大十岁，她的面孔慈祥、无畏，眼睛明亮，她的身体现在还没有衰老。她是个很漂亮的女人。

"你到那里去。"阿里指着小床说。巴诺犹豫不决，但是在他的严厉的目光面前默默地坐到小床上去了。阿里手叉在胸口用漠然的目光看着油灯的火苗，然后从角落里拿起一根绳子从草屋的这边拉到那边。拴好后，把一块厚布搭在绳上，厚布把房子分成两部分。

"你这是干什么呢？"传来巴诺的声音。

阿里默默地在地上给自己铺床单。然后，他说："从明天起，我要同努尔·丁住在一起。"

那天夜里，他听到帷幕那边的女人慢慢地哭了好一会儿。

四 十 九

这是拉合尔郊区的一个古老的两层洋房，它的一部分已成了大火的牺牲品。电从那个时期断掉了。在洋房的宽大的房间和

长长的走廊里黄昏时分亮着油灯的昏暗的、凄凉的灯光。里面墙上所有照片都被取了下来。照片尚未取下来时，四面墙上都挂着照片。照片里，面孔古老而尊贵的雷伊·巴哈杜尔①单独地坐在家庭成员中明显的地方，而同英国专员和副专员一起站在不明显的地方(有趣的事是,他们在照片中不明显的那些照片却被挂在墙上明显的地方,看了这个有趣的布置,可以估计到这个阶级的整个社会生活)。然后是印度教徒的无数的彩色神像，那些神像被精心地镶在框子里。这些都是舒适安逸、无灾无难的人的照片,就象老家庭的照片一样。这些是老房主的照片,他们建立了家,但是却来了新房主,他们不喜欢老房主丢下照片的方式,他们在取下所有照片时很滑稽地想,兄弟,造了房子,你却不能成为永久的房主。现在请你走开吧。

剩下来的家具被有次序地放在几个房间里留着使用，这些仍是好的和珍贵的家具，从家具的构造可以窥见古时候贵族的讲究。在客厅角落的三脚台上放着电话。电话长时间以来一直沉默,但是在某种希望中,它每天都被擦得干干净净。在房间的装饰方面,除了电话没有其他被重视的东西。

在这整个动乱中，损害最小的是洋房的花园。这是高高的桑树和加檬树②的宽广的花园，它使人想起过去半个世纪的浇灌。除了大树，还有上百株大大小小的果树苗和花苗。它们被十分巧妙地、有次序地栽在四周，并给予洋房以舒适、凉爽和多荫的环境。对面是两个广阔的草坪,草坪上的草是上等的,被割得十分整齐。里面方向草坪边上是玫瑰的花苗。外面的方向是

---

① 英国政府授予印度教徒的称号。
② 一种乔木。

香橼的高高的树篱，树篱里到处都有鸟巢，树篱后面是马路。从马路上经过的人和坐在草坪上的人每时每刻都能闻到香橼叶子的有点儿酸的香味。经过新家庭的每个人几个月的照料和劳动之后，花园变得整洁了，就这一个景色在这个新的地方给予这些人以最大的安慰。

在过去的时代，有一个园丁的队伍，它在花工头的监督下管理花园。主人们仅仅坐在树荫下看书，或者睡觉，或者在草地上举行聚会，或者仅仅散步。现在，这里只找到一个无用的老花匠。他们没有比这更大的力量。他们在生活中第一次感觉到这一点，因此，在修整花园方面，他们中的每个人都默默地、自愿地作出自己的努力。当草发绿，玫瑰开花，花园中的小路笔直而干净，树荫变深的时候，他们感到一种奇特的高兴。"有多少不同情况的喜悦啊！"娜吉米想。

他们就那样普遍自愿地和默默地接受了生活中的每种东西。娜吉米开始在一个女修道院教美术。这并非是物质上的需要，主要是为了使自己忙碌。不过，这件事她的爸爸罗山阿加并不知道。巴尔维兹是省政府里的高级官员，他坐着他用从政府预支出来的钱买的一辆旧奥普尔牌汽车到秘书处去上班。（他们所带的积蓄的钱，在过境的时候，两国政府中的某一个政府的一些官员让留在那里。他们后来没坐上飞机，坐火车旅行了。）他好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努力使拉基曼齐尔能用上电。

拉基曼齐尔是洋房的名字。这是争执的焦点。

秋天尚未到来，但是天与地的颜色已开始变暗淡了。过了些日子，出现了秋末所出现的那种凄凉、停滞的景象。夜间露出月亮。为了欣赏卡迪克月的月色，由于冷，你不能在外面停留太久，在园中的小路上散步时，你处处都会碰到园丁全天堆聚起来

的干树叶堆。色彩鲜艳的和心里不安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非常悲伤、非常高兴的季节。几天后即将冷起来，那时所有这些感情也将结束，仅仅剩下冷与热的感觉。

交替的季节里有多么大的魅力啊。犹如年轻妇女在恋爱一样。

巴尔维兹好一会儿以来在对面的走廊里踱来踱去。从办公室回来后，他喝了茶，到罗山阿加房间去了片刻。现在天越来越黑，风中已略有凉意。他走着走着在门口停住，从里面取出外套又回到走廊。里面罗山阿加躺在停尸床上。今天是第七天。

转了一个长圈以后，他朝楼的后面走去。这个走廊里没有点灯。"也几天没有打扫了。"他从砂砾上经过时想。这个方向杂草和自发的灌木横生。人们认为花园的这一部分不必要照管。黄昏的黑暗降落到这个杂乱的小树林上，而且延伸到走廊。有时，夜间，豺狗从四面聚拢来发出嗷叫。从走廊下到这个树林里去的长着黑苔的破楼梯是娜吉米喜爱坐的地方。

她看到巴尔维兹吃了一惊。"哥哥——有什么事吗？"她问。"别说傻话。"巴尔维兹用神经质的语调说，并往前走去。前面洋房被烧的部分开始了。他从那里经过又来到了前边那一部分。

隔了一会儿，他微微打开楼上罗山阿加的房门看了看。阿兹拉背朝他站着在整理披巾。罗山阿加用微弱的声音问什么。"来过。你睡着了，爸爸。"阿兹拉说，并弯腰整理床单，然后出来了。"罗山阿加问到你。我到自己房间去一会儿。"她对巴尔维兹说，坦然地走了，消失在走廊里。

巴尔维兹忐忑不安地往里迈步，又停下来，然后出来轻轻地关上门。他来到下面，从娜吉米的房间拿来她的外套，坐到她旁边的楼梯上。

“穿上外套。冷。”

月光照着一部分走廊。他们面前高高的草在黑暗中沙沙作响。巴尔维兹把外套的领子竖起来。

“罗山阿加已知道你到女修道院去。阿兹拉告诉他的。”

娜吉米害怕地看了看哥哥。

“娜吉米——”

“嗯。”

“罗山阿加在痛苦中。”

“哥哥——”

“刚才他又问到我。我明白他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到今天已经有七天了，他一直在痛苦地挣扎，但是他十分清醒，他在等待。今天发布了最后一个法令。房屋的名字丝毫不能改变。我怎么告诉他呢。到底有什么好处。奇怪的固执。”

“这仅仅是他的愿望。”

“奇怪的发疯的愿望。”巴尔维兹发怒地说。迄今为止，对于自己的爸爸，他还没有用这样的口气说过话。

娜吉米又一次在黑暗中看了看他。

“娜吉米——”

“哥哥——”（她感觉到，他们俩在无比惊骇、无比做作地谈话。）

“最后这里面——有好处。我们为什么不对他说。”

“什么？”

“就说名字已经改变了。”他突然不做声了。两个人硬了硬心忍受了这个沉默的短暂的间隙。

“以后？但是以后？”

“不存在以后的问题。哪有这么多时间。他就在等待这个

消息。在等待满足某个强烈的愿望中，人会把死亡推迟一段时间。这样的例子有的是(娜吉米哆哆嗦嗦地看了看他，但是他继续说)，而且——这样下去到什么时候为止。你知道……”

“但是阿兹拉姐姐……”

“她现在不在那里。你如果愿意，就去……”

“不，不，哥哥，你。”娜吉米用软弱的声音说道。巴尔维兹十分无趣地看了看她，并站了起来。

在上面一层，他打开门进去。罗山阿加睁着眼睛直挺挺地躺着。他的脸象被单一样白。他看了看巴尔维兹，剩余的生命收缩到他的眼睛里。

巴尔维兹坐到床沿上把他僵死的手抓在自己手里：“爸爸，申请书批下来了。这现在——是罗山宫了。”

罗山阿加的无神的脸上泛出了一点儿红润。他说了什么，但只是嘴唇动了动，然后闭上了眼睛。巴尔维兹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迅速地松开手站起来。他用深切的目光看了一眼正在死去的爸爸，他爸爸的最后的斗争已经结束。

坐在黑暗中的娜吉米听到巴尔维兹匆匆忙忙下楼梯朝自己房间走去的声音，头埋在膝盖里痛哭起来。

当阿兹拉回来时，罗山阿加已经断气了。每时每刻都挨着罗山阿加的床沿坐着的侯赛因告诉她所有的事。她象疯子一样摇动着尸体，徒劳地叫了几声，象旋风一样出去寻找巴尔维兹。

她哪儿也没有找到巴尔维兹。仅仅找到了坐在房后楼梯上头埋在膝盖里的娜吉米。在回去之前，阿兹拉仅仅说：“你——头脑这么高级，可这么卑劣。”

现在他们大家都聚集在客厅里，除了阿兹拉，她坐在尸体旁边诵《古兰经》，侯赛因为主人的死亡高声哭着。

娜吉米带着学校里的孩子们到城里的一个大俱乐部去了。他们要在那里为无家可归的移民们演出一个话剧，作为对移民们的帮助。学校的舞台对这个仪式太小。主要节目演出之后还要举行慈善舞会。当她从那里回来时，首先伊姆兰，然后其他人就仪式方面向她提出了几个普通的问题，她怪声怪气地作了回答。看到这个样子，他们都沉默了，开始等待应邀到这个俱乐部里去的巴尔维兹夫妇。

第二天清晨，娜吉米换了衣服，径直来到早餐桌跟前，没有说话就吃起饭来。她脸色很黄。大家都异常地沉默。后来，他们慢慢开始说话。伊姆兰告诉阿兹拉关于新邻居的情况。对面坐着他们的妈妈。旁边是娜吉米，她困难地支撑着自己。巴尔维兹裹着晨衣才来，刚坐下，叫阿兹拉沏茶。娜吉米拿起一片烤面包放到嘴里，这时她喉咙里发出了声音。一口饭喷到了盘子里。

“妈妈——他侮辱了我。”她几乎哭着说。

“谁——谁？怎么回事？”大家都站了起来。

她把椅子推到后面没有道歉就往自己的房间跑去。

三天来，人们一直把饭送到她的房间去。她妈妈只去看过她一次。除了她妈妈之外，家里的每个人都多次去问候她。她想向所有人保证，没有任何灾难，仅仅心情有点儿烦躁，很快就会自动好的。最后，她烦得慌，禁止大家来。不管怎样，全家都忧虑不安，因为她房间的灯也很晚才亮。

发生了什么事？她躺着想。就是这么长时期以后见到了他。他很有礼貌地以平常的方式站着同她说话。他手里拿着玻璃杯，还是那样迷人，那样神秘。然后，他很恭敬地告辞走了。

但是他所说的话！他那卑贱的态度！

她起来站到窗口。房间里几乎漆黑一团。越来越冷。她从床上拿起披巾放在肩上，手支撑着下巴颏看着外面花园的黑暗处。

“喂，娜吉米女士。”他突然从什么地方出来朝她走来。

“马苏德？哎，喂——你在城里，我们还不知道呢。”

“嗯。哎，过得怎么样？”

“很有趣。但是起码见到了你。”

“实际上——这里一个时期以来一直相当忙，”他笑了，“啧啧啧……”

“兄弟，得了。”

“哎，适应新地方的气候了吗？”

“嗯，兄弟，还过得去。”

“你们学校的节目很有意思。”她感到惊讶，但兴奋地说：“是吗？谢谢。你是消息灵通人士啊！”

他又笑了：“巴尔维兹先生告诉我的。”

她不做声了。

“同他在这里见了一两次面。供电机关使他颇伤脑筋。”

“现在我们在黑暗之中。”娜吉米高兴地说。

“噢——娜吉米女士，听说你们这里常举行仪式。巴尔维兹什么时候当罗山阿加？别忘了请我们。”

“唉，不会忘记，兄弟——”她的嗓子哽咽住了。他默默地站在那里喝玻璃杯里的黄色的饮料。然后，他恭恭敬敬地躬身告辞：

“以后将经常同你见面。刚才在这个集会里瞥见了一位老朋友，在他消失以前——尽管你也是一位老朋友。再见。”

“你你你，在诅咒。”娜吉米心里说。

在舞蹈开始时，她在自己的角落里很坦然地、很有理智地站着，好象她不是在等待某件事，某个事件似的。

面前马苏德在同一个年轻的女人跳舞，说笑。

“她跳得很好。”娜吉米无心地想。

他们跳着舞从她附近经过。同时，马苏德用深邃的、讽刺的目光盯了她一眼，就象他为了这一瞬间才作了这所有的准备似的。

“妙哉！”他低声说，并过去了。娜吉米害怕地四处看了看——“也许他那个草率的目光不是专门对我的，他所说的话仅仅是对自己舞伴说的，”她想。但是她没有等任何人就象箭一样来到了外面。

三天了。这简单的景象铭刻在她的头脑里。天啊。她关上了窗户。

现在一片漆黑，她坐在椅子上。“二十七岁。”她突然想。“再过几个月就将二十八岁。多么奇怪的事。这所有时间，所有光辉灿烂的时间都白白地过去了。我所有的教育、教养、教会我相信一切的生活的高级的价值、高级的头脑、高级的生活，尽管这一切，今天我却来到了离开这一切而考虑自己的地方。或许我已经老了。从今天起二十八年以后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担忧什么，谁担忧什么？秋天也已过去，我们能做什么。现在这里一片漆黑，许多生活从我附近匆匆而去。所有歌曲都陈旧了，所有东西都这么古老，这么陈旧，我也在其中。但是倘若我认为，我同时间分开，象一个完整的独立体一样地坐着，那末——这完全是错误的。生活从我里面过去。从我的头里，从我的胸中，从我的肚子里，从我的腿里过去。我身上存在着时间的迹象。古迹。

我的脸上，胸上，肚子上，腿上。我看到了。现在我将干什么？干什么？”

她把所有衣服都一件一件地脱下来丢在地板上，在黑暗中扶着椅子站着。外面黑暗的走廊里有人经过。里面她仅仅听到脚步声，而感觉不到任何人的存在。那里只有她存在，伴随着的是自己的整个感觉，整个知觉，整个年龄。她在黑暗中伸出手，眨巴着眼睛，直到看得出自己。她的腿、腰、胸、胳膊，一个模糊的、不适宜的、无形状的、无颜色的、无气味的、无用的轮廓。“这椅子也很漂亮。”她不适宜地想。现在，她用手慢慢地摸着整个身体。她首先在腿上和肚子上摸了几次，但是至今为止她还从来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抚摸自己的身体。她憎恶起来。她害怕地垂下两只胳膊。现在她慢慢地在地板上走起来。房间很熟悉，她对所有的路，所有的东西都很熟悉。她没有绊倒，在整个房间里转来转去，一边走一边看着自己。松软的、丰腴的、不规则地动着的臀部，象干瘪的、黑乎乎的、皮上布满皱纹的几千年的古树一样出现在黑暗中的腿，象羊肺一样的生血颜色的、柔软的、丰满的胸脯，象椰子的外果皮的纤维一样的、高低不平的肚子，还有那不规则地、不害羞地动着的臀部……停下，停下来——有人不出声地嚷道。她突然打了个寒颤。在神志清醒的一瞬间，她感到了整个事情，即整个存在，整个时间都是这样的丑陋，这样的奇形怪状。她在房间中央叉开双腿不费劲地控制住自己站着。隔了好一会儿，她头脑中慢慢地涌现出一个想法。“这是我们的所有的遗产。关于这一方面，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自豪。”

走廊里脚步声越来越近。有人打开了门：“闺女——闺女，吃饭……”

“去。出去。”她象疯子一样叫嚷道。女佣人惊慌地转身跑了。

隔了一会儿，平静下来以后，她穿上了衣服，点亮了灯，慢慢地坐到梳妆台的凳子上。她打了个寒颤。她看到，她的头发好长时间一直在掉，现在已很稀疏，眼睛下面已鼓出了小包，颧骨突出来了，皮肤变成了灰色。她毫无遗憾，也毫无巨大损失的感觉坐在那里看着镜子里。“你的态度没有什么错，”她在心里说，“你无可指责。不管怎样，真主诅咒你——马苏德！”

当她从那里起来时，她惊人地平静。她径直地走到巴尔维兹的房间。他让她坐在身边，问候她，用手抚摩她的头发。

“哥哥。你没到俱乐部去？”

“明天去。”

“哥哥——”

“说吧，闺女——”

“我也跟你去。”

“好吧，闺女——”

她坐在俱乐部的大厅里同一个英国女人说话。这个女人的丈夫是个很大的文官，他们打算在巴基斯坦定居。她向娜吉米建议，不应在这里浪费时间，而应到英国去学习和访问欧洲，因为世界上的全部美术都在欧洲。娜吉米一面用很平静的、均衡的声音同她说话，一面在等待。巴尔维兹站起来走到她跟前：“闺女，快九点了。还不走？”

“现在我还不想走，哥哥。”

“好吧，那我同萨利姆·拉赫曼一起走，你要快点来。麦克弗森夫人，我把妹妹留下来给你作伴。晚安。”

“晚安。”麦克弗森夫人说。巴尔维兹把汽车的钥匙交给娜吉米，再次嘱咐她小心驾驶后走了。

隔了一会儿，马苏德进来了。一位年轻军官陪着他。从她们旁边经过时，他躬身施礼，走到另一个角落里坐下。人们开始从大厅里站起来到隔壁房间去，那里在打台球，下棋，还有图书馆。娜吉米站起来用较高的声音向同伴道歉后来到了外面。走廊里有月光，有柱子的影子，风中有舒适的寒意。她站在那里用目光寻找自己的汽车。对面俱乐部的广阔的草坪上，洒满沉默的、催眠的月光。从里面传来轻微的笑声和说话声。她独自在走廊里转来转去。她感到如此奇怪。

然后，她奔向西边的走廊。他在里面越过大厅的地板朝西门走来。大厅里收音电唱两用机在放着某张唱片。

他发现娜吉米站在走廊的楼梯上突然停下来。她很平常地、漠然地站着，显得很漂亮。

“喂，娜吉米——”

“喂，”她简单地说。“拉季·克西？”

“拉季·克西，”他笑了。“在这些地方，回顾往事会觉得很奇怪。来，散散步吧。”

“我要回家。”

“人们抽这么多烟。到外面来呼吸点儿新鲜空气。里面……”

“人们有成堆的汽车。我可怜的奥普尔牌汽车——不知埋伏在什么地方，”她挺信任地说，“来，帮我找一找。”

他们没有找汽车而在草坪边上散步。马苏德停下来点烟，然后抬起头从上到下看了看她。她缓慢地、稳步地向前走着。她穿着绿色的闪着星星的纱丽。她的姿态，整个身体的动作如此优美，如此起伏，如此雅致。她的身体——可诅咒的！到了同她

并排时，他想，这个成熟的年轻女人非常美丽，非常迷人。

“娜吉米，有一次我说过，我只是为了你才来罗山宫的。记得吗？”

娜吉米半认真、半开玩笑地看了看他。

这是她的老的、吸引人的方式。她那黑黑的、神秘的、机灵的眼睛，昂起的、美丽的、高傲的脑袋，竖起的、古雅的鼻子。她的声音如此温柔，如此平静。古雅的、文明的头脑。她没有任何风骚，没有任何轻飘。马苏德想，天啊，她是多么漂亮而迷人的女人啊。

“嘿——你记得吗？”他说。

娜吉米的脚步变快了，长期停顿的怒气涌入了她的脑海。她完全忘记了她仅仅为了这个时候才做了这所有的准备。

“等等，娜吉米，听着，我有话跟你说，十分必要。哎，别太过分了……”

她走得更快了。马苏德又一次想阻止她：“等等，一秒钟。我很遗憾，但是听着，我可以到你家去吗？——你是很美丽的姑娘……”

“兄弟，噢——得了。”她生气地说，坐到车子里关上了车门。

他弯腰在车门上说：“不管你怎么说，我一定去。你得听我说话。我想同你结婚。我……”

她发动了发动机，十分恼火。从前所有的害臊、羞愧、失败和卑贱一下子变成愤怒的激流涌了出来，笼罩着她。

“晚安——晚安。”她迅速地说。

马苏德象固执的人一样拉开腿，双手叉在胸前站着看着远去的汽车的灯光。

第二年春天，他们结婚了。

这件事已过去几个月了。马苏德被任命到一个无人烟的军营。在那里，他们住在一个石头垒的房子里。海离那里很近，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到海边散步。表面上，他们过着相亲相爱、非常满意的生活。

但是有时晚上，当他们不得不呆在家里的时候，心中的不安就又冒了出来，他们相互分开，在各自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冥想，他们感到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这样被迫地想。

就象这样的一个晚上，当她的丈夫坐在冷冰冰的火炉旁边埋头看书的时候，娜吉米把毛线球和织了一半的毛衣慢慢地放到一边，站起来到走廊里坐下。傍晚很洁净，很舒适，空气中散发着绿叶的香味。

"海上现在可能出月亮了，"她想，"这儿走廊里很平静。平静？噢——你没看到前面这一棵树从来没有绿过吗？那末！里面有你的丈夫，他爱你，但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可曾知道他想什么？尽管这一切，你可曾入过他的梦？我们入过谁的梦？仅仅入过自己的梦。我们只是自己做自己的梦，很孤独。如果想一想，那就会看出这另一个人多么欺负你。根据一项协议的条款，你（你们两个？）想抹掉自己的羞耻，但是羞耻依然存在，处女时代的美好的记忆受到很大的摧残。犹如心碎一般。记忆力？可诅咒的。"她继续在想。

"生活中有多少个傍晚不顾我们的孤独和忧愁离开我们而去。生活是这么不现实，而又是这么痛苦的现实——因为我们已经陷进去了。除非我们拒绝寻求，除非我们忘记我们心中的大大小小的挫折。

"也许我们大多数时间是高兴的，但是我们的记忆力一点儿

也不让知道。我们也了解东西、事情，但却超过了冷静、深刻与和平的了解。我们有的仅仅是'是'或'不是'。'是'或'不是'。如此而已！

"沉默吧，忘记吧，这里面也有自由。（但是光说有什么用，兄弟，你忘记给我看一看。）

"昨天我嚷得那么厉害，对佣人发火，那么大笑，玩桥牌时那么争吵，说了几个小时的话，无缘无故地喝茶。对一些人表示愤怒，对另外一些人表示赞扬，从远处看到一些人而喜欢他们，因为不能到他们近处去而产生了懊恼，在一些人面前表示了自己的许多愿望。晚上，我单独坐着，自然而然地想到，我能够说出在这整个时间里我所做的事情的理由吗？我感到损失巨大，而这种感觉一会儿就消失了。

"我让人生的沉浮、荣辱、好坏从手指缝里过去。就象风从这光秃秃的树枝里过去似的。我的手指间有缝——我们将被忘记。就象他们大家被忘记一样，他们中有些人还留下破破烂烂的碑铭，余下的人连这个也没有。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倘若我头脑里也有缝的话，那我就让记忆力到外面去。出去，出去，立刻，马上……

"他们大家在世界上所发生的革命和所进行的战争中完满地结束了一生。一些佣人起来打倒了主人，一些主人起来继续——占领佣人。历史就是这样形成的。人不重要，事件重要。

"难道他们不是漂亮的、聪明的和勇敢的人吗？难道他们没有象我们一样订过伟大的计划吗？难道他们中一些人没有忍受过无穷的痛苦吗？难道他们仅仅为了列出自己死亡的理由来编写历史才作了这所有的准备吗？有什么不同。死亡现在依然存在，它是最重要的。比历史还重要。

“面前的树默默地站立，在等待着自己的樵夫。我们没有在等待自己的樵夫，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记忆力，它使我们忙碌。当我们死亡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感到无比惊异和苦恼。

“夜，我感觉到了你的存在，你存在的秘密。就象在这里住过的所有人都感觉到过一样。你认为我将记住你？完全错了。我将竭力忘记你。

“不过，我会记住你，象记住所有东西一样。这是你和所有东西的共同的阴谋。卑鄙。”

后面窗户里出现了她丈夫的脑袋。“到里面来吧，娜吉米。夜已降临了。”她默默地坐着不动。

“你变得这么受重用，难道你认为，你会成为上校或者将军死去？对。也许。但是这也对，即不管怎样你将死去。那末得到了什么结果呢？谁有好处，是你还是死亡？在战场上，或者在部队医院里，或者在任何医院里，在最后的决定中，你将受到损失，我亲爱的你，你一生如此辛劳，却得到了它的果实——那时你将象个大丑角。你看到过我爸爸死的时候吗？看到过侯赛因象狗一样地哭吗？

“有多少痛苦被我们所忽视，因为它们是别人的。但是别人的生活包括在我们的生活中，他们的痛苦在我们的痛苦中。纳伊姆的情况怎么样？纳伊姆的情况怎么样？”她高声重复。

“也许他在骚乱中被打死了。毫无准确的信息。”马苏德在附近回答道。他不知是什么时候坐到她旁边的。娜吉米厌烦地看了看他。

“你知道什么。你自己不能自拔，在蒙受痛苦，忙于树立这个伟大的名誉。我们俩订了一个协议，我们有共同的朋友。我们每天这么温柔地、这么有礼貌地、这么狡猾地、这么阿谀地同

他们相见。我们大家订了个大协议。我们知道什么。仅仅知道这名誉？”

后来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马苏德抓住她的手站了起来：“走——”

“到哪儿？”

他没有回答，拉着她朝吉普车走来，他们朝海边去了。

月亮升上来了，海边的沙子上洒满月光。空气中响着轻轻的波涛声。他叉开双腿站在沙子上：“我在西班牙看到一个舞蹈——娜吉米。”

她吃了一惊。

“听我说。我在西班牙看到一个奇怪的舞蹈。我心里想跳一跳。”

“跳吧。”

他开始跳起来。这确实是奇怪的舞蹈。他的影子在沙子上迅速地、乱七八糟地旋转。隔了一会儿，他停下来抓住娜吉米的手。

“你也跳吧。”

“不，马苏德，我——你知道，我不会跳。”

他扫兴地从头到脚看了妻子一眼。他对一般人初次要当爸爸所具有的高兴完全陌生。他又开始跳起来。

她害怕地退到一边。这是野人的舞蹈。它一点儿也不协调，没有任何规律，任何程式，任何节奏。只是腿、胳膊、屁股、肩膀、头等互无联系地、完全无规律地、无次序地做着可怕的、使人发疯的动作向四周飞舞、落下、旋转。这是魔鬼的舞蹈，或者是女鬼的舞蹈，而马苏德少校那时正在十分专心地、卖劲地跳着。不一会儿，他的额头上汗珠闪闪发光。他终于跳累了停了下来。

“奇怪的疯狂。”娜吉米轻轻地说道。

当他呼吸均匀时，他躺到了沙子上，说道：“娜吉米，到我跟前来。你看到，它里面没有确定任何方向，而且从一开始就没有方向的感觉。但是从它里面的不矫揉造作，放肆不羁却得到很大的平静。走吧。”

当他们熄灭卧室的灯一起躺下时，从窗户里进来了月光，床单显得特别白。马苏德用单调的声音开始说道：

“我年复一年地努力聚集自己的人格，因为我已脱离了自己的种姓。一方面是我的愿望，另一方面是我的生活，在它们中间——你理解不了，因为你是第三代人。但是在你的前辈中可能有人蒙受过这一切。记住吧。”

他的话娜吉米可能没有听进去，因为当时她说道：“为了获得喜悦，我们蒙受这么大耻辱，尔后为了消除耻辱忍受这么大痛苦，此后死亡来临。我同你睡在一起，但我做着自己的梦，因为我忘不掉。为了活着不得不落得这么卑鄙。

“马苏德，睡着了吗？听着，不管怎样，我已明白了一件事情。灵魂中有很大的力量。”说了这些话以后，娜吉米把头放到他的肩膀上。不一会儿，她就睡熟了。

马苏德十分怜爱地看了看她。你睡得很平静，他想。但是你也属于这一代人。这代人已脱离了自己的种姓。你在灵魂中寻找避难所，但是我从人类的大的基本的感情中吸取了生活的教训。爱、恨、怕、贪心——我不相信灵魂。

好一会儿，他担心惊醒娜吉米而一动不动地躺着，后来，他也进入了梦乡。

五 十

“我已战胜了心中的不安。我的秘密谁知道。”阿兹拉从针线活上抬起目光想，十分满足地笑了笑。她在给伊姆兰做套衫。

阳光已洒满草坪。草坪边上的玫瑰花在凋谢。几天前，娜吉米结了婚，而且她已离开了那里。现在空气中响起鹞鹰的叫声。春天也已结束了。我的秘密谁知道，她又一次想。

但是，这个想法是自然而然地来到她脑海中的屈指可数的几个想法中的一个。她一般害怕想，因为这对于她来说是很困难的事。她的头脑象往常一样在懒洋洋的状况下工作着。但是尽管头脑休假，她却从来没有缺少过生存的感觉。她知道一切，感觉到一切。她把活下去的古老实践完全吸收到自己体内，由此她产生了那种她与世界上千百万小人物每天赖以活着的力量。她很平静地、很熟悉地、很周到地做着白天夜晚的所有的工作。在她的生活中不存在抱怨和后悔，这对于她来说也是很困难的事。

巴尔维兹是家中操持所有家务，慷慨地担负起妈妈和妹妹的生活的唯一的人。他勤勤恳恳地工作。在政府官员中，他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忠心耿耿的官员。除此之外，在他的任务中还包括每天分别到妈妈和妹妹跟前坐一会儿，问候她们，每隔一天、每隔两天同妻子争吵一次，努力说服她，使她相信这另外两个女人在世界上已没有其他任何依靠，现在终生温和地对待她们，承担她们的生活已成了他们夫妇俩的道义上的义务。他的

妻子在一向所抱的比阿兹拉优越的态度中现在又增添了对她的蔑视，由于先是移居和丧失遗产，后是她丈夫失踪和罗山阿加去世，她现在在这个家中的地位已等于零，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不在她的权利之中。对于阿兹拉来说，巴尔维兹的妻子的这种态度已成了习惯。阿兹拉不理会她，整天使自己忙于大大小小的事情。清早，在自己的监督下打扫所有房间，自从娜吉米走后，照管花园已包括到了她的任务中。这以后，她坐在草坪里自己的特定的地方专心致志地为伊姆兰做套衫，或者为巴尔维兹织袜子，有时根据嫂嫂说的话到厨房去帮助厨师。也有几次，举行官方仪式的时候，巴尔维兹由于妻子生病经妻子许可让妹妹陪他去，她风雅地、尊严地根据哥哥的家庭与政府的地位完成自己的任务。在家庭中，当然她的地位低下。论等级，她的下面只有佣人。尽管如此，在最后时刻，她作好了某些准备出场了，离开嫂嫂，以自己旧有的优美在客人中转来转去，问候他们。

白天她起码去看望两次现已躺在停尸床上的妈妈。她很平静地、耐心地同妈妈说话，关心她的需要。阿兹拉从来没有想到过她的死亡，就象在此以前和在此以后她从来没有感到某个人的死亡的危险似的。在生活中，她从来没有担忧过前途。她活在一个很现实的、很一般化的、很吸引人的生活的平面上。她的人格是集中的、稳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自己的社会和背景特殊，她却是世界上无数小人物诸如她的花工，或者佣人，或者厨师的代表。那些人，尽管生活和他们处处不合作，而且一无所知，但在经营世界的伟大生意中却很有能量地、全心全意地忙碌着。

有时想起纳伊姆，她的心里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疼痛，但是象别的事情一样，现在这也成了习惯。诚然那时几个想法一个

一个地出现在她的脑海，她一心一意地把自己交给它们片刻。在头脑安闲的时候，她从自己自然的平面上略略升高了一点儿，最后她经常这样想，就象今天早晨想的一样："我已战胜了心中的不安。我的秘密……"抬起头看到阳光已洒满草坪，草坪边上的玫瑰花正在凋谢，因为此时是暮春。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期，有一天，阿里同和他住在一起的努尔·丁用这样的话谈论巴诺：

"巴诺是个好女人。"

"对。我也这么看。"努尔·丁说。

阿里有点儿害羞地表示了要同巴诺结婚的愿望。努尔·丁起初踌躇，后来笑着说："好，好，我连想也没想到过。"——他抿着嘴笑了片刻。隔了一会儿，他严肃地说："但是这完全正确，阿里。她是个干活的女人。很勤劳，很忠诚。况且没有女人，男人连个着落也没有。"说完后，他又笑了，引逗阿里，阿里假装生气，尽管两个人都是中年人。

谈了几句话以后，他们决定，努尔·丁就这一方面问一问巴诺。那一天，下班回来后，努尔·丁说："走吧。"

"哪儿？谈过了吗？"

"嗯。"

太阳正在落山。他们俩洗完手脸进入巴诺的草屋。草屋的地面抹得很干净，所有东西都被小心谨慎地放置在自己的地方。从房顶上的弯曲的椽子中间挂出来的草已被塞进去了。巴诺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衣服。她的脸上微微泛起红润。今天，她搓着洗了半天大而粗糙的、由于干活到处破裂了的双手，但是她去不掉双手的难看的颜色，因此现在她把它们藏在披巾里。当两

个男人进来时，她很有礼貌地坐到他们面前的地上。

三个人默默地坐了好一会儿。当有时某两个人的目光偶然碰到一起时，他们就羞愧地看着这里那里。三个人在各自的地方都认为自己太愚笨。谁也不会开始说话，直到草屋里降临了黑暗，巴诺起来去点灯。

那时，由于她起来走了，黑暗加浓了，阿里增添了勇气，他咳嗽了一声，一下子说道：

"我同努尔·丁说过。他可能已跟你讲了。显然，我——"他顿了顿，"我将亲亲热热地对待你。我想搞个家。你也……对，你也……"他的脸红了。

她看着地上默默地走来坐下。

"对。"阿里说，然后不做声了。努尔·丁开始慢慢地说起来。他用简单的言词告诉她，阿里是个勤劳、忠厚的人，以及没有男人，女人连个着落也没有等等。

"卡马尔——我的孩子？"突然她问道。

"噢——"阿里不耐烦地说，"到现在为止你对他还没死心。已过了这么久了……"

"但是，他一定会回来。他……"巴诺一下子呆住了。

"对，对。"阿里害怕地说，"他也将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也养活他。首先——你也知道，我还不认识他，另外，他是另一个男人的……"（巴诺倔强地看了看他）"但是，对。我会慢慢地同他合得来，就象由于住在一起我们同所有人都合得来一样。他将成为我们家的人，就象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将好好地对待他。你放心吧。我也将帮助他。但是，我们将不住在这里。"

"到哪儿去？"

"我们到乡村去。"

这时，努尔·丁发现他们谈得很热火，轻手轻脚地走了。谁也没有看到他走。

"乡村的人们纯朴、忠厚，他们将帮助我们。这是我哥哥说的，而且这是真的。我们也是农村人。我们将开始在那里种地，慢慢地建立家。在农村建立家没有任何困难，你放心吧。开阔地方的水土也有好处。我的哥哥……"他悲叹一声沉默了。

"你告诉我一些关于你哥哥的事吧。"

"现在没有时间。以后再说吧。"

两人沉默地听着屋内油灯的灯芯燃烧起来的声音。"油快没了。"阿里想。他们看了片刻灯芯燃烧起来的热闹。然后，巴诺起来加油。

"你不是很健谈吗？"阿里突然问道。

"我——得了——"巴诺低下目光简单地说，"你也知道。"

隔了一会儿，油灯的灯芯又燃烧起来，他们黝黑的、宽大的、勤劳的、忠厚的面孔一起朝着油灯。巴诺又起来加油，并用温柔的语调告诉他关于卡马尔的事。

一九五六年五月——一九六一年六月

写于达乌德克尔

译 后 记

《悲哀世代》是巴基斯坦著名作家阿卜杜拉·侯赛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阿卜杜拉·侯赛因一九三四年生于拉瓦尔品第。毕业于古吉拉特兹明达尔学院。在加拿大获得化工工程学位后移居英国，在国家煤气董事会工作了十五年。一九七五年回到巴基斯坦。后来到了利比亚一家水泥厂任工程师，随后又到了英国。从那时起，就一直在伦敦经商。

阿卜杜拉·侯赛因在乌尔都语现代小说界出类拔萃，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乌尔都语小说的先驱者克列山·钱达称他是位"伟大的天才，非常敏感的艺术家"。他是一位勤于观察、善于思索的进步作家。他曾说过："我也许使你迷惑不解，我基本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想弄清楚所有概念，我怀疑一切。"

《悲哀世代》写于一九五六年五月至一九六一年六月。作者在谈到本书的创作过程时说："一九五六年我父亲去世，随之我生病住院。病愈后，我从五月份开始从事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作者说："小说的情节，主要情节，从开头到结尾尽管很长，却是一下子涌入我的脑海的。起初，我没有想到会成为这么厚厚的一部书。也不知道如何把历史引入书中。后来，我阅读了

这一方面的书籍，拜访了一些人。在开始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认认真真地读历史，读自己时代的历史。我读了甘地、尼赫鲁和一些英国人的著作，到很远的村庄去向老兵了解战争的情况。有一次，为了拜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胡达·达德·汗上士，我不得不步行十五英里路。”

作者说："描写真实事件，拜访目击者是非常必要的。我的小说中所提到的事件是现代的历史。要使小说使人信服，就需要作者要么亲身经历这些事件，要么拜访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我并没有自觉地把《悲哀世代》作为历史小说来写，我也不认为这是一部历史小说。我基本上是把它作为爱情小说来写的。”

作者幼年丧母。他虽不记得母亲的形象，但却始终感到缺少母亲，缺少母爱。他在痛苦中度过了童年，痛苦对他的写作影响颇大。作者在谈到为什么小说的背景选择这个历史时期时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有人喜欢古典，有人喜欢同代。我认为，具有古典性格的人，他在自己时代里没有受过痛苦，而且这种性格需要头脑平静和满足。凡是在自己的时代里确实受过痛苦的人，他与自己的时代有联系，与自己时代的事物有联系，如社会、历史等。凡是在自己时代里受过苦的人，他的头脑绝不会得到具有古典性格的人的头脑的那种平静。”

作者正因为吃过苦受过罪，所以选择了这样的题材，这样的背景。

作者自幼靠父亲抚养。父亲的慈爱、教养对他性格的形成，知识的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他的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他说："我是我父亲的独生子。在少年时代，我跟随他到二十来英里远的地方去打猎。他告诉我他所知道的地上、天空所有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一切东西——田地、庄稼、农民、阳光、云彩、雨、

飞禽、走兽、颜色、天色，一切！冬天的早晨，在晨曦中，我们站在齐腰深的冷水里，肩上挎着枪，等待着水鸭。他对我讲述男人、女人——各类人的事情。谈及少年时代、青年时代、老年时代、爱、恨、异性、友谊、敌对、牺牲、陌生——生活中的其他的大的事情。他在世时，他那温柔的、平淡的、智慧的声音一直伴随着我，我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毫无畏惧。"他非常热爱父亲，十分怀念父亲，所以他把这部著作献给他已故的父亲。

这部小说以次大陆分治前即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四七年分治后的这段历史为背景，描写了其间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形形色色的人物，反映出二十世纪的次大陆的一个历史性的、动荡的、变化的时代。小说涉及的面极其广泛，是描写印巴分治前旁遮普的一幅壮丽的画卷。

这部小说的基调是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在统治印度的一百多年中，英国人对印度进行了疯狂的掠夺，残酷的压迫，激起了印度人民的强烈的不满和反抗。印度人民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终于获得了独立。小说较详细地反映了这一点。

小说揭露了英帝国主义者的残忍，剥削阶级的恶毒；讽刺了达官贵人的市侩嘴脸；歌颂了群众的革命行动，朴实而勤劳的劳动人民。

小说主人公纳伊姆为印度的独立长期奋斗，为寻求生活的真谛在人生的道路上奔波了一辈子，饱尝了人生的痛苦，失去了一切，但由于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最后只有消沉、懊悔、失望。

这部小说在乌尔都语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一部公认的佳作。它情节曲折，构思别致，寓意深刻，描写细腻。

本书语言生动。作者在遣词造句方面，喜欢创新。作者把旁遮普语、乌尔都语、英语的长处融于一炉，使乌尔都语得到了发展。

《悲哀世代》一九六三年荣获巴基斯坦最高文学奖“阿德姆吉奖”。它已被译成印地语、孟加拉语等多种文字。

除了《悲哀世代》，阿卜杜拉·侯赛因尚有长篇小说《豹》，中短篇小说集《洼地》和《监禁》等著作。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作者阿卜杜拉·侯赛因，巴基斯坦著名作家穆兹赫尔·伊斯拉姆等友人的大力帮助。作者还专为中文版写了“序言”，穆兹赫尔·伊斯拉姆写了“关于《悲哀世代》”，在此特向以上诸位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译　者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